明清書論集

崔爾平 選编點校

上海辭書出版社

明清書論集（上）

崔爾平 選編點校

上海辭書出版社

揚鑣藝圃任縱橫（代序）

崔爾平

漢劉熙釋名·釋書契：「書，庶也，庶紀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彼時，我國文字書寫是依附於文字内容而存在。但隨着歷史的發展，文字書體演變漸多，書寫技法亦日趨精進，特别是書寫工具之改進，毛筆（軟筆）的使用，使文字書寫演進爲一種富有藝術内涵的創作行爲，文字書寫在點畫篇章、氣韻豐神等諸多方面表達出了作者的性格、感情、修養、審美情趣等精神因素。正如唐張懷瓘文字論所云：「深識書者，唯見神采，不見字形」；「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文字書寫逐漸形成有自己之藝術規律和定義，「書法」「書學」這一專名亦爲人們所認同。書法，作爲我國文字書寫所特有的藝術形式，在歷史長河中推波演進，源遠流長。

千百年來，書苑才俊，名家輩出；論書之言，載籍頻繁，垂緒紛紜。綜理類别，代有擅長自成專著；論述品藻，各具創獲足資研治。使後來學者得以追流溯源，窮奥極秘。「揚鑣藝圃任縱橫」，漢、晉、唐、宋，書法藝術是以日趨隆盛。

我國書法發展到明清階段，進入了一個可稱爲是集成時期。此時書論之作異彩紛呈，廣博精深。出現了一批自出機杼、金針度人、格古開新的書學論著，蔚爲大觀。其中不乏堪稱是具有總結性乃至體系性之書論巨著，藉以津逮後學，趨步遵循。

有明一代帖學大行，叢帖彙刻之風，風靡朝野。故行草最爲可觀，誠如馬宗霍書林藻鑑所云：「簡牘之美，幾越唐宋。」與此相應者，釋古評古之書，鑒賞審美之言，書法技藝之談，書體鑒定之論，極一時之盛。雖精蕪兼存，不免複沓，然披沙揀金，往往見寶。陶宗儀書史會要、王紱書畫傳習録、項穆書法雅言、豐坊書訣、楊慎墨池瑣録、王世貞藝苑卮言、費瀛大書長語、趙宧光寒山帚談、周之士游鶴堂墨藪、詹景鳳書旨、倪後瞻倪氏雜著筆法、李日華六硯齋筆記、孫鑛書畫跋跋等堪稱精粹之作，而黄道周、何良俊、莫雲卿、陳繼儒、徐渭等諸多名家亦多有論書精語，散見其著作中。及至後期，曾影響書壇三百年之久的帖學書法集大成者董其昌的出現，絶非偶然。而董氏之容臺集、畫禪室隨筆等著作，更是影響深遠。

明代書論之發展，與其書風更替相輔相成。帖學籠罩，尚古、摹古之論蜂起；「臺閣」式微，吴門崛起，中和雅正之説暢行。殆及吴派乏力，便諸家紛爭，叛逆之幟，狂怪之論，憤懣之音，此消彼長，雖終莫能挽一代頹勢，然肇端清代之書藝，功莫大焉。

清代書論，博大精深。謂之博大，是將書學推進到一個新的學術高度，將書法藝術所涉及的諸文化門類演進到了學術專科的水平；謂之精深，是在其書學的各領域中，出現了一批承前啓後的集成性巨著，它將書法藝術提高到了「道」的學術境界，從而使書法真正成爲一門文化根底深厚的實學。馮班鈍吟書要、宋曹書法約言、笪重光書筏、翁振翼論書近言、陳玠書法偶集、楊賓大瓢偶筆、萬經分隸偶存、王澍論書賸語、蔣和蔣氏遊藝秘録、朱履貞書學捷要、姚孟起字學臆參、王文治快雨堂題跋等著作，一言一字之精微，俱可爲後學遵循法焉；而阮元南北書派論、包世臣藝舟雙楫、劉熙載藝概、康有爲廣藝舟雙楫等著作，更具真知灼見。真可謂董澤之蒲不可勝既。或以通解技法見長，或以辨體立式著稱；或鑒賞品評裁定，或考訂甄别訓釋；或樹幟晉唐、摹趙尚董而光大「帖

學」，或尊碑抑帖、推漢倡魏而吶喊新變； 或高屋建瓴、折中百家，辯證論書而終入近代美學殿堂之奧賾。

明清書論集的問世，擬爲明清書學、特别是對明清書法思想史、書法美學及其審美範疇的研習和探究，提供了一部較爲全面和信實的資料。它不僅可以爲已廣受書學界所青睞的少數幾部明清書學名著的深入研究，提供足資參照和印證的文獻，提供更爲寬闊的學術視野，從而對之作出更精審的闡釋和縝密的探索，而且還能更準確地展示明清書論之歷史經緯，更清晰地描述明清書法美學思想的傳承，顯微闡幽，從而使許多尚未獲得書學史上之應有位置的書論文獻得以彰顯，使其創見卓識亦不致湮没於故紙間。

明清書論，距今未遠； 明清書跡，存世繁富。由此入門求索書藝規律，亦是一途； 而以此作爲切磋藝事之階梯，提高修養之津梁，尤爲相宜。哲人熊秉明先生云：「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書法是藝術，是國粹，也是一門學問，一門根深蒂固的學問。古代書家，大多博通文史、兼擅詞章，學問深厚，故其書跡書論，書卷氣溢於紙帛緗素之上。當代書法家沈尹默先生云：「書學所關，不僅在臨寫、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讀書、閱世。」草書大家林散之則謂：「不讀書，越工越俗，再寫總是個『字匠』。」而近代書法家李瑞清曾言：「學書尤貴多讀書，讀書多則下筆自雅。故自來學問家雖不善書而其書有書卷氣。故書以氣味爲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貴矣。」「手技」一説尤爲形象貼切。試稽考歷代書家，可有一例外乎？試檢閲明清之書家，可有一例外乎？試展讀明清書論，可有一無文者乎？即便短章隨筆，也莫不文采斐然，雋永可誦。至於闡發要義奥旨或探賾鈎深之宏論巨著，更無論矣。至於書如其人的道理，則古今書家所論在在，開卷燦備，正可作志道據德立品之藥石。

離開齊備而信實的資料，書學研究乃爲無本之木； 而浩瀚的中國歷代書學文獻資料的全面展示，唯有在斷代書論編集研究基礎之上纔能成就。是編的出版正可爲當代書法家、書學理論研究者提供一部可作爲案頭時時翻

檢、諷誦之範本和工具書。以求矩矱之所同，存藝事之準繩。在書法藝術發展的道路上，參互因革，望今制奇，「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以邁向新的輝煌焉！

目録

王紱

王紱（一三六二—一四一六，元至正二十二年—明永樂十四年），書法家、畫家。字孟端，自號九龍山人，又號友石。南京無錫人。工書畫。據清錢謙益列朝詩集稱：「孟端少爲弟子員，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拜中書舍人。」清謝希曾契蘭堂書畫録云：「孟端山水出自北苑而局於規矩，墨竹當推作者。」明史・文苑傳有傳。

書畫傳習録四卷，據載爲王氏所撰。向不見著録。清嘉慶年間稽承咸得諸故肆中，稱其蟫殘鼠劫者十之三，帝虎魯魚、別風淮雨者又十之二，因爲之校讎付梓，並爲之正訛補訂。然體例不够謹嚴，多有稽氏以己意擅爲增訂，遂使原書面目失真。故亦有人疑爲稽氏僞託之作。全書計論書一卷，論畫一卷，書事叢談一卷，畫事叢談一卷，卷各二集。計四卷八集。後又附稽氏自作書畫續録、梁溪書畫徵兩種。

論書一卷係王氏採録前人成説或自撰之文。去蕪存精，薈萃名言，其中論各朝書史言簡意明，尤具特色。稽氏按語則旁徵博引，資料頗豐。此次所輯，凡全文引録前人所作者如袁昂古今書評、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等未予刊入。

書畫傳習録已久不見刊印。有清嘉慶癸酉稽氏層雲閣刊本。

論書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揚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説文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應，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張懷瓘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

心，可謂簡易之道。」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書契者，決斷萬事者也。」法書要録曰：「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茲數說者，皆推原造字之旨者也。

右匯採諸家之說，爲書法原始一則。今人但知執筆作字，不知古人造字之旨，是以書法遠不逮古也。

古人竹簡漆書，象形、會意而已；轉注、假借，猶後焉者也。張氏咸按：懷瓘，海陵人。開元中，爲翰林供奉。十體，有古文、大篆、籀文、小篆、隸書、八分、行書、章草、飛白、草書。觀其十體之說，隸即楷也。唐玄度之說差別，咸按：玄度，字彥昇，精於小學，推原字畫，使有指歸。爲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懸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網羅諸體，有異同。當以張爲斷。其以六體言者，則取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以八體言者，是籀文與章草；以五體言者，一爲篆，二爲八分，真、行、草三者而已。不識篆文，不知八分，即不知真書之所由，亦無從漫作行草。郭氏忠恕，咸按：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謂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言以楷法行之，非郭氏之誤，今觀伯喈書，郭氏言爲不虛。夫古文，非蝌斗亦非即大篆也。在昔羲、軒、倉頡，象「☰」天以成乾，象「巛」地以成坤，象「∩」人成人。若「𠆢」人三爲「𠈌」衆也，「井」井之外象構韓形也，中「·」瓮之象也。井，說文作「丼」，隸作井。「丑」丑之象手械也，「凵」之象仰盂也。凵，邱魚切，音虛。蓋飯器也。「个」个之爲「𥫗」竹省半也。「丁」丁之象魚枕也，象蝌斗也，又象蠆尾也。恒之本爲「亙」恒也。「幻」幻之爲倒「予」予也。凡若此者，難以枚舉，非仰視俯察，燭微洞幽，而能若是乎？大篆則出於柱下，籀文則出於史籀；周史官以教學童，保氏以教國子者是也。小篆則秦相李斯斯字通古，楚上蔡人。所增損。許叔重循其跡，著爲說文，在今時最爲近古，叙目五百四十部，自一終亥，有至理存焉，考古者捨此別無他書。隸書，爲秦時隸

人下邳程邈所作。邈字元岑，爲縣吏，以事繫雲陽獄，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體勢而成之。初爲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始皇善之，用爲御史。時秦事煩多，以此體爲隸人佐書，又謂之佐隸。隸之始於秦，故亦謂之秦隸。至後人以模楷在是，更名楷書。自晉代以下，羲、獻、鍾、庾咸按：名翼，字稚恭，與右軍齊名。歐、虞、顏、柳，各自成家，雖父子不相襲，昆季不相掩，用功深者名亦隨之，況乎其淵源所自。如羲傳自曠，特勝於雲，豈不既美已乎！八分，秦時上谷王次仲以篆隸無波趣而作。始皇聞之，三徵不至，檻車囚之，於道中化爲大鳥飛去。次仲風格高於程邈矣。唐以漢人碑板拙樸，小變筆勢，名曰八分。又相傳以爲若「八」字分散者，非。謂割隸八分，取其二；割篆二分，取其八，亦約略詭變之辭耳。或云八體之後所分，亦非。漢多錯落，唐則整齊；漢多簡便，唐則增益偏旁；漢猶有篆形，唐則光潤撇捺，此亦時代使然。蔡、韓諸公名入工部歌吟，咸按：杜工部李潮八分歌：「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千古不朽，史稱附尾，不其然耶！行書，後漢潁川劉德昇所撰，咸按：德昇，一作德升，字君嗣，桓、靈時人，以造行書擅名。即正書而變其體，簡易參錯，有真意流行乎其間，故謂之行書。元常善行押書即此。章草，漢元帝黄門令史游所作，世所傳急就章，世多摹入古帖中，以示程式。或云章帝所作，非也。然章帝時，杜度咸按：杜度，字伯度，本名操，避魏武帝諱，改名度。稱能。二崔繼之，咸按：崔瑗，字子玉，子實，字子真，一名臺，字元始。瑗、實父子繼能。殆亦一時好尚所在乎！草書，後漢張伯英芝所作，由章草而變者也，自有一定體制。今人妄爲之，過庭書譜爲可宗。飛白，蔡中郎始之。以上十體，大略具焉。慨自嶧山而上，峋嶁、銅盤見者不可識别；曹全以還，乙瑛、韓敕，好事每用珍奇，浪得虚聲，毫無實學。至於楷法行草，今人所尚，而妍媸各判，優劣迥殊者何哉？或則志在趨時，心存干禄，或則刻意師古，有意好奇，未探索於源流，徒尋求於碑版，竟數典而忘祖。且取貌以遺神，其與買櫝還珠，刻舟求劍，又何以異哉？然則學書者宜何如？曰：精求前聖製字之薪傳，博採古賢用筆之心印；毋見小而欲速，勿泥古而不通；傅之以詩、

書，積之以歲月。若此者，縱未能乘槎而探河源，其與向絶潢斷港而覓泛海之徑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右源流一則。

文章本以明道記事也，而非有法度以佐之，非有文彩以飾之，則不可傳於後世。古之作者，殆兼此兩美，書法亦然。書之用，在指事、象形，各通其義而已，然法度不可廢，神彩不可失。古人殘碑斷碣，存者寶之，一點一畫，手澤之意形乎其間，慨慕咨嗟，如見古人。如欲見古人之人，惟恐不得，穠纖肥瘠，在所不計，惟其法度存焉爾。雨淋日炙，神彩焕然，士君子愛玩之極，至終身與俱，往往死生以之，其傳流有緒更無論矣。鍾太傅臨正考父鼎銘，凡二十一字，爲上古法書第一。初太傅之於書也，師胡昭學書十有六年，復從劉德昇入抱犢山有年，後與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枇杷議用筆法，抑何勤也。其精神氣魄，有足以傳於後而顯於時也。右軍自稱：當與太傅抗衡。其功力亦有大過人者。渡江至會稽，已有終焉之志，則静定之學可想見焉。蘭亭稿本，傾動侯王，臨摹千百，誰能似之？曾見學士家跋云：「惠風和暢，和從日，乃以轉筆作實筆，剞劂之訛也。」此語良是，末復綴一語云：「日照禾氣之和，和可從日。」則大謬矣。無識者謂是高曾矩矱，臨池者復據爲左證，豈不異哉！大率古人於詩，亦有誤用者，有改字者，尚不可學，況書法乎！如李頎游襄陽山詩：「應醉習家塘」，以「習池」改爲「習塘」。李嘉祐贈韓侍郎詩：「圖畫風流似伯康」，以「韓伯休」爲「伯康」。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以「霍去病」爲「青」。孟襄陽詩：「歸田羨子平」，以「平子」爲「子平」。劉希夷詩：「爲雲爲雨楚襄王」，以「楚懷王」爲「襄王」。孫逖詩：「芳樹有桃櫻」，以「櫻桃」爲「桃櫻」。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以甘茂爲甘羅。牛鳳及温洛應制詩：「六羽警瑶溪」，以「瑶池」改「瑶溪」。東坡退圃詩：「一鈎歸釣東頭鯿」，以「東項」爲「東頭」。又石建：「方欣洗牏

「厠」,以「厠腧」爲「腧厠」。黄涪翁詩:「樂羊終愧秦巴西」,以「西巴」爲「巴西」。若此類,雖公權三步之才,未足憑耳。因論學書法度而及之。

右法度一則。

余言書爲六藝之一,亦曰是不可不習而已。樹幟榕壇者,互相標榜,往往有户屨常滿,其人毅然自信爲千秋之盛業。然求其識子母,別音義,如視諸掌者,抑亦罕焉。古有尉律,所以敕小學也。學童十七以上,試籀書九千字,又以八體咸按:八體,謂古文、奇字、籀文、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章草試之,自郡移太史,其課最者拔其尤,或不正,輒舉核之。夫尉律者,廷尉治獄之律也。古人於獄訟之吏,猶不敢苟,而況經典乎?故知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道,惟藉文字。六書之名,始見於周禮,嗣見於漢書,但存其名而無所訓詁。至叔重許慎作説文,其立説乃詳,然其次第已與班氏異。兩漢而下,學者言不及此。唐人惟賈公彦有其説,而亦無所發明。李氏陽冰六書刊定,及宋初二徐之書,論字體之異同,爭相衍襲而已。抉其奥者,爲南宋漁仲鄭氏樵,著六書略五卷,編首總爲之圖,編中各爲之序,六者名義,方有歸宿。其次第與許異,而大旨則同。然仍以「考」「老」爲轉注,則蔽於許氏之説而不知正也。後來趙古則作六書本義,遂盡反漁仲轉注之説。論者謂漁仲論假借極有發明,論轉注則謬以千里。又曰:書至漁仲而後假借之義明,至古則而後轉注之用明。若趙凡夫之尸祝許氏,遂並漁仲之説而是之,又有所不必矣。漁仲之例,一曰:當識子母之相生;二曰:當識文字之有間去聲。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之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象形之别有十:有天地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邑之形,有

草木之形，有人物之形，有鳥獸之形，有蟲魚之形，有鬼物之形，有器用之形，有服飾之形。推象形之類，則有象數、象氣等，亦有六象。又有象形而兼諧聲者，則曰形兼聲；有象形而兼會意者，則曰形兼意。指事之別：有兼諧聲者，則曰事兼聲；有兼象形者，則曰事兼形；有兼會意者，則曰事兼意。自是而次會意，次轉注，次諧聲，又次假借。假借不離音義，有同音借義，有借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有借協音不借義。有因義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語辭之借，有五音之借，有方言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自謂天下文字無所逃，然其功亦偉矣。其言春秋左氏，博採列侯史册，故於字學多疏。左氏曰：「止戈爲武。」「武」非從「止」。凡「沚」、「芷」、「齒」、「耻」之類，從「止」；「武」，從「戈」，從「亾」。從「戈」以見義，從「亾」以見聲。若「武」有「止戈」義，何必曰：「偃武乎。」「亾」之與「止」，實易相紊，左氏策書所言，「止」之訛也。左氏曰：「反正爲乏」，則又無義。「正」乃射侯之「正」讀征，象其形焉。正以受矢，乏以藏矢，是相反也。反正爲乏，其義在此。或曰「反正爲丏」。丏，蔽矢短墻也，正以受矢，丏以蔽矢，是相反也。邪正之正，無所象，惟無所象，故用侯正之正以通其義，協音而借，以爲象形則惑。韓非曰：「自營爲厶。」注：「厶」即「私」。其實「厶」非自營之謂。揚雄以「疊」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其實「疊」與「豊」同意，俎豆之衎，而非理官之謂。「能」，象熊之形。許氏叔重謂「能，熊屬」，則可也，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叔重謂「象草木益滋上出」，亦可也，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盡通六書之義，至爲後儒所指摘。今之學徒，一知半解，動輒謬妄，毋堅執以自鳴，毋虚言以自惑。凡經典相承，引用之體，勿徇他人之虚鋒漲墨，曰訛曰非，貽笑方來。

右論六書名目辯正一則。

古文字少，竹帛相傳，經師口授，記憶有時失真，方音亦從而遞轉，其間異同轇轕，錯出紛紜。善讀書者，心領神會，旁參博覽，而識其大。若胸中橫著矜奇炫異之見，自誤良多。讖緯之書曰：「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威。」咸按：酈道元水經注，金泥玉檢封盛書威 野王符瑞圖云：「軒轅東巡，省河過洛，赤文授命。」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以此稱書畫所自作者，亦未爲的據。他如「青龍銜甲，元龍背書」。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於河，白雲起而青雲浮，蒼龍負圖臨河」，以黃帝事粉飾成周，尤誕。天牖聖衷，假物垂象，易之所自來遠矣。宋楊止庵於易中僞造字形，不可殫述，學者莫爲所惑。漢代傳經者，悉用隸楷，孔壁蝌蚪，世久不辨，不知何人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説，以古篆鏤刻，謂是古本。試思漢時安得參用籀文體？此詩之作僞者也，而今之無識者，震而矜之。古文奇字，子雲自謂獨得，其實孔壁所出古文，漢時已佚其跡。後漢杜林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握持不釋手。間出以示衛宏，同郡賈逵作爲訓詁，馬融作傳、鄭玄作解。今賈、馬、鄭三家所謂西川漆書注，俱不傳，得毋依託歟？郭忠先定古文尚書，不言所自出，服其奇古者，謂決非傳會，而顔師古匡謬正俗，先有其名，或唐初尚有是書，不可知也。然天寶三年詔書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先於訓誥。雖百篇奥義，前代或忘，而六體奇文，舊規咸在。但古先所製，有異當今，傳寫浸訛，徒疑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煌煌明詔，千古爲昭矣。惟鐘鼎所垂，斷非訛錯，有如春秋衛師入郕，公羊作盛，猶皐陶作咎由，西乞術作西乞遂之類。考穆天子傳，盛姬，即郕國之女，郕之與盛，不既通乎？博古圖以「許」作「恤」，「魯」作「鹵」，亦「饗」、「享」相通之例。乃信今之士，妄肆譏彈，謂「宋」可作「送」，「衛」可作「彗」，則又失之。服儒者之褒衣，弄儒人之柔翰，禮樂之道，既已顛墜於斯文。象形、會意、諧聲諸法，六經中之一藝耳，而保氏又失其傳，天府所藏，又遷徙散亡，不可得見。書林中附會傳播者，不過依傍字部，改變正文，怪態奇

形，不可別白，不可承用。名士有所不免，陸德明已辯之於前，予亦略爲誌之如此。

右論古文奇字一則。

石經之刻，諸説聚訟紛如，今所傳西安石經全本，不著書人姓名，並無刊石年代始末，相傳爲唐時十八學士所書，亦屬後人擬議之辭，並無確鑿可據。且石經之刻，亦不始於唐。前人從未有匯而論之者，余曾傳考史籍，爲之一一詮次，俾皎若列眉。按漢靈帝光和六年，詔石刻五經於大學講堂，此初刻也。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表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鴻都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東魏世宗神龜元年，崔光之奏言：石經在洛陽者，因晉時王彌、劉曜兵火摧殘，恐漸就湮没，請及時補之。制曰可。此四刻也。唐玄宗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繆，疏請建石讎刊，一准東漢故事。太和七年，内敕唐言慶復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秩；又字樣四十卷，至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石經之刻，六朝以前，俱用分隸，今所傳西安石經，皆是正書，且多屬歐、虞筆法，知其爲李唐時人所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王，諱純字，以尊憲宗。則所云「十八學士書」者，又不辯而知其非據矣。余謂西安府石經，即唐文宗時敕定，而成於開成二年者也。使文宗以前已有石刻，則表章經學，實羽翼聖教之盛功，何以太和、開成之前，詔誥敕降，杳乎莫傳？詩人如李、杜，文筆如韓、柳，其吟咏著作，亦竟無一字提及耶？且作新舊唐書者，爲韋述、歐陽修、宋祁諸人，非魏收輕薄之比，何以缺而不載耶？故余以爲西安石經，爲唐文宗時唐言慶等所定無疑也。

右論西安府石經刻本一則。西安石經，從未有斷爲文宗朝者，余故表而出之，使千載名跡，不致終歸疑似，迄無定論也。

按碑石之立，舊在長安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之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著，始遷今學。

郭忠恕書法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咸按：隸書，即今楷書，創自秦時隸人下邳程邈。八分，秦時上谷王次仲作。按次仲，以篆隸無波趣而作八分，則次仲與邈雖同朝，其作八分，稍後於邈。云「八分破而隸書出」者，郭氏之誤也。故注之。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余惟書契之興，肇始於狉狉獉獉之代，及乎虞、夏、商、周，文教翔洽，各體如林，然而竹簡漆書，僅傳作者之名，未著工書之目。粵自先秦以降，蓋可僂指而陳也。漢室西京，未央初建，酇侯禿筆題額，時人謂之「蕭籀」。咸按：山堂肆考，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在武帝時，田蚡以太后弟，學盤盂書，稱名於世。咸按：漢書，田蚡學盤盂諸書三十六篇。嗣後元帝多才藝，善史書，咸按：漢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大篆也。其臣史游，作急就章，此草書之鼻祖也。咸按：書斷，王愔云：漢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簡略書之，謂之章草。而揚子雲雄，亦取篋中記字，作訓纂篇。咸按：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篋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陳遵贍於文辭，性善尺牘，事載本傳。咸按：漢書本傳，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人皆藏弆，以爲寶。前漢之以書名者，僅此而已。後漢章帝，雅善草書。咸按：漢章帝草書，列淳化閣帖首卷。張伯英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人謂「草聖」。厥弟張昶，一門並美，人謂「亞聖」，今世所傳頌者也。咸按：漢書，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又山堂肆考，宏農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人稱之曰「草聖」。又法書要録，張昶尤善草書，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其前乎伯英者，則有如孫敬、咸按：後漢書，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學書，書日進焉。杜度、崔瑗，其與伯英同時

者，則有羅暉、趙襲，皆以工草稱焉。咸按：三輔決録，杜度，字伯度；崔瑗，字子玉，皆工草書，爲世所尚。又趙襲，爲敦煌太守，與羅暉俱以能草，頗自矜誇。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稱於世，故伯英與襲同郡，太僕來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蔡邕得嵩山素書，八角垂芒，誦讀三年，妙達其旨。咸按：羊欣筆法，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及史籀用筆勢。因誦習三年，妙達其旨。熹平中，奉靈帝詔，作聖皇篇，又創爲飛白一體。咸按：法書要録，漢靈帝熹平間，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上，時方修飾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悦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時劉德昇亦作行書，咸按：書斷，後漢劉德昇，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考其年代，正相彷彿。嘗讀文姬別傳，其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惟命。」然則中郎之女，亦能書也。咸按：蔡文姬別録，文姬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惟命也。」其時又有師宜官者，每書輒焚削其札，梁鵠竊之，卒以工書。咸按：集事淵海，師宜官，每書輒焚削其札，梁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卒以工書。爲魏武帝所重。咸按：天中記，梁鵠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曹操甚愛其書，常懸紙帳中，又以釘壁玩之。其後魏氏受禪，鵠與鍾繇、王朗，共爲碑文，世號「三絶」云。咸按：天中記，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當時謂之「三絶」。曹操柄政，延攬文學，子丕竊國，粉飾太平，父子夙擅書學。咸按：天中記，魏武帝操，凡在師旅之間，飛書馳檄，每自揮灑。文帝丕，亦富贍文辭，工草隸。臣下如胡昭善尺牘，衛覬好古文，咸按：魏志，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草、隸，無所不善也。又南昌集，鍾繇與胡昭並師劉德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韋誕工榜書，咸按：三輔決録，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洛陽三都宮觀始成，詔仲將題署，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又按：法書要録，魏明帝起凌雲臺，工匠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之，使就榜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戒子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鍾太傅尤爲一時獨步，今世所傳力命、賀捷諸表，真書之鼻祖也。咸按：法書要録，魏鍾繇，才思通敏，真書絶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孫權僭號江左，張紘見推於孔融，咸按：吴書，張紘好文學，善楷篆。孔融嘗遺其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也。張宏著美於烏巾。咸

按：法書要録，吴處士張宏，篤學不仕，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並善篆隸，其飛白，妙絶當時，飄若游雲，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殆有類焉。知不第皇象一人，有縱横自然之妙也。咸按：宣和書譜，吴皇象，工八分、篆、草 論者以比龍蠖蟄啓，蟠屈騰踔，有縱横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則又見其遺音餘韻，得之筆墨之外也。奈何蜀地多賢，而擅此者 皃闕如哉。典午初興，索靖、衛瓘，允屬一臺二妙。咸按：晉書，衛瓘，字伯玉，武帝時拜尚書令。索靖，字幼安，爲尚書郎。俱善草書 時號「一臺二妙」。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與之方駕齊驅者，張茂先華也。咸按：法書要録，晉張華，高才遠識，善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嵇叔夜之倫也。王右軍羲之，初從衛夫人游，洎乎渡江，遍覽前哲，兼擅諸家。咸按：渡江墨藪，王逸少，初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又按法書要録，衛夫人，名鑠。字茂猗。隸書尤善。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瑶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梁武帝評爲「野鶴游天，羣龍戲海」。余謂右軍之書，無從仰贊，真古今來一人而已。庾征西翼，咸按：天中記，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翼大不平，在荆州與都下人書曰：「小輩賤家鷄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雖云絶詣，尚難比肩，彼亂真之張翼，咸按：梁虞龢書表，羲之嘗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傚，一毫不異，題後荅之，羲之初不覺，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豈足道哉，宜其一字不傳耳。及門如羊欣，咸按：世説，羊欣字敬元，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少慕右軍筆法，及王獻之爲吴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練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能書，因此稱善。猶子如王珉，咸按：法書要録，王珉，洽之少子。嘗書四匹素，自朝摇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子敬戲曰：「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矣。」僅能稍得遺範，庶幾薄紹之。咸按：書斷，薄紹之善書，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顧長康咸按：法書要録，顧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爲「三絶」，痴、書、畫也。流亞歟！若夫步武前烈，端在大令獻之，蓋王子敬天骨開張，親承指授，妙合天矩，咸按：庾肩吾書品論曰：「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其勝處幾欲突過乃父。咸按：虞龢論書表曰：「獻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絶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而唐太宗詆爲「隆冬枯樹，豪門餓隸」。雖曰王言，殊未可爲定論也。咸按：潛確類書，唐太宗云：獻之雖有父風，殊非心巧。觀其字勢疏

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跡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丫而不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余謂兩漢、魏、晉之書，與唐、宋異，蓋漢去周、秦未遠，魏、晉去漢未遠，故其書點畫絲轉，自然古意流露行間，無一點塵埃氣。今人學書，動輒高談魏、晉，而第襲其貌，未合其神，無怪日事臨撫，反至去而千里也。余故備考羣籍，綜匯而列之於篇，以俟學者之博取而約指焉。

右論兩漢魏晉各書家一則。

余嘗讀史至南北朝，而歎當時之君臣，徒日尋於干戈也。元魏立國最久，逞其長蛇封豕之志，不以玉帛相見，而以兵戎。南朝自宋迄隋，禪讓相繼，其開國之君，大都兵威震主，然後乘權藉勢，取天位而有之。故其時爲之臣者，類皆依阿取容，軟媚求合，所爲文章奏記，率以四六駢體爲工，較之晉人，已屬不逮，兩漢淳厚之風，蓋盡失之矣。此唐韓昌黎真有起衰八代之功也。而其遠勝後人，獨存古意者有二：一曰詩，初則鮑、謝暢其清辭，繼則徐、庾揚其麗藻。中間諸子，各抱俊才，踵漢、魏之沉穠，開李唐之雄放，所以至今猶艷説六朝金粉也。若夫書法一道，則更有不可及者。宋祖劉裕，咸按：宋書·高祖武帝本紀，高祖姓劉，名裕，字德興，彭城人。仕晉，受恭帝禪，建國號宋。起家戎旅，本不工書，劉穆之教以一字徑尺，其勢亦美。咸按：宋書，高祖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佈四遠，願公小復留意，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而庾元威論書，以楊經、劉穆之並稱。想其飛書馳檄，尺素流傳，膾炙人口，故有「香草潤珠」之譽乎！咸按：法書要録，梁庾肩吾論楊經、劉穆之書曰：「雖未窮字奥，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涘，皆有潤珠」雖不及鳳，王慈之美父也；咸按：宋書，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不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真草次第，宗炳之著論也。咸按：梁庾元威論書曰：「宋中庶宗炳書九體，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箋表書、弔紀書、行押

書、楷書、稿書、半草書、全草書　此九法，乃真草書之次第也　而袁昂所推，謂並乎羊真孔草者，則蕭思話也。咸按：張懷瓘書斷，宋蕭思話學於羊欣，得其體法　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各一時之妙也　法書要録，孔琳之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曰：「羊真孔草」王僧虔書，超逾子敬，咸按：山堂肆考，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所書素扇，歎曰：「非惟字跡超逾子敬，而器雅尤覺兼之」爲宋、齊二代之冠，而大明之世，咸按：齊書，孝武帝初建元孝建，後改元大明　至以拙筆取容。孝武猜忌若此，咸按：宋書，孝武名駿，字休隆　文帝子　又豈若賭書「誰爲第一」之齊太祖哉！咸按：張懷瓘書斷，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嘗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太祖善書，登位猶篤好不已。武帝嗣位，咸按：齊書，武帝名賾，字宣遠。特創花草書。咸按：山堂肆考，花草書，始於齊武帝　睹落英茂木爲之　宗室大藩，競尚文翰，其時則有江夏王蕭鋒，學鳳尾而獲玉麟之賜；咸按：南史，齊江夏王蕭鋒，年四歲，倚井欄爲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曰：麒麟賞鳳尾矣。又按齊書，高帝姓蕭氏，名道成，字紹伯。有異相，宋疑之而不能殺，仕宋，封齊王，竟代宋。衡陽王子鈞，寫五經而好蠅頭之書。咸按：南史衡陽王子鈞，嘗細書五經，賀玠曰：「殿下家有墳素，何用蠅頭細書。」而竟陵王子良，咸按：南史，竟陵王子良，齊王之子也。爲司徒，少有清尚，傾意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所作篆隸文體，咸按：合璧事類，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叙書，凡數十種，皆書六文八體。亦論書之可傳者也。有顧寶先者，睹飛白而屈於王僧虔。咸按：集事淵海，吴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矜技能，僧虔乃作飛白示之，寶先曰：「余今爲飛白屈矣。」有阮文幾者，師王祖鍾而別構一法。咸按：法書要録，庾肩吾曰：「阮文幾，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法。」而與僧虔先後擅絶業於江左者，斷宜推蕭子雲。當時海外，膝丐乞其廿紙；咸按：宣和書譜，蕭子雲以書得名，百濟國使人至建康求書，適子雲出麾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膝丐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跡」子雲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後世名流，竭産求其一字。咸按：孔帖曰：「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　蕭『字』　李約見之，竭産買歸東洛，

建小室以玩之，號曰「蕭齋」。齊書一典，自謂可觀，惟以筆跡得名，其自歎正其所以自許也歟。梁祖踐祚，咸按：梁書・高祖武帝本紀，帝諱衍，姓蕭氏，齊之疏族也。蘭陵人。仕齊，封梁，進爵爲王，竟代齊。享國最久，一意事佛，咸按：綱目，梁主疏簡刑法，又專精佛戒，至捨身爲僧。又復精於法書。陶隱居啓稱神筆三紙，勁媚轉不可説，咸按：陶隱居與武帝啓曰：「前奉神筆三紙，並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説。」而帝亦有書答之，其詣力之深造可考也。琅邪王溥，插筆傭書，咸按：王子年拾遺記，琅邪王溥，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焉。其風流尚可想見。而余經之十牒屏風，作爲百體；咸按：梁庾元威論書曰：「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皆驚異。絶筆後，惟留草本而已。」王彬之三真六草，爲天下寶，咸按：南史，王彬，志弟也，仕梁爲秘書監。篆、隷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皆足與評書之虞龢、巢尚之、咸按：梁虞龢論書表曰：「數月之間，奇跡靈萃，謂臣與前將軍巢尚之等，料簡二王書評，遂得遊目瑰翰，展好寶法，錦質綉章，爛然畢睹。」袁昂，咸按：墨藪，梁内侍中尚書令袁昂，奉敕評古今書。共垂名於藝苑者也。彼高臥松風庭院之仙人陶弘景，咸按：南史・陶隱居傳，永明十年，陶弘景脱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職。詔許之，賜以束帛，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記郎，遂以隱居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見者以爲仙人。亦擅絶業，咸按：梁武帝論書云：「陶隱居書，如吴興小兒，形狀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允爲佳話。論書於南北朝，蓋蕭梁爲獨盛云。陳祖在位，咸按：陳書・高祖本紀，帝諱霸先，字興國，吴興人，姓陳氏。漢太丘長實之後也。初仕梁，封陳公，進爵爲王，竟代梁。僅得三載，武夫五六，同功共事。咸按：納目論斷曰：「陳高祖不立宰相，獨委同功共事，糾糾武夫五六人。」稽之陳書，以書名者，僅有一蕭引耳。咸按：陳書，蕭引善隷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篇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後主叔寶，荒淫失國，咸按：陳書，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爲隋所滅。封主爲長城公。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徒傳之狎客女學士，賦詩飲酒其中，咸按：通鑒，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香爲之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而

善書者無聞焉，較之南唐李煜，更不逮矣。咸按：南唐李後主，名煜，爲宋太祖所滅。李後主善書，故云不逮也。隋氏混一海內，咸按：隋書，高祖名堅，字那羅延，姓楊氏，華陰人。父忠，仕周，封隋公，襲父爵，女爲周宣帝后。周靜帝立，堅以太后父，遂移周祚。緇流遺老，獨推智永，所傳永欣千文，千載奉爲楷式。咸按：事詞類言曰：「右軍之孫智永，居永欣寺，於閣下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江東諸寺，各施一本。」又有僧敬脫者，作字方丈，時號「僧杰」。咸按：天中記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遒，時號『僧傑』。其筆管長二尺餘，粗如臂，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煬帝之世，高僧辯才，深得師傳，咸按：大唐遺事，辯才僧，智永嗣也，深得師傳，以書名。唐太宗時尚存。何隋氏之書法，競出於佛家者流哉！其見於大業拾遺者，有虞世基、世南、歐陽肅，咸按：大業拾遺曰：「煬帝命虞世基及其弟世南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書。」而世南爲唐代佐命功臣，歐陽僅以修郡志見稱，若世基之誤國，更不足論矣。元氏虎踞漠北，其臣若崔浩、長孫道生輩，咸按：綱目，宋元嘉八年九月，魏以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博綜古今，而儒林傳獨推張景仁，咸按：北史，景仁以學書爲業，工草、隸。後主愛之，呼爲博士。想精於此藝者，不概見耶。余雖略有可觀，要等諸自鄶以下焉。綜論五代之書，其佳者與晉人不殊，較唐人大異，蓋其時去漢、魏未遠，二王真跡，江南衣冠家，流傳不少，臨摹之士，遺貌取神，故能凌爍百代，獨出冠時。而中間王僧虔、蕭子雲、智永禪師，後先輝映，尤爲卓絕，世有知者，當不河漢余言。

右論宋、齊、梁、陳、隋、魏各朝人書一則。又考南史·謝靈運傳云：「靈運，陳郡人。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及。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徙廣州太守。」不言其善書也。而天中記曰：「王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謝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疑。」夫能易王大令書，而令人不疑，想靈運亦善書也。又鮑照，史稱其文詞贍逸，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不能及。又孔稚圭，史稱其少涉學，有美譽，皆未及其書法也。而天中記云：「唐時秦州男子，掘地得石刻，乃鮑照自書登大雷岸遺妹書也，字體類索靖。」大唐遺事云：「有人得孔稚圭篆，古茂不可辯，後爲好事者取去。」則是鮑、孔二公亦

工書也。余按海録碎事云：「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多謬誤，及書濫字劣，必令飲墨水一升。」蓋當時書學一道，著之令甲，故工書者多也。

秋豪精勁，霜素凝鮮。沾此瑶一作「清」，一作「涇」，誤。波，染彼松煙。超工一作「出」。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遊霧，重似崩雲。形容書勢微妙。鋒絶一作「絶峰」。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微妙不可思議，「臨危」二語尤微至。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裁，片字金溢。仙芝煩弱，既匪足雙。此是襯筆。蟲虎瑣碎，一作「續猝」。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右宋鮑明遠照飛白書勢銘一則。古質鮮艷，令讀者如親閲飛白文。心開目明，所當熟玩。

烏乎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篆、草、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十一字領起。斐斐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六字結。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右宋蘇東坡作文與可飛白贊一則。贊飛白，不獨贊飛白也，文字之夭矯，書法之精能，皆從此可悟入，予録之明遠飛白銘後，以示學者。其東坡與與可之交誼，深矣厚矣，又不待言矣。

時至五代，天地晦冥之時也，五十有四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蓋皆草創以爭天禄，故置君如弈棋焉。夷考其

詔誥之文，制科之設，大率厄於兵燹，所以歐陽作史，文苑寂寥，世遠年湮，更復難於徵文而考獻矣。余乃取散見於他書者，掇拾成篇，竊欲補文忠之未備也。楊凝式筆跡遒放，加以天懷散朗，高出時輩數籌，魯直推爲「散僧入聖」，咸按：張世南遊宦紀聞云：「楊凝式，筆亦遒放，宗師歐、顔。」又黃魯直曰：「楊少師雖父爲佐命，位都顯，而天懷散朗，常散髮獨遊，遇佳山水，且吟且書，若與神會。其行草肥厚，如散僧入聖。」其人其書，定推上乘。鍾離先生，以神仙間出接物，其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咸按：宣和書譜曰：「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五代之世，頻遊人間，嘗草其所爲詩，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皆非凡人也。和凝以香奩詩擅名，咸按：奇晉齋雜録云：「晉端明殿學士和凝，好爲香奩體詩。嘗自書其所作，以金彩箋作小楷，秀潤工致。宋祥符間，人猶見之。」張鑄以册拜文見重，咸按：宋史，張鑄善筆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册文，皆詔鑄書之。至老猶能於燈下作細書如蠅頭。與西江水浣之王仁裕，咸按：宣和書譜，王仁裕一夕夢剜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浣之，覩水中沙石，皆成篆文。自是正書清勁，自成一家。勢如削玉之張徐州，咸按：宣和書譜，張徐州行書，筆力清勁，勢如削玉，與楊凝式分道揚鑣。俱號一時之俊矣。其散見於諸國藩鎮者，吴趙咸按：錢鏐據杭州，封吴越王，傳三世，共五主。至宋太宗興國間，納土入朝。則有林鼎；咸按：吴越備史，臨海節度判官林鼎書，得歐、虞法，凡入貢進表，吴越王皆令鼎書之。荆南咸按：荆南李昌據江陵，梁以爲荆南節度使。則有梁震、咸按：五國雜紀，唐進士梁震，能詩善書，有名於時。自長安歸蜀，道出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欲留之，奏爲判官。震耻不受。辭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呼曰「前輩」。孫光憲；咸按：五國雜紀，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爲荆南節度使。字學顔魯公，以書見重於時。湖南咸按：安武節度使馬殷據湖南，封楚王。則有劉昭禹；咸按：五國雜紀，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仕馬殷爲縣令。殷愛其書，命署天策府學士。閩咸按：唐末黃巢亂，王審知據福建，封閩王。則有劉山甫；咸按：五國雜紀，劉山甫，彭城人。字學虞世南，時謂爲「秘監後身」。爲王審知判官。蜀咸按：蜀王王建，梁開平元年稱帝，時衣冠舊族，多避亂在西川，建禮而用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傳子衍，爲唐莊宗所滅。則有周庠，咸按：全唐詩小傳，周庠，唐龍州司倉，後入蜀，事王建，官侍郎，進司徒。其文章書法，爲蜀地冠冕。輝

映四隅，各矜麗藻。南唐李後主，咸按：徐知誥受吳禪稱帝，建國號唐，傳至後主煜，降於周世宗，稱江南主。爲宋太祖所滅。承富庶之餘，飾文明之治，深宮捲帛，書號「撮襟」；咸按：宣和書譜，江南主李煜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捲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 廣座論文，字增「導送」。咸按：見論書跋語中。於割據羣雄中，差可首屈一指。惜也怠於政治，竟緣「昨夜東風」之句，藥進牽機，咸按：南唐遺事，曹彬既平江南，李後主入朝。及太宗時，嘗疑其有異志，主於邸中偶作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之句，太宗聞而惡之，遂賜以酒，中有藥，名牽機，後主飲之而薨。豈非千古恨事哉。其時梁藻、咸按：南唐雜録云：「長汀人梁藻，字仲華，殿前步軍暉之子。工書及書。性喜蕭散，襲父職不就。人得其書寶之。」謝仲宣咸按：南唐遺事曰：「有謝仲宣者，善書，尤工作細字。嘗爲齊王景達宮寮。」均有書名。而徐鉉及弟鍇皆以篆楷著聲，一門競爽，訂許氏之說文，成不朽之鴻業。趙宋至今，人爭奉之。又有許堅者，留詩示意，不赴徵召，咸按：續仙傳，許堅，有異術，嘗往來廬阜茅山間，所至吟詠，字如龍蛇，人莫能傚。李景時，以異人召，不至，留詩示意，後不知所終。其殆鍾離先生之儔歟？夫歐公史中，從未齒及書畫家，豈故忽視而不載乎？大約五代之際，干戈擾攘，雖有善者，莫爲之後，縱美而弗傳矣。惟南唐繼淮南之後，立國最久，境宇承平，故能書之人，於其間爲獨盛。從可知六義八體，亦黼黻皇猷之一助也。

右綜論梁、唐、晉、漢、周及各國藩鎮諸書人一則。雜取野史、詩說、仙傳而成之，將以備五十四年中掌故也。若今人則惟知楊凝式與徐鉉兄弟而已。

造字之始，義取六書，未有漫然而苟成者。但篆變爲隸，波點既興，面貌互換，且一字而篆隸迴殊者多矣，古義安能盡究勿膠也。如馬從玉曰：「㬥」字，說文從「日」、從「出」、從「𠬞」、從「米」，徐氏鍇解之云：「作僞之人，競濕谷以邀利，將糴必先日㬥之，𠬞者，以手摧聚反覆之意。」即此一字，頗覺迂鄙。此王安石字說所以爲蘇文忠指笑

也。然則六書固宜考，而不可考者寧闕疑，勿穿鑿。其離之而不可得者，不外體勢、訓詁、聲韻。體勢以立形，象形，使之明體勢也；訓詁以成文，會意、指事，使之明訓詁也；聲韻以矢言，轉注、諧聲，使之明聲韻也。惟假借，則三者皆有之。體勢之學，如石鼓文、急就章、秦漢碑、石經、衛恒四體書勢、衛夫人筆陣圖、孫過庭書譜，種類皆是。訓詁之學，則爾雅、説文、廣韻及十三經注疏皆是。聲韻之學，則詩、易以下，騷、賦、樂府有韻之文，與鄭庠古音辯皆是。古篆、今楷體原不同，故衛恒四體書勢分別諸體，其於楷體，則曰「蠲彼繁文，崇此簡易，隨事從宜，靡有常制」。四句，本出蔡邕隸勢，而恒因之。此真楷體也。今欲以古文篆體律楷，蠲簡從繁，失斯意矣。且其所宗者，説文也，説文爲東漢永元中叔重許氏慎所作，而楷始於秦時下邳程邈，與李斯造小篆者一時並出，則楷本古體，決非東漢永元一人之書所能駁正。即其書不謬，亦止各存其説，決不能以李斯之桃，代程邈之李。漢靈帝好書，師宜官工楷，既而蔡邕、魏武、鍾繇、梁鵠諸君，後先相繼，然總與永元作説文時，相去不遠，豈有同朝作書，不識時字，反有藉於千百年之駁正者？夫金石所傳，漢、唐一體，固已可信，況續凫截鶴，何爲者？其失皆由誤以説文十二部爲楷書設。又考古未深，自信太過，負好異矜奇之才，而謀正本窮源之學；以舉世傳習之範，逞其一人獨斷之雄，七曲八折，三三兩兩，端的有因。不知文字之行於今者莫如楷，而楷實始於秦。方在叔重之前，則程邈之造隸書，見於淳化閣帖之首，即「天得一以清」楷書一則。周興嗣千文曰：「杜稿鍾隸。」孫過庭書譜序曰：「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是爲二美。王逸少並之。」然則楷書即隸書，班班可信矣。若八分，乃秦時上谷王次仲以篆、隸無波趣而作，至蔡文姬述父邕語，雖未甚確鑿，然亦頗明朗。若謂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者，未爲的論也。今世所存漢刻，去篆頗遠，而與楷書强半相合，字畫與今楷多同。但晉、唐加以風神，宋、元更趣嫵媚，其形模稍異耳。今人誤合八分與隸爲一，此其失自宋人始。若東魏大覺碑曰隸書，今楷書也。唐張懷瓘書斷

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豈俱未之或聞歟？大抵論楷，則漢刻可據矣。古人金石所有者，皆不爲訛；無者，乃以訛論。若夫秦、漢，乃造楷者也。以作楷者爲有訛，而楷之不訛者未知誰屬？因以篆之轉彎抹角處，添補於楷法之中，以自成一體，欲爭勝於程邈、王次仲之間，志則大矣。天地自然之勢，非一人所能挽，或轉變，或通同，本不一致，必欲一概而齊之，可乎？體勢、訓詁、聲韻，皆所當講，在幼學難以猝盡，及其成功也，須略考篆文，乃可成書。望學者得斯意以自爲謀，不爲創始，不爲詭隨，不爲妄作。年深月久，名筆廣傳，令四海九州之人，得其片紙隻字，皆將奉爲拱璧矣，不亦美乎！造秤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先當身正次手直，肘腕用功肩臂力」，八法之頌，烏足語於斯？

右論楷隸一則。

神仙中人不易得，神仙墨寶尤難得也。唐孫思邈，性行高潔，不可榮以祿。徵聘不赴，壽至百歲餘。秘閣帖中有書數十字，超然塵外之致，迥非魏、晉人所能望其項背。陶通明上章辭祿，止於句曲，自號華陽隱居，後贈貞白先生。俗傳瘞鶴銘即公書，未見其然。以朱陽帖擬之，尤謬。即真誥所云：「六十四種之書，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亦未免涉於荒邈。唐尚書故實謂：韓王元嘉，追薦其母房太妃，忽二道士來壇，自謂能篆書者，聽其所爲，乃扃户三日，化二白鶴飛去，留篆文於像背，至今稱碧落碑。説固不經，書亦未見其勝。他如灑金壺汁以成篆，服靈飛散而夜書，君子弗之信也。又如藍關題句，咸按：續仙傳，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值昌黎生辰，爲頃刻花以獻，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後謫湘州，至藍關，湘來會，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衡陽解易，咸按：宣室太和四年，劉遵古節度東蜀。蜀有富於書者，劉至，假其數百篇。明年夏，涪江大泛，數日始平。劉之圖書，盡爲水濡，暴之，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奇妙，字體渾古，末題，劉召賓

掾視之，所謂「一人八千口」，蓋太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應、廣德、永泰、大曆、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寶曆，至太和，更號十有二矣。與其記果相合。仙跡何存？惟王次仲檻車之化，實作八分以續篆籀。恕先脱形海島，未之或如矣。顔魯公以義命自安，雖見幽囚，始終不易，故既没之後，神遊天府，至今風骨凛然，何必追魂作書，方稱仙跡乎！學人自具靈慧，博通古今，心畫心聲，天天相契。有志三代之上，考岣嶁之神踪，通龍門之鳥跡，抽毫掇札，尚友往哲，勿炫奇好異，挹糟粕而資談助也。

右論仙跡流傳一則。原注：節録陶弘景真誥所記仙書云：「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請問真靈，既身降於塵濁，未嘗自有所書，卑高跡邈，未可見乎？夫人因授書曰：虚元泛景，無涂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象。流浪無津，存乎虚舟而行耳。書跡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曷注，上玷逸真之體，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夫文章既肇，五色初萌，則有三元八會、羣芳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演八會之文，爲龍鳳雲篆之跡。梵書配别，乃爲六十四種之書，播之於三十六天，十方上下，各各取其篇類而校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真，文章之祖；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今三元八會之書，太極高真清仙之所用，雲篆光明之跡，所見神靈符書之字也。華季之世，亂真作巧，趣徑假嚚，真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手畫下字邪？夫人在世，有以善書爲事者，得真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自反。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靈筆真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時當得道，而身未超世者，亦不敢手陳書墨，將令受學者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無隱諱。冥中自相參解矣，内外自相關矣。高上禁重，不聽我等復爲世間書，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爲煩濫邪！

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拘窘；顔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

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之訓，所以夐絶千古。

右南唐後主李煜評書一則。中以虞伯施爲失其逸，張長史爲失之狂，二公俱有所不可辭。至於「粗魯」二字，譏彈魯國公，未免語不於倫矣。其氣韻筋骨等字，亦能中肯，學者合參之子文岑公所論，當有博觀約取之道。

古之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張芝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鍾繇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語其衆妙，足以爭造化者，羲之也。較其父風，但恨乏天機者，獻之也。世南潛心羲之，蓋若顔子之亞聖。徐浩比肩伯儒，有類仲由之勇態。歐陽詢得其正，故如廟堂衣冠，不失動靜。柳公權得其勁，故如轅門列兵，森然環衛。懷素之閑逸，故翩翩如真仙。真卿之淳謹，故厚重如周勃。至若李邕，則變動不離規矩，而有虧通變之道焉。

右宋岑宗旦書評一則。宗旦字子文，開封人。慶曆初通籍，嘗取古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爲論以評其書。作字尤善行書，字畫一出，得之者爭相貫售。治平初，英宗遣使諭旨，令書十扇以進。宗旦即書自爲文十篇上之，大爲嘉賞，亦可稱榮遇也。金壺記：「顔書如神劍推鋒，仙花發萼，」語頗穩貼，又前人書評所未及者，偶記於此。

古無真書之名，鍾、王楷書，皆是隸法。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即今時正書也。歐陽子以八分爲隸，誤耳。漢書·藝文志，稱周時史官教學童書，即史籀篇，是亦名大篆十五篇，咸陽一炬，惟周易與此篇獨存，失於新莽。嗚乎！天地所以通，人物所以紀，中外古今所以聯合，莫大於六書，而兵燹流離，足以逸之，云嬴秦之禍爲不遠矣。有王育者，得其九篇而解釋之，大都支離煩瑣，不

能知製作之精意，後亦尋廢。或以叔重解字，即史籀書，今亦不可考。上谷王次仲，變古字形，師宜官、蔡邕、梁鵠善之，此爲八分體。以隸爲八分，以漢人字爲隸，唐人字爲分，以秦、漢時爲分隸兼有之，皆不可究詰之語。李斯，秦相也，何以有小篆？爲題鐘鼎作符璽而已。飛白之奇，倒薤之幻，丹鳥流室，嗚垤懷春，垂露懸針，芝英龍爪，各以意造，既無師承，亦不適用，傳爲務光、史佚輩，僅以名稱也。郭氏言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未免差失。謂自隸以下，吾不欲觀，指行草言之。顏師古之匡謬正俗，徐鍇兄弟之祛妄繫述，皆未竟之稿本云爾。大抵學者務極其能，點畫曲直，皆有其説。會稽父子，冠絶古今，不必金錯爲章，豈曰雕龍小技。高似孫曰：「唐玄宗始以隸楷書易、古文尚書，今儒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此亦寃矣。開元以前，晉中經簿有湘素書、白縑楷書、黄紙楷書、白絹行書、竹牒楷書，廣置楷書吏，不聞復用大小篆也。咸按：以上論篆隸。漢有安息國書，横行不直下。顏師古注：「今西方胡國，南方林邑皆然。」劉向所記浮提之國，神通善書，乍隱乍現。其説難憑。隋書·經籍志：婆羅門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較華音爲勝，此其造化之元音乎？後王有作，不可易也。其淵源遠而體象繁，凡六十有四種。具酉陽雜俎中。迨乎金章帝推葉魯穀神始製女真字，立倉頡廟，穀神亦廟貌巍然。更有女真大字，完顏希尹所撰；女真小字，熙宗所撰。一代之興，天授異人，鹿輪轉眼，筆勢區分，龍天八部，字體殊式，良亦有然。若夫三藏之記荒邈，而僧祐引以作東西書源，言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於天竺，倉頡因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此殆猶釋氏以尼山爲侍者，顏淵爲童子之説。好事者遂筆之於其書，甚矣，人之好怪也！

右論古今各體源流及西域書一則。

原作字之始，人第曰造字倉頡而已。若與之上溯皇古，博綜羣象，猶設鐘鼓以享爰居，未有不驚而却走者也。古三墳曰：「伏羲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隋巢子曰：「史皇産而能書」，是倉頡之前，已曾有書契矣。説文序曰：「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許氏叔重之爲是言，諒非無本也。余閒考古書，循蜚疏訖之紀，荒遠莫稽，其可僂指而數者，則有如伏羲氏感龍瑞而作龍書；神農氏感嘉禾而作穗書；軒轅氏感慶雲而作雲書，感甘露而作垂露書；少昊氏見鸞舞而作鸞書；高陽氏見蝌蚪而作蝌蚪書；陶唐氏得神龜而作龜書；夏禹鑄九鼎而作鐘鼎書；務光見薤葉而作薤書；周武王之臣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感白魚入舟而作魚書，感赤烏流火而作鳥書。凡斯諸體，今不盡傳。然則雲雲、亭亭、會稽、社首，其間所藏金泥玉檢，等諸草亡木卒，可勝歎哉！宣王中興，其臣史籀損益倉頡遺意，而爲籀文。厥後搜於岐陽，「車攻馬同」，銘詩石鼓，即東坡所謂當時籀史變蝌蚪者也。秦始皇時，更用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小篆、刻符、殳書，李斯作；摹印、隸書，程邈作；蟲書又名蠶書，魯秋胡之妻作；署書，則始於秦時，而定於漢蕭相國何。其時又有王次仲者，作八分書。夫祖龍燔燒六經，幾至聖學澌滅，而書契亦爲之大變，豈非氣數之一大機捩歟？漢初以六體試吏：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詔自縣官，垂爲法式。他若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之章草，東漢張芝之草書，劉德昇之行書，蔡邕之飛白，皆創自己意者也。至魏鍾繇善楷書，晉王羲之父子繼述之，遂俎豆於百世矣。再考蕭子良古今篆、隸書體：有鳥書、龜書、麒麟書、鳳鳥書、龍虎書、蝌蚪書、仙人書、芝英書、懸針書、垂露書、倒薤書、偃波書、虎爪書、鶴頭書、蚊脚書、金錯書、象形書、稿書、楷書、填書、奠書、尚方大篆十二時書，豈魏、晉以後去漢未遠，各體書猶及見耶？今者去齊、梁之代抑又遠矣，士人誦文選樓之訂，尚苦艱澀，又何能披金石之録而神遊太古哉？訪岣嶁治水

之碑，循環疑義；拓焦山瘞鶴之銘，校訂闕文，是所望於後之來者。余故備列衆體而兼論之，爲考古者勸也。

右論古今各體書一則。三代法物，久如神龍化去，即間有出世，既誤入於樵薪漁網之手，而呫嗶之士，又僅摩挲斑駁，莫辨點畫，其終歸湮没者，蓋不少矣。宣和博古圖一書，其所載商彝周尊，款志歷歷，學者鷄窗清課，取而博玩之，更參之金石韻府、集古録等書，是亦約舉隅反之道也。各體書之外，又有梵書，通志·六書略曰：「梵書左旋，其書向右；華書右旋，其書向左是也。」天中記曰：「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横行爲書記也。」輟耕録曰：「元制宫殿門闕，皆用三種書題署，其登極立儲詔誥，亦用三種書。蒙古字從左讀，中國字從右讀，畏吾兒字則横書之而旁讀之。」又陶隱居真誥曰：「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以爲順行梵書。破分二道，壞真從易，乃爲六十四種之書，遂播三十六天上下。」此則杳渺無稽之説，僅存之可也。

今世所傳右軍十七帖，中間帖凡二十有七，以第一帖首字名篇，故曰十七帖。張彦遠法書要録云：「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内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黄長睿東觀餘論云：十七帖多臨本，永禪師、虞世南臨字皆不甚遠，故書有數本，皆不同。南唐李後主勒石澄心堂者，乃賀知章臨本。宋魏泰家藏有硬黄本。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淳化帖刻多殘缺，今世所傳刻本不一。大約唐人摹刻之本，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勒定者爲佳也。又云往在都見諸葛顯一帖中，有「令人遠想慨然」六字，本是注，摹以入行，後人不曉，從而傚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真堪作噱矣。余謂十七帖接武鍾繇、張芝，後來智永、懷素、張顛、魯公，雖復增奇門異，抉奧杼華，要不能出其範圍，是直古今來草書之鼻祖也。

右論晉王右軍十七帖一則。考右軍於永和十一年，稱疾去郡，爲文誓墓，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之。此帖前人謂是歸田

以後與周益州者，故帖中多言蜀事云。余又考王氏譜，右軍妻郗氏，太尉鑒之女，名璿，字子房。書斷曰：甚工書。所謂人情散朗，有林下風氣者也。今其書雖不傳，想非凡品可擬。特爲右軍盛名所掩耳。衛夫人尚曰「必掩吾名」，何況郗夫人耶？余故附表而出之。

前隸楷一通，足令好新奇而泥形似者破其疑矣。愚閲之李嗣真云：「元常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隸之爲楷，亦一證也。大率古人真跡，非天府之藏襲，世罕得見，其他摹拓之精者，唐以上亦不可得而詳。宋之淳化，采訪翰墨，精心摹勒，初奉朝旨上石，卒不果行，僅以棗木刻置秘閣。款識則石。其時王著爲侍郎，逐卷皆著所鑒定。卷分爲十，著目光如豆，賞識未精，玉石雜糅，爲斯帖之累。厥工甫竣，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搨工致，以手擦之不污，此上上品也。親王大臣各賜一本。監察御史劉次莊，作淳化釋文十卷附之。丞相永新劉沆，重以太宗賜本模刻傳世，士大夫家又有摹沆本以傳者。如此遞相摹傳，今者僅從舊本中辨別妍醜耳。若其一刻、二刻、三刻，誰與辨之？銀錠馬槽，皆不足分也。歐陽集古録云：大臣登進二府者，賜以墨本淳化帖。迨禁中被灾，板無存焉，迄不復賜，流播者尤爲鮮。厥後尚書潘師翁，用淳化本增入別帖，成二十卷，則爲絳帖。淳化帖頒行至潭，潭州模刻，與「絳本」無差別，僧希白復一手重模，乃用「潭本」。其外尚有泉州郡庠所刻，謂之泉帖；有汝州人士所模者，謂之汝帖，皆不善。其所增入者，韓、賀、柳、李及五代諸人書，雖精妙難言，然彙萃千百年筆墨，支分派别，燦然在目，令人擊節，古今一致也。元祐中，奉旨以御府真跡，除淳化朝已上石者，續鐫之。大觀中，奉旨以御府真跡重刻於太清樓，則蔡京標題，較著尤舛。淳熙中，奉旨以御府所藏，照淳化、元祐、大觀諸刻，續出善本，以見儲蓄之富，嘉惠藝林，頗見精妙。然總未若貞觀之初，爲極美備也。考唐貞觀元年，詔索官職司，舉嗜書者二十四人，入館習書，出

禁中法書以授之，復置拓手二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復命整理內府鍾、王等墨跡，約一千五百十卷，視貞觀無增減，於斯爲盛矣。宋時中外模本，有劉次莊戲魚堂帖、利州帖、尚書趙彥約星鳳樓帖、吳琚玉麟堂帖、曹之格寶晉齋帖、王曼慶百一帖、秦子明黔江帖、蔡州帖、彭州帖、武岡帖，則又好事者所鐫也。山陽有賜書堂帖，廬江有甲秀堂帖，侂胄有羣玉堂帖，或存或否，世莫能辨。其每家舉行之書，則如歐陽詢之化度寺、皇甫君、九成宮，虞世南之夫子廟堂，顏真卿之爭位稿、多寶寺塔銘，柳公權之玄秘塔銘，李太守之雲麾，僧懷素之聖母，智永之千文五家，今止知真草二家 懷仁之集右軍書而成聖教，及金剛經諸刻，各有專長，其傳而未著者多矣。衛公李靖爲布衣時，厭隋亂，奮欲有爲，乃咨之西嶽之神，名西嶽碑，其書飄然有飛動之致，則又世所未及廣傳者。

右碑刻略一則。

夫學書之道，當先用筆，考之禮曰：士載言，史載筆，以爲能述事而言，故謂之述。釋名又以爲能畢舉萬物之形，故謂之畢，此言其義也。成公綏賦序曰：「秦謂之筆，楚謂之聿，燕謂之弗，吳謂之不律，蓋九州之語不同，而其實一也。」今人作字不如古人，固風會使然，亦執筆之互異。余乃采取前賢名論，爲來哲楷法。秦李斯論用筆云：「用筆之法，先急回，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捲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說見蒙恬筆經。當始皇時，丞相斯、將軍恬，同朝共位，各掌機要。斯造小篆，恬造筆，而恬以斯論著之篇，想恬能造筆，定善書。惜至今僅傳李斯碑刻，而恬無聞焉。豈典兵在外，矯詔仰藥，沙漠遼遠，無人爲之掇拾耶？誠千古恨事也！然其論實爲開山祖，故列於首。魏鍾繇論書云：「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太傅持論高深淵穆，蓋技而進乎道矣。唐太宗筆法訣云：「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

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 心神不正，字則攲斜； 志氣不和，書亦顛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攲，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謂也。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節力均平； 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澀而遲。爲撇必掠，貴險而勁。爲竪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鬱，貴蹙鋒而總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卧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卧筆而疾罨。磔須戰筆發外，得意徐以出之。點須要棱角，忌圓平，貴通變。合策處策，『年』字是也。合勒處勒，『士』字是也。合掠即掠，『户』字是也。凡横畫並，仰上覆收，『天』字是也。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主』字是也。凡三畫悉用之。『形』、『影』字右邊三『彡』，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一撇之。『爻』須上磔衄音忸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躪同藺躒，音歷，又音洛　言超絶也　又迅也　則古秀而意深； 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采摭菁葩，芟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脱專執自賢，闕於師授，則衆病蜂起，衡鑒徒懸於暗矣。」夫古帝王之善書者，代有其人，其最著者： 漢章帝、梁武帝、唐太宗、宋高宗。而四君之中，惟太宗文德武功照耀千古，雄才偉略跨越一時； 复掞天葩，宏垂宸翰，洵爲臨池家作枕中之鴻寶，豈徒與染翰者設紙上之空談？ 較之永欣八法，大略相似，就中尤爲詳備，而文筆簡深，又當過之，故捨彼而取此焉。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一曰偃仰向背，謂兩字並爲一字，須求點畫有偃仰離合之勢也。二曰陰陽相應，謂斂筆爲陰，展筆爲陽，左右相應也。三曰鱗羽參差，謂點畫編次，無使齊平，狀如鱗羽參差也。四曰峰巒起伏，謂起筆有如峰巒之狀，煞筆亦須存結也。五曰真草偏枯，謂兩字或三字，用真草合成一字，則是偏枯，此乃病也。六曰邪真失則，謂落筆結字，分寸點畫之法，須依位次，失則亦成病也。七曰遲澀飛動，謂須飛動，無凝滯之勢也。八曰射空玲瓏，謂『煙』、『感』、『識』等字，行草用筆，不拘前後也。

九曰尺寸規度，謂不可長有餘而短不足也。十曰隨字變轉，謂如蘭亭『歲』字，一筆作垂露，下『年』字，則變懸針也。」以上十法，皆言用筆之奧。考懷瓘在當時，蹴踏詞場，縱横墨藪，夙號論斷家，此蓋其平生得力處，實足信今而傳後者也。善乎柳公權之對君曰：「心正則筆正。」史臣謂之筆諫，而執筆之道，莫該乎此矣。古者，射以觀德，大禮曰：「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良有旨哉。文公朱子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希聖者之言，益非書家者流所能企及者矣。

右採取諸家用筆之説，或全載本文，或節删字句，學者揣摩簡練，自能專門成家。唐徐季海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轉動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虚。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絶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以規矩，無以施爲也。」言執筆者雖多，惟此最爲明晰。史記言蒙恬築長城，取中山兔毛造筆。而古今注以爲恬用柘木爲管，鹿毛爲林，羊毛爲被，非屬兔毛竹管。不知何據云然。晉王右軍用鼠須筆，故其書天然遒媚，如龍跳虎卧。後來作者，或用羊毫兔毫，雖能意動絲牽，神遊點畫之外，而風骨遜前矣。余謂六代以前，大都皆用硬筆，魄力既雄，神明内藴，鋒復藏而不露，此晉人之所以難幾也。唐代諸家，字取中鋒，而規矩端倪顯豁呈露，其爲硬筆無疑。至宋蘇、米諸公，全講流轉飛動，而其中正復骨力挺勁，然非純用硬筆矣。今人學蘇書，輒用爛羊毛筆，以爲道在於是，徒成墨猪，原注：言痴肥如猪也。奚啻去而萬里哉！若夫硯必端州絳縣，墨必熊膽松煙，紙必衍波側理，此乃名流相尚，並非初學所宜。慎勿傚尤，以致有損慧業。又宋黄山谷論用墨之法：「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兼，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旨哉斯言，簡而扼要。余故因論用筆而附及之。

通經學古，適性閑情，其本也。書之爲技，末之末也，胸無數百卷書，不能作筆。心無敬畏意，無真實體道意，雖

筆畫結構精妙入神，其品可以不傳。管寧、華歆二子，同一見金，一揮而不顧，一顧而不取，相去幾何，然而歆不免爲亂臣賊子之誅，寧之風力，儼然爲百世師表。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鉤，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茅山碑。朱放唐人詩：「銀鉤數字最爲難」，從此可想見其書法。而宣和之譜缺如，良足哂也。前輩作字多周詳，後生作字多缺略。曲審體勢，裝點停勻，一匠石技耳。即歐陽氏謂「澄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亦僅傳意在筆先之趣。有志乎道者，各得夫性之所近，又當識其所趨：趨於工整者，方圓中度，若有程式；趨於勁直者，陰陽仰覆，自爲救應；趨於瀟灑者，漫翾出塵；趨於姿媚者，未能免俗；趨於古異者，襲篆籀之偏旁，飾隸楷以自炫；趨於輕俊者，變筋力之重勢，學裊娜以矜奇；趨於放逸者，氣脉不相接續，趨於苟簡者，水墨難免合離；趨於欹削者，如使刀筆；趨於摹倣者，如學箕裘；趨於拖曳，左右纏繞，如鎮宅符；趨於樸素，態度湮沒，是氈裘氣；趨於枯燥，趨於痴肥，又其下者也。好事之家，創爲新説，道宣州陳氏，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柳公權求筆於陳，先與二管，遣其子進之，曰：「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之，遂與常筆。且曰：「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嗚乎！柳公即不能書，陳氏子孫乃尚知右軍手法耶？且書之妙道，果筆之所能盡耶？「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心爲本，而筆乃末矣。右軍爲書中之聖，柳公直接心源，豈區區惟筆是求者耶？陳氏之説，見於墨藪，是何妄人作此狡獪。昔人云：質分高下，未必羣妙攸歸；功有淺深，詎能美善咸盡。遂判爲五等：曰正宗，曰大家，曰名家，曰正源，曰旁流，因是以定優劣。所論未始不近，似皆捨本而言末者也。

右論書以適性閑情爲本一則。

魏、晉以來，學者類多通六書之理，而神化之妙不外是，當自有不朽者焉。張伯高名旭以書酣身，名亞皇象。見抱樸子。王文秉亦稱「逸老」，名亞右軍。南唐逸史。蜀之秦子明、榮咨道、山谷友。高述、潘岐，東坡客。姓氏或傳或不傳。唐有貝靈該、繆師愈、鄭預、胡英、李邕時人。鄔彤、懷素師。武盡禮、寧照寺鐘銘。賀蘭敏之、法門寺碑。房璘妻高氏、崇徽公主，與漢之錦車馮夫人，名嫽，見西域傳。每多散佚，是有幸有不幸焉爾。郭忠恕理會篆籀遺法，嘗有人於龍門得禹跡篆示之，忠恕一見輒誦，有若宿習，此所謂能通者矣。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孫虔禮步趨不失，學既成而文皇晏駕，以此名出歐、虞下，然書譜一卷，與廟堂、醴泉等碑抗衡，乃知時數失權，物故有其真也。唐之靈飛經，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奉敕檢校寫」。世人以爲鍾紹京書，未是。夫既奉敕寫經，公主能自書無疑。且按唐書，長公主與金山公主皆爲道士，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是誠不以富貴累其心，超超有靈飛之想者，故其書亦飄然有不羣之致。安得以公主之書，不少概見，目爲鍾書以没之？竊謂鍾之真跡，亦不足稱。鍾書中官楊思最之父碑，款稱「義男」，身爲宰相，取媚閹人，至以義男事其父，何哉？顔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國襄郡王，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番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視鍾之以父事楊，尚可同日語乎？故爭座一帖，特草稿耳。蘇學士嘗稱信乎自然，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君子之學，以化工爲師，以窮神爲務，以正心誠意爲始事焉。張旭之動心於喜怒窘窮、憂悲愉懌、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也，觀諸山川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也，日月星辰，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也。懷素之聞江聲，與可之觀蛇鬥也，夫何取乎哉？亦自有心意存乎其間，不可以習聞習見遇，故取之浩博，求之離奇變怪，以庶幾其一遇。彼工一藝以求其神，尚如是，而況學道者乎！求通六書之義者，知人論世，考古證今，亦云尚友焉耳。當其一無所爲，悍然不容昧，凜乎不敢越，內有以存，而外有以止，與安

者日遠，與真者日親，一念之起，足勝百邪，一紙之書，足垂千古。幸不幸自有其昇沉，而至理要自不誣，非時數所得而限，亦非憑空擬議所得襲其真也。吾願躬行心討者共凜斯言。

右論品格時地不同一則。

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崇文總目云爾。而昔之善爲贊美者，言曹喜之書，如「金盤瀉珠，風篁雜雨，八分玄妙，一字千金」。此由九五至尊，懸之甲帳，故當時推重如是。揚子曰：「斵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而況書乎？」蘇氏曰：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黄臨倣，亦足爲貴。若唐玄度、僧夢英，要皆妄作耳。山谷非虚語也。米氏言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此亦好古之情也。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六書；離析偏旁者，不可以見全字。羲、獻、鍾、庾、歐、虞、顔、柳，爲世俗通行之書，垂法宜民，後世有取焉。蓋自鍾繇有賀剋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祖。羲之作樂毅論、黄庭經，一出於世，遂爲今昔不貲之寶，雖有作者，詎能過之？隸法掃地，而真幾於拘，咸按：隸創於下邳隸人程邈，故云隸書。後人以模楷在是，更名楷書。又有真書、正書之目。則隸即楷也，其説明矣。此云「隸法掃地，而真幾於拘」，極言隸法之壞，非隸、真之分爲二體也。草幾於放，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西漢之末，潁川劉德昇，實爲此體。德昇而下，乃有鍾繇、胡昭者，同出於德昇之門，而繇獨得以行書顯。學士大夫，典司天子詞命，分掌内外制誥，以繕寫爲職，當不若胥吏之徒，絶不知慎重之意，心正筆端，庶幾不污王言乎！唐時拜官之日，即給告身，宣麻誕告，鎖院演綸，事同一體，故告身必須名手書。顔魯公自書告身，後世奉爲珍寶。朱巨川一人，而顔魯公、徐季海俱爲之書，巨川實賴此以傳。至宋代當制者，書字並真行，幸得歐、蘇之筆，愛重不勝，相傳爲美談者比比也。其

忽玩不恭，朦徇滋戾者，概宜黜退矣。

右論書以人重人以書傳一則。

僧智永書，雖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情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宇雖清，而體氣疲爾。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顔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朗，無一點塵俗。顔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盾，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倔强，禮節生疏。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温厚，舉止端正。一本有「敦尚名節，體氣純白」二句。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清虚。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悦，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輕緩。一本有「多飾繁華」句。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一本有「狂歌院落」句。張友直，如宫女插花，嬪嫱對鏡。一本有「端正自然」句。別有一種嬌態。

右宋米芾評十四家書一則。頓挫抑揚，大有深意，讀者自領之。

載觀史策，流覽興衰，三代而還，兩漢以降，卜世長久，莫如李唐。其聲明文物之盛，夐絶前古。文章則昌黎、柳州推爲巨手，兩駢麗之體卑矣。詩歌則青蓮、少陵號爲鼻祖，而華靡之習汰矣。以云乎書，則名作如林，指不勝屈，要皆自成一子，不規規蹈襲前人，蓋天運人事，至此而別開一局，亦氣數之不得不然者也。武德初建，神堯受禪，緘按：舊唐書，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姓李氏，隴西人。父昭，有功於周，封唐公。於隋末起兵，受隋恭帝禪，改元武德。太穆竇后，書類高

祖，人莫能辨。咸按：天中記，太穆竇皇后，其書酷類高祖，每代帝作敕或批答，外人不辨。固宮闈之盛事，亦開天之良佐也。天策置府，延覽文學，十八學士，回翔瀛洲。咸按：通鑒，唐主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顔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等，號「十八學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貞觀致治，咸按：通鑒，武德九年八月，帝傳位太子，以明年爲貞觀元年。媲美文景，萬幾之暇，留神翰墨。登床示寬大之度，咸按：書畫録，唐太宗宴羣臣於玄武門，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上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上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補「戈」見謙挹之衷。咸按：事類合璧，唐太宗學虞監隸，每難於「戈」法。一作「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公曰：「仰觀聖作，内『戩』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鑒。時則秘監虞世南，得大令之宏觀，含五方之正色；咸按：法書要録，虞監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前。行草之際，尤所獨工。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率更令歐陽詢，咸按：書叢曰：歐陽率更，未嘗擇筆，而皆得佳趣。飛白冠絶，有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森森，若武庫之矛戟，能使智永奪氣，蓋絶詣也。與之共掌臺閣。褚遂良位進稍次，咸按：書斷，遂良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而先後鼎峙，不愧「三賢」。後人配以薛稷，咸按：天中記，薛稷後來書，全用武后新製字，故得見寵倖，時人鄙之。爲「唐初四家」。然稷阿附明空，今世傳稷書，多盛稱大周功德，筆跡雖工，亦許敬宗之流亞耳。乾陵始在東宮，咸按：唐高宗，名治，太宗九子。葬乾陵。聖教序所載，皇帝在春宮述三藏聖教序，即高宗爲太子時也。本以教令專美。永徽而後，咸按：永徽，高宗年號。受詔寫書，則裴行儉；咸按：宣和書譜曰：「行儉工草隸，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書奏，上嘉賞。」克紹家學，則歐陽通。咸按：書藪，通，詢之子也。早孤，母夫人教之書，後遂與父名埒。則天以女主竊國，雖穢德彰聞，而頗進文士。孫過庭書譜之著，鍾紹京有九鼎之銘。咸按：孔帖曰：「武后時，以鍾紹京善書，命直鸞臺鳳閣，諸宮殿門額及九鼎銘，皆京所書也。」太宗曾謂「過庭小子，書亂二王」，譜成於垂拱之世，咸按：孫過庭，字虔禮，太宗見其書曰：「過庭小子，書亂二王。」垂拱，則天年號也。蓋其晚歲所作。今世傳靈飛經，謂爲仙人書，或曰鍾紹京書也。開元初政，不讓前世，書法亦何

臧太宗，咸按：唐明皇善八分，御書孝經刊石。開元，明皇年號。一時名流輩出，允爲極盛。李北海邕，文章碑版，照耀寰宇，咸按：書藪曰：「李邕長於文章，世以得其碑版爲重。其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爲書中之仙。」葉法善致攝其魂書之。咸按：書史，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强，乃攝其魂書之。今世所謂追魂碑是也。與邕齊名者有徐季海浩，世狀其書，如怒猊渴驥。咸按：集事淵海，徐浩，字季海。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髯蘇詩，贊其「字外出力中藏棱」者也。咸按：東坡墨妙亭詩：「顔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棱。」於時以小篆名者，有李陽冰。咸按：大唐遺事及天中記，俱云陽冰初名潮。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人謂之「筆虎」。後改名陽冰，字少温。以草書名者，有張旭，咸按：集事淵海，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杜甫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脱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世人號爲張顛。僧懷素。咸按：宣和書譜，懷素雖爲僧，而疏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墻，靡不書之。蘇子美之論陽冰曰：「周鼓秦山壞已久，下至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鐵鎖關連玉鈎壯，曲處力可掛萬鈞。復疑蛟虬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工部之論張旭曰：「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太白之論懷素曰：「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祇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三公之持論，洵有味乎其言哉！咸按：蘇舜欽李陽冰石篆詩，杜工部有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李白有懷素草書歌行。清臣顔公真卿，忠義大節，貫金石而並日月，歷事玄、肅、代、德四宗，卒爲盧杞所擠。其真書如端人正士，嶽立淵停。草書如龍蛇騰擲，不可捉搦。蓋其浩然之氣，非凡恒所企及。所謂自篆籀分隸以下，同爲一律者，不誠然歟？咸按：宣和書譜，顔真卿，字清臣。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一律，號爲大雅，豈不宜哉。其餘如鄭虔，咸按：唐韋續書品優劣曰：「鄭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杜光庭，咸按：宣和書譜曰：「道士杜光庭，自録所爲詩文，字皆楷法。得煙霞氣味，非時俗所及。」賀知章，咸按：書藪曰：「學士賀知章，書品拔俗，遠出塵表。今秦中石刻，有知章臨十七

帖本。」李景則，許靜民，咸按：書斷曰：「許靜民，善題宮額，其草稍乏筋骨，亦李景則之流也。」鄔兵曹，咸按：鄔彤，錢塘人，爲金吾兵曹。法書苑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咸按：杜工部李潮小篆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合璧事類曰：「唐明皇師事韓擇木，嘗以彩箋作八分賜張説。」衛包，咸按：宣和書譜，衛包八分，小篆，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白居易，咸按：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唐人樂天，書不名世。然捉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李商隱，溫庭筠，咸按：宋米元章曰：「唐李義山、溫飛卿，俱行十八，故時人號溫、李體爲「三十六體」。余曾見近世人，集溫、李詩爲卷子，其書法俱佳甚，亦可謂「三十六體」也。類皆秀絶一時，雖推巨擘，而有唐書人之後勁，其在柳氏公權乎！公權之言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咸按：新唐書，穆宗政事多僻，嘗問柳公權曰：「用筆何者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倚相祈招之諫，正復何異。大中之初，命書進御，軍容捧研，樞密過筆，千載艷其榮遇。咸按：舊唐書，大中初，宣宗召公權至御前，書真、行、草三紙，命軍容使西門李源捧研，樞密使崔巨源過筆，賜錦彩瓶盤等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行草。而劉禹錫有「柳家新樣元和體，且盡薑芽斂手徒」之詠也。至韋陟之「五雲體」，咸按：孔帖曰：韋陟使侍妾主書記，其裁答受意而已。用五彩箋，皆有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時人慕之，號曰：「郇公五雲體。」呂向之「連綿書」，咸按：潛確類書，唐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司馬承禎之「金剪體」，咸按：續仙傳，唐司馬承禎，字子徵，善篆。別爲一體，名「金剪書」。夏將軍之「走馬書」，咸按：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者，能走馬書紙。並擅奇才，均稱韻事。僧懷仁之集右軍書，成聖教序，咸按：唐太宗文皇帝制，沙門集右軍書，一金錢，易一字也。則又千古以來有一無二者矣。綜論唐人書，小篆則陽冰爲最，斯、邈後之鼻祖也。八分推之李潮，草書則張顛、懷素稱聖，討源於漢、晉而別開生面者也。真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咸本二王而各樹一幟者也。若真、行、草交善，而人品功業又復不遜於書，終唐之世，魯公一人而已。

右統論唐代諸名家書一則。按唐人李約，竭產求得子雲「蕭」字，作精舍置其中，朝夕玩之。作贊云：「崩雲委地，游霧

縈空。」想其飛白，定臻神妙，惜今世不傳 宣和書譜，唐玄度作九經字樣辨證，又爲十體，網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 事詞類言曰：「唐陸希聲得書法，凡五字：曰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謂之『撥鐙法』。後江南李後主復增二字：曰導、送。」所惜僅存其說，不能多見其書。又書法苑曰：「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爲翰林待詔。其書勁健端妙，士夫家藏以爲寶。」則並姓亦無可考矣。更有異者，唐人僧詩頗多名作，而以書名者亦夥。智永之嗣有辯才，太宗時已老，猶能書。而劉涇作書詁，以懷素比玉，䛒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空桑氏之徒，何其英流輩出耶！

論書於趙宋，其盛有三：太平、端拱咸按：俱太宗年號、之際，一盛也；咸平真宗年號、以至治平，仁宗年號 又一盛也；元豐神宗年號。元祐哲宗年號、之間，斯極盛矣。然其前代，書學盛而國運亦盛，及其後世，書學盛而國運反衰。儒者讀書，首先稽古，夫豈沾沾焉徒論書人之優劣爲哉。吾實有慨於一代之氣數矣！夫太祖龍興，陳橋攬轡，承旨陶谷出禪詔於袖中，咸按：通鑒，周使太祖率師禦漢，至陳橋兵變，自立而還，召百官脯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谷，出之袖中，遂用之。雖取巧一時，而谷終身不獲大用，縱擅絶技，不足多也。咸按：湘山野録，陶谷爲人雋辯，書詞俱擅絶技。及進禪文，太祖甚薄之，終身不獲大用。太宗嗣位，咸按：太祖弟諱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封晉王，太祖崩，即位。收羅文苑，侍書則王著，咸按：談苑曰：「蜀人王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太宗召爲侍書，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令書六字，至一字，皆極遒勁，自是書體一變，粲然可觀。」雙鈎則唐希雅，咸按：天中記曰：「唐希雅雙鈎精妙，傚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豐神有餘。」采華瑶林，刻石秘閣，咸按：宋稗類抄，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集古帖爲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爲閣帖。後大内災，石燼。絳人潘師旦，取閣本摹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間，僧希白摹刻於潭州，爲「潭本」。金薤琳琅，遂爲千古閣帖之祖，傳至真宗，咸按：真宗，諱恒，太宗第三子。初封襄王。後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咸按：仁宗，諱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英宗，咸按：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恭第十三子。仁宗立爲皇太子，在位四年、累洽重

熙，修文偃武，大臣春容臺閣。若文正王公旦，正獻杜公衍，咸按：宋范至能跋司馬温公帖曰：「世傳字書似其爲人，亦未必皆然。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欹側有態；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豈皆似其人哉。」文忠歐陽公修，咸按：宋稗類抄曰：「歐陽文忠公，文章爲天下宗匠，詩亦別開生面。至其書法，正復幽秀挺拔，似其詩文。」皆有書名，而蔡端明襄，咸按：宋史，蔡襄，字君謨，書爲當代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又潛確類書曰：蔡端明，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亦曰「飛草」。其最著者也。其窮而在下者，若蘇子美舜欽，咸按：談苑曰：「蘇舜欽，字子美。性豪邁不羈，能文章。善草書，得張顛、懷素法。」張子野先，咸按：歐公張子野墓誌銘云：「好學自力，善筆札。」徐孝子積，咸按：談苑曰：「徐積，性至孝，以父名石，生平不履石，不蓄石器。學者私謚爲節孝先生。先生未嘗以書名，而觀其遺跡，殆端明學士一流也。」而石曼卿延年，咸按：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筆，不擇紙筆。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殿榜，乃狂飲劇醉，捲氈而書，一揮而三榜成，見者莫不驚歎叫絶。」又范文正公祭石曼卿文云：「曼卿之筆，顔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其最著者也。有待詔李唐卿者，撰飛白三百點以進，仁宗又別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咸按：神宗飛白，尤爲神妙。至和中，有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上頗嘉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絶，更出三百點之外。君臣遇合，允爲美談，而神宗咸按：神宗，英宗長子，諱頊，初封潁王。在位十八年。飛白之妙，不概可見哉。神宗中葉，新法既行，斥貶多士。咸按：熙寧二年，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凡朝士言新法不便者，盡受貶斥。哲宗咸按：哲宗，神宗第六子，諱煦。在位十五年。親政，奸黨論起，咸按：哲宗幼沖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號爲女中堯舜。及帝親政，信用熙豐黨人紹述之説，改元紹聖。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虚日。至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籍元祐元符末宰執侍從司馬光、蘇軾等百二十人，謂之「奸黨」，刻石端禮門外。竄逐清流，一時若文正司馬公光，咸按：宋馬永卿懶真子曰：「温公私第中，有棣華齋，賜書閣，巫咸榭諸處，其榜額皆公自題。字大尺許，俱染指書，古所未有。且其字體端嚴整肅，有垂紳委佩之象，用筆者不逮也。」文忠蘇公軾，咸按：黄山谷曰：「東坡居士書，初出入於徐季海、李北海之間，繼學顔魯公，晚兼顛、素之勝。其尺牘狎書，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即刻意摹之，所未能到也。」或罷居田間，或遠放海外。其遊於蘇門而並斥者，則黄山

谷庭堅、咸按：宋張安國跋山谷帖云：「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間，皆成珠玉，能令閱者興起 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與東坡居士並雄一代，而實傳百世也。」秦太虛觀。咸按：宋稗類抄曰：「秦學士少游，對客揮毫，言語妙天下，而書亦居能品 知與不知，莫不艷稱之也」而山谷與東坡居士同以書名宇内者也。與蘇、黃並駕齊驅者，則米南宮芾，咸按：潛確類書，米南宮豪情飈發，逸思雲來，其正草書與蘇學士並驅中原 今人奉以追配端明，號爲「宋四大家」，洵不愧耳。南宮在卑位，未與蔡京忤，故獨承徽廟之寵。咸按：宋稗類抄曰：「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瑶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餘，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玉鎮紙，金硯匣，通天犀水滴，召米書之。上映簾觀賞 芾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龍蛇飛舞。」又曰：「上與蔡京論書於艮嶽，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案間寶研使就用之 書成，捧硯跪而請曰： 此硯經賜臣芾染翰，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硯賜之」其子友仁，亦有能書名，咸按：米友仁，元章子，書法繪事皆承家學 時人號爲「小米」。高宗重之，每進御名跡，輒令鑒定 殆與蘇過咸按：過，東坡次子，字學具有師承，更能別出新意 皆克繼家聲云。余以謂神宗、哲宗之朝，理學大明，而書學亦號稱極盛。使當日者，君實無永興之行，子瞻罷儋耳之命，咸按：廣輿記，蘇軾以別駕安置儋州。初至，僦官舍以居，有司謂不可，遂買地築室 儋州之人運石畚土以助之。既成，與子過讀書自娱 時負大瓢，行歌田間。有饁婦年已七十，謂曰：「内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軾大然之，因呼爲「春夢婆」 與諸君子回翔兩府，出入三省，更番而當制，濡毫灑墨，導揚王休，豈惟媲美至和，且可慴伏耶律。奈何棄之如敝屣，令其偕田夫野老，弄筆墨以抒幽憤，豈不惜哉！ 又其甚者，進御卷軸，蘇、黃手跡，概行割棄。迨至金人入寇，内府所貯，悉輦北行，而二公之書，獨得流傳人間。君子於此益歎古人之幸，正國家之不幸也。自是以降，能書者亦漸少焉。高宗南渡，偏安臨安，咸按：高宗，徽宗第九子，名構。初封康王。及二帝北狩，元祐孟后降手書，告中外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遂即位於南京，遷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酷好蘭亭，日臨數本。咸按：蘭亭刻石考曰：「宋高宗最喜蘭亭，日臨數本。宰臣大將時得頒賜。世傳石刻『定武本』，高宗時拓也。」中興將相，則趙丞相

鼎，咸按：宋史本傳，秦檜素怨趙鼎不附和議，從之於吉陽軍。鼎謝表有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紹興十七年，卒於吉陽軍。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卒，天下悲之。韓宣撫世忠，咸按：西湖雜誌，韓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事。檜諷言官論之，遂罷爲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平時將佐，罕見其面。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築亭自顏之曰「翠微」，蓋傷岳少保也。而岳少保飛，咸按：宋稗類抄岳忠武，精忠貫日，武略蓋世，而文采風流，中興之將罕與爲匹。滿江紅一詞，天下傳誦。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賢中亦推上乘。世傳其「墨莊」二字，筆勢雄渾。又其最著者也。惜乎精忠製字，勒銘旗常，而三字獄成，更慘於杜郵之劍。迄今睹「墨莊」石刻，誰不慨想而雪涕哉！孝宗朝，咸按：孝宗，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高宗以無子，育於宮中，賜名瑋。受禪。在位二十七年。則王梅溪十朋；咸按：南宋雜事，王十朋爲侍御，彈劾史浩，風骨凛凛，書亦峻拔，如其爲人。寧宗朝，咸按：寧宗，諱擴，光宗第三子，受内禪。在位三十年。則文公朱子。咸按：元廉希憲曰：「朱文公道學，集周、程、張之大成，南宋以後一人而已。其文章類歐陽永叔、曾南豐。詩學陶、韋。至其書法，亦自過人，或以爲學曹孟德也。」以詩家詞客而兼書人者，則陸放翁游，咸按：宋稗類抄，放翁困於卑官，平生胸次一寓於詩。草書亦一往豪邁，南宋首屈一指。姜堯章夔也。而文公疊遭外謫，始終立朝僅四十六日，僞學之禁，咸按：通鑒，寧宗慶元三年，詔置僞學之籍。以趙汝愚等四人爲首，朱子、徐誼等五十九人爲僞學逆黨。更刻於黨人之碑，宋室君臣，殆先後一轍矣。理宗而後，咸按：理宗，諱昀，太祖十世孫。寧宗崩，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書人無聞。洎乎恭、端，咸按：恭宗，名顯，度宗子。即位二年，爲元所執，封瀛國公，殂於沙漠。端宗，名昰，度宗長子，恭宗兄也。在位三年，爲元兵所逼，殂於硐州。疆場日蹙，翰墨留遺，僅有文丞相天祥咸按：宋史本傳，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理宗朝，進士第一。帝昺立，加少保，封信國公。爲元張宏範所執，留燕三年，殺於柴市。衣帶一銘。咸按：文山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吉水學校中，石刻文山書數種。謝皋羽翺，久從行間，咸按：南宋雜事，謝翺，字皋羽，文山客也　文山崎嶇險阻，航海求二工，皋羽嘗在行間。頻勞草

檄。厥後攜「玉帶生」，咸按：南宋雜事，「玉帶生」，丞相所用研也　產於端州，腰有白帶。丞相愛之，呼爲「玉帶生」　丞相在軍中，生未嘗不從後丞相被難，生依謝臯羽云。想魂設祭，所書西臺慟哭記，真跡猶在人間，咸按：文山既没，謝臯羽登西臺，酹酒擊竹如意慟哭，著有西臺慟哭記。今墨跡猶留世間。萇弘碧血，千古痛心，而宋亦自此遂亡矣。

右統論宋代諸名家一則。按宣和書譜曰：皇叔益端獻王，留意翰墨，倣唐玄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復出衆體之外，别作八體，一時學者多宗之。又嘗盡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覽者莫不驚歎。宋史列傳曰：宗室克繼，工篆隸。仁宗親臨試，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皆足爲天潢生色。又陳後山集云：徐清，字静之，蓬萊女官也。書效黄魯直，妍妙可喜。陳無己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情萬世功。肯學黄家元祐脚，信知人厄非天窮。」又宋稗類抄曰：東坡守徐州時，有馬盼者，營妓也，甚慧麗。東坡極喜之。坡公嘗書黄樓賦未畢，盼竊倣作「山川開合」四字，公睨而笑，即略爲潤色，不復易之。是亦粉黛中韻事也。有釋氏文楚者，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塵埃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使人一見泠然有物外興。事見高僧傳中。宋時詩僧甚多，而以書名者絶少，得此亦不落寞矣。又沈括筆談云：章惇善書，自謂「墨禪」。惇與坡公善，後一意傾之，坡遠貶，惇力爲多，真僉人也。又蔡京，深得右軍筆意，自名一家。尤擅大字，莊重遒勁，巍巍若巨鼇之載崑崙，翩翩如大鵬之翻溟海，稱爲一時巨觀。所可恨者，奸黨碑乃其親書。又進「豐亨裕大」之説，以致二帝北狩，京之首禍奚辭。至賈似道，亦擅書名，謬矜風稚，今世傳名人書畫，多着「悦生」小印，大都出半閑堂珍玩無疑。而美人雙陸，竟使神州陸沉，罪更浮於京矣。故篇中概不列入，亦皮裏春秋意也。又有山人蒲雲者，作正字甚古，嘗以雙鈎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墨精細，若遊絲縈漢，孤煙裊風。章孝規者，不知何許人，嘗爲路魯瞻書木夾，字體蘊藉有餘。事皆載宣和書譜，故並録之。更考王魏公、杜祁公神道碑，皆歐陽公撰，皆不言能書，惟蔡端明志中有云「工書畫」而已。至石曼卿，書名重當世，歐公與曼卿又爲平生交，而公爲曼卿作墓誌，並未及其書法，豈宋時士大夫以爲曲學末藝而忽之歟？若夫遼耶律氏，立國沙漠，文章藻采遠勝大金。余故采取金史及元遺山中州集所載，備列於後。吴激，米元章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

芾筆意。趙渢，正書體兼顏、蘇，行草超放，又似楊凝式。當置蘇、黃伯仲間。王庭筠，書學米芾，與趙渢、趙秉文字周臣。俱以名家。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王競字無競。善草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額皆競所題，士林推爲第一。仕至翰林學士。以上見金史。黨懷英，篆籀入神，世寶其書，以爲李陽冰後一人也。趙秉文，富才藻，工書翰。字體有晉、魏風致，而草尤警絕。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往往瞑目爲之，筆意縱放，勢若飛動。來都下，館於閑閑趙公家，一日就公索墨水一槃，明旦不告而去。啓視，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墨水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以上見中州集。又有司馬樸者，本宋兵部侍郎，使金見留。工書翰，有晉人筆意。興陵萬機之暇，每購其遺墨，愛而學之，則真楚材而晉用者矣。

夫作書之道，先進用筆，次求結字。元韓性曰：「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爲則矣。」此言其理也。宋李訓曰：「學書者先須識點畫去處名字，然後集其筆法，則結束得所，變通有憑。畫不變，喻排算子；點不變，如若佈棋；方不變成斗；圓不變成鈎，斯則病之甚。」此言其病也。唐歐陽詢曰：「丶如高峰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犀象之角牙。㇏如一波常三過筆。」此言其象也。孫虔禮曰：「篆、籀、草、章，功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此言其體也。又曰：「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此言其漸進也。宋姜夔曰：「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

後勁。」又曰：「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前多後少，左高右低，上大下小。」此言其功用也。唐張敬元曰：「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此言其章法也。蘇軾曰：「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言其難易也。又曰：「真生行，行生草；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未有人能立能行而不能走者也。」此言其次序也。姜夔曰：「凡真書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書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縱横牽掣謂之使，鈎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此言其情形也。宋米芾曰：「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佈置，大膽落筆，然後心手相應。」此言其佈置也。永字八法曰：「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八者精能，然後爲書。」此言其筆法也。米芾曰：「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顔真卿大字如小字，後來作者能造其妙，吾未之見也。」此言其大小合一也。鮮于伯機曰：「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作。松雪翁所謂必求古人佳樣是也。」此言其結構必合於古也。孫虔禮曰：「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氣存矣，而遒潤加之。」「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此言其氣骨也。姜夔曰：「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此言其風神也。孟堅曰：「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言之。夫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而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此言其不可躐等也。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此言其意也。海岳名言曰：「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境；別有一好縈之，便不工也。」此言其趣也。唐李嗣真曰：「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此言其變也。趙松雪曰：「張顛酒徒以頭濡墨，元章席上行酒作書，昔賢多豪氣，故其書亦豪

宕。」此言其豪也。蘇東坡曰：「禪人悟入，在刹那頃，惟書亦然。張長史見擔夫爭道，又觀蛇鬥，而筆法頓進，蓋心力專注，故隨感觸而悟入也。」此言其悟也。宋趙德麟曰：「東坡題魯直草書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録細碎書。』亦三反也。」此言其書與人相反也。唐蔡希綜曰：「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捲如林花閑吐，紙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此言其主客也。宋李之儀曰：「楊文公運筆如飛，東坡握管近下，而行之遲，蓋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耳。」此言其生熟也。李後主曰：「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老來書亦老，猶武侯董戎，朱䖳音查，取也。接敵。壯老不同，功用則異。」此言其與年俱進也。郝臨川曰：「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言其精能之至，無所不可也。漢鄭侯曰：「書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前後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喻如下營。」此以兵法論書法。佛氏所謂「正法眼藏」也。夫書之爲道，不師古難以信今。蘇氏曰：「近人作篆，故爲奇特，全不師古。」書至今日，豈獨一篆哉？然一意師古而泥於古，則衛夫人所謂「學我者俗，似我者死」而已。山谷贈邱十四詩曰：「隨人作計真後塵，自成一家始逼真。」彼欲竿頭進步者，尚無忽於斯言歟！

右節採諸名家論書一則。世傳右軍筆勢論，其文體較之蘭亭詩序，誓墓辭世等作，大相徑庭。孫過庭詆爲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誠哉是言也。至子敬奏御之章，尤屬荒誕不經，更爲可駭。中云：「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試問：既鳥矣，安得有左右手乎？子敬雖狂，其對君斷不如是。此與筆勢論皆爲僞託無疑，故篇中概不採録。若孫過庭書譜，章法謹嚴，辭意精妙；歐陽率更三十六法，紀律凛如，步伐森若，二公持論閫奧盡泄矣。顧篇章繁重，難於全載，且家有其本，故俱割愛不録云。

自字學、書品分爲二事，漢之蔡邕，晉之羲、獻，皆以能書擅名於當代，實皆不善六書，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往往而是。徒斷斷八法之辯，而體制都疏，不知者稱之爲別體，又美其名曰「帖體」，崇奉者千百年。後之君子有能振興六書，得其意指而分別之，體裁勿失，加以八法精良，不亦洵美矣乎？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跂而望之，引領而思之。六書雖小學，與文史相出入，是世間一大缺陷事，莫以爲瑣屑而忽之也。就其中評騭古今，相爲傳播者，可得而歷歷詳之。唐以前勿具論，富陽孫虔禮，字過庭，作書譜，張懷瓘極稱之。瓘之書斷，張彥遠極契之。瓘與瓌爲昆季，並美書翰。彥遠爲宰相嘉貞之玄孫，世有顯達。法書要録，集古人論書之語，起東漢迄元和，中間如羲之教子敬筆論一篇，不録原文，僅存其目，頗見識力。然採摭繁富，不免豪家子弟氣習。後則韋續之墨藪。筆陣圖、筆勢傳，俱以逸少稱。朱長文之墨池編，寶藏器用，託名人佳話以傳者，又其雜也。宋高宗有翰墨志，亦書品與文房並列，於唐以上，獨引重鍾、王，於宋代多所不滿。内稱徽宗留意書法，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今亦無傳。豈士之有幸有不幸歟？米家書史及待訪録，俱其所精鑒，始自西晉迄五代，於一時士大夫藏弆之物，頗見詳備。海岳名言則平日論書之語，其言大而誇，開後生之誕妄，毀前人之名跡，過矣！以歐、柳爲醜怪惡札之祖；謂徐浩肥俗，更無氣骨；薛稷大字用筆如蒸餅；顔魯公真字便入俗品，一何荒謬若是。其一時對君之言，於蔡襄、黄庭堅、蘇軾極意詆訶，直與蔡京、蔡卞無異。是不分人品之高下，不知學術之是非，放言肆志，又何以爲古今楷則？且其自稱曰：「吾於書取諸家之長，總而成之，見者不知以何爲祖。」嗚呼！米家風力赫赫在人耳目，而所傳之言語如斯，其信然耶？吾亦未之深許矣，豈好事者爲之耶？昔人云米氏長於辨別。宣和書譜，是元章審定居多，其詮次之精，殆不誣也。若廣川董氏，雖有書跋，可無傳焉。咸按：董逌曾受張邦昌僞職，謂其人品不作傳，非謂其書跋之不足存也。

右評論古今評書諸家一則。

耐軒學士爲余言，前朝文士以歌曲詞章，負高才重望，卓卓爲一代典型。雖蘊藉風流，亦自天性中出。和順之積，英華外發，固村樸鄙夫所不能道其隻字。然美其名曰樂章，而標其勝則曰傳奇而已。有志者多嘉遁焉。其間神采岸異，衣冠整肅，優遊於翰墨之場，灑落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才不見試，皎然名足千古者，數君子而外，不概見矣。

廉夫楊公維楨，風度沖淡，無一芥縈懷。遇天朗氣清，恣情遐眺，戴華陽巾，披羽衣，泛舟三泖，横鐵笛吹之，潛溪稱爲「謫仙」，殆不可及也。

梅花道人仲圭吴公鎮，嘉興人，從學毗陵柳氏，尤邃於易。書法𧿹光。咸按：「釋𧿹光，字登封，永嘉吴姓，受『五指撥鐙訣』於陸希聲。工詩，善草隸。唐昭宗曾詔對御榻前書。」畫師董巨，竹石頗臻妙品，辭翰亦精。將没之先，命置短碣冢上曰「梅花和尚之塔」。勝國兵起，所至推冢，惟先生以碣所署，疑爲緇流，士卒捨之。

元鎮倪公瓚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蕭閑館。閣前有梧桐，日令人拂拭之。閣中列三代珍異，漢唐圖籍。最奇重者，有高辛盤螭，太康玉避邪，文王大小三鼎，二王真跡六七卷。有優劣，無真贋。若圖畫，則如鴻門夜宴、四皓來歸、目送歸鴻等圖，以百卷數。半是宣和秘物。元鎮書師大令，畫師北苑，晚乃自成一家。

吴興叔明王公蒙，隱於仁和之黄鶴山，號黄鶴山樵。則與倪迂詩畫齊名者也。

數君子品詣大略相似，而仲圭雲林尤以貞潔自高。仲圭忍貧孤隱，雲林輕財好義。其篝燈木榻，蕭然宴坐，固相若也。黄冠野服，混跡江湖，各有以自拔乎其萃，而無輕世肆志之心，故與人無忤。仲圭昔與盛子昭懋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盛畫者甚衆，仲圭之門闃然。其妻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篝音蓋，竹器，可

容二四斗金累百，隨手散施，親朋尤重之。仲圭遺墨，高者其值百千，而子昭紙本廢格不行。非人情好尚不同，精神煥發，元氣淋漓，積久而後論定耳。張士誠弟士信，使人持絹縑侑以幣，求元鎮筆，元鎮揮之去。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聞小舟有異香，榜舟近之，乃雲林也。士信欲手刃之，文士力勸得免。命左右加箠辱，當撻時，噤不發聲，亦如子久黄公之仇。幾於無所逃命，而卒以獲免。迄於今，諸君子以筆墨爲世宗尚。士信輩，或肆市朝，或填坑塹，天之報施，信不爽哉。

先是有杜伯原者，名本，清江人，隱居武夷。元文宗素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隱士薦，召入翰林。稱疾固辭。伯原湛靜寡欲，書册未嘗去手，尤工篆隸。姑蘇陸友仁，名友，亦工隸楷，博及群物。與南村陶九成宗儀，皆勝朝逸士。

精於鑒賞者，其所作多不讓古人。學者胸無心得，自信高人數籌，縱有天仙化人，指示玄妙，不知感激砥礪，偶有所得，不爲己有，都成剽竊。且不能爲自家作用，譬如貧家柴米告絶，必將衣服典鬻去也。筆墨事，元氣不足，精神鮮少，加以意格不工，不如焚筆硯矣。不讀書，不虛心，將學問二字俱廢卻，有退無進。徒知天地間雲物陰晴，色色具足，山輝川媚，變態萬狀，亦差謂能領其趣。望而未見魯。論力不足之辭，若人其殆庶幾。如是而欲肩隨諸君子項背不可得，與飽食終日，相去曾無一間，能無愧乎？

右近代名家書畫兼美者，約略記取，非以備遺忘，聊以云尚友。

解縉

解縉（一三六九——一四一五，明洪武二年——明永樂十三年），學術家、書法家。字大紳，號春雨。吉水人。善書。二十歲舉進士。明永樂初，任翰林學士時，曾主持纂修永樂大典，很受成祖重視。著有文毅集、春雨雜述。春雨雜述是作者論詩法與書法之作，本文選其有關書法部分。是書有叢書集成初編本。

春雨雜述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佈置間架，捏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巎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帚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草書評

學書以沉著頓挫爲體，以變化牽掣爲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著，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門。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所以絶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研，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作會，紀於太常，非可以力削爲。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倣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

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真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着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擫捺、鉤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擫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鉤，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扳罾法」，食指拄上，甚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

若夫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踊躍之，瀝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捲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

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吊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而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也。

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佈陣。紛紛紜紜，鬥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叙蘭亭，字既盡美，尤善佈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横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庵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闊隘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鈎、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如魚、鳥之有鱗、鳳以爲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

且其遺跡偶然之作，枯燥重濕，穠澹相間，蓋不經意肆筆爲之，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强爲，亦不可以强學，惟日日臨名書，無吝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儀骨體，後盡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内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脉絡分明。描拓爲先，傍摹次之。雙鈎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倣之，如燈取影；填之補之，如鑒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之，如睨伐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説也。

書學傳授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冢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奥，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峰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絶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郄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永興世南伯施，伯施傳歐陽率更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彦遠。彦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顔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吴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宫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

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温。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婿畜之。後卒於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温，一字克温，吴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官水部員外郎。卒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於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祝允明

祝允明（一四六〇—一五二六，明天順四年—明嘉靖五年），書法家。字希哲，號枝山，又號枝指生。南京長洲人。與徐禎卿、唐寅、文徵明號稱「吳中四才子」。明顧璘國寶新編評其書云：「希哲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羲、獻真、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明董其昌容臺集評之謂：「枝指山人書，如綿裹鐵，如印印泥。」對祝之書法推崇備至。

書述一篇乃祝氏評書之作，而對有明一代書家所評尤多。評勝國人書一篇則當論元代書家，然將陳璧、宋克、解儒亦列入其中，似爲不妥。

書述輯自明刻本王氏古今法書苑。

書述

書理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澤，無復改變，知其至也。迺逮唐氏，遵執家彝，初焉微區爾我，已乃浸闊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榘，爰至中葉，大換顏面。雖神骨少含晉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邇來徒靡從，瀾倒風下，違宗戾祖，乃以大變。千載典謨，崇朝敗之，何暇哂之，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顛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痛哭矣。蒙古數子未足甲乙。（虞、巎數輩可爾，樞、鄧與諸人無足言。）吳興獨振國手，遍友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爲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之屬，且

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克、昌裔。昌裔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濂、璲。詹、解鳴於朝，盧熊、周砥守於野，如滕公等尤多，未遑繁舉，非棄之也。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余彬班甚衆，夫則不暇。二沈蜚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絶景。大君宸譽，遂極衮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閑窗散筆，輒入妙品，人罕睹耳。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儇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球鞠；又如艷質明妝，倩笑相對。朱、夏榜署紛紜，易於馳譽。孔暘仲昭。下及廷暉、養正之流，煙煤塞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夏，稍近清潤，吏部蔣顒主沈雄，惜乎不肯自脱。孔暘掾吏手耳，養正吾不知也。不知當時何以得列書苑。二陳，壁傷矜局，登略上之。亦有宜黄吴餘慶，崑山衛靖，少自出塵，趨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程氏父子，篆隷擅名，斯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李相頗爲青冰。左贊與長沙公。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昌祺、文貞。洎乎近朝，所稱如黄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豪墨，迄今猶然。然金玉一出而已。小錢大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絶薰蕕，而藝斯魯衛。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名走海内，而知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黄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張天駿者，亦將婢學夫人，咄哉！樵爨廝養，醜惡臭穢，溷瀆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跡，妄冒誤人。且爲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執事左闥，絲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謂任道遜、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蓋亦依稀。若徐武功、劉西臺、吴文定、李太僕咸爲近士，瞻望吴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愛人及烏，貴在起雅去俗，斯亦牽筆勿訝不倫。徐、劉與吴並馬刑部，蕭黄門愈顯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徐倣米、劉趙、吴蘇、馬亦米、蕭自成狀，而近彦修。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慨，捨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宋人。並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己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蓋其所發奴書之論，乃其胸懷自喜者也。

評勝國人書

虞集如鹵簿禮官，贊道應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

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鶩自擅，時落胡俗。

鄧文原如疊甓層城，不勝沉實。

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

張雨如道士醮詞，雖禮而野。

倪瓚如金錢野菊，略存別韻。

楊維楨如華譯彝語，自墮侏㒧。

陳璧如有若據坐，尚有典型。

宋克如初筵卣彝，忽見三代。

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楊慎

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明弘治元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學者、書法家。字用修，號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明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大禮議起，慎與同列力諫，帝怒，削籍遣戍雲南。卒後追謚文憲。慎幼警敏，好學窮理，撰述宏富，平生著作達一百餘種。亦究心書學。明王世貞國朝名臣遺墨跋云：「慎以博學名世，書亦自負吴興堂廡。」

墨池瑣録四卷，係楊慎論書之作，或採輯前人成説，或抒發己見，頗多心得之言。唯全書體例不够統一。

墨池瑣録有格致叢書本，明嘉靖刊本，明宛委山堂説郛續本（一卷），清康熙五十四年李氏刻本，清嘉慶壬申朱氏刊本，函海乾隆本、道光本、光緒本（二卷），讀畫齋刊本（三卷），四庫全書本等。

書品有清乾隆本，道光五年補刻本，養素軒叢録本等多種。今以道光五年補刻本選録。

墨池瑣録

卷一

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

王羲之筆勢圖云：「書虚紙用强筆，書强紙用弱筆；强弱不等，則參差不入用。用墨者，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勢。」

姜白石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直，直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又曰：「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

歐陽詢云：「虛拳直腕，指掌齊空。分間佈白，勿令偏側。墨淡則傷神彩，太濃則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

懷素與鄔彤爲友，嘗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教彤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吾觀夏雲多奇峰，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如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雨痕？」素起，握真卿手曰：「得之矣。」

董内直書訣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如壁坼，如屋漏痕。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左邊短必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

李華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紉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曰：「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皆三昧也。

米元章云：「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

智果心成頌：「覃心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張懷瓘云：「臨倣古帖，毫髮精妍；隨手變化，得魚忘筌。」晦翁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拙。」皆得書訣之妙。

范成大云：「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爲極致。」宋潛溪跋張旭書酒德頌真跡云：「出幽入明，殆類神鬼雷電。」余嘗見其千文數字，信然。

張懷瓘云：「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節角，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如人露筋骨，是乃病也。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今童蒙有棱角，豈謂是哉。棱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斯孩病弊，須訪良醫。」

丁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樸，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氈裘氣」。蓋骨格者，書法之祖也；態度者，書法之餘也。氈裘之喻，謂少態度耳。

書法唯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得形體不若得筆法，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態度也。世之學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婉媚，惟見攣拳委曲；學薄紹之者，不得其婉妍淵微，徒似其經營險急。所謂醜女傚顰，見者必走也。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動。

小心佈置，大膽落筆。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真務簡而便。」此四訣者，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

入道於楷，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

草書有圓無方，有直無横。

山谷云：「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轍絶塵，盡書法矣。」

草書尤忌横直分明，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簡遠之氣。

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理。譬之良馬，磬控縱送，不爾蹶矣。古稱鍾繇隸奇，張芝草聖，孫過庭遂疑其偏。不知乃似孟子不言易而善用易也。

鄭子經云：「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作。趙子昂所謂『必求古人』佳樣是也。」

趙子固云：「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晉豈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

鍾紹京云：「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石穿透，始到鍾、索也。」陶貞白云：「右軍臨鍾跡勝其自運。」山谷云：「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絶瘦勁，雖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予觀此論，所謂强中自有强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信矣！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二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三代之鼎彝，字畫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必託於能者，爲學古鈎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又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蓋王右軍亦云耳。又曰：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剥華僞，自見真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又曰：李龍眠得金銅戟於市，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絶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又曰：草書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又曰大王「昨遂不奉」、「深恨」帖，有秦、漢篆筆。姜夔云：「真行草書之法，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合黄與姜之言觀之，學書者必先乎此，所謂乘槎直上斗牛宫，不但窮河源而已。不然，是弄潢池而承檐霤，豈有驚人之波瀾耶。

梁武帝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盡書勢，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雷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鬥而草書長」。

袁昂曰：「鍾繇之書，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右軍字似左傳，大令字似莊周」，山谷爲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瑶柱比荔枝也。

墓田丙舍，其鍾元常之懿乎；霜寒、阮生，其王右軍之奥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無是過也。

李嗣真云：「黄庭經像飛天仙人，洛神賦像凌波神女。」

續書品云：「樂毅論小中有楷，黄庭經楷中有小；東方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力命篇三分畫五分字，曹娥碑五分畫四分字。」

張長史千字文數字，四明屠真卿家藏古帖有之。又有蘇才翁所補，亦怪逸可喜云。

索征西筆短意長，今人作字，大概筆多而意不足。觀秘閣續帖中月儀帖可見。

晉賢草體虚淡蕭散，此爲至妙。惟獻之「緡秋蛇」爲文皇所笑。至唐張旭、懷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黄伯思、姜堯章之所不取也。

薄紹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之後，略無其比。

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伯叔也；二王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其言似誇，然確論也。

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

徐浩云：「虞得王之筋，褚得王之肉，歐得王之骨。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健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翬翟。」書之鳳凰，非右軍而誰？

陳景元評歐陽詢字云：「世皆知其體方，而不知其筆圓，亦可爲歐之闡幽也。」

米元章目柳公權書爲惡札，如玄秘塔銘，誠中其譏；若陰符經序，昔人評爲柳書第一，實存晉韻。下此則馮宿碑，亞於廟堂碑，非玄秘塔銘可同日觀也。紫絲靸帖亦佳，比之顏當出其上，而世未有信予此説者，何所見之不同乎！

書法之壞，自顏真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足，如田舍郎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真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榮咨道云：「褚遂良、薛稷、柳公權，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爲第一，其融液屈衍，紆徐妍媚，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迴策，盡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石拓本遠不如也。今長安碑已亡，惜哉！

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然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楊子雲曰：「女有色，書亦有色。」試以色論，詩云：「碩人其頎」；左傳云：「美而艷」，艷，長大也。漢書載昭君「豐容靚飾」；唐史載楊妃「肌體豐艷」。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見周昉肥。」知此，可以論字矣。

呂總云：「懷素揮毫掣電，隨手變化。」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録載其二帖是也。

鄭子經論張即之、陳讜之書曰：「速無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庸其靈矣。然則其自知耶？知則不爲。」此論足以貶俗。

倪正父云：「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

山谷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强弩射札；然勢亦窮，此似仲由未見夫子時氣象耳。」米嘗評黄庭堅爲「描字」，亦是好勝遇敵也。米元章評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勁易而圓難也。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著高於越多矣。王著，成都人，宋初爲侍書。今之智永千文，著所補也，亦可亂真，無跡可尋。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異趣，殆如倚市之倡，塗抹青紅，反令人贈金皺眉也。

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李西臺字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不然，則是世説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清勁處尤妙，此蓋類其爲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與和靖傳神矣。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吴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吴興謂趙子昂也。以二人先於趙者，以齒叙耳。鄧書太枯，鮮于太俗，豈能及子昂萬一耶？文靖他日又曰：「魏、晉以來，善書者未嘗不通六書之義，吴興趙公之書冠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此評始爲的論。

王延之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言其難工也。

張懷瓘書，繼以章草，新意頗多。

有人問莊孔暘曰：「張汝弼草書何如？」孔暘曰：「熟到極處，俗到極處。」識者以爲知言。

黄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爲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曰能草書，每草書，鑿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黄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虚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卷三

金張天錫君用號錦溪，嘗集古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漢則章帝、史游、張芝、崔瑗、崔寔、蔡琰、王瞻、羅暉、張超、趙襲、張越、徐幹。魏則曹孟德、少帝髦、曹植、韋誕、虞松、劉廙、杜畿、衛覬。蜀則諸葛亮。吴則皇象、賀邵。晉則成帝、司馬攸、何曾、衛瓘、衛恒、韋昶、杜預、張華、嵇康、張翰、李式、劉瓌之、索靖、王允之、王導、王恬、王薈、郗鑒、郗愔、郗儉之、郗曇、庾淮、庾翼、楊肇、卞壺、庾亮、王廙、謝安、衛夫人、謝璠伯、王羲之、王獻之、王濛、王徽之、王渾、王戎、桓温、張翼、王岷、王珣、許靜民、王洽、王敦、王述、王衍、紀瞻、王邵、王循、蔡克、王曇、沈嘉、陸機、陸雲、温放之、謝敷、謝尚、詹思遠、劉伶、謝萬。前趙則劉聰、劉曜。後魏則

崔京伯、崔浩、崔悦、王世弼、李思弼、劉懋、劉仁之、庾導、裴敬憲。宋則劉裕、太宗、謝靈運、孔琳之、薄紹之、范曄、羊諮、王敬和、丘道護、張茂度、盧循、沈約、裴松之、賀道力、羊欣。南齊則蕭道成、源楷之、劉珉、褚淵、江夏王鋒、蕭慨、王僧虔、王志、王慈、張融。北齊則張景仁、趙仲、蔣眺。梁則武帝、王克、任昉、傅昭、蕭子雲、劉孝綽、丁覘、蕭思話、陶弘景、孔敬通、蕭確、朱異、周弘讓、阮研、庾肩吾。陳則始興王、永陽王、江總、虞綽、沈君理、袁憲、毛嘉、鄭仲、陳逵、顧野王、蔡景歷、王彬、王公幹、蔡凝、伏知道、劉顗、陳伯智、蔡澄、陸繕。後周則泉元禮、王褒。隋則煬帝、智永、智果、房彦謙、竇慶。唐則太宗、高宗、則天、歐陽詢、薛純陀、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鄔彤、楊師道、魏叔瑜、李懷琳、杜審言、張旭、李白、賀知章、孫過庭、王知敬、白居易、史鱗、杜牧、裴行儉、張懷瓘、鍾紹京、王紹宗、裴説、韋斌、李德裕、吴道玄、張諲、李翺、林傑、顔真卿、柳公權、鄭虔、宋令文、魏元忠、陸希聲、張志和、韓愈、盧知猷、裴韓覃、王奂之、王承規、衛秀、洪元慎、魏悌、韓偓、景融、周峨、李霄、張仲謀、裴素、胡季良、鍾離權、徐嶠之、章孝規、張廷範、蕭遘，並釋九人：懷素、懷仁、高閑、亞棲、䛒光、景雲、貫休、夢龜、文楚也。五代則杜荀鶴、薛存貴、楊凝式。宋則錢俶、蘇舜元、蘇舜欽、蘇軾、黄庭堅、米芾、杜衍、蔡襄、周越、石蒼舒、鍾離景伯。金則王兢、高士談、任詢、黨世傑、趙渢、王庭筠、趙秉文、史公奕、王仲元、張端童、王曼慶。閑閑居士趙秉文爲之序曰：「草書尚矣，由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擅其美，自兹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閑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斜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閑中之一樂也。初，明昌間，翰林學士承旨黨文獻公始集數千條，修撰黄華王公又附益之。兵火散落，不可復見。今河中、大慶關機察張公君用，類以成韻，捃摭殆盡，用意勤矣，將板行以與士大夫共之。竊以謂通經學道，本也；書，一藝耳，然非高人勝士胸中，度世有數百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不能造微入妙。君用素工

書翰，故能成此。」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並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信然。

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鈎之敏。茅山碑云。劉曜，人但知其獰凶，而不知其章草之工。其書見草書韻會。又有能書而名不著者：後漢錦車馮夫人名嫽，善史書，僅見西域傳。張伯高以書酣，身名亞皇象，僅見於抱樸子。曹蜍、李志與右軍同時，書亦爭衡，其人不稱耳。北朝有沈含馨。隋有丁道護，與智永齊名，曰「丁真永草」者。唐有貝靈該、繆師愈、鄭預、心經草書，預草也。胡英、李邕齊名。鄔彤、懷素之師。武盡禮、寧照寺鐘銘、賀蘭敏之、法門寺碑。房璘妻高氏，崇徽公主，僅見金石集古録。張諲與王維齊名，雅善小王，見書苑，咸工梵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善篆與八分，其命名有欲抗右軍者，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宋有秦子明、榮咨道、皆蜀人，山谷之友。高述、潘岐東坡門客。僅傳姓名，其餘不傳者，又何限也。

解大紳學士春雨齋續書評：鍾繇書，如公孫碩膚，赤舄幾幾。王右軍，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智永，瑤臺雪鶴，高標出羣。虞世南，如重華在位，被袗鼓琴。歐陽詢，秋霄健翮，峭壁雙清。褚遂良，披沙揀金。薛少保，寒機夜織。顔真卿，五丁鑿路。柳公權，一夫當關。張長史，風迴電馳。僧懷素，雲行雨施。李北海，樓台映日，花木逢春。徐會稽，怒猊渴驥，藏棱出力，坡谷言難。張從申，有入木七分之氣，吾聞之子山云。米南宮，奇逸超邁，烟雲捲舒。黄山谷，清圓妙麗，引繩貫珠。蘇東坡，豐腴悦澤，綿裹藏針。蔡端明，方正嚴楷，土偶蒙金。趙文敏，神明英傑，儀鳳銜霄，祥雲捧日。康里子山，雄劍倚天，長虹駕海。饒介之，卞莊刺虎，功倍力省。宋克，鵬摶九萬，須仗扶搖。宋仲珩，龍駒鳳雛，神彩已具。詹希元字孟舉，新安人，獨擅署法。署書，冠冕莊重。俞紫芝名和，字子中，同江人，逮事

松雪。臨摹，子夫擅寵。杜叔循名環，廬江人。真書，清風蘭雪。胡子中名布，盱江人。珊瑚碧樹，頗謝琮璜。揭平仲名樞，豐城人。旱蛟得雨，秋鷹入雲。凡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爲「土偶蒙金」，殊爲失之。蔡之字有晉韻，在蘇、米、黄之上。又謂宋仲珩爲「神彩已具」，似以未成少之，亦非也。本朝書當以宋克爲第一，仲珩次之，遜志評之已定，胡、杜、揭豈能及哉？

方遜志先生評書云：「趙子昂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伯機，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采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度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踪跡，而馳驟必合程度。」又曰：「子昂妙在行草，奕奕得晉韻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最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乏者沉著不足。」又題褚遂良書唐太宗哀册墨跡云：「古人常使意勝於法，後世常使法勝於意，此書雖六藝之一，大儒未嘗不留心。」

卷四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余閏也。

熊朋來云：「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事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世有小篆，謂李斯所作，然黄帝刀布，其文已作小篆。隸書謂王次仲所創，而葛天之金幣文，與今隸無異。臨菑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文隱起，皆作今篆。後漢急就章，方有波磔鈎踢，而錢譜所載尊盧，太昊至帝嚳之金幣文，及近世掘得周時鏡銘，皆古篆而有鈎踢。乃知後世所用者，上古已有之。今人特以所見爲始耳。非至論也。

五代史補云：「郭忠恕工篆隸，嘗有人於龍門得鳥跡篆示之，忠恕一見輒誦，有如宿習。」余按：河津伊闕，俱有龍門，此跡今不知在否？好古者試一求之。

劉靜能曰：「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庾、謝、蕭、阮守法而法在，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而爲米、黄諸公之放蕩，猶持法外之意，周、吴輩則慢法矣。下而至張即之，怪誕百出，書怪極矣。不有子昂，誰能迴瀾乎？

唐僧貫休，工篆隸，荆州守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援，詎可草草言之。」此言最中理。登壇而援，言如人之登高，已至壇上之人，一舉手援之而已。未加苦功而欲求捷法，譬如坐井中而求援上焉，有此理耶？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咸支策」，人皆不解「破體」爲何語？按，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草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夫以小王去右軍不大相遠，已號「破體」，今世解學士之畫圈，如鎮宅之符；張東海之顫筆，如風癱之手，蓋王氏家奴所不爲，一世翕然稱之。字學至此，掃地矣！

今之笑學書者曰：「吾學羲、獻，羲、獻當年學誰？」予詰之曰：「爲此言者，非唯不知書，亦不知古今矣。」羲、獻學鍾、索，鍾、索學章草，章草本分隸，分隸本篆籀，篆籀本科斗，遞相祖述，豈謂無師耶？今不屑步鍾、索、羲、獻之後塵，乃甘心爲項羽、史弘肇之高弟，果何見耶！

先太師公學蕭子雲出師頌，李文正公嘗云：「石齋書真是簡遠，但急疾時所書，無乃太簡乎！」先公笑曰：「夫何遠之有？」翰苑相傳，以爲善謔。

孫虔禮云：「書字有五乖五合：神怡務閑，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

情怠手闌，五乖也。合乖之際，優劣互差。」予嘗以其言舉似文徵仲曰：「古人多以酒生思，而此乃遺之。」徵仲笑曰：「予不能飲，此言似爲予設。」管寧别傳云：「寧字畫若銀鈎。」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唐朱放詩：「瓊樹相思何日到，銀鈎數字莫爲難。」

書家作字省文之例：如「鳳皇」連寫，「凰」但作「皇」；「鴛央廟郎」亦然。其例起於六書，建類主聲，轉注爲義也。如「弌」從「一」，數也；從「弋」，聲也。而「弍」、「弎」之字皆從「弋」，「弋」非聲也。以「弋」爲建類之聲，故可以轉二三而爲注。「鳳」從「鳥」，義也；從凡，聲也。而「凰」字亦從「凡」，「凡」非聲也。以「鳳」爲建類，此於字學末之末者，人多習之而不察耳。

書札於德性相關，朱子嘗云：即子雲所謂「心畫」也。漢司隸楊厥碑：「⿺辶丵通石門」，「⿺辶丵」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愚按：「⿺辶丵」即「鑿」字也。「鑿」省作「凿」，又作「⿺辶丵」者，以「辶」代「乚」。如「匝」作「迊」，「匹」作「⿺辶匹」，「匣」作「⿺辶甲」，「陋」作「⿰阝⿺辶丙」，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干禄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所謂知常而不知變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凿」爲「⿺辶丵」，蓋師法古而結體密，源流遠而意匠深，乃爲法書。若確守六書，古人謂之「氈裘氣」。東坡所云「鸜哥之學止數言」，山谷所謂「蛤蟆之禪惟一跳也」。若左纏右繞，信手隨心，而自號曰草書，又近世東海之流弊矣。書雖一藝，亦不易哉！

處州松陽永寧觀，李邕書，傳云：葉法善修此觀，欲求邕書，隔遠不至，乃夜追其魂書之，謂之「追魂碑」，蓋神異其事云爾。此碑予曾見其拓本，信爲超絶，或者因傳之，與「碧落碑」事相類。

南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拓，李廷珪墨拂之，爲絶品。匱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即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爲第二品。濃墨本爲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迄今皆不可復見矣。

宋世集帖，傳於今者絶少，大觀帖蔡京所摹，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澄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絶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有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世尚有之。

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黝黑，入硯無聲。」又曰：「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績彩奮發。」論硯之佳曰：「秀潤玉質。」論筆曰：「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皆至理也。善書者知之。

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子孫世精其法。唐柳公權求筆於陳氏，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即可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别求陳氏，遂與常筆。陳曰：「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柳信與之遠矣。」此事見墨藪，信乎！如來三昧，菩薩不知也。

劉正夫云：「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

書品

筆法字學

宋史長編：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途而分歧，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爲霸，聖傳而爲賢，必能暗中摸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袁裒論書

袁裒云：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王右軍書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不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

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於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遥篇、孤鴈賦，並其目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於世爾。

袁昂書評

袁昂書評一卷，余在京邸有之，四六極工，今散失無存。其警句如「上谷之翩未睹鴻踪，曇穰之鶱空傳贗本。」上句王次仲變爲大鳥入火翩山事，下句王右軍籠鵞事。曇穰山陰道士所居村名。四六必如此切對，方爲工妙。又云：「中郎運帚之妙，爽爽入神；師宜懸帳之奇，翩翩自逝。」

羲之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如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領」「喻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實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也。又書岷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竇臮作述書賦

竇臮作述書賦於前，而竇蒙作述書賦於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臮稱其兄蒙書云：「包雜體，冠衆賢，手運目撤，瞬息彌年。」而蒙亦稱臮云：「翰墨厮張王，文章凌班馬，詩藻雄瞻，草隸精深。」後臮亡。蒙有詩云：「季江留被住，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遊藝絶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庾翼真跡，在

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黄麻紙全幅，上有「寳蒙審定」印，則知蒙精鑒博識舊矣。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於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巨公序之，信以爲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得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絶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僞物易售，信貨難市也。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爲羲之誤矣。

撥鐙法

虞邵庵題畫古木詩云：後主撥鐙法，蓋江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曰擫、壓、鈎、揭、抵、導、送也。「鐙」古「燈」字。撥鐙、畫沙、懸針、垂露皆喻言。「撥鐙」如「挑燈」，不急不徐也。楊鐵崖與顧玉山聯句云：「書成撥鐙侵繭帖，」可證其音讀。

鸞驚鷹跱

梁元帝古跡啓：「鸞驚之奇，既聞之於索靖； 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

梁姜羅趙

梁孔達、姜孟穎、羅暉、趙壹皆後漢末人，善書著名者也。趙有非草書一篇云：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皆當世之彦哲也。然慕張伯英之草書過於希顔孔焉。竊覽張伯英與使君朱寬書云：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昕昕有自臧之意，無乃近乎賤彼貴我哉。昔西施心疼，捧胸顰首，衆愚傚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傚者不獲，匍匐失步。夫崔、杜、伯英，超俗絶姿，博學餘暇，敏手於斯。後世慕者，鑽堅仰企，忘其疲勞，夕惕不息，昃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傚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夫草書之興，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但貴删難省煩，損複爲單，非常儀也。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鈎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爭。依正道於邪説，儕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元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鑒後生，不亦淵乎？ 此文余嘗見之墨池編，今失其帙，略記如此。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 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拓。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

影，風流逼好，殆當不滅。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旁黄影之。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虚神静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唐史稱顔柳書法

唐史稱顔真卿「筆力遒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見之言哉。今人極力倣者，但得其遒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誚也。

抱朴子論書

吴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龍、朱季平，皆一代之絶手。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藝。並用古體，皆足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詁，以懷素比玉，䛒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胡應麟云：九僧，宋初人。唐僧能書者衆，辯才其一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字畫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皆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圖畫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范文正書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邪？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胡應麟曰：「荆公作字似忙　見說郛所鈔宋人雜記也」

書法

韻語陽秋曰：「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濮、王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逼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親老人詩云：「六書非學聊自娛，誤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倣其作。至於力挽萬鈞沉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邪！

丁真永草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永草，永乃知名，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録：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朱文公學曹操書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絶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劉恭父學顔魯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東坡書

王初寮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元和脚

柳宗元詩：「柳家新様元和脚。」言字變新様而脚則元和也。脚，蓋懸針垂露之體耳。猶後山贈晁補之詩：「聞道新文能入様，相州紅纈鄂州花。」言似相州之紅纈鄂州花様也。句法相類。

皇象書帖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軟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

如逸預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娱，正可以小展。」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擘窠書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顔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體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惡札之祖也。

署書

署書始於蕭何，其後梁鵠、師宜官。魏時北宫咸是鵠書。南宫既建，韋誕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沈含馨

水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沈含馨書洛陽宫殿榜。今書譜不載姓名。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宫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飛白

飛白，字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予按：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據此，則如今篆書之渴筆，俗所謂沙筆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象。順陵碑略有數字。今絶無作之者。惟方外道流書酒肆壁，作竹節雀頭，形容可憎矣。

蕭子雲飛白大書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苑又載：約作蕭字贊曰：「抱素日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天下之好也。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稱薪數米，況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張飛書

涪陵有張飛刁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祇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黄山驚歎竹溪泣，鐘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辯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顔、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黄山趙秉文也。竹溪黨學士也，默翁徒單修撰也。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序云：「落筆無滯，縱横得宜。大者縮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沉痾入髓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緻。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説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録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誕，誤於後進。小説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説。而忠恕謂「小説宜焚」，深不足於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玉篇起，説文棄。楷隸易，籀學廢。」

篆書重疊字

古鐘鼎銘文「子〓孫〓」字，皆不復書。漢石經改篆爲八分，如易之「乾〓」，書之「安〓」亦如之。今行草皆然，竟不知其何義也。嘗質之李文正公，公曰：「〓乃古文上字，言字同於上，省複書也。」千古書流習而不察，關係雖小，亦所當知。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揞擊以教人耳。

草書枯澀

徐浩真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澀，在書法以爲妙品。戴幼公贈懷素詩云：「忽爲壯麗就枯澀，龍蛇盤騰獸屹立。」魯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絶，藤懸槎蹙生奇節。」竇息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説，中含枯燥尤驚絶。」任華云：「時復枯燥何褵褷，忽覺陰山突兀横翠微。」蓋深知懷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譬如綺筵之素饌，美人之淡妝。」倪思以癡重筆跡爲墨猪。元班彦功之字，評者以爲死猪腸，可以喻矣。

張禺山戲語

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珍詑。嘗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緑。」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謔矣。

古書俗書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六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予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於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於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賬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戋」，「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之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之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以俟明哲。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樸遬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侏離犬羊之俗，而以龍蛇稱之，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李淳

李淳，明人，書法家。號愬庵，湖南茶陵人。子李東陽懷麓堂集謂其父「精通楷書」又東陽書先府君遺墨後云：「嘗衍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及結構八十四例，著論一道，景泰間上之朝。」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一卷，專論題署、擘窠大書之法。李淳自云：選取陳繹曾、徐慶祥分析結構中「天覆」、「地載」等五十八目成法，再自補二十六目：如「二段」、「三停」、「減捺」、「減勾」之類，合成八十四目，輒名曰大字結構八十四法。每法舉四字爲例，下加説明，言簡意賅，深得體要。所立名目旨在淺顯，而不作浮飾虛詞，誠爲習大字之圭臬。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見於清馮武書法正傳中，本篇即由清康雍間世豸堂刻本書法正傳輯出。書法正傳有清康熙、雍正年間世豸堂刊本，其後清乾隆、道光、同治年間及日本松山堂都曾據此重刊。此外尚有掃葉山房本，萬有文庫、國學基本叢書、人人文庫本，及近年上海書畫出版社點校本。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臣幼習大字，未領其要，後獲儒僧楚章授以李溥光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寶而學之，漸覺有得。後又獲王右軍羲之八法詩訣共三昧歌，玩其妙用，亦轉覺有所進步也。雖然，運筆之法，近得頗熟，結構之道，實有未明。因取陳繹曾所述之書法及徐慶祥所注之書法求其藴奥，見有天覆、地載、分疆、三匀及勾努、勾裹之目，總而輯之，共有一百一十三目，用而爲法書之，庶幾近於規矩。惜其紊亂，中間猶有未盡善者，則去而不取，止選五十八目成法，

緣未盡書法之道，臣忘其固陋，竊取陳、徐二家法外之意，續添二十六目，如二段、三停、減捺、減勾之類，同前共八十四目，就題曰大字結構八十四法。又每法取四字爲例，作論一道，以開字法之奥。今集既成，固知僭逾，罪莫能逃，臣不勝戰慄之至。臣謹言。

天覆	**宇宙宮官**	要上面蓋盡下面，法宜上清而下濁。
地載	**直且至里**	要下畫載起上畫，法宜上輕而下重。
讓左	**助幼即却**	須左昂而右低，若右邊有謙遜之象。
讓右	**晴蝀績峙**	宜右聳而左平，若左邊有固遜之儀。
分疆	**體輔願順**	取左右平而無讓，如兩人並相立之形。
三勻	**謝樹衛術**	取中間正而勿偏，若左右致拱揖之狀。
二段	**鑾嚮需留**	要分爲兩半，較其長短，微加饒減。
三停	**章意素累**	要分爲三截，量其疏密，以佈均停。
上占地步	**雷雪普昔**	要上面闊而畫清，下面窄而畫濁。
下占地步	**衆界要禹**	要下面寬而畫輕，上面窄而畫重。
左占地步	**數敬劉對**	要左邊大而畫細，右邊小而畫粗。
右占地步	**騰施故地**	要右邊寬而畫瘦，左邊窄而畫肥。
左右占地步	**弼辦衍仰**	要左右瘦而俱長，中間肥而獨短。
上下占地步	**鸞鶯釁叢**	要上下寬而微匾，中間窄而勿長。

中占地步　薔華衡擲　要中間寬大而畫輕，兩頭窄小而畫重。

俯仰勾趯　冠寇宓宅　要上蓋窄小而勾短，下腕寬大而勾長。

平四角　國固門闌　要上兩角平，而下兩角齊，法忌挫肩垂脚。

開兩肩　南丙雨而　要上兩肩開，而下兩脚合，法忌直脚卸肩。

勻畫　壽疊畫量　黑白喜得均勻。

錯綜　馨聲繁繫　三部怕成犯礙。

疏排　爪介川不　疏排之撇須展，不展則寒乞孤窮。

縝密　繼纏纏編　縝密之畫用蹙，不蹙則疏寬開散。

懸針　車申中巾　懸針之字，不用中竪。若中竪，則少精神。

中竪　軍年單畢　中竪之字，不用懸針。若懸針，則字不穩重。

上平　師明牡野　上平者，其小者在左，而莫錯方隅。

下平　朝叙叔細　下平者，其小者在右，而勿差地位。

上寬　寧可亨市　上寬者，下面固然難大，惟長趁而方佳。

下寬　春卷夫太　下寬者，上面已是成尖，用短蹙而方好。

減捺　變癸食黍　減捺者宜減，不減則重捺難觀。

減勾　禁埜戔懋　減勾者宜減，不減則重勾無體。

讓横　喜婁吾玄　讓横者，取横畫長而勿擔。

讓直	**甲干平市**	讓直者，要直竪正而勿偏。
横勒	**此七也乜**	横勒者，但放平而無勢。
均平	**三云去不**	均平者，若兼勒以失威。
縱波	**丈尺吏叟**	縱波之波，惟喜藏頭收尾。
横波	**道之是足**	横波之波，先須拓頸寬胸。
縱戈	**武成幾夷**	縱戈之戈，但怕彎曲力敗。
横戈	**心思志必**	横戈之戈，尤嫌挺直勾平。
屈脚	**鳥馬焉爲**	屈脚之勾，須要尖包兩點。
承上	**天文支父**	承上之撇，宜令叉對正中。
曾頭	**曾善英羊**	曾頭者，用上開而下合。
其脚	**其具與典**	其脚者，用上合而下開。
長方	**罔周同册**	長方者，喜四直而寬大。
短方	**西曲回田**	短方者，貴兩肩而平開。
搭勾	**民衣良長**	搭勾者，勾須另搭，不則累苟筆之態。
重撇	**友及反夌**	重撇者，撇須宛轉，不則犯排牙之名。
攢點	**采孚妥受**	攢點之點，皆宜朝向，不則爲砌石之樣。
排點	**無照點然**	排點之點，須用變更，不則爲佈棋之形。

勾努　菊蔔蜀曷　勾努之字，不宜用裏，若用裏，字便不方圓。

勾裹　甸句勾勺　勾裹之字，不宜用努，若用努，字最難飽滿。

中勾　東束米未　中勾之字，但憑偏正生妍。

綽勾　乎手予于　綽勾之字，亦喜妍生偏正。

伸勾　紫貳旭勉　伸勾之字，惟在屈伸取體。

屈勾　鴉鳩輝頫　屈勾之字，要知體立屈伸。

左垂　笄並亦弗　左垂者，右邊不得太長。

右垂　升牀拜卯　右垂者，左邊須索要短。

蓋下　會合金舍　蓋下者，左右宜乎均分。

趁下　琴谷吞吝　趁下者，兩邊貴乎平展。

縱腕　鳳風飛氣　縱腕之腕宜長，惟怕蜂腰鶴膝。

橫腕　見毛尤兔　橫腕之腕嫌短，不宜鶴膝蜂腰。

縱撇　尹户居庶　縱撇之撇最忌短，仍患鼠尾牛頭。

橫撇　考老省少　橫撇之撇偏喜長，惟怕牛頭鼠尾。

聯撇　參彥形彤　聯撇之法，取下撇之首對上撇之胸。

散水　沐波池海　散水之法，趯下點之鋒應上點之尾。

肥　土止山公　肥者止許略肥，而莫至於浮腫。

瘦　了卜才寸　瘦者但須少瘦，而休反爲枯瘠。

疏　上下士千　疏本稀排，乃用豐肥粗壯。

密　贏齎龜鼉　密雖緊佈，還宜自在安舒。

堆　晶品壘磊　堆者，累累重疊，宜重疊處以鋪勻。

積　釁靈糜鬱　積者，總總繁紊，用繁紊中而取整。

偏　入八乙己　偏者還須偏稱。

圓　彎戀樂孌　圓者則喜團圓。

斜　毋勿乃力　斜者雖斜，而其中要取方正。

正　主王正本　正者已正，而四方無使餘偏。

重　哥昌呂圭　重者下必要大。

並　竹林羽弱　並者右必用寬。

長　自目耳茸　長者原不喜短。

短　白日臼四　短者切勿求長。

大　囊農囊橐　大者既大，而妙於攢簇。

小　厶口小工　小者雖小，而貴在豐嚴。

向　妙舒飭好　向者雖迎，而手足亦須迴避。

背　孔乳兆非　背者固扭，而脉絡本自貫通。

孤　一二十一　孤者畫孤，而惟患於輕浮枯瘦。

單　日月弓乍　單者形單，而偏重於俊麗清長。

論

蓋聞字之形體，有大小、疏密、肥瘦、長短；字之點畫，有仰覆、屈伸、變换。嘗患其浩瀚紛紜，莫能盡於結構之道，所以定此八十四法爲例，推廣求之。若無法者，不失於偏枯，則失於開放；不失於開放，則失於承載趨避，鮮有合格可觀者焉。蓋大字以方端均稱爲貴，偏斜放肆爲忌，是以此法取分界地步爲主，折算偏旁爲用。收斂肢體，佈置形容，具注則繁，略伸大意。且如一字之形，理有數等，有上蓋大者，有下畫長者，有左邊高者，有右邊高者，非在一途而取軌，全資衆道以相承。約方圓於規矩，定平直於準繩，欲使四方八面俱拱中心，勾撇點畫皆歸間架，有相迎相送照應之情，無或反或背乖戾之失。雖字形有千百億萬之不同，而結構亦不出乎此法之外也。若夫筋骨神氣，須自書法精熟中融通變化，久則自然有得，非但拘拘然守此成法爲也。景泰二年二月初一日臣李淳謹上進。

豐坊

豐坊（一四九四——一五六五，明弘治七年——明嘉靖四十四年），書法家。初名坊，更名道生，字存禮，又字人翁，號南禺外史。浙江鄞縣人。明嘉靖二年進士，博學工文，兼通書法。

童學書程係豐氏爲初學書法者而作。是書從用筆、學書次序、臨摹、法帖、楷書、草書、篆書、八分等各個角度爲學書者指示循序漸進之門徑。書中所列碑帖書跡甚多，間有佚者。此書流傳較少，間有所見，亦多係輯録之本。此次據碧琳琅館叢書本全文入選。

書訣一作筆訣，是書首總論，次論書體，尤注意篆籀。此選其中論筆勢、筆法、篆法和論古文、大篆、小篆、隸書（採「今隸」之説，實即楷書。）及論懸腕用筆之法各段。原書所列法帖、墨跡極爲繁夥，今多佚，删去不録。有明抄本、四庫全書本、四明叢書本、美術叢書本。

童學書程

論用筆

學書者必先審於執筆，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虚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用筆必以正鋒爲主，又不必太拘，隱鋒以藏氣脉，露鋒以耀精神，乃千古之秘旨。

論次第

學書之序，必先楷法，楷法必先大字。自八歲入小學，便學大字，以顔爲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爲法；

中楷既熟，然後斂爲小楷，以鍾、王爲法。楷書既成，乃縱爲行書；行書既成，乃縱爲草書。學草書者，先習章草，知偏旁來歷，然後變化爲草聖。凡行書必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遽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書，正鋒既熟，則易爲力。學八分者，先學篆，篆既熟，方學八分，乃有古意。

論名言

古人論書者，孫過庭、姜堯章最得其要，今録其尤精者於左：

孫過庭書譜：「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衄挫於毫芒。」「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凛之以風神，温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於曲直。」

姜堯章書譜：「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一字之體，率多有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不逾矩矣。」

論法帖

學書，必多學古人法帖，一點一畫皆記其來歷，然後下筆無俗字。看帖貴博，尤不可不知。所擇如淳化閣本，乃法帖之祖，其間剩有僞跡混雜，足誤來學，況其他乎！淳化之後，如星鳳樓、二王府、寶晉齋、雪溪堂、絳州、譚州等刻皆好，亦必得宋拓爲佳。他若武陵、汝州、東書堂、寶賢堂等，俗惡可惡，當一切痛絶，不可濫及。

論墨跡

學古人書，若徒看刻本，終無所得，蓋下筆輕重，用墨淺深，勒者皆不能形容於石，徒存梗概而已，故必見古人真跡爲妙。晉、唐人書邈不可得，宋人變魏、晉之體，不可爲法。唯元人差近之，雖所造有淺深，要之異於宋人矣。學王書者，唯趙子昂甚得其法，但太守規矩，且姿媚有餘，而古拙不足，故有「插花美女」之評。學者能捨短取長，由是以造晉人之高古，未爲不可。

論臨摹

臨者對臨，摹者影寫。臨書能得其神，摹書得其點畫位置。然初學者必先摹而後臨，臨而不摹，如捨規矩以爲方圓；摹而不臨，猶食糠秕而棄精鑿，均之非善學也。

學書次第之圖

大楷：

八歲至十歲，中興頌、東方朔碑、萬安橋記。

中楷：

十一歲至十三歲，九成宮銘、虞恭公碑、姚恭公墓誌、遺教經。

小楷：

十四歲至十六歲，宣示表、戎路表、力命表、樂魏表、曹娥表。
行書：
十七、十八歲，蘭亭叙、開皇帖；　十九、二十歲，聖教序、陰符經、獻之帖。
草書：
二十一歲，急就章；　二十二歲至二十四歲，右軍帖；　二十五歲，旭、素帖。
篆書：
十三歲，琅琊題；　十四、十五歲，繹山碑；　十六、十七歲，泰山碑、張有書、周伯琦書、蔣冕書。
古篆：
十八歲至二十歲，石鼓文；　二十一歲至二十三歲，鐘鼎千文。
八分：
二十四歲，泰山碑銘、景君碑；　二十五歲，鴻都石經、費鳳碑陰。
此圖所限年數，止爲中人設耳，若天資高者，十年之功可了衆體。蓋書本童子之學，有非儒者明體適用之務，故先賢有喪志之戒，是又當知輕重。

楷書　先大後小

顔魯公書：

大唐中興頌永州　東方朔碑德州

此二碑當用薄紙鉤出，填作墨字，褙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萬字，則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

宋蔡君謨書：

萬安橋記

閩中有石刻，亦可參看。又元溥光、我朝詹孟舉大字墨跡有可觀，刻者不佳。

歐陽詢書：

九成宫銘

虞恭公碑俱西安府

此二碑鉤填如前法，日影百字，三年之功，可得十萬字，熟此則八法具備，思過半矣。進而魏、晉，如堂構已成，丹艧何有。詹孟舉中楷學歐者亦得其法，宜取墨跡觀之。

歐陽詢書：

姚恭公墓誌西安府。

元宣昭學此碑，甚得其法。

比邱道常書：

佛遺教經

唐人書結字皆八方，少古意，故習遺教爲漸進於古矣。

王羲之臨鍾繇宣示表見淳化閣帖。

宣示帖合鍾、王之妙，得今古之宜，乃至極無上，通玄神化，天下法帖第一。學者當服膺終身而弗失也。亦須鈎填，或曰影十紙，或曰影十五紙。

鍾繇書：

戎路表（見星鳳樓帖）

力命表

皆與宣示同習。宋克學鍾書，傷於姿媚而乏古雅，亦時有俗筆，細小者可觀。吾鄞徐蘭楷書頗得鍾法，惜其以分得名，而掩其楷。分書不見古碑，唯出杜撰，備極諸醜，時乃好之。

王右軍書：

樂毅論

曹娥碑

二帖皆有鍾法，與力命表相出入。

王右軍書：

東方朔畫像贊

黄庭經

王獻之書：

洛神賦十三行（見星鳳樓帖。）

此三帖漸趨姿媚，唐人之所宗也。

褚遂良書：

度人經

陰符經

此楷書之尤小者，法度具足，而無局促之態，故附於此。然學者能熟鍾體，此等小能，皆下風矣。

所以先楷者，欲其定用筆之法；所以先大者，欲其足於氣而不局促；所以先顔者，以其端方雄偉，骨肉勻稱，施於題匾大字爲宜。中楷而後，則當痛掃顔、柳之習，故以歐九成宮繼之。緣九成宮亦方正，然骨已勝肉，脱去俗氣。由九成宮而斂爲虞恭公，則於晉人筆法近矣。凡書碑碣及懸軸文字，皆當以歐爲法，由虞恭公斂爲姚辨，由姚辨斂爲遺教經，則可進於鍾矣。書中有鍾繇，猶儒有孔子，學書以歐爲門户，以鍾爲歸宿，而王右軍、顔魯公則其羽翼筌蹄也。欲觀墨跡，則趙子昂父子，鮮于樞、揭傒斯、黄溍、周伯琦、宣昭、胡長孺、危素、宋克之類皆知筆意。大抵姿媚有餘，而古雅不足，學者識破此病，藉此進於古人，斯善學也。唯近世沈度、姜立綱等，俗濁之甚，在所痛絶。

行書　先小後大

王右軍書：

蘭亭序

取「定武本」鉤填影習，如宣示之功。

右軍開皇帖

蠟本帖俱豫章法書。
霜寒帖
官奴帖
快雪時晴帖俱寶晉齋。
來禽帖長沙刻。
安西帖雪溪堂。
毒熱帖
自慰帖
鯉魚帖
伯熊帖
從弟帖俱絳州刻。
此月帖
鐵軻帖
小祥帖
敬問帖俱太清樓。
懷仁集三藏聖教序
文雅集興福寺碑

集書陰符經

右軍唯楷書差讓於鍾，其行書、草書迥絶千古，如孟子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道書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聖矣神矣，不可加矣。所以盡掩前人，作則來世。

王大令書：

辭中令書

海鹽帖俱雪溪堂。

吴興帖

天寶帖

鵝還帖

授衣帖

礜石帖

相過帖

比鱗帖

諸女帖

外甥帖

歲寒帖

衛軍帖

寬喻帖
節過帖
夏節帖
夏日帖
餘杭帖
子高帖
奉別帖
得雄帖
奉對帖俱淳化閣。
日寒帖
富春帖
小婢帖王曼卿刻。
大令行書本於父，而天真煥發，逸氣横生，故能濟美當時，齊名百世。
王操之書：
先墓帖寶晉齋。
識好帖星鳳樓。
中書帖太清樓。

王徽之書：
新月帖
王渙之書：
二嫂帖
王凝之書：
授衣帖淳化閣。
鍾繇書：
雪寒帖
吳人帖
常贏帖淳化閣。
張翌書：
亡舅帖雪溪堂。
謝安書：
中郎帖寶晉齋。
善護帖雪溪堂。
謝奕書：
秋日帖雪溪堂。

庾翼書：

榻事帖雪溪堂。

李邕書：

縉雲帖

當涂帖

潭永帖俱雪溪堂。

學行書以二王爲祖宗，而魏、晉爲羽翼。王氏四子傳其家法，元常而下五人，皆淳古有篆籀筆意。

右軍書：

罔極帖星鳳樓。

大令書：

中秋帖

東問帖俱寶晉齋。

王慈書：

尊體帖

柏酒帖

陳賜帖俱真賞齋。

王志書：

一日帖真賞齋。

顏魯公書：

過埭帖盧八帖俱絳州。

裴將軍詩細書閣刻。

柳公權書：

辱問帖淳化閣。

行書大者，唐以前極少，右數家皆有規矩可法。米元章過於豪放，古意漸泯。王黄華、張聖之遂爲惡札之祖，元趙子昂、鮮于樞、巙子山等，乃有可觀。

李北海書：

岳麓寺碑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莎羅樹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

法華寺碑

唐如大宗虞、歐、褚、薛，行書皆好，但各得一偏，未足爲來學之法。唯泰和法本二王，而加以遒勁豪邁，稱爲書中仙子。元唯陳子翬得其法。

趙子昂書：

赤壁賦

元自子昂仲穆，鮮、巙之外若鄧文原、陳繹曾、陳子翬、盛熙明等，皆得晉人筆意。赤壁賦徽州績溪有木刻，頗精，故附著於此。然學者更須觀其墨跡，乃知用筆之意。蓋唐、宋以來，得二王之法者，趙公一人而已。

章草　先小後大

皇休明書：

急就章

極淳古，非諸家所及。

右軍書：

豹奴帖武陵。

未眷帖太清樓。

大令書：

諸葛亮傳淳化帖五卷古法帖，「孤不度德及亮曰」二段，是也。

二王乃章草之變，而縱逸可喜。元吴志淳，本朝宋克、宋璲皆能之，而璲用筆剛勁高古，在二人之上。

草書　先小後大

右軍書：

十七帖
逸民帖
服食帖
諸葛顯帖
七兒帖
謙周帖
復領帖
峨眉帖
虞安吉帖俱十七帖。
阮生帖
大熱帖
母子帖
昨近帖
學書帖
得書帖
安然帖
道意帖

鶺等帖俱寶晉齋。
知問帖
遷轉帖
宅圖帖
東旋帖
縣户帖
都下帖
彦仁帖
裹鮓帖俱星鳳樓。
月過半帖
行穰帖
解甲帖
大黄帖
累書帖
轉熱帖
所論帖
大醉帖

安石帖
別紙帖
白石枕帖俱雪溪堂。
北軍帖
卞城帖
内鎮帖
廣陵帖
羊參軍帖
摧寇帖俱太清樓。
講堂帖
寒切帖俱潭州。
秋月帖
謝生帖
謝光祿帖
狙暑帖
月半帖
雪候帖

清和帖

狼毒帖

執手帖

飛白帖

舍子帖

中郎女帖

採菊帖

黃甘帖俱淳化閣。

耳痛帖

袁生帖

初月帖俱寶晉齋。

草書必宗右軍，如儒生之必宗孔子。以上諸帖亦須臨摹數過，熟記結構使轉之法，斯有功。唐唯孫過庭，元唯趙子昂得其法。趙好臨十七帖，世多傳其真跡，得而觀之，乃學王之楷梯也。

懷素書：

聖母碑

自序

千文顛書帖

懷素去二王不遠，書大軸者當以爲法。

唐人書：

相對帖

安道帖俱雪溪堂。

張旭書：

長風帖

二吴帖

鎮軍帖

賀八帖俱雪溪堂。

彦修書：

搗衣帖

書横卷小幅，宜守規矩，必法二王。書懸軸大幅，則尚雄逸，旭、素、彦修雄逸之尤者也。元唯巙子山，本朝唯宋仲衍最得其法，以其從二王規矩中來，而化以旭、素之錯綜，故能度越諸子。近時張東海之學，纏繞無骨，備死蛇結蚓之態；李西涯之行，怒張無體，創縮頭長脚之形，時俗趨之，更成畫虎，此古法所以益遠也。

篆書　先大後小先今後古

李陽冰書：

琅琊山新鑿泉題滁州。

少温篆本不古，唯此碑秀逸有神，可以啓發初學。

周穆王書：

「吉日癸巳」趙州贊皇縣。

李斯書：

繹山碑陝西。

泰山碑濟南府。

篆之有三碑，如至圓不能過規，至方不能逾矩，亦當用鈎填影習之功，乃有得力處。宋張有書伯夷頌，元周伯琦臨張有書嚴先生祠堂記，周伯琦書虞人箴，甚得其法，予皆摹而梓之矣。數子之外，可法者少，而趙古則、程南雲尤俗惡。近時乃有李西涯、喬白巖諸公出，一掃敝習，追踪古人，其篆法之中興歟！

李斯書：

秦廟器刻。

此小篆之可法者。元蔣冕所書千文，字更小而法備，最可愛玩。

史籀書：

石鼓文

此大篆也。周公製禮作樂，命史籀變倉頡古文爲大篆。而成王搜於岐陽，羣臣作詩頌德，因書之石鼓，其字體本之古文，而結筆下圓，已類今篆，故學今篆之後，即當學此。周伯琦蓋知之。

曹喜書：

大風歌漢宋資墓前石獸字。

學古篆先從此始，便用筆銛利有力，乃可進於三代。學此之後，可學薛尚功集鐘鼎千文。

薛尚功書：

周仲丁壺

晉姜鼎

張仲簠

杞公匜

孟姜匜

伯姬鼎

父乙甗

寅簋

齊侯鐘

薛子款識博矣，而獨著此九種者，以其筆法簡易高古，可爲法故也。學篆所以先今後古者，欲其先易後難。且先明説文之篆，而進之古則不差耳。説文之書，如徐鍇解字，周氏正譌，趙氏本義皆可觀，第互有得失。楊恒六書統載古篆極博，亦有一二謬處。予嘗著書海溯源以折衷之。

八分書　先大後小

唐明皇書：

泰山碑銘

明皇書本不古，以其可發初學，姑録之。宋虞似良有所書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在吾鄞袁柳莊家。

漢詔賜功臣家字。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

司隸校尉魯峻碑

北海相景君碑

蕩陰令張遷碑

酸棗令劉熊碑

堂邑令費鳳碑陰

漂陽長校官碑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氏石室畫像

淯阮君神祠碑陰

鴻都石經

耿氏鐙銘

注水匜銘

篆、分之必由大而小，與學楷書同意。分之小者，匜銘極精，其銘猶有篆法，蓋篆之初變而爲分也。所以謂之「分」者，蔡琰曰：「存篆八分，入隸二分。」隸即今之楷書也。自歐陽修誤以八分爲隸，後人皆踵其訛。杜甫云：「大小二篆生八分」，孫過庭云：「鍾繇隸奇」，則唐以前因無以分爲隸者。由此觀之，分、隸之辨，明矣。分書以方勁古拙爲尚。元人能此者，虞伯生、熊明來、李申伯、吴主一皆得古法，而龔聖予全用篆筆，有水匜之遺意，最爲可重。本朝無能分書者，沈度、程南雲、金湜輩皆肥濁；而徐蘭之杜撰，予固已論之矣。唯近時文仲子始以漢碑爲準。

書訣

昔人傳筆訣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虚掌實指，意前筆後。」論書勢云：「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折釵股。」自鍾、王以來，知此秘者，晉則謝安石、郗方回、庾稚恭、張君祖。宋則羊敬元、薄欽叔。齊則王簡、穆伯寶。梁則蕭景喬、蕭挹、陶弘景、孫文韜。陳則蔡徵、毛喜、陳伯智、智永禪師。隋則史陵、薛道衡、丁道護、趙文淵。唐則歐陽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薛純陀、薛嗣通、孫過庭、鍾紹京、賈膺福、李泰和、賀季真、李太白、張伯高、杜子美、顔清臣、柳誠懸、錢藏真、張從申。五代則楊凝式、釋彦脩。趙宋則蔡君謨、周子髮、先清敏公、蘇子美、黄魯直、米元章、黄長睿、楊補之、姜堯章。金則趙周臣。元則胡汲仲、趙子昂、仲穆、巙子山、宣伯綱、薛宗海、仇仁近、黄晉卿、傅汝礪、俞伯貞、曹世長、陳叔夏、饒介之、揭曼碩、陳象賢、葉敬常、吴主一、龍子高。本朝唯宋景濂、

仲珩、楊孟載、王叔明、端木孝思、陶晉生、陳文東、曾子啓、先曾祖通奉府君、謝原功、陳繼善、袁德驤、李貞伯、陸子淵、文徵仲、祝希哲數公而已。雖所就不一，要之皆有師法，非孟浪者。古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爲下矣。」永、宣之後，人趨時尚，於是傚宋仲温、宋昌裔、解大紳、沈民則、姜伯振、張汝弼、李賓之、陳公甫、莊孔暘、李獻吉、何仲默、金元玉、詹仲和、張君玉、夏公謹、王履吉者，靡然成風。古法無餘，濁俗滿紙。況於反賊李士實、娼夫徐霖、陳鶴之跡，正如藍縷乞兒，麻風遮體，久墮溷厠，薄伏通衢，臃腫蹣跚，無復人狀。具眼鼻者勇避千舍，乃有師之如馬一龍、方元渙等，莊生所謂「鯽且甘帶」，其此輩歟？

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下腕，不使肉襯於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居外，右手側而過中，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而無攲曲之患。虚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顫掣而無力，掌不虚則窒礙而無勢；妙在無名指得力，三指齊撮於上，而第四指抵管於下；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衄挫於毫芒。意前筆後者，熟玩古帖，於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疏密、纖穠，藴藉於心，臨紙瞑默，豫思其法，隨物賦形，各得其理。揚子云：「斫木爲棋，摶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書居六藝之五，聖人以之參贊化育貫徹古今。明道先生執筆甚敬，曰「即此是學」。近時業舉白丁，厚賂主司，叨冒掄魁，舐痔權倖，驟躋膴仕，乃謂書不足學也。噫嘻，彼何知！彼何知！

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則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帶燥方潤將濃遂枯，則如「壁拆」，言佈置有自然之巧也。指實臂懸筆有全力，擫衄頓挫書必入木，則如「印印泥」，言方圓深厚而不輕浮也。點必隱鋒波必三折，肘下風生起止無跡，則如「錐畫沙」，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水墨得所血潤骨堅，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於曲直，則如「折釵股」，言嚴重渾厚而不必蛇蚓之態也。古人論詩之妙必曰沉着痛快。惟書亦然，沉着而不痛

快，則肥濁而風韻不足；　痛快而不沉着，則潦草而法度蕩然。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則曠達，毅則嚴重。嚴重則處事沉着，可以托六尺之孤；　曠達則風度閑雅，可以寄百里之命；　兼之而後爲全德，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姜白石云「一須人品高。」此其本歟？

書有筋骨血肉。筋生於腕，腕能懸則筋脉相連而有勢，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血生於水，肉生於墨，水須新汲，墨須新磨，則燥濕調匀而肥瘦得所。此古人所以必資乎器也。

古人作篆、分、真、行、草書，用筆無二，必以正鋒爲主，間用側鋒取妍。分書以下，正鋒居八，側鋒居二，篆則一毫不可側也。詳辯後。

古大家之書，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稱謝安石中郎帖、顔魯公爭坐書有篆籀氣象，乃其證也。然篆學必精六書，六書之説，唯趙古則本義卷首諧聲、假借、轉注三論，足以一掃諸家之謬，但以小篆爲主，不能深考古文，譬則無根之木，無首之人。如「☰」爲古文「天」字，庖羲始製，而以「一」「大」會意。□象形，而以爲形兼意；　□從口，指事，而以爲事兼聲；　□象簟形，而以爲從卑；　「也」乃卮匜，象形，而以爲女陰，皆失倉頡本旨。蓋小篆者，李斯以愚黔首，豈可反以爲據乎？楊桓六書統最博，然承許慎之訛，以會意爲轉注，轉注爲假借，又不逮古則遠矣。余著書海溯源，極博而精，第知者鮮矣。

篆有百種，宜常用者六種而已。一曰古文，史皇倉頡廣天皇之制；　二曰奇字，黄帝史沮誦增損古文；　三曰大篆，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三體宜書箴銘，可以出入；　四曰小篆，李斯製，碑額、誌蓋、齋匾用之；　五曰繆篆，漢晉印章之文，圖書私印宜其體；　六曰疊篆，今官府印信所用，禮部鑄印局所掌，亦宜習知，以防詐僞。其唐元序夢英、陳摶道冐所傳，杜撰非古不必遍習也。

古文見宣和博古圖、吕與叔考古圖、李伯時甲秀堂帖、鄭漁仲泉譜、趙明誠古器物銘、胡世將資古録、薛用敏鐘鼎款識、王子弁嘯堂集古録、王子端雪溪堂帖、曹貞素款識續録。

大篆，結體本於古人，而垂筆圓齊，蓋小篆之所從出。史逸，字孟佚；伯邑考之子，文王之嫡長孫也。逸生頙，頙生黎，黎生籀，世以大宗爲周太史。籀又損益潤色，别號「籀文」，垂筆銛利，以此爲别。

小篆，一名玉箸篆。吾子行曰：「李斯方圓廓落，陽冰圓活姿媚。」然兼之者亦唯子行一人，可謂獨步千古。陶宗儀乃云專法陽冰，淺之知篆矣。餘家亦有妙處。

隸者，作於程邈，今楷書之原也。微存篆體，元吴幼清、周伯温、國初趙古則得之。其曰今隸，皆楷書也，亦分五等：一曰銘石，鍾繇特勝。二曰小楷，二王稍變鍾法：右軍用筆内擫，正鋒居多，故法度森嚴而入神；子敬用筆外拓，側鋒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三曰中楷，率更神品上，永興妙品上，河南妙品中，嗣通妙品下。四曰擘窠，創於魯公，柳以清勁敵之。五曰題署，亦顔公爲優，太白次之，君謨又次之。本朝惟孟舉可配古人，自後未見其比也。

米元章書史録張伯高帖語云：「忽忽興來，五指包管。」此爲題署及顛草而言。伯高、魯公皆言大字運上腕，謂徑尺以上也；小字運下腕，謂徑寸以内也。若徑丈以上，如文信公魁字，人必立起，以一身全力自肩及肘、運則以五指齊撮墨池之端，似握鐵槊畫沙泥，使手離紙三尺，然後八法完整，左右無病。若字三寸至於五寸，可以端坐而書，亦必運肩及肘之力，使手離紙尺許，所謂上腕也。伯高得法於賀季真，其筆如空中抛彈，壯偉奇怪，高視千古。正以能運上腕全力在筆，筆與神會，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其徑寸以内，如蘭亭、乞假、金丹，小而姚恭公、化度寺、宣示、力命、憂虞、樂毅、方朔、黄庭、曹娥，細而河南陰符、法暉塔經，則運自肘至掌之力，亦必手離紙三二分，

所謂下腕也。腕者，肘内之彎；上時掌切，謂由此而上至肩也；下奚價切，謂由此而下至掌也。竇蒙書賦概以五指包管爲言，則徑寸以内，不以三指撮管於上，不以無名指抵管於下，不面几端坐而書，顫掣傾側，筆且墮落，點畫焉施？此蒙所以雖作此賦而不以書名也。子瞻反此，乃曰：「執筆無定法，大要虚而寬。」由不能虚掌實指而肉必襯紙，故其遺跡扁闊肥濁，猥俗可厭，不惟自誤，抑且誤人。又世傳學古編云：「作篆宜單鉤。」夫單鉤，則顫掣攲邪，寒酸枯燥；真行且不能，況於篆乎！子行墨跡與李少温、徐鼎臣、楚金、張謙中用筆一律，乃知傳寫之訛邪説惑世，因悉辯之。

徐渭

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明正德十六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書法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或作天池生,青藤道士。山陰人。爲邑諸生,工詩文,有盛名。善草書,亦工畫。明陶望齡歇庵集云:「渭行、草書精偉奇傑。嘗言吾書第一、詩第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昉諸米氏云。」明袁宏道中郎集曰:「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

筆玄要旨一卷,乃徐氏論書之作,專以運筆爲主。諸夏評,朱象衡輯補。論執管法即選於此。評字乃徐氏手跡。

玄鈔類摘六卷,係徐渭纂輯前人書論而成,多爲節録。陳汝元補注。唯書前序言中徐氏闡發己意,有其獨到之處。故本書僅選録其序言,以供學者參稽。

筆玄要旨一卷,有明萬曆三十二年淵雅堂刻本、清楊兆英抄本。

玄鈔類摘有明萬曆十九年陳汝元刻本、清鳴鶴山房抄本、日本寶曆甲戌翻萬曆本、清抄本等。

筆玄要旨

論執管法

凡執管須識淺去紙淺。深去紙深。長筆頭長,以去紙深也。短筆頭短,以去紙淺也。真書之管,其長不過四寸有奇,須以三寸居於指掌之上,祗留一寸一二分着紙,蓋去紙遠,則浮泛虛薄;去紙近,則揾鋒是好處。勢重。若中品書,把筆略起;大書更起。草訣云:須執管去紙三寸一分,當明字之大小爲淺深也。執管之法,須置管於大指中節之前,不

得當節以礙其運動，須要居於動靜之際。

書法所云：「拓大指」者，大約當以筆在指端運動，適意則騰躍頓挫，生意出焉。若當節則掌握如樞，每每不得自由，轉動必礙。凡迴旋處，多成棱角。筆死矣，安望字之生動乎？

略略以食指齊其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

世俗多以單指苞之，單鉤則肘臂着紙，力不足，而無神氣。便有拘局，而不放浪。的意自必以雙指包管，蓋撮中指而斂食指以助之者也？雖云要齊，又不必十分牽之使齊，亦要有自在意思，方得正。所謂「雙苞而實指」者，夫雙苞則堅，堅則掣打勁利；齊指則實，實則筋力均平。

又以名指前三指所執之管，更以小指拒前名指。

雖用大、中、食三指着力，亦須五指共執。

令掌心虛如握卵。

拳指塞掌，便能絶其力勢。拳須虛，則運用便易，轉側圓順，此正所謂「虛拳」者也。

把腕來平平挺起，凡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古人貴懸腕者，以可盡力耳。大小諸字古人皆用此法。若以掌貼桌上，則指便粘着於紙，終無氣力，輕重便當失準，雖便揮運，終欠圓健。蓋腕能挺起，則覺其堅，腕竪則鋒必正，鋒正則四面勢全也。近來又以左手搭桌上，右手執筆按在左手背上，則來往也覺通利，腕亦自覺能圓。此則今日之懸腕也，比之古法，非矣！然作小楷及中品字、小草猶可，大真、大草必須高懸手書。如人立志要爭衡古人，大小皆須懸腕，以求古人秘法，似又不宜從俗矣。

執之雖堅，又不可令其太緊，使我轉運得以自由。

大凡執緊必滯，今既居大指節前，微而側向於前矣，又須執之使寬急得宜，不可一味緊執，蓋執之愈緊則愈滯於用故耳。又云：善書不在執筆太牢，若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善矣。此草書法，真亦可以相通者。大要執之雖緊，運之須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故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執雖期於重穩，用必在於輕便。然而輕則須沉，便則須澀，其道以藏鋒爲主。若不澀，則險勁之氣無由而生，至於太輕不沉，則成浮滑，浮滑則俗。

評字

黄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

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宫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匀乃其所長。

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

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捨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學索靖書，雖梗概亦不得，然人並以章草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超而倣篆。

分間佈白，指實掌虚，以爲入門，迨佈匀而不必匀，筆態入淨、靜、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

雷太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中筆法何從來哉？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

玄鈔類摘序說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鈔猶足以係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之以係，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注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缺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概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鬥，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鬥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坼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

手之運筆是形，書之點畫是影，故手有驚蛇入草之形，而後書有驚蛇入草之影；手有飛鳥出林之形，而後書有飛鳥出林之影。其他蛇鬥，劍舞，莫不皆然。準之刀戟矛矢之中人，必如何把握攛擲，而後中人之身也有如何之傷痕，鈍則不入，緩則不中，偈儆則不決不裂。故筆死物也，手之支節亦死物也，所運者全在氣，而氣之精而熟者爲神。故氣不精則雜，雜則弛，而不雜不弛則精，常精爲熟，斯則神矣。以精神運死物，則死物始活，故徒托散緩之氣者，書

近死矣。夫中人、傷人、決人、裂人，固存乎運氣之精强，然撚挪騰倒擺撥之埶，則在毫髮之挫衄，分秒之起伏，不然則刀戟矛矢雖足以殺人，而魯鈍直野，非所謂庖丁解牛，「足之所踦，肩之所倚，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者矣。

萬曆元年春，天池道人徐渭識。

何良俊

何良俊（？—一五七三，？—明萬曆元年），學者，書法家。字元朗，號柘湖居士。松江華亭人。明嘉靖中官翰林院孔目。善畫山水，行筆清逸。著有四友齋叢説等書。

四友齋書論輯自四友齋叢説，凡五十條，雜論書法，間録前人成言。持論宗右軍、松雪。趙松雪後，則推崇文衡山。

四友齋書論有四友齋叢説原刻本、明萬曆己卯刊本、美術叢書本。

四友齋書論

孔子曰：「遊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古稱「六藝」，「書」其一也。蓋自庖犧氏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其肇於此矣。其後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則以其泄天地之秘也。然使當時無文字，則後世無六經矣，其所係不甚大哉！書法自篆變而爲隸，隸變而爲楷，楷變而爲行草，蓋至晉而書法大備。晉人書，世已罕見，即唐臨晉帖，世已稱爲奇寶矣。故宋黄長睿最號博古，然自以爲不能别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而已。而米南宫訕笑之，隨所至之處，即遍寶晉齋，蓋爲長睿也。今唐人之跡，已自難得，唯宋以下諸公，世或有其書。余家宋人書亦有數十種，今皆賣去，不復存矣。兹以古人評書，其灼然有見者出之。

書家自史籀之後，即推李斯小篆。觀諸山刻石，皆大書而作細筆，勁挺圓潤，蓋去皮肉而筋骨獨存，此書家之最難者也。至蔡中郎作大篆，則稍兼肉矣。唐時稱李陽冰，陽冰時作柳葉，殊乏古意，間亦作小篆，然不見有勁挺

圓潤之意，去李斯遠矣。南唐徐鼎臣始爲玉筯，骨肉勻圓，可謂盡善。元時有吾子行，國初則周伯琦，宗玉筯，似乎少骨。而吾松朱孟辨實爲過之。

憲孝朝，李西涯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宗玉筯，皆入妙品，此篆書之流派也。

夫八分書之流傳於世者，獨蔡中郎夏承碑，蓋言用篆之二分，兼隸之八分，是於二者之間別構一體，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圓勻蒼古，可謂絶妙，後亦無有能繼之者矣。

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爲比部尉。後依劉表，荆州平，魏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着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其書也。

隸書當以梁鵠爲第一，今有受禪、尊號二碑，及孔子廟碑皆是。孔子碑是陳思王撰文，梁鵠書，亦「二絶」也，蓋承中郎之後，去篆而純用隸法，是即隸書之祖也。今世人共稱唐隸，觀史維則諸人之筆，拳局蹇縮，行筆太滯，殊不足觀。至元則有吴叡孟思、褚奐士文，皆宗梁鵠，而吾松陳文東爲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諸人之上矣。近時有徐芳遠，亦寫隸書，其源出於朱協極，此是一種惡札也。

正書祖鍾太傅，用筆最古，至右軍稍變遒媚，如黄庭經、樂毅論皆神筆也。此後歷唐、宋絶無繼者。惟趙松雪、文衡山，小楷直迫右軍，遂與之抗行矣。

余家有松雪小楷大洞玉經，字如蠅頭，共四千八百九十五字，圓勻遒媚，真可與黄庭並觀。余嘗呼爲「墨皇」，每移至衡山齋中，即竟日展玩。在南京因橐中空乏，有人以重資購去，至今時在夢寐也。

王僧虔云：「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也。」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自衛伯玉父子擅行草之妙，其後王右軍得法於衛夫人，遂集書家之大成。至其子王大令與右軍抗行，所謂「翩翩欲度驊騮前」也。此外如庾征西、王世將、王領軍，至宋世蕭子雲以及僧智永，大率宗尚右軍，皆晉法也。至唐，則各自成家，區分派別，而晉法稍變矣。

談苑醍醐云：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苑載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潔，含章内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又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好」也。

宋時惟蔡忠惠、米南宫用晉法，亦衹是具體而微。直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盡右軍之妙，而得晉人之正脈，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爲「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此書。」又曰：「自右軍以後，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米南宫得其神韻，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昂一人而已。」此可爲書家定論。

唐人書，歐陽率更得右軍之骨，虞永興得其膚澤，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顔魯公得其力，此即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也。其後徐季海則宗褚河南，張從申則宗李北海，柳公權則規模顔魯公，而去晉法漸遠矣。

「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數米，況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余謂昇庵此論固當，然「秤薪數米」是不欲暴殄天物，猶可言也；至有積財巨萬，猶日夜營求不已，若見古人之跡，棄之不啻敝屣者，又不知何如也！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此誠得書家三昧者矣。楊昇庵云：「虞永興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模。唐太宗云：「臥王濛

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則可以嗤蕭子雲矣。然後知臨摹之益大矣。

宋人惟蔡忠惠、米南宫晉法也，若蘇長公則從褚河南、徐季海來，黄山谷專學顔魯公。蘇長公世評其書爲純綿裹鐵，若方之徐，則蘇有神韻；山谷較之顔，覺力稍不逮。

袁裒云：「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山谷言：「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縱説横説，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山谷云：「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以右軍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脱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顔魯公、楊少師彷彿大令耳。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黄牝牡，乃得之。

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顔魯公奇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本出於顔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

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

東坡論書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山谷云：「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甲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言，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

余平生所見法書，唯董中峰家永師千文爲第一，衡山跋尾，亦以爲觀智永千文凡數本，皆在此本下。其子都事君，出以見示。其次張明崖都憲家所藏趙模行草初唐人詩數首；王鳳洲廉使家虞永興哀策文，皆神物也。

山谷獨稱楊少師書，余所藏有少師韭花帖墨跡，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山谷云：「魯公寒食問行期，爲病妻乞鹿脯，從李大夫乞米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書前耳。

王初寮履道云：「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押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東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山谷云：「古人雖顛草，皆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

山谷云：「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强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

氣耳。」余謂元章過於姿媚，如豐肌美婦，神采照人，所乏者骨氣耳。而山谷比之仲由，此不可曉也。

山谷跋范文正公帖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着，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書法妙天下，不肯許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鈎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書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深愛其書，則深詠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楊誠齋跋米南宮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遍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山谷云：「頃見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初不謂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爲別書者。」

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於篆隸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法黄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箋啓則師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數者之中，惟箋啓爲尤妙，蓋二王之跡見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松雪朝夕臨摹，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後更有松雪，其論蓋不虚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過宋人。

元人自松雪而下，世稱鮮于困學書，然頗有俗氣。鄧善之亦是晉法，但欠熟圓。唯康里子山書從大令來，旁

及米南宮，工夫亦到，其神韻似可愛。

元人中余最喜張貞居、倪雲林二人之書，蓋貞居師李北海，間學素師，雖非正脈，然自有一種風氣。雲林師大令，無一點俗塵。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温，號南宮生，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玉兔泉聯句詩。玉兔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吾松在勝國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書史會要中，評朱滄洲爲「風度不凡」，陳谷陽爲「富於繩墨」。余以爲陳谷陽出於滄洲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二通，全學松雪，極疏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竹筆格賦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温上。世評谷陽書爲八寶中之水晶，又以爲得書法於三宋，此皆不知書，妄爲此談耳。

國初諸公盡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藉甚，受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效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範庵、祝枝山，南都金山農、徐九峰，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脈。自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其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又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枝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枝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爲第一，蓋其書本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

近來人又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誠爲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鈎下來，背後填朱，摹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構而已。若展轉翻勒，訛以傳訛，則並結構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拓二王帖爲可寶，其餘皆不足觀。況近時各處翻刻，大費楮墨，可笑！可笑！

舊法帖中，惟太清樓刻定爲至寶，蓋因徽宗留意文翰，而蔡京工書，故摹勒皆精，遠在祖帖之上。

余獨愛宋拓唐人碑，蓋李北海、顔魯公諸碑，皆親手書丹，是黄仙鶴、伏靈芝致石，必是當時精於刻者，與填硃上石者不同。昔某法師對蘇許公云：「貧道塔銘，但得三郎文，蘇頲也；五郎書，蘇詵也；六郎致石，可以無憾。」則知古人勒石最所慎重。或言李北海書皆自刻石，所言黄仙鶴、伏靈芝，自假託耳。

楊昇庵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脈士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此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古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詠飛白，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兔，猶吝筌蹄，未免凡近耳。

近有祖帖一本亦佳，因無銀錠紋，遂以爲未加銀錠所拓，然祖帖是選棗木之精者，刻成即加銀錠，非歲久木裂始加之也。況紙墨又不甚舊，此須以法眼辨之，愧余凡俗人，不能別識也。

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重資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宋時已有百餘種，故古稱蘭亭爲聚訟，不可不詳辨也。

山谷云：蘭亭禊飲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

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傴爾。

唐人小楷，有歐率更化度寺碑，虞永興破邪論，薛稷杳冥君碑，張長史郎官石柱記，顔魯公麻姑仙壇記。顔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此正東坡所謂「小字寬綽而有餘」者也，蓋自大令以下，趙集賢以上，八百年間唯可容蕭子雲、顔魯公二人，覺仙壇記奇古遒逸，實過蕭子雲。

唐人書推歐、虞、褚、薛，今歐率更有九成宫帖、虞恭公碑、皇甫府君碑，褚有孟法師碑、聖教序、三龕像記，虞有夫子廟堂碑，獨孟法師世已罕得見，無錫秦汝立家有一宋拓本，書帶隸法，褚帖中當爲第一。

余最愛顔魯公書，多方購之，後亦得其數種，如元魯山碑，乃李華撰文，魯公書丹，李陽冰篆額，世所稱「三絶」者是也。茅山碑今亦毁於火，余家所藏乃國初時拓者。東方朔畫像贊、家廟碑、中興頌、八關齋會記、李抱玉與臧懷恪碑、宋文貞公碑陰記、多寶寺塔碑數種，多寶塔正所謂最下最傳者，蓋魯公書妙在險勁，而此書太整齊，失之板耳。

蘇、黄獨不稱李北海，至趙松雪出，其寫碑專用北海書。北海有嶽麓寺碑，雲麾將軍碑有二本，一李秀，一李昭道也，皆妙。其法華寺與莎羅樹則後人翻刻者耳。

自唐以後，宋、元人無一好石刻，雖蘇、黄諸刻，亦不見有佳者。趙集賢學李北海書，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謂妙絶。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王世貞

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明嘉靖五年—明萬曆十八年），文學家、書法家。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南京太倉人。舉明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累官刑部尚書。王氏以詩、古文名，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後，獨主壇坫者二十年。王氏雖不以書名，然深知古法。明朱謀垔書史會要續編云：「世貞書學雖非當家，而議論翩翩，筆法古雅。」明詹景鳳詹氏小辨云：「元美雖不以字名，顧吴中之書家，唯元美一人知法古人。」

藝苑卮言乃王氏弇州山人四部稿・説部中之一種，十二卷，其中八卷評論詩文，附録四卷，分論詞曲書畫等。此篇内容即由此輯出，可分三個方面：論書，論帖，論明代書家。

王氏尚編有古今法書苑、王氏書畫苑等。

弇州山人四部稿、四部續稿有明萬曆世經堂刻本。

藝苑卮言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與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爲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爲八分，在真爲隸也。是即吾

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爲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爲分，以真爲隸，豐氏之誤大也。爲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爲據。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二鍾古意，止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怪。如「亢倉元命包」假書填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爲，而可據爲邈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真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即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恒所贊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修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爲古隸無疑者。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採芝法，兼乎行書，謂之稿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德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即鍾氏之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即鍾氏之今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即古隸今隸，蕭子雲頗作篆，皆大書，用帚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

其體若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中露白者爲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爲余定州作飛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拆爲真、隸，似亦未爲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爲徑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隸法，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挑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之此論，一洗懷瓘千古之疑，盡辟豐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怪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毒熱、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賓至愛鵝、蘄茶、晚復、毒熱有以爲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賓有以爲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道生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

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唯藏真得之爲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虔禮、紹京、泰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珩、貞伯、希哲、徵仲數人而已。

按：伯施者，虞也；信本者，歐陽也；登善者，褚也；虔禮者，孫也；紹京者，鍾也；伯高者，張也；泰和者，李也；清臣者，顏也；誠懸者，柳也；景度者，楊也；重光者，後主也；君謨者，蔡也；元章者，米也；子山者，巙也；子昂者，趙也，仲珩者，宋也；貞伯者，李也；希哲者，祝也；徵仲者，文也。豐於唐不取知章、季海父子；宋不取子瞻、魯直；元不取伯機；明不取南宮、履吉，當别有意。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爲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變，觀其行筆可知。則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隸，但非程邈體耳。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爲合作。」「又不欲多露鋒芒，露鋒芒則意不持重，又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斯言當矣！愚以謂如不得已，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不如深藏，猶爲彼善也。

語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縱横牽掣之謂使，鈎環盤紆之謂轉，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爲上，形質次之。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矩。」

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二語皆佳絶。若「死蛇掛樹，踏死蛤蟆」語，絶不似右軍手中出也。

姜堯章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

而後勁。」「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之謂垂露。」又引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堯章可謂妙得筆理，而書實不稱，何也？

書家者云：「用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又云：「小心佈置，大膽落筆。」「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要。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横，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顔平原而語少變。

董内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虚。」李華曰：「虚掌實指，緩衄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黄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佈棋，畫不變謂之佈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況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虚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顔、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也。習顔、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虚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没須有倚伏，開闔藉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衄挫於毫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目。

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參廟堂，則方圓協矣。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

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

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佈纖濃，分疏密，霞舒雲捲，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踪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美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吴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樸子曰：「吴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内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愷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爲河朔子弟，舉體充悦，然沓拖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澀。是以文皇詆子敬爲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爲重儓。子敬餓隸，敬元已成重儓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毋乃太相抵牾歟？武帝評蕭思話書「仙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虚欲仙」。欲仙，尚未仙也，漢武欲仙，則又去仙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觀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

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然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考竇臮述書賦云：「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吾向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爲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不爲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啓内。「敕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若飛鳧戲海，舞鶴遊天」等語，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薦季直表，黄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脱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大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定矣！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圓密，已爲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遊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顔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顔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生䛒光、高閑；顔、柳之餘，不得不生即

之、溥光。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

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密，筆瘦則結構易疏，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勁，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肉也。

僧亞棲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囈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跡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託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黄魯直極重之，謂爲「散僧入聖」。又謂可繼顔魯公、釋懷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獻、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玉潤微勝冰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欹，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有墨猪之誚，最爲淳古。黄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極擬懷素，恣態有餘，儀

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愧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絶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爲曲筆。蔡京、卞兄弟，告擅書名，御府法墨、妙畫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況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而不能脱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脱僧氣，歐陽率更不能脱酸餡氣，旭、素、顏、柳、趙吴興不能脱俗氣，南晉、宋、齊之間可以脱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烺烺，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傚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黄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騭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抵牾者。然長睿引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宣示爲右軍臨，白騎遂帖爲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示已殉王修葬，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内府，其事甚明。謂長風帖爲逸少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酸感至比加下痡、宰相安和、噉豆鼠、伏想嫂等，闊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夫人、蔡家大小悉佳、闊轉、阮公故爾、月半、

適欲遺書；大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妙，或即其人其事駁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材帖爲唐高宗；衛夫人帖爲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中山河帖爲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爲陽冰裴公碣内字；右軍備官而行爲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説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託桓江州爲張伯高書。黄伯思亦斷以爲然。而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爲伯高書二王帖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拓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王、米懸斷爲伯高，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

伯英殊愁體太今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爲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便以爲伯高、藏真。愚又推黄、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創爲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考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匀和也。若託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爲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爲拘也。

楊用修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鉤。」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鉤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鉤蠆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字幼安，用修誤以爲寧，遂並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注有高士傳，傳子諸書，俱無銀鉤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獰兇，而不知其字畫之工。」注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獰兇，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誤以劉德昇爲劉景昇，而云：「即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於湖之險澀，張即之之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説傳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傳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爲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轉折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内庭稱之。用修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並石本跋，細閲無一坡法。而渴筆遒逸，飛動中有正書，却近俗。吾斷以爲逸老書，蓋南渡以後諸公不能辨此，元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顔、柳、旭、素，以至蘇、黄、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己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於精工之内，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爲管寧，以希白爲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吴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粗。巎巎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疏。然是三人者，吴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彦功少頗遒爽，晚成惡札。龔璛、陳深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尚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宜以泛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説，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黄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即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顔、柳之疏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疏軟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儓，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 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 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豨、信是陳豨、韓信。 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踪永絶。 其題筆陣圖云：「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字文。 紕繆如此，徒資嘔噱。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笑端，蓋知其爲周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 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右軍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 又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東方贊則意絶瑰奇，黄庭經則怡懌虚無，太師箴又縱横爭折。 蘭亭之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 又一云：黄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於能，吾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啓耳。 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 何也？ 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顔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 歐陽蘭臺道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 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有章法者。 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蘭亭禊叙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拓本以賜諸王。 後禊叙入玉匣從葬昭陵，而拓本存人

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爲歐陽率更所拓，石本留禁中，因未經摹拓，獨爲完善。契丹德光携以北，至殺胡林而棄之。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婿李學究得石，其子負官緡，宋景文以帑金代輸，取石置官庫，愛重之，非貴遊不易得。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厭其請乞，乃另摹一石以應人，而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湍」、「流」、「帶」、「天」、「右」劖損一二筆以爲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置宣和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然則「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拓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真贋，而損本的然，故以爲貴。正如閣帖之有銀錠紋耳。

山谷謂蘭亭詩叙二本，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可玩。一本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處，竟是「定武」刻優耳。又云：「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斸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董逌則謂「定武本」出於湯普徹，不知其何據也？

胡若思謂蘭亭諸帖外，復州裂本第一，豫章裂本次之，劉無言重刻本次之，餘不及也。劉無言本即張澄家刻石褚摹本也。

褚摹蘭亭，按米元章書史謂蘇耆家蘭亭三本：第一本是參政蘇易簡題云云。第三本唐粉蠟紙，在舜欽房，筆法在第一本上。第二本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范文正、王堯臣跋。舜元子蘇洽與余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内，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諸葛貞、趙模之流拓賜王公者。碾花真玉

軸，紫錦裝背。舜元題爲褚遂良摹。今按元章跋尾云：「右米姓秘玩，正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著於法書要録。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摹。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鈎填，或清潤有秀氣，轉折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淡標，書存馬式。鬱鬱昭陵，玉碗已出。戎温無類，誰爲寶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綉繅金鐍，瑶機錦綍。綺歟元章，守之勿失。』又壬午閏九月六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重裝。」後入光堯內府。米友仁鑒定爲唐人雙鈎賜本，復入張循之家，張澄摹勒上石。此本余購得之，而真跡不知所往矣。陳緝熙翰林得褚禊帖謁，一時館閣諸名公題跋，皆以爲即此本。然無文正、才翁題與諸公印識。第米跋尾云：「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之流摹賜王公。褚遂良時爲起居郎，蓋檢校而已。」此後同贊，內「志專用一」作「乃一」。又題「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不應壬午六月於濟川亭復裝一本，而中間跋尾又真米書。余久乃悟，米得真本，因別作一贋本，以圖購易他書畫，又恐其亂真，故不作文正、才翁跋，及稍易跋語耳。緝熙將殁，又手鈎二本，分割諸公之跋，總作三本。其米本在宜興吴氏；　次本在池灣沈氏，尚佳；　第三本流入吾手，則太草草矣。

今世人重「定武本」，以爲歐陽信本摹，最爲逼真。美則美矣，真則吾未敢信也。蘭亭實行筆，觀聖教序內所取者，字稍大而帶行，非楷也。信本、登善各以己意臨，故「定武」多嚴重，而褚跡時佻逸，要之皆非雙鈎廓填也。吾晚得一宋拓本，皆行筆，遒俊之甚。考之舊刻聖教序，無不吻合，以爲元章所稱三米帖而未信。莫是龍極愛賞之，品「定武」上，而周天球不取也。蓋二子各以其質之所近而好尚耳。最後得一本乃真「定武」，雖小剥蝕，而風神氣韻

自絶。余嘗有一歌題其後云：「一字能開八法先，分身立作諸家式。」上言「永」字，下則全文也。

陶宗儀記蘭亭一百十七刻，凡十册，乃宋理宗内府藏，後入賈平章家。至元末於錢唐謝氏處見之，以「修城本」壓卷。「定武」有古刻、闊行、肥瘦、板石、缺石、斷石及兩京斷石、新舊梅花、復州、鼎州、金陵、三米、張循、王家刻、唐貞觀、太清、開皇、秘省、内殿、内司、京師、玉堂皆在。其它如玉枕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誠懸大書、孫過庭、吴説草字、蔡君謨、薛紹彭輩臨筆皆在。真希世之寶也。

陶九成載諸帖始末云：太清樓者，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内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拓歷代真跡，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卷末題云云，乃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二十二卷，爲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訛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增益耳。後潘氏析居，分而爲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補刻餘帖，名「東庫本」。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序。後避完顔亮諱，於庾亮帖内「亮」字皆去「亮」字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别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别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不置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顔真卿法帖，而字行頗高，與「閣本」差不同，歲月亦異，中間謬處甚多。潭帖之别，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閣帖十卷摹刻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摹希白帖，載入黔中，壁之黔江紹聖院，後有湯世臣重摹字。鼎帖板本校諸帖增最多。此外有「淳熙修内司本」、「北方印

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

劉後村云：閣帖爲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其字比之淳化爲勝。東坡推潭勝閣。韓侂胄家開羣玉字帖好，薛紹彭家亦有字帖好。

然則收閣帖者，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無銀錠紋，初拓者上也，必不可得矣。有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也。大觀聲價在「濃」「淡」之間，絳次之，修內司又次之，臨江、潭、泉又次之，餘不必蓄也。

楊用修云：宋世集帖傳於今日絶少，大觀帖蔡京所摹，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澄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絶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目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宣示三疊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萬金巧購，終殉昭陵之葬。樂毅摹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竈火之辱，惜哉！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入淳化閣帖。蘭亭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毅論拓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拓猶有存者：古篆岣嶁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表（或以爲梁鵠，或以爲鍾繇。）鴻都石經、仲弓淆阬、司空王純逢童碑陰、耿氏鐙、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君閣道、太山孔宙、耿球、蔡湛、魯峻、陳球、州輔、楊馥、楊震、劉寬、劉熊、張遷、景君、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隸兼分者，蔡邕夏承碑。分兼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陰符，柳誠懸度人。真書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啓法寺、興國寺，史陵禹廟，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更九成醴泉銘、虞恭公、化度寺、皇甫府君，子蘭臺道因，褚河南孟法

師碑，張長史郎官壁，顔魯公多寶塔、元次山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東方畫贊、家廟、茅山、八關齋功德、干禄，裴漼少林，蕭誠南嶽真君，張從申茅山，柳誠懸玄秘塔、復東林寺、紫絲靸、西平王諸碑。行書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海嶽麓寺、雲麾將軍、娑羅樹、法華寺，顔魯公爭坐位、祭濠州伯父、祭明姪文，王縉清源公碑。草書唐文皇屏風，懷素自叙，藏真聖母，張旭春草，孫虔禮書譜。真、草永法師千文，皆灼灼有名者也。

昔人謂右軍樂毅論乃親書於石以刻者，大令保母誌乃親書於磚以刻者，以故無真墨跡，而拓本特妙絶。然則梁武所藏，與安樂所失樂論，豈臨摹本耶？按，右軍謂大令書法能紹箕裘，手書以賜，則書石之説亦未確也。保母誌，據宋人辨，以爲非真。

今世烜赫名筆，存者，鍾太傅賀捷表、力命表，係入宣和内府，邇時議論已屬紛紛。薦季直表，初不經見。賀捷表近佻，季直表近媚，力命雖似墓田，亦弱，然總之比它書却有意，恐後人未必能僞作。今天下人學鍾者，懼季直表，遂爾成風。

索靖出師頌，亦有宣和記識，考書譜良合。然宋時諸公，極艷稱蕭子雲出師頌，而秘殿不收，蓋是唐人臨得。蕭子雲頌，因見閣帖内靖數行相類，遂鑒定以爲靖出師頌耳。自永嘉南渡，靖真跡已鮮，梁武、湘東鳩集之繁，貞觀、開元購求之篤，何於兹時寥寥也。

江右人藏右軍破羌帖據宋拓本是乾筆絲鋒，勢鬱浡可愛，今筆圓而稍弱，用墨亦過濃，非真跡也。顔魯公祭姪稿本却真，結法遒逸可愛。

右軍裹鮓、二謝、袁生是宋内府藏臨本，却佳。

懷素自叙，按米元章記云：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今所傳真跡，有李文正

東陽、吴文定寬二跋。先屬之徐文靖溥，其家以貽陸太宰完，後轉入嚴氏，没内帑。復出，歸朱忠僖家。其書筆力遒勁，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楓落吴江之歎。而吴人至今剌剌以爲非真。後得一舊拓本，閲之與此大小等耳，其用筆全不同。首六行亦有舜欽補，末題一詩及印記、跋識之類甚衆，然沓拖少骨力，怳然竟不知其誰真也。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唯竇臮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皆佳。其一宋時拓本，然再經石矣，以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跡摹石者，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若停雲館刻，不足道也。

陝西刻謝靈運書，非也。乃中載靈運詩耳，内尚有唐人兩絶句，亦非全文，真跡在蕩口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跡而始全，以爲延津之合。屬豐道生鑒定，謂爲賀知章，無的據。然遒俊之甚，上可以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吾所收名筆，褚河南哀册文最後得，鍾太傅季直表雖時代不同，而古雅則一。真純綿裹鐵，初看便好，久看之，筆盡而意無盡。顔魯公裴將軍北伐詩，體兼正行草，筆出分篆，初看使人驚，愈看愈自肅然心服。懷素千字文，用筆似輕而極勁，若縱逸而結構不疏，亦須再看乃益自有致。柳誠懸褉帖詩後序，初看覺有俗氣，至三四看乃見其妙處，愈看愈可愛。蘇文忠題煙江疊嶂歌，遒媚刺眼，初看極好，至四五看後，微覺有出入，然亦是公最合作書也。

又收作懷素者凡數家，蘇子美甚得其勢，魯直得其意態，俱不得骨。徐元玉、祝希哲得其骨，却不得意態，然亦皆狂師云仍之盛。

吾家有趙吴興臨褚河南枯樹賦，豐匀精密，極是嘉手。後得唐人雙鈎蠟紙，是第三本耳，而並刻之，覺不堪伯仲，以此知古人未易及也。

書家父子最著者：魏太傅鍾繇，司徒會。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尚書令獻之。唐率更令歐陽詢，蘭臺侍郎通。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敷文閣學士友仁。及吾吴郡文待詔徵明，博士彭，學正嘉而已。然不知人主有：魏武、陳思、

晉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簡文，唐文、唐高，睿宗、玄宗，宋高、宋孝。人臣則漢崔實，子瑗；魏韋誕，子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綽，子儉；齊王僧虔，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歷，子徵；元魏王世弼，子由；唐宋令文，子之悉；王知敬，子友真；徐嶠之，子浩；史白，子惟則；宋錢淑，子惟治；蘇軾，子過；徐林，子臧；元趙孟頫，子雍；鮮于樞，子必仁；揭曼碩，子汯；明宋濂，子璲也。三代以書名者：杜僕射畿，子幽州恕，恕子征南預；衛太保瓘，子黄門恒，恒子侍郎璪、洗馬玠；王丞相導，子中書令洽，洽子中書令珉；郄太尉鑒，子司空愔，愔子臨海超；崔黄門潛，子白馬公宏，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諶，諶子偃，偃子宏；殷不害，子令名，令名子郎中仲容。兄弟善書者：漢韋康、韋誕，張芝、張昶；晉衛璪、衛玠，謝安、謝尚，王悦、王洽，陸機、陸雲，庾亮、庾翼，王徽之、凝之、操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王彬；唐鄭遷、鄭邁、鄭遇，秦景通、秦暐，王維、王縉，張從申、從儀，竇蒙、竇臮；宋蘇舜元、舜欽，徐競、徐琛。然總而言之，未有如我王氏之盛者也。自晉司徒太尉，以至唐石泉公凡十餘代，代不下數人。

我明書法，國初尚亦有人，以勝國之習，頗工臨池故耳。嗣後雷同影向，未見軼塵，吴中一振，腕指神助，鸞虬奮舞，爲世珍美，而它方遂絶響矣。不揣據所聞見評識於後：

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周憲王爲世子久，又多蓄晉唐名跡，臨摹不倦，以故書法真行醇婉，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乏風格耳。

宋克仲温，華亭人。爲鳳翔同守，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路而失之佻。章草是當家，健筆縱横，差少含蓄。宋廣昌裔，吾吴郡人。書述云：「昌裔熟媚，猶亞於克。」宋璲仲珩，學士次子，仕爲中書舍人，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孝孺比之威鳳衝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余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比之

乃公，誠青出於藍，此所謂國初三宋也。覺仲珩尤勝。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正書入能品，見宋承旨集。

陳文東，華亭人。何元朗叢談，評其書在二沈之上。余見之，亦淳美，恨未脱俗耳。

詹希原，中書舍人，善方丈署書，諸宫殿額皆其手也。法書述云：「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余嘗見其正書，極端勁圓穎，而時露俗態。解大紳，見前，狂草名一時，然縱蕩無法，又多惡筆，楊用修目爲鎮宅符。正書頗精妍。時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閥。盧熊者，崑山人，晚以州守歸。書述云：「詹、解鳴於朝，周、盧守於野。」朝者乃當讓野。

沈度民則，弟粲民望，華亭人，俱以書顯。度至翰林學士，文皇雅重之，令太子諸王咸習焉。粲遷左庶子，至大理少卿。書述稱二子「蜚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絶景。大君宸譽，遂極褒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工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亦有繩削之拘，非其全也。或有閑窗散筆，輒入妙品，人罕睹耳。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儇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艷質明妝，倩笑相對。」余俱有其真跡。度稍純質，粲似疏俊，大抵皆未免俗，去元人遠矣。

楊少師士奇，李布政昌祺皆廬陵人。余見其真跡，頗不甚工。書述云：「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胡文穆善真、行、草，名不及解大紳，而遇過之。北征諸鎮皆其勒石。曾少詹棨，奕奕有風度。李忠文時勉，狂草頗遒勁而少態。陳祭酒敬宗，差有矩矱，聲華甚著。王文端直、文安英次之，大抵皆二沈流亞也。

夏昶，崑山人，太常卿；蔣廷暉，錢唐人，吏部郎中；朱孔暘，太僕卿；俱直内閣，以書顯。書述稱數子「榜署紛紜，易於馳譽」，「煙煤塞眼，豈易工也」。其間太常獨近清潤，吏部頗主沈雄，孔暘椽史手耳。

吴餘慶，宜黄人，直内閣，爲通政司左參議。衛靖，崑山人，仕爲州吏目。二君不相及，然書述稱二子「少自出塵，趨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餘慶書吾及見之。

魏文靖驥，蕭山人，南京吏部尚書，年九十八乃卒。高文義谷，興化人，少保大學士。余俱有其書。魏負書名，雖圓健而不免俗。高乃文弱，秀潤可愛，而不甚著，何也？

徐天全有貞，初名珵，吴人。真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遒勁，間有失之怪醜者。祝希哲其外孫。人謂書法從公來，希哲頗不以爲然。書述亦不甚許之。同時有劉珏，僉事，長洲人，習吴興體甚精絶。書述稱其「無一筆失度」。

張南安汝弼，華亭人。書述稱其「始者尚近前規，既而幡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歎駭」。余見其跡頗多，誠然。雖豐逸妍美，而結法實疏，腕力極弱，去素、旭不啻天壤。前是華亭有黄翰者，爲江西按察使，有墨聲。書述云：「翰與汝弼人絶薰蕕，藝猶魯衛。」余亦見之，似少不及。最後有張天駿者，亦華亭人，以書直内閣，至工部尚書。用南安體，更變輕弱。書述稱其「婢學夫人，咄嗟！樵爨厮養，醜惡臭穢，澳涊齒牙」，「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大可怪也。當南安時，有蕭顯文明，爲按察僉事；以狂草稱，品最下。又邵文敬郡守，以「半江帆影落尊前」句，人呼爲邵半江，書法稍準繩於南安，亦其流輩也。

詹和字仲禾，錢唐人。倣趙吴興體，酷似之。嘗作贋書以鬻。又別作李懷琳、楊補之，得盲兒價甚伙。錢文通溥，弟布政博，華亭人，真行出自宋仲温而少姿韻。

陳白沙獻章，好縛禿帚作擘窠大書，中亦有一二筆佳者。其稱張南安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似許具眼。時有李士實者，爲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瘦險醜怪，而一時聲甚著。二君俱不免惡札。

李文正東陽，真行筆頗秀潤，晚節加以蒼老，而不免俗。惟篆書頗佳。□門興曉篆法者，有滕吏部用亨，程太常南雲，金太常湜，至文正而自負，以爲得書家妙訣。喬少保宇，景中允暘繼之，然不如金陵徐霖。霖可配元周伯琦。

文正大拜後，每書歌詩一紙，立致數金。今不能博數鍰矣。

姜立綱，永嘉人，以書直內閣，至太常卿。小變二沈爲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俗累。今盛行於世，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任道遜少以神童薦，亦至太常卿，出立綱下。

吳文定公寬，真行體全法眉山。書述稱不以書名，貴在起雅去俗，遇合作處，真可嘉尚。唯不能作醉翁、表忠觀體耳。

李應禎字貞伯，初名甡，長州人，累官太僕少卿。善懸腕疾書。人有求者，多怒不應，以故傳世少。祝希哲其子婿也。書述稱其「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並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己性，離去筋骨，别安耳目。蓋其所執奴書之論至此也」。余所見往往有椽史筆，而吳人極推許之。自余持論後，價稍稍減矣。惟大石山聯句、鍾太傅薦季直表跋佳。

王文成守仁，行筆亦爽勁，而結構處甚疏。湛文簡若水倣陳白沙，天然不及也，唯署書差有骨。

徐霖字子仁，正、行俱精，雅好堆墨書，神采爛然，覺骨不勝肉耳。同時有金琮元玉者，行草法趙吳興，老健可愛。琮後有王逢元子新，習聖教、歐、虞、蘇、黄諸體甚精。徑寸而上，稚弱畢備。以上三人皆金陵人也。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黄庭、遺教意。然不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節尤妙。余嘗見其於砑光吳綾上，書南遷諸詩，風骨遒美，神采奕奕射人。

夏文愍言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若拱璧，歿後頓不爾。正、行亦遒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耳。榜署書尤可觀。

周尚書倫，崑山人，行書法豫章、吴興。至徑寸外頗遒勁，而蒼鹵不甚工。

張電，上海人，以書直内閣，至禮部左侍郎，得倖世宗。電書極圓熟妍美，所取顯重者，僅姜氏體耳。

吾吴郡書名聞海内，而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初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又吴興有凌晏如者，以書授中舍，遷吏科都給事中，右僉都御史。余見其臨洛神賦、金剛經，俱有法。

許侍郎成名，作真、行，筆頗簡勁，然結構疏而醜。是傖中小有意者耳，而暴得名。許中丞宗魯稍精，間有聖教遺意。

朱九江曰藩，寶應人，頗臨晉法。書絶喜祝希哲，而以己意出之，婉秀瀟灑，絶有姿態，而結法失之疏。

王參政慎中，晉江人，行、草頗亦遒逸，而不諳八法，未脱塵氣。

楊修撰慎，伏膺吴興而運筆蹇滯，指若木强者。亦頗自任。

羅文恭洪先，頗秀潤，出聖母帖，而豐肉少骨，穠媚有之，蒼老不足。

豐吏部道生，初名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小篆、古今隸、章草、草、行，無不明了，而筆頗滯，不能稱意。若遇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驟見之，必以爲古人也。

陳鳴野鶴，初習真書，略取鍾法，僅成蒸餅。後作狂草，縱横如亂芻。而張尚寶遜業絶喜之。楊秘圖珂者，初亦習二王，而後益放逸，柔筆疏行，了無風骨。此皆所謂「南路體」也。

馬司業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有羅鹿齡者，少師之稍變，爲圓美而多作俗筆。二人皆負，以爲正鋒者也。

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爲雄偉有力，而疏野粗放，備諸惡道。署書稍勝，亦無佛處稱尊耳。時有張書紳、蘇洲者，俱不知何許人。書紳行草似元煥，而少加圓利。洲作方丈以外大書，濃沈數斛，信手飛步，倏忽而成，矯健有勢。間爲李王撮襟亦得。唯真行多俗撰，形模醜拙，而高自負許，良可笑也。

以上三則，皆邇時書中惡道也。

吴中丞維岳，正行取豐媚，而少遒勁。孝豐人。

無錫王問有高名，作行草及署書，本無所師承，而風骨遒勁。渴筆縱體，往往與高相藏醉翁亭記法同。

無錫有俞憲者，亦能署書，而行筆不工。

天下法書歸吾吴，而祝京兆允明爲最；文待詔徵明，王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更、河南、吴興；行草則大令、永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絶。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吴興，它所不論也。唯少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爲人訛寫亂真，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筆倣蘇、黄、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唯絶不作草耳。王正書初法虞永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等也。

三君子下，有陳淳道復，以字行，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韻，遂成媚側。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横可賞，而結構多疏，亦「南路」之濫觴也。

吴中諸君子，余所知者：

王司業同祖，文太史甥也。正行具體而微。

袁提學袠，行草亦自疏逸。

王吏部穀祥，正行法趙吴興，雖老健而乏雅致。

文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行草則彭有懷素、孫過庭法，而傷率弱。臨摹雙鈎，俱我朝第一手也。

陳方伯鎏，正書出入鍾、顔，而骨不勝肉。行草至徑尺始遒。署書愈大愈勝。

陸少卿師道，中年小楷化度、麻姑清麗可愛。

彭年孔嘉，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魯公、誠懸，方整遒勁。行筆眉山，差遠耳。

許太僕初真，行草俱圓熟，所乏風稜。

周天球公瑕，楷法二種：一種小變宣示而肉微勝；一種出入吴興而加媚嫵。

黄姬水淳父，正書初宗虞永興，行筆本王履吉，而晚節加率。

張貢士鳳翼，小楷擬曹娥，精雅有致，微傷矜局。

王穉登伯穀，出入淳父、公瑕，而加尖峭。

崑山俞允文仲蔚，小楷絶得褚河南法，而以顔、柳筋骨幹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筆頗倣河南，稍大則兼黄、米，而傷佻縱。

王逢年舜華，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

雲間莫布政如忠，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署書。乃子是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

古隸在明世，殊寥寥。聞雲間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也。獨文太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繼之，亦自遒雅，少傷率易耳。吾州陸旅携爲文氏甥，妙得其意。惜三十而夭，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懈，多乞之，深以爲恨。徵仲恒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歉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吴興堂廡也。陳道復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天趣。王禄之差有準繩，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吾向遊青州，有高唐、齊東二王者，深於玉箸及大小篆，皆名筆也。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爲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温、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吴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吾吴中自希哲、徵仲後，不啻家臨池而人染練，法書之跡，衣被遍天下，而無敢抗衡。雲間雖陸子淵能振其法於寥響之後，緣門户頗峻，師承者少。四明豐人翁自負書藪，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踪跡永絶。馬負圖狂翰，以暴得名，故昇、歙之地，亦有習者。既貽譏大雅，終非可久。維揚間亦傳。朱子價楷法，再傳之後，疏慢肥弱，種種因之。番禺士人近頗斐然。如黎郎中惟敬，於四體各有意。梁禮部思伯，楷法亦精。皆遠得徵仲結法。後進踵起，未可量也。

吾王氏墨池一派，爲烏衣馬糞奪盡，今遂奄然，庶幾可望者，吾季耳。吾眼中有筆，故不敢不任識書；腕中有鬼，故不任書。記此以解嘲。

詹景鳳

詹景鳳（一五三二—一六〇二，明嘉靖十一年—明萬曆三十年）。字東圖，號白嶽山人，又號大龍宫客等。安徽休寧人。明隆慶元年舉人，初爲南豐掌教，終吏部司務。深於書學，尤擅狂草，論者謂可與祝允明並列當代。精鑒賞，著有畫苑、東圖玄覽、詹氏小辨並千文等帖行世。

書旨係清抄本，未見諸著録。尚有畫旨一種亦係抄本。

書旨

上

自混沌開，天地精華至羲皇卦畫而始洩。頡字雖云兆自龜文鳥跡，實根六十四卦之畫，畫非字而字不能離畫自成。頡第緣而損益，錯綜之爾。至乃字成而神鬼夜哭，非以化權在我，將令百神而受制耶？然則字而未通神明，烏可謂字？字立而經藝出，天地之巨，我且能爲步算、爲經略、爲刻畫分限，況於鬼神乎！王充嘗辨雨粟鬼哭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製文字，天地之出河圖，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去聲人有書，則其出河圖非也，此與諸儒腐談一耳。嘗見人間一事精極，無論感鬼神即草木鳥獸感召往往有之。如編成麟見法談花雨猶聖書也。至如麥秀兩岐禾生五穗一循吏政耳。神啟魚磯，風送滕閣一詞人記耳。蘭亭書訖，花鳥呈奇，瓦官繪就，胸臆騰歆，一賢士藝耳。物感神通尚然，矧乃書契兆千古文明。張彦遠畫記有云：「造化不能藏其

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泣。」斯言是也。頃萬曆十年三月二十□日閩寧德縣天雨穀，其堆積有若虎若鹿若貍若猴者，自午迄申，計百餘萬石。時分巡王君目睹，驚而問，土人云：此月初曾雨一度矣。是後閩竟無事。明年予友人李廷機以解元舉會試第一及第，豈其祥耶？伏虔古今注：漢惠帝三年，桂宮楊翟俱雨稻米。後兩漢人物文章超越百代，故走斷雨粟必文祥也。

自昔雨粟多主祥，淮南子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許慎解曰：有書契則詐僞萌生，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果爾。則天上惡音烏用奎璧主圖書乎？走竊謂粟本天地精英所生，靈秀與人一也，故人生必資粟。昔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而以陽，化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烝飯可食，故曰「五變」乃成可食者，稟受五行氣而成也。夫一物而五行之氣萃之魂魄，至與人無異，不曰「靈秀」而何？雒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觀去聲此，則雨粟之爲祥又信已。漢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六經復出。至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粟，則色黑；後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亦青黑，則又知色黑爲非祥也。而漢元氣實削於宣帝。

罔晉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爲耟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夫有五穀而無書契，則上下公私無可察治，徒使天下以用物滋爭亂耳，故倉頡造書功配河、洛也。無書契，即天之垂象，聖人之垂言行，皆不載不傳，其何以成教化而訓世式後？是使民生飽暖逸居而禽獸也。由斯觀之，粟雨於神農，天錫下以生資也；雨於倉頡，天不曰書，造教興生，事得以治察，有粟乃得而食諸耶！書之用大矣。

書法要略載古書有三十六種：古文篆、大篆、像形篆、科斗篆、小篆、刻符篆、摹篆、隸書、署書、殳書、繆書、鳥

書、尚方篆、鳳篆、魚書、龍書、麒麟書、龜書、蛇書、仙人書、雲書、芝英書、金錯書、十二時書、懸針書、垂露篆、倒薤篆、偃波篆、蛟脚篆、草書、楷書、飛白書、填藁書、行書。書家百體載：懸針、垂露、倒薤、偃波、芝英、麒麟、楷、草，與要略同。而又有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横書、鍾隸、鼓隸、龍虎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蝌脚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㩨書、景書、半草書。唐時召奏用虎爪書，詔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蝌脚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慎一作填書。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凡六十四種。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旁行爲書記。顔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横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鄭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衡山禹碑爲蜾扁篆法，蓋神禹變伏羲龍畫而爲蜾形也。

唐玄度云：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儒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蓋雖隸而猶古也。觀此則「隸古」似又非今之隸書。

書法鈎玄載鄭寅云：書法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

也，隸之規爲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也。

周越書苑載：「郭忠恕之言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者。」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王羲之小傳尤善隸書，以此知隸真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嘗觀右軍與人論飛白云：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青於藍。言學書須如仁者之造次，於是乃爲大進，可與自成變化而青於藍。不爾，是猶守師之説，未在已也。以兹言，觀逸少所得于書何如？飛白之體不傳後世，染翰之士莫尋端緒，不辨魚魯舊矣。嘗考諸書法，惟黄伯思東觀餘論稍詳其製，蓋蔡邕嘗於鴻都門下見二人以堊烏故反，白餙牆也。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便用堊帚，蓋用筆傚堊帚之爲。今人便謂木筆爲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或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騫舉謂之飛。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此尤無稽已。觀唐玄度十體書回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又觀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之，云蓋是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若不用毫筆書，則不能成。據此，復考十體書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正用毫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及唐太宗飛白，皆有毫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髹刷然，髹音休，以漆漆物即漆刷也。以書殊不用毫筆，又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皆失之。

王隱曰：飛白變楷制也。據此語與全用隸法之説合，知東觀餘論之説非訛。楊用修謂字輕微不滿爲飛白，猶今之所謂沙筆與篆書之渴筆。此則片板髹刷之談矣。

相思爲片板若髹刷之云云，蓋揣度宮門飛白之語。謂筆畫空中白爲飛白也，是固白矣，而飛何取哉？乃今日

則又直以雙鈎之迅速者，墨填其外謂之飛白，不知而作尤可歎。

虞伯生題六書淵源序略云：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製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吴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傚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

虞世南筆髓曰：蒼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跡，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多門，定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縈之輩，鍾繇王衛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又曰：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禀陰陽而動靜，體物像而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住，故知書道玄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蔡琰曰：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獻酧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

來而止之，去而遏之，皆用己智非書道自然之趣。故曰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蓋有疾、澀，各有當宜疾而强去聲，下同。令澀；宜澀而强令疾，皆於自然上添一物，非字本性。是故點畫勢盡收之疾，攢鋒峻趯用之澀。

下筆貴勁，勁又須靜；含氣貴清，清又須醇。不醇，薄矣；不靜，燥矣。如坡公濃重，其致未始不清；米顛欹側，其法未嘗不整。不清則涉俗道，不整則墮邪徑。

程子自言己寫字甚敬，非是要字好，衹此是學。朱子曰：此正在勿助勿忘之間。彼以字求之則失敬，以好求之則助長。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悟筆法，是於纏結糾紛中見豪縱者。與貴倨者各成體勢，而不亂。見大娘舞劍悟筆法，是於進退上下縱適中見情志。浩蕩若天地之無有，神奇幻變若風雨之迴旋。勢既莫當，法無可破，故曰法之全而書之神聖也。昔吴道玄學書於旭，未成，去而學畫，亦以見將軍裴旻舞劍出没神怪而悟。

杜子美云：予童稚時，於郾城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脱瀏漓，頓挫獨出。惟渾脱瀏漓中有頓挫獨出，乃見奇變，若無獨出，而渾脱瀏漓饒佳，不過中品上，上品中耳。

昔鍾元常得蔡邕筆法，乃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用之，由是更妙。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厕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張子厚云：「草書必自章札已來便有，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祇是法始備於右軍。」

漢末趙壹有非草書文，言草非聖人所造，不過删難省煩，損筆爲單爾。然既有此體，學之曷傷。壹與羅暉、姜孟穎、梁孔達皆漢末善書者，今世學書之士，悉不知其名矣。張伯英與朱寛書云：「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即此人也。其非草書文見墨池編中。

右軍書宛然如夫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大令便自泰山巖巖，其父子人品亦大懸殊。右軍坦腹時，氣象一何遠，若成就此等，便是富貴浮雲，更何物事能入其中？至告誓文毅然人綱自任。以故，書法清真蕭灑，剛柔並用。而大令乃自謂遠過之，已落淺薄。會右軍夜飲都下，醉而題壁，大令乘夜潛拭易以己書。旦日，右軍復往視之，愕曰：「吾行時真大醉耶！」大令聞而内慚，計慚後書乃長進耳。學書豈但在步趨形跡，要在領其真致，造其實如。學右軍書便應從彼坦腹意象究竟，庶乃得之。若以衆人之心臨池，雖結構長短俱合，乃神理終與違遠。

右軍諸子倣故步以成名，饒佳，不免爲餘膏賸馥。子敬自出新意，便與阿父齊驅，亦是崛起一小英雄。張懷瓘曰：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越，今窮僞略之理，及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如，大人宜改體。且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兼真者謂之真行，兼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開張於行，流便於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越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風行雨散，潤色開華，數體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絶。唐僧亞棲曰：永禪師、褚遂良、顔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之大要。大諦書不能變不見真自得法，以故不能起新，傳名後世。秦以前莫可詳考矣，自李斯改天下書而同之，以爲世宗。而趙高、胡母敬又改省籀篆，當時皆謂小篆。程邈又改趨便捷，謂之秦隸書。王次仲又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又改邈秦隸謂之漢隸。鍾、王又變體而謂今隸。以合秦、漢者，而謂之古。庾元威又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黄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採芝法而兼行書則謂藁草。羲、獻草則謂今草，以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則謂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則謂行書，兼真則謂真行，帶草則謂草行。與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而謂飛白，皆變也。變，故遂以起名。但法至能變，難以輕議。若非窮幽極微，該古淹今，合之自然，而云變化，則刑戮民之亂法者爾。唐李嗣真論右軍之妙，則以變格難儔。書樂毅論與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雁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以獨妍也。今考嗣真所論，惟太史箴書譜尚有此目，如逍遥篇孤雁賦則並目無之。夫以一人之手，筆隨

目變，了不可以揣摩。夫非其行無轍跡者耶？此難輕議矣。

右軍真跡今世罕得見，唐摹尚可據，石本則一雙鈎一填硃一用刀筆，更三手乃成，便入三人心手，故今世所稱古人刻本各殊。如蘭亭可考見已彼摹刻時，又或各以喜好遷就，得右軍本來面目何能什之二三。

鍾跡觀梁武與弘景書已絶影響，故走論書直斷，自右軍始，無論古搨與唐摹，即真跡亦有存者。

筆陣圖是羊欣述右軍學書之事而作，今陝西所傳筆陣圖石刻，則李後主書也。

黄庭經出王氏父子所書者，亦不可復見，今所傳搨本小字殘缺者，宋人謂是永禪師書；字差音痴大者，是吴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書。予曾見褚登善摹本蘭亭，雙鈎廓填，精妙了無毫忽滲漏，乍入眼謂是真跡，不謂摹也。後有米元章跋，其跋先作半寸餘許大字，題數行訖，尋覆閲，復題作小行楷數百字，此既真唐搨，又紙墨完好，舊爲王文成家物，今歸吾友人管太守子安。第結體與筆法絶類陝本聖教序，與今世所傳定武蘭亭絶不相類，不識何也？

予見海内名家所傳晉唐墨跡多贋本，真者百不二三爾。今誠得唐摹，次於真跡也，然亦罕得。又次則唐、宋刻搨，第當時傳刻者多別本，與正嫡溷淆。江東古碑惟孫吴皇象書今存二段，去棲霞山五里而近。有始興王碑剥落通盡，餘悉唐以後碑爾。然亦多宋、元時翻刻。元常古刻唯受禪碑今尚存許下，是分書，今碑亦作數段，字大半剥落。予嘗得元搨，頗爲拙工翻洗，神韻盡矣。

以古名跡彙集成部刻之則自淳化閣帖始，全部今不可見矣。嘗於人間見數册，是真「閣本」，然不及太清樓遠甚，顧世人但稱閣帖何也？以「閣本」爲諸帖鼻祖，自無而始有之，故人爭傳誦爾。第摹出王著其人，原不知書，而「樓本」則摹者京、卞；若閣帖差失，則先士論之詳矣。

唐太宗酷嗜逸少書，然竟不逮逸少。予嘗見其墨敕二真跡也，幾希與大令齊肩。然規放之跡在都祗是俊人才子書，無英雄蓋世之氣，不審何也？豈作意規放，神情不自展舒然乎！

唐玄宗行書鶺鴒頌真跡一卷，字徑寸許，大酷似子敬，以所見褚登善楷書倪寬贊較之，褚不及也。後有徽廟及蔡京、蔡卞題跋，京、卞皆法大令，間入鶺鴒頌，其不逮唐則以唐密而京、卞少疎爾。

王右軍真跡，惟見快雪時晴一帖，趙承旨行書幾逼之，但承旨露其鋒而王斂鋒，後有承旨跋。人見承旨徑寸行書，交指以爲北海門閾，不知乃法逸少，時晴良由墨跡，人世希見，以予度之，即北海亦法時晴耳。但北海微佻，而王則古雅深重。又見謝安、陸士衡二帖，勁遒而法似少縱，精密乃不逮右軍。又見柳公權徑二寸餘草書一卷，顔魯公自書告身徑一寸餘楷書一卷，張長史書太白宛陵詩一卷，長史草小大錯次，倒抹直竪，信如伯機太常所云顛逸時出規矩之外者。然筆法精熟，了不經心而自成五色，故走謂顛逸而規矩在也。伯機特觀其跡爾。告身任筆縱意，靡不規圓矩方，乃妙在轉折勾趯，所謂精入毫芒，大該萬象者乎。公權亦不作意而沓拖自合登善，乃是精能未入妙理。近世文待詔小楷酷倣之，然時有青於藍者。唐摹逸少帖，共見八本，皆與今石刻迥別。

大風歌是大英雄氣象，不知爲何人書？作古文篆雄偉峻整，若帝者端冕垂旒而南面，以臨百工。

魯公中興摩崖有剪除羣賊之氣，有反正一人之度，其書雖帶干禄，然能因文變化各殊。

皇象三段斷碑，舊在句曲寺中，近移置應天府學，其字非篆非分，横睇直視，無人無我，奇哉！象與友人論草書云：欲見草書，宜得精毫毴柔韋也，讀若雋。筆，委曲婉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汙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意佳娱，可以小展此，實任大展觀斷碑，大展氣象可想。

儒者有云曾見逸少書，祗覺俗，是何言也？然彼竟不知俗是作何狀。逸少書寓超曠於嚴整，發俊逸於幽深，

渾淪靡跡，古雅天成，以故挹之彌沖，維之彌廣，彼不能窮，乃以俊氣作俗狀。石勒與劉琨書云：「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正爲此等爾。此等但不是孔、孟手，便將來排訾，竟又不知孔、孟真面孔作何狀。至如近代趙承旨，却有俗媚者，此則綺紈公子，意志習氣未脱盡，晚年乃入蒼雅。延祐五六年，而後在逸少伯仲間。竿牘行草直欲逼之，第神情小露，稍讓逸少渾深，以下筆鋒微尖也。

承旨腕力，一絲如萬鈞强弩，乃又於中能起俊氣不底於粗真，是能自把握，非功力臻極，烏能？但人猶得見有力，恐亦是承旨不逮逸少處。

書論云：「肥瘦得中」，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此皆非通論，各涉有意肥瘦，要在適當。當，則或肥或瘦並可通神。神，不可以有意求，力到功深自至。

閱米元章行書，則宛然晉人意。意致在筆墨之外，欹側乃自是風子意態。彼反誇詡，以爲出晉人上，循其本，蓋骨脱温庭筠博州學記而以二王色澤之。

昔人評米書「如天馬脱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此真知米書者哉。以予品之，米蓋書家遊方之外者也，而逸少則與與乎方之内。

傳世不必問是何家方内方外，但到痛快人心即傳爾。如張長史作草顛甚矣，若縱心無檢者，然法靡一筆不精善。彼原自法檢中精極而化焉。遂爾縱横，沓拖由己。假令半筆未精工，便是遺恨，己且不得自快，安能痛快人心？

永叔六月作書忘暑，夫子三月聞韶忘味。大學乃以「食而不知其味」，爲心不在證身之不修，此何以别也？蓋夫子不知肉味，即發憤之忘食。大學食而不知其味，正謂心之不在，故見不於所當視而見之，非禮之視；聞不於所

當聽而聞之，非禮之聽；　食不於所當味而味之，口腹之味，所謂縱淫蕩志，貪饕喪德，以故與忘食殊軌，而爲不正不修。學書忘暑，亦是神凝於書，殆有寒暑變於前而不知者。大歸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書。既當學，即是學道。

元章海岳名言云：「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予味米斯語，因云：宋人論道反不似米論書片語已盡孟氏自得深造宗旨。以斯觀之，學不自得，終不可以云成也。米又云：「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　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

褚登善嘗問虞伯施：我書何如歐陽詢？伯施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意。公豈得若此？以玆知詢法由己不由紙筆也。彼擇紙筆由紙筆爾。登善始師世南，晚乃改轍逸少。

世南學書，惟存心準目想，不加臨寫。

張彥遠援書證畫，言古今書畫用筆同；　予則援畫證書，言書畫之用筆稍殊，而神理則一。如其神理未具，書畫直履之跡爾。嘗有客問彥遠：吴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吴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夫庖丁發硎，郢匠運斤，傚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圓右手劃方乎？夫用界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夫運思揮毫，自以爲畫，則愈失於畫矣；　運思揮毫，意不着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彥遠此語道真見矣。誰謂宋前乾坤爲混沌昏黑？又六朝宗炳少文論畫有云：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又有云：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並見道真之言，蓋古人之得於藝也如此。

王紹宗嘗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虚神靜心以取之。」唐文皇論筆法云：「欲書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斯皆學之以道者，乃其至則。程氏「甚敬」二字足以蔽之。夫敬無强上聲勉，强勉非敬。不疾不徐，無縈無慮，自然而心一神朗，氣宇和平，斯知敬者矣。

按模脱塹書，學所忌，然不可廢也。得則貴在得之驪黄牝牡外，若徒襲跡循故，拘拘尺尺寸寸，無能上達兹杏壇篤信聖人者爾。山谷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如舜以明物察倫開宗，乃禹學而惡酒拜言，湯學而執中立賢。文學而望道，視傷驪黄牝牡外也。故輓近論書，予以蘇米爲主。

舊傳蘇長公以蘭亭是「癸丑」二字爲其法，亦已窮神盡態，靡施不可，自是書家一節之聖。黄太史則以蘭亭「樂也」二字爲其法。

或曰長公學顔帶鍾而成一家，然「癸丑」二字似鍾。蓋始焉得聖一肢，終焉法由自己，蓋精之不可以已而自致者。

山谷自言入山遇神人，授法「一筆三轉」，其然乎？蓋寓言也。走「意其三轉」本自南唐李後主之金錯刀書，顫筆樛曲，一筆三過也。若張圖唐希雅之「顫掣三過」，則又得之爲畫矣。

宋野史載：韓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年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宗趣。此見事有宿因也。予嘗見蘄王一札墨跡，酷似長公，但工力與韻稍不逮爾。然則前賢孰匪自宿因來哉，彼不能無因者也。

逸少七兒敬獨登峰，彼遵何道而然？殆自吉人辭寡得之。大諦學書以人品爲上，乃其法則心準目想，與對臨影模四者齊征。若匪見古人真跡與古名刻之多，即日學，終彷彿。但幸一得真跡、名刻到前，莫可容易放過，須精心

手摹，得彼至真乃已。已，乃對臨，臨後摹先。摹而不臨，神非我有；臨而未摹，泛駕之馬。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迥殊。楊用修曰：觀此，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又珂跋其後亦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堂，楶、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予近觀趙承旨臨河南枯樹賦、永師真草千文亦彼此馬牛其風。至臨右軍蔡家賓帖則毫髮不爽，豈此則志心皈命，而彼乃欲與較雌黄耶？康里、承旨臨右軍伏想諸帖亦然。

國初，吾家舍人宫門信手拈來皆合，如美人加一分即長，去一分即短，非聖於宫門大字者乎！停雲館刻其小字乃乏高朗。嘗見同里汪氏藏早朝詩，五寸許大字四幅，直追歐、虞。又吾家學士以寬草章同時名齊舍人，而乃少韻。仲和規承旨僅得其皮，而筆乃偏鋒。文待詔徵仲以能書名正嘉間，赫蹏遍宇内，然予觀其論書，尚未竟見本體。嘗跋祝希哲草書歌行云：楷本也，草末也，能草而不能楷，則爲無本之學。却不知心是本，楷與稿草悉末也。祇宜云：能草而不能楷，是知變而不知常。夫不知常，烏知變？如此較穩爾。柳誠懸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正則筆正。」雖以筆諫，知本者固如是也。徵仲惟不知此，故法雖工終未能痛快於人心。魏了翁名儒，跋杜祁公草書，亦以楷法端勁爲大本先立，可訝也。

朱子云：「字被蘇黄胡亂寫壞。」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如端人正士。然蘇、黄倒横直竪，法亦何嘗不在。過乃指爲「胡亂」，不知天下曾未有「胡亂」能傳世者。書自右軍後，罕能備美。有跡過檢束，而意含象外，則徵仲小楷是已；有跡若欹側横斜，而法合濶狹短長，天然應爾，則元章行草是已。祝希哲草書時有過當處，亦時有虧少處，便與天然應爾違遠。此由精深未極，法與我未合於一，故才氣時得奸之。

書至橫斜曲直信心自合，乃是精深之極；　稍未不合，即是浮氣粗心未融消盡。

姜堯章云：「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即一字之體又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逾矩矣。所貴於變爲不逾矩也。

嘗見朱子竿牘數張，蓋法魯公爭坐書，無論字體即行（音杭）邊添注，亦復宛然。此老好古，而信後世希見其札。似劻勷中作，其濃淡任墨，而操縱自己，長短輕重信心不逾，蓋化境也。其意致蒼鬱沉深古雅，有骨有筋有韻。而不以書名，固以學掩之，亦以其時有蘇、米諸人。若今日吳中祝希哲、文徵仲所締造，求躋朱先生閫室，尚須乞元常靈丹五粒，令世上復活二十餘年，臨池水盡黑時，倘可議也。然而兩君名竟重於當世，則以國朝書學無人。

圖繪寶鑑載朱子畫，法馬遠、汪司馬伯玉。在閩時曾得一軸於其孫，以公署災失之。

國朝真草並入神妙尚未有人，即有二三稱能，然且未逮宋、元。

祝希哲有書家之才，而學闕精純閑適之致，又粗氣未盡除，乃趣自超，則以才得之。文徵仲有書家之學，而才未充拓，拘拘簡牘，既被法維縶，又被時代壓伏，無能自振。然意致閑雅，韜斂精氣，入於深厚。視祝蘊籍爲多，則以久得之。浙鄞豐人叔，似才然而未俊，似學然而未融。雖云諸體咸備，却若巨室老奴，事事慣習，然無家主使婢差奴之槩，又其氣索然，有如枯梗不脱病夫形骸。

嘗見趙子昂畫一人勒馬立，而自題云：「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遠甚，余克意學唐人，殆欲盡去宋人筆墨，唯王子慶知此意。」予謂學書亦須盡去國朝人脚手，超元、宋而唐、晉，乃是書家正軌，不然饒佳終涉斜徑。國朝人畫以戴、沈爲最，書以文、祝爲能。嘗見戴倣夏圭大劈斧一巨軸，沈倣黃公望麻皮一巨軸，以爲奇作逼真矣。及展圭與

公望在前，戴便小、沈便粗。又以文、祝書對松雪與蘇、米，則祝便生硬粗踈，文如繫用徽墨何。

文徵仲小字從容閑適，殆庶精妙，然有入清勁古雅者爲上，間入尖抄則劣矣。草乃生澀未閑，良自强作；行雖拘拘，乃無一筆不是功深力到，亦時有瀟灑出塵者。予嘗以其畫配戴文進，謂是國朝雙璧，然戴畫大小並合，而大幅最勝。文畫稍大則不稱，小則方駕元人。若以戴大幅文小幅並稱，斯均爲國朝第一矣。吴人乃以沈啟南畫爲聖，夫聖是萬法歸一，頭頭精深微妙之名。沈畫多常作，又時有失步者，又長於大幅而未宜於小幅，又精工未能，殆夷惠之爲聖爾。世以白下徐子仁小篆配文徵仲分書，並爲國朝第一。然徐篆無一筆愧前秀，徵仲於方勁殆庶，而古拙尚隔重城。譬諸朝華，明媚綺麗之態未除。祇取元常受禪碑當前，文之八分可謂擅今逼古者乎？

南海黎秘書民表惟敬，吾休寧吴山人錦字有中，皆善八分，並自徵仲入門，晚乃追踵元常，然佳者不減徵仲却無吴人婉孌之態。

文徵仲小字，肩齊唐雅，宋、元，未有其儔。元如趙子昂其最佳者，雖精熟似勝，然大有濃豔氣，文則優優乎其入雅。

書心畫也，故書家傳法直從心起。筆陣先標「凝神靜慮」，墨亭首著「端己澄心」。夫何言「凝靜端澄」也？絶喜心於内念，泯名心於外想，斯乃用志不分，而精深微妙可馴致。

宋之太宗性嗜書法，嘗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侍書王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也。」山谷老人與人札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之二者皆言功貴精微，然而精斯深微斯妙。

夫書道，師法宜古，用志宜專，構意宜新，搦管宜適。近日海内論書，但説文、祝，不復知有魏晉；政與論學，但説朱、程，不復遑問鄒魯一爾。此其故何哉？吴俗善自標致，相爲引重，又地當東南都會，聲易於傳聞也。常人向聲疑目，信耳。遂乃因陋乘便，逐流棄源。後之君子勿云室遠，豈可以瓊枝天上枝幹未由攀緣，却喜檻外朝華，俯首堪掇，而謂花神在此也。

文、祝之書以方李、杜文章，在國朝猶初唐也。

祝行書十九首，始數行音杭，下同。尚未成行款，知其筆尚未由己；至六七行，乃漸就和適，又多倦筆，氣疎體雜，而濡與硬錯。王履吉以爲「抗衡大令」是何言之易也？至若徐有貞、李貞伯僅僅能執筆，是何等札？尊之以爲「毫翰陽春」，吴人好爲鄉故標榜乃爾。

祝行楷原自匏庵，草書原自武功，已而皈命仲珩以窺山谷蘭傳。文則楷書原自山谷梁公碑，已而形摹聖教，迄已成書，乃始規唐。以故根蒂終落後代。文功深，祝功力淺。失宦無聊，乃臨池，顧年已逾知命，所幸才氣過人，觀者驚愕其才，未遑細論，遂謂神聖。文六十時予有其書，尚未大就，結體穩與不穩者半，且力單弱；六十以往，近七十，始乃筆精氣充，無不合作；入八九十，片片必傳。人貴有壽，以此畫，則五十時自大佳。

文筆精緊體沉著而墨入紙，品亦祇是精能，千篇千字一律，無復變化，自是與近日汪伯玉之文齊軌。祝運筆緩則生澀，疾則奔忙。文較從容閑適，則所養殊也。然祝高不脱舞文吏，文高不脱引繩吏，故文卑成刻畫，祝卑則逸入斜徑矣。又祝氣粗，筆力時有不到處，發端時有不成行款處；文行款終始匀襯，筆行無倦，微點必到，但小楷作横畫差弱，然氣却雅。米南宫云：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祝不逮張，張且貽譏，何況於祝如張如弼則俗之俗而亂之亂矣。仲珩規倣素師，間入長史，雖工力未臻，然馳不失而品不凡。

國朝楷草推三宋而仲温首稱。仲温楷師鍾繇，章法皇象，然未免爛熟之譏。又氣近俗，但體媚悦人目爾。二沈兩錢承之益就，纖穠遂成雲間字習，迄今此地書家未能脱，豈書而有方土習氣使然乎？宋草章惟續書譜，楷惟七姬志，俱作指頂許字，乃不俗，亦能變而勁遒。餘皆一律爛熟，間有得意作，亦不古，緣鍾章法在勁古。而雅近惟希哲殆庶，然時有數字逸矩矱外者，要以希哲諸體，章爲最勝爾。

予在南豐見朱山人家藏解縉大紳草書二：一倣大令，一倣素師，精熟入妙，了無筆踪可尋，盛年作也。工力加文、祝倍三矣。見爲撿祚久之，乃知夙昔所見顛狂飄肆，盡棄古人矩矱，乃其晚年潦倒之作。

夫書於六藝得一焉，然自逸少後千餘年，登峰造極並駕後先竟無其人，天意抑將授之誰乎？後死者不得與於斯藝，敢曰天故限之。

祝希哲天若授之，乃學焉而未竟其才，豈以其任放落魄，好逋負，與逸少清真殊軌爾爾耶。然則中道而廢誰其汝，畫詩有之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彼心則貳，將奈書何！」

楊用修曰：人云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撅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於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必將苟於道。

廣客談云：嘗見黄一峰言趙承旨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缺，五七易，終不能及。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補之。其服善如此。兹承旨所爲能致極爾。輓近躁妄小生，朝搦管而暮矜草聖，目無古人，乃欲掩襲毫端，欺人不識即得書名。譬諸飛花亂草，又烏能久？一峰名公望。

下　論國朝名人書

夫賞識最難矣，先須其人之品高，又須其學之博，見之廣，别之精，乃能鑒今古而定其品也。五者一缺，其鑒必有一偏，偏則失當，烏能提衡藝道？予所見古人妙跡，自六朝及唐，猶有六七卷真畫。所稱六朝，則疑爲唐，唐以下則真本數數見。沈宜謙嘗與予品論古人畫，謂元不如南宋，南宋不如北宋，北宋不如五代，五代不如唐。予謂書翰亦然，蓋筆法千古不易，所謂定體也者。其品之高，則在法外能得超逸之趣。而傳則存夫氣韻，若無氣韻則死物也，不須臾腐爛爾。烏能久？執此以評，庶瑾瑜在握，燕石無重襲也。元以先藝林之論定矣，故不復論。論國朝名家，至其齷齪不堪題品。當年浪得譽，幸而流傳今，亦不之品，以藝本卑不足品也。凡予所品，必實茂果爲品之上上。即或稍次，必當家而才雅俊氣與骨稱，非徒稍稍能之，乃紀其名氏列於篇設。有位歷尊顯，間及藝事，而未成一家，亦不援入以爲美觀。蓋予所品在藝，不在官也。其品列名畫亦然。

詹希原字孟舉，號逸庵，又號丙寅訥叟，吾族之婺源居者，洪武中官中書舍人。署書當世以爲方圓之至，蓋於端重嚴整中，寓蒼勁雅秀之趣，是爲難能爾。若小字則稍熟媚。

張羽字來儀，號靜居，烏程人。楷法右軍曹娥碑雖未精極，却能離俗而入於雅。徐賁字幼文，吴縣人。官至河南布政使，小楷法鍾兼虞，亦雅。然皆拘拘法内。

朱同字大同，休寧人。以父陞蔭入侍懿文太子，太子愛其書，殊親重焉。予所見草書有學十七帖者，秀朗而勁遒，頗得晉韻，而畦町未離。至作如拳章草則縱横自如，畦町去矣。然有筆而未底於精深；能使而未就於閑方，之宋仲温似亦未甚讓。而名乃寥寥，則以蒙辜早卒。吾邑同時有朱曰可者，楷書結體纖長而筆雅秀。腕力在陳文東

上。又有邵思宜分書學受禪碑亦雅勁。

危素字太樸，號雲林，臨川人。仕元入國朝，官侍讀學士。宗趙承旨而稍變其法，秀潤而勁，成一家。

詹儼字以寬，休寧人，予族祖也。洪武初，官翰林學士，以善書畫名。余家傳尚存，如拳大章草四幅，其腕力與朱大同旗鼓足相當，而韻稍不逮。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官中書舍人，學士景濂子。景濂書秀朗而涉媚，獨善行書。璲行楷步承旨，草法素師，咸能自運，筆勁秀而機流盪，所少蒼爾。中或時露二三硬筆，則工力未化也。

宋廣字昌裔，號東海漁者，又號桐柏山人，南陽人。昌裔以草書名，然草法素師，少韻平平，無奇致；行書法魯公爭坐位，書矯健蒼鬱深厚，足自名家。

宋克字仲溫，號南宮，長洲人。洪武中官鳳翔府同知。仲溫書名甚盛，雖精熟而趣不高古，既未脫穠豔氣，又有畦町。然草章勁爽雅勝楷。

陳璧字文東，號谷陽生，松江人。官解州判官。楷書精熟成一家，但乏勁拔，於精熟中涉俗媚爾。

解縉字大紳，號春雨，吉水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草書顛肆，然自成矩矱。筆亦精妙，但犯爛熟之病。作楷生硬，遠不及草，却雅於草。

解禎期縉姪也。善草書，仍叔父故轍，稍變其顛而自成法。筆亦精妙，但爛熟之病未盡脫，雖縱横沓拖由己，而氣致不高秀。

沈度字民則，號自樂，華亭人。永樂中薦任翰林典籍，累陞學士。小楷秀媚，雖精熟而不高古；草與楷同，篆分又無取焉，謂之奴書可爾。弟粲字民望，真兄弟也。皆本孟舉與揭汯汯字伯防，元末人。

王璲字汝玉，後以字行，號青山人。其先蜀之遂寧人，從父宦遊佔籍吴中。官翰林檢討，直内閣，贈太子賓客，謚文靖。其小楷與行草法晉人，皆秀雅，雖未當大家，然能去先輩熟媚之習，自汝玉始矣。

胡儼字若思，號頤菴，南昌人。累官國子祭酒。行書矯健，而楷書法吾家希元，精熟而整，筆亦秀潤。以方沈民則，雖同軌而沈涉尖抄似不及胡。先是洪武中撫州有王洪者，作小字勻淨成家，但亦尖抄不高古。

詹仲和，四明人。法趙承旨，幾得其十之七。但筆法不精，偏鋒一律不能生變，雖式穀似之，品不高秀。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舉進士，歷官南安知府。草法張長史千文，而縱誕過之。兼以筆粗氣俗，雖工深力到，不無有入妙者，而入惡道者半之。用以驚諸凡夫可爾。張後有馬司業一龍，應圖法素師聖母文，頗得筆法十之六七。已乃離法而縱心狂肆，遂作書家鬼畫符，昔人矩矱壞亂盡。世俗人反有驚異而學之者，良可慨歎。又有方孝廉元焕，常居臨清州，以「草聖」稱，實亂寫無當。而人爭購之，至捐十金不能得一二幅，豈以無佛能稱尊哉？由盲俗人不知書法爲何物，彼土人見尊官貴客過州，敦禮往求，遂共奔逐，以致價重此固然矣。然計偕入京，京師薦紳以及四方人覯諸君，亦以虚聲爭購求，豈其人盡無目哉？鄙諺有云：「鬻真不就，鬻假便録」，殆非虚語。方書惟楷篆二體署書稍穩，人乃反不稱之。方爲吾徽歙人，馬溧陽人。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爲仁和縣學教諭，法趙承旨，能自運。黄采字宗素，號一齋，嘉定人。洪武中貢入國學，授御史，陞兖州知府。亦法承旨，才稍讓聶，皆成章而俊爽可愛。

魏驥蕭山人，以舉人至南京吏部尚書。法承旨，殆庶即真矣。但韻稍讓，氣稍粗爾。

程南雲字清軒，號遠齋，南城人。永樂中累官太常卿。其書惟小篆擅長，雖乏高古，亦自圓匀。

金琮字元玉，金陵人。法承旨。行書蒼勁古雅，所不逮者，亦氣稍粗，韻爲質勝爾。間有大幅縱筆倣大令

者勝。

錢溥字原溥，松江人。舉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法宋仲温。草章亦穩，但韻不逮，跡而未化。

桑悦字民懌，號思玄，常熟人。領鄉薦，官柳州府通判。本學趙帶晉，卒以自運。然俊朗出塵，逸氣咄咄可嘉。

吴寬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人。狀元及第，歷官太子太保。書法蘇長公而粗，意態遠劣，但自成章爾。陳沂字魯南，號石亭，金陵人。官大中丞。法長公，遠勝原博，蓋猶有韻也。但拘拘陳跡，未能自出新意。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官至少師。草書雖筆力矯健成一家，而以單筋繚繞寡骨，唯小篆清勁入妙，可寶也。國朝小篆以徐霖第一，賓之次之。

姚綬字公綬，號穀庵，嘉興人。舉進士，官侍御史。作行草雖勁，然而不遒，殊乏趣，致無足存也。惟小楷差勝，勁而近遒，蓋知運腕而資稍鈍。

詹貴字存中，休寧人。予族父也。行書法蘇子瞻而酷似子由。其法趙承旨亦宛然似之，而筆能自運，俱有風有骨，但氣致未大。楷法魯公亦方整，但少韻，不逮行遠甚，當時郡人宗之。

徐霖字子仁，號九峰，晚號髯仙，華亭人。行書雖不免墨猪之誚，然工力精熟成家，但趣致凡近。惟學聖教序寸餘許字，却清雅。小篆精絶，規矩天成，長楮短箋，無不入妙。近日吴下文壽承、許元復、嶺南黎惟敬，篆卷首數字殆庶，然皆不能整幅。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舉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法趙文敏，筆力勁爽而雅秀，亦沉著，但是小致。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領鄉薦，歷官應天府通判。蓋吴中所稱「草聖」者。於書學實有絶特超羣之才，而工

力未極，然諸體卒卒蒼没切都辦。

豐坊字人叔，號南禺外史，鄞縣人。發解舉進士。爲人逸出法紀外，而書學極博，五體並能諸家。自魏、晉以及國朝，靡不兼通，規矩盡從手出，蓋工於執筆者也。以故其書大有腕力，特神韻稍不足。嗟乎！以祝希哲書才，重以人叔書學，徵仲工力，右軍何難哉。而各以所長蔽己所短，雖書名滿宇宙，諸不免爲偏安，惜也！

文徵明本名璧，後以字行，改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官翰林院待詔。小楷精絶，圓不加規，方不加矩，美哉！妙境之製乎？分書清勁而古拙未臻；行書渾厚婉媚，然神清而骨健，自無一點可喙，特格卑非復超逸之品。然法深力足，態妍氣體，具自堪傳世。草非所能，間一强作，盡爲法拘，聊以備體可爾。

王寵字履吉，姑蘇人，卒於庠生。楷草兼能，並以韻勝。然有肉無筋，踈散而氣不固，又骨不相屬，是以齡促然以韻也。亦自英英能照目睛，但偏鋒一律，雖云學虞，乃執筆與虞別也。

朱曰藩字子价，廣陵人。舉進士。官終九江太守。書如西廂記中張君瑞俏質麗情，步步嬌婉，要亦巧自成趣，非草草作者。第骨氣稍近脆，蓋始以捧心履吉，晚乃改步逸少，然頗得其波發。

許初、陳惇，小篆並可觀，許莊整而秀，陳瀟灑而勁。許兼楷草，楷高秀而草生硬，不閑不適。陳行書可吐嗽，爛熟若醉者如泥，無復醒理，皆姑蘇人。陳字道復，國子生。許字元復，以貢授太僕寺主簿。

王穀祥字禄之，陸師道字子傳，姑蘇人。並舉進士，官並止於郎中。書並小楷可觀。王法趙承旨，陸法逸少樂毅論，皆匀淨而成一體。王較健於陸，格却下陸一層。

文彭字壽承，待詔長子。以貢至國子監博士。篆分真行草並佳，體體有法，並自成家，不蹈父跡。才似勝父，工力遠不及父，父筆入紙，彭筆不入紙，但從紙面上走過，取徑捷以炫人目，故神韻有餘，而骨力浮薄，然翩翩佳公子

哉，可以述後矣。弟嘉，小楷輕清勁爽宛如瘦寉。但善蠅頭，稍大便踈散不結束，然筆筆沉著，不以輕而浮薄，作徑寸行書亦然，皆不逌父、彭，分不減父，篆勝父。嘉亦以貢至教諭。

彭年字孔加，黄姬水字志淳，並姑蘇人。並能小楷。黄法虞，雖未當家，然大有趣致。彭法歐、法顔、法逸少樂毅論當家，然趣致稍劣，清匀而已。

王逢元字子新，金陵人。楷法元常，草法逸少父子，並庶稱能。筆穩而圓潤，然乏奇趣。雖小有韻，平平一律，故字稍大便庸卑。

陳寉字鳴野，又字九皐，山陰人。存日以書名，而實穠俗庸弱，筆力不臻，狀如墨猪札札食糠粃爾。而名動一時公卿，可歎也。署書名更重，如人龍鍾而蹲大；草則如搏沙，唯法洛本十七帖近似。

袁尊尼字魯望，官至提學副使。楷行並法文待詔。

王世貞字元美，姑蘇太倉州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雖不以字名，顧吴中諸書家，却唯元美一人知法古人，餘悉目前文待詔爾。其書依稀乎散僧入聖，筆既矯健，又大有趣致。弟世懋字敬美，官止南京太常少卿。生平雅以書自負，實不及兄。始亦知有待詔爾，晚乃知法承旨。雖韻具而腕力未稱，筆法不精，又筆不由手運。

黎民表字惟敬，號瑶石，南海人。以舉人至參議。執筆殊穩，腕力足，法亦工。但草書氣微俗，楷書氣微粗，所少清逸也。然成矣。其甥林承芳字開先，舉進士，授翰林編修。學舅各體書，式轂似之。子邦鄰，舉進士。歷官布政司參政。亦能其父書，而小楷法王大令雅秀而潤筆由己。

盛時泰字仲交，號雲浦，金陵人。時人亦謂其能書，但書名不甚起。其行書學米、學蘇可謂絶妙，前輩未有能及之者，人却不稱之。小楷學倪元鎮不甚精，却稱之。而予獨珍其行草，以爲入聖散僧。其同邑陳芹字子野，以舉

人領知縣。寫章草亦斐然。

吴錦字有中，蘇若川字君楫，皆吾休寧人。有中少貧爲刀尺工，中年棄去。學詩已，又受筆法於許元復學書，書各體能，但氣稍俗，然匀襯亦可觀。唯大分書入妙，幾逼文待詔，可傳也。君楫，國子生，家世富，乃能廣通遊道，拜文待詔門下，受筆法已，又拜南禺外史，其書得外史爲多。其徑寸草書，臨二王形似而法未具。亦時有清灑可愛者，却知執筆臨帖，特爲帖拘。

朱多熿字宗良，豫章王孫，與從弟多炡，並以能書名。然多熿法文壽承，多炡法休承，而多熿較穩，多炡較秀。多炡數數以求奇，過而失之。多炡字貞吉。

俞允文字仲蔚，姑蘇崑山人。亘寸行書法祝希哲而自成趣。行書如截鐵斬釘，寓秀朗於蒼鬱沉深之内，筆簡意超，而法具足，縱筆拖沓而合作翩翩，佳手也。但稍大不稱，小字或入斜徑。

湯涣字鄰初，以舉人官郡丞。其書楷學虞，行學趙，草學素師，並入能品。雖亦有俊氣而趣不高，拘拘筆墨内，蓋以法使我，不能以我使法。却媚時目，則以匀淨故。行書有法王大令者，亦能，唯法山谷爲畫虎。

周天球字公瑕，吴人。其書始師文待詔，晚知有趙承旨，乃刻意學其用禿筆而格卑卑，不脱椽史氣。唯結體穩，字字堪入刻。而名動一時，則以善附諸貴人得稱譽。人爭索之，起富累千金。王穉登字百穀，亦法待詔而筆太尖抄，然氣致清婉，但佻巧亦成小致，足稱能也。以比公瑕，則公瑕氣厚體巖。皆姑蘇人。

劉黄裳字伯玄，河南光州人。舉進士。授户部主事。徑寸草法二王，亦能自運。但筆未甚精，至做張長史、黄太史便强上聲作。

莫雲卿字廷韓，雲間人。其行楷結體並踈，鋒又太偏，惟草書法素師，錯以王雅宜、文壽承，却是成章斐然。其

父中江公法趙亦能，但俱不脱纖穠氣。

詹天爵字時修，休寧人。予族兄也。以儒士授檢校，陞鴻臚序班。始與從姪萬里俱受筆法於予。時修倣孟舉作五寸許大字，寫千文精熟，而嚴整不俗，足傳後，無忝能品，人不尚之。學逸少小字，卑卑一椽史筆爾。人乃競相購取，起家累累千金，良由行款精匀，點畫瑩淨，結體婉媚，於俗目悦也。宫門亦倣孟舉，則端重而雅，人亦罕及。獨倣趙稍涉佻而氣亦俗。萬里小字法黄庭，精雅而秀，筆亦近勁，遠勝時修。對臨文徵明小楷，人不能辨，遠勝吳下陸濤；臨趙承旨徑寸行書，亦能自運而似；學鍾八分與聖教序，作半寸許字，亦成章。但稍大便倉皇，心手各各不相湊。所至並有書名而心急欲售，人覘其嗜酒，故與説酒，則終日爲人書不倦。書畢醉以酒，醒而知不得金錢，心恚甚，卒不能糊其口，至餓死燕市。諸弟庠生伯麒，大幅行書法文徵仲，黄體徑寸草書法予，而稍自變，並能運腕成章，但微筆未精工。侃任閩縣典史，在官以善書知名當道。而先受筆法於時修，然但作指頂許小字，法趙勁爽而雅。濂亦有書名，法魯公作如拳大字，及以長匹巨幅作分書，亦具色相，但氣粗而筆不精工。惟如拳許分書近雅。時修少時尤善界畫樓臺，並爲時俗購。尚蓋吾家自孟舉以寬而來，多能書畫。諸兒能者殊衆。予三子萬善、萬英、萬化，書畫並翩翩。又邑内金一陽小字，汪大同分書，汪懋孝徑寸顔書，甥邵啟泰徑寸草書，皆得予法。又外弟蘇若漢君昭，始法公瑕，行書逼真，晚乃改學予草，並知名。緣正嘉而上，吾郡不知有書畫正法，一切任意揉成，致吳門訾笑。自予書談晉唐，畫談唐宋元，偶幸當世，郡内慕傚，咸以得受筆法。高自許二藝遂以彬彬甲宇内。

程福生字孟儒，江西玉山人。篆法壽承，分法徵仲，小楷法顔麻姑壇，又法逸少黄庭。而草法章筆並俊雅膚盈，但筋若骨或稍讓膚，然行行（音杭）匀整，字字穩襯，筆潤潔而麗，又體正大而不纖，於書家昇堂矣。復加勁遒，便是右軍入室弟子。顧今世亦罕有及之者。

趙仕禎字彦卿，樂清人。官中書舍人。作徑寸許書，楷法歐率更，行法聖教序，分法文太史，皆成章而致亦清。

金陵李公子寧儉，爲吾友少保惟寅弟，徑寸草，法孫過庭，大草法文壽承，並有佳致，而氣致方勃勃。

右予所述列，皆以其當家，書名盛。有未當家，或無書名間習八法，或巨卿或以高賢傳後，雖未盡合，而意致不凡；或意致庸凡而體格頗具；或知體格意致，而工力未臻，未能成家，則有數十餘人。然亦必其書有一當不妨野趣散品。不乖購骨存魄之意，又須予曾得寓目，非出傳聞，乃附之兹篇。如青田劉誠意基伯温，吉水胡閣老廣大，長洲姚少師廣孝道衍，建安楊少師榮勉仁，臨川吴舍人均平仲，長樂陳舍人登孝思，雲間朱舍人芾孟辨、張宗伯駿天駿，四明金大僕湜本清、楊孟平希籥，吴門王行止仲、杜瓊用嘉，西蜀楊觀察基孟載，吴江陸典籍行直季衡，閩縣王檢討恭安中，長樂高待詔棅廷禮，雲間陶宗儀九成，姑蘇錢逵，渤海高啟，錢唐董璵，中州林裕，廣陵姚藹，京口陳方、陳肴義興、馬治，湘中唐斗，長沙湯彌昌師言，淮海秦約文仲，浦陽趙友同彦殊，永嘉朱梓榮仁仲，嘉禾蔡景傅，崔城金文鼎，江右杜員外環叔循，吴舍人餘慶彦積，雲間張員外黻孟著、張舍人黼孟昭，黄觀察翰汝，中錢觀察博原博，東越蘇伯衡平仲，莆田鄭煒宗晦，豐城揭舍人樞平仲，錢塘蔣郎中暉廷暉，寧海方侍讀孝儒希直，永豐魯侍郎棨子啟，會稽陳寅仲賓，金溪王尚書英時彦，廣陵高閣老穀，金陵李祭酒時勉，泰和王尚書直，浙江凌御史晏如，崑山張學士益士謙，吉水錢侍講習禮，新淦金宗伯幼孜，慈谿陳祭酒敬宗光世，休寧陳學士敏政克勤，吴江凌舍人信尚素，錢塘凌廷評壽，崑山盧舍人儒爲己，廬州牧熊公武，江浦莊行人杲孔陽，新會陳檢討憲章公甫，長洲李少卿應楨，永嘉姜舍人立剛，姑蘇劉觀察珏仲美、徐武功有貞貞伯，唐解元寅伯虎，餘姚王新建守仁伯安，上海張侍郎電文光，山東張布政紳士行，崑山夏太常昶仲昭，毗陵王舍人紱孟端，瑞安黄少卿蒙養正，增城湛尚書若水，吴興許明府科文魁，金陵顧尚書璘華玉、邢探花一鳳伯羽，姚太守汝循叙

卿，毗陵王郎中問子裕，四明沈明臣嘉則，歙王寅仲房、汪道貫仲淹、道會仲嘉，休寧詹檢校景元時和、黄參軍秀民毓初、黄中翰正賓賓王，山陰黄觀察猷吉仕貞，閩縣袁太守表景從，泉州黄太守文炳，隴西蔣職方行可，姑蘇杜主簿大中，錢唐沈仕，莆田蔣時亨，歙劉一然，休寧蘇若漢、朱宗臣，姑蘇陸濤、程大倫，雲間董良史。又國初見有張清夫、沈世遠、何琮、吴謙，皆不知爵里。大諦洪武初多法趙，洪武而下至永樂多法詹、宋，宣德而下乃入沈、姜，格寖卑矣。至嘉靖而文徵仲稍稍振起，是後四方多宗，然格不高，故其流亦不免椽史。至夫亂天下書法，則張汝弼、馬應圖，次則祝希哲亦起猖狂縱誕之，特其筆振秀而有端委，勝張、馬爾。宣德而上，如國初馬治、錢逵小字，乃獨楷晉唐，而姑舍詹、宋，豈其人亦邁時者耶。顧其跡不多見。逵爲良，右翼之子，父子並有書名。至如凌信、何琮、盧儒筆至陋劣，不知當時何以得厠書名，豈名下亦有虚士耶！識之以俟他日。

詹景鳳曰：予叙書自洪武至萬曆一百八十六人。

書遺

周砥　薛穆　顧禄　張宸

李東陽　王鏊　馬愈　蕭顯

邵寶　胡纘宗

見聞名書家

宋克　宋濂　高啟　王行　蘇伯衡

馬治　張羽　周砥　宋璲　張紳
楊基　徐賁　劉基　盧熊　宋廣
詹希原　陳璧　陸行直　錢逵　虞堪
顧祿　揭樞　張宬　薛穆　朱應辰
解縉　王璲　姚廣孝　王洪　王湲
解禎期　滕用亨　朱吉　沈度　沈粲
楊士奇　李時勉　王直　金幼孜　胡儼
楊榮　夏昶　黃蒙　李昌祺　魏驥
聶大年　姜立綱　錢溥　程南雲　錢博
曾棨　杜瓊　徐有貞　劉珏　任道遜
張弼　金湜　金琮　李應禎　莊昶
吳寬　李東陽　馬愈　張天駿　蕭顯
王鏊　沈周　姚綬　桑悅　王守仁
邵寶　祝允明　徐禎卿　都穆　唐寅
文徵明　王寵　顧璘　徐霖　陸深
王守　蔡羽　陳淳　豐坊　陳沂
胡纘宗　王穀祥　許初　陸師道　文彭

文嘉 陸治 彭年 黃姬水 王世貞
周天球 王穉登 張鳳翼 董其昌 邢侗
陳鎏 王衡 米萬鍾 黃輝 婁堅
王鐸 楊循吉 朱芾

費瀛

費瀛，明隆慶、萬曆間人，書法家。字汝登，晚號藝林剩夫。浙江慈溪人。少負異資，長邃於學，又不得意，睨傲一世。時稱高士。費氏潛心文史，而尤精於六書，謂：「天下義理歸文字，文字歸六書。」於古文奇字、籀書、小篆、隸書多有研究。工大書。人評其書謂：「雲物舒捲，蛟龍歙吐，山嶽拱聳，要以一寫其心中之奇。」

大書長語爲費氏精心之作，全書從「正心」、「識字」、「師授」、「心悟」、「通變」、「結構」、「神氣」以及「署書」、「堂匾」等方面詳加論述，於作大書尤多啓發。文中亦間及文房用具。歷來書論罕有及於大書之法，費氏之作正可補藝林之闕。

大書長語刊本甚少，有明萬曆刻本、高昌秘笈甲集本。

大書長語

卷上

正心

楊子雲以「書爲心畫」，柳誠懸謂「心正則筆正」，皆書家名言也。大書筆筆從心畫出，必端人雅士，胸次光瑩，膽壯氣完，肆筆而書，自然莊重溫雅，爲世所珍。故學書自作人始，作人自正心始。未有心不正而能工書者，即工，隨紙墨渝滅耳。正德中江右李士實以大書名，然用偏鋒法。於眼已知其脈理不正，後以寧庶人敗，所書匾署刊落殆盡。顏魯公、朱文公遺筆，幾經翻刻，亦皆潢治寶藏，莫敢褻視，斷碑隻字，世以永存。蘇文忠公論字，必稽其人

之生平，有以也，嗚呼！寧獨書也與哉！

識字

慨自保氏教廢，六書不明，説文、切韻之學悉置不講，手寫別字，口誦訛言，漢、唐以來，讀書而不識字者，亦已多矣。昔賢謂欲作詩文略須識字，愚謂作大書尤須識字。倉頡觀三才之文，博採衆美，合而成字，悉有精義存焉。「憲」從「害」首，「害」字從「宀」頭，室家也，其中從「丰」即古「契」字，刻記也。其下從「口」，因離間之言，記恨小過成大隙也。注以心目，懸法示民，使知遠害也。訛者不從「宀」綿，而從「冖」冪，於義何居？「寇」從寬處攻之，故以「攻」、「寬」省合成字。或並省「宀」頭一點，而從「冖」，却與「冠」字建首相同。夫「冠」之從「冖」，取覆蓋元首之意，惡得比而同之？善諫之言入耳不煩，故「諫」字從「柬」，或訛而從「東」，殊爲無謂。「獬豸觸邪」，「獬」，義獸也，立文象其獨角直躬。「豸」，惡獸也，遇物輒食物，食之則柴毀，故音「柴」，小篆作「豸」，象張喙噬物形。今文別從「才」作「豺」，而以「豸」爲「廌」，固已謬矣。或書「廌繡坊」，訛而作「豸」，從「爪」從「豸」。不惟不識「廌」字，並失「豸」之本義，而莫知其非也。周官：司刺次，掌三刺，一訊羣吏，二訊羣臣，三訊萬民。訊有罪者刺殺之。故從「刀」定意，諧「束」木之有芒者，與「束」字不同。爲聲。或書「刺史坊」，不從「束」而從「束」，從「木」從「口」，斂物而小之也。是爲「刺」辣字，乃以刀破束物聲。韓文所謂「刺刺不能休」是也。惡有扁署而可作別字乎？「壬」任，中畫長，取擔當意。「壬」挺，下畫長，人立土上特出也。「廷」字從「壬」，會意兼諧聲。有書「廷評坊」，不從「壬」，乃從「壬」，聲邪？意邪？王者統三才，立文一貫，「三」中畫近上，法天也。其三畫停匀者，魚欲切，象連貫形，乃古「珠玉」字，秦更隸書，加點於下畫之傍，以別「帝王」字。其點於中畫之傍者，另有三音，詳見正韻。俗書「王」、「玉」弗辨，悉點於中畫之傍。邊戍以人荷戈，分明畫出艱辛之狀。「戌」乃九月，辰

名，於時衆陰盛而孤陽獨存，故從「戊」，函「一」爲意，兩字較若俗書，「戌」、「戍」弗辨，率於「戊」中加點，此類更僕未易數也。夫匾榜大字，揭諸通衢，識者弗概於心，而因仍不改，由六書之義不明，不深知其謬故耳。魏莊渠先生諱校理，學名臣。所著六書精蘊，學者最宜潛玩。六書明，非惟識字，六經如指諸掌矣！

師授

刓鞠絶棋亦皆有法，而況於大書乎？草書千字，不敵楷書十字；楷書千字，不敵大書一字。愈大愈難，苟無師承，知從何處下手？必須明師指授，八法，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八病，牛頭、鼠尾、蜂腰、鶴膝、折木、柴擔、竹節、棱角。運筆，撮襟等法，逐一講究，意中了了，然後落筆，則一點一畫都從規矩中來，漸覺有趣，欲罷不能矣。臨寫時，更得精通書法者提掇點化，則心益明，見愈長，臨池之業，日異而月不同，駸駸到古人佳處矣。夫以篆、隸、小楷著名，代有其人，鮮克工署書者。苟能詣極超羣，可以題署宮殿，壯觀堂宇亭臺，勒諸金石，垂於後世，章昭代文物之美，斯亦不朽事也。豈與夫流連光景，耽嗜棋博者，可同日語哉？

心悟

虞永興云：「機巧由於心悟，而不可以力取。玄妙資於神遇，而不可以强求。」書法既得其傳，必有所悟，乃能造微而自得。要在念念不忘昔人觀舞劍、蕩槳、聽鼓吹、江濤而觸彼通我，遂臻神解。此最上乘也。吾輩留心於大書，須博采名山勝境精刻金石大字，名人手書真跡，遍揭楣壁及出入經行之處，朝夕覽觀。先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又默會其運用、轉换、起伏、照應精意之所存。得其意矣，心追目極，精誠孚感，恍若親見其人披雲霧而

下之，揮霍於吾前，忽若電馳，倏疑星墜，可喜可愕，奇怪百出。夫然後探彼意象，入我筆端，縱横闔辟，惟吾所用，自有超世絶俗之趣。或疑伯喈、羲、獻神授筆法，事涉誇誕。愚謂不然，思而思之，儼然形於有形，是亦夫子學琴之法也。惟通靈感物之君子，乃可與談斯道。

通變

亞棲云：「凡書通則變。」「若執法而不變是爲書奴。」古人各有所長，其短處亦自難掩。學者不可專習一體，須遍參諸家，各取其長而融通變化。超出畦徑之外，别開户牖，自成一家，斯免書奴之誚。魏、晉以來，諸以大書馳名者，如師宜官、梁鵠（俱魏人，相師友。）鍾元常（繇）、褚登善（遂良）、李少温（陽冰）、虞伯施（世南）、歐陽信本（詢）、李泰和（邕）、顔清臣（真卿）、柳誠懸（公權）諸名公，始焉各有師承，及得意外之旨，變通無方，若神龍幻化，法象昭然，而觀者初不知其出自何家，書之品格始入神妙。苟束於教而不能遺法以見意，依樣葫蘆，隨人步驟，即令逼真，是亦叔敖之優孟耳。奚貴哉！

結構

作大字如大匠作室然，先須經營位置。匾有横竪，體裁不同；字有疏密，形勢亦異；規畫間架，穿插得宜；胸中有成字，而後下筆，則穩妥耐看。文與可寫竹，氣韻生動。東坡謂其先有成竹於胸中，正與書家相似，皆意先於筆也。廳堂用横匾，如「明倫堂」三字，晦翁書於婺源縣學，「明倫」兩字形勢匾，「堂」字亦構匾體以稱之。如「捧日堂」「日」字孤單，用筆須肥重飽滿，以稱「捧堂」二字。肥中要隱隱有骨氣，若肉豐而無骨，難免墨猪之誚矣。公署用竪匾直書，第一字宜大，第二、第三漸漸小，掛起方恰好；若上下一般，便覺頭小尾大。必須矬疊周正，接續處

不宜多露白地，白多則凋疏。亦有不盡然者，吾郡「司獄司」三字，倣子昂書，一字自爲一字，四邊空白俱多，殊覺爽朗可觀，必求矬疊，反不佳矣。寺觀匾每尚方，如「大雄寶殿」四字，作四窠分，「大」「寶」相並在上，「寶」字「宀」頭開展，「大」字上停宜肥而長，左撇向「寶」字穿插，斯參合匀稱。故曰大者促令小，小者展令大；疏者不得浪宕，密者不得逼塞。分間補空，變換垂縮，俱要心匠巧構，因物付形，斯爲妙手。

真態

匾榜大字，固貴綿密匀稱，亦有以不稱爲稱者，要各盡字之真態，而弗以己意參焉。杭之鳳山門外有坊曰「萬松」，永樂間金臺王杞書。「萬」字四面停匀，八邊俱滿，「松」字以「公」附「木」，「公」短而「木」長，不牽强求其必稱，自是端穩腴潤，分看固好，合看亦好。西陵江樓匾：「襟江帶海」，「帶」字竪拔特長，更覺瀟灑。杭城「忠節坊」，「節」字一竪，宜長不長，蓋强求其稱，而不知當以不稱爲稱也。今已重易武林李淞書。大抵橫匾數字並列，有宜紓左者，有展右者，有宜附麗者，有離立者，有回互留放者，衹要位置得所，東映西帶，若星辰之參錯，燦然而成章也。字多象形，强齊不得，如「口」字之小，人身之門，開竅於口，象内虛而外實之形。「體」字之大，體乃人之全身，從骨者，身之幹也，從禮而省，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棘」叢生而短，故從並束。「棗」條生而長，故從疊束。「木」之疏，「林」之密，「一」之扁，「臺」之高，各有真態，必欲求稱，其將能乎？第於畫少者用筆稍重，畫多者用筆稍輕。於輕之中用一兩筆險峭而重，亦自斯稱矣。

神氣

大字唯尚神氣，形質次之；最忌修飾，纔修飾頓減精神。隋釋敬脱能用大筆書方丈大字，求者止與一字，遒

勁不加修飾。唐之裴休、宋之石曼卿每每於匾榜上大書，其莊重若王公大人冠冕佩玉，端拱於廟堂之上；其安閒有孔子燕居，申申夭夭氣象。晶耀如太阿出匣，險峭如枯木懸崖，飛動如龍驤鳳翥，天趣溢出。神與之謀，猶巧匠之斫輪，庖丁之游刃，郢人之運斤，非惟人莫能喻，已亦莫知其然也。今人先書字底，覆紙雙鈎，譬諸傳神寫照，非復本來面目；況經刻手，筆意已乖，漆工粉飾，彌失真態，西施不爲嫫母乎？是故作署書，每令粉匾、研墨，以俟手和筆調，乘興一揮，即有肥瘦、長短之不同，而神氣自在。一時意興所到，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具目者如九方皋之相馬，當自得於牝牡驪黄之外，不以形容筋骨求也。顧多狃於俗套，祇喜雙鈎，可爲三歎。

乘興

解衣盤礴，宋元君知爲真畫師；傳神點睛，顧愷之經月不下筆。天下清事，須乘興趣，乃克臻妙耳。書者，舒也。襟懷舒散，時於清幽明爽之處，紙墨精佳，役者便慧，乘興一揮，自有瀟灑出塵之趣。倘牽俗累，情景不佳，即有仲將之手，難逞徑丈之勢。是故善書者風雨晦暝不書，精神恍惚不書，服役不給不書，几案不整潔不書，紙墨不妍妙不書，匾名不雅不書，意違勢絀不書，對俗客不書，非興到不書。

貴熟

大書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豈易能哉，必也功哀歲月，一息毋忘，盡心精作，得意轉深，筆下自然凑巧，應規入矩，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故曰心不厭精，手不厭熟。鍾繇初學胡昭書，十六年不窺園；王逸少自言嘗於山谷中學字，廿年不出，竹葉樹皮皆反復書之。隋僧智永獨處閣上，臨右軍書三十餘年，業成方下。研成臼，筆成冢。𡺎

巙子山（元人，一日能書三萬字。）鎮淛西，每日坐衙寫罷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製馬上簡版書字。虞伯施臥則於被中書腹。鍾元常畫被穿表，如厠竟日忘起。古人書學成名者，其垂神注意用功專一如此。書必熟而後工也。余置垩几於書室，搵靛大書，頗得意者，覆紙拓之，抹淨復書，此無盡藏紙也。頃斫方磚四塊，範木爲几，閑中以茅筆濡水大書，盡可習熟。倘假餘年，造詣熟而書法工，得爲才鬼，猶勝作頑仙也。海内容有酸鹹土炭之嗜同於余者，不敢自愛，因並及之。

卷下

署書

秦廢古文，書存八體，其曰署書者，以大字題署宫殿匾額也。漢高帝未央宫前殿成，命蕭何題額，覃思三月乃以秃筆構隸體書之，時謂蕭籀，又題蒼龍、白虎二觀，此署書之始也。要間架明整，字字相照應，綿密古雅，不怒張，不險怪，奕奕然有静而若動，動而若静之勢。魏文帝起淩雲臺，先釘榜，去地二十五丈，詔韋誕（字仲將，魏京兆人，初守武都，以能書留爲侍中，終光禄大夫。）就書之，以轆轤引上，題竟而鬚髮頓白。晉建安間，太極殿成，謝安欲王獻之題榜，語以韋誕事。獻之正色曰：「仲將大臣寧有是事。信爾，知魏德之不長矣。」遂不之逼，令劉瓌之以八分題之。（瓌之字元寶，官至御史中丞，善八分，亞於二王，骨正力全。）宋米芾謂歐陽詢「道林之寺」四字，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三字，大小不相稱。薛稷「慧普寺」，「普」字如人握兩拳，申臂而立。數公皆以書名家，不能無議焉。署書信難哉！信難哉！唯葛稚川「天臺之觀」，李陽冰（凝）「生公講臺」，及顔清臣虎丘之「劍池」，足爲大書模楷。我國初，南京宫殿及

太學諸匾，皆詹希原字孟舉，其先徽人，徙居都門。正書師虞永興，有繩墨，其字愈大愈佳。奉詔楷書，端穩腴潤，可稱合作。責備者謂其風骨尚謝古人。莆田周翠渠先生名瑛，理學名臣。所題「岳陽樓」匾，茂密蒼勁，神彩照映，真足以壯觀荆南。鬱攸不戒，蕪爲雲霞，惜哉！嘉靖初，學憲白泉汪公名文盛。手書先師廟，暨廟門匾額，頒刻兩浙學宫，筆勢宏偉，風骨内含，得印泥、畫沙之意，一時署書無能出其右者。

堂匾

堂不設匾，猶人無面目然，故題署匾榜曰「顔其堂」云。堂有崇庳，匾貴中適。堂小而匾大，爲匾壓堂，固不可；若堂高而匾小，猶堂堂八尺之軀，面弗盈咫，則亦不中度矣。登其堂，觀其匾，整飭工緻，名雅而字佳，雖未見其主人，而風度家規可明徵矣。匾名猶不易立，時輩不淪於塵俗，則過於矜張。詎知古人非直爲觀美也，寓户牖箴規之意焉。必須詞典則，而意趣高遠，使人目擊而道存。其字體須端莊古雅，非比亭榭燕遊之所，流麗情景，可恣跌宕也。且氣數所關，尤忌偏枯飛白及怒張奇崛臃腫之態。匾署之法，莫詳於唐，亦莫病於唐。於屋之大小，字之尺寸，悉有程度，其點畫分毫各立名字，按陰陽五行而稽其休咎，不太泥乎？然書與畫有神、妙、能三品，字入神品係休徵焉。信有之矣。

綽楔

古謂綽楔，即今之坊表，正以風勵天下，匪直標榜焉爾矣。宋淳祐間，三衢郡守楊彦瞻，爲狀元留夢炎、省元徐霖建「雙元坊」，且貽書二公明己揭匾之意，不同於俗人之見。厥後徐以道學名，可謂不負楊公；而夢炎改節仕

元，文文山有「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無面見江東」之誚。寧不污滓此坊哉。

國朝凡名勳碩望，忠孝節義，皆建立坊石，以樹風聲，示激勸，鄉舉及進士亦例得給坊表厥宅里，蓋冀其爲麟爲鳳，羽儀天朝，康濟海宇，昭科目得人之盛也。所以聳瞻視，播遐邇，存乎匾署。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一畫偏枯，如壯士折一臂，豈可漫委庸俗人書之。彼售書者，枵中寒兑緊豈能工緻？或雕刻字式，照影摹圍，或用米或用沙，鋪排成字，不以精力法度結構之，於得心應手之妙，殆相左矣。況經刻手，筆意已乖，漆工粉飾，彌失真態，西施不爲嫫母乎？「狀元坊」唯成化辛丑科王華建於紹興府治之東，圓熟流麗，殆非泯泯衆人之筆。杭城謝太傅祠前兩坊對峙，左題「蒼生素望」，爲文靖公安。右題「黃閣清風」，爲文正公遷，顔筋柳骨，不減前人風致。要之，有賞鑒家未嘗乏能書家也。

鑒定

衛茂猗謂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寫時或當局而迷，須藉生眼瞰破。故曰「過得衆人眼，始放老夫心」。切勿護疾忌醫，屢經慚恧，方有長進。小慚小進，大慚大進，凡事盡然，況於書乎！先師徐寅齋先生，名立，字守直，都諫仁伯子也。性孝友，仕至通判，未老乞休，躬操杵臼，鄉閭稱爲「清貧官人」。工銘石，尤善署書。每教後學寫字用低案，寫畢須高揭，字有平鋪盡可，而竪看煞不好；有平放不覺其好，懸看却好者。蓋平鋪衹見下亭，必高揭遠觀，全體悉在目中也。鑒別弗精，棄瑜用瑕，無足怪者。既鑒定，不得牽惑浮言，妄有增損。顔魯公爲書統宗，李重進猶有「叉手並脚田舍漢」之譏；虞永興書翰稱絶，或嫌其首大尾小，犯七惡之禁；歐陽率更名重鷄林，或謂傷於險勁；謂柳公權之筆瘦如鶴脛；周越筆勢如龍病在沙；張即之爲險怪之祖。不齊之口，自古難調，刻木之輩，孟浪褒彈。謂某畫太瘦，某

點太肥，不知肥之病在剩肉，瘦之病在露骨。若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於佳處無妨。主人不具正法眼，輒便改易，差僅毫髮，而於作者之意乃有大謬不然者矣。噫！世無玄成，孰辨「戈」法。唐文皇學虞世南隸書，作「戩」字，患「戈」脚不工，空「戈」令世南補之。次日以示魏徵，徵對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遁其形，今觀聖作「戩」字，「戈」法逼真。」上歎其高於藻識。鍾期既往，伯牙絶弦，有以哉！

鎸漆

十室之邑必有華堂，通都名門罕觀佳匾，豈盡書之弗工哉，緣鎸漆鹵莽而僨事，若者十居八九。王大令保母帖不減蘭亭，由刻手精工也。顔魯公書碑文，每令家僮鎸刻，猶憾波磔時有失真。鍾繇、李邕多自書自刻，旁書伏靈芝刻及黄仙客刻，皆自撰詭名耳。魏黄初中闕里記，曹植撰文，梁鴻書丹，鴻字伯鸞，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彈琴詠詩自娱。字入能品，王羲之師其八分。鍾繇手勒，號「三絶碑」。古人於文字間鄭重若此，後世那得知邪！時輩罕有真跡大字，多以白紙雙鈎，瑕疵不顯，必須廓填高揭，締觀，無可議矣。每字分吊，中墨復用朱筆雙鈎，乃付良工，照依紅暈下刀鎸刻，庶免欹仄虧替之病。刻已，粘聯白紙，摹拓二幅，一幅收藏存底，一幅粘於漆室，時時比對刻紋，庶不失筆意。漆人亦自有能者，令紀綱之僕，精選委任，優其供億，不得纖嗇劑量。匾之内外，俱用細布灰漆堅牢，刮磨精緻，曲折處時以拓本比對，刻紋毋得潦草。髹音休，以漆飾木器也。漆之際，如塑像之出相，傳神之點睛，妙處正在個中。須託諳曉書法者，尋繹筆意填漆，纖毫無爽，神彩迥然逼人。永永流光，來祀不其美與。鎸、漆二事，人皆猥以末務忽之，實有關於書道，不覺覼縷云。

原古

粵自蒼頡廣伏羲之文而造六書，是爲古文。高陽氏有科斗書，以梃點漆書於竹簡，漆膩難行，首粗尾細，遂成科斗之文，後乃巧擬其形，非本意也。夏禹鑄鼎象物，作鐘鼎書，其文奇古詰詘。殷湯時務光隱居清泠之淵，植薤而食，輕風時至，見積葉交偃，因作倒薤書。周媒氏於仲春書男女内採之文，用填書，以其字間滿密也。韋誕題芳春林樓觀用之。周宣王柱下史籀，取蒼頡形意，加之銛利鈎殺，而作大篆，以其名顯，故曰籀書。因而重復之曰復書。漢武時用題建章鳳闕。七國分裂，文字不能統紀，始皇一天下，李斯罷奏其不與秦文合者，改省篆籀，而作小篆。畫勢勁直，世謂玉箸篆，又謂八分小篆。比之籀文，十存其八。云是時法密文煩，獄吏程邈覃思十年而作隸書，務趨便捷，以赴徒隸急速文書之用。王次仲又節隸書爲八分書，蔡琰云：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無點畫俯仰之態，而楷法景昉焉。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因爲飛白書，其勢飛揚，多白。蓋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者也。宮殿題署，勢既尋丈，字宜輕盈，漢、魏多用之。至建中初，直以隸書爲楷書，謂其字方於八分，而有模楷也。羲之所書黄庭經、樂毅論謂之小楷，國朝文徵明妙得其法焉。漢元帝朝，史游爲急就章一篇，省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概，曰「章草」，取篇名也。必波磔縱任奔逸而字字區别，非此，特可謂草書耳。杜度最善章草，章帝貴其跡，令上表章用之，世謂章帝書誤矣。張芝變章草爲草書，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聯，血脈亦未嘗斷，倚伏有循環之勢。衛瓘復採芝法，兼乎行書，謂之稿草書。羲、獻所書曰今草，結構微眇者曰小草。劉德昇因隸法掃地，真過於拘，草失之放，變楷爲行書。王獻之又旁出二法，非草非真，離方遯圓，處乎季孟之間，兼真曰「真行」，帶草曰「草行」。蔡襄復作飛草，有風雲變態之勢。大抵草生隸，隸出於篆，篆本乎籀，籀始於古文，形體相因而變，理勢自然也。大書雖成於

一時，勒諸匾榜欲垂久遠。已上諸體必須逐一研究，各極其旨趣，融會貫通而時出之。結構茂密如篆法，耿介莊重如楷書，蒼古奇崛如鐘鼎，鬱跋縱横如古隸，纖細勁潤如小篆，波磔險峻如章草，飛揚灑落如飛白，一字之中諸體兼該，斯盡善也。苟不明其原委、掇其菁華，而徒以一人之私智小慧欲逞此技，祇見笑於大方爾。

按：書史所載，太昊時龍馬出於滎河，作龍書以紀官。神農感嘉禾之瑞，作穗書。黄帝時慶雲常見，作雲書。少昊氏立而鳳鳥至，作鸞鳳書。高辛氏作仙人書。軒轅氏因靈龜負圖而出，作龜書。周文王之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感鸑鷟赤雀而作鳥書；感白魚而作魚書，孔門弟子感麟而作麒麟書。秋胡之妻作蠶書，戰筆遒律，垂畫纖長，旋繞如蠶形，又名雕蟲篆。唐綜作蛇書。宋景時司馬子韋感熒惑，退舍作轉宿書，象蓮華未開之形。秦滅古文，書存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其形鳥首雲脚，以題印璽；四曰蟲書，施於幡信；五曰摹印，施於印章；亦名繆書。六曰署書，施於匾額；七曰殳書，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八曰隸書。漢武時芝産於宣房，作芝英書。司馬相如採日辰之蟲，屈曲其體，昇降其勢，象四時之氣。韋誕作剪刀篆，亦名金錯書，本古之錢名，周之泉府，漢之銖兩，新之刀布，筆勢顫掣，狀若麗匣盤龍，新臺舞鳳，史游造其極焉。曹喜作垂露篆，以書表章點綴，輕盈婀娜，象露之垂。又作懸針篆，以題五經篇目，字之垂脚勢若針芒。衛瓘作柳葉篆，類薤葉而筆勢明勁。劉德昇觀星宿作瓔珞篆，類科斗而不真，勢若迴鸞而宏遠。漢初詔版用鵠頭書，又用偃波書，狀若連波。尚書詔版用蚊脚書，字體纖垂有似蚊脚。王羲之遊天臺還會稽，止蘭亭，題柱爲一「飛」字，有龍爪之形，遂名龍爪書。王僧虔作虎爪書以擬之，加之縈婉，兼以棱角。齊武帝睹落英茂木而爲花草書。其弟臨川王工左右書。梁孔敬通爲反左書，庾亮呼爲「衆中清閒法」。吕向爲連綿書。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李後主爲撮襟書，一云張旭，不用筆，捲帛書之。徽宗有瘦金書。陳堯佐有堆墨書。昔陶弘景以一事不知爲深恥，諸如此類在博雅君子亦當考而知之，

但弗溺焉可也。

客問

客問大書之法。予謂：「字貴正鋒，操筆宜直，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體勢有向背，氣脈相聯屬。點者，字之眉目也，全藉顧盼精神。畫者，字之骨骸也，欲其堅正匀淨，輕重合宜。挑趯者，字之步履也，欲其沉着而有力。撇捺者，字之手足也，欲其屈伸中度。無往不收，無垂不縮；變起伏於波杪，殊衄挫於毫端；凛之以風神，温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閒雅，此大書之要旨也。」客問：「『川』字三筆皆縱，書法將無同乎？」余曰：「起筆忌作蒸餅狀，須衄挫；近裹作掠勢出梢；第二筆略按徽行，至强半即轉折筆鋒，提飛要有左顧右盼之意，質直則無情致；第三筆從中直引帶來，聳肩仄右，作努勢澀行，至末頓筆倒挈，藏頭護尾，力在字終。此三筆若峰巒起伏，整如排比，豈復成書。」又問「三」字，曰：「首畫用勒法而稍長，貴得罄控之指；次畫借策勢按筆，迴鋒趨左以啓下；其末畫用復筆，須沉着攸長，有任重道遠之意。横畫有象天覆形，有象地載形，有象玉几形，筆筆變换，行雲流水，無駹虺不安之意乃佳耳。」問「一」字，曰：「要如覆舟之狀。善用筆者八法皆具，不善用筆八法皆廢。落、起、走、住、疊、圍、迴、藏，缺一不可。」客喜起曰：「書學心殼其在兹乎！其在兹乎！」曰：「未也，必有事焉而勿忘永成家風，思盈半矣！」客唯唯而退。

紙説

古以簡牘書字，書於縑帛謂之紙。縑貴重而不便，漢安帝時尚方令蔡倫始以敗布、敝網、雜樹膚造紙，後世用

楮皮爲之，彌覺其便。大書所用紙，絳潔白堅緻而無灰者斯可，有灰易沁，筆畫交錯處輒便穿孔，殊索興趣。故褚河南非精紙未嘗輒書。鄴都宮觀成，詔韋誕題署，奏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王逸少得繭紙，乘醉寫禊帖，妙絶古今。爲會稽内史時，有欲大書而乞紙者，右軍敕掌故檢得九萬版，悉與之。作大字必須紙墨富麗，乃堪展其筆興恣意揮灑。唯當行本色，方知此意。雖然，亦有未覘書家藩落而靡費剡箋者。舒元輿唐元和進士，會稽郯溪出古藤，以造紙佳甚。是以有悲古藤文之作也。

筆說

羲之七歲能書，暮年入妙，猶曰：「欲書先須相筆。」顔真卿問工書之妙，張旭答以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其次紙筆精佳。唐人李無逸待詔翰林，歲寄萬錢市錢唐吴浩大筆。甚矣，筆之有關於書道也！陳東宮洗馬鄭信善用禿筆書字，鋒藏韻古而筋力有餘。宋著作郎王知微名智，修補智永千文百數字，爲世所珍重。工署書，用勁毫，爲筆甚大，號散筆。寫大字要如小字，鋒勢全備方是作家。姑蘇張旭性嗜酒，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自視，以爲神異。嘗寓友人軒中，軒甚清潔，紙墨亦佳，乘醉撮衣襟漬墨書「東軒清致」四字，殊有筆意，世傳撮襟書法，蓋昉乎此。裴公美名休，鎮太原日，化城寺僧預粉匾，陳研墨，胥公至以衣袖揾墨書之，字極遒勁。石曼卿嘗艤舟於泗水之龜山，寺僧請題壁旁殿榜，乃劇醉，捲氈一揮而三匾立就，使善書者累月構思以爲之，亦弗逮也。恒言能書不擇筆，數公則無假於筆矣。大抵造到精熟處，或以頭髮，或用亂草，或用抹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墨説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墨者字之血脈也。最要調停得所，研須頻滌，水須新注，墨要清煙，磨要優柔不迫。諺云：磨墨如病人。此亦有説，墨性慾涼，磨急則性熱而膠泥難書。夫大書之難，磨墨其一也。今人不以爲意，漫付狡童傭隸，作輟靡恒，調停弗善，甚有妨於書道。須擇平素安詳耐性者委焉。磨法：量着水、以三指攝墨，輕按長推。弗令太濃，濃則滯筆；亦弗太淡，淡則無精彩。俟其濃淡適中，傾注別器，以供揮灑。執筆待墨，興趣易闌；久停宿墨，亦不中書。是故翰林禁經有「九生」之論：一謂生筆，穎筆無鋒，久漬無力。二謂生紙，新出篋笥，堅白妍滑。三謂生研，無留宿墨，密護塵埃。四謂生水，水停則腐，須汲新清。五謂生墨，臨用旋研，宿則泥鈍。六謂生手，大書運臂，過用則勞。七謂生目，先須凝靜，以蓄目力。八謂生神，筆以神運，尤宜存養。九謂生景。窗明几淨，時和氣清。此書家玄微處，可與知者道耳。

譜稱墨貴八極。堅如玉，墨如漆，拿之輕，磨之清，濃似霧，光似鏡，油樣滑，蘭樣馨。

硯説

昔人謂硯楿樸而少文，有漸磨之功，可爲耐久交，封「即墨侯」此實録也。其品制，譜誌已詳，歷觀前哲，有在官不持一硯者，包孝肅公拯知端州，歲滿不持一研以歸。有止遺一硯及漢書一部爲奩具者，胡邦衡名銓，號澹庵。上疏乞斬秦檜，貶海外廿年，當嫁女，唯漢書一部，匣一研，此外蕭然。有却呵水之硯而不貴者，孫之翰名甫，宋仁宗朝直史館，人獻一研云，呵則水出，却之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祗值三錢耳。有居圜土以斷瓦爲研，不廢著述者，括蒼葉適自號水心先生，國初爲巴陵主簿，詿誤繫獄，恐一旦與草木同腐，拾斷瓦作研，著書廿卷，名草木子。有鑄硯誓不改業者，桑維翰字國僑，爲人醜怪，身短面長，覽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初應舉，有司嫌

其姓與「喪」同音，不取。或勸其它仕，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鑄鐵研示人曰：研敝則改而它仕。卒第進士。晉高帝朝乃拜爲相。有心許友人以硯，徒步追送者，蒯鰲居鄉飲博，晚節自厲，風操尚信義。嘗蓄龍尾一枚，友人欲之而不言，鰲亦心許而未與。一日不告而去，乃徒追送研而還。仕南唐爲殿中丞。奇情高致皆可尚也。後世所寶，如端溪、銅雀、龍尾、子石等硯，以瑩潤爲賢，大書則取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余家藏歙硯，乃舊坑絲石，正視弗甚顯，以傍睨之，刷絲燦然，最善發墨。兵燹之餘，化爲烏有，未嘗不臨書嗟悼。隆慶戊辰，潛庵王真人名守玄，山東漕縣人，棲遯西湖藕莊，施藥拯貧，年六十八，不疾而逝。麓池郭方伯，市地葬於淨慈寺山之陽。邀余避暑藕莊，紫薇主人遺以澄泥、陶硯二枚，其一狀如「風」字，虛中通竅於池，以函墨；其一狀如「回」字，中凸旁凹凸處駐筆而殺去聲墨，墨不殺則淋漓；凹處貯墨而飲去聲筆，筆不飽則枯澀。二硯蓋相須兼濟也。第楮生與子墨客卿每每絕交，時或盛水濡毫書於几案之上，黑几篩粉，素几篩煤，吹去浮垺，筆跡儼然。覆紙勒之，纖悉弗爽。然俯仰骫骳，委皮，屈曲之貌。勞不可任，昔蘇舜卿以窗明几淨，筆硯精良爲人生一樂，信矣！信矣！世有四寶具而弗親視爲長物，獨何與書以誌感！

莫雲卿

莫雲卿（？——一五八七，？——明萬曆十五年），書法家。名是龍，因得米芾石刻有「雲卿」二字，以爲字，並以字行，又字廷韓，號秋水，又號後明。松江華亭人。幼慧，有「聖童」之稱。後補郡博士弟子。工詩古文辭。明史稱其「善書」。亦精畫理。莫氏書宗鍾、王及米。王世貞藝苑卮言謂：「是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明何三畏瀨六齋全集云：「（雲卿）書法無所不窺，而獨宗羲、獻，宗米，楷宗鍾繇，於畫宗黄大癡，然亦極意倣摹，不輕落筆。」李日華評之云：「廷韓書法米顛，亦咄咄逼人。」契蘭堂書畫録評莫氏之畫云：「秋水畫，其秀在骨，而蒼潤不及亭林。」

莫雲卿論書主張「師古」，講求法度。認爲「師匠不古，終乏梯航」；「法度既得，任吾心匠，適彼互合，時發新奇」。均爲有識見之論。

莫氏有莫廷韓集，論書、評書二篇即輯於此。

論書

今人之不及唐人，唐人之不及魏晉，要自時代所限，風氣之沿，賢哲莫能自奮，但師匠不古，終乏梯航。今世鍾、王之蹟已不可見，如鍾之力命、宣示、戎路、季直諸帖，王楷樂毅、黄庭、曹娥、東方贊，大令洛神十三行，煊赫千古。行書求宋拓閣帖、太清樓諸刻，留意而諦觀焉，即傳刻之遠，點畫乖謬，而存十一於千百，庶幾典型。學者誠能湛玩深思。彷彿其趣，又參以譜論諸說，而自出胸中之奇縱，不能氣運爭能，抑亦不惑於流俗淺夫之見矣。

鍾元常謂「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蓋知筆端之妙全在筋力，筋力之勢運於指腕。右軍父子，及盛唐諸名家，皆用其意，而時代相沿不能無改前轍。故曰「元常古肥，子敬今瘦。」正言今古異尚，工拙因之，古法不傳，良可慨也。夫楷書起於王次仲之八分，夫隸爲書法之一變也，漢、魏以來，點畫波磔行有天則，能遠尋本始，如鍾之尚書宣示、丙舍墓田，庶幾典型。右軍黄庭、樂毅，大令洛神十三行，皆真書之用意極深者。大小穠纖，斜正疏密，如化工賦象，動合天然。自後人僞作右軍之言曰：「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張顛引以教顏魯公，遂作千古謬論。末世又以出自魯公，不敢置喙。魯公而後，竟無一人超越自詣古人者。至米元章出，獨見此意，而自運不足。然謂魯公書真法入俗，可謂具法眼三昧語也。

凡書家下筆時，須澄神靜慮，弗以一事關心。既想字形難易俯仰，右軍所謂「意在筆前」；然後快然落筆，不使凝滯，自能合符。至於平日摹習之功，不以寒暑少輟。每得清晏，便置古帖墨跡披玩遊神，心手漸熟，姿態横生，所謂「臥王濛於紙端，坐徐偃於筆下」。法度既得，任吾心匠，適彼互合，時發新奇，無論求甘心眼，即古人何不可至。學者輕視之則矜持太過，無心手操縱之奇，無惑乎其不逮前哲也。

評書

真書之難，古今所歎。書法不由晉人，終成下品。鍾書點畫各異，右軍萬字不同，物情難齊，變化無方，此自神理所存，豈但盤旋筆札間區區求象貌之合者。右軍父子各臻其極，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之卓絶矣。隔世綿遠，遺跡邈焉，石刻古拓已登上估，鍾、王楷體一字難求，非才識俱高，思同

冥契，何由見影知形，得其萬分之一也哉！

唐之中葉，以書判取士，一時學士大夫競趍端楷，類有科舉氣，顏魯公有干禄字書是其證也。歐、虞、褚、柳淵源有自，雖心手各異，而古法多存。歐之正書，濃纖得度，剛勁不撓，點畫工妙，意態精密，傑出當世。虞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外柔内剛，修媚自喜。褚法出入鍾、王，古雅絶俗。昔人稱其瑶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不勝羅綺，風流綽約。歐、虞謝之，柳遒緊圓潤，自成一家。其餘如魯公正書，元章以爲後人惡札之祖，他可知也。

宋人如米元章行法，登右軍、大令之堂，每作二王帖傳人間，雖一時賞鑒如紹彭諸賢，亦莫能辨其真贋，獨小楷不多見於世耳。蔡君謨真書卓冠一代，大者端莊濃艷，在魯公伯仲間；小法予目中未睹；草帖有絶類晉人者。蘇、黄二家，大悖古法。蔡京父子，人品别倫，不能不重其書。

勝國諸名流，衆口皆推吴興，世傳七觀、度人、道德、陰符諸經，其最得晉法者也。使置古帖間，正似闤闠俗子，衣冠而列儒雅縉紳中，語言面目立見乖忤，蓋矩矱有餘，而骨氣未備。變化之際，難語無方，撇欲利而反弱，捺欲折而愈戾。右軍之言曰：「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文敏之瑕正坐此邪！鮮于太常、鄧文原、巙子山、虞伯生、鄭元祐、張伯雨、揭傒斯、張來儀、錢逵俱奕奕高流，而行、草則伯機古勁類唐人，真、楷則張、揭淳美，並存晉法，品在子昂上，而名價稍似不及，余不能解。良由俗眼望風呼聲，交口相和。至謂趙書直接右軍，不知歐、虞、褚、柳當置何地？假令元章、長睿輩復出，必有定論矣。

國朝如祝京兆希哲，師法極古，博習諸家。楷書骨不勝肉，行草應酬，縱横散亂，精而察之，時時失筆，當其合作，遒爽絶倫。平生見此公墨跡惟金山寺石刻碑，寫張説詩，及余家藏寫阮籍詠懷詩焉。草法通神，無可擬議。文太史具體黄庭而起筆尖微，病在指腕，雖嚴端不廢，未見巋峨磊落之姿。王貢士盤旋虞監而結體甚疏，雖爛然天

真，而精氣不足。晚年行法飄飄欲仙。吾鄉陸文裕子淵全倣北海，尺牘尤佳，人以吳興限之，非篤論也。數公而下，吳中皆文氏一筆書，初未嘗經目古帖，意在傭作，而以筆札爲市道，豈復能振其神理，托之豪翰，圖不朽之業乎！

張懋修

張懋修（一五五五—一六三四，明嘉靖三十四年—明崇禎七年），字子樞。江陵人。首輔張居正三子。神宗時特賜進士及第，明萬曆八年庚辰科獲中狀元。授任修撰。

著有墨卿談乘十四卷，卷九爲論書畫，本篇內容即選於此。

論書

翰墨雖技，然不專工則無以詣極，不博涉則無以取裁，不精熟則無以應變。前古名士豈藝不苦習，名由浪得乎？如後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家之衣帛必書練之。魏鍾繇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許，捶胸嘔血死，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後誕死，繇竊墓得之，乃習之窮晝夜，臥則以手畫被，被穿。晉王羲之觀鵝得頸上轉運而悟草書，乃自往山陰道士觀鵝。唐張長史旭睹孤蓬自振，驚沙乍飛，得其奇怪。後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得其迴翔低昂之狀。李陽冰見絳州碧落碑，寢其下數日不忍去。歐陽詢見索靖碑，駐馬觀之，已去復還，佈氈宿三日方去。僧智永，姓王，習書，筆頭壞皆收之，及死，筆頭數石同葬。僧懷素，姓錢，習草書，寺壁裏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種蕉萬株以葉代紙，漆一方盤、一方板，書之皆穿。夫以古人苦力如此，始能成名，豈有作輟爲功膚求穴見，欲以成字乎？凡臨古帖，必須一臨百紙，不肖不休，庶幾功夫到而運用熟，思慮審而神理通矣。摹者，以紙摹帖，近而模之；臨者，以紙對帖，遠而象之。摹，眼力省而得手難；臨，眼力費而得手易。摹，得其形貌；臨，得其神情

也。字學。

作字有三調：心調、手調、筆調也。規矩繩墨，轉運變化，中有成畫，心先筆後，心調也；正奇應手，剛柔合筋，滑溜圓融，開合斷續，手調也；濃淡適宜，纖巨應手，毫含餘墨，人馬相得，筆調也。三調。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没雖有倚伏，開闔籍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衄挫於毫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目。點畫。

正側筆鋒之説，沈存中嘗於篆體發之，然各體惟隸純用側鋒，真、行、草宜正鋒多，畢竟清緻。不然，側鋒多，苟非用法精純，難免於縈蚓墨豬之誚矣。正側鋒。

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而意態自足，號稱「神品」。世稱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不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張長史書。

江南徐鉉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竵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竵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徐鉉篆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有兩合爲一者，三四合爲一者，須一一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大小均停。聊舉數義：如「殺」字乃四字合一，當使「乂」、「木」、「几」、「又」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一，當使「二」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長短相遠，即不可牽强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唫」則取上齊，「釦」則取下齊。如從「上」、「小」、「又」，及從「口」從「冐」三字合者，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沈括論楷書

化書曰：「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然後知書之道。」按：此語真得書之神化者也。齊丘論書。

余方草書，有震雷聲呯呯然，電光爍窗，閃閃不定。余不覺筆端自戰，橫斜浮遊，不能自持，乃凝神猛力一收，遂能成字，即有驚雷收電之勢，比常書不同。自此書法頓進。驚雷收電之勢。

字小藝也，能草者或不能楷，能真者或不能隸，能今者或不能古，備古今矣。而胸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道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無千歲之韻。雖銀鈎蠆尾，八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奕清舉者，不可得。按羅泌之言如此，果然千卷之資，方得入韻。不然，今之書傭楷體，豈不極精？而千歲之韻難矣。漢晉芝、羲輩，豈特以字名哉？非特字也，顧、陸、張、吴以畫名，亦有千歲之韻耳。字有千歲之韻

董其昌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明嘉靖三十四年—明崇禎九年），書法家。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人。明萬曆十七年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敏。工書善畫，名重當時。明謝肇淛五雜俎云：「今書名之振世者，南者董太史玄宰，北者邢太僕子願，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嘗自云：「吾學書在七十歲時，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倣黄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可見董氏書由顏入而博採晉、唐諸家。有容臺集、容臺別集、畫禪室隨筆等著作。

容臺集爲董氏文集，今輯其中有關論書各條。畫禪室隨筆原書四卷，此選録其中有關書論之内容。畫禪室隨筆有清初刻本、四庫全書本、清大魁堂刻本等。

容臺集（論書）

墨禪軒説 寄吴周生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訶以爲古人之糟粕。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其鎸石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倣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儓之誚，方契斫輪之意。余事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鍾太傅，煞有肖似蘭亭、丙舍、宣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爲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間遊學檇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

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嚴在溈山會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黄庭，楊羲和；殷司空之西昇經，褚登善書；楊侍御之絶交書，王右軍書；停雲館定爲李懷琳者，誤。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王司寇之太宗哀册，褚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還山以來，損其負郭收一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雅不喜趙吴興書，近有老廣文戴公，自嶺表歸，裝中貯吴興小楷内景經一卷，數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補其末，絶類楊上真，乃吴興生平神品，頗恨晚而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黄昏。」奈之何！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黄山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具，新安江清淺見底，舴艋順流，至我谷水祇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乘興一來，觀兹真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詣習主簿者也。周生爲何如？

魏平仲字册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極才人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鑽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强入。蕭氏文選正與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韓、柳以前，此秘未睹。蘇子瞻曰：「筆勢峥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得十分，謂若可學而能耳。畫史云：「若其氣韻，必在生知。」可爲篤論矣。余初釋褐時，琴師第一手諷余學之，謀於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但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學。嘗見妄庸子有摹倣黄庭經，及僧家學聖

教序，道流學趙吴興者，皆絶肖似。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中，推之不去。又東施不捧心，未必爲人所憎厭也。唐、宋文人著集，至百卷者無數，消滅殆盡，而獨韓、柳、歐、蘇、曾、王江湖萬古。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顔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每舉示人不得解者，今爲平仲盡，勿視粗心人也。

論書

唐人書皆迴腕，宛轉藏鋒，能留得筆住，不直率光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微但書法，即畫家用筆，亦當得此意。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爲法所轉也。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書法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褚河南書，如瑶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所謂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情獨冶艷。顔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凛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姪、蔡明遠、劉太沖、馬病、鹿脯、乞米諸帖，最爲烜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砢砢，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痴人前不得説夢，説着如端人正士，便作算子書，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諸天世界耶？

顔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愧，而魯公書法鬱勃奇宕，不似登善瑶臺嬋娟姿媚自喜。蓋書法本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書後，更如何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顔常山法，

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海岳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遂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猶非篤論。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則以勢爲主，差近筆法。今榜書如米老之「寶藏第一山」，吴琚之「天下第一江山」，皆趙承旨之上，雖顔魯公猶當讓席。其得力乃在小行書時留意結構也。書家之結字，畫家之皴法，一了百了，一差百差。要非俗子所解。

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人矣。有謬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畫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趙文敏較，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倣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軍臨池，池水盡黑。假令耽之若是，故當勝余。」於趙亦然。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吾畫無一點李成、關仝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正恐余所自評，猶類憐兒不覺醜耳。

邢子愿侍御嘗爲余言：「右軍之後，即以趙文敏爲法嫡，唐、宋人皆旁出耳。」此非篤論，文敏之書病在無勢，所學右軍猶在形骸之外。右軍雄秀之氣，文敏無得焉。何能接武山陰也？雖然，其可傳者自成一家，望而可知爲趙法。非此，則鮮于、康里得並驅墨苑矣。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好，於黄庭、像贊外，有筆思。米元章以爲經生書，又云是一種好僞物。余曾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迫欲朱提力，不能有，遂落賈人手。如美人爲沙叱利擁去矣。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昇雖俊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輩能學之，亦可適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宫語也。時一爲之，以斂浮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乎孫虔禮所云：「神怡

務閑之難也。」

蘇端明畫古木竹石，贈賈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周賈者，方與之。余書畫浪得時名，潤故人枯腸者不少。又吴子贋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大夫輒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僞而不辨，此以待後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蘇公好爲人作書，但棐几筆精張箋素以俟，便得乘興。若求其書必不可得。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即勉應之，亦不能工。又俗子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吾如浮雲。」老杜語殊可味。又云：「惜哉功名迕，徒見書畫傳。」似猶不免俗態。

盧鴻字浩然亦曰鴻乙，余題戲鴻堂帖曰：「飛冥易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免斥鷃笑」用此事也。嚴君平爲冥鴻。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又宋劉次莊有戲魚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圖行於世。孫虔禮所稱書有五合，余無「感惠徇知」之合，而亦無「意違勢屈」之乖，身爲士夫，但以此爲悦生之事，雖贊毁非所問也。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吴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錢鷄毛筆書此篇，迅疾如追風逐電，略無凝滯，皆是顔尚書、米漫仕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横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册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録古人雅緻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亦不免爲名使耳。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後七年，紙成堆墨成臼無望矣。書道安得進乎？

千文凡書四載，先後作止，筆墨間闊，幾如寫一大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吏牘之餘。余所愧於嵇叔夜也。

江右甘侍御雨，以所藏鮮于伯機書老杜茅屋秋風歌見示，余爲跋其後，並臨一卷。侍御頗訝其相肖，不知余乃降格爲之耳。因識於此。

隱居所謂此一人，或即許先生也。今閣帖中多許書。黄長睿、米元章各有辨誤。況王著憑秘殿倣書摹版，尤爲失真。吾嘗謂古帖不足學，學書必見真跡，以此。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此吴太學集余書而填廓入石者，以余不耐多書故也。昔蔡君謨書晝錦記，每一字輒書數十，擇其合者存之，名爲「百衲碑」。吾鄉陸文裕公書一紙嘗廢十餘紙，書家之不欲自見其瑕如此。今余既多所存，鮮所廢，令太學得收其疲卒輒爲一軍，則余實拙於匿瑕，太學不能爲余護也。然其結習之勤，所期託吴太史之筆，以不朽。乃公者，真孝子事矣。吴憲副養微行狀。

今日觀周密煙雲過眼録有陶隱居寫小楷黄庭外景經與大洞經，此二經尚無石刻，何論真跡。又有楊凝式書千文，今皆無傳，想見元末國初，法書猶爲衰中之盛。今東南惟晉陵唐氏，姑蘇韓氏，繡水項氏，收藏差富，亦漸爲好事者所購。此外寥寥無聞。余行遊天下，往往地閲千里，無一卷一帖可入眼者。欲如米老之作寶章待訪録矣。

范希文岳陽樓記，宋人猶以爲傳奇文。東坡醉白堂記一似韓、白論耳。文章家之重體如此。若夫希文之先憂，則不愧其自許矣。宋之古文實由范公推尹師魯開之，又以公書法絶類樂毅論，雖文與書非所以重，公在此道中，未嘗不稱當行名家也。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顔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拓徐季海書洺州府君碑，以其意爲

此，如黄金鑄範，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畫錦堂記。

此趙文敏爲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以意倣之。後有鮮于太常跋云：「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與其他應副人情者不同。」乃知古人以偶然欲書者爲一合，非云出自妙指縱横皆合也。

裴將軍舞劍，張長史運筆，吴道子畫變相，魯公輩人也。因觀魯公真跡臨之。

婁水王尚書家藏顔魯公贈裴將軍詩。余曾臨數卷，此其一也，今爲伯應所收，伯應自其尊公幕府攜來。所謂「劍舞躍遊電，隨風縈且迴」者，且見之海上舟師，何止公孫大娘渾脱舞可助書興。余惡札益自愧矣。

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别刻，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拓。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十本，顧於經文時有脱誤，獨所謂「三盗既宜」者，改作「既冥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信筆也。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徽宗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跋正同，要得散卓方可爲也。

久不作蠅頭小楷，偶然欲書，爲竟此賦。大都學女史箴筆法，今人罕見之，不知吾所自也。雪賦。

高麗側理隱起界道，因而用之，雖黄素黄庭之織成硃絲，不是過也。孫虔禮以「紙墨相發」爲書家一合，有以哉！

往余以黄庭、樂毅真書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鹽官陳奉常家，藏米襄陽真跡，感慨激昂，自以世無知己。獨不憶子瞻所許清標絶俗之詩，佳妙入神之字乎？

蓋紹聖間，時移事變，禁蘇、黄之跡，米公亦諱言知己。交態如此，何論蔡天啓二楊小小物色也。獨其書韻逸中法度森嚴，一爲倣之。己巳，武林鄒孟陽訪余山中，見此卷輒瞠目叫好。謂米顛之作，以米家筆書之，雅稱雙美。收置篋中，歸視識者，恐不免痂僻之誚，臨蕭閑堂帖。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予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余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書各體，以副清臣之請。酣古齋帖跋。

蘇端明遇佳紙精筆，横陳几案，輒自作書不休。有從索書者，輒怒不許。近時祝希哲亦然。余雖好書，都不自作書，每勝日閑窗，爲人所强而應者。當時率意塗抹，寧知後來盡用入石，不得少藏其拙也。

單炳文論閣帖止皇象、宣示、王廙二表，不及二王書，其精鑒如此。蓋懷素所云「右軍真不如鍾」之論也。廙書大類宣示表。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褚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屏」二本，一作十三跋，一作十七跋，正是此種。以藏鋒爲綱骨，取態弗論也。丙寅中秋之望。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摹，下真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證。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缺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吴興踵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蘭亭叙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尚有以草體當之者，正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款乎？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即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絶肖，此爲異耳。

隨手書禊帖，乃脱數字，此不常臨寫所致。藉令如吴興日數十舒卷，豈有是耶！書以誌吾愧。

因書蘭亭叙有脱誤，再書一本正之，都不臨帖，乃以勢取之耳。

蘭亭叙以行款爲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續鳧截鶴，皆不爲害。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此帖蓋其衣鉢也。書授清臣，清臣其寶之。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口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得其意。舟過崇德縣觀。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廖瑩中縮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己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爲蠅頭體，第非「定武帖」耳。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聞之，謂其書必不得工。禪家云：「從門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趙子昂臨本甚多，世所傳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换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離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爲書家奴耳。因臨此本及之。四月六日過俞彦直齋中，晴窗啜新茗，重題。

趙吴興之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官奴帖與丙舍又一家眷屬也。

宋高宗於書取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换一本，即工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禊帖參取。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己卯秋，余試留都，見真跡，蓋唐冷金箋。摹者爲閣筆不書者三年。官奴帖。

余近購王右軍行穰帖。宣和譜載，憶東坡題送梨帖云：「家鷄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余家行穰十五字，當更得坡公妝點耳。彦直索余書，因臨此帖贈之。古人用筆，似疏實密，如環無端。余此書倣黄庭、樂毅頗得右軍遺法。然所謂「鳳翥鸞迴」非所敢當也。

王右軍有太師箴小楷，今無傳帖。余書以擬之，示東晳補亡意也。

余此書學右軍黄庭、樂毅，而用其意，不必相似。米元章爲「集古字」已爲錢穆父所訶，云須得勢，自此大進。余亦能背臨法帖，以爲非勢所自生，故不爲也。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换凡骨無金丹。」老杜詩正如右軍書，學之轉遠，李邕云：「學我者死」，良然。

今日寫各體書，煩熇未平，對客拈筆，每倣一種，不能百字，僅嘗一臠，似窮五技。然使紙有餘地，凉風嘘之，當不止此。商丞百里見訪，不孤其意，未知得如賈耘老换羊書否？偶背臨鍾、王楷書各一種，失其文句，不能與原本相合。

唐摹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爲致佳。余臨數十本，皆爲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贋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跡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摹絶交書，紙墨用筆與行穰帖同，中缺「鸞」字，乃悟爲右軍書，蕭齋所摹，避子鸞諱，而後人誤以爲李懷琳耳。

十七帖硬黄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余在都下友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黄本，曾借臨一卷已。

於濟南邢子願冏卿，見所刻石，即王本也。余以臨卷質之，子願謬稱合作。第謂趙吴興臨十七帖流落人間，尚不下數十本，請多爲之足傳耳。余是以時臨此帖，以懶，故終不能多也。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爲子敬，非也。此李龍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晉、魏」，不虚耳。又龍眠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倣之，乃爾遒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大令洛神賦真跡，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拓，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跡。余見之檇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鼠鬚筆。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悦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跡。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拓，爲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吴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吴興所少，正洛神疏雋之法，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

謝惠連墨跡，新都汪氏所藏。余令人摹勒入鴻堂帖，觀其字形用筆，全是宋高宗書。豈德壽學謝書耶？余以己意書此二章，未嘗規摹謝跡也。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倣。欲用虞永法爲之，方於碑刻習氣有異，此册亦其一也。若不能竟耳。

右軍告墓表，寶晉齋刻，相傳爲智永集右軍書。余曾臨智永千文真跡，知後人集智永爲之，非右軍之舊跡也久矣。此帖應于蕃教書此，遂有錯落，豈直蘭亭臨本，以僧權押字誤入行間，爲「曾不知老之將至」而已耶。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顔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虞永興正書，惟夫子廟堂碑行於世，至如龍馬圖贊乃以碑中字集成。其文在柳州集，非真虞跡也。破邪論則

唐人小楷，與柳誠懸清淨經並是真筆。一見之義興吳光禄家，雖摹刻之鴻堂帖中，未盡其法。破邪論偶得宋拓，臨此。

褚河南書此贊真跡，在館師韓宗伯家。余嘗借觀。近於分隸，非二王法。褚書哀册最佳，千文、孟法師碑，皆不及也。

學李北海書五十五年矣，初時專習，頗爲近之。自見米老運筆，多有詆訶，輒復忘其舊學。然時一擬書，亦不落吳興後也。

李北海碑帖余見數本，皆不全，不可讀。最後得此帖，文義了然，以大照禪師碑筆意參合臨之。昔人評北海爲書中仙手。至宋時，米元章微有異論，姜堯章、趙子固亦踵之。惟趙子昂以爲宗極，蓋子雲太玄必俟後世子雲如此。倣北海娑羅樹碑。

新安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真跡，以爲杜甫書。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真書，蔡君謨宗之。雖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蹊徑，未脱歐、虞、褚、薛姿態耳。書杜少陵謁玄元皇帝廟詩。

右軍有撥鐙法，傳於晉、唐諸名家，所謂口訣手授者，南唐李後主猶傳此法。余於徐季海三藏碑悟筆意，當於内擫留筆取之，正自覓解人不可得。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臣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姜立綱，何能傳後？余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頒誥之時，王程於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憮然。

顏魯公受筆法於張長史，嘗有錐畫沙、印印泥之喻，又謂之屋漏痕。然其碑帖嚴整，蠶頭鼠尾，即不無錐沙、印

泥，屋漏痕未之見也。獨此碑落筆與放筆處，和緩挺勁兼之。余臨寫之次，恍若有悟魯公曰：自鍾、王至虞、陸皆口訣手授，以至張長史，信矣。

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鋒之遒，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筆雖形類顏，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倣顏魯公書宋廣平碑側帖。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絶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褚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誌吾愧。

魯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書家，其孫攜至長安，留余齋兩月，無以酬值，遂落賈人手，不復可得矣。魯公書，惟行體最佳，絶去唐人纖媚之氣。余好之不減二王，因臨書識之。

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關齋會記，擬其筆意，書此經。米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真書，故無楷行世，亦是缺陷。張長史郎官壁記乃狂草之築基也。

余既失顏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合浦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焚硯。今又作一觀，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本因南渡後想見汴京繁華舊事，故摩寫不遺餘巧。苦在汴京未必爲此。每落筆時想二家神情風韻所及，當反深也。直恐珠還之日，仍添我懶耳。

魯公行書在唐賢中獨脱去習氣，蓋歐、虞、褚、薛皆有門庭。平淡天真，顏行第一。伯肇年姪工於書，徵余爲顏書，真具眼者，漫爾背臨，以塞其請。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棱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懷素自叙帖真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内府，蓋嚴分宜物没，入大内後，給侯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吴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檇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之，惟此爲最。本朝素書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怪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旨，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蔡忠惠公書，以學楊凝式者爲勝於學顏。蓋蔡書多守定法，學景度者，乃不定法。此卷其衆尤之尤也。

白香山琵琶行，以自寫羈臣怨士之緒，以彼曠懷深悟憚悦，豈爲淪落摩登伽女濕青衫之泪也？山谷故是白太傅後身，所作艷詞與琵琶行同致，猶爲禪德所訶，謂不止墮驢胎馬腹。此書殆是未見秀鐵面時所作耶？原是吾鄉朱司成所藏，山谷他書學醉素，獨此規摹章草，以行書意寫流艷語，正似香山以無情人落有情癡也。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爲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越吴興各有門庭，吴興臨米輒不能似有以也。吴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題壯觀楚辭。

米元章書沉著痛快，直奪晋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爲主，乃大悟。脱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黄相見，不無氣懾。晚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良有以也。此爲樂圃書誌，遒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誌，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樂圃帖。

觀米老論書，亦可想見米家筆法。顧其訶詆唐人，終非篤論。山谷評米書如「仲繇未見孔子」時氣象，則米老未必心服，蓋米於前代書法，盤旋甚深，非蘇、黄所及也。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謂書逼魏、晉，不虚耳！二帖皆節文。

朱晦翁自言書學曹孟德，宋時當有孟德書鋟版。今晦翁書自榜額之外，不可多見。余得端州友石臺，愛其奇崛，縮爲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有分隸意。晦翁論書謂天下字被蘇、黄寫壞，自負不小。

康里子山工於書，自趙承旨以後即及之。嘗問人曰：「一日寫得幾字？」曰：「承旨一日萬字。」子山曰：「吾日寫三萬字。」

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今所流傳醉僧圖、王會稽尺牘，終不似真。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輒止，曰：「今人去古遠矣。」皆爲臨學所困也。二公猶爾，況餘子乎？朝學執筆暮誇其能，書家通病。止園此册，人巧天工，悉敵觀止矣。

曹娥碑真跡卷，有高宗跋，是北宋物。元文宗命柯九思鑒定御府書畫，因賜之，以旌其勞。趙承旨題云：「如親見吕仙，聞吹玉笛，可以稱量天下之書矣。」在婁江王文肅公家。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爲玉真公主寫，進御明皇，有宋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虞伯生跋，全倣黄庭經。趙子昂師之，十得其三耳。海寧陳太常次公藏。

黄庭外景經真跡，此卷未見，據友人云，與内景經同一絹素，同一筆法。又有云是宋高宗臨者，在吴江吴憲副家。顧愷之女史箴不全本，在嘉禾項氏，其書類大令十三行洛神賦，古勁可愛。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紙，米元章跋，在海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褚臨墨跡絹本，王弇州家藏，復歸

新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陵。

蘭亭唐標第七本，絹素奕奕，無題跋，亦似褚筆，今在新都王氏書畫舫。

大令東山松帖真跡，送梨帖真跡，皆曾見之，今不知歸何人？右軍零落數字成者甚多，不能殫述。

顔魯公送劉太沖序，緑箋書，北京國學刻石，真跡奇宕，爲遼東李帥所藏。其家圖書皆散，今不知所在。

顔魯公祭季明文真跡，鮮于伯機所藏，跋云：「吾家無第一，天下無第二。」在新都吴太學家。停雲館所刻，乃米臨，余刻之鴻堂帖者是也。

昔人謂觀孫過庭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草書難讀也。因臨懷素帖，並爲釋之。

余每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黄長睿云：米芾見閣帖書稍縱者，輒命之旭。旭、素故自二王得筆，一家眷屬也。旭雖姿性顛逸，超然不羈，而楷法精詳，特爲正真學狂草者從此進之。

余嘗臨顔書，今日臨柳公權、楊少師帖，以于蕃賞音者，不欲自藏其技。所謂寡和之曲，須爲和人奏之。

以楊少師韭花帖筆意，書仲宣登樓賦，亦兼用陶隱居華陽帖，欲一洗媚艷之習耳。

黄涪翁謂子瞻書當爲當代第一，爲其挾以文章忠義之氣耳。黄涪翁以蘇、黄門遠謫，瀕死不悔，亦以文章節義之契，堅如金石，深入骨髓。莊生所云：「以天合者，迫窮賤患難相守者也。」米顛視此，有餘愧矣。此卷蘇詞、黄詩皆本家筆，玆論書法當以晉、魏爲極則。如連城國璽者，非文章忠義重耶。戊午首春。

蘇子瞻小楷如歸去來詩等，皆贋筆。又有滕王閣賦，余聞而斥其贋。及覽拓本，不知何年俗子所託。且係之以元章跋，尤俗，不獨玷我東坡也。因書伯夷傳稍用蘇法及之。

昨見項晦伯家有趙文敏書汲黯傳小楷，特爲遒媚，與本家筆不類。元人跋，以爲文敏見唐人書此傳石刻，因

倣之。乃軼唐而晉矣。汲傳頗繁，呵凍難竟，故書伯夷傳，不知視文敏書若何也？

東坡先生書養生論真跡一卷，是靖江朱光禄所藏，後爲河南俞中舍購去，今吴中多雙鈎僞跡，乃從我家鴻堂帖摹出，無復筆態，但存形似耳。

余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此米元章謂東坡畫字。趙子固又云：「偃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有云：「子瞻書爲今代第一。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自非書家所能爭長也。」

以坡公書法書坡公賦，似臨蘭亭叙。古來文與書稱者，僅此賦與叙耳。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醫。子瞻自是千載人，覿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賞會翰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即雪浪以百二十千構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樓下物正當愧死，何置喙哉！

東坡嘗書子由上清辭與秦少游絶句，當亦有書魯直之作，今不傳耳。此魯直書東坡詞，雖出焦山鶴銘，而有北海、有懷素、又自有魯直。昔人評蘇書如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女子鬥勝。此亦玉環、飛燕淡妝濃飾，與西施鬥勝者也。余於宋四家書差平視，山谷見此本，乃展坐具禮拜，知名不虚得。颺甫拈出，有功於涪翁多矣。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檗窠大字，後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爲雄傑。在嘉禾黄履常參政家。一在新都吴氏，後有黄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吴本多枯筆，别自一種米書，然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强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檗窠大字僅有此本。字字皆可爲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爲主者」。

米元章好書，所作天馬賦行草，已見數本。惟檗窠大字卷在長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内府，而以代

侯伯月俸者。太保盡從諸貴購之，後爲檇李黄中丞所藏。余嘗婆娑賞玩。今又轉入金沙于氏矣。吴門有石刻，乃文博士官江西時所摹於真跡者。余收爲此卷。米元章云「小字如大字，取勢爲主」是也。

往余在京師得古畫二十餘册，中有李伯時西園雅集圖，米元章書序，余刻之鴻堂帖行於世。此余所倣之，書於便面者。米家小楷不欲使一實筆，黄庭、像贊一似太羹玄酒，不復過而問矣。

米南宫書温成哀詞二百許字，皆類登善哀册。此銘亦哀册筆法也。米無正書，真行者爲正書耳。

余以米海岳筆書燕然山銘，鎸石數年矣，惜摹勒不精，不足觀也。姪孫彦京爲余刻來仲樓帖，遂命重摹，雖差得其肉，然較之往刻，自是河漢。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跡。余遊京師，曾得鑒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宫蠅頭題跋，甚似蘭亭筆法。己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千文，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倣褚河南哀册、枯樹賦，間入歐陽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真本既與余遠，便欲忘其書意耶，聊識之於紙尾。

此余己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也。戊戌四月三日。

秦太虚撰龍井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絶得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聞趙吴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愧也夫！

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自謂得訣，不能常習，今猶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勢爲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内典所謂「無師智」，畫家謂之「氣韻」也。

此書陶詩，運筆得米元章之髓，非敢自譽，書道本如是，歷代皆迷耳。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同論。此書頗似之。

宋吴琚，吴太后之弟，書似米元章，而俊峭過之。世傳吴琚蘭亭帖。今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六字額，乃琚筆也。余得其書去來詞，復失之，友人以摹得半本見寄，時爲手臨，幾成優孟抵掌。

此晦翁大字石刻在嶺南者，余收之爲小行書，不能多似也。晦翁自謂書學曹孟德，今世無孟德書，以晦翁書想象一二，當如鍾太傅季直表。韓昌黎云：「右軍俗書趁姿媚」，漢季魏初定不爾也。劉屏山引石徂徠與石碏、石慶等同作故實，唐、宋人爲文，皆推重本朝人物。近世持論不用漢以後事者，亦陋矣。倣朱文公書友石臺記。

吾郡普照寺，士衡宅也。勝國時，有碧溪上人與趙子昂遊，得其所書文賦，特爲精妙。牟巘、任士林諸君子皆爲題詠，不知何時流落好事家。後爲項子京所摹刻，以較真跡，無復遺恨。余不學趙書，偶然臨寫，亦略相似。初書二十許行，顧離而去之。後乃悉從石本，但助以神氣耳。臨書要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旌旗一變。又如蘇、張縱横，同出於鬼谷，不爲其所籠罩，雖肖似不足稱也。

趙吴興書文賦，雖姿媚横出，未脱本家筆。此晉人文，當以晉人書書之，余愧未能也。義陽吴光禄寄余褚登善千文，遒緊綿密，在鍾、王之間，因用其意書士衡賦，不類余平日筆。余以不自立家，故數數遷業如此，得在此，失亦在此。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是余書旨也。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視者，余愛其筆法遒麗，有黄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徵仲瞠乎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我。」又云：「恨

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閑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爲吳興書，略是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輒復自廢。余以俟他人覆醬瓿也。

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誦讀受持者衆，是爲在處有佛塔廟也。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又參以楊凝式骨力，其欹側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黃書宗旨近之。蓋兄事蘇而弟蓄米，自負不小。此法華經七卷，是其本色合作。余聞之十年，始得快睹，不啻解衣得珠，開華見佛，毫穎發光，入書家三昧。

余爲庶常時，以柳書書館閣試文，但用碑帖小變，未見清靜經也。此帖蘇門高子業家藏，今歸義興吳光祿丞，澈如宋拓，精妙下真跡一等耳。

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余摹於海上，潘光祿刻之鴻堂帖，因摹手不稱，未盡柳法。今停雲館刻玄真護命經亦柳書也，以護命經參合嘉禾項希憲所藏誠懸度人經真跡書法，知其與顏尚書頡頏，名不虛傳矣。

鍾紹京書遯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婉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真跡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

宋人集閣帖，何以不入顏平原？而柳帖非一種，當是宋初尊顏者猶少。至蘇、黃諸公出，始宗尚之。如子長史記，晉、魏以後，皆不甚行，而班掾最著。古人精神發露，故有時節也。

閣帖贋者居半，自宋時已採集多舛。黃長睿論之詳矣。然長睿非專門書家，每以文字古今爲辨，間有淆訛。余祇以書理作斷案，凡古人真跡，必以態勝，此片言居要耳。

古人書皆以奇宕爲主，絶無平正等匀態。自元人遂失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譜。所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摇筆便當念此，自然超乘而上。

月儀帖，書家所重。米南宫一帖有云：「月儀祇唐人耳，無晉人格轍。余得蕭子雲出師頌觀其筆法，猶是漆書遺意，不當以魏、晉後變隸求之。」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者，筆法亦宗索靖。其虚和夭矯間，有豹奴遺意。大都爲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

余爲庶常時，王文肅見余閣試卷，曰：「公對策，書學率更令，復類柳誠懸乎！」蓋文肅深於書，書尤深於唐碑。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辰玉雖不沾沾論書，乃眼白一世，鮮所許可。其天骨既爾秀絶，而盤旋唐、晉間，工力兼至。或以爲學蘇子瞻，子瞻實不能盡辰玉也。右軍靈和，大令俊軼，於吴光啓此刻見之。而傳以學憲之遺跡，王方慶寶章録千秋競爽矣。天全樓帖。

余友陶周望論詩，謂蘇子瞻絶類杜少陵，餘人僅得其皮肉耳。辰玉書絶類蘇子瞻，所得者在形模之外，隨意結構，皆姿態横溢，秀色可餐，尚寶遜之，所刻諸帖是已。吴江道中翻閲一過，如重聞廣陵散也。書以誌慨。録斐堂帖。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一偏，所謂右軍書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黄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毒入心，如油入面，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黄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續帖亦有之。

黄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塑像贊小異。宋時所刻是吴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右軍本色。惟

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綠綾臨本致佳耳。

宋拓以小楷爲致難，如米元章所謂「行書十行，不敵真書一行」。江南惟義陽吳光祿得高子業所藏於吾郡莫雲卿家，獨少黃庭，此十帖皆宋拓，亦無换鵝經，意二家同一石，故缺陷相類如此。昭彦寶之，更訪道經，遂成合璧矣。

楊義黃素黃庭經真跡，趙文敏集有長歌，乃其所藏也。楊書以郗氏爲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衝霄之度，實自餐霞服氣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録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余爲庶常時，見之韓宗伯館師，曾摹刻入鴻堂帖數行，頗惜趙吳興何以都無臨本傳世也。

内景經全在筆墨畦徑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今人作書，祇信筆爲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别，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子昂背臨蘭亭帖與石本無不肖似，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余所書禊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間佈置，皆有出入。何況宋人聚訟於出鋒賊毫之間耶！要以論書者，正須具九方皋眼，不在定法也。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跡去郡方佳，甚矣。纓冠爲墨池一蠹也。知此可知書道無論心正，亦須神曠耳！

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

曹娥碑真跡，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絹黯墨渝，僅可想見字形耳。」

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捉筆，故有墨肥

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吴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趙吴興過秦論，張伯雨以爲學内景經，實學樂毅論也。匀圓如算子，右軍所訶。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玄宗鶺鴒頌清勁處，高出李北海、張從申數等。落筆便思破庸庸之習，以聖教序爲戒。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黄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者，深爲漏洩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

又言右軍得白雲先生傳授筆法，此自神其説，所謂「楮成堆，墨成臼」，乃白雲先生也。

謝萬鯁恨帖真跡，在新安溪南吴氏，虞永興之祖宗也。

羣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柳子厚文，荆門行見李羣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

此一種行楷，自陶隱居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九歌。

率更令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咸淳甲戌，歲九月三日。錢塘金應桂書家，以分行佈白謂之「九宫」。元人作書經云：「黄庭有六分九宫，曹娥有四分九宫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劑而成者。米南宫評其真書到内史，信矣！此本爲楊補之家藏。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後縱横跌宕，惟變所適也。

信本有小楷九歌，余得宋拓，世無二本，爲朱御醫以古硯易去，二十餘年不復可踪跡矣。若合此千文，即是雌雄二劍。

停雲館帖載朱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行書也。

歐陽通碑書，比信本字形稍匾闊，高自標置。此千文後有通書是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爲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唐彦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彦猷耳。想落筆時亦忘其姓名故也。

歐陽公好論書，自謂臨古帖靜中至樂。此段則皆修史碎語，用筆亦自奕奕，有顔平原遺意。

長沙嶽麓寺有李太和碑，李江夏人，其爲楚書碑惟此。而褚登善亦在潭，乃無遺碑，杜工部云：「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絶倫。」今固寥寥也。歐陽信本有楚辭諸帖，刻於長沙，今亦失之。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板照四裔。余行遊天下，見東林、嶽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時硬黄雙鈎，神采焕發，結構古雅。宋時尚不聞其名，況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覩此，遂摹勒上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拓可也。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公金石録每有不以書家見收者，況北海爲書中仙乎！又云：保母帖、辭中令帖，大令實爲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而不知追踪大令，是以佻而無簡，直而不致。北海曰：「似吾者俗，學我者死，」不虚也。趙吴興猶不免此，況餘子哉！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羣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州集。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北海在當時特以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爭坐帖有陜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拓精好，因摹入石，此顔書之烜赫者。

顔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孫虔禮書譜絶類劉子玄史通之文，唐時未有韓、柳變體，大都如此。所謂畫爲分數，綴以姸辭。月露風雲，相沿六代。蓋「選學」大行，雖李、杜不能獨創也。至其論書，則過筆陣圖遠矣。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末有「灑盡滿衿泪，短歌聊一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顔、柳以後，若温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書家以險絶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遊仙詩，日益習之。

楊凝式書惟潭帖、武陵帖有刻本，深得顔魯公之神，非歐、虞輩所能夢見也。

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絶。」書家以險絶爲功，惟顔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寺壁，不甚書縑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學其書，故推重如此。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未得一班。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季海。至酒酣，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筆圓而韻勝，挾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玉局行書，皆規摹徐季海，此帖獨倣顔平原送明遠序，縱横跌宕中合宫商，非趙吳興所能夢見也。

獅子捉象，必全其力；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書家以尺牘見珍，如顔魯公爭坐位、二祭文皆是草草不經之筆，正如捉兔，其全力乃見耳。

邢太僕嘗謂余書直接右軍之派，惟趙承旨雖歐、虞、褚、薛猶非冢嫡。又張伯雨跋子昂過秦三論曰：「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子昂一日能書萬字故也。今觀此尺牘，從閣帖二王牘中得筆。且遺書馮海粟作家相見猶不漫應，是最上一乘品格也。

余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文敏所謂「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前人正自未可輕議。

吳興此書學黄庭内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爲善者機也。成名以後，瞶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贋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論二篇，止勒其一。子昂過秦論

文太史自書所作七言律，皆閑窗日課乃爾。端謹如對客揮毫，不以耗氣，應想見前輩風流。

枝指山人書，吳中多贋本。此書律詩二十首，如綿裹鐵，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將軍先射諸彪也。「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此卷具琅琊太原兄弟手牘，如王方慶所進寶章録。筆法遒媚，自其餘事，造次寒温，不離三益，可上石碑是爲難耳。文肅公初入館時，書猶近率易，漸久漸蒼，以瘦硬，兼姿態。可知前輩名公，學問日益，不止書道也。題婁江四王手牘

稷順禪師不惜渡海訪東坡於惠州。東坡書淵明歸去來辭送之。今扈師結夏東佘，與眉公草堂不隔跬步，眉公爲書歸去來，夷險不同，翰墨並妙。覺東坡涉世帶累，方外之交眉公，高且閑，較東坡輸一步。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其於弇州公未嘗措意。弇州公亦謂文肅不脱措大氣。然文肅諸奏疏，筆鋩迅利，一刀見血。四稿部中無是也。此爲蒲泉先生墓誌，婉暢尖新，描寫如畫，宜其平視元美。獨苦少作文耳，文如是亦似不

能多作。至於書法，娟秀有米元章之致，加以蒼古。此文合當得公書，公不爲書而子柔書之，亦是公意中事，不獨吴氏稱快爲家乘光已。

周郎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二王筆意。雖紙成堆筆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成此宿慧耶？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顔，能事畢矣。」然如畫家評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盡工力，失於自然，而後神也。真誥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列等級者，爲遊行自在。書畫皆然。即顔書最傳爲祭姪、爭坐位稿、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真爛熳。故楊少師、李西臺、蘇、黄、蔡君謨皆宗之也。素友工書，請以此參之。

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跡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爲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黄花絹，精薄乍見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玉局學季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偃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誌之者。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鬱屈瑰偉，氣吞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顛，終無此精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以爲甲觀。

楊凝式少師韭花帖，宣和譜載，正書。今在嘉禾項氏，略帶行體，蕭散有致。比楊少師他書欹側取態者有殊。然欹側取態，故是少師佳處。

米元章行書離騷，宜興吴民部所藏。民部乃吴文肅公之家孫，其未第時，靳固不出示人。近始裝潢成册。米書鮮有二千餘言，璠璵夜光，爛熳抵鵲，真海内奇觀。方當今人摹取米氏之書，觀正於此。

唐碑多作懷仁三藏聖教序行楷，所謂小王體者，以蹊徑易尋，凡碑皆祖之。化身何啻千百億，金剛經亦其一也。然臨池之家藏者絶少。新都吴周生太學，工書博古。忽遇唐拓，紙墨精好，元和以後，宋中錫、柳公權諸公序贊皆具，周生不惜十五城購之，非鑒賞家求一見，莫可得也。會其祖翁老疾，周生兄弟侍湯藥巫醫鮮效，周生發願刻石流通，令法寶附墨寶而行，優曇觸眼，信心堅固。以此功德，回向壽親諸天龍神必有護持者。余感歎而從更之。此經時有文句小小異同，不能歸一，當以唐本爲正。自晚唐至今，晦跡千年始復出現。時節因緣之説，焉可誣也。

陶九成輟耕録：淳化帖譜支分甚多，皆宋太宗時王著所摹，如火傳於薪，皆凡火也。惟南唐澄清堂帖乃賀知章所摹，又爲閣帖之祖本。輟耕録亦載之，世無見者。臨邑邢少卿有二卷，吴用卿曾爲翻拓，玆得五卷。右軍書，觀其姿態横出，神氣飛動，宛如臨池用筆。閣帖遂無復位次。信非仙手不及此，□□□轉之丹火矣。第不知尚有幾卷，意止二王乎？且珍以俟。吴周生藏澄清堂帖跋

小楷宋拓，高叔嗣家藏本歸之海虞楊憲副五川，楊之甥，吾郡莫廷韓也。廷韓得之，深所珍惜。余嘗鑒賞題字已，亦爲甥潘光禄所有。荆溪吴光禄徹如購之。傳流之序如此。此帖則吴康虞别本，較莫本尚少蔡中郎石經，王右軍筆陣圖，柳公權清淨經，而黄庭之闕則同。然海内更不多得。吾家獨有黄庭經、樂毅論、東方像贊、曹娥碑四種宋拓，加以十三行、洛神賦及米元章小字弭盜疏共六帖，亦冠絶海内。云周生收澄清堂帖五卷，在閣帖之上，又得楷帖宋拓如許，物聚所好，信然！信然！當吾世而見薛紹彭、王晉卿清鑒風流，何幸！何幸！

楷書以鍾、王爲極則，鍾、王書傳世者，宣示表、黄庭、樂毅論、孝女碑止矣。書家罕能窮其變。惟寅臨摹功力甚深，諸體畢肖；又自運機軸，不至刻畫，尤足擅場海内，書苑中更添一手矣。

余每見項惟寅爲周生臨古帖，無一不肖，似近代少雙也。此卷數種，尤稱「徇知之合」。

畫禪室隨筆

論用筆

米海岳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等呪也。然須結字得勢，海岳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學米書者，惟吴琚絶肖。黄華、樗寮，一支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處。王大令之書，從無左右並頭者。右軍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謂大年千文，觀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外。此皆言佈置不當平匀，當長短錯綜，疏密相間也。

作書之法，在能放縱又能攢捉。每一字中失此兩竅，便如晝夜獨行，全是魔道矣。

余嘗題永師千文後曰：「作書須提得筆起，自爲起，自爲結，不可信筆。後代人作書皆信筆耳。」信筆二字，最當玩味。吾所云須懸腕、須正鋒者，皆爲破信筆之病也。東坡書筆俱重落，米襄陽謂之畫字，此言有信筆處耳。

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

捉筆時須定宗旨，若泛泛塗抹，書道不成形象。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爲某書，不嫌説定法也。

作書最要泯没稜痕，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書道祗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

顔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猪當之，皆成偃筆，癡人前不得説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

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藥山看經，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須穿。」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漓翰墨間，妙處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爲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書，謂説定法也。

予學書三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證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處耳。過此關，即右軍父子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絶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吴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吴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參之。余學書三十年，見此意耳。

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跡不足與語此竅也。

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强之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肯余言也。

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穠肥，肥則大惡道矣。

作書須提得筆起，不可信筆。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提得筆起，則一轉一束處皆有主宰。轉、束二字，書家妙訣也。今人祇是筆作主，未嘗運筆。

書楷當以黄庭、懷素爲宗，不可得，則宗女史箴。行書以米元章、顏魯公爲宗，草以十七帖爲宗。

評書法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文待詔學智永千文，盡態極妍則有之，得神得髓，概乎其未有聞也。嘗見吴興臨智永，故當勝。趙吴興跋蘭亭序，云與丙舍帖絶相似。丙舍乃鍾元常書，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

東坡先生書，深得徐季海骨力。此爲文湖州洋嶼詩帖。余少時學之，今猶能寫，或微有合處耳。

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黄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顏行，至於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爲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君謨少變耳。吾嘗評米書，以爲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爲奇怪，無五代衰苶之氣。宋蘇、黄、米皆宗之。書譜曰：「既得平正，須追險絶。」景度之謂也。

古人論書，以章法爲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軍蘭亭叙，章法爲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爲神品也。

素師書本畫法，類僧巨然。巨然爲北苑流亞，素師則張長史後一人也。高閑而下，益趨俗怪，不復存山陰矩

度矣。

蘭亭出唐名賢手摹，各參雜自家習氣，歐之肥，褚之瘦，於右軍本來面目不無增損，政如仁智自生妄見耳。此定本從真跡摹取，心眼相印，可以稱量諸家禊帖，乃神物也。

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録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雖率爾應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書不能不揀擇，或閑窗遊戲，都有着精神處，惟應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最是病。今後遇筆研，便當起矜莊想。古人無一筆不怕千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未有精神不在傳遠，而幸能不朽者也。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傳緒，與余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倣黄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譬如香巖和尚，一經洞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焚筆研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況學道乎？

吾鄉陸宫詹，以書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便是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趙吳興，實從北海有入，客每稱公似趙者，曰：「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與聖教序體小異，其沉著逼古處，當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

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肯應。及余己卯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跡，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於二王。其子雲卿亦工書。

書家有自神其說，以右軍感胎似傳筆法，大令得白雲先生口授者，此皆妄人附託語。天上雖有神仙，能知羲、獻爲誰乎？

呂純陽書，爲神仙中表表者，今所見若東老詩，乃類張長史，又云題黄鶴樓似李北海，仙書尚以名家爲師如此。孫虔禮曰：「妙擬神仙。」余謂實過之無不及也。昔人以翰墨爲不朽事，然亦有遇不遇，有最下最傳者；有勤一生而學之，異世不聞聲響者；有爲後人相傾，餘子悠悠，隨巨手譏評，以致聲價頓減者；有經名人表章，一時慕傚，大擅墨池之譽者，此亦有運命存焉。總之欲造極處，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謂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獨書道，凡事皆爾。

趙吴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落狐禪耳。

米元章云：「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乃其收王略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懾，不能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後，未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見趙吴興作米書一册，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内能爲襄陽書者絶少。

宋時有人以黄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誡子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神宗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予聞之中書舍人趙

士禎言如此。因考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禄書耳。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坐位帖也。

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不爲無法，而妙處不在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爲蹊徑，而盡態極妍矣。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並得之。相繼入内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書家以險絶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吴興弗能解也。今人眼目爲吴興所遮障。予得楊公遊仙詩，日益習之。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澹，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少師特近之。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萬萬資，吾皆籍没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如撑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脱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别無骨肉，説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吴興未夢見在。余此語悟之楞嚴「八還義」。明還日月，暗還虚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然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虚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即功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禊帖者參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顔、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捨柳法而趨右軍也。

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爲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空疏無實際。故余書則並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此則論雲間書派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册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録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爲名使耳。

吾書無所不臨倣。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宋，斷不在唐人後乘也。

跋自書（選輯）

顔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顔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臨顔書後。

懷素自叙帖真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内府，蓋嚴分宜物，没入大内。後給侯伯爲月

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吴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檇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之，唯此爲最。本胡學素書者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斑，然狂怪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旨。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臨懷素帖書尾

此余壬辰北上時在廣陵舟中書也。丙申除夕，清臣復持至齋中，余重展之，因念古人書與年俱老。今去壬辰又五年矣，無能多勝于曩時，深以爲愧。自書卷後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一一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書各種，以副清臣之請。酬古齋帖跋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吟、冬熱帖，皆真跡。以淡古爲宗。徒求之豪蕩奇怪者，皆不具魯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絶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此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臨懷素真跡跋後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狐精也。」其推服若此。米元章又稱荆公書絶似五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横絶千古，獨不敢傲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邪！書荆公詞題尾

蘭亭叙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尚有以草體當之者，正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款乎？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即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絶肖，此爲異耳。臨禊帖題後。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此本蓋其衣鉢也。摹授清臣，清臣其寳之。余素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時有似者。近來解大紳、豐考功狂怪怒張，絶去此血脈，遂累及素師。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也。書自叙帖題後。

小楷書乃致難，自臨帖者祇在形骸，去之益遠。當由未見古人真跡，自隔神化耳。宋時唯米芾有解，至今如阿閦一見也。書小楷册題後。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示者，余愛其筆法遒麗，有黄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徵仲瞠乎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吾。」又云：「恨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書雪賦題後。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黄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及蘇文忠，亦予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敏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漫士，其持論如此，未省所謂。臨四家尺牘跋尾。

柳誠懸書蘭亭，不落右軍蘭亭叙筆墨蹊徑。古人有此眼目，故能名家。臨柳禊帖題後。

余近來臨顔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絶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云：「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虚語也。顔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誌吾愧。

臨顏太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分相應。米元章、趙子昂止撮其勝會，遂在門外，如化城鹿車，未了事耳。臨顏帖跋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倣黃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妍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如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及吳興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也。

余少時爲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見晉、唐人真跡，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本所能傳。既折衷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家。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書月賦後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澹，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斑。臨楊少師帖跋後

余書此文，意欲擬虞永興、歐陽率更，自愧無出藍之能耳。趙吳興云：「永興書唯枕臥帖清峭有晉人韻、」使余得見之，書道必不止此。題禮觀音文

今日臨古詩數首，俱不入晉人室，唯顏平原、虞永興、楊少師三家差不愧耳。時乙巳正月十九日，爲余懸弧辰也。題自書古詩卷尾

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書皆倣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家淵源。余以陝本漫漶，乃摹此宋拓精好者，刻之戲鴻堂中。題爭坐位帖後

褚遂良西升經，與淳熙秘閣續帖所刻黃庭經同一筆法。真跡昔藏新都殷尚書家，余在長安曾於殷參軍見之

永嘉王中舍爲吳太學手摹一本，不差毫髮。後歸武林洪黄門。黄門以余寫法華經字形相等，遂以贈余。且曰：「子臨百本，使馬骨追風，畫龍行雨，以一本見酬。」余茫然未知何時得慰其意。臨褚遂良西升經跋

内景經全在筆墨畦徑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今人作書，祇信筆爲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臨内景黄庭跋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一似撫無弦琴者，覺尤延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臨禊帖跋後

余以意倣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略得其破方爲圓、削繁爲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亦教外别傳也。臨楊少師書後

東坡先生數書嵇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於道言如此。他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洪覺範、妙喜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固，又進於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如公，昇天成佛俱是探囊取物。其八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書養生論跋後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閑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爲吳興書，略是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輒復自廢。余以俟他人覆醬瓿也。臨趙松雪書跋後

白香山深於禪理，以無心道人作此有情癡語，幾所謂木人見花鳥者耶。山谷爲小詞，而禪德訶之，謂不止落驢胎馬腹。則慧業綺語，猶當懺悔在。余書此歌，用米襄陽楷法，兼撥鐙意，欲與艷詞相稱。乃安得大珠小珠落研池也。書琵琶行題後

義陽吳光禄丞徹如，寄褚登善千文示余。披賞數日，風雨如晦，泓穎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安在也？書褚登善千文題後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爲之，以斂浮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乎孫虔禮所云「神怡務閑」之難也。書古尺牘題後。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翻譯，永興破邪論亦世諦流佈耳。顔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板，懷素著袈裟，犯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校量功德。唐世書學甚盛，皆不爲釋所用。梁肅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於内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黄兩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故當勝也。余蚤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舉一回新者。書圓通偈後

新都汪太學孺仲以宋拓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奕，字形較陜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訛字，乃知是米海岳所臨。米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其真跡入石者耶？臨坐位帖題後。

楷書以智永千文爲宗，極虞永興，其一變耳。文徵仲學千文得其姿媚。予以虞書入永書，爲此一家筆法。若退穎滿五簏，未必不合符前人。顧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册，何稱習者之門，自分與此道遠矣。題楷書雪賦後。

虞永興常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顔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臨虞永興書跋後。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跡。余遊京師，曾得鑒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宮蠅頭題跋，甚似蘭亭筆法。己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千文，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倣褚河南哀册、枯樹賦，間入歐陽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真本既與余遠，便欲忘其書意耶，聊識之於紙尾。此余己丑所臨也，今又十所年矣！筆法似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也。戊戌四月二日。臨海岳千文跋後。

樂毅論乃扇書，後人又以爲右軍自書刻石。梁世所摹，與唐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梁摹本也。予家戲鴻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曾屬余跋，亦有文壽承跋。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猶及見其二，恨梁摹白麻紙真跡爲新都吴生所有。余亦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耳。臨洛神賦書後。

柳誠懸小書元真護命經不知其所自。因臨畫像贊，知誠懸用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書無不出於二王，但能脱去臨倣之跡，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亭面，誰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語。臨像贊題後。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拓戎輅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極鳳翥鸞翔之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宋儋諸跡，有其意矣！辛丑冬因臨宣示表及之。臨宣示表題後。

黄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黄庭筆法書之。跋臨瘞鶴銘。

往余以黄庭、樂毅真書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使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書舞鶴賦後。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示，余爲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趙吴興各有門庭，吴興臨米輒不能似，有以也。吴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臨米書後。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

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楊氏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吴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輒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苦其難合也。昔章子厚日臨蘭亭一卷，東坡聞之，以爲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東坡學書宗旨如此。趙文敏臨褉帖最多，猶不至如宋之紛紛聚訟，直以筆勝口耳。所謂善易者不談易也。跋褉帖後。

此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絶似蘭亭叙。昔年見之南都，曾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騫翥，勢奇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庶幾爲之傳神已。」聞爲海上潘方伯所得，又復歸王元美。王以貽余座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胄君。一武弁借觀，因轉售之。今爲吴太學用卿所藏。頃於吴門出示余，快余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云。抑余二十餘年時書此帖，兹對真跡，豁然有會，蓋漸修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念，未必契真。懷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凝滯。」今日之謂也。時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朱涇道中，日書蘭亭及此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褉帖，尤爲得門而入。臨官奴帖真跡。

評舊帖（選輯）

宋拓絳州帖，乃官奴嫡冢，故佳本在汝帖、長沙之上。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况此本已具各體，即不完善，比之威鳳一毛，可藏也。題絳帖一卷後。

保母帖、辭中令帖，大令實爲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而不追踪大令，是以佻而無簡，直而少致。北海曰：「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不虚也。趙吴興猶不免此，况餘子哉。題娑羅樹碑後。

黄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續帖亦有之。黄庭經跋。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口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得其意。舟過崇德縣觀。書褉帖後。

蘭亭無下拓，此刻當是唐人鈎摹。其黄庭吾不甚好，頗覺其俗。告墓表集智永千文而成之。宣示表轉刻已多，既失其渾蕩之氣，聊存形似。後之學者，當以意會之可也。題褉帖黄庭各帖後。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金石録每有不以書家見收者，況北海爲書中仙乎？題雲麾將軍碑。

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罍，其石所刻黄庭經、蘭亭叙皆宋拓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題潁上褉帖後。

大令洛神賦多集後人筆意，豈元人趙松雪爲之耶？違遠帖、告墓之流與辭中令書，皆子敬得意筆也。辭中令帖是李邕淵源。其爲子敬筆無疑。題洛神違遠各帖後。

羣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柳子厚文。荆門行見李羣玉集，非李栝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題羣玉堂帖。

大令辭中令帖，評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黄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者，深爲漏洩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題獻之帖後。

吴用卿得此，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爲唐人臨右軍。既閲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知者絶少，能於此卷細參，當知吾言不謬也。書黄庭經後。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一偏，所謂右軍書「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黄庭經、聖教序

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毒入心，如油入麪，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余觀二王真跡十餘帖矣，獨此卷心眼相印，自許不惑。又須知永興書法從此發源也。評子敬蘭亭帖。

米南宮謂右軍帖不敵大令跡一。余謂二王跡世猶有存者，唯王、謝諸賢筆尤爲希覯，亦如子敬之於逸少耳。此王珣書瀟洒古淡，東晉風流宛然在眼。用卿得此可遂作寶晉齋矣。題王珣真跡。

此卷或疑米臨，然其研筆處特爲瘦勁，米書以態勝，不辦此也。王元美家有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客亦有謂米臨者。元美自題曰：「果爾，則買牛得羊，於願足矣。」此帖則當出其右，具眼者自能識取。虞伯施積時帖。

米元章評紙如陸羽品泉，各極其致，而筆法都從顏平原幻出。與吾友王宇泰所藏天馬賦同是一種書。臨寫彌月。仍歸用卿。用卿其寶之。題評紙帖爲朱敬韜。

此孫過庭真跡也，觀其結字，猶存漢、魏間法，蓋得之章草爲多。即永師千文亦爾。乃知作楷書必自八分大篆入門，沿流討源，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學過庭者又自右軍求之可也。孫虔禮千文跋。

牧之書蘭亭叙，筆勢遒媚，以姿態勝韻自喜。宋仁卿裝之屏角十餘年，時象先尚髫齔，未及收去。兹乃念手澤，復從仁卿請爲此卷。昔右軍書不爲諸子所寶惜，右軍每有家雞野鶩之歎。牧之書固自古雅，而象先即善書，何忍人稱過父也。題范牧之禊帖。

吴興書少有師褚登善者，此前二幅似之。又所報燕京奇畫，是孫過庭法也。鮮于伯機評書天真爛漫，盡力與吴興敵者，是皆可傳也。今日過敬韜，出此相視，因借歸摹之戲鴻堂帖中。題朱敬韜所藏趙榮禄鮮于伯機真跡。

此永師倣鍾元常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迴向，沉着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唐以後此法

漸漸盡矣。跋智永帖

真如不變，千佛即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所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經云：人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皆得免苦。當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俱不能記憶，自非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力？所謂一句染神，歷刼不易。徐居士道寅所以書寫受持念誦此千佛名經也。唐人以曲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碑爲千佛名經，道寅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同是別。題徐道寅手書諸經後

吴興此書學黄庭内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爲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頹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贋書亂之，鈍滯吴興不少矣。跋趙子昂書過秦論

項元度出示謝客真跡，余乍展卷，即命爲張旭，卷末有豐考功持謝書甚堅。余謂元度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都無是也。且東明二詩乃庾開府步虚詞，謝安得預書之乎？元度曰：「此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跋。張旭草書。

書家以分行佈白謂之「九宫」，元人作書經云：「黄庭有六分九宫，曹娥有四分九宫。」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衡劑而成者。米南宫評其真書到内史，信矣。此本傳爲信本真跡。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後縱横跌蕩，惟變所適也。跋率更千文。

東坡先生居黄，自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復並其書禁之，故宣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黄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輦之而北，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者居然獨完。誰謂善類竟可磨滅耶？跋東坡書後。

昔人稱吴傅朋説真書爲宋朝第一，今觀九歌應規入矩，深得蘭亭、洛神遺意，高宗洞精書法，至爲閣筆，歎賞不虚也。左方有馬和之侍郎圖，此必當時有李伯時畫九歌，米元章作書，而二公復倣之耳。伯時書乃全用鍾法，宣

和譜謂其追踪魏、晉，今始見之。當與米元章並傳者，宋之小楷名家盡此矣。跋吴傅朋書

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真跡在王履善家，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琲，非石刻所能傳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跋赤壁賦後

古人摹書用硬黄，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内景經同一黄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跡咸萃其中，」非也。黄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陜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題懷仁聖教序真跡。

顔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於二王法外别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虚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祇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跋魯公送劉太沖叙

趙吴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别装於後，以「悦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吴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拓，何啻霄壤耶！題大令洛神十三行真跡

鹿脯帖真跡，與宋拓本不唯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拓正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予極不解「豐一鄉」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産，讀之豁然。因知王著但憑倣書

入石耳。跋鹿脯帖後

懷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鵞書，米芾跋以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伯雨題吴興過秦論，直以爲學楊羲和書。吴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真誥稱楊書祖傚郗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搆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爲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草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十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觀耶？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昔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玆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跡，不復繫以時代耳。跋楊羲和黃庭經後

吴琚書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榜書，即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絶一幅，不款名姓，但有「軍雲壑居士」印。偶閱宋經籍志，雲壑集吴琚撰。知爲琚書。已於新安白嶽山下，客持晦翁書歸去來辭，乃絶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審定。今藏余家。此詩没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晦間，不可臨摹矣。跋吴雲壑書後

湖陰曲，温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遒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予案上兩月。余以温庭筠「温」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謂此必曾入梁内府，梁諱温字，遂磨去。意或有之。題温飛卿書。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欹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跋李北海縉雲二帖。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謂書逼魏、晉，不虚耳！二帖皆節文。跋李伯時書。

余曾見柳誠懸小楷度人經，遒勁有致，蔡君謨茶録頗倣之。世未有傳者。此清靜經似永興破邪論，海上潘氏所藏宋帖也。書度人經後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跡已絶。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耶？此本在檇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跋索靖出師頌

寶晉帖刻此帖，大軍止，余檢子敬别帖，自「已至」至末，辭意相屬，原是一帖，爲收藏者離去耳。二王書有不可讀者，皆此類也。米元章故以此爲第一子敬書。跋子敬帖。

謝莊詩帖於新都汪景醇得摹本，未見真跡，書法似閣帖所謂蕭子雲者。而小加姸雋，宋高宗書近之。跋謝莊詩後

長史郎官壁記世無別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真入也。題張長史真書

定武禊帖唯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廖瑩中縮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己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爲蠅頭體，第非定武本耳。跋禊帖小本

項穆

項穆，明萬曆年間人，書法家。元汴子，字德純，號貞元，亦號無稱子。秀水人。官中書。沈思孝陸沉漫稿稱項氏「於晉唐名家，罔不該會。而心摹手追者逸少，稍稍降格，亦不減率更令。」與世父元淇齊名，有雙美帖行世。所著有書法雅言、元貞子詩草。

穆父元汴鑒藏書畫，甲於一時。穆承其家學，故於書法特工，因抒其心得，撰書法雅言一卷。大旨以晉人爲宗，雖持論略過高，然綜觀全編，論旨一貫，條理井然，獨抒心得。前人評之謂「上下千載，品第周贍。」在明季書論著作中，實爲難得。有明萬曆刻本、四庫全書本、藝海珠塵本等

書法雅言

書統

河馬負圖洛龜呈書，此天地開文字也；羲畫八卦文列六爻，此聖王啓文字也。若乃龍鳳龜麟之名，穗雲科斗之號，篆籀嗣作，古隸爰興，時易代新，不可殫述。信後傳今，篆隸焉爾。歷周及秦，自漢逮晉，真行叠起，章草浸孳，文字菁華敷宣盡矣。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至於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爲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夫投壺射矢，猶標觀德之名；作聖述明，本列入仙之品。宰我稱仲尼賢於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第唐賢求之筋力軌度，其過也，嚴

而謹矣；宋賢求之意氣精神，其過也，縱而肆矣；元賢求性情體態，其過也，温而柔矣。其間豪傑奮起，不無超越尋常，概觀習俗風聲，大都互有優劣。我明初肇運，尚襲元規，豐、祝、文、姚，竊追唐躅，上宗逸少，大都畏難。夫堯、舜人皆可爲，翰墨何畏於彼？逸少我師也，所願學是焉。奈自祝、文絶世以後，南北王、馬亂真，邇年以來，競倣蘇、米。王、馬疏淺俗怪，易知其非；蘇、米激厲矜誇，罕悟其失。斯風一倡，靡不可追，攻乎異端，害則滋甚。況學術經綸，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動悉邪。宣聖作春秋，子輿距楊、墨，懼道將日衰也，其言豈得已哉。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則曰：人正則書正。取捨諸篇不無商、韓之刻，心相等論實同孔、孟之思。六經非心學乎？傳經非六書乎？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聖道也。子輿距楊、墨於昔，予則放蘇、米於今。垂之千秋，識者復起，必有知正書之功，不愧爲聖人之徒矣。

古今

書契之作肇自頡皇，佐隸之簡興於嬴政。他若鳥宿芝英之類，魚蟲薤葉之流，紀夢瑞於當年，圖形象於一日，未見真跡，徒著虛名，風格既湮，考索何據？信今傳後，責在同文；探賾搜奇，要非適用。故書法之目，止以篆、隸、古文，兼乎真、行、草體。書法之宗獨以羲、獻、蕭、永，佐之虞、褚、陸、顔。他若急就、飛白，亦當遊心，歐、張、李、柳，或可涉目。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初規後賢，冀追前哲。匪是今之世不能及古之人，學成一家不必廣師羣妙者也。米元章云：「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自畫固甚。」又云：「真者在前，氣焰懾人畏彼益深。」至謂書不入晉，徒成下品。若見真跡，惶恐殺人。既推二王獨擅書宗，又阻後人不敢學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噫！世之不學者固無論矣，自稱能書者有二病焉：岩搜海釣之夫，每索隱於秦、漢；井坐管窺之輩，恒取式於

宋、元。太過不及，厥失維均。蓋謂今不及古者，每云今妍古質；以奴書爲誚者，自稱獨擅成家。不學古法者，無稽之徒也，專泥上古者，豈從周之士哉？夫夏彝商鼎，已非汙尊抔飲之風；上棟下宇，亦異巢居穴處之俗。生乎三代之世，不爲三皇之民，矧夫生今之時，奚必反古之道？是以堯、舜、禹、周，皆聖人也，獨孔子爲聖之大成；史、李、蔡、杜，皆書祖也，惟右軍爲書之正鵠。奈何泥古之徒，不悟時中之妙。專以一畫偏長，一波故壯，妄誇崇質之風。豈知三代後賢，兩晉前哲，尚多太樸之意。宣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孫過庭云：「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審斯二語，與世推移，規矩從心，中和爲的。謂之曰天之未喪斯文，逸少於今復起，苟微若人，吾誰與歸！

辨體

夫人靈於萬物，心主於百骸。故心之所發，蘊之爲道德，顯之爲經綸，樹之爲勳猷，立之爲節操，宣之爲文章，運之爲字跡。爰作書契，政代結繩，刪述侔功，神仙等妙。苟非達人上智，孰能玄鑒入神？但人心不同，誠如其面，由中發外，書亦云然。所以染翰之士，雖同法家，揮毫之際，各成體質。考之先進，固有說焉。孫過庭曰：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此乃捨其所長，而指其所短也。夫悟其所短，恒止於苦難；恃其所長，多晝於自滿。孫子因短而攻短，予也就長而刺長。使藝成獨擅，不安於一得之能；學出專門，益進於通方之妙。理工辭拙，知罪甘焉。夫人之性情，剛柔殊稟；手之運用，乖合互形。謹守者，拘斂雜懷；縱逸者，度越典則；速勁者，驚急無蘊；遲重者，怯鬱不飛；簡峻者，挺掘鮮遒；嚴密者，緊實寡逸；溫潤者，妍媚少節；標險者，雕繪太苛；雄偉者，固愧容夷；婉暢者，又慚端厚；莊質者，蓋嫌魯樸；流麗者，

復過浮華；　馳動者，似欠精深；　纖茂者，尚多散緩；　爽健者，涉兹剽勇；　穩熟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資之所近也。他若偏泥古體者，蹇鈍之迂儒；　自用爲家者，庸僻之俗吏；　任筆驟馳者，輕率而逾律；　臨池猶豫者，矜持而傷神；　專尚清勁者，枯峭而罕姿；　獨工豐艷者，濃鮮而乏骨。此又偏好任情，甘於暴棄者也。第施教者貴因材，自學者先克己。審斯二語厭倦兩忘。與世推移量人進退，何慮書體之不中和哉。

形質

穹壤之間，齒角爪翼，物不俱全，氣禀使然也。書之體狀多端，人之造詣各異，必欲衆妙兼備，古今恐無全書矣。然天地之氣，雨暘燠寒，風雷霜雪，來備時叙，萬物榮滋，極少過多，化工皆覆。故至聖有參贊之功，君相有燮理之任，皆所以節宣陰陽，而調和元氣也。是以人之所禀，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不過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所以人之於書，得心應手，千形萬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若而書也，修短合度，輕重協衡，陰陽得宜，剛柔互濟。猶世之論相者，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爲端美也，此中行之書也。若專尚清勁，偏乎瘦矣，瘦則骨氣易勁，而體態多瘠。獨工豐艷，偏乎肥矣，肥則體態常妍，而骨氣每弱。猶人之論相者，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爲佳；　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爲尚也。使骨氣瘦峭，加之以沈密雅潤，端莊婉暢，雖瘦而實腴也。體態肥纖，加之以便捷遒勁，流麗峻潔，雖肥而實秀也。瘦而腴者，謂之清妙，不清則不妙也。肥而秀者，謂之豐艷，不豐則不艷也。所以飛燕與王嬙齊美，太真與采蘋均麗。譬夫桂之四分，梅之五瓣，蘭之孕馥，菊之含叢，芍藥之富艷，芙渠之燦灼，異形同翠，殊質共芳也。臨池之士進退於肥瘦之間，深造於中和之妙，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慎毋自暴且棄者。

品格

夫質分高下，未必羣妙攸歸；功有淺深，詎能美善咸盡。因人而各造其成，就書而分論其等，擅長殊技，略有五焉：一曰正宗，二曰大家，三曰名家，四曰正源，五曰傍流。並列精鑒，優劣定矣。會古通今，不激不厲，規矩諳練，骨態清和，衆體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弈矣奇解。此謂大成已集，妙入時中，繼往開來，永垂模軌，一之正宗也。篆隸章草，種種皆知，執使轉用，優優合度，數點衆畫，形質頓殊，各字終篇，勢態迥別，脱胎易骨，變相改觀。猶之世祿巨室，方寶盈藏，時出具陳，煥驚神目，二之大家也。真行諸體，彼劣此優，速勁遲工，清秀豐麗，或鼓骨格，或炫標姿，意氣不同，性真悉露。譬之醫卜相術，聲譽廣馳，本色偏工，藝成獨步，三之名家也。温而未厲，恭而少安，威而寡夷，清而歉潤，屈伸背向，儼具儀刑，揮灑弛張，恪遵典則。猶之清白舊家，循良子弟，未弘新業，不墜先聲，四之正源也。縱放悍怒，賈巧露鋒，標置狂顛，恣來肆往，引倫蛇掛，頓擬蠆蹲，或枯瘦而巉巖，或穠肥而泛濫。譬之異卉奇珍，驚時駭俗，山雉片翰如鳳，海鯨一鬣似龍也，斯謂傍流其居五焉。夫正宗尚矣，大家其博，名家其專乎？正源其謹，傍流其肆乎？欲其博也先專，與其肆也寧謹。由謹而專，自專而博，規矩通審，志氣和平，寢食不忘，心手無厭，雖未必妙入正宗，端越乎名家之列矣。

資學

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楮墨，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共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神融筆暢，苟非交善，詎得從心？書有體格，非學弗知。若學優而資劣，作字雖工，盈虛舒慘、迴互飛騰之妙用

弗得也。書有神氣，非資弗明。若資邁而學疏，筆勢雖雄，鈎揭導送、提搶截曳之權度弗熟也。所以資貴聰穎，學尚浩淵。資過乎學，每失顛狂；學過乎資，猶存規矩。資不可少，學乃居先。古人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然而學可勉也，資不可强也。天資縱哲，標奇炫巧，色飛魂絶於一時；學識諳練，入矩應規，作範垂模於萬載。孔門一貫之學，竟以參魯得之。甚哉！學之不可不確也。然人之資禀有温弱者，有剽勇者，有遲重者，有疾速者。知克己之私，加日新之學，勉之不已，漸入於安。萬川會海，成功則一。若下筆之際，枯澀拘攣，苦迫蹇鈍，是猶朽木之不可雕，頑石之難乎琢也已。譬夫學謳之徒，字音板調，愈唱愈熟。若齒唇漏風，喉舌淺短，没齒學之，終奚益哉！

附評

夫自周以後，由漢以前，篆隸居多，楷式猶罕，真章行草，趨吏適時。姑略上古，且詳今焉。夫道之統緒，始自三代，而定於東周；書之源流，肇自六爻，而盛於兩晉。宣尼稱聖時中，逸少永寶爲訓，蓋謂通今會古，集彼大成，萬億斯年，不可改易者也。第自晉以來，染翰諸家，史牒彰名，縹緗著姓，代不乏人，論之難殫。若品格居下，真跡無傳，予之所列，無復議焉。蓋聞張、鍾、羲、獻，書家四絶，良可據爲軌躅，爰作指南。彼之四賢，資學兼至者也，然細詳其品，亦有互差。張之學，鍾之資，可尚已。逸少資敏乎張，而學則稍謙；學篤乎鍾，而資則微遜。伯英學進十矣，資居七焉。元常則反乎張，逸少皆得其九。子敬資禀英藻，齊轍元常，學力未深，步塵張草。惜其蘭折不永，躓彼駿馳，玉琢復磨，疇追驥騄。自云勝父，有所恃也。加以數年，豈浪語哉！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學號深矣。子雲飄舉，資稱茂焉。至於唐賢之資，褚、李標幟；論乎學力，陸、顔蜚聲。若虞、若歐、若孫、若柳，藏真、張旭，互

有短長。或學六七而資四五，或資四五而學六七。觀其筆勢生熟，姿態端妍，概可辨矣。宋之名家，君謨爲首，齊範唐賢，天水之朝，書流砥柱。李、蘇、黃、米，邪正相半。總而言之，傍流品也。後之書法，子昂正源，鄧、俞、伯機，亦可接武。妍媚多優，骨氣皆劣。君謨學六而資七，子昂學八而資四。休哉蔡、趙，兩朝之脫穎也。元章之資，不減褚、李，學力未到，任用天資。觀其纖濃詭厲之態，猶排沙見金耳。子昂之學，上擬陸、顏，骨氣乃弱，酷似其人。大抵宋賢資勝乎學，元賢學優乎資。使襄元章之睿質，勵子昂之精專，宗君謨之遒勁，師魯直之懸腕，不惟越軌三唐，超踪宋、元，端居乎逸少之下，子敬之上矣。明興以來，書跡雜糅，景濂、有貞、仲珩、伯虎，僅接元踪；伯琦、應禎、孟舉、原博，稍知唐、宋。希哲、存禮，資學相等，初範晉、唐，晚歸怪俗，競爲惡態，駭諸凡夫。所謂居夏而變夷，棄陳而學許者也。然令後學知宗晉、唐，其功豈少補邪？文氏父子，徵仲學比子昂，資甚不逮，筆氣生尖，殊乏蘊致。小楷一長，秀整而已。壽承、休承，資皆勝父，入門既正，克紹箕裘。要而論之，得處不逮豐、祝之能，邪氣不染二公之陋。仲温草章，古雅微存；公綬行真，樸勁猶在。高陽、道復，僅有米芾之遺風；民則、立剛，盡是趨時之吏手。若能以豐、祝之資，兼徵仲之學，壽承之風逸，休承之峭健，不幾乎歐、孫之再見耶？若下筆之際，苦澀寒酸，如倪瓚之手，縱加以老彭之年，終無佳境也。

規矩

天圓地方，羣類象形，聖人作則，製爲規矩。故曰規矩方圓之至，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者也。大學之旨，先務修齊正平；皇極之疇，首戒偏側反陂。且帝王之典謨訓誥，聖賢之性道文章，皆託書傳，垂教萬載，所以明彝倫而淑人心也。豈有放闢邪侈，而可以昭蕩平正直之道者乎？古今論書，獨推兩晉，然晉人風氣，疏宕不羈。右軍多優，

體裁獨妙。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六代以歷初唐，蕭、羊以逮智永，尚知趨向，一體成家。奈自懷素，降及大年，變亂古雅之度，競爲詭厲之形。暨夫元章，以豪逞卓犖之才，好作鼓努驚奔之筆。且曰：大年之書，愛其偏側之勢，出於二王之外。是謂子貢賢於仲尼，丘陵高於日月也。豈有捨仲尼而可以言正道，異逸少而可以爲法書者哉？奈何今之學書者，每薄智永、子昂似僧手，誚真卿、公權如將容。夫顏、柳過於嚴厚，永、趙少夫奇勁，雖非書學之大成，固自書宗之正脈也。且穹壤之間，莫不有規矩；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宮室，材木之相稱也；烹炙，滋味之相調也；笙簫，音律之相協也。人皆悦之。使其大小之不稱，酸辛之不調，宮商之不協，誰復取之哉？試以人之形體論之，美丈夫貴有端厚之威儀，高逸之辭氣；美女子尚有貞靜之德性，秀麗之容顏。豈有頭目手足粗邪癩瘇，而可以稱美好者乎？形象器用無庸言矣，至於鳥之窠，蜂之窩，蛛之網，莫不圓整而精密也。可以書法之大道，而禽蟲之不若乎？此乃物情，猶有知識也。若夫花卉之清艷，蕊瓣之疏叢，莫不圓整而修對焉。使其半而舒，半而斂也，皆瘠蠢之病，豈其本來之質哉！「獨怪偏側」出王之語，肇自元章一時之論，致使淺近之輩，爭賞毫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規誕怒之病。殆哉！書脈危幾一縷矣。況元章之筆，妙在轉折結構之間，略不思齊鑒倣，徒擬放縱剽勇之夫，妄誇具得神奇，所謂捨其長而攻其短，無其善而有其病也。與東施之傚顰，復奚間哉？

圓爲規以象天，方爲矩以象地。方圓互用，猶陰陽互藏。所以用筆貴圓，字形貴方，既曰規矩，又曰之至。是圓乃神圓，不可滯也；方乃通方，不可執也。此由自悟，豈能使知哉？晉、魏以前，篆書稍長，隸則少扁。鍾、王真行，會合中和。迨及信本，以方增長。降及旭、素，既方更圓，或斜復直。有「如」、「何」本兩字，促之若一字；「胥」、「昇」本一字，縱之若二字者。然旭、素飛草，用之無害，世但見草書若爾。予嘗見其郎官等帖，則又端莊整

飭，儼然唐氣也。後世庸陋無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齊之勢，或以一字而包絡數字，或以一傍而攢簇數形；强合鈎連，相排相紐；點畫混沌，突縮突伸。如楊秘圖、張汝弼、馬一龍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體」。正如瞽目丐人，爛手折足；繩穿老幼，惡狀醜態；齊唱俚詞，遊行村市也。夫梅花有盛開，有半開，有未開，故爾參差不等。若開放已足，豈復有大小混雜者乎？且花之向上、倒下、朝東、面西，猶書有仰伏、俯壓、左顧、右盼也。如其一枝過大，一枝過小，多而六瓣，少而四瓣，又焉得謂之梅花耶？形之相列也不雜不糅，瓣之五出也不少不多。由梅觀之可以知書矣。彼有不察而漫學者，寧非海上之逐臭哉！

常變

宣尼疾固，規矩諸説無乃固乎？古人有缺波折刀之形，畫沙印泥之勢，無乃越於規矩之外？夫字猶用兵，同在制勝。兵無常陣，字無定形，臨陣決機，將書審勢，權謀妙算，務在萬全。然陣勢雖變，行伍不可亂也；字形雖變，體格不可逾也。譬之青天白雲，和風清露，朗星皓月，寒雪暑雷，此造化之生機，其常也。迅霆激電，霪雨飀風，夏雹冬雷，揚沙霾霧，此陰陽之殺機，其變也。凡此之類，勢不終朝，四時皆然，晦冥無晝矣。所以脱巾跣足，大笑狂歌，園林丘壑，知己相逢，飲酒玩花，或可乃爾。如君親侍從之前，大賓臨祭之日，豈容狂放恣肆若此乎？是故宫殿廟堂，典章紀載，真爲首尚。表牘亭館，移文題勒，行乃居先。借使奏狀碑署，潦草顛狂，褻悖何甚哉！信知真、行爲書體之常，草法乃一時之變。趙壹非之，豈無謂哉！所謂草體，有别法焉。撥鐙提捺，真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迥異。旋轉圓暢，屈折便險，點綴精彩，挑竪枯勁，波趯耿決，飛度飄颺，流注盤紆，駐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弈之以翩躚，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又若衆獸駭首而還跱，羣鳥舉翅而欲

翔，猿猴騰掛乎叢林，蛟龍蟠蜿於山澤。隨情而綽其態，審勢而揚其威。每筆皆成其形，兩字各異其體。草書之妙，畢於斯矣。至於行草，則復兼之。衄挫行藏，緩急措置，損益於真草之間，會通於意態之際，奚慮不臻其妙哉！

正奇

書法要旨，有正與奇。所謂正者，偃仰頓挫，揭按照應，筋骨威儀，確有節制是也。所謂奇者，參差起復，騰凌射空，風情姿態，巧妙多端是也。奇即連於正之内，正即列於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嚴沈實，恒樸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飛妍，多譎厲而乏雅。奈夫賞鑒之家，每指毫端弩奮之巧，不悟規矩法度之逾。臨池之士，每炫技於形勢猛誕之微，不求工於性情骨氣之妙。不猶輕道德而重功利，退忠直而進奸雄也？好奇之説，伊誰始哉？伯英急就，元常楷跡，去古未遠，猶有分隸餘風。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嚴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子敬始和父韻，後宗伯英，風神散逸，爽朗多姿。梁武稱其絶妙超羣，譽之浮實；唐文目以拘攣餓隸，貶之太深。孫過庭曰「子敬以下，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工用不侔，神情懸隔」，斯論得之。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嗣後智永專範右軍，精熟無奇，此學其正而不變者也。羊欣思齊大令，舉止依樣，此學其奇而不變者也。迨夫世南傳之智永，内含剛柔，立意沈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覺寬骳矣。李邕初師逸少，擺脱舊習，筆力更新，下手挺聳，終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彀率。此行真之初變也。歐陽信本亦擬右軍，易方爲長，險勁瘦硬，崛起削成，若觀行草，復太猛峭矣。褚氏登善始依世南，晚追逸少，遒勁温婉，豐美富艷，第乏天然，過於雕刻。此真行之再變也。考諸永淳以前，規模大都清雅，暨夫開元以後，氣習漸務威嚴。顔清臣蠶頭燕尾，閎偉雄深，然沈重不清暢矣。柳誠懸骨鯁氣剛，耿介特立，然嚴厲不温和矣。此真書之三變也。張氏從申源出子敬，筆氣絶似北海，抑揚低昂則甚雕琢矣。釋氏懷素

流從伯英，援毫大似驚蜿，圓轉牽掣則甚詭秃矣。此草行之三變也。書變若爾，豈徒文兵云哉。大抵不變者，情拘於守正，好變者，意刻於探奇。正奇既分爲二，書法自醇入漓矣。然質樸端重以爲正，剽急駭動以爲奇，非正奇之妙用也。世之厭常以喜新者，每捨正而慕奇，豈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假使雅好之士，留神翰墨，窮搜博究，月習歲勤。分佈條理，諳練於胸襟；運用抑揚，精熟於心手。自然意先筆後，妙逸忘情，墨灑神凝，從容中道，此乃天然之巧，自得之能。猶夫西子、毛嬙，天姿國色，不施粉黛，輝光動人矣。何事求奇於意外之筆，後垂超世之聲哉。

中和

書有性情，即筋力之屬也；言乎形質，即標格之類也。真以方正爲體，圓奇爲用。草以圓奇爲體，方正爲用；真則端楷爲本，作者不易速工；草則簡縱居多，見者亦難便曉。不真不草，行書出焉。似真而兼乎草者，行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圓而且方，方而復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於中和，斯爲美善。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廢和，和亦不可離中，如禮節樂和，本然之體也。禮過於節則嚴矣，樂純乎和則淫矣，所以禮尚從容而不迫，樂戒奪倫而皦如。中和一致，位育可期，況夫翰墨者哉。方圓互成，正奇相濟，偏有所着，即非中和。使楷與行真而偏，不拘純即棱峭矣；行草與草而偏，不寒俗即放誕矣。不知正奇參用，斯可與權。權之謂者，稱物平施，即中和也。唐之諸賢，雖各成家，然有一手而獨擅一二長者，有多能而反拙一二體者。臨學之士，貴擇善而從焉。陸柬之得法於世南，晚擅出藍之譽。予嘗見其所書蘭亭詩，無一筆不出右軍，第少飄逸和暢之妙爾。張伯高世目爲顛，然其見擔夫爭道，聞鼓吹，觀舞劍，而知筆意，固非常人也。其真書絶有繩墨，草字奇幻百出，不逾規矩，乃伯英之亞，懷素豈能及哉。米芾乃誚其變亂古法，驚諸凡夫，何其苛於責人，而昏於自反耶？

顔清臣雖以真楷知名，實過厚重。若其行真如鹿脯帖，行草如爭坐、祭姪帖，又舒和遒勁，豐麗超動，上擬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歐、李輩也。獨其自叙一帖，粗魯詭異，且過鬱濁，酷非平日意態。米芾乃獨倣之，亦好奇之病爾。唐書雖有三變，虞、褚之真與行草，陸、李之行真，魯公之行草，率更之真書，長史之飛草，所謂出類拔萃，固非隨波逐流者也。懷素聖母、藏真亦多合作，大字千文則穠肆矣，小字千文太平淡矣。世傳自叙帖殊過枯誕，不足法也。主善以爲師，寧非步王之階梯哉。

老少

書有老少，區別淺深，勢雖異形，理則同體。所謂老者，結構精密，體裁高古，巖岫聳峰，旌旗列陣是也。所謂少者，氣體充和，標格雅秀，百般滋味，千種風流是也。老而不少，雖古拙峻偉，而鮮豐茂秀麗之容。少而不老，雖婉暢纖妍，而乏沈重典實之意。二者混爲一致，相待而成者也。試以人品喻之，謀猷諳練，學識宏深，必稱黄髮之彦。詞氣清亮，舉動利便，恒數俊髦之英。老乃書之筋力，少則書之姿顔。筋力尚强健，姿顔貴美悦，會之則並善，折之則兩乖。融而通焉，書其幾矣。玄鑒之士，求老於典則之間，探少於神情之内。若其規模宏遠，意思窈窕，抑揚旋折，恬曠雍容，無老無少，難乎名狀，如天仙玉女，不能辨其春秋，此乘之上也。初視雖少，細觀實老，豐采秀潤，結束巍峨，引拂輕颺，氣度凛毅，世所謂少年老成，乘之次也。鱗羽參差，巒峰掩映，提撥飛健，縈紆委婉，衆體異勢，各字成形，乃如一堂之中，老少羣聚，則又次焉。筋力雄壯，骨氣峻潔，劍拔弩張，熊蹲虎踞，祇見其老，不見其少，有若師儒壽耇，正色難犯，又其次焉。燦爛似錦，艷麗如花，初視彩焕，詳觀散怯，正如平時誇伐，自稱弘濟，一遇艱大，節義遂虧，抑又其次矣。夫任筆成形，聚墨爲勢，漫作偏欹之相，妄呈險放之姿，疏縱無歸，輕浮鮮著，風斯下矣，復何齒哉。

神化

書之爲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書必舒散懷抱，至於如意所願，斯可稱神。書不變化，匪足語神也。所謂神化者，豈復有外於規矩哉？規矩入巧，乃名神化，固不滯不執，有圓通之妙焉。況大造之玄功，宣洩於文字，神化也者，即天機自發，氣韻生動之謂也。日月星辰之經緯，寒暑晝夜之代遷，風雷雲雨之聚散，山嶽河海之流峙，非天地之變化乎？高士之振衣長嘯，揮麈談玄；佳人之臨鏡拂花，舞袖流盼。如艷卉之迎風泫露，似好鳥之調舌搜翎，千態萬狀，愈出愈奇。更若烟霧林影，有相難着；潛鱗翔翼，無跡可尋，此萬物之變化也。人之於書，形質法度，端厚和平，參互錯綜，玲瓏飛逸，誠能如是，可以語神矣。世之論神化者，徒指體勢之異常，毫端之奮筆，同聲而贊賞之，所識何淺陋者哉。約本其由，深探其旨，不過曰相時而動，從心所欲云爾。宣尼、逸少，道統書源，匪不相通也。鄉黨之恂恂，在朝之侃侃，執圭之踧踖，私覿之怡怡。於魯而章甫，適宋而逢掖。至夫漢方朔贊，意涉瓌奇；燕樂毅論，情多抑鬱；修禊集敘，興逸神怡；私門誓文，情拘氣塞。此皆相時而動，根乎陰陽舒慘之機，從心所欲，溢然關雎哀樂之意，非夫心手交暢，焉能美善兼通若是哉。相時而動，或知其情，從心所欲，鮮悟其理。蓋欲正而不欲邪，欲熟而不欲生，人之恒心也。規矩未能精諳，心手尚在矜疑，將志帥而氣不充，意先而筆不到矣。此皆不能從心之所欲也。至於欲既從心，豈復矩有所逾者耶？宣尼既云從心欲，復云不逾者，恐越於中道之外爾。譬之投壺引射，豈不欲中哉？手不從心，發而不中矣。然不動則不變，能變即能化，苟非至誠，焉有能動者乎？澄心定志，博習專研，字之全形，宛爾在目，筆之妙用，悠焉忘思，自然腕能從臂，指能從心，瀟灑神飛，徘徊翰逸。如庖丁之解牛，掌上之弄丸，執筆者自難揣摩，撫卷者豈能測量哉。中庸之「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孟子曰「深造」「自得」，

「左右逢源」。生也，逢也，皆由不貳、深造得之。是知書之欲變化也，至誠其志，不息其功，將形著明，動一以貫萬，變而化焉，聖且神矣。噫，此由心悟，不可言傳。字者孳也，書者心也。字雖有象，妙出無爲，心雖無形，用從有主。初學條理，必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終及通會，行所無事，得意而忘象。故曰由象識心，徇象喪心，象不可着，心不可離。未書之前，定志以帥其氣，將書之際，養氣以充其志。勿忘勿助，由勉入安，斯於書也，無間然矣。夫雨粟鬼哭，感格神明，徵往俟來，有爲若是。法書仙手，致中極和，可以發天地之玄微，宣道義之蘊奥，繼往聖之絶學，開後覺之良心。功將禮樂同休，名與日月並曜，豈惟明窗淨几，神怡務閑，筆硯精良，人生清福而已哉！

心相

蓋聞德性根心，睟盎生色，得心應手，書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書之心，主張佈算，想像化裁，意在筆端，未形之相也。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儀神彩，筆隨意發，既形之心也。試以人品喻之：宰輔則貴有愛君容賢之心，正直忠厚之相；將帥則貴有盡忠立節之心，智勇萬全之相；諫議則貴有正道格君之心，謇諤不阿之相；隱士則貴有樂善無悶之心，遺世仙舉之相。由此例推，儒行也，才子也，佳人也，僧道也，莫不有本來之心，合宜之相者。所謂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相，可識其心。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今曰：人正則書正。心爲人之帥，心正則人正矣。筆爲書之充，筆正則事正矣。人由心正，書由筆正，即詩云「思無邪」，禮云「毋不敬」，書法大旨，一語括之矣。嘗見古跡，聊指前人，世不俱聞，略焉弗舉。如桓温之豪悍，王敦之揚厲，安石之躁率，跋扈剛愎之情，自露於毫楮間也。他如李邕之挺竦，蘇軾之肥皷，米芾之努肆，亦能純粹貞良之士，不過嘯傲風騷之流爾。至於褚遂良之遒勁，顔真卿之端厚，柳公權之莊嚴，雖於書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義直亮之人也。若夫

趙孟頫之書，温潤閑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敵之禄也。故欲正其書者，先正其筆，欲正其筆者，先正其心。若所謂誠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貳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審其得失，明乎取捨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習精察，不自專用也。正心之外，豈更有説哉。由此篤行至於深造，自然秉筆思生，臨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益妙，非惟不奇而自奇，抑亦已正而物正矣。夫經卦皆「心畫」也，書法乃傳心也。如罪斯言爲迂，予固甘焉勿避矣。

取捨　功序

蘇、米之跡，世爭臨摹，予獨哂爲傚顰者，豈妄言無謂哉。蘇之點畫雄勁，米之氣勢超動，是其長也。蘇之濃聳棱側，米之猛放驕淫，是其短也。皆緣天資雖勝，學力乃疏，手不從心，藉此掩醜。譬夫優伶在場，歌喉不接，假彼鑼鼓亂兹音聲耳。夫顰一也，西子以顰而加妍，東施傚之而增醜，何哉？西子明眸皓齒，光彩射人，閨情幽怨，痛心攢眉，淒淒楚楚，可憫可憐，是知顰乃其病，非其常也。使其館娃宫中，姑蘇臺上，懨懨悶悶，蹙鎖蛾眉，夫差豈復見寵也。東施本無麗質，妄自學其愁眉，反見陋媸，殊可憎惡。逸少以前，專尚篆隸，罕見真行。簡樸端厚，不皆文質兩彬，缺勒殘碑，無復完神可傚。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優劣互差。試舉顯名今世，遺跡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捨既明，則趨向可定矣。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温潤之容。褚遂良得其鬱壯之筋，而鮮安閑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竦窘。顔、柳得其莊毅之操，而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驚怪。陸、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頽拘。過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儉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衄之法，趙孟頫得其温雅之態。然蔡過乎撫重，趙專乎妍

媚，魯直雖知執筆，而伸脚掛手，體格掃地矣。蘇軾獨宗顔、李，米芾復兼褚、張。蘇似肥艶美婢，抬作夫人，舉止邪陋而大足，當令掩口；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癰疣，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數君之外，無暇詳論也。擇長而師之，所短而改之，在臨池之士，玄鑒之精爾。

陸友仁研北雜誌云：蔡君謨摹倣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俱備，莫敢逾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絶矣。予謂君謨之書，宋代巨擘。蘇、黄與米，資近大家，學入傍流，非君謨可同語也。朱晦翁亦謂字被蘇、黄寫壞，並筆法悉絶之言，兩語皆刻矣。數公亦有筆法，不盡寫壞，體格多有逾越，蓋其學力未能入室之故也。數君之中，惟元章更易起眼，且易下筆，每一經目，便思倣模。初學之士，切不可看，趨向不正取捨不明，徒擬其所病，不得其所能也。米書之源，出自顔、褚，如要學米，先柳入歐，由歐趨虞，自虞入褚，學至於是，自可窺大家之門，元章亦拜下風矣。如前賢真跡未易得見，擇其善帖精專臨倣，十年之後，方以元章參看，庶知其短而取其長矣。若逸少聖教序記，非有二十年精進之功，不能知其妙，亦不能下一筆，宜乎學者寥寥也。此可與知者道之。

臨池賞鑒，代不虛人，評論體勢，悉非真諦。擬形於雲雨，譬象於龍蛇，外狀其浮華，内迷其實理。至若無知率易之輩，妄認功無百日之談，豈知王道本無近功，成書亦非歲月哉。初學之士，先立大體，横直安置，對待佈白，務求其均齊方正矣。然後定其筋骨，向背往還，開合連絡，務求雄健貫通也。次又尊其威儀，疾徐進退，俯仰屈伸，務求端莊温雅也。然後審其神情，戰蹙單疊，迴帶翻藏，機軸圓融，風度灑落；或字餘而勢盡，或筆斷而意連，平順而凜鋒芒，健勁而融圭角，引伸而觸類，書之能事畢矣。然計其始終，非四十載不能成也。所以逸少之書，五十有二而稱妙；宣尼之學，七十之後而從心。古今以來，莫非晚進。獨子敬天資既縱，家範有方，入門不必旁求，風氣直當專

尚，年幾不惑，便著高聲。子敬之外，豈復多見耶？第世之學者，不得其門，從何進手？必先臨摹，方有定趨。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融天機於自得，會羣妙於一心，斯於書也，集大成矣。第昔賢遺範，優劣紛紜，倣之貴似，審之尚精。倣之不似，來續尾之譏；審之弗精，啓叩頭之誚。捨其所短，取其所長，始自平整而追秀拔，終自險絶而歸中和。心與筆俱專，月繼年不厭。譬之撫弦在琴，妙音隨指而發；省括在弩，逸矢應鵠而飛。意在筆前，翰從毫轉，後聖再起，吾言弗更矣。若分佈少明，即思縱巧，運用不熟，便欲標奇，是未學走而先學趨也。書何容易哉！

學書次第前言已概，拘局之士未免懼疑，姑以淺言，俟彼易曉。大率書有三戒：初學分佈，戒不均與欹；繼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窄闊長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與滯，如土塑木雕，不説不笑，板定固窒，無生氣矣。狂怪與俗，如醉酒巫風，丐兒村漢，胡行亂語，顛樸醜陋矣。又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則點畫不混雜，整則形體不偏邪；第二要温潤，温則性情不驕怒，潤則折挫不枯澀；第三要閑雅，閑則運用不矜持，雅則起伏不恣肆。以斯數語慎思篤行，未必能超入上乘，定可爲卓焉名家矣！若前所列規矩、正奇、老少、神化諸篇，陰陽、向背、緩急、抑揚等法，蓋有彼具而此略，所當參用以相通者也。

器用

筆陣圖曰：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池也。孫過庭云：疑是右軍所製，尚可啓發童蒙，常俗所傳，不藉編録。又云：筆勢論十二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予觀其論，固難盡宗，摘其數言，不無合旨。孫子外之，斯語苛矣。筆陣圖以墨擬之鍪甲，以硯譬之城池，喻失其理，恐亦非右軍也。予試論之，以俟君子。夫身者，元帥也。心者，軍師也。手者，副將也。指者，士卒也。紙不光細，譬之驍將駿馬，行

於荊棘泥濘之場，馳騁當先弗能也。筆不穎健，譬之志奮力壯，手持折缺朽鈍之兵，斬斫擊刺弗能也。墨不精玄，譬之養將練兵，糧草不敷，將有饑色，何以作氣？硯不硎蓄，譬之師旅方興，命在餱糧，饋餉乏絶，何以壯威？四者不可廢一，紙筆尤乃居先。俗語云：能書不擇筆。斷無是理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木石金玉之工，刀鋸鑢銼之屬，苟不精利，雖有雕鏤切磋之技，離婁、公輸之能，將安施其巧哉？俗有署書，以粽以帚，間或可用。若捲箬搏素，描絲露骨，以示老健之形，風神之態，至於畫塵影火，聚米注沙，頹骫無致，俗濁無藴。借令逸少家奴有靈，寧不撫掌於泉下哉！

知識

嗟哉！能書者固絶真手，善鑒者甚罕真眼也。學書者，不可視之爲易，不可視之爲難；易則忽而怠心生，難則畏而止心起矣。鑒書者，不可求之淺，不可求之深，淺則涉略泛觀而不究其妙，深則吹毛索瘢而反過於譎矣。學書之法，考之往言，參之今論，無事再喙也。姑以鑒書之法，詔後賢焉。大要開卷之初，猶高人君子之遠來，遥而望之，標格威儀，清秀端偉，飄飄若神仙，魁梧如尊貴矣。及其入門，近而察之，氣體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虚愚，威重如山嶽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容，辭氣溢然傾聽。挫之不怒，惕之不驚，誘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氣德輝，藹然服衆，令人鄙吝自消矣。又如佳人之艷麗含情，若美玉之潤彩奪目，玩之而愈可愛，見之而不忍離，此即真手真眼，意氣相投也。故論書如論相，觀書如觀人，人品既殊，識見亦異。有耳鑒，有目鑒，有心鑒。若遇卷初展，邪正得失，何手何代，明如親睹，不俟終閲，此謂識書之神，心鑒也。若據若賢有若帖，其卷在某處，不恤貨財而遠購焉，此盈錢之徒收藏以誇耀，耳鑒也。若開卷未玩意法，先查跋語誰賢，紙墨不辨古今，祗據印章孰賞，聊指幾筆，虚口重贊，此目

鑒也。耳鑒者，謂之莽兒審樂； 目鑒者，謂之村嫗玩花。至於昏憒應聲之流，妄傲無稽之輩，胸中毫無實見，遇字便稱能知，家藏一二帖卷，真僞漫爾弗求，筆才歲月，塗描點畫，茫焉未曉。設會神通佳跡，每嗟精妙無奇，或經邪俗僞書，反歎誤愆多致。此謂吠日吠雪，駭罽駭龍，考索拘乎淺陋，好惡任彼偏私，先有成心，將何定見？不若村野愚氓，反有公論也。評鑒書跡要訣何存？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氣質渾然，中和氣象也。執此以觀人味此以自學，善書善鑒具得之矣。

趙宧光

趙宧光（一五五九—一六二五，明嘉靖三十八年—明天啟五年），書法家、文字學家。字凡夫，又字水臣，號廣平。南京吴縣人。讀書稽古，精於篆書，與妻陸卿子同隱居於寒山，足不至城市，夫婦皆有名於時。當世多造門求見者，宧光亦不下山報揭。吴縣志云：「所著書凡數十種，尤專精字學，説文長箋，其所獨解也。」朱謀垔書史會要續編云：「宧光篤意倉、史之學，創作草篆，蓋原天璽碑而小變焉。由其人品已超，書亦不躡遺跡。」

趙氏論書强調「字法」，講求運筆、結構。認爲此道不明，則「視南成北」；「非但不知他人好醜，亦復不識自己妍媸」。所以曾集古人論運筆、結構之説爲書法略一卷。同時他又主張作書要「興到」，祗有「一時興到」纔能得佳書。所以他認爲「興到作書，乃述書第一義」。趙氏之「興到」説，實即今人藝術創作中所謂之「靈感」。

書學論著寒山帚談是作者爲補「古人之未發」而自抒心得之作，頗多精義，全書共二卷，是書上卷有：權輿（論十五種書體），格調（論筆法結構），力學（論字功書法），臨倣（言學力粗積，實即前篇之餘緒）四篇。下卷有用材（論筆墨紙硯），評鑒（論辨識之淺深），法書（論古法帖），了義（論書家秘諦）四篇。其後尚有拾遺一卷，自云：「書成後繼出，當割屬前條以俟他時。」係補充前文各篇。書後尚附録金石林甲乙表及緒論一卷。

趙宧光尚有説文長箋、六書長箋、九圜史圖、牒草、寒山蔓草等著作。

寒山帚談有説文長箋附刊本、八千卷樓抄本、文瀾閣四庫全書本、美術叢書本。

寒山帚談

卷上

權輿一

帚談有權輿，有了義，權輿不嫌其淺易，貴直而簡；了義不嫌其深克，貴婉而玄。文字古法，子母相生，集多成體，不必構合而各自成像，故分合皆宜，其法不傳，要非中古可及。世降而爲篆，曰大、曰小、曰繆，從一法生，負抱俯仰，構結不離，猶之地天否泰，陰陽混合，算可分拆，其法若存若亡，亦非後世可及。再變而爲徒隸，縱逸爲體，波折爲用，體用相乖，跳躑飛動，以過爲德，而書道衰矣！其法揣摸成體，或得或失。三變而爲真書，偏側爲體，挑剔爲用，本來形義，蕩然烏有，書道絶矣！其法恣爲妍媚，舉世自好，古今皆是也。四變而爲稿草書，就勢爲體，放逸爲用，取影忘真，時露相氏，除是惡俗野狐，名家者流，未必無合。道在宇宙，無往不復，書家習一忘多，則大昧小是，未握其機耳。

書法每云：學書先學篆、隸，而後真草。又云：作字須略知篆勢，能使落筆不庸。是故文字從軌矩準繩中來，不期古而古；不從此來，不期俗而俗。書法所稱蜂腰鶴膝、頭重末輕、左低右昂、中高兩下者，皆俗態也。一皆篆法所不容，由篆造真，此態自遠。

古篆爲真、草相氏，真、草爲古篆生機，飛白、分隸傳驛而定耳。作小楷先學署書，得署書，小楷傳驛而定耳。〇

象形古文，方圓不移；　大小二篆，惟圓用事。八分以圓法行方，真楷以方法行圓。行簡法楷，章草法分，稿書法古二篆則自相爲法；　署書、摹印，略竊其緒餘。字以格力爲主，作古文形事諸書，以頑而能鋭，鋭而還樸爲格力。作大小籀篆諸書，以圓而能方，方不露圭角爲格力。作分隸飛白，以鋒杪取波，借波成折爲格力。作徒隸真楷，以小字如大，大字如小爲格力。作行書稿草，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爲格力。體法互用，取近斯顯，不得不分屬以著其説耳，泥則窮矣。

時尚徒隸，謂之真書，真書行而百家廢矣。書法欲粗識篆體，豈惟篆乎，即各體無不相關。借勢低昂，全合草法；　波折向背，全合隸法；　大小隨宜，全合鐘鼎；　行次貫珠，全合周、秦。收鋒則垂露，縱筆則懸針；　拂借柳葉，捺倣倒薤，一法不具，不稱大家。

真書波折飛轉，出於分隸、飛白；　行止收縱，出於垂露、懸針；　戈拂挑剔，出於柳葉倒薤。至於除體構結，則十九不用矣。若「辵」之在闥，「走」之在蹇，「之」之在寺，「韋」之在圍，「或」之在國，必須就簡結束，若仍用獨體之法，便不是書。俗眼似媚，難逃識者，一於真字無情，一於草字無性，一於篆乏流盼，一於隸失根據，篆、隸之於真、草亦然。

字之横直波折必有來歷，書家漫然寫去，未始不快，雖然，終是糊人耳目。因形得篆，因篆得隸，因隸得真行、稿草，便是頂門上針，無所不達。且易爲力，力簡功多，算此爲便。不知者反視爲難，正是不得其道，無門可入。求是門者，不必求人，何代法書書法不洞開無隱乎！　人自不求就此周行耳。

真書不師篆古，行草不師章分，如人食粟衣絲，而不知蠶繭禾苗所出也。晉、唐名帖，每有奇鈎怪引、轉盼非常之文，未始不疑其闕誤，及觀古跡，宛然恍遇，迴視前日，都成夢幻。

書法止言真書須粗知篆體。余則以爲，豈惟真之取篆，即篆、隸不得真、草不成名家。常謂一法不通，儒者所恥；若一體不通，亦書家所恥也。篆無隸法，不得飛動；無草法，不得古雅；無斯法，不得嚴肅。一篆如此，展轉可推。但篆之集美，可以言粗；若諸體法篆，粗則浮淺。蒙莊言：「每至於族，吾見其爲難。」時俗之書，常逢顛躓者，正以不知篆法，即知亦或粗耳。

學法書，必不可先學下品軌轍。古人云：「法上僅中」，淺言之也。至其實際，要知中由上出，下由中來，不師其師，而師其徒，謬審矣！愚極矣！故凡學大篆必籀鼓，小篆必斯碑，古隸必鍾太尉，行草必王右軍，徒隸必歐、虞諸公之書。從此參求古今名跡而後可。真楷不取鍾、王者，小字無佳帖，從唐求晉，不得已耳，非晝於唐也。不得佳帖，而漫然好古，取其敗處臨摹，徒資識者一粲，不從上來學者，竟不自知。

篆法常談鐵畫銀鈎，畫易解，鈎難明。唐、宋而下，骨力柔弱者，此語蔽之也。篆之宛轉處，宜勻者勿論矣；其不必勻者，會須疊蕩頓挫，始有筆意。近見鐫工改而相配，便不成觀。此意與「行草過脈處，着意於筆鋒」之説相類，然似是而非。篆筆主到，行草不必到；篆是實體，草是意興，故不侔也。

陽冰、伯琦各自名家，惜其骨俗，時限之也。陽冰可取處少，而去古近；伯琦可取處多，而去古遠。近顧取少者，珠玉在側也；遠顧取多者，時媚繼出也。故曰時限之也。何謂近？曰圓；何謂遠？曰方。篆法圓不法方，以定二公優劣。或謂三代遺文世多有之，未始以圓爲法，是不然。論篆不論三代，三代何書乎？古文非一法可定，篆則中古一法而已。今之俗人，去真草隸書而外通混稱篆，此爲可笑耳。請別名號，而後可與言實體，不然夢中説夢，何時醒乎？

隸書以鍾元常爲法，盡閲漢碑，博採唐隸，遊戲章草以及國朝名家。國朝隸書，直接漢法，未可輕也。

徒隸書，挑剔波折故不可廢，然但作帶筆引鋒，不可倚爲結構作用，世俗不知，致力於此，便不是書。名家作字，挑剔波折有無一致； 俗書則不然，去此便覺欠一肢者，然是即奴書也。世傳高祖皇帝憎國學門題額右贅挑剔，而罪中書郎，以爲塞我賢路，命左右去之。即未必果然，然正合書法之妙，天縱大聖，言爲師範，俗人不知已矣。以書名世者，代不乏人，都未及此，何耶！

真書挑剔，多不如少，少不如無。至若内有字，則名必省，如「門」、「口」之類； 下有字，則上必省，如「木」、「水」之類。即使帶筆，衹宜行草，真書務於潔淨精微。省一筆，一筆功； 省一曲，一曲功。晉人斜拂，上存古意，下啓唐、宋而下俗骨。智者見之益其智，愚者見之增其愚。好而知惡，斯爲善學。

真書雖各有所取，總之一門，古今推鍾、王二家，二家無佳帖，須閱後世趣步二家者，以求二家閫奥而後可。虞得其正鋒，歐得其結構，智永得其圓而體俗，孟頫得其活而骨柔，仲温學而未成，伯機成而未至，一皆病多於藥，勿中其毒。

徒隸獨推鍾、王，須知二人不可及處。元常骨力去古未遠，所以不失根原； 逸少韻度會逢其時，所以得其遒邁。

倣真楷書，必遵虞、歐方爲正法。論粗跡，虞得一筆法，歐得一字法； 語其妙，則虞結在肺腑，歐結在肢節，大不侔也。虞專内略外，歐事外失内，故俗眼左虞右歐，正自不然。

今之徒隸書，不特抑左揚右，諸偏側爲不典； 即上下半體，名家法書中十九上半居左，下半偏右，以爲奇逸。前字如此，後字改轍，以爲多能。單書必作波折，衆畫必相變更，以爲奇妙。一畫兩端粗細異態，一點首尾轉折逞姸，本來字義蔑如也。如此作字，可謂不真不正，而乃通稱之爲真書正書。加之美名謂之端楷，義將何出？ 惟徒隸

之名爲適宜。法由分隸習成，且以便俗。

虞世南妙在正鋒而結構未妥，歐陽詢妙在結構而鋒鍔多側。歐出於虞，故得其貌如青藍，失其體髓同蒼素。至小歐書濫觴乃公者也。

書法云：不曰畫而曰勒者，策起畫終，勒有力量也。余謂此言尚未及指出要領，凡執筆在手，十九不能全直，斜倚於右，坦向於後者，皆是後人習俗之短。不策而畫，鋒必向前，不能全正。策者，爲正鋒也，爲藏鋒也。所謂如錐畫沙，如屋漏痕是也。此因病投藥，不可謂正法。李北海、米襄陽諸人，用筆求正，是以畫必擔子，竪必挺胸，此又因藥成病，賢者之過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三人我師。

作字先後筆，余有楷法貫珠。詳於長箋百七十六卷。偶見唐、宋諸帖中作變字，因更及之。凡名家書，分體合體各是成形，是以善書者十九可離可合，其不可合者乃破體格也。「變」字從「言」從「絲」，正法也，上畫覆「絲」則破體也。正法中起「言」完而及「絲」無論矣，破體亦「言」完及「絲」，人不知也。凡三結字，必中完及傍，如「亦」、「興」等字之類。「變」字則先點畫，次「二」，次「口」，次左「糸」，次右「糸」，「攵」仍爲殿，正破雖殊，先後不異。若誤以爲作「言」而先伸其上，以俟兩「糸」補之者，書法不然也。淺生常談「用則不誤，問則不知」。余則以爲：謂之不知，勢必有誤，其不誤者，偶中耳，非所願聞也。於不誤中辨其有誤，期在明此法，不在明此字。法明則字必明，以一字明多字，一法明多法可也。否則不特不知「變」字先後之叙，亦復不知「言」字離合失所之差。一字渾則多字渾，一法渾則多法渾矣！

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得所，以至多字體裁所得，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即作全體想，落左筆意在右，落右筆意在左，上下同之。

署書須覃思乃佳，故雜念不得。泛寫數十額中，未免有神遇，然未可以爲常也。求書者未解乎此，枉費紙墨，點污軒居，人自取之，於我何有哉？鮮于太常云：「僅免違命之責云爾。」未必謙退，乃實語者。

署額配合，同結者無論矣，異結者須於格外致思，别出一調，方能如法。此未可以言語盡，須數四比量。此特聊及其糟粕。

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額，始可與言書法。行、草不離真楷，真楷不離篆、籀，始可與言書學。畫不可作點，點可以作畫，故曰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額。宜挑剔處可以省，無挑剔處不可贅，故曰行、草不離真楷，真楷不離篆籀。

文字原流久矣，名家作法頗多，集美故是書家能事。若未有所得，馳向多門，徒滋識者訕誚，不成書也。會須甄别，認定趣向，寓目皆師，所謂多多益善，非狂走者同年而語也。若渾渾從事，東看則西，南觀成北，不成文矣。俗人之言，不過曰真、草、篆、隸，自謂盡於此矣，此大可笑。真書中一曰正書，如歐、虞、顏以及後世姜、蔣、二沈之類。一曰楷書，如右軍黄庭、樂毅論、東方贊之類。一曰蠅頭書，如麻姑壇、文氏文賦之類。一曰署書，如「蒼龍」、「白虎」之類，此法不傳而流落後世，帶草則徐武功得之，方正則官家中秘郎得之，然俗不堪齒矣。一曰行楷，如季直表、丙舍帖、曹娥碑、蘭亭帖之類，已上五種，世俗通謂之真書，天地懸絶。

草書中亦曰行楷，如二王諸帖之稍真者十當八九。僧懷仁等所集聖教、興福、孔廟碑之類，唐人所稱入「院體」者是也。一曰行草，如二王帖中稍縱體，孫過庭書譜之類皆是也。一曰章草，如章帝辰宿列張帖，索靖出師表，二王帖中章草法帖皆是也。一曰稿草書，或真或行或草，大小疏密隨宜。如顏平原坐位、祭姪二帖是也。一曰狂草，如張芝、張旭、懷素諸帖是也。以上五種，通稱草書，亦有分矣。

隸書中一曰飛白，篆法將變，正側雜出，燥潤相宜，故曰「飛」曰「白」。後世失傳，飛而不白者似隸，白而不飛者似篆，皆飛白之流別也。一曰分隸，隸法初成，什一蹈篆，但用筆背分與篆分途矣。一曰漢隸，如鍾元常諸帖之類，此隸書之最也。一曰唐隸，視漢似古而體稍不雅，然法度實備，取裁可也。一曰徒隸，六朝諸碑文多作此字，絶似童子初執筆不成文者。然有古色，披沙揀金，往往見寶，不可盡廢。近代隸書，頗謂淳雅，然皆倚真書爲骨，而遥想漢法爲之。雖無徒隸之短，然並近於真法，亦其流也。以上五種，通謂之隸，意亦混混。

古人興到作飛白書，是以白而不飛者有之，飛而不白者有之。書法云：飛白不傳者，謂不必傳可，必不傳不可。韋氏、蕭氏有解於此，惜各守其偏耳。雖然，二子可言者，非若求之驪黄而内之，徒將字字求「飛」，畫畫求「白」，渾身是假，古意盪然。此正飛白不傳矣。

作飛白書，當有餘地，無餘墨；當有餘情，無餘形。

篆書之名尤爲渾亂。自周太史籀始立篆名，秦相斂作，謂之小篆；因秦書通行，遂但以籀稱大篆，亦已贅矣。何乃無古無今，概呼作篆，可怪也已。籀而前，但可以時代名，如古文、夏書、商書之類；籀而後，概呼作篆可也。何也？籀、斯爲後人趨步指歸，莫能出其圍範，即不得編討古昔，聊識其可摹者如：一曰古文，始於象形，迄於夏、商，代非一人，人非一體，但可作文字，未可合篇章也。二曰雕戈文，雕蟲篆刻，尚文之作多不可解，亦難以下筆，漢章或稍一見之，亦未甚一律也。一曰籀篆，詛楚文、鐘鼎識，及嘯常録以至楊氏書統所載，及古篆諸韻，取其合於許氏所取作籀書者採焉。一曰大篆，石鼓文是也。一曰小篆，繹山、會稽諸碑是也。從此流傳，變而弱者，一蟲繆篆，唐、宋、元諸人如李陽冰、僧夢英，以至我明程南雲、李東陽、文氏父子諸人是也。變而强者，一曰玉箸篆，如勝國周伯琦之類是也。任筆成文者，一曰飛白，篆貌隸骨，雜用古今之法，勉作草篆，爲器所使，自我作之，不得不然也。

一曰刻符，秦、漢紅文印章用之，其前此任字略章者，璽書諸文皆是也。一曰摹印，漢白文印用之，後此章不攝字者，六代而下皆是也。以上十種，世俗通呼作篆，失之遠矣。因俗解釋，聊採二十五種，有心此道，取爲法式，思過半矣。

學楷須先學「圖」字，大口小口，廣袤隨宜，竪得是，畫得是，轉得是，折得是，方合楷字。如以一點當小竪，一捺當小畫，又以一鉤一鏑當轉折者，皆市井小兒記帳體也。何以謂之楷乎？楷者，端正之稱，其原雖出於徒隸，至小楷則又從粗入細，返俗還雅，故命之嘉名，法具名中，可以想見。

行書之帶筆，乃其過脈處，鋒勢與本文必有節奏，其字始有骨力；若其渾去不分者，狂草則可，不然敗筆也。名家作家，但寧念本文，其鋒勢引帶無意得之；不知者，先已寧意引帶，何暇分出本文，是以渾渾失之遠矣，即有意分出，意又雜亂。臨倣法書，至有引帶諸字，直臨本文，勿臨帶筆；本文成熟，帶筆自隨，隨正文出自然節奏。此臨倣要訣，不可不知。

學行草，須審古人引勢來歷，方得不謬。若但依曲傚直，不問創法所自，勢必以訛傳訛，一字字畫成花押，數傳之後，不知筆畫爲何物。求來歷如何，不得於真，求之篆隸，篆隸又異，多從章草，章草則雜用古文奇字，如「亓」、「三」之類，因古今通行，不知其怪耳。否則「佳」、「隹」不分，「左」「右」一致，其可乎？能解乎此，方能理會粗識篆義之語。

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引則後必斷，前斷則後可引，一字數斷者有之。後世狂草，渾身纏以絲索，或連篇數字不絕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淳化帖第六卷首行蹈此失，其僞可知。至若懸針，用之絕少，後世妄書，一篇數見者，不特非法，望之可憎。

行草書中，引筆作實而重，用者偶然失所，可也；若本體作引而輕拂者，漫興敗筆矣，未可也。果能意到，必無此失。世之皮相者，去彼取此，此何以故？後失近乎輕清，前失入於重濁，重濁乃書中大病。如是取裁，未爲非是，但須甄别功過，方爲賞識。

草書須剛柔相濟乃得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柔，輕重捺筆則剛，首尾匀裹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字形實體，主也；顧瞻引帶，客也。客過重，可；主過輕，不可。

懷素自叙妙在骨力，是以人不可到，若但取狂蕩，真野狐矣。

學章草書多入粗俗險怪諸惡道，然草書之所必由也。作草祖章，便無苦氣，挑剔最忌苦氣，稍用章法，此病自遠。

書體流傳，法非一代，代非一人，然徒擁其名而不見其形者，衆也。所可遵者，常取十體，欲著其妙，疏之下方。詳於母原，刻在長箋第九十六卷，因欲廢彼，重録於此，似爲重出。

一曰古文，本來之形非古非今，不必始於何代，象其形似，異錯成文。世用者雖今亦存，不用者雖古亦略。旁搜奇形異狀，必有所據，始可下筆。或金石模糊，傳寫舛謬，乃得以意正之，雖未成書，而篆從此出。各體具在，不加强合，隨小大任方圓，匠意爲之。後人取其一文，定爲法度，矯衆文而協同之，始有篇章結構，此文字之本原，不可廢也。

二曰古篆，三代之書，現於金石銘識，不能多有所考。虚象因篆而成形，實象因篆而廢形。篆者，傳也，傳物理以至無窮也。前此未始有篆，其名其義，至是始立。然體裁異同，竹帛興革，無法不具，世或求鐘鼎於一律，則知大謬。有附義而成文者，有捨義而成文者，夏、商延於象形，周末漸於大篆。今所取者，謂之古篆。若雕戈文之類，雖

不盡出於聖人之手，想當文盛之時，賞鑒家有謂蚊脚鵠頭，定爲夏書是矣。軌度典麗，即未必古始，斷非後及。籀、斯由來，結構由立，惜不多見，有遺恨焉。採其散現彝器者録之，聊備古法云耳。

三曰大篆，石鼓十章，相傳史籀作，宣王獵碣。或謂秦穆公時文，雖無定據，必非秦下可及。即詞藻亦豈後世可攻？漢無篆，則又去之更遠。過此則益不能窺其門户，其周季書無疑。累代播遷，剥蝕殆半，後大爲寶重，世主有以金填其文者，胡人剔金棄石，或遭杵臼之厄，或經修斫之異。剥落之餘，猶有不易者，在信體結構自成篇章，小大正欹不律而合。至若鉤引紛披，作輕雲捲舒；依倚磊落，如危巖乍闕。文施也異。用無定方，立傍有成法，圓不致規，方不致矩，可摹者僅三百餘言，賴前人釋文能補其缺，遂爲書家指歸。

四曰小篆，秦斯爲古今宗匠。一點一畫矩度不苟，聿遒聿轉冠冕渾成；藏妍婧於樸茂，寄權巧於端莊。乍密乍疏，或隱或顯，負抱向背，俯仰乘承，任其所之，莫不中律。大篆敦而圓，骨而逸；小篆柔而方，剛而和。筋骨而藏端楷。籀則簡縮，斯乃舒盈，書法至此，無以加矣。唐李陽冰得大篆之圓而弱於骨，得小篆之柔而緩於筋。後世莫不由此而出，各就偏長，別立門户。及野火煨燼之後，泰山、繹碑可拓者二十餘言，世有徐鉉摹本，而先秦之文僅存百一矣，反爲所掩也。

五曰繆篆，陽冰獨步。縉雲廟碑可爲概代冠冕，若謙卦强作，遂入惡道。其自許云；李斯之後，直至老夫，因五百年是執絶響。漢人獨印章擅美，而篆書無聞。雜主雜霸刀筆如之，古篆隸真一皆採摘，填滿爲式，是其用心。昔人刻符填篆用於婚媾契書，以革盜僞，非淳古之作也。

六曰奇篆，採擇雜體，就簡避煩，趨逸去拙。其本來之形，與夫累代之製，皆不泥也。格借玉箸，體間碧落，情雜鐘鼎，勢分八分。點畫以大篆爲宗，波折以真草託跡，規矩繩墨，終束於斯。昔之文字，因脚引垂，今此奇篆，因垂引

脚，書法之變，此大謬也。所尚者，簡潔飛動，姸態取容。舉世尚奇，去彼取此。從茲而降，好古之士銳其垂而爲懸針，注其垂而爲垂露，縱其垂而爲柳葉，收其垂而爲倒薤。頓而爲科斗，折而爲蜩蟲，蹲墨爲芝英，枯筆爲飛白。龍蛇雲鳥，轉宿偃波，此其濫觴也，而莫知其所由師。昔存其名跡則莫考，傚顰臆説，書法外道，翰墨之厄。

七曰分隸，八分散隸，合而爲之也。篆籀相向成文，分隸背戾各分，其勢波折左右，又其形結屈鈎連。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分則兼之。杜甫聯稱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後世因是以小篆爲八分，曲説有以爲損大篆十分之二爲小篆者，今按小篆茂密，而大篆簡易，其謬不辨而明。今隸宗匠鍾元常，八分之省便，而真書之傚古者，古隸出於篆，今隸依乎真。漢孔安國以隸寫籀，謂之隸古。唐明皇不喜古文，凡不合開元文字，謂之野書。於是後人罕睹前人之跡，一變曰徒隸，再變曰草隸，人自爲之，無論也。上不足考古，下不合時王，聊合爲一説。分不駭族，隸不蹈時，以續古今脈絡可耳。然今之真書多有取是改作者，草分隸之波折，真書變而爲曲直，若分隸之起伏，真書變而爲撇拂。鄭樵謂篆通隸僻，篆巧隸拙，真書則猶其流之愈深也。

八曰真書，近代時書，而國朝之所通行。古文邈遠，小學不興，無學者蹈俗忘本，稍通者束義背時。古今意義恒同，蹊徑每異，譬之三代文不得與秦、漢合，漢、魏詩不得與近體合。佛、老、莊、騷，餖飣入公車掌故家語，徒爲知者噴飯。今擬古詞，肖而不奪，此學彼行，似而莫移，時王之制，何得己見妄爲變更。若用古體作今書，不堪眩世，徒足自惑，不特義不可行，而勢亦難達也。但俗書之最謬者，與夫世俗之固加偏傍者，所當正耳。一以正俗，一以革古，而悉協於時中，真書是也。

九曰草書，起於削國，天下有事，急就爲之，或起草他簡，然後正書，皆不暇致詳而作。漢人遂以名家，杜度、鍾、張飛颺俊逸，其圓轉得於篆籀，波折得於分隸，簡而有合，不大相離。上古結繩而治，刻契而與，拄識而別，判竹

而官，粗跡之於文故無足重，奚以草之去古爲異乎？故文以達詞，詞以達志，草書雖去古而可達古文，且有真未必合，草未必離，如「隹」、「佳」等字，古、草皆合，真书有愧矣。草「鹿」首歧，草「山」虚下，「夜」、「寿」、「垂」、「乍」，草正真訛，乃至「臼」旧、「季」年、「驅」駈、「窗」窓、「稱」秤、「樂」乐、「兩」文、「盡」尽，翻草書以成俗體，無以下筆，豈草之罪乎！

篆書一筆不得杜撰，而字字皆可變化；徒隸俗體雜陳，而一筆不可轉移，何也？古者萬國，人自爲法，變是其本分耳。至於後世，作者不興，同文有禁，所謂依樣葫蘆者非邪，此亦人之大不幸矣。

格調二

夫物有格調，文章以體制爲格，音響爲調；文字以體法爲格，鋒勢爲調。格不古則時俗，不韻則獷野，故籀鼓斯碑，鼎彝銘識，若鍾之隸，索之章，張之草，王之行，虞、歐之真楷，皆上格也。若藏鋒運肘，波折顧盼，畫之平，竪之正，點之活，鈎之和，撇拂之相生，挑剔之相顧，皆逸調也。

作字三法：一用筆，二結構，三知趨向。用筆欲其有起止無圭角，結構欲其有節奏無斧鑿，趨向欲其有規矩無固執。

能結構不能用筆，猶得成體；若但知用筆，不知結構，全不成形矣。俗人取筆不取結構，盲相師也。用筆取虞，結構取歐，虞先歐後；結構易更，用筆難革，此筆一誤，廢盡心力。

學用筆法，能作一畫；學結構法，能作二畫、三畫，以上可類推也。不然，千萬畫無一畫之幾乎道，千萬字無一字之幾乎道。始而鹵莽作字，稍聞此道則見筆筆倔强，不知字字畸邪不合，才覺甚難，始是進德，未難即易，不足

與言。

凡用筆如聚材，結構如堂構；用筆如樹，結構如林，用筆爲體，結構爲用；用筆如貌，結構如容；用筆爲情，結構爲性；用筆如皮膚，結構如筋骨；用筆如四肢百骸，結構如全體形貌；用筆如三十二相，結構如八十隨好；用筆如飲食，結構如衣裳；用筆如善書，結構如能文。

用筆、結構二法，取大字帖指示以顯小字帖之閫奥，取真跡帖以臨墨本帖之懸殊，取古善刻參按以辨翻摹之脱失。取學人自書，逐字逐筆褒彈得失，以便趨避軌範。如是教誨，未有不於俄頃間爽然自失，轉暗爲明，轉無爲有，轉妄爲真，轉愚爲慧者矣。若教工刻字，亦須此法。

近代時俗書，獨事運筆取妍媚，不知結構爲何物，總獵時名，識者不取。正如畫像者但描顔面，身相容態則他人也。畫花者但描鬚瓣，枝幹扶疏則異木也，尚可稱能畫乎？

字體有從中及傍者，如「興」、「水」字之類；有從傍及中者，如「中」、「國」之類。從中，須着念全體，然後下筆；從傍，則轉移其念，凡作左，着念在右，凡作右，着念在左。凡作點綴收鋒，又着念全體，此上乘也。若着念在闕漏處，此下乘也。任意完結者不成書矣。

字全在流行照顧，勿得失粘，有去無來謂之截，有來無去謂之贅。截之失生，贅之失俗，生可熟，俗不可醫。正鋒不難於横畫，而難於竪畫；不難於右拂，而難於左撇；不難於點畫，而難於轉折。試觀傭書小吏，偃筆側頭，即使作前所易，直易從耳；設令求前所難，一筆不成文也。以此法考歐率更，則知全是側鋒，其横畫之正者，乃偶合耳。或以爲正側兼用，觀者忽之。

凡正側鋒，横正竪側已非佳書，近代此道茫昧，横竪皆側，依然作大名士，世無人耳，悲夫！毋論字畫惡劣，即

作書時横側竪側，必其手腕筆札一皆臬兀不安，而後得成此字乎？ 習而弗察，亦勢止矣，一日有知，愧恨何已！

點畫不得着粗氣，運轉不得着俗氣，挑剔不得有苦氣，顧盼不得有稚氣，引帶不得有雜氣。永、蘇諸人不能無俗，米、黄諸人不能無粗，不妨各自名家。但苦、稚、雜、亂，不足道也。

字必取筋骨，自詛楚而下無筋，自石鼓而下無骨。獨秦斯能藏筋骨於皮相間，過此而往，此道傳於徒隸中，唐陽冰自謂直至老夫。今日而在，必生愧怍。字法故多，不出用筆、結構、體裁、顧盼，四者之外無他能也。至若筋骨，在學力功夫，逸鋒在意興去就。唐人尚功，晉人任逸，自此而往，不可求其端倪矣！ 何謂用筆？ 正鋒起伏，下筆有意是也。何謂結構？ 疏密得宜，聯絡排偶是也。何謂體裁？ 格制裁益，不拘繩墨是也。何謂顧盼？ 左右上下，往來有情是也。何謂筋骨？ 强弱得所，和而不乖是也。何謂逸鋒？ 烏衣子弟，翩翩爽爽，到處有致是也。字有四法：曰骨、曰脈、曰格、曰調。方圓肥瘦，我自能主，謂之骨； 緩急從意，流轉不窮，謂之脈； 取法乎上，不蹈時俗，謂之格； 情游物外，不囿法中，謂之調。字有四病：曰拘、曰稚、曰俗、曰野。爲法所繫謂之拘，爲筆所使謂之稚，爲墨所使謂之俗，爲手所使謂之野。

筆法尚圓，過圓則弱而無骨； 體裁尚方，過方則剛而不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遒； 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於媚，遒近於疏； 媚則俗，疏則野。惟媚與疏即未入惡道，亦野俗之濫觴乎！ 預防其流毒，斯不爲魔中。

書法云：點不變謂之佈棋，畫不變謂之佈算。正有不必拘者，如歐氏作「飛」字四點如一，作「靈」字八點無差，以至結構對偶，畫畫未嘗改易，而亦未始不善。若虞氏作「書」字，則上二畫下三畫俱平，中三畫抑左揚右，便符前法。此有得於王氏，作「三」字則二畫相從，下畫別出； 作「佳」字其右「圭」上如「士」，下如重點，或上畫先作，中二聯綿，此下畫仰承之法也。故知各有所取，無往不善，除是無學，不可與言虞、歐師徒也，故比量説之。真、草雖並

有挑踢，大半從飛白得之。或引帶過脈，無一筆虛設，虛設可已，可已不已，已非高格。至若世俗稚筆，全然借挑踢以補其闕漏，即不能除，謂之救藥可耳。若惟此是務，未是書也。筆發於上，意先在下；字起於左，心先在右。假如真書草頭作「萑」、「草」斂其足；穴頭作「邃」、「遂」束其首。篆書水傍作「滿」，水讓右「㒼」，水傍作「江」，水浸右「工」。心意不先，何以措置？故曰：胸中具個完字。難者曰：「江」、「滿」並出，將異結乎？通篇章法，古今不然也。曰：此中最難，須全然鍛煉一翻，自有個生息。苟不諸體備具涵瀁於胸中者，未可輕議也。莊周云：每至於族，見其難爲。其間必有游刃之地，滿志藏刀，故曰得意。

結構名義不可不分，負抱聯絡者，結也；疏謐縱衡者，構也。學書從用筆來，先得結法；從措意來，先得構法。構爲筋骨，結爲節奏。有結無構，字則不立；有構無結，字則不圓。結構兼至，近之矣，尚無腴也；故濟以運筆，運筆晉人爲最，晉必王，王必羲，羲別詳之。

運筆者，一畫中之結構也。低昂巨細是其構，起伏顯謐是其結。書家不學而熟之者，亦能結；學而未熟者，但能構。構爲意念，結爲情性；有結無構則習俗，有構無結則粗疏。粗、俗都捐，近之矣，然無韻也；合須師古，師古晉人爲最，羲之故善，又須去其似是而非者，黃、米諸家辨之詳矣。

字之左右相對體，或打圍字，下左筆時可縱情落墨，下右筆時則毫不得縱，全要顧左。凡舒斂曲直，圓鋭肥瘠，一一照應，始無後悔，否則敗矣！

筆鋒引帶，如詞章中過文，雖然，似是而非也。筆鋒乃無中生有，本是虛器；過文全篇脈絡，去此離矣，是則實語者。

用筆品藻，古人亦去詳矣，但多昧於結構、破體二法。晉人結構囿於情，唐人結構囿於法。以法顯情，其義斯

顯；情爲法縛，皆桎梏也，勿論可矣。破體有篆破真不破，有真破篆不破，有篆、真俱破，有可破不可破，有有義之破，有無義之破，不必破者，勿論可也。世謬以筆法爲結構，或呼野狐怪俗之書爲破體者，皆不知書法名義者也。名義尚昧，書道何有哉？因取同部結構有異者，著之於篇。若「風」、「衣」、「人」、「心」、「水」、「草」、「火」、「手」、「木」、「肉」、「頁」、「黑」十二部字，並左右上下内外俯仰，真篆全省，正破古俗，因勢取裁，其法不定，不定爲法，翻合書法。

字須結束，不可渙散；須自然，不可勉然。各自成像而結束者，自然也；曲直避讓而結束者，勉然也。若夫交錯紛拿而結束者，妖邪野狐，無足道也。

法書在在成形，全有全結，半有半結，偶有偶結，獨有獨結。大令不逮乃公，是以求妍於成字之後，識者彈之。雖然，要知大令受病何處，多中於破體一門耳。作破體時，全以諸體會成一局，方可下筆，若隨意絣補，却不是書。

正體法略不相涉，破體則相爲依倚。若似破不破，又非正體，猶之堪輿家言：「欲過不過，大凶宅相。」

一字諸畫，當粘者勿斷，當斷者勿粘。當斷而粘則固，當粘而斷則離。逐字推敲，其意自出。當斷竟斷，如歐、顏諸家作正書「乃」、「及」等字，上鈎作一筆，下鈎別起是也。當粘竟粘，如作「光」、「先」等字，下撇之首直從上畫之末拂出是也。若疑惑不決，全無主意，便不是書。

置於竹帛謂之書，書成而後行款具，行整而後結構、章法森然不紊矣，前此不然也。一字結構謂之字法，前言議之詳矣。通篇結構謂之章法，譬之「白」、「曰」二字爲行列，則「白」首出之局外；「田」、「甲」二字爲行列，則「甲」垂出之局外；「主」、「甲」二字爲行列，則首足皆出。摹印闊邊，特設此格是也。即摹印家多不解此，況書家乎！

書法昧在結構，獨體結構難在疏，合體結構難在密，疏欲不見其單弱，密欲不見其雜亂。姑置疏法，先言其密，

衆文合字，文自成形，字自成像，小聚大聚，少聚多聚，各得其所。難其聚者，用破體法，如「隨」、「游」、「悠」、「歲」、「冥」、「衆」、「左」、「右」之類。至若特爲改作者，勢不得不然也。如「水」、「人」、「艸」、「手」豈能上下四傍不變形體乎？但不必變者而固欲從俗，此可憎耳。

方結者從其方，不可方者垂其脚，如「十」、「中」、「廾」之類。左右適均者從其峙，不可峙者上下出，如「節」、「斯」、「虧」、「羣」之類。上下適均者勿避其整，苟可避者，以一畫擔之，如「臺」、「鼇」之類。

三合並列者，一爲傍，二爲合。如「識」、「謝」、「抑」、「滌」之類。左右同體者，中立而附耳，如「斑」、「雠」、「顯」、「繇」之類。

字之結構，絶似詞家之對偶，有可以正對，有可以借對，有可以影射對，有可以走馬對。泥於形似，則質而不文；專於影射，則巫而不重。近體似真書，古詞似篆籀。於篆之中，近體似小篆，古詞似大篆。近體擬合而時或不合，古詞擬散而時或不散。近體合以形，古詞合以意。

偏傍勢變，豈惟徒隸，篆亦有法，由古至今，法如是。故「風」部，「門」部所領諸字，詳於他簡，此不更贅。是以字之結構無處不有，姑舉其多者爲法，如篆之「門」部，楷之「風」部，一皆隨在變體，若拘於一律，是則不知書者。別詳字法務敀，長箋一百七十六卷。文多不具録。

作大字如小字，書法恒言之矣；作小字如大字，古今未之及也。作大如小謂用筆，作小如大謂結構。用筆有不學而能者矣，亦有困學而不能者矣。至若結構，不學必不能，學必能之。能解乎此，未有不知書者；不解乎此，未有可與言書者。字之結構，如几席間排設燕享之具，右羹左食，並不失款，即罷而行撤，一盂一鼎，亦皆法器，各自成像，可陳可列。非若後世俗書，如傭奴聚食，遠望亦似豐盈，近之則見杯盤狼藉，不成雅觀。至若破缶缺盆，折几

殘凳，苟失支撐倚箸，幾何而不倒僕哉？端人過之，掩鼻走矣，見其不成享也。

作字有難於結構者，一爲學力不到，一爲平方正直塵腐之魔膠固胸膈間。平直故是正法，其勢有不得平直者，不可以此拘拘也。即可以平直而不成文章者，亦不可以是拘拘也。乍滿乍闕，讓左讓右，或齊首斂足，或齊足空首，或上下俱空，無所不宜。一字務於成文，一篇務於成章可矣。何謂文？交錯盤互，得所是也；何謂章？「音十」爲章，合集衆形不使乖張是也。所謂難結構若何？如「盌」字之類，常考石經，作「盌」亦不甚雅，覃思不已，變文作「盌」，自謂可觀，然不免改作。近有童子謄寫一書，謬作直旁二白，始笑絶倒，既而爽然，翻可取法。三人我師，今而益信。因言其得失，其義安在，即不過自相結構，二白先自讓避，其鋒有歸耳。

有篆滿而真闕者，有篆闕而真滿者，有篆省而真全者，有篆全而真闕者。此兩者無非爲結構去取，以結構持心有餘豫矣。

配合數字，須字字鍛煉，始成篇章；畫畫有據，始得成文；畫畫造立，始得成字。有據無立，書奴而已，有立無據，遂成野狐。筆愈少，字愈難，猶印之有章法，字法死，章法活。至若筆法，則又出於形骸之外，未可以言語形容。

字之增減筆，惟篆書兩用之，若徒隸真草有減無增。何也？不特義訓在篆，非隸可窺，且真書之法，俗尚簡省。篆書減筆貴古雅，增筆貴豐贍，無適而不可，是以兼得。漢已上，夫文用之，夫人能之。唐已下，文不皆用，萬無一得。後代何嘗不增損改作字體乎？增則益其配態，損則呈其鄙野。試探古今摹印，虛心比量，不能逃識者冰鑒。

古人書自然合法，不加强附，即後世名家亦多不雜厠。是以古印章如璽書，先秦之法，直作數字而章法具在。至漢而後，章法字法，必相顧相須而成，然後合法。後世無其學而不勉傚其事，遂有配合章法之説，此下乘也。猶之

古無韻書而詩不廢者，韻學具也。沈氏始能作韻，後世依韻題詩，亦下乘矣。詩法絶似印法，故比量言之。

人知疏體可闕可讓矣，而不知密體亦可闕可讓也。此理一開，人人自得，即造立世界，由此而廣，豈惟文學。

倣書時，不可先着宋人以下纖媚之筆入眼，嚴滄浪所謂不可令下劣詩魔落吾肺腑。余謂字學尤甚，詩止於迷心，字兼魅其手腕，兩賊夾攻，所存有幾？故不學則已，學必先晉，晉必王，王必羲，羲必汰去似是而非諸帖。何乃訓蒙先生特索現在名家寫法帖，愚亦甚矣。

用指不用腕，則畫成點而不莊。能正腕而不正鋒，則形如刷而不典。

落筆須點檢餘沈，收筆須點檢殘鋒。唐已前無有此失，宋而下方出此醜，沾沾自好，增其惡態。宋人誚王安石寫字似大忙中作，不知自家亦坐此病。若持心縝密者，必無野筆，野筆淨盡，方入雅調，否則終是卑格。

何謂野筆？當突而鋭，當直而曲，當平而波，當注而引，當撇而鏑，當捺而牽，當縮而故延之，當纖而故濃之。楷之餘爲章，章之餘爲草，草更張之，皆野狐也。遊心於外能結構，遊心於内能運筆。簡牘廣狹，外也；波折妍媚，内也。偏者各有一蔽，遊心於範圍，近之矣。不在全簡而在全體，不在豪素而在腕指，是之謂心意骨力，始可與言書。近世皮相文字，不知如是語言爲何物，標緻用事，亦足自豪者，姑置勿論。

字須配合，配合有二種：結構之合不必畫畫對偶，要在離合之勢可指而目睹方是；使轉之合，不必絲絲貫珠，要死活之脈可想見會心方是。

能學問不能文章，此儒家之學究；能文章不能翰墨，此君子中傖父；能翰墨不能法帖，此名士中野狐；能法帖不能遵古，此好事中俗調。皆所不取。

先讀書法，後摹法書，能爲古人忠臣。敗筆可略，筆誤可諒，俗工失款可正，剥落模糊可補。苟不知書法，遂不知法書矣，何者是得？何者是失？何人是浮名？何人是實學？何以爲工？何以爲妙？誰是全能？誰是偏勝？何處可及？何處不可及？書從何來？法從何授？一似夢中苦樂，總成妄誕，不惟無成，且枉費心力。

粗能識得好惡，即須嚴加趨避。得一字好，即思未得時醜字革去；得一筆好，即思未得時惡筆革去。作一字不好，必求一好字易之；作一筆不好，必求一好筆易之。三人我師，言言實學，勿輕放過。遇好求惡，境逆而易；逢惡求好，境順而難。若多看法書，順境成易；多讀書法，逆境不難。若不學空求，多遵謬妄。逸少中歲進德，每作一衡如驚蛇之曲，此「九四」躍淵之龍，不可遂認作飛空夭矯之文也。釋典參悟而後功行，三阿僧祇始得成佛，未迸此步，闢支禪也。若發願不深，不求最上一乘，便並二乘亦不可得。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爲下。是以大根大器，寧受頂墮罪業，無寧自畫小成。

「字無百日功」非虚語也。豈惟百日，即開卷注意，步步移形，三日刮目，誠然有之。至若學問了義，雖盡平生，何厭足之有。譬釋典云：「指爪作佛面已成佛道。」又云：「三阿僧祇然後成佛。」須於此中參透，始知頓、漸兩途即是一法。

字學二途：一途文章，一途翰墨；文章遊内，翰墨遊外。一皆六藝小學，而世以外屬小，内屬大，不然也。雖然，要皆大學之門户，不從此入，何由得睹宗廟百官？後世失傳，拆而爲三，文章斥而傳疏煩，翰墨斥而流别異，何如求本尋原，所握者簡，所施者博，不亦多乎！吾道一貫，彼此相證。

詩文忌老、忌舊；　文字惟老、惟舊是遵。詩文忌蹈襲，文字亦忌蹈襲，舊與蹈襲故自有分矣，格調形似之異也。不傳攻一家，不能入作者閫奥；　不泛濫諸帖，不能辯自己妍媸。閫奥即在面前，不妍則忽而不覺其美。是以專治一家，帖不必改而新意自出。見得昨日臨摹一畫非是，乃是進德。苟新意不出，皆皮相也。若此帖果無新意，非佳書矣，便須改圖而後可。自己妍媸多在骨髓，不博則習而不覺其惡，是以博覽名家，帖雖不同而書法一軌。見得他人得失、各具一短長，乃是自知。苟得失無辨，皆耳食也。若果無所見，莫得强議，便須加功而後可。加功在讀書譜，改圖玩法帖。至於識鑒，雖曰非人所能，然未有耽玩日久而識鑒不稍爲之開發者矣。要在立志高，發願固，未有不得者。若泛泛從事之人，姑置勿論。

不專一家，不得其髓；　不博衆妙，孰取其腴？　髓似勝腴，然人役也，其機死矣；　腴乃轉生，生始爲我物。不熟則不成字。熟一家則無生氣，熟在内不在外，熟在法不在貌。

凡玩一帖，須字字經意，比量於我已得未得。若已得者，功在加熟；　若未得者，作稀有想。藏之胸中掩卷記憶，不能記憶更開卷重玩，必使全記不忘而後已。他時再轉便作已得想。

閲一帖中字，有相同者，即於同處求其異。若無同字，須想别帖同字相參。苟不記他帖，即以自己念中欲作之字相參，虚心比量，何處不相似，何處可到，何處不可到，如是探討，真是真非無遁形矣。

攻一帖爲當家，若不能生發，流而爲繡工描樣。集衆美爲大家，若不能取裁，流而爲鄉願媚世。一爲淺俗，一爲時俗，俗等耳。淺易革，時難移。何也？　世人共趨也。昔賢不説惡紫，幾乎渾至今日。時俗書者，書家之三隅也。

學後人帖，須見其原委，然後可以從事。如祝希哲真楷學鍾元常，即先玩祝書無妨，名家所得者深故也。但得旋討鍾帖，便見其學由彼而得，於是求二人合處以取法，察古今變化以觀妙，始可兼其二益，所得多矣。其行書出於

章草，稿草出於芝、素，可類推也。一人如此，其他可類推也。文待詔真楷之於黄庭帖，行書之於太宗帖，大草之於山谷書，亦類也。又若王文學真楷之於虞學士，行書之於右軍父子，亦類也。又若宋仲温學王氏之章草，文休承學懷之千文，亦類也。又若陳復甫學芾之蒼古而失其圓妙，黄淳甫學獻之遒韻而不得其嚴整，亦類也。苟不究其根本，皮相大能僨事。

名家書有下筆便佳者；有用意輒好，不用意即不佳者；有不用意反好，用意即不佳者：此天工人工之異也。天工是其先世之人工，人工是其後世之天工。天人交至，上也；得人無天，次也；得天無人者，見世過世俱無利益者也。切莫自委，自委即自棄矣。其不用意即不佳者，佳非我有也；不用意亦佳者，胸中無有不佳之物也；無有不佳，全在識量，識量似天而實人，人可不學乎？

經史最誤人處，在後世俗書，俗書一入，牢不可破，故少時授經，即與善本，善本須先一代得一分之力。寫字即與名帖，名帖須先一代得一分之力。晉、唐而上，合法者多；晉、唐而下，合法者少。其得其失，具之晉、唐，晉、唐去古未遠，典刑尚存，是其得也；攻於妍媚，不問來歷，是其失也。余作刊誤中有法帖刊誤一類，此卷當冠諸誤，何也？經史之誤，未必出於作者，謄寫俗工偶然失之，不知起於何年。惟名家手書碑帖，而失則自供其短，便見此誤出於何代、何人作用矣。無論真楷已上不當杜撰，即行書狂草，古人十九不失矩步也。試拈二王、張、素諸帖，可概見矣。

學書者，博採衆美始得成家。若專習一書，即使亂真，無過假跡，書奴而已！撥其尤，爲師範，以諸家副之；必勿取法於中，落下劣阱。學篆，必籀鼓斯碑，博之以壇山、詛楚諸金石。唐、宋而下，一字不得入吾肺腑。學隸，必鍾傳漢碑，博之以蔡邕而上諸碑碣，六代而下不得窺也。學正書，必歐、虞、顔、褚，博之以鍾、王，鍾、王非得唐

跡不顯其妙；宋人而下，不得習也。學行書，必二王，博之以諸家法帖，諸帖非二王不能淘汰入正途；宋人書不得習也。學稿草，必顛、素，博之以章、索，章、索非顛、素不成文也；宋人而下亦不得習。如是五家，各爲書法門户，苟先看後輩，便是醉生夢死。

學一名家書竟，旋取他人之學彼者，參定得失。如學鍾司徒，必以右軍、衛夫人、宋儋、羊欣諸家爲學徒而參究之。學王右軍，以大令、智永、孫過庭、虞世南、趙孟頫、鮮于樞、宋仲溫、文徵仲諸人爲學徒，以及顔真卿臨東方朔像贊而參究之。學大令，以虞世南、王履吉、黄淳甫爲學徒而參究之。學率更，以小歐陽以及蜀本石經之似歐諸家而參究之。大抵前人書法不可多得，故借後人學力以輔吾不及。不可執近忘遠，認藥成病，反增一蔽。

書法云：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即泛言心意。心意何居？當令有所。着意若何？意在到，未也；意在流轉，未也；意在合法，未也；意在圓熟，未也；意在縱横飛動，未也；意在逸韻流邁，未也；意在淳適而不合於流俗，乃得佳書。一法未融，便落魔境，大抵因藥致病。偏方殺人者衆矣，如將措意，須覺意中所著者何物。

書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書，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許忙。嗟呼！可憐忙忙作字，豈惟字醜，人品亦從此分矣，可不勉乎！余常論食飲徐徐而進，諸病不作。何也？寒者可令稍温，熱者可令稍凉；飢時漸入，飽時量加；喉未通漸開，性不喜漸别；是故不惟百病不作，即有疾，可瘳參。作字緩下筆，不惟謬妄不侵，即敗筆可補矣。我輩粗疏，極坐此病，正如識藥而不肯服也。須痛懲之。

右軍書無一筆不到，而能處處流轉；無一筆粗俗，而能字字用力。非夫時時着意在在忘形者，不能。池水盡墨，書家非止一個，不知者妄譏其益美，余則以譏者爲益惡。

法法具者，謂因病投藥，因藥慮病可耳。非若畏首畏尾執中無權者同年語也。執中之患，逾於無學。儒家謂之「鄉願」，惡其似是而非，惑世深也。釋家謂之「愚癡」，東看則西，南觀成北，惡其不聞道也。若更執以爲正法，此所謂障正法眼，極重罪過，地獄道攝之。不可不慎。

人之恒言：清俗在骨，能否在學。余則以爲入門正，骨始生；師友直，學始立。前此未窺名家門户，骨未生也；不遭名師箴規，學未立也。若但委之血肉之骨，乃是大障；任己孤陋寡聞，乃是死魔。

何謂力量？同是剛勁之稱。深淺粗細從可分也，力淺量深，力粗量細，力卑量高，力易量難。露筋骨爲力，藏筋骨爲量，無筋骨爲弱，急疾偏鋒爲露，正鋒不滯爲藏，柔媚宛轉曰弱。

世間惡札，一種但弄筆畫妍媚，一種但顧雕體圓整，一種但識氣象豪逸，求其骨力，若罔聞知。更進而與談韻度，尤不知其九天之外也。如是書家亦足名世，可憐哉！骨力者字法也，韻度者筆法也；一取之實，一得之虛；取之在學，得之在識。二者相須，亦每相病，偏則失，合乃得。

字法惡無骨，書狀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此主客不分耳。凡作行草，意在主不在客，主有作用，客無作用，主立客從，筋骨自振。筋骨振，而二病瘳矣。

近代不知書人，作態自好，一日有知，皇愧何已！古人能書無論矣，其不能書者，老實隨俗而已，何嘗强弄出許多醜態如今日乎！若欲作書，須以法書爲舟楫，書法爲棹師，無爲他時自己悔恨，何但他人議其後而已。

學無偏好則不深，有偏好又多病，此中最難。不惟不當偏於短處，即偏於所長處，亦自褊心之疾。且如集羲之聖教序，非不字字生妍，但偏於修整，拘而可憎。宗之者一時謂之人院體。智永導其流，孟頫揚其沫，似爲淳雅，實有三分俗氣。臨倣法帖，字字擬古，人知之矣；筆筆自好，知者益鮮也。不擬古無格，不自好無調；無格不立，無

調不成。是以有格者多，成功者少，不自好者載道耳。世人不知書法，每每自好，及至法度現前，退舍辟易者衆矣！何也？知法則愧自生耳，知愧而不忘自好，方能進德。若妄與怯，皆過也。

學者須虚心，自考功過，着意力爲去就。即自己不辨，須憑賞識家彈射，受病要害。一不得先具成心，使嘉言不入於耳，古今書法，是其功過二案；古今法帖，是其功過佐證。兩造具備，無可逃避，然後逐筆考驗以對症，方起其膏肓。骨弱者强之，筋緩者固之，肉浮者掇之，節解者收之。纖巧者以韻易取，流蕩者以逸鍛煉。雅俗對照，欣厭自生。具有肝膽而復是非倒置，無人心者也。苟能取書法條例，採爲箴砭丹石，即起死回生不難。其不治者，一在不識，一在不救耳，可不學乎！

書家有遲有速，遲，其本色也，古人無有急速者。急，自芝、旭、素式不過三四輩耳。雖然，也須能遲，乃妙於速。若必不遲，鄙俚野俗雜然而陳矣。

幼學即做佳帖，其法從骨髓中來，可令邪魔闢易，不必大加甄别，不必外取去就，盡自有冰鑒。若中歲知書，雖得换骨神丹，必須用力數番，方能埽垢。至若老年進學，百倍加功，難追俗骨。余實蹈此，自親其事，故言之切中，亦已晚矣。後生勉之，毋爲後悔。

人各有能有不能。或以小字見委，每爲苦之。至於書扇，尤非所長也。常怪唐、宋而下諸家，作真草太易，作篆古太難，此以各不得其妙耳。余不能真草而能古篆，即方丈一筆，自顧得意。至若以飛白作篆體，即上古不可得，後代不可知，自秦斯而下，居然不肯讓人。試爲拈按，知余言之不妄。

凡爲學，不進則退，無有停機，惟書亦然。故名家作字，隨在變化，各當其妙，此非固爲苟難以求眩目也。日新又新，生發不窮，烏得不進？進則烏得不變？若無名僞跡，描定一局，到處擺弄，終似優倡一付行頭，略無自得真

境。無真境則自己亦覺可憎，可憎則勉强改作，改作無門，杜撰雜出。於是並所傚顰成法，亦已漸忘，烏得不退？退則死矣。

凡爲道不損則益。釋典云：萬法退轉乃是不退轉。書學小道亦然。於百醜退轉，斯爲不退轉，譬如人面，諸醜不靈，便是佳人。

賞鑒須見古人真實妙境，又須別名家真差別處，摹倣須見法書真不可到處，又要見自己真能學處，不然皆皮相也。即使學到白首，終是瞎着。總瞞得不知者，瞞知者不得；總瞞得眼前，瞞後世不得；總瞞得他人，瞞此心不得。何謂能學？法度是也。何謂不可到？全其法度是也。一法不具，不成名家，法法皆具，猶然皮相。皮相而往，便不可說。學力到處，自然心開。未到而開者，十九野狐，吾見其人矣。

書法變幻故自妙境，若無學而變，寧不變也。宋人作詩有禁體，弄出許多醜態。覆車前轍，亦可畏矣。古人謂老年才盡，余則以爲學盡耳，非才之罪也。詩文如是，書法亦然。

法書之於字學，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又似八珍之於庖丁，非關服食，而但取其適口；麗人之於後庭，非關伉儷，而但取其適御。是或一道，雖然，創法究竟，又未始不同。

諸體法度相關無論矣，但隸、真、草三體之左右傾側，與篆毫不相關，然世人因習頗便，最難革除。學篆者，須取平分，諸篆及左右反體相向諸字，書之薄蹄，翻覆取正，見其欹斜醜態，極力自懲，痛革其失，非翻覆數四不易得也，要在入門正耳。管直而鋒自正，鋒正則體不欹，此法不過矯世俗之弊耳。譬人無疾，千金良藥亦何所投。

養身家調身法固嚴，余以爲作字亦爾。身手頭足，必須端舒，倚胸腑首，無文士氣；作姿摇態，尤爲可憎。此身最是一件大器用，器用不調，終非雅調。

學書須徹上徹下，上謂知其本原來歷，下謂採其末流孫支。知本則意思通而易爲力，求原則筆勢順而易爲功。何謂本？字必晉、唐，晉、唐必漢、魏，漢、魏必周、秦篆隸，篆隸必籀、斯、邕、鵠，此數家又須倣之鼎彝銘識，而後不爲野狐惑亂。雖然，爲學有二品：其高者，如前説無論矣；急功之徒，則不必然。凡閲一帖，不須字字全倣，但會心處臨摹，及胸中未有者記着。若平調文字，即有可觀，能自爲力，何用彼爲？此亦取傚之捷徑也。

昔人云：能草不能真，無本之學。余因而進之曰：真不知篆，草不知章，隸不知古，而妄作妄議，皆盲兒也。又鄭樵云：「六書明則六經如指掌。」此語其大者耳，如以細，則將退而曰：「六書明則諸體如探囊。」斯可以概前説。

凡臨倣拓本，要須作真跡想；臨倣後人鐫刻，要須作古人佳帖想。否則瀸染其失處，大謬也。如模糊混雜乃剥蝕誤之，挑踢狂肆乃俗學改作。故凡倣一代人書，須致此心於彼時風氣中，始不失漢、魏、晉、唐規範，不然名爲學古，都成杜撰，即使成就，不過宋、元波折而已。

本原來歷爲上，支分末流爲下。不知本無以下筆，不知末昧於使轉。務上則不情，甘下則不典。

學一家書，知其好不知其惡；學諸家書，好惡了然矣。知好不知惡，亦能進德，不能省過。好惡通曉，德日進，過日退矣。

落筆偶側，不宜更側，遂成村鄙；使轉誤重，不宜更重，遂成粗俗。引帶偶離，不宜固閡，遂成脱落；偶粘，不宜固着，遂成穢垢。點綴振救處偶大者，不宜益其大；作贅疣偶小者，不宜更貶小。如烏有左右相顧處，偶然參差，不宜更遠，遂相齟齬，偶然透錯，不宜更進，遂相紛拏。

無意而得處，不可認爲村鄙。自然而成處，不可認爲粗俗。抑揚頓挫處，不可認作脱誤。散誕不羈處，不可認作野狐。此皆神逸妙用，顧其人如何，其造詣如何，其作用究竟如何，未可以一筆一字定其功過也。若通篇賞鑒，便

無此失。

運筆謂正側使轉，起伏纖澀。結構謂疏密短長，參差巨細。顧盼謂負抱乘承。引帶謂本體連珠。收鋒懸針，垂露。結束補漏贅闕。賓主謂有無虛實，可有可無。來歷謂字義血脈，筆意原流。體格謂古今名世。韻調謂作用趨尚。意謂正借古俗。義謂古今得失。

作字作繪，並有清、濁、雅、俗之殊，出於筆頭者清，出於筆根者濁。雅俗隨分，端在於此，可不慎擇。入門一蹉，白首茫然。

繪氏將求名家畫譜，以難得真本爲歉。余曰：畫無譜，方得真。客曰：子言若是，那得筆奇。余曰：無譜乃得奇。君所求者奇枝邪，何樹不吾師？所求者奇石邪，何山不吾師？展轉迴旋豈惟三人，擇善在我。常論畫人物以容貌不同爲良工，何不着想交知貴賤間千百異彩？皆筆端造化，何乃捨真求假，認假爲真。下至並真圖不得，而專事傳摹粉本，此何異不知書法而師字跡，不得真跡而師墨本，不得古拓而師後世翻刻。下至捨古法而傚時人書，何異出宮娃大家，而悦顰眉西子，愚亦甚矣！書畫一道，因比量詳及之。

字尚筋骨，粗獷非骨也，齒角耳！骨在結構。紛拿非筋也，爪牙耳！筋在鋒勢。一藏一露，雅俗斯呈。

魏鶴山作「鄉」字從「邑」，世人之傚顰者寫「卿」亦「邑」，識者舉以誚之。余謂豈直一字一人之謬已乎，近時後生，見「具」字三畫，並「且」字亦三；見「真」字從「匕」，並「直」字亦「匕」；見「處」字從「処」，並「據」字亦「処」；見「内」蹂字左出，並「內」字亦出；見「耑」、「豈」首傾，他「山」亦傾；見「有」、「右」首屈，並「左」、「在」亦屈之類。書法誨人粗識篆體，余則以爲惟其粗識，乃有此誤。精識者，大謬之端也。醫道稱初知藥性者，不治。

劉須谿謂魏鶴山好識奇字，譏之曰：六經無一奇字，不可謂其文章無奇也。又見鶴山取篆字施之行草，笑其自苦

無益。嗟呼！陋儒淺見一至此乎！六經何嘗不奇，習熟則見其易耳；奇字何嘗不易，不習則見其難耳，一謬也。字體原流同門異派，故草書或取於篆，或取於隸，或取於真，無法不具，世人謂草出於真，此淺俗之見。漢章帝時已好草書，彼時曾有今世之真楷乎？又如「其」字，草作「[illegible]」，「天」字草作「[illegible]」，「鹿」字草作「[illegible]」，「前」字草作「[illegible]」，如是諸文，不由古篆何以自解？二謬也。書道之樂，無樂如之；至於學古，其樂更多。不知學樂，以苦加人，三謬也。爲學日益，古學甚今，不學古，古道幾絶，萬古長夜，從此而醒，寐者不蘇，反駕無益，四謬也。儒家云：一法不通，儒者所恥。以儒譏儒，獨舉六經，六經而外，更無一法乎？不然也。六經而外，盡付祖龍乎？不敢也。不然而云，淺矣；不敢而云，僞矣。淺且僞，陋至此乎？五謬也。

臨倣四

倣帖不是不記前人筆畫，又不得全泥前人筆畫，比量彼之同異，生發我之作用，變化隨疑，始稱善學。若鈔取故物，傭奴而已。即不失形，似屋下架屋，士君子不取。字字取裁，家家勿用，方得脱骨神丹。苟不精熟，勢必紀念舊畫，雜亂繫心，何由得流轉不窮之妙，求成就不可得也！

倣書時不得預求流轉，預求流轉不得其形似，反弄成鹵莽。亦不可不預知流轉，不知流轉，到底不能生發，竟成描寫傭工。

臨帖作我書，盜也，非學也；參古作我書，借也，非盜也；變彼作我書，階也，非借也；融會作我書，是即師資也，非直階梯也，乃始是學。能具此念而作書，即筆筆臨摹，無妨盜比，但問初心何心耳。若中道而廢，肝膽未易明白。

臨倣法書，要明明指出何處不如古人，不妨十數改作，必肖而後已。既能肖，必令熟。若不能肖，又不能自顯其不合處，而一時眩惑者，則將權且放下，宜別作字，待後更臨。更臨不似，如前暫止，三四臨摹，無有不肖矣。雖然，此特皮相，皮相既熟，筋骨精髓自然充裕。凡求皮相，以自家臨倣之惡札比照法書；凡求筋骨，以他人臨倣之佳書比照真跡；凡求精髓，以翻拓古拓之異同相爲比照；凡求神妙，以真跡墨本相爲比照。如此重重參考，如玉石之辨，無有不矍然醒悟者。倣書，始不可不拘，後不可不縱；一於拘不爲我有，一於縱古法全乖。故曲士不情，達士不典。倣大字作小字，欲其拘也；倣小字作大字，欲其縱也。

常言「倣大作小，倣小作大」，爲倣書要訣。更進乎須此倣縱逸帖爲修整書，倣修整帖爲縱逸書。以至篆、隸、真、草悉相爲用，乃是善學。善學者師其意，不師其跡，跡蹂便落野狐中。中此魔，便是心腹之疾，去之極難，雖有箴貶，無補毒螫。此無他，從學力來，方自喜不暇，捨其故步，能無吝心？無怪也已！

倣書勝臨摹者，心目不敵故也。先泛觀後研察者，神貌不敵故也。流覽得其精神，摹勒得其形似。得神遺形者高，得形遺神者卑。形失易革，神失難知。爲學似倒，成功反順。書法云：作字急不如緩。雖然，有說急則失形，緩則失神，未可偏廢。視力去就，可以滿志。

倣大帖作小楷才不苟且，麻姑壇記是也。倣小帖作大書才見力量，東方朔贊是也。麻姑壇字小而八法具，此小可以化大。方朔贊字大而用減筆，此大可以化小。書法至唐始有軌矩，可以言傳。歐、顏尤稱楚楚，但歐書無二體，故獨舉顏帖示人。顏雖近於方俗，然每帖有異，與晉王氏父子殊途同軌。置晉不談，何居晉人之妙？藏法於韻，可以己力求，不可以人言盡，故姑置勿論。

小大互臨，不特使後日事事無礙，且能及時筆筆着力。着力則不苟，無礙遂爲腕中神物。

閲古帖，逐字掩卷如在目前，想見此帖佳書在我筆端，方能不失。若雖能懸想想見此字，而不在筆端，則寫時仍惘然不類。

古名跡不易得，求之金石文；金石善本不易得，當以同文數本並觀，高下真假，自然呈露。又須淹灌前人書法，然後能校法書，否則不無行迷失路。

閲同帖異刻，比量其不侔處，得失是非校若白黑，方能得力。凡翻工之與正本，勢必天淵。時帖或是二刻俱翻，通非善本，即偶中兩是，百無一二，會須着眼辨之，自無水鑒倣之哲匠。

書倣正本勿倣副本，墨跡爲正，石刻爲副；原刻爲正，翻刻爲副；前翻爲正，後翻爲副；全文爲正，集文爲副，可類推也。墨石之殊，古新之異，無論矣，至若集古誤人，人多昧此。譬之倣右軍而遵聖教者，是未始窺見右軍者也。彼集帖人收拾多字，擇圓整如其意者填入，非不美至，殊失晉人風度矣。凡行草章法筆法，大半借勢成形，巨細短長，方圓流轉，任其所用，是以古人不可及。尤難於全局，若但捱字成形，數畫成字，亦何必難，故曰獨遵聖教未見右軍者也。若評論此帖，不必最初佳本，已自百倍新刻，何乃置之惡帖之末乎！要知割列之害不淺耳。至若新帖之惡，誰不瞭然，故可略矣。割取之弊，豈惟不見其失，世人反以爲善者，十室九人，此古今大夢，不得不詳言之。在儒爲「鄉願」，在釋爲「天魔」。又謂之相似法，最難袪遺，傳者誤稱春秋責備賢者，不知經旨者也。善惡顯著何煩責備，略可言矣。

臨倣須用拓本，把玩須用墨跡。人一家言不無出入，而氣象自如。凡帖一經摩勒，敗筆故少，而自得真境索然矣。至若書家親炙，便是莊誦墳典，百千遍後妙理自出。字字言言皆我心髓，不以因人成事，受人指縱者比論也。

刻石能振救書家之敗筆者，此其小補而有大害事處。何也？善學書者多於敗處爲功，始見名家脂髓，一經改

綴，雖若無漏，瞞人多矣！不特無以求作者用心，真境亦已索然。至若集古諸帖，則又後人揀擇多帖中方圓平直合法者而加之整頓，全是後人作用，非不淳正，晉風掃地矣！余是以於聖教、興福等帖，每不喜觀。

不見真跡，不知妙境；不觀古刻，孰辨敗筆。

臨摹法帖，不必字字趨步，泛覽一周，覺有得失，便握管擬作，伎癢不已，然後再閱，會心處喜不自勝。或依倣結構，或頓其波折而爲之，再四再三，不得即已，三四倣閱，妙跡自呈，十數翻摹，古人敗筆亦已不掩，能辨得失，敗筆皆我師資。

往見學書人，於近代名家無所不學，於古法帖反復茫然，即稍知倣傚，不過浮慕幾字幾筆，遂杜撰改作，附名某家體法，大可怪也。

臨倣法書，始而彷彿，不必拘泥，拘則難成而易倦。數臨不得形似，然後細閱古帖，求彼好處，求我惡處，參照相左在於何所，逐筆逐畫，依曲傚直，詳細描寫，一字不似不已，一筆不似不已，如是數過，字字記憶，筆筆不忘。至不用意亦不誤時，然後着念自己筆端，自有一得意佳字在我眼中矣。心手相適，古今不倍，書乃淳雅，爲我之物矣。既得則須求熟，能熟而後任意縱橫，小大損益，無所不宜，故曰得意。不循此功，而但拘拘爲之，不過書奴，則見書苦；未到此境，而莽莽爲之，遂作野狐，不知書樂。家承旨云：夏月據案作書，可以忘暑，胸中自有清涼，炎熇自是不敵。

凡學書時，一筆不可苟且，一念不可他移。移即苟，苟即鄙俗俱出，鄙俗成熟，法器自遠。書遠於法，「古」、「雅」兩字一生無分，不可不慎。從不苟中生縱逸，始得佳字，否則總令藝成，時露鄙野。試拈古今高下名跡，虛心較量，何嘗不懸如日月。

倣書有二病：一不知去取，敗筆傚顰；二未窺人長，先求人短。二者皆非也。學生初基，筆筆趨承無論矣，稍

知去就，對帖握管，趨其所長，棄其所短，苟勝前哲，何樂不爲？ 如不可及，隨力改轍，數變不得，然後迴觀前人，工拙具現，自覺恍然，不患不到。

好奇之徒每倣古帖中怪異結構，未始不自謂有本有原，及考校法書，衆刻羅列，始知大半石剥墨殘，翻工巧飾。造此醜態，工匠過十一，倣顰過十九。迴視怪妄之書，如屠沽兒厠羣賢中，可勝愧恨。須實見得方可下筆，嘗歷指古今翻摹諸異同得失，別詳他譜，不能盡録。

倣帖先學他妙處，自是不倦； 自書先革己惡處，自是不窘。處長故正法，因病設藥，不若拔其尤爲易遵。

臨帖得手處，自能會心。 如書法所列某出於某之類，初基人讀之大自不解，正如水木芙蓉，動植射干，人研鍾馗，一皆殊類齊名。以至數種海棠同謂名花，一莖茄的分條良藥。或取於姿態，或求其性情，是乎非乎，終成鬼物。是牝牡驪黃求骨法者，視同一致也。否則縱令逼真不失故步，遭逢識者，皮相何有焉？

俗人評書但聞筆意，學者評書但聞帖意，未免各中一魔。作用在筆，鑒賞在帖。雖然，受病故自有重輕也。苟爲無學，被人指出醜態，能不關易千里？

初臨帖時，求其逼真，勿求美好； 既得形似，但求美好，勿求逼真。

倣書與臨帖，絶然兩途，若認作一道，大謬也。臨帖，絲髮惟肖無論矣，倣書，但倣其用筆，倣其結構。若肥瘠短長，置之牝牡驪黃之外，至於引帶粘斷，勿問可也。若留心於所不當留，枉費一生力氣。皎若太陽昇朝霞，灼若芙蕖出緑波，於美人何有，而遠近皆以爲比，固知人情在阿堵中。

引筆聯貫處不宜粗濁，不惟不雅，且於義不通。何也？ 本無之物，非所當有。況重取妨正乎！ 無已，上引可濃，下引必淡。行筆時貴著念，起筆處無停思； 著念或重，不停自輕，勢所必然也。拓本中或有反是者，皆鈎刻之

過。剥蝕誤翻，須以意逆，勿爲器使。

永興用筆善圓，如魚浮雀躍，矢落丸流；不善學者，反成木强，分崩脱落矣。率更結構善方，如飛甍鏤楯，檐牙交錯；不善學者，遂作佈馬排篝，折釘斫橛矣。臨倣不能悉摹，切以彼有得失，我有去取，不得不然耳。因以彩色識其旁，自佳帖全倣外，一取漢、魏、晉韻度法則；二取奇逸巧構；三取有異通俗；四取煩不嫌其太多，簡不避其太少；五取草出於章，真由於篆，不失來歷；六取敗筆爲功，非名家不能到此；七取正結構、異結構、難結構三者得失處；八取我之所難，彼之所易，作我師資；九取彼死此活，彼訛此正，彼闕此全諸刻；十取各代名流自署名姓，或異或同，奇正得失，凡閱帖前先轉一過，閱帖後再轉一過，大能提撕警覺，勿以瑣細而忽諸。

卷下

用材五

偏才擅場，如真、楷、隸、篆不能兼善者無論矣。即器用亦復如是，有善用敗帚者，有必須佳毫者。毫之剛柔人各異取，苟所遭相左，即所造殊功。此無他，心手無權耳！能權之士無所不宜，權正兼濟，斯稱大方。

昔人言能書不擇筆，有旨哉！擇筆而書，筆也，非書也，雅士不爲。

不擇筆者，謂取捨非謂作用，蘭亭得之敗筆是矣。筆鋭宜法方，筆頽宜法圓，則又不能不擇筆也。米老自考云：臣刷字。而每以書自豪，此老能得不擇之恉歟？

書法云：學書不須佳筆，須佳紙，用惡筆使後不擇筆，用佳紙使後不懾。似矣，未盡也！擇筆則事皮肉而忘其

骨，紙疏則墨秾不堪留筆，即有善思無從自見，即有醜態無從自考。余故曰：筆欠佳不妨，紙惡大病。近代名家有以模糊相掩，自蔽蔽人者，大謬不然也。用敗筆學書，以見字不在皮相而在筋骨脂髓；須善毫作字，以見字不苟且，勿以拖泥帶水瞞人。二器兼長，乃是傑作。

惡筆無妨，惡墨有妨；惡墨可，惡楮不可；三惡尚可，詞惡最不堪也。而世間不免，天地可逃。

搦管要如弄丸，使圓轉活潑，其機自熟，作字之頃，任吾指使。無論作字未作字時，時時作一物在吾指端流轉，其學自進。

未作字先，管欲不死，已作字頃，指欲不活。活則成字無骨，大病也。

書法云：腕欲動而指不知。謂小楷可耳，若作篆署，則又不然。篆法圓轉相續處，若指不轉，鋒何粘續？

正鋒全在握管，握管直，則求其鋒側，不可得也。握管衺，則求其鋒正，不可得也。鋒不正，不成畫，畫不成，字有獨成者乎？鄙俗審矣！

正字全在用腕，用腕似難而實易，管直則求其用指不能也。若置腕使指，蜂腰鶴膝，籧篨戚施，醜態盡出。唐已前得法者多無論矣，宋已下惟米氏縱横正鋒，然不能祛籧篨之病。彼能因病投藥，不能藥於未病之先，得之目，不得之心，是以不稱上乘。

晉已前藉地而坐，書必就膝；楷書就几，几廣不過四五寸，修不過一二尺，惟天子玉几，廣尺二，修三尺耳。故懸掌不期懸而懸，正鋒不期正而正。又按古人作字不甚大小，至大不過二寸，至小不過五分。題石則稍大，如壇山、繹山之類。署書則就版而題，可以任其廣狹，否則膝間無可大之道也。即張顛素狂，亦就屏障始可縱逸成草，已非古法。今之作者，須先定古今器用，始可作古今字體。

懸掌，故古人之順境，今人之逆境也。自唐已前，雖有隱几，聊藉搭閣而已。後世巧作臺椅，安逸自恣，少而習之，不知身手死矣。及長而後知書法，將革前非，心手鬥逆，反稱甚難。苟能於小時，始入家塾即教正法，何嘗不順，更有何難？

用筆得之鋒杪，纖而不文；得之筆根，澀而不韻。故濡欲透毫，運毋竭墨，不纖不澀，始合雅道。意在筆前者，豈惟運筆之頃，即濡翰而前，已具全意。世俗取纖嫩爲合時，譽粗澀爲古雅者，皆漫興喝彩而已。

書法言執筆法：凡作楷離筆頭若干；作行書離若干。即不必詳其離毫離管之異，然與其過近，寧過遠；與其粘案，寧虛掌；以至與其浮動，寧堅執。近有不知書者，譽一名家云：無論其書之妙，即觀其作字提筆，指間若無多重也。嗟乎左矣！無論古人掣筆故事與夫後世鐵管學法兩重公案，但腕中無力必不得佳書，縱令成就，不過蘇眉山、趙吴興輩軟弱弄筆，姿態媚俗之書耳！豈上乘乎？嗚呼！不善譽者，譽亦毀矣。

作書須能用材，無使材屈無伸可也。常謂懷素諸草帖，疑今之筆墨非復往時，及得燕中所造水筆與硯式，知必此器爲之，每用作字，甚適也。近有西吴王生，脱格造筆，南工幾欲廢北，一時名流亦頗知善，但莫悉其合古法耳。有一名士反不善之，惡之特甚。一日過我作書，余曰：獨有王生筆，不稱君手奈何？無已，姑試之，喜曰：大良器也！索數矢而去。異日相晤，乃云：前筆獨所用一矢耳，餘皆棄物。余因歎息，可憐誰訴。昔宣城陳生，其先世爲右軍筆，至柳學士但取其常品，最者不收。何待今日哉！因訟筆冤而録用材法於左：筆墨未合一冤，墨水未入二冤，楮筆不相發三冤，筆不函字四冤，客毫未退五冤，急作未舒六冤，多作透弱七冤，任器不任指八冤，滯墨膠澀九冤，掃墨旋鋒十冤。冤不可極，姑識十端。秦相碑、狂僧叙，纖瘦不弱，濃潤不腴，知古人多用水筆，合法在腕不在器，所以妙也。作篆時每闕此筆，頗覺不便。造筆合法，全在軟毫，故柔而不弱，能大能小，且能經久。法書碑帖可

想見矣。而後之俗子翻指爲惡筆者，十常六七，大可怪歎。重爲訟冤，作毛生百厄疏：凡漬筆，毋論巨細，必須過三四分已上，始能盡毫之才，亦能任指之用。俗子累濡分杪，全欲使器供其妍媚，亦可醜矣，一厄也；書後墨膠不令灑透，二厄也；晉、漢已往硯用鳳池，唐、宋而下翻作峻阪，甚至鏉心，遂令筆鋒帶扁，或歧而二三者有之，書生不覺其病，故字皆側鋒，及乎擱筆重書，歸罪於筆，三厄也；醉飽肥鮮，污口吮毫，令毫捲縮，四厄也；嚮日毫開，五厄也；蜂入管端，失於堙塞，六厄也；因不知書法，遂不知用法，掃而不染，七厄也；疏硯，八厄也；灰墨，九厄也；稿紙，十厄也。十厄十乖，百厄具也。濡墨寧贍毋窘，用可大之筆作小字，筆爲我用，字爲我作。用不可大之筆作大字，我爲筆使，字亦筆成。墨欲贍勿盡用沈，筆欲和勿盡用毫，腕欲勁勿盡用力，指欲活勿盡用轉，目欲專勿滯方所，意欲完勿離鋒杪。是以作書，墨須有餘，故古人晨起作墨。及用墨時，墨稍過，字便醜，有餘墨而不用，乃得佳書。余嘗有言：磨墨須奢，用墨須儉；漬筆須深，用筆須淺。

墨傅其筆，筆傅其字，字乃成形；墨浮於筆，筆浮於字，字乃神妙。墨不傅筆，筆不傅字，不成形矣！傅則支，浮則贍，不傅窘矣。雖然，贍不盡其材也，盡其材，病過於窘，書法謂之墨豬。余又謂之書道塗炭。

用草書筆作楷，具眼者不昧；以真書筆作草，能者亦乖。俗人反是者，其中無主，聽令於筆耳！聽令於筆，尚可謂之書乎？

余喜作草篆，以續飛白之脈，其任率自好，若謂前無作者。或詰之曰：大小諸篆，何有此法？既謂之篆，惟古是遵，何得改轍？余曰有説：凡事取真不取假，用實不用浮，貴自然不貴勉然。大小篆書必有大小篆器，今器異昔，何堪傚顰。必如昔書，勢必虛假勉然而後可。子言故是，但須出之蒙將軍未作用前而後可。如以將軍筆作丞相書，吾見其難爲矣！古今興革，故有不可知者，子姑執筆臨楮，然後破我，未晚也。

作晉、漢以上書，不特今時强筆勿用，必資軟毫柔穎而後可。即墨須如漆，紙須如皮，研須如盂，掌須如木鷄。一物不稱，終作時俗之書而已。

書法云：學書宜惡筆，使後不擇筆。又云：强紙用弱筆，弱筆用强紙。二説並後世人語也。案前人帖，初無强筆，所謂惡筆乃敗筆耳。亦無弱紙，紙之疏弱皆後世俗工所爲。宋以上無此法，况晉、唐乎！試探稍古名帖，求其字畫，雖極縱逸處，用筆無有不圓熟者，結構無有不了然者。即於鋒交墨互中，未始不森森楚楚，果惡筆弱紙而能如是乎？能書不擇，謂鑒賞非謂作用也。强弱相濟，謂救時非謂相須也。但至帚飛白，古法莫傳，後世想成，而以枯筆燥墨爲之者，是乎？非乎？不可知矣！是則弱紙便於白，强筆便於飛，就世改轍，古法疏矣。强弱紙筆，遇此器即出此法，苟非我之長伎，亦須改弦易轍以勉就之。不然，指器相左，心手不符，即不成書。今時弱紙滿天下，要知古人全是强紙，全是弱筆，世俗不善用，遂謂過滑過軟。不堪著墨者，因指間無有骨力，將聽令於器耳。若胸中有個佳字，心能役腕，隨在得意，即使與古人弱紙，亦自無妨，况强紙對名手乎！外境皆牝牡驪黄，何能礙我作用。

凡强紙用墨，使墨有餘；濃墨用筆，使筆勿竭；飲墨如貪，吐墨如吝；不貪則不贍，不吝則不清。不贍可，不清未可，俗最忌也。

紙有三品之異，量才施用。一古佳紙，如宋經箋、高麗繭之類；二宣德紙，涇縣古千之類；三則滿世間疏漏惡札是也。上紙須用古作法，中紙隨意皆可，下非飛白、稿草不能就其獷劣也。

弱毫重墨輕用得佳書，輕墨重用其書惡，輕墨輕用其書纖，重墨重用其書俗。强筆輕墨輕用則不腴，重墨輕用則不潤，輕墨重用則獷而離，重墨重用則粗而俗，四者無一可者也。是以古人必須弱毫。

握管之法，有單鈎、雙鈎之殊，用大指挺管，食指鈎，中指送，謂之單鈎。食中二指齊鈎，名指獨送，謂之雙鈎。

勝國吾子行善單憎雙，試之果驗。單則左右上下任意縱橫，雙則多所拘礙。且名指力弱於中指，送亦軟怯矣。小時習雙，今欲改之，增我一障。詳説以示初習書者：凡單鈎情勝，雙鈎力勝；雙鈎骨勝，單鈎筋勝；單鈎宜真，雙鈎宜草；雙鈎宜大，單鈎宜小。

描字不必憎惡楮，塑字不必厭灰墨，若運管舒毫，惡材絶不堪用矣。不惟膩澀難於使轉，即對之敗興，寧得佳書？常戲爲之語曰：靠筆成畫恰似描様，靠墨成形何如塑像。二意似殊，總之一致。臨池撫卷，到此自知。

晉、唐、宋三品研式，筆鋒功過所繫，不特爲石所使，亦爲墨所使也。鳳池墨阿，飲筆不及阿底而墨自足，峻阪鋒石，半着鏉心，則二器全相挹取，烏得不扁且歧乎？必如俗兒掃墨從事，捲鋒向楮，尤爲僨事。

鈎帖鐫刻二人，先與講解數日，然後下手，更取其所鈎所刻之字對按，指其得失。一指用筆正側鋒；次指一字負抱顧盼形勢；三指連字引帶；四指每行起止不同；或曾經割動之帖，可以意裁。五指主客失所敗筆；或本帖原作敗筆，可以意裁。六指寫字名家人人具有得失，不得以我意改同之；七指唐已上帖，不得改軟曲纖巧之筆，失其時代；八指晉已上帖，不得改時俗通行之體，亂其來歷；九指疏密不得改移，失其避就；十指挑剔不得混「晉轉唐折」殊法；十一指不得失晉人圓轉逸韻；十二指不得失漢、魏章草古澀妙境。

工人能刻繪事，未必能刻文字；能刻文字，未必能刻名家善書；能刻名家善書，未必能刻古人法帖；能刻古人法帖，未必能刻同本異摹諸拓。刻同本異摹諸拓，工拙必露矣。

評鑒六

昔人言「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一未到，一不屑耳。謂不能鑒者，無是理也；果不能鑒，必不能書。

閲名人書，須具有隻眼，不然未得其佳處，先蹈其敗筆，傚顰之態，見之欲嘔。是則不如無學，翻有一分自適處。

古人書直是氣象不同，晉、漢帖無有晉、漢人氣象，即知是僞。故舊帖雖非善本，自有作用；新帖雖極力揣摹，直是棄物。何也？出自淺學之手，不知書法爲何物，直以俗筆厠古書，分明別造一個宇宙，何取千古帖乎！

凡字收鋒增美者，會稽以上也；收鋒補過者，大令而下也。先哲言求妍媚於成字之後，大令所以去之更遠。

字有三品：曰庸，曰高，曰奇。庸之極致曰時，高之極致曰妙，奇之極致便不可知。不可知，其機甚危。學足以濟之，識可以該之，則超乎高妙。學識不足以該濟，而但思高出人上者，野狐何有哉！雖然，吾又惡庸，庸人趨時，作世俗事業，便無出頭日。佛法中學道時，「寧落地獄，不願畜牲」近之矣。曰「寧惡毋庸」有說乎？曰：有。惡故自豪，唾駡者載道，自然有日自覺其醜態。庸俗之作，甄別者世不多見，十人九人讚歎其美，歷世愈久，庸根愈深，落此深坑，何時出離？

畫後策，竪後打，謂之能品。策如馬頭，打如鶴膝，謂之俗品。不策能藏，不打能正，藏不頹，正不鋭，謂之高品。隨勢而施，無所拘礙，謂之逸品。若乃皮相飛黃，野狐骨骼者，怪妄自不能外掩，可謂低品。是以書法不道，世多蹈此，故稍及之。名義具書法中。

古人法書，篇有篇法，行有行法，全字有全字法，半字有半字法，一畫有一畫法，一點有一點法，是以名帖隻字半行，不可蹉過。近有墨客，以畫遮點，以體遮畫，以上下文遮一二字，以通篇氣象豪逸遮却一生醜態，尚可謂之書乎？其最下者，借佳紙濃墨掩其拙筆，或以筆勢波折掩其謬結，皆書中穿窬之流，識者耻之。

古書佳處在方圓斜直不拘繩檢，今人惡處却與古同。古人胸中自有個佳字，任其所施耳。今則不然，上者祇記憶古人成按，下者以無繩檢遮掩其拙，以糊人耳目。謂貌則同，其造就處天地懸絶。

名家書法，滿亦佳、空亦佳，長亦佳、短亦佳，端方亦佳、斜倚亦佳，方圓平直無不宜之。後世俗書，縮大爲小，傳瘦爲肥，一字字弄作團團，無有滲漏，逐字觀之，非不端楷，却增一團和氣。

整頓之失，即智永親傳家法作千字文，懷仁博採真跡集聖教序，已自磨礱熟爛，況其下者乎！雖然，二僧釋子也，法如是故。何乃文人墨客，不師其全體作用，而師其整頓一門，正似盲兒摸象耳者謂象如箕，摸象尾者謂象如帚乎。

集古諸帖，豈惟修改誤人，即其顧盼起伏，略不可得矣。名家作書，行款上下尚不可移易，況集取强合乎！往往見移行諸帖，行首無故而來，行末無故而往，甚至强割聯絲，意義失所。不知者，傚顰從事，已自可憎，集古比之移行，又天淵矣。集古之取圓整，有不得不然者，失勢故也。凡觀集帖，又須緣情，欲定其罪，罪在亂次，不在取圓。

古人筆鋒縱逸處，翻摹諸人，什九收斂圓整，什一揚波怪妄，一時俗，一野狐，皆畔於書法。圓滿故是正法，逸興乃其權巧。初學者可與正，未可以權。雖然，若不能權，不知書法者也。即能權，而補綴從事改過，成功可耳。若恃其後筆，即非上乘。大令且以取嗤，豈惟他人。

字以知好惡難别。他人好惡易别，自己好惡難識。古人名家好處易識，古人名家惡處難識。今無名人惡處易識，今無名人好處難識。如此識得如白黑不差，方是識好惡，此無難，多看法書得之矣。

皎皎而好爲好書，混混而好爲惡書。翩翩而好爲佳書，莽莽而好爲野書。佳好故難，野惡何難。不知愧何難，知愧斯難。

後世以筆鋒掩書，已自俗謬。至於近代，又將以墨汁掩筆，大可怪也。古人未始無之，此偶然落筆，濃淡失所，謂不傷於書可耳。若遮此醜態，法果如是乎？譬之殘印章、爛畫片、折足鼎、闕池硯，妙處不在破而在全，去其妙

處，獨取殘闕，識者噴飯。

世人多謂余拙於真楷，故作篆書，名言哉，真堪藥石乎！　惜未悉余病也。余故貪夫，常謂遇事不見根柢，寧不學。書法言作字粗通篆法，因此一語，每爲致思。篆無粗通義，粗通即有俗惡二魔投手腕中，俟得我便矣。此無他，後世知見，善機不熟，俗習易染耳。有心書道，必從頂門着力，字之必篆，猶學詩者必熟讀三百篇，作文者必貫通九經正史，不然皆野狐也。余之作篆者，書之始也，不作徒隸者，未究其終也。世之譏我者但知用字之終，不顧聞横直點拂從何處來，從何下落，故余之不作真楷，功未到耳。世之譏我似矣，但卤莽横加，故曰藥石哉未中余病，請以此良劑自灌肺腑，毋令俗魔中汝膏肓。

余無世資，習以成性，以至作字，豈惟不能隨波逐流，即唐、宋而下，却不喜傚顰，是以每受世嗤。有見作飛白者，曰象道士畫符；　有見作古文者，曰如武夫戈戟；　有見作小篆者，乃始解頤曰：寫得太平。嗟嗟！　何俗眼之局於一邊，更不放開咫尺哉。心目都在胸中，牝牡驪黄何關千里逸足。且道士畫符，何者非篆體？　立戈持刀，何者非心畫？　余作書時，因文定法，故不泥者有之，顔魯公家廟碑、方朔贊諸法書帖，恉義各别，徒隸尚爾，豈惟篆籀而無其説乎！　悲盲兒摹像，作法書全帖，見謂字從胸中取由内照，能解於此，始可以得二王署名千變萬化之妙。不然，妄謂二子好怪者，此真無耳目人也。請借蒙古人皇縫虞學士馬尾，合其兩眼，他時有目者出，出與共賞。

子建云：「文之好醜，我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至於今之世，豈惟好處人不知其得，即醜處亦不知其失也。成敗横於衷，毁譽梏於外，評者不得其實，聽者莫之的從。未曾實用一翻功夫，總之夢中説夢。人之用功而不知者有矣，未有無功而知者也。知而不能言者有矣，未有能言而不知者也。

後世書家，惡態百出，有工爲波折以誣人者，有倚此模糊以渾人者，有故爲絲曲以媚人者，有率其粗獷以欺人

者，有任其放縱以凌人者，皆不知書者也。果能此道，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可善取之，勿遺開眼後慚愧。

好古不知今，每每入於惡道。趨時不知古，侵侵陷於時俗。寧惡毋俗，寧俗無時，惡俗有覺了之日，時俗則方將軒軒自好，何能出離火坑。

不見古人書不能灑俗，不見今人書不能祛妄。

問如何作書？曰畫得出，竪得出，撇得，點得，轃得，便是書法。真能有得，自一至十，即是法帖。或永或圖，一字可蔽。

評書不特毁人書難，即譽人書亦難。嘗作書遇敗筆，世人漫然喝彩者無論矣，至真認以爲好，譽之益令書者愧怍。

有一友人初作賣書肆，索余寫「柔翰林」三字匾額，期得佳書。余以其果屬意也，構思日夕，始下筆，覽之自覺飛動，四顧躊躕可以滿志。兒子請留正本，與之鈎本足矣。余取初心奪以畀之。及後相見略不色喜，稍問曰：象道士畫符。余亦不怏怏自若也，但戒他時俗地勿作佳書耳。

友人請余作堂聯，聯中有「瞑」字，惡其近「冥」也，以爲不祥，戒曰：幸用俗「眠」。余如其請，不惜蹈俗，並十字並作通時小篆。一日有一大名士過之，見其方整，誤認非余作者，頗稱獎。及知余書，因自飾曰：寫得太平。悲哉世乎！就俗用俗，何必余書，帚可焚矣。

字熟必變，熟而不變者庸俗生厭矣。字變必熟，變不由熟者妖妄取笑矣。故熟而不變，雖熟猶生。何也？非描工即寫照耳，離此疏矣。變不由熟，雖變亦庸。何也？所變者非狂醒即昏夢耳，醒來恥矣。

字避筆俗，俗有多種：有粗俗，有惡俗，有村俗，有嫵媚俗，有趨時俗。粗俗可，惡俗不可，村俗尤不可，嫵媚則

全無士夫氣。趨時則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世人顧多尚之，目爲通方者有矣，此以惡紫特甚，須痛懲之。

近代善刻，如遥望美人，未見不好，及觀真跡，如覿面相對，大半可憎矣。古人墨本，則骨骼筋肉一時呈露；至於古跡，語言舉止趨步皆可師資。至若鍾、王、張、索，名世賢哲，則風神顧盼，千里一息，非足跡可到，但得遐想，未可追踪仰止。若何不多閲真跡，不辨名家敗筆；不多參拓本，不顯鎸工無稽。遵敗筆，傚僞鎸，都成一笑。

學者稍知字畫，即彈射好醜，及至法書在側，太半若罔聞之。書法在笥，全然不知何物，甚至臨摹步武，亦但悦在近代時尚俗體而已，何怪乎葉公好龍哉！余是以斷彼沉夢中人也。書家而不酷嗜古帖者皆是也。即好矣，而又但能視若玩器，以至翻其題跋，摹其剥蝕，考諸證佐，以驗真僞而低昂其貨值者，一皆茫昧於此道之徒，勿論可也。

評論鎸工，古以不失體爲高手，今以不失筆爲高手。不知者左今右古，大謬不然也。筆可自取，體須導師，試揣近代江左諸人，何人不能巧弄筆意，如花似柳描成一段春色。至於結果收拾，無所措置矣。是以古人之結構體裁，攬其妙境，真有不知手舞足蹈之快。若夫鋒颕鮮妍，不過漫然稱賞而已。豈可同年而語哉！

閲墨刻，如十六觀經之象；觀真跡，如佛觀；若親炙，名家濡毫運帚，則是開眼合眼，大聖現前，如羹如牆，芳軌不遠。儻逢僞跡，等視天魔，必不爲所嬈亂，其有正法眼在。

古帖模糊者翻覺校好，何也？鎸工那得無漏，醜不呈也。善學者得其好處，我自不糊塗。不善學者認模糊作一段妙境，謬矣！更有以模糊糊人耳目者，此非士君子所爲，小人伎倆耳，詐矣！不知者謂字既模糊，掩則通掩，露則通露，何獨醜態不呈？大抵玩帖人必稍具鑒識，古帖骨格不失，而我胸中自有佳賞快心處，以意逆名家法度，是以但見其好，何疑乎？所以蒙董人祇取明爽，稍涉模糊略不流目。常戲爲之語曰：「取帖愈明，其人愈昏。」

閲名家書須識其來歷。古帖無論矣，如吾吴文氏父子，待詔出於太宗而目爲右軍者，是截其血脈也。掌故出

於藏真而目爲襄陽者，是斷其源流也。評者過猶不及，皆非是。

鑒賞法書之樂，聲色美好一不足以當之。玩好雖佳，無益於我。惟法書時時作我師範，不可斯須去身。嘗謂博古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嘗博一古；善書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嘗寫一字。名家亦有但貴墨跡而不貴拓本者，此正不知真好者也。墨跡故佳不可得，而善帖爲稀世之寶矣。善拓又不可得，而常拓亦爲不可闕之物矣。即使其家多藏墨跡，或一帖不具，則刻本終不可少也。如是鑒賞，方是好古，方是知書，方是識去取，方是識好惡。不然皆浮慕也。

米、黄諸君，鑒别真僞鑿鑿不爽，所賞諸帖，即不墨跡亦必善拓，所以如别白黑。今則不然，後出諸碑大半傳摹失真，無論好處弄壞，即惡處又多爲好事人修飾遮掩，以眩世目，真僞幾乎不可辨矣。故寒山法書集特設後出續帖，自爲一類，竊比釋典中單譯經不與入重譯藏，恐未免「亥」「豕」疑以傳疑。

善鑒者取書忘筆，取筆忘刀，取刀忘絹素楮墨。即取絹素楮墨者，亦須忘裝潢色澤而後可。不然，鮮不爲所亂惑。

做書知其好處固要，知其不好處尤要。敗筆人人不免，名家即不過差少過失耳。善學者取其長，不善學者兼其短，何也？無真鑒也。至於不經事少年，惟敗筆是傚，何也？敗是我家故物，不自覺，其易入釋家所謂「熟境易於漸染」。苟能開眼，痛懲何難。但恐大夢中翻怪人推覺，此最難治。

法書七

漢人書不期合而合，晉人六朝能以不合而合，唐人造立許多法度，宋以下尚能造詣於法，元則標緻用事，抑末

也，世人趨之，可憐哉！

求帖先尋古文篆隸，始可以窺章、鍾秘奥。得章、鍾而後可以別二王優劣，優劣渾渾，勿與説書。

晉人法度不露圭角，無處揣摸，直以韻勝。唐人法度歷歷可數，顔有顔法，歐有歐法，虞有虞法。虞實近古而返拘，歐似習俗而入妙，顔則全用後世法矣。其他隨人指縱，不足道也。

晉人以無意得之，唐人以有意得之，宋、元諸人有意不能得。今之書家無意求，亦不知所得者何物？不學唐字無法，不學晉字無韻。不惟無韻，且斷古人血脈；不惟無法，且昧宗支家數。謂晉無法唐無韻，不可也；晉法藏於韻，唐韻拘於法。能具隻眼，直學晉可也，不具隻眼而薄唐趨晉，十九謬妄。

時書之於法書，分明别是一重世界。時帖之於古帖，分明别是一重世界。拓本之於真跡，分明别是一重世界。泛賞名家書之於第一流書，分明别是一重世界。不寧惟是，即一人之作，平時書於得意時書，分明别是一重世界。學者玩法書，必如是重重互案，等而上之，等而下之，無不燭照數計，始可以爲鑒賞之真。如是賞鑒，其書必進。跡不從心者亦或有之，至於雅俗當前，水鏡之辨如薰蕕蒼素，必不爲所撼摇矣。

善帖遭庸工，良工逢僞跡，雖皆惡道，然亦不皆空過也。家藏木本十七帖，粗惡異常，然而晉人筆意十存八九者，此善帖遭庸工本也。他石本，字故可觀，晉風掃地矣，此良工逢僞跡本也。具眼者自能甄别，定其取捨，盡成良藥。若無目握此，各中其毒，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可以此言進。

有識之士，直教鈎帖人倒本從事，寧使失粘，骨力形似故在也。即不得前人書妙境，亦不雜後工醜態。苟能不失形似，伎倆足矣，其神情庶幾自取。若後世醜態一入腕中，即百翻灑拂未必淨盡。何也？用後世耳目着後世皮相，氣味易於相投，一染難革，勢所必至。常謂熟境能熟，生境能生，非祖師不能道。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引則後

必斷，前斷則後可引，一字數斷者有之。後世狂草，渾身纏以絲索，或聯篇數字不絶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淳化帖第六卷首帖蹈此失，無論善惡，其僞可知。至若懸針，用之絶少，後世妄書，一篇數見者，不特非法，望之可憎。我朝已還，吾吴以書畫甲天下，至於今日，家至户到。夫人而能握三寸管以自好，車載斗量，不可勝算。惜乎一皆因人成事，不似前朝諸公自立門户，不愧古人者流也。常恐易世而往，掃地盡矣。畫非吾事，書法一道，可不補前賢未發之蘊，以冀同調友生相與上下其論，爲不刊之典乎！自己作字每見其情，閲他人書寧無水鑒，士衡所謂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顔真卿骨力有餘，逸韻不足，方朔象贊取資右軍，晉風稍有存者，當爲平原正書中第一帖。褚遂良志在妍媚，古雅罔聞。唐三藏叙比量集王帖，如伎女之並宫娃，兼葭之倚玉樹，非其倫矣。略無唐家氣骨，敢望晉乎？别論可也。顔傷於方，褚傷於圓。雖然，顔氏上達，褚氏下達，柳公權亦褚輩人也。

智永千文學右軍，其妙在圓，而晉人實無此圓。真卿畫贊學右軍，其妙在方，而晉人實無此方。孟頫一生學右軍，妙在爛熟，而晉人實無此爛熟。過庭一生學右軍，妙在疏曠，而晉人實無此疏曠。其他或得其端媚者，而非晉人之端媚。或得其狂逸者，而非晉人之狂逸。豈必後人失策已邪，即大令遒邁，已自大去乃公。懷仁拘束，亦且翻累本體，況其他乎！

余論書極致少所許可。如篆斷自籀、斯，真行斷自羲、獻，分隸斷自鍾、梁，狂草則古今無有無疵者，人以爲過。舉曰：即子書佳，未必如説；子書未佳，空言何補？則將應之曰：二典三謨，夫人能説，堯、禹、湯、武未見其人，如以不堯、禹遂廢謨訓，有是理乎？言之無當，謨訓亦疑，如其有當，寧問誰口？

鍾、王並稱，鍾以格勝，王以調勝。晉、唐媲美，晉以韻勝，唐以力勝。格力名近，品位殊絶矣。晉韻獨冠古

今，自足千古。骨似稍遜，力足以扶之。後之學書者不得振救，方徒事嫵媚態，流而不返，法書何有哉？

好整飾家書故是雅調，而意興每爲之塞，永、趙、歐、顔是也。好狂逸家書故是妙用，而氣質或隨之壞，張、素、米、黄是也。

篆隸必秦、漢，秦、漢而下不取；真草必晉、唐，晉、唐而下不取。人孰不曰：己所不能，何以取信？余則以爲此必惡聞讜言之徒，距人千里之外者。言果未是，直置不必相詰；言而果是，何嫌出之能不能之口。橋門説書，未是周、孔，而聽者三千。法座談經，何嘗活佛，頂禮萬衆。立言、立功本是二途，何妨兼稱千秋不朽。

覽晉、唐而上法書，惟恐其盡，何也？取裁多也。覽唐、宋而下舊跡，欠伸隨之矣，何也？興易盡也。雖然，未閲書法之徒，未可與此言進。

具隻眼者，方能辨墨本法書，古刻貴在能改削敗筆，今刻貴在不許改敗筆。古刻即非名家親自斟酌，必其工人實解此道，然後下手，是以去敗筆是貴。今刻無論工人下劣，即當代書家亦謬，自謂但取筆意飛揚而已。自己本無真知實見，是以一經改動，即不益其醜態，便翻作刻工之書。漫然泛觀，兼有浮議，可以一粲。

倣書得佳帖故善，不必佳帖亦善。但後人翻刻失真者，不具隻眼，未免有所累耳。佳帖無論矣，不佳本亦善，何居？凡古碑剥蝕及摹拓不精者，其鋒鍔渾渾不清，學者以意求之，苟得形似，自覺妙境。及後獲遇真跡，或古善拓本，比量前此所學，合則恍然自喜，乖則惘然自失，乖合之間皆大師也。若無此誤，未必能生稀有之想。

短長結構，故有定法，若巨細斷粘，必取名家真跡始可爲法。若臨本墨本，雖形似具在，顧盼起伏大不然矣，未可據以爲師法也。先讀書法，具有成見，則真僞臨拓皆我師資。

凡唐已上墨跡，十九僞書，雖不可不倣，尤不可過倣；不倣則無本，過倣則不特傚顰敗筆，並僞人漫興俗筆都

入肺腑，大害事也。詰者謂十九黜僞，不以過乎？余曰：試案聖教諸帖，摹集而成，校之通行晉帖，已別是一類。何乃當代好事家收藏重價之帖，略不見有可喜可愕人所不能及處。至於重摹入石者，遂與世俗通行惡帖無辨，亦有出自名家手勒者，雖其字畫遒媚，而又略無晉、唐氣味矣，安望鍾、王流風遺韻乎！是以余謂好事家寶藏墨跡，以至萬歲通天所進唐摹晉帖之類，即不必親炙舊跡，已能悉辨其僞矣。詰者又曰：借使古今彼此文字不類，烏知子見爲真、彼見爲妄乎？余曰：世間法書何啻千百，以多證少，就常黜變，萬不失一。

凡剥蝕碑刻，拓不如石，何也？紙面不全，碑底具在也。是以名家遭逢古碑，作希有想，坐臥其下，目不暫捨，實有不忍捨處。三晝夜留宿碑旁，吾以爲尚速。石本木本，具有得失：凡刻石，鈎墨一失，填朱二失，上石三失，椎鑿四失。至於木則四失皆無，獨易於圓頽，使鋒芒早失，不成佳賞耳。識者殆不妨領會其妙也。至若版伸縮，石不動；版工粗，碑工細；版工愚，碑工慧；版工輕易，碑工慎重：皆石勝木，是又天淵。然而善知書者，即不過牝牡驪黄，何傷神駿？苟能版得良工，拓得初本，便須遠出石上。閣帖亦木，千緡不售，夫復何疑。

校讎法帖，大能速化。即使倫父，若詳校一二名帖，未有不爽然生欣厭者。其筆墨肥瘠，引帶斷粘，顧盼乖合，起止來去，各有得失。若其結構權正，筆鋒正側，雖別詳之，而校讎時尤一佐證。

常閲時俗惡帖，出於近代名家名手，紙墨拓裝皆精絶，無不嘖嘖稱賞，余唾恨揮去。人言或是原帖非真有之，其摹刻妙絶，非大高手不能。余曰：止見其惡耳！作此帖者，非伎低即眼低，非眼低即品低耳，不然寧肯善伎就此惡帖，誤主誤人，先已自誤，何所取之？

客以余憎聖教諸帖爲過，曰：「豈以結集者多補綴雜厠乎？亦太難爲矣！」曰：「非也！即字字羲之，非羲之矣。」曰：「何故？」曰：「取君百篇割集一首，猶然屬之尊作，肯認取乎？」客曰：「通篇則非，句字還是。」曰：「句

字説詩，何異筆畫取字，以筆取字，此最下乘，君談下乘，吾不敢非子矣！」客爽然自失。

嘗憎篇、韻淺漏，墨污版闕，別列字樣，大爲可笑無論矣。名家摹帖亦多有之，如「得」之爲□、□，「問」之爲□、□，「中」之爲□、□，「賢」之爲□、□，「日」之爲□、□，「事」之爲□、□，「足」之爲□、□、□之類，漸草漸省，遂至不知來歷，反以全體爲怪耳，此謬甚也！或見古帖全文反刪改就俗，此其可笑。比之篇、韻坌比丘何如？是故行草帖中每有欠筆，或未必是所釋之字，闕疑可也，若據以爲實，是傚顰耳。

後世名家即不可師法，然亦各有所長，無以一眚掩衆美，人自取裁可也。蘇氏不文，取其任率；米氏不雅，取其任放；黄氏不精，取其任野；蔡氏不古，取其任時。米最蔡殿，鋒勢正側，自能呈露其短長，非我雌黄上下其手口。

近代吴中四家並學二王行草，仲温得其蒼，希哲得其古，徵仲得其端；履吉得其韻。一於蒼則蕪，一於古則野，一於端則時，一於韻則蕩，四者皆過也。能漸其髓，四病皆可勿藥而治，偏則無有不爲膏肓之患者，何謂髓？處其中以潤澤四肢，如心爲王，百骸聽令。内有所主，故變化不窮，非若後世集於一家而不能化，或傚顰雜態以相惑識者，見之幾乎欲嘔。

書道與時高下，古今未暇爲之品列，亦陳言具在，無俟添足。國朝獨鍾於吾吴，又同起於武、世二廟，如祝、文、王、陳四君子者，後先不過一甲子中，盡一時之盛。前乎此者，猶之舜、禹、周、孔未生之初，未始無聖善，要不能擔當一代師表，無跡可求耳。京兆大成，待詔淳適，履吉之韻逸，復甫之清蒼，皆第一流書，何後世求全？漫譏祝野、文時、王拘、陳縱，將概千古責備一人，非公論也。謂祝得魏肉，文得晉腴，王得晉脈，陳得唐、宋而下筋骨，惜乎不及頭目髓腦，如是判斷，便不能爲之曲蔽矣。若前朝二沈，後代兩文，以及徐、李、吴、黄各擅偏長，雁門亞祝，姬

水亞王，其他非所比倫矣。

了義八

嘗夢與人論字法，忽見「持」字，彼人不解，余於夢境爲之解曰：乃古人作文字之本體，釋爲「持」字。凡文字以一筆持之，譬之文詞猶一篇中之正義，一聯中之眼目也。其變者，若衆横中一直，稿草中懸針之類。又若衆長獨短，雜側加點，又其變之奇者，未可以繩墨拘也。但安此一畫，意在筆前，宜長者確乎其長，宜短者確乎其短，但不可欲短不短，欲長不長。嚴氏彈詩，所謂拖泥帶水便不是詩，論字亦然。

正法以一筆擔之，有二筆擔之者，變也。如「辛」、「辛」二字，「辛」字以下畫擔其上二筆，必縮以讓其下，若上畫先長，則首尾不稱矣。「辛」字以上次畫擔其下二畫，必縮以讓其上，若下畫亦長，兩大不勝矣。「宇」、「宙」二字，「宇」以五擔，「宙」以三擔，可以類推。書法詳言「永」字八法，似未得其要領也。凡字不出五法：上有上法，下有下法，左有左法，右有右法，中有中法是也。一言蔽之者，都會是也。作十分字，都會在四五是也。至其流變不可勝紀。漢有漢法，晉有晉法，唐有唐法，一代之中，官家有入院體，學士有金石文，作者自得之。至若一點一畫殊形變貌，或上鋭下圓如瓜子，或起止流轉作凝雲，或作横畫，或作直竪，有擲筆得者，有鈎鋒取者，有刺而得者，有打而得者，有拂者，有引者，凡此之類無所不至。隨宜措置，借勢成形，自有完局。必如書法所言，則點點依其使轉而後謂之書乎？如此則不特百家同軌，萬手齊匀已也，設一人之書，字字如此，畫畫如此，點點如此，縱令大佳，見之可厭，尚可稱文人之書乎？書奴計功可耳！米芾言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臣刷字。五人亦微近一偏。欲去此病，各求對治之藥。對治之藥不必仙山靈草，即就素藥中求，自有活人妙用。牛溲馬勃，神醫所不棄。

勢從内出者已得也，從外作者未得也。已得則無論大小、短長、平直、倚側無往不佳，鍾、王諸人是也。未得則臨卷結構，思前算後，其書稍不方正大半體解矣，智永、孟頫諸人是也。

化工之妙，無論取大作小，取小作大，亦無論取歐作虞，取虞作歐；即漢、魏可以作晉、唐，晉、唐可以作漢、魏。推此微言，取篆隸作真草，取真草作篆隸，以至取文字作繪畫，取繪畫作山林川澤，何嘗異軌。

古人學問無窮，故作字無有定體。右軍署名無一同者，非有意改作也，因其學進，不覺其自變耳。常與繪畫之士談畫，但須寫景，莫須寫畫，寫畫有盡，寫景無窮，景無窮，學尤無窮也。書道與畫正通。

凡字先作稿，即不得佳書，興盡故也；鄙言惡楮，即不得佳書，興不到故也。乃有不韻之客，謂難其事，大不然哉，未始不勉應人，徒增世間一可憎事，何所取之，戒勿更作。

書不擇筆，乃名家入神妙用。如釋氏學不曾嚼着一粒米，不曾掛着一絲縷。苟非此道透徹，不能解此大話。嘗狀好酒之徒，見酒輒飲，不問濃淡甘酸，醉而後已，乃是真好。若揀擇佳釀，即非真酒人也。又如好色之徒，嫫母、無鹽欣然相悦。昔曾聽此輩人言：凡具形體即具好惡，相與悦時，祇想其好處，自足動情。又如真好閑適人，一丘一壑，盤桓自不能捨。若待婚嫁畢，而後遊五嶽名山，此向子塵心未斷，未可與言真閑適也。巢父不必代庖，此中真實開眼，即後見得真手真文字，好惡如别蒼素，何暇擇筆然後定其妍媸乎？皮相之人，别論可也。

書家有專攻古人一帖者，此骨董匡，非書也；有專熟自己一家者，此傭工調，非書也。何也？妙不在彼帖，亦不在此腕，驪黄而外，方是妙境。

未入彀縴者，作時筆筆用意，書成字字無情；已入彀縴者，作時字字無心，書成筆筆有法。

謂骨勝肉則可，去肉偏勝，字則不成。譬偏於肉而强之，骨亦佳，偏於骨而强之，肉亦佳，乃是大方。若但能此

而不彼，縱八法具，終非法器。

論書而言好某家，即非真賞鑒。學書而言學某家，即非真學力。以至好篆隸，好真草，或獨善大署書，或獨善小楷字，皆非真好惡者也。果能真知灼見，則目中自有佳處，任其短長肥瘠，雅俗古今，無所不可。應趨者取於造次間，應避者懲於得意處，如此了義，方是知書。

識得敗筆，一生不誤；敗處爲功，一生不窘。法如禪機，筆如辨才，處處生涯，頭頭活潑，方是流轉不窮。

字法了義，非言可竟，若詳説之，會須剛柔相經，權正相兼，平險相措，筋肉相着，古今相參，圓闕相讓，纖澀相宣，理事相符，意興相發，必如是而後字法能事盡。一於剛則不和，過此乖矣；一於柔則不振，過此靡矣；一於權則不典，過此野矣；一於正則不韻，過此腐矣；一於平易則不奇，過此鄙矣；一於險怪則不律，過此賊矣；一於筋骨則不情，過此疏矣；一於皮肉則不力，過此俗矣；一於古則不妍，過此死矣；一於今則不雅，過此市矣；一於圓則不逸，過此描矣；一於闕則不莊，過此殘矣；一於纖則不文，過此弱矣；一於澀則不媚，過此枯矣；一於理（字義）則不通，過此束矣；一於事（字體）則不合，過此拆矣；一於意（結構用筆）則不玄，過此滯矣；一於興（格調）則不踶，過此狂矣。

寒山帚談附録一：金石林緒論

篆籀部

字須遵古，古文故煩，惟篆可法；上以溯古，下以通時，篆明而諸體具。故先字義，以冠諸帖。

繹山刻石，相傳武、成、穆三王及太史籀書，即皆未有的據，然文字之妙，古今二秦文之祖，不須置辨，惜止於四字耳。

石鼓詩十章，三代而下整齊文字，獨此獵碣，無論筆畫之妙，即風、雅、頌數十章删後稀世之寶也。其詞詰屈，其石剥殘，不能成讀者十八九。余得是帖，再求再拓者數四，撫玩臨摹，轉得妙境，時時括目，千古常新。會諸釋，斷已見，爲之章句，爲之補亡，爲之翻刻，全闕二本。即後勝我者出，而此石剥落，恐又不逮今日之文矣。日見傷殘，不得不急，知我罪我，亦復何辭。

詛楚文，三代文字，莫善於秦，三篇全文，即莫可得，得其合作一篇，足爲法式。倣學爲之，以補其闕，字即不類，揣摩鼎彝而爲之。

泰山碑，補秦文故佳矣，始皇壹宇宙而往，尤稱楚楚，諸碑惜不並傳，此碑所傳字二十餘文，竊比繹山、會稽。其次則依摹傳四面減小樣制之式，補其闕損，不能無忝，奈何！　四面傳摹一百四十四字，尚須全拓。

繹山碑，秦碑全具者，惟繹山、會稽，而繹碑翻刻頗非一本，昔人評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今以第一者爲主，而以諸本考校得失，分毫短長，不枉其功過，翻作千古師資。

會稽山碑，世傳繹山爲徐鉉摹本，今案會稽字畫，與之絶類，豈亦徐摹邪？　其爲新跡無疑。特以泰山小不同，故有此物議耳。按鉉奉敕校説文，又爲竄改五音韻譜二書，無論字畫乖異，秦文闕略，即「繹」字且從俗作「嶧」矣，豈鉉矛盾至此乎？　琅玡臺刻石文補，此刻全無所存，流傳惟文章在。余爲補寫一過，聊以畫虎，寧避續貂。之罘山刻石文補，按汝州帖聊存數字，死馬骨耳。補如泰山、琅玡。

之罘東觀銘補，全篇皆無，亦補同上。

碣石刻石文補，補同東觀。

「天禄闢邪」四字，此柳葉篆體之祖，未睹真碑所傳者，汝刻恐未必如此疏野也。然亦自有古色，在聊傳其影響而已。

錢志錢文，其文不一，雅俗雜收。十九不成觀者去之，採其合法善者，以考時代作用之異。平準有書，作法可考，文即不多，實典可據，足爲文字之史，似亦不可闕者。

剛卯，讖詞，義在漢書，詞有二篇，其一頗不成讀；一篇奇古，三十二格，三十四文，世失其讀。余爲考正，字本絶細難明，摹作大書，釋其文句，一諷而義自明。

碧落碑，割裂飣餖，雜然而出，以啓夢英十八體之惡道，但此碑所採正自有佳書，惜摹失十之八九，偏長足采，不可無一。苟爲無學，便中其毒，所得不償所失矣。

李陽冰諸碑，不下數十種，其筆過柔，其格最下，頗無所取，但顧盼爛熟，亦足自好耳。縉雲縣城隍廟碑却有骨力；謙卦怪惡甚於他碑，而多奇邁，過中求功，是或一道。同時李潮，宋僧夢英，國朝程南雲，全蹈其轍。

王著法帖跋，著雖淺陋，於閣帖每卷之尾，篆十餘字，亦不甚惡。今本帖分割，以類相從，不泯其所作，留附篆帖之末，不欲遺棄成書耳。無可取也。

款識部

三代、漢、唐款識，夏、商如符印，周、秦而下始成書册，文多不及詳論。漢別出一調，在摹印則可取法，比之古

文，一段俗氣。自鼎彝真文而外，有考古、博古二圖，薛尚功集摹廿卷，如出一手，是其蔽也。嘯堂録版不如石，近復翻刻二本，不成觀矣。書法、印法，兩有師資，此博協之大海也，故後篆先印。

凡款識之式，一字以至五六字者，皆刻符體，當備印法之祖。款故白文，而作印須紅，與摹印篆不類；摹印則宜白，不宜紅。其成篇之文，文字兼長者，若齊侯鎛鐘、秦銘勳鐘之類，皆可爲籀鼓、斯碑師法權輿，所當別列爲帖者也。

符印部

世不用篆而用印。自至尊而下，及掌故亭長，非印不遵。即親簡摛文，亦非印不信，則篆之重於徒隸可知。篆不能廢於今日有據，寧堪付之俗工逞鶩乎？印法莫傳，非一日矣。趙氏、吾氏諸好事家，稍有記述，寥寥無幾。得睹舊印文者，吾吴惟文國博、許文學、王舍人，諸人而外，無從遥度。自顧氏印藪刊佈大集，然後人人得睹漢人面目，然皮相而已，真境蔑如也。章法刀法，世或稍窺，至於字法，全然不省。拘者束於説文，狂者逞其野俗，過猶不及，都成誕妄。昔常與黄表聖論印，翻摹舊章，孰與全考摹印。表聖往矣，撫卷慨然。今取往代璽書而下，先秦、炎漢、六朝而止，入此律者，方爲字法。其不堪入印諸家之篆，所謂道其所道，非印之所爲道也。析若蒼素，明如日星，欲盡此道，别有刻符經傳、表疏，自爲一集，詳之長箋一百七十五卷矣。獨取字法入於金石林，附以時代欣厭，其他悉略不採。

秦璽書，凡印出於璽書，璽書之流，傳者獨此二面，各九文耳。雖未必無訛，亦非後人可及。並世所摹盤螭鈕文，同取作法，爲刻符之祖。

虎符文，此刻符書之小變，作漢篆之法式。字亦不多，以存一代制度，姑附於此。

分隸部

分隸非古也，又不堪通時，名號不典，而文士每每間作此，何以故？古法不傳，取其易與。若謂可鄙矣，然不可闕者，不特漢人摹印必資，波折流變，古今藉此通貫，故後篆先真。

蔡邕夏丞碑，八分正法，尚存篆體，筆勢背分，此分書之始。九凝山、郭有道諸碑皆是也。校官碑失氏名矣，亦託之邕。程邈故始於秦，然未甚行世。至鍾繇而藝益尊，爲分隸之最，若卒史、受禪皆名世之作。至梁鵠孔羨等碑，與鍾雁行，其後繼作不絕，漢世勒石十九皆隸。若韓敕、孔宙、尹宙、鄭固、張遷、郙閣、曹全以及隸釋所列數十百通，即不悉睹全碑，而太半具於漢隸分韻，惜其板刻苟簡，影響而已。唐隸雖云去古，典則不爽。若泰山頌、孝經傳並出御札，若夷齊、恒山等碑，韓擇木、蔡有鄰、史惟則、孫師範、張廷珪皆其表表，裴平孔廟新門記亦可觀。宋僧雲勝聖教序不失唐法。勝國無甚名家。至國朝則僧宗泐、滕氏兄弟學唐，文氏父子學漢，並是傑作，不暇殫論，聊舉所見於此。

小楷部

小楷世用極博，鍾繇、二王居然立極。鍾逼古，王圓融，自古及今，皆兩家耳孫。唐四大家，雖別立門户，何嘗出其範圍，具眼者直鑒其脂髓。宋、元或縱或拘，縱則野，拘則俗，皆畔於二子者也。雖然，不有後世名家，無能洞悉古人妙境。去其太無當者，徒隸便於用惟小楷，故大書後之，體似逆，用則順。

鍾元常楷書惟宣示、昨疏、墓田三帖，而賞鑒家多謂並出逸少臨本，墓田爽朗無論矣，宣示當必有據而云。

季直表後出，雖臨摹失真，然古逸並至，必非後人可及。戎路表字法，疑出二帖之間，似亦非僞作，但失真更甚於前。惟力命表全倣季直爲之，略無奇處，其爲倣顰可知。總之季直傷肉，宣示傷骨，戎路則皮相而已。

王逸少行草不甚相遠，而真楷諸帖迥出異手，故知字小者鈎臨易失，重摹數四，遂成胡越。猶有恃者，臨摹諸人必稍知書法，然後下手，典則猶有存者。是以面目雖殊，脾肺肝膽總能成就，學者未必無補，學力足以持之，皆師資也。但其敗處，非無學所能辨。

黄庭經束修儒行君子也，樂毅論如策略謀臣力士哉，方朔贊在二者之間，各得其妙，仙仙乎飛舉矣。曹娥碑猶之縝靜處子，女中丈夫乎！

至若内景等僞跡，一不暇論。

子敬洛神，暢絶千古，惜其不能消磨紈袴習氣，是亦王家子弟故態，直得忍其跌蕩恣睢矣，惜所存惟十有三行耳。近世溢出多本，可以一粲。

虞世南破邪叙纖筆無虧，顔真卿麻姑壇蠅書有勢，褚遂良尊勝、陰符、靈寶等經，並趨步黄庭，消災、護命，亦其亞也，而不題名。般若心妄題歐氏，何處似之？即未必盡褚，總之唐人名帖耳。

王廙、僧虔、蕭子雲、宋儋皆出於鍾，儋猶步武。

衛夫人及隋、唐諸内札，十九擬王，而太宗其醉心者也。

真書部

淳化諸帖所見者無論，智永臨王，告墓而下，直過唐人。虞世南用筆第一，正鋒善圓，結構善逸。書不正鋒，一

筆非是，即有他善，枉費功夫。嘗謂寫得一畫，方知用筆；寫得二畫，方知結構，書法能事，盡於此矣。

孫廟碑爲世所重，其他不甚流傳，即淳化閣所摹無幾。停雲館小楷破邪序，稍大者皆行草。至若汝南公主，未可遽信，別論可也。蜀本石孝經、左氏傳，字法全虞，與他經異。

歐陽詢結構第一，似過其師，方整嚴肅，實難步武。學者須透其一着，始可得力，否則不墮刻板，即沾塵腐矣。求其方中之圓，死中之活，頂虞蹈通，皮肉髓腦，皆呈露矣。虞恭公、九成宫、皇甫君、化度寺四帖行世，姚恭公碑未得，若停雲館小楷中般若心字固甚佳，非公筆也，獨有銜款一行耳。蜀本石易、書二經及儀禮，全學歐書，與他經異。

歐陽通學父未融，可補乃公之闕，似亦不可少者。道因碑泛觀欲廢，詳玩則結構森然，可謂不墮嚴訓者也。其棱角峭厲，智者見之益其智，愚者見之增其愚，須具隻眼，而後辨此。

宋廬經慎刑箴，僧正蒙書夢英贈詩，皆學歐者。

顔真卿嚴整第一，稍有一分俗氣，唐人獨推此公，亦以品第增重耳。東方朔像贊取資右軍，故獨脱凡骨，碑陰即本色矣。家廟碑名過於實，多寶塔已資多口，疑是刻工之過。公書頗多，不能詳及。

徐浩廣智和尚碑，似顔而稍時矣。

褚遂良書固大佳，不堪自立門户，欲會衆長，作入院格。及寫聖教序，專事筋骨，頗異唐法，豈惟不似平時之作而已，竟不可解，聊存一體。

柳公權專事波折，大去唐法，過於流轉，後世能事，此其濫觴也。玄秘塔銘亦無所取。

李北海妙過於前，亦柳輩人也。南嶽碑亦頗有名。

裴休圭峰碑，僧契元尊勝咒各有可採，惜不清耳。

大書署書同部

署額不傳，以稍大書比量爲之。即小楷，八法不甚明顯，須稍大者，始可指示得失，故古人大書尤稱最要。若顔真卿中興頌、蔡襄萬安橋之正書，唐玄宗太山頌之分隸，以至宋蘇軾之二記，大觀之五禮，元趙孟頫之赤壁，悉勿輕過。舊跡所存者，有蕭氏之「阿育塔」，李陽冰之「黄帝祠宇」、「生公講臺」，虞廷臣之「寒泉」、「無量壽佛」，米芾之「第一山」，趙孟頫之「雲居」。國朝人寫吾吴諸額，如徐有貞「文正義澤」，故自奇逸，中街路「清嘉坊」、「生幼堂」皆公書也。祝允明之「夏氏藥室」，文徵明自書翰林郡衙之「承流宣化」，皆入院體之選，字大不能摹入法帖。論書爲學之士，遇之須坐臥其下，過三日而後去。

章草法部

章草爲行草之祖，不可不學。辰宿列張帖乃集古成篇，不必擬爲何氏，昔人云周興嗣採羲之千字集成，即不皆羲，斷非後人可到。

索靖出師頌，及蕭子雲、皇象、張芝、鍾繇、二王，無不間作急就章，翻摹雖失，居然周行也。嗣響則近代宋克通時，祝允明通古，其學鍾體，尤融通入妙。

行楷部

漢、晉行書，不真不草，無大無小，近真者行楷也。蘭亭爲冠。淳化、停雲等帖，釐而出之，皆是矣。李北海雲

麾將軍、華有道碑稍舒其體，褚遂良哀册、虞世南汝南誌則稍束其體，虞未必真取爲類耳。宋王著法帖標目亦所不遺，後代名家不暇及矣。

王仲英北嶽，張仁願唐憲廟，蔡卞曹娥，皆行楷也。

行草部

説具前條，近草者行草也。亦用諸帖釐出。唐太宗御題碑石頗多，晉祠銘、棲霞記皆是，後代繼作極煩，悉不詳及。

蘭亭，古今辨悉如水鑒之照人物，何嘗不真，猶未勉相左耳。桑世昌之蘭亭考亦云詳矣，陶九成輟耕録尤自爛然。我輩所見，即不過近刻，彼善於此，不必置喙，善本既莫可得，續集數十種對按鑒賞，妍媸自是不能掩，擇善而從，事在能者。

狂草部

漢張芝、杜度不可多得，唐張旭、懷素始有流傳。楊凝式爲奇逸之品，僧彦修學芝、旭之狂，顔氏坐位、祭姪皆無意得之，各有妙境。宋黄氏黄庭，米氏天馬皆其最者。國朝祝、文多作無論，王寵白雀絶筆尤佳，余家藏焦露諸詩可以伯仲。近與陳令人楚，不可得矣。所存者仙山障子歌差足雁行。若其生平大小真草，雖極其逸韻，皆常調也，不暇品第矣。狂草格寬，不類他本，故别自爲集。

二王全帖部

行草爲通俗之用，獨舉二王，拔其尤也。凡淳化諸本，及潭、絳、汝、鼎、黔江、長沙、武陵、温陵、蔡州、彭州、利州、太清、菁華、戲魚、星鳳、寶晉、真賞、淳熙、元祐，及聖教、興福、絳廟以至近代二王十七帖、東書堂、寶賢、賜書、甲秀、停雲、歸來、戲鴻、鬱岡、墨池、蘭白諸本所具，去其僞，辨其錯，別其割集、倣作之異，託名、强名之殊，自爲一部。集義之帖，惟聖教叙精核無忝，然可摹而不可倣，倣其作用如闉闍處子，無士夫氣；集者磨礱餖飣，不得不取其圓整入格耳。何得擬而自拘，豈逸少意乎？王氏諸帖具在，可按而得也。興福、絳廟、棲霞去之更遠，後世傚颦，近代尤繁，以待祖龍一炬。

冒義之書，猶可憎厭，家自爲法，何所不可？一作假物，呈其醜態矣。或未必彼人作僞，太半爲後世强說，沐猴而冠，以邀資斧。觀者傚者勿墮其雲霧中，但取其偏長，取裁取法，無不可者。

字義部 此類居首，因入法帖，移置於後，視表殊途。

爲學惟文，事文惟字，明字惟義，求義惟說文。說文表者，表說文生生之次也。慎祖賈逵，始一終亥；鉉改許慎，始東終甲，二家略無統領，雜然而出。此表即賈、許之說，追其子母而爲之次，從其義訓，而列之門，一覽瞭然，不令渾渾。字由篆，篆有義，義惟此書，漢、唐遵守，後代因之，故爲第一。即有未安，成書具在。諧聲表者，韻學之祖也，取其字全而有統領，故楷體入帖，與說文相爲表裏，前表主義形，後表主音聲。其書作用音訓頗繁，此特單文表譜而已，義詳本書長箋一百四十八、九卷。

明字表者，推廣賈、許未盡意義，窮搜古今解字形訓也。一法可通，不嫌重出，擇善而取，事在後賢，但欲詳説相生次等，不使他時詿漏得失。幖表相生，非篆不顯，許、徐殊途，我書未佈，視前稍詳，不免重列，前二表者，亦古未有，然全依本説此，雖我自作之，亦略不自用，黜其無當，翻覺明瞭，詳於長箋九十九卷。

徐鍇部叙篆目，賈、許始一終亥之書，後人莫知二人作用，鍇作繫傳，取彼五百四十部，聯絡二篇，其間不無穿鑿竇漏，然亦大半可通，或與全書先後不倫處，稍爲正之，闕略處一爲補之。程氏解易作叙卦，全蹈其軌，足取法耳。其書小篆頗佳，因篆入帖。

夢英偏傍，次同賈、許，互亂者一二。用徐鍇部叙，更定補足，字效陽冰，而加醜俗。周伯琦字原亦即賈、許五百四十，小有更改，都不救正，一仍其書。篆法文字，亞鍇邁英。後來之俊，惜乎古色盪然，世之不古，亦可知也。

張參五經文字，字體纍代有更無論矣。自玄宗以己意定爲開元、天寶文字，而孟蜀一遵其制，於是有五經文字之設，懸之象魏，不敢移易。百代人文，定於一人之手，文之厄會也。雖然，此碑一立，可斷無學之漫，然改作者以力學運而爲取捨，未必無補云。

京兆府學移經碑，字法字義皆無足採，欲考秦、蜀石經始末，以破後人妄語，似不可無，故附入帖。

唐玄度九經字樣，義同張參而廣之。

顔元孫干禄字書亦張、唐流也，可供棘圍文字法式，十謬三四，小學之最淺者。但出真卿，似不應闕。若其正通俗三法，創法之便，亦自可取。

廣干禄字書，能廣而不能正，備員而已。

書法部

作字無書法，如狂奔失路，無有不顛躓者。況出名跡，執柯伐柯，取則尤切。孫過庭自書書譜，趙孟頫書姜堯章續書譜，宋克書鍾、王小傳，以及墨池編、書苑菁華數家所載，採其最要者名家補作，續爲完璧。

評叙部

不有評叙得失，莫彰古今，繁言故多。此但取名家書，自爲一類。如筆陣圖不必假王爲嫌，亦爛然可取。梁武帝書評，僧智果書不足者足之，二家評有別異者參之，亦成完璧。詹孟舉書王賓叙字，雖云淺近，亦所不遺。祝允明自書託言無名氏書述，大能褒彈近代，不無言過其實。

千文部

千字文，法書下乘，有便初學，古今各家亦多作之，故特自爲集。相傳梁後取羲之千字命周興嗣集成，即未必然，按淳化閣辰宿帖章草書，古帝猶存，即非章帝、亦漢、晉良工也。因採急就、索、蕭、二王諸帖，補續所闕，無採者直闕之。智永真草二體，懷素大小二篇，大者楊少師筆耳。張旭真草殘本猶在，歐陽詢正書近出訛作，陽冰繆篆擬斯無當。徽宗大草實出大素。夢英、南雲又學於冰。米芾、趙模之大小，孟頫六體可觀，俞和四體無取。周伯琦玉箸，蔣勉廷暉、姜立綱篆真，並可供中書郎儌倣。邵時登學周者也，文徵明金蘭小楷極精，三體自作，篆則國博倣蔣續貂。祝允明諸體儌趙，陸士仁四體儌文，王寵真草，和仲小篆，其他繼作不能悉數。七十二體千古惡道，

在所黜也。

類聚部

類聚爲最下乘，然便於俗。鐘鼎篆韻四種，六書統，篆累集，若篆訣，若草訣、隸韻、草韻，及草書□□之類，或同字異體，或同體異用，初學誘奬，庶幾可存，故勉録之。折揚黄荂，白雪共落，異趣者衆矣。試以質之世人，吾知其去彼取此。

寒山帚談附録二：拾遺

漢、晉遺跡，即名家臨摹，已失故步，數翻而往，面目全乖。至於小楷，每帖各别矣，猶然屬之一人之作，作真跡想，是邪？非邪？若謂古人諸體悉具，用意不同，亦或有之，未盡然也。何以見之？按淳化、十七、蘭亭諸帖，雖有小變，望去自然一家之作，何嘗如小楷諸篇之毫不相類乎？如是判斷，則今時所傳諸帖將盡廢乎？是又不然，漢、晉人書法，法皆具，後世名家各得一偏，再摹再勒，若出兩手，皮相雖殊，骨骼自在，具眼者取資不薄，但直認作漢、晉對面，一步一趨，此夢中夢耳。會須多閲名帖，虚心實鑒，若識量不足，則資訪前評，内外加功，無有不得者矣。目中爰然有漢、晉人真面目，其肥瘦古俗，辨若蒼素，然後臨倣，豈惟異跡不殊，即惡刻皆明師也。臨倣。

作書不必因字大而加筆，不必因字小而減筆。顔魯公東方朔像贊「岡」、「八」等字何嘗單弱？雖其取法右軍，倣楷作署，然而亦其胸中不爲大地所懾耳。元人蔣冕作小字千文，苟可借者，盡削偏傍，知後人局量不廣，自呈其短。請須自寬，然後游刃。學力。

古今臨摹取捨絶然兩途。古人不畏無筆勢而畏無結構，今人惟筆勢自務，而不知結構爲何物。毋論唐摹晉帖有結構無筆勢爲佐證，按淳化、太清二帖，即不過同朝百年間物耳，取捨頓異，何有於今日乎！竟不知筆勢人人可以自取，結構非力學則全不知也。今不逮古，何待言辨。格調

夏已前文字别一世界，周，秦、漢别一世界，分、隸、草、真别一世界，心思智慮器用取捨，無一物相通，使周、秦人作雲、英、蛟、鵠，坐見其廢；唐、晉人作大籀小斯，判亦徒然。何後之俗豎，握今時紙筆，描成物怪神妖。格調。

狀分隸恒言「蠶頭燕尾」，又曰「斬釘截鐵」，邕、邈當其前，繇、鵠得其後。雖然，古人作字，一字之中少畫得其前，多畫得其後，主畫得其前，從畫得其後。偏於前則不清，偏於後則不合。不清乖時，不合乖法，乖時可，乖法不可。俗眼反是，夫復何言。權輿

不知字學，未可與作篆；不知篆書，未可與作印。作篆可，全篆不可；作印可，全印不可。全篆謂小大長短，全印謂紅白陰陽。短篇可，長篇不可；白篇可，紅篇不可。權輿。

今不逮古，當緣其情。嘗論印章何嘗不着力趨步漢人，而十不得一者，猶之南人講經，時時繫念敲打官話，即有妙意，因之阻塞，非若京都輦轂間，人但須一心析理，隨口而出，如流水行雲，任其縱橫。可以滿志。所以後世刻印，即能刻者不能書，能書者不知字義，審義者不能博採，能採者不知邪正，能正者不知變通。人心幾何，百計彙集，頃刻取辨，何以得佳？然則如何而可？請加學力，徐徐動手。學力。

古今法帖，别其功過定吾取捨，否則去就褒貶皆不得其當矣。古帖善本無論矣，即不善本，亦大勝時帖，何也？人人當家，字字師範也。後世諸刻，惡本無論矣，即名世善本，不堪比並前作。何也？所採未必當家，所刻濫及題跋，並其惡俗印章及觀者惡札名姓都厠首尾，枉費無益，此何謂也。雖然，時帖佳本，妙在名家手裁，鐫工精核，此其

所以不可闕耳！若文氏之停雲館，因待詔、國博掌故上林衛暉，諸公父子祖孫爲翰墨淵苑，海内以名跡求賞鑒者之所必遵。於是出其餘資手自摹勒，倩章簡甫、吴鼐諸良工，耳提面命，精一爲之，稍不稱意，即從刊削，不惜數四，恰情無忝，然後入卷，居然爲明興第一流。前無作者無論矣，後之繼者亦未睹其人也，可不寶諸！評鑒。

法書首尾題跋、鑒賞諸文，亦不可少，但謂之古玩奇珍則可，刻入法帖則不可。佳者猶之試官取士，及髦俊立朝之日，試官何有？不佳者猶之問官鞫獄，囚犯的決之頃，問官何與？材用。

古字直今字曲，時也，習也；小兒直老人曲，勢也，趨也；學則直不學則曲，正學也；學古則直學今則曲，俗學也。唐已前字未始有曲，唐已後字始開曲之門户，李北海、柳公權爲時俗之祖，從此而往，惟曲是遵矣。流毒至於勝國諸人，謂曲爲妙境，直爲簡率，故學者但悦時俗名家，謂爲近人；置古雅法帖投之於高閣。如是顛倒，淪於肌膚入於骨髓，即使晚歲省悟，猝難拔其深根，可不慎歟！格調。

詩人論云，詩直詞曲，可奪詩乎？不可也；繪曲文直，繪能奪文乎？不能也。故曰弄筆逞妍，謂之畫字是也。時俗人尚曲毋論矣，吾家承旨自謂深於此道，惟右軍是遵，右軍何嘗有此忸怩巧弄乎？智永雖有一分俗氣，俗，故書家大忌也，比之忸怩尚未減。格調。

字有難作者，但可作時俗體，胸中未有佳字，名家未之前作，無可師資。一時構思不及，須數四揣摹，思之不得，不妨閣筆；一時苟就，不妨改作；改後繼得，不妨再更。其間會心處，真不可言語形容，到此自知。白仙翁嘗論畫竹云：不至意窮，不入妙境。庖丁滿志，蒙莊而後直至今日。了義。

凡爲學，爲魔所中，不須痛懲，還須學力，足以勝之。往往見自負於晉而陷入波折飛揚者，時俗魔也；自負於漢、魏而陷入皮相粗跡者，村俗魔也；自負於奇古而陷入爪牙張露者，野俗魔也。故學晉當知晉韻由古雅來，學

漢、魏當知漢、魏由八分章草來，學奇古當知奇古由字義形意來。苟無是學，即勿恃才，恃才之過，逾於無學。無學不過淺近而已，恃才弄出許多醜態，如何令人不嘔。學與無學，識足以持之，不妨從容中道。了義。

作字者落筆失所，勿因失而改轍，腕中自有得所處，可以振救。觀字者評此敗札，須原情而賞鑒，眼中自有不敗處，可以取裁。評鑒。

古帖即不甚知名者，必有可取；後世知名士，亦遠不逮。雖云時代下趨，亦作用有異，兩限之耳。何謂作用？古人重事，不善不止，故必有自得處。自得乃真實妙境，自足師資。今人逞才，稍可即驕，故無非懶人之作，懶人則一團假面，烏得不憎？評鑒。

學時筆筆倣古，成功字字自作。但倣古如學究講誦，而自作如狂狡無儀。了義。

時人語言，言不由衷，即甘何益？書生文字，字非自作，雖好何干？故諂語臨字，君子恥之。了義。

漢摹印雖云雅俗互用，然其法度位制有不易者在，別詳之刻符經叙例長箋一百七十五卷。無論矣，俗刻章法，上下交錯，左右撐拿，可憎特甚。友人戲曰：搭夜航人，肩磨背擦，稍得一隙，兩脚伸來，何以異此。余亦云：昔昆氏有斷弦不續而專房越僭者，親知戲曰：誰教他座子空閑，不自覺其尻髀輾上去矣。聞者一齊噴飯，正是俗印章法。評鑒。

或倩善印者刻一引首示余，評鑒頗不佳。曰：彼非良工歟？曰：無出其右者。曰：何以不稱？曰：古無引首，無可師資，故不稱。曰：人苦無能耳，能則何必傚顰而後稱善乎？余曰：譬高才博學，嫻於詞賦矣，請作公車章句。能入彀否？引首之例，漢章非其類乎。臨倣。

客問：世人皆好，子總不好；世人皆不好，而子總好，何居？曰：粗工造器，細工磨括，尚筆書似之；造磨

俱粗，鬆工色澤，尚墨書似之；器鬆並惡，灑拂得所，鐫摹粗到書似之。彼三種書，識者見之憎，俗人見之賞。評鑒。

凡字縱則疏拘則怯，大小先後，各有分量，始可與言書。莊子：「大智閑閑，小智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公逍遥，從人間得之。了義。

作字須取四餘，勿取四極。有餘墨則贍，有餘筆則清，有餘楮則泰，有餘意則安。墨極而濁，筆極而鄙，楮極則窘，意極則危。了義。

熟爛字法，不可令初學者傚顰。猶之杜甫詩韓愈文未始不好，若圓熟詩文先落肺腑，出詞吐氣不免塵腐。因其磨礱圭角，以恰好奪俊逸，如布帛菽粟，雖生人必資，市奇者不顧。若夫率意成家之帖，人人具一出入，作者述者取捨自由，患不知趨避耳，不患他人得失也。臨倣。

用筆須淳，不可雜出，金石款識之雜出者，法未定時之作也。定則規矩制度一毫不可逾矣。古文用鋭，倒薤柳葉用捺，大小二篆用圓，刻符描印用方。刻符借古，摹印借篆，分隸徒隸方圓任取。分隸有定局，徒隸無拘關，無拘關中而能辨得有法度處，方是傑作。否則狂奔肆逸，全不成文，即有可觀，狐狸跳樑耳！格調。

惡人齋戒，可祀上帝，嫫母束修，無辨遠人，濁海生紫瀾，亂山成青碧，各有可觀。若指謫其垢，十九可廢矣，狂生亂塗有似於此。評鑒。

俗人妄謂雙鈎爲飛白，前已詳辨。然此法不可闕者，但資摹古翻刻之用。凡摹刻而單鈎，鋒出則肥，鋒入則瘦，皆失也。惟雙鈎從中發刀，棄其餘墨，不失故步。用材。

鑒賞須取其全體，倣傚勿取其全體，取全即並其敗筆爲我傚顰之資，大能僨事。臨倣。

作篆須於剛中求和，作真須於和中求剛，草則剛柔互出，急就用事不得不爾，八分剛奪其柔，命之曰隸，克稱其

名。權輿。

字格之取調，猶人體之加飾，無飾不文，無體不立。又如食物之有五味，五味故不可闕，然不得失其調和。豈惟調和難，即遲速之叙，自有先後，若鹽醯齊入，不成享矣。世俗人捨格取調，所謂何暇及此，無學逞妍，皆此類也。格調。

字須一筆成就乃佳，若以點綴飛轉補其前失，即是僞物。況可獨藉肥瘠穠纖瞞人耳目乎？是以不具胸中完字，必毋動筆；不淹貫法書，書法必無完文，無完文非法器。學力。

妄自好人作書，如昏夢中認夢爲醒，雖具有苦樂，無甚痛癢。賞鑒家甄別，爲蘇醒中覺夢，爲夢，雖欣厭滿前，遊戲自在。學力。

真書之習俗而不可變易，篆古之取正而翻可轉移，前言備矣。惟分隸兼此二，俗莫之或非，何也？徒隸分隸二家，本變亂成法，不可以字義求，是則古無與爲辨矣；又不遵時制，不必以通塞廢，是則今無與相剥矣。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獨不能逃於法眼。權輿。

書求本原，前言詳矣，若末流不察，亦烏能趨避。譬之尚鍾之豐腴，流而爲蘇、趙；尚王之俊逸，流而爲宋、元；尚虞之圓正，流而爲姜、蔣；尚歐之剛方，流而爲宋版；尚顔之整密，流而爲今版。至若拙如魯直，放如元章，妍如河南，恣如北海，未始無本，不可不遏其滔滔耳。試觀吾吴書家，若履吉之嫵媚，傚顰者流而爲崛强脱落；希哲之蒼古，傚顰者流而爲披命胡塗；徵仲之清秀，傚顰者流而爲舉吴纖弱；二沈之熟健，傚顰者流而爲官家時俗，一皆有趨無避之過也。學力。

傚書擇善，前言詳矣。不善當前，須出已善勝之，勝故佳，不勝亦佳；一時以爲已勝，而他時以爲未勝，尤佳。大抵我失難覺，人失易彰，久則我失更彰於人失也。若前未力學，便無案自考，何以自懲？學力。

篆書中小篆，真書中小楷，非强紙不可，二體行筆，不得急就故耳。若弱紙緩書，則筆墨不爲我用矣。凡字不由緩中求速，即使有成，終是詭遇，是以古人都無弱紙。用材

筆翰極致，本自相通，故「畫」字轉音爲「䨽」，去聲；訓作圖畫之畫，後世省改作「畫」、「畫」。並俗，二字分用，殆不必也。古今能書遂能畫者，若畫譜所載周、秦、漢、魏以及晉、唐、鍾、王而下諸人是矣，然無跡可求。至若宋之蘇、米，又若國朝之祝、陳，並以書翰遊戲於圖畫。若倪、沈、唐、謝以繪事兼善於書，題胸中自有得意，涵泳而出，皆爲我用，不爲外境拘使。劉安所謂「以内樂外」者，諸公有焉。他人但能「以外樂内」，即無以與此。了義

國朝吾吴以書畫甲天下，惜乎風氣所鍾，又陷於「善書不鑒」一語。趨其華，不趨其實，遂令名世者多，傳家者寡。苟不必爭名，即不必避「善鑒不書」之誚。余作帚談、緒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評論金石，窮案極斷，試令軒、頡、籀、斯，當必爲我擊節。上古無論，切按丞相、中郎、太尉、右軍以及晉、唐而下名世大家，無不有筆法，條論具在。其間託名僞作者無論矣，其人自書勒石者何限，而謂「善書不鑒」、「善鑒不書」正不然也。評鑒

李日華

李日華（一五六五——一六三五，明嘉靖四十四年——明崇禎八年），書法家。字君實，號竹懶，又號九疑。浙江嘉興人。明萬曆二十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性恬淡和易，工書畫，精鑒賞，世稱「博物君子」。清錢謙益列朝詩小傳云：「一時士大夫風流儒雅，好古博物者，祥符王損仲，雲間董玄宰爲最。君實書畫亞於玄宰，博雅亞於損仲，而微兼二公之長。」而清秦祖永評之曰：「君實妙於書法。」著述甚富，有六研齋筆記、紫桃軒雜綴、味水軒日記、竹懶畫媵、書畫想象録、官制備考、檇李叢談等。

竹懶書論乃本書編者彙輯李氏著作中論書語而成。李氏工於書法，所論詞旨清雋，精當得體，亦翔實可信，於學者足資參證。論屋漏痕，乃李日華綜論「屋漏痕」、「壁坼路」、「錐畫沙」、「印印泥」等書法術語之專文，有獨到之見，故單獨輯出。

六研齋筆記、紫桃軒雜輟、竹懶畫媵有明萬曆刻本、天啓刻本，清乾隆曹秉鈞等修補明刊本，李竹懶先生説部全書本，四庫全書本，國學珍本文庫本等。

味水軒日記有劉承干嘉業堂叢書本、嘯園叢書節録本。

竹懶書論

薛紹彭書法，從蘭亭秀整綿密中入，譬之道脈則中行之士也，而變化雄傑之氣絶少。是以不能不遜蘇、米。觀其監太清宮，見二蘇上清詞，悦之，不自揮翰，必求坡公書以入石，則其伏膺眉山深矣。今世稍窺筆法者，必欲論著

相排何其淺也。

山谷老人喜書老宿法語，筆力壯健，亦如樹古藤纏，水濺石泐，居然衲子風格。此老豈止於佛法有緣，其宿生當從棒喝中鍛煉過來。

右軍草書，十七帖與淳化閣本所收，及王方慶寶章集所列，皆赫烜人目，照耀今古。而張懷瓘乃深抑之，置之第八。云：「逸少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鋭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唐文皇極珍羲跡，於子敬尤有蛇蚓之誚，懷瓘置之第三，高出右軍五等。翰墨好尚，固人自有懷，然以臻極之藝，時主之鑒，輒自竪議排突，亦可異也。

柯九思題趙魏公竹石云「石如飛白竹如籀，寫竹原於八法同」，此論筆法之妙耳。然合之東坡先有成竹，力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則神氣所奄，筆法又不足言矣。

王紹宗曰：「鄙人於書翰無深功，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意，虚神靜思以取之。」又曰：「虞七亦不臨寫，但心凖目想而已。」竹懶曰：「此非無臨摹，乃沉精之極，力索於平時，而神追於筆下耳。」梁武帝與陶弘景論書云：「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弘景亦云：「樂毅論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有壞字。」

右軍書千古絶技，然在梁時尚受人排抑。如陶隱居所評：「樂毅論極勁健，而非甚用意。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更成拘束。」

書家飛白篆隸俱有之，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又字有白而不飛，飛而不白者。唐韓晉公滉鑒古善書，聞建業古壁餘蕭子雲一「蕭」字，遷置南徐海榴堂左壁，朝夕對玩。後李約載以入洛，特建精室藏之，所謂「蕭齋」者也。宋仁宗好書以賜羣臣，韓氏羣玉堂帖止鎸二字，今絹素遺跡不可得見矣。元人好寫飛白石，飛白竹，縹

緲天成之態亦可想見。若以勾白竹指爲飛白，則失之遠矣。

張彦遠作書估，意在推翼子敬而稍薄右軍。至云：「若稿行之間，有興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耳。」乃又云：「子爲神駿，父得靈和。」既靈且和，五氣俱備。若與彦遠握麈譚真，必當以五千文次逍遥、齊物之後乎！

古人論行書云：「八面拱心而無横畫。」余向未薦此旨。今春得米元章書朱樂圃墓表，逐字玩之，見其揉團凑合，無有間隙，乃始了然。今人或謂學蘇、米則沓拖不緊峭，是未得真跡到眼縫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大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閟重巖絶壑者數千年，元皇祐中鎮守廣平宋公者，搜得之，令邑人劉莊鑿石輦歸，嗣權守李祐置之廳事右壁。至元乙酉，鐵冶提舉劉恭移石還壇山。余令西陳時，遣力拓得一紙，披玩有味，知顔清臣正書，張伯高草聖，皆於此中出。世人溺於晉、宋行押，唯取姿韻，古法亡矣。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黄紙，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欹側疏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即爲高麗所藏，以故絶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尚爲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絶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參之，蕭然有得也。

昭代篆法惟李西涯擅長，觀其收元周伯温、危太樸、趙期頤諸家篆跡，惟推期頤爲最，惜其流傳之少。余細玩期頤渾璞高古，純以禹碑周鼓爲宗，無一筆陽冰、擇木，所以深當涯翁之意也。近日獵篆名者，詭遁百出，狐涎滴

地，余不欲觀之。

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銘，結構用薦福、興福二碑，稍鬆活耳。觀者以爲倣李泰和，則失之矣。蘇東坡乳泉賦，文載全集，其真跡行楷在一友人處，余得借觀，秀朗華潤，大約與公所書赤壁賦，向得見於黄又玄中丞家者同一結構，皆公極得意筆也。

子昂書法於王大令極其染神，嘗臨授衣、新婦服地黄湯、承冠軍三帖尤爲畢肖。俞焯題云：「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入神品者，官奴一人耳。此數帖，雜用行法，初非用意，而逸筆絶羣，自非生而與晉人氣韻冥合者，未易窺其室也。松雪臨之，如大鏡中看全身，鬚眉形影無一不相似者，非但彷彿而已。寧之其寶之。」

古人極留意於紙素，不得佳紙不書，得佳紙必書，不令虚棄。此如壯士遇好矛𥶡，雖百忙亦必挺舞一回也。

王羲之樂山陰山水，自罷内史後，即流寓彼中。所書蘭亭、告誓、畫贊、曹娥、樂毅，凡厥好跡，咸在越中，以故晉、宋、隋、唐書派，無有勝越者。永禪師乃其七世孫，與兄子道賓捨俗出家號惠欣者，同住雲門寺，俱工翰墨。梁武帝欽二師妙跡，因名雲門爲永欣寺。又有智果，亦永師弟子辨才、袁昂之後，於法裔乃永嫡孫。唐虞世南亦師智永。其他前後名賢如謝靈運、孔琳之、賀道力、謝敷、虞綽、賀朗、孔侃、謝藻、丁潭、劉欽、賀知章、徐浩，輝映古今，騰驤墨苑者，皆右軍開鑿靈源，流衍出興於不盡也。

亞棲書開元寺壁，筆勢深鬱，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跡。

嘗疑「廓填」二字不得解，偶閲陶貞白上梁武論書啓中有云：「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廓看尚可。」廓看者，廓填而看之也。古人於名跡，或廓之使大，或縮之使小，縮之小者玉枕禊帖也，廓之大者，顔書畫像贊也。陶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

陶云：「（右軍）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比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譏。」竹懶曰：「書法不論真草，必貴精緊，而懲散緩。所以唐文皇極排子敬，蓋貞白前已發之矣。」

子昂楷書參同契一卷，筆法寬和流利，不甚莊栗，有輕裘緩帶之風。而從首迄終，無一惰筆。又起伏聯貫，若一時書完者，純熟之極幾於化矣。款云：「至大三年，歲在庚戌春仲，吴興趙孟頫書。」顧金粟一跋，亦作精楷，如永興破邪論，皆墨笥中瑰寶也。跋云：「古之善書者雖下筆輒妙，然紙黑不佳，終多滯澀。此孫過庭所謂「書有五乖」，其爲病一也。余見松雪公書多矣，此卷獨得白宋紙堅細潤滑，瑩然如玉，宜其書之化而不羈，終七千餘言，而無一滯筆也。書法本師二王而出入北海，如老將用兵，奇正沓出，並皆神妙。豈不爲希世之珍哉。玉山顧仲瑛識。」

米書崇國公墓誌銘，純用虞、褚筆意，由其平日熟爛文皇哀册暨汝南公主碑而不覺流注腕下耳。柳貫以爲出蘭亭，亦溯源之論也。

張伯雨書性極高，人言其請益趙魏公，公授以李泰和雲麾碑，書頓進，日益雄邁。余以爲魏公平日學泰和得其舒放雍容，而伯雨獨得其神駿，所以不同。吾非短趙，趙學勝，張資勝，此骨髓之論，未可與掇皮者言。

佛談般若，即是人心靈智。云：其體無外，而其用廣狹隨時。如登高崗，俯察百里形勢，則此智彌漫百里；及穿針時，則束注針孔中。寫字時即於筆尖上透露，作無量神變。余喜其語，可爲臨池家三昧也。

右軍書法千古宗匠，然其在當時猶或受人排抑。如庾翼有「家鷄野鶩」之喻，陶貞白評其跡，謂樂毅論極勁險，

然不甚用意；太師箴、大雅吟甚用意，乃成拘束。唯鍾太常正書下筆有十二種意外巧妙。世所傳黃素黃庭經，實上清真人楊羲之跡，非凡手腕所成也。歷觀唐、宋名公，顏、褚、蘇、米，俱以行草擅場。昭代精細楷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希哲之圓媚，徵仲之峻峭，俱非當行也。余於書學本無功，若小楷又所畏者，蓋經歲不曾作一兩段也。今霜降後天氣驟凛，晴窗映几，筆研無塵，頗思娛弄柔翰，追古人行狎縱恣之趣以自快，而孟鳴姪必欲楷書此扇，重違其意，勉强試爲之，不覺醜怪百出矣。唯以古人所難，聊徵引以爲自寬地耳。擲管一笑。

晉書・王羲之傳：「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谷之皮，斂無半分之骨」，蓋言俗書之綿鈍也。

里中常賫持一卷來，云是南宮書，諦視書法從顏魯公爭坐位帖與懷素黃素千文來，故筆緊而意圓，轉捷而神滿。淺觀者見其若出於無意，而不知其平日劃被書空，純以心精裊裊追躡於太虛者，良獨苦也。所書言句是永明寺訓誡禪徒之語，必是南宋高衲所爲。蓋語有「袈裟下失卻多矣」數字，必非士大夫所摭耳。黃長睿每嗤王著之鄙，遇晉、宋人書，小有意者，輒稱二王。如當時別刻一卷不知姓名人書，又何譏焉。此卷混稱米跡，固是瞽說，若忽而棄之，亦吾輩之責也。鈎存笥中，俟裒聚諸失姓名者，刻之亦妙。

成弘間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爲蘇、米、黃三家僞跡，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擬之態，遂信以爲真。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爲也。

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胥隸所書耳。梁武帝敕臣下書疏，皆用行狎筆，自書唯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爲也。竹雨弟屢要余作楷，余目昏甚苦之，爲作一絶以冷其意，然實書家正論也：「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鈎蠆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隔雲泥。」

作畫如蒸雲，度空觸石，一任渺瀰，遮露晦明，不可預定，要不失天成之致，乃爲合作。學書如洗石，蕩盡浮沙濁

土，則靈竅自呈，秀色自現。二者於當境時，卓豎真宰； 於釋用時，深加觀力，方有入路耳。

梁武帝學佛精兒，陶弘景神仙宗伯，唐太宗英武真君，李煜荒淫孱主，而皆篤意書法，咸有深嗜卓詣，蓋由書道中備有真寂玄曠，與夫雄姿綽態，可攝種種根性，令其醉心耳。大都諸解書人俱龍，龍種不一，其喜遊戲墨海一也。

米南宮書大小天馬賦，有掣銜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谷注李伯時所寫天閑六馬贊，矜栗聳峙，如就駕鑾輿，排仗閶闔，蓄千里遠邁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與李方叔則高朗卓犖，宛然龍駼步驟，延頸顧目，以顧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此。

學書不可漫爲散筆，必於古人書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並其行間佈置而學之，庶血脈起伏有一種天行之趣。久之，自書卷軸文字，不必界畫算量，信手揮之，亦成準度，所謂目機銖兩者也。

學書妙在神摹，神摹之法，將古人真跡置案間，起行繞案，反覆遠近不一觀之，必已得其揮運用意處，若旁立而視其下筆者，然後以鋭師追之，即未授首，亦直薄城下矣。

摹法書，即楮札長短，亦須經意求與原者不差分毫，方易於追步。此無它法，一似欲作僞跡欺人者，則無不肖矣。

近有善作僞書欺人者，亦多有優孟伎倆，及其撥置古人，自運依然傖父面目。此固由其胸次猥瑣，不能吸攝古人妙處； 亦是用意規擬時，止求踐成跡，不能神而化之消歸自己故也。

余常泛論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 其學書又須胸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蘇、黄、米集中著論每每如此，可檢而求也。

古人作一段書，必别立一種意態，若黄庭之玄淡簡遠，樂毅之英采沉鷙，蘭亭之俯仰盡態，洛神之飄摇凝佇，各

自標新拔異，前手後手亦不相師，此是何等境界，斷斷乎不在筆墨間得者，可不於自己靈明上大加淬治來！

今人不如古人，祇是氣魄雌下。所謂氣魄，又不是咬牙怒睛，所可強作者。然則何如？曰：於利害毁譽處，放教十分澹去，而一意與古人相求，自然不爲世俗轉換，而大妙可窺矣。

吾輩學書，正如壯兒學手搏，豈是不能握拳築脊，直是要學其勢耳！得勢，則跳躍顛撲，動能制人死命，令旁觀者見其雄逸震盪，以爲天地且入其低昂簸弄中，奇態溢出矣。

唐人書法，俱從右軍禊帖中各自抽繹而成，如伯施得其朗潤，信本得其縝栗，登善得其婉逸，公權得其雄邁，泰和得其超卓，陸柬之、趙模則又全體脱出而乏其神駿。其不踐跡而天成者，顔平原、楊景度二人耳。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蔑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秦璽或以爲李斯，或以爲程邈；石鼓文或以爲宣王，或以爲宇文周；瘞鶴銘或以爲右軍，或以爲陶弘景，或以爲顧況；月儀或以爲索靖，或以爲唐人，蘭亭出右軍無可疑，然又以爲有真、稿二本，唐人所重者稿耶？真耶？至南唐徐鉉又僞作屏障長縑書，以欺陶谷。絶交書或以爲出嵇康，或以爲出右軍，或又以爲出李懷琳，黄庭經或以爲逸少，或以爲楊義和。夫赫烜有名之跡，前人尚無定目如此，末學小生，挾枵腹而輒欲程量千古，何可得耶？

漢、魏以來，圖書奇跡，梁元帝裒集極多，江陵之亡，盡付烈焰。陳、隋稍稍搜聚，至煬帝益富，立二臺禁中，一藏古物，一藏法書名繪。江都之遊，連艫自隨。宇文變起，倉卒亦踵梁智，與寶玉俱焚。唐文皇篤意翰墨，購訪日

盛，秘府所緘固充牣也。武后專制，寵臣張易之奏請裝治，因令善工密爲摹肖，竊其真者，自藏於家。易之被誅，薛稷取去。稷敗，爲惠文太子隆範得之，而終焚於火。宋淳化所刻，不知經幾番脱墼矣。善学者可不出手眼，神而明之，以索古人於象外乎？

蔡卞日臨蘭亭一過，東坡聞之曰：從是證入，豈能超勝？蓋隨人脚跟轉，終無自展步分也。

唐人臨蘭亭，各自出一種意度，右軍平日自書，又每種另出一意度。非有心求異，以八法精熟融爛胸中，隨地出之，如水波雲葉，初無定質可泥耳。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向拓、曰硬黄。臨者，置紙法書之傍，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向拓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沉暗，非此不澈也。硬黄者，嫌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黄蠟涂匀，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爲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跡，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爲步聚之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閣帖自潭、絳以下，摹刻極多，至不可數。然凡有拓，即宜備一種，此如關漢卿、高則誠雜劇，不妨諸優各自般演，緣其詞既妙，而歌容舞態之各出者，在諸優又各自有一番擅奇處耳。

臨本僞書畫，亦有不可盡棄者。大都氣運神采雖遠不逮古人，而佈置脈理自有可尋者，在善學者融會而領之耳。吾聞煅者，爐迸金流，則撮合沙土不聽失去，龠合冀因此淘煉，或可復睹完金也。今書繪二事出古人手者，劫火銷鑠，僅存千百之什一，可不爲迸爐惜此沙土哉。

寫數字必須蕭散神情，吸取清和之氣，在於筆端，今揮則景風，灑則甘雨，引則飛泉直下，鬱則怒松盤糾，乍疾乍徐，忽舒忽捲，按之無一筆不出古人，統之亹亹自行胸臆。斯爲翰墨林中有少分相應處也。

米元章論書於道君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曰：「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世皆不解何語。余爲銓注曰：勒字，顔法也；排字，歐法也；描字，虞、永法；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本出飛白運帚之義，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筆，信筆而不信墨，揮霍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凌轢諸老，自佔一頭地。

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猶以「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何也？

費補之論書貴有節氣，畫貴有風味。畫之風味易知，書何以見有節氣？蓋謂會古融今，爽爽自運處自備一種勁秀，不唯不逐時尚，兼亦不隨古人脚根轉耳。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絶交書，李懷琳所書；大字蘭亭叙，徐鉉所書。天地間僞物亦有不可磨滅者。

五代楊永苻能草書，自號「手怒」。竹懶曰：「驚沙、振蓬、獰獸、渴驥，與擔夫之爭、公孫之舞、嘉陵江之水聲，皆『怒』也。」

江鄰幾云：永叔書法，筆最弱，濃磨墨以藉其力。故知用墨濃淡，燥潤，得筆者無不如意。

顔魯公著述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讒語、醉語，皆不傳。

右軍英毅卓犖，細玩則恬和典雅溢出，所謂金玉其相也。獻之非不俊邁，然芒采四射，如八寶中水晶矣。米南宮創意爲雲山，簡古蒼老，真有落墨成象之趣；敷文即小涉經營，其神渾身入水墨中一一運出，令人得坐而索其蹊

徑也。即蘇明允文字沉雄簡勁，如負隅之虎，威震毛族；子瞻兄弟乃若起而搏擲矣。然則此數公即藝事亦居然父子也。或者以子瞻超勝，不甘此論。余曰：釋迦不托體淨飯乎？顧淨飯所生者釋迦，釋迦所生者羅睺羅，耳則承藉之，厚薄固有異也。

（沈）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

歐陽文忠公題官法帖，以爲皆魏、晉人施於家人、朋友，逸氣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其可歎。然鍾繇嘔心、裂被，張芝臨池，池水盡墨，曷常不專精篤志？唯其專篤，故偶然揮運，自成神妙耳。文忠此言，似無真會。

竹懶遇書畫贋跡，未嘗不番覆諦觀，亦有連聲稱賞者。客不解，竹懶曰：汝知鵝王擇乳乎？百乳一水，不能取乳去水；百水一乳，即洞視者以爲無乳矣，而鵝王獨能取之，此其貴也。贋跡雖浮淺可笑，然未嘗不依傍古人精神而運。畫即失氣韻，而佈置自存；書即乏風神，而骨骸或在。以我寸靈默遊其間，未嘗不遇古人之百一也。況生末法中，諸像設種種，皆靈山光焰，安得悉起紫金真相而事之乎？

山谷擘窠書學瘞鶴銘，瘦勁清栗，真出鐵石手腕；其行狎書，亦有透絹帖，沉鷙痛快，墨汁透入絹背，即襯紙亦可裝潢作玩也。

「樂毅論小中有楷，黄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修證公孫大娘舞劍、擔夫與公主爭道、錐畫沙、折釵股、屋漏雨、蓬振、沙飛、怒猊、渴驥？此書家禪案也，不參透何由悟入？

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法象。黄庭經肩有力而腰脚隨風，洛神賦頭足用力而胸腹慊然，天仙水仙宛然可

見；樂毅論勁正而遒斂，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遥，以寫二賢之情性；力命表柳葉溶曳於微風，象微臣之遇寵；曹娥碑花蕊飄流於駭浪，似幼女之捐軀。巧畫不能摹，雄文不能寫，而形容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之幹妙，所以數帖鬼神護持，傳寶百世也。

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有「五朵雲」之目。宋施結喜收古人押字，類而成書。魏、晉名跡，梁武搜藏皆令朱異、懷充、沈熾文、徐僧權、滿騫押縫。唐及北宋人往往以押名通書問，雖上表章猶或用之。近世始施押字於公移，以防詐僞，而不敢復施於所尊矣。余購得蔡君謨手簡，實用押名，見者疑駭，因而落價，亦可笑也。

唐經生所書經，宋畫院待詔所作畫，韻雖凡，而法度在。昔人雖著論輕之，其於今日士大夫絶不留意時，空疏荒謬之習勝，此二種亦不可輕也，貴其可得古人影響耳。

唐制誥必屬能書者，或得自書，如顏魯公既書請璽印，蓋自足垂遠。宋亦當制者所書，其書半雜行草，即不善書亦灑灑有致，若出歐、蘇手，遂成瑰寶矣。昭代務遵洪武正韻，必屬之誥敕房中舍，整栗有餘，風軌絶少，概乎佐史之筆也。

古今婦人書，惟渤海高氏稍存格度，其他即婉弱不勝，雖以管仲姬日與魏公熏炙，亦不免此。李漢老曾詠女子寫字句云：「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傾欹終帶軟」，亦實語也。

舊拓魯公爭坐位帖，手摹再三，頗窺其中用意處。米元章云：「真跡乃先天、廣德中，先豐縣牒故楮，用秃筆起草，任胸中浩浩落落之氣與老手腕率意爲之，縱横狼藉，無一點粉澤佈置，而奇態溢出，信藝苑絶跡也。」元章、東坡、山谷書俱從此出。但東坡雜徐季海、李泰和，故圓肥而肆；山谷雜虞永興與長沙草筆，又稍規摹瘞鶴銘，故

瘦勁而緊；元章於書無所不獵，而得褚筆較多，故雄逸而宕。若其驚激取險，則三家無不本魯公此帖。蓋書法猶鍛煉，家不具五金八石，何以受魯公爐鞴？不經爐鞴，豈得通靈？余嘗恨趙吳興精工博大，幾合古人衆妙，而不脱元人習氣，亦於此等帖不甚留神，不服魯公刀圭一匕，三百六十骨節未得換黄金瑣子耳。

祝書顧節婦贊，細閲之，乃用禿敗筆信手揮就者。神檢奕奕，較枝山平日緻密婉麗者生氣一倍飛動，始知書道斷在神骨，未可以功力意態取也。

丹林持董玄宰起草册求題語，漫應之，董太史玄心逸度，雖倉猝酬應語，皆有標韻，正如昭陽麗人，唾點落地成石竹花；長安飢兒逐韓王孫，拾其墮丸皆黄金也。至於書法，天下已知貴之。此卷乃其起草物，勾乙涂注，濃淡枯潤，一任自然，而天趣溢出。觀者以比顏平原爭坐帖，信無忝矣。

張禹玉持余舊臨米元章行書小天馬賦來閲，覺爾時書興殊涌溢，恨臨摹功疏，不能宛轉如意耳。後題數語，卻於米法有窺處：「米書大小天馬賦，余皆得見其真跡。大者，力厚神完，蓄藏神駿之氣，大略取精於顏、柳而間掠季海，所以不矜不佻，馴穩有餘，真和鸞節奏法駕中物也。小者，筋骨嶄露，顧盼曄如，純用褚河南枯樹賦筆意，稍兼誠懸之縱掣，譬之注坡驀澗搪陣絶馳之騎，又如五陵豪士，玉鐙金鞭，飄摇騰踔於杏花芳草間，雄恣華態，可望可羡。二種俱爲猾賈贋筆所亂，流行石本無一可意者。壬子秋八月，在武林西湖寓樓，風雨無事，縱手臨此。」

豐考功書觀世音普門品經，筆法戰掣揉韌，全學柳誠懸。考功平日雅以書道自負，余嘗見其細楷端勁，有率更風氣；又見其臨聖教序，備含藏宣耀一出一入之妙，乃知此公於書功力深矣。世徒寶其晚年旭、素狂筆，豈足爲知公也。

客以舊拓李北海雲麾將軍帖求跋，余信筆應之：「昔張伯雨見趙松雪，求書法，松雪以此帖佳本授之。伯雨

於黄篋樓中盡心摹倣，逾年書道大進，乃至揮運灑灑，無有一筆弱者。松雪雖多二王規模，蕩除元人習氣不盡，正由於北海。此帖少見也。」

徐潤卿來，出姚公綬擘窠大書聽松軒歌一卷，索跋，字如黄涪翁而兼張句曲，盡蒼勁淋漓之趣，歌語亦雄肆。余漫跋云：「宋蘇、米、黄皆喜擘窠大書，米於顔、柳間取筋，蘇於季海取肉，涪翁晚得瘞鶴銘摹之，清勁之中益加尖鋭，識者偏許其骨。姚侍御此書，本規模豫章，而波瀾所及往往奄有趙吴興、張句曲，故勁而不枯，横而不怒，即令三家者並轅而馳，亦當互有軒輊，非末代駑弱之跡所可擬也。歌語豪宕可喜，固是眉山餘焰。潤卿其善藏之，以存吾郡典型，使染牘者不致迷津可耳。」

趙文敏行楷，本宗虞永興而禰思陵，故圓熟穩密，最爲蹈規繩者所喜。然諦觀波掠間，不無蘭亭用意處，宜其傑然自命而人亦競以山陰的系推之，想其得妙於「獨孤本」爲不淺也。此創説正堪咀味，當知余非臆論耳。

摹穎井蘭亭，見其入微處，輒題數語云：「細筋入骨如秋鷹」，言其遒緊鋭利也。物之有筋，所以束骨而運關節，肉不得此則痴，骨不得此則悍。凡所爲柔調血脈令牽掣生態者，胥筋之用耳。今人有終老學書而不得一筋者。煉形家云：使骨成瑣子，腸化爲筋，乃有沖舉之望。所謂腸化筋者，正是汰盡滓濁耳。「定武」骨勝，褚摹姿勝，此獨以筋勝。凡書偏骨者神未洽，偏姿者肌有餘也。

子昂畫老君像，後書清靜經，余跋云：「子昂好書道經，每以整栗標勝。此卷獨虚和恬澹，從容虞永風規，且燥潤之筆可數，而天趣溢出，蓋趙楷中絶不易得。像亦儼雅，猶龍神變咀之自露，不煩玉文琅檢寫其相好也。」

有客持晉、唐、宋細楷帖來評定，末一帖乃赤城王廟記，筆法清整超妙，於黄庭、樂毅元常諸楷之外，別標勝韻。大約於張旭郎官石柱，丹陽瘞鶴銘間斟酌取會。或以爲薛稷，然記文有張乖崖，乃宋以後物也。有如此手

筆，又能於鍾、王外自立一家，寧有不名世者？ 意或是蔡君謨、黃長睿諸人耳。

祝枝山草書蘇東坡「孟嘉嗜酒桓温笑」一律，筆法極盤紆轉折之勢，觀者率謂得旭、素之精，余意正是閣帖中六朝諸名家淹貫所出耳。

祝京兆行草離騷經一卷，結法如右軍洛神賦，而波掠取姸處，時涉虞、褚，此公少年時最用意筆也。

論屋漏痕

豐道生筆訣云：「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此皆古人論作書之勢也。「勢」之一字甚妙，但未分疏，終令學者茫然，因爲箋出之，以授兒曹。

屋漏雨，言相承溜下，滴滴不差移，而潴畜奔瀉處有自然不變，不可預設，此在統視連行中得之。 壁坼，凡泥壁坼裂，其紋隱隱綻開，而全堵不動； 書法中每作字，有筆不連而意連，意斷而筆不斷者，此於兩字相搭，或策、勒過度處得之。

印印泥，筆畫快利，起止無粘滯，又全體渾成，不見湊簇安排之跡，此於骨體間得之。

錐畫沙，錐鋒銛鋭，所當沙特豪末耳，而沙性疏擁，受錐處闊現有餘； 宛如善用筆者，筆鋒正行而姿肉滿茂，此於用筆用墨間得之。

折釵股，釵股彎曲，無圭角而有勁氣，此於轉筆處得之。

又有斷雲，作策、勒三折筆法也； 刷絲，枯筆帶拂法也； 墜石，作點向下法也； 驚濺，作挑水法也； 飛蘆，

自舉奮筆直遂法也。

又有聞嘉陵江水聲而悟筆法者，悟其起伏激驟也。見舞劍器而知筆意者，得其雄拔頓挫之妙也。見擔夫與公主爭道而識書理者，擔夫負重成隊絡繹而行，雖公主騶從呵禁而不能止者，以其聯絡成勢，不可斷也。此亦於統視連行中得之也。

余嘗欲倣禪家公案作墨池拈古録，盡發古人秘奥，而讀史未暇，姑誌之。

婁堅

婁堅（一五六七——一六三一，明隆慶元年——明崇禎四年），學者、書法家。字子柔。嘉定人。幼好學，師友皆出歸有光之門。經明行修，爲學者所宗仰。明萬曆四十四年，貢於春宫，不仕而歸。與唐時昇、程嘉燧並稱爲「練川三老」。工書法。清錢謙益列朝詩集稱其謂：「書法妙天下，風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促迫。」寒廳詩話評其書爲「筆力遒勁」。撰有學古緒言，是篇評書即輯選於此，多論前人草書。婁氏於草書宗簡澹、氣韻、法度。學古緒言二十五卷，有明刊本，明謝三賓合唐時昇、程嘉燧、李流芳所著，刊爲嘉定四先生集。

評書

草書不難於放縱，而難於簡澹。逸少書見於閣帖者宜其爲百代所宗也。獨張懷瓘之論小異此，與文皇過貶子敬或皆未足全憑耳。伯高、藏真相繼以狂草名世，張書不多見，所見或多贋本，米元章以伯英虎丘帖謂本伯高，差可彷彿。素之自叙，雖姿態縱逸，而法度森然，比之晉人，獨少韻耳！米論真書微不滿於顔、柳挑踢，即此可以論草書矣。自魯直極推楊少師，往往以「奴書」爲誚，而晉、唐典刑未免掃地。宋人之草，惟薛道祖謹守前規，元章臨本時露本色，蓋草書之法，自是幾不傳於世矣。今人薄解怒張，便自號爲顛、素，人亦以是稱之。如祝京兆筆力非不矯矯，求之伯高、藏真，尚多乖少合，況於晉人之遠韻乎？予少而好書，尤耽於草，頗從淳化、太清窺見古人之概，然恨刻本止存形模，絶無神采。平生見蘇、米真跡，雖率意之筆，亦自爛然。世人遂欲以趙吴興壓之，此似是而

非。吴興勝場當在小楷，其最合作亦非若今世所傳石本也。然此三君子者，特多真行，未睹其草。草書獨藏真題曹娥絹本後小字，運筆如遊絲，最爲奇跡。又見逸少十月廿七數行，乃知古今人不相及，若經塵劫，此或謂唐人雙鈎，則不可知，要必非後之君之所辨耳。

王會稽善學篆籀者也，顔平原善學羲、獻者也。晉帖傳者要爲不可思議。唐帖有贋有臨，其真者固難彷佛也。宋、元名跡幸獲睹真，蘇則沈著之中，乃見妍姿；米則逸宕之外，自覺淹通；蔡整而媚人，巧已極；黄秀而勁，自得爲多；吴興小楷，深穩多姿，行草自是入能，氣韻不無近俗，然後之繼作，未見其倫，目以邁宋，相也舉肥矣。

孫鑛

孫鑛，明人，學者。字文融，號月峰。餘姚人。明萬曆甲戌會試第一，累官至兵部尚書。孫氏以文章著清望，自詩、書、禮諸經與三史、晉書、文選等，無所不窺，生平著述頗豐。明王世貞著有弇州山人書畫跋，評隨賞鑒，時有精義，然亦不無訛謬疏漏。孫鑛有鑒於此而再爲跋，重文見義，故名之爲書畫跋跋。然孫、王二家所見原跡不盡相同，故跋語持論依據亦間有差異。二書跋語於書論研究頗多裨益。

書畫跋跋明時僅有抄本行世，清乾隆庚申，孫鑛六世孫宗溥、宗濂始爲編次刊行，即居業堂刊本。初，宗溥等以是書既爲王世貞所跋而作，故凡所改正文字，文義自明者，則不録王氏所云；如需互參見義者，則在題目下全録或節録王氏跋文。合則兼綜條貫，孤行則各自名家。議論翩翩，時人評之爲「爭勝於廣川畫跋、東觀餘論、海岳書史之間」。

今輯録其墨跡、碑刻部分中有關書論、書評者，彙爲此篇。其中王氏跋語則據世經堂弇州山人四部稿校訂之。書畫跋跋有清乾隆庚申居業堂原刻本、四庫全書本。今即以前者選輯。

孫鑛尚著有孫月峰評經、今文選等。

書畫跋跋（書跋）

鍾太傅薦季直表

王氏跋二。首跋云：「薦季直表最後出，由分湖陸歸蕩口華，復爲之刻石以傳。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寥乃爾。」次跋云：「考陳壽志繇本傳，爲魏相國，封東武亭侯，坐法，以侯免。文帝即王位，爲大理；即帝位，爲廷

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而不言作司徒。若上『米芾』印，則宋人之蛇足也。芾恒云：『生平不見漢、魏書』，故寶晉齋斷以晉始。」

太傅此表正與蘭亭絶相似，皆是已退筆於草草不經意處生趣。但蘭亭長，此匾；蘭亭瘦，此肥；蘭亭今，此古。然蘭亭以骨爲肉，此以肉爲骨；蘭亭規矩在放縱中，此放縱在規矩中。其相反處筆意亦正相合也。第考諸跋中來歷，即始於陸行直，以前不著所自，好事者疑寥寥唐、宋間，亦是見知律。然筆法自妙，不應以耳聞疑目見。若以年銜爲駁，則史傳所記，主在大政跡不謬，區區履歷，非所經意。且此等處極易錯，不足爲據，僞作者摭史事妝飾固不難耳。季直事，陳壽志不載，書法創出事，創出正可定爲真也。米顛閲書白首，無魏遺墨，語見書史。「米芾」印果似蛇足，然安知非作書史後得睹此，不及增入；又安知非以寶晉故，妒魏跡，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耶？若「貞觀」、「淳化」、「宣和」、「大觀」四印，則的爲僞作無疑。且陸跋止稱有河東薛紹彭印章，則此外諸印皆至正以後所增耳，蛇足又豈獨一顛哉！司寇公得此卷後即出撫鄖陽，余不及乞觀，至今爲恨。今諸子中不知阿誰收得，異日尚圖畢此心願也。

褚河南哀册文

王氏跋二。首跋云：「右故相國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册文，得之吴江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爛然刺眼，真神物也。」次跋云：「余所得此帖有于瓖、紹彭題識，及諸名賢私印甚夥。至於『紹興』銜記及『敷文』鑒賞斷不若詹本之少據。詹本世不復著。一鈎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

余甲戌歲與敬美同在禮部，間論書法，敬美曰：「若睹家兄所藏哀册文，天下無墨跡矣。」余曰：「安得乞一

睹？」敬美許之，後因循未果，米元章未見此帖，然相傳俱云學褚最久。余嘗見其跋褚摹蘭亭真跡，筆法與此絶相似。海岳名言云：「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好之，隨手落筆，皆得自然，備具古雅。」又云：「褚遂良小字如大字。」以此驗之，益信。莫廷韓初入燕日，沈伯英謂余曰：「雲卿爾來方學哀册文。」是時莫尚名是龍字雲卿也。筆意頗亦近之，然米得態，莫得姿。先是余曾得石本於姑蘇，當時亦絶愛之。後鳳洲公家亦有石本，華起龍寄一帙來，覺不如舊購者，詢之敬美，云：「即此石，買時並買石耳。」然細較印文行款俱錯，原是兩石耳！舊刻顧元慶跋謂唐中丞應德先生云：「在義興堵氏。」今司寇乃謂得於吴江史氏，豈由堵轉入史耶？此書妙處在筆勢飛動，鈎捺有力，第位置間尚不甚滿人意，不耐着眼看。謂此能擺脱歐、虞拘束，固自一説。第宣示、黄庭其位置不方整，然細玩之，安插自有法，妙意涌勃，蓋巧運規外。此帖則生硬，點畫似尚不受令。米、莫病亦然。

懷素千文

王氏跋二。首跋云：「藏真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公跋語，與集古、金石録所載同。内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太史手補之，亦僅虎賁之似耳。藏真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法極謹密，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此卷字字欲仙，筆筆欲飛，是行世第一本。由文忠而歷王文恪家，轉入余手爲拈出，差不爲負矣。公瑕叙其由來甚詳，且謂不讓吾家河南哀册，或以爲知言云。」

此帖在文忠公家，又已見集古録，不知米顛何由未見？陝刻今盛行世，跋語不言字畫同，應别是一本。素師雖有鐵腕力，然不脱緇流氣，筆法亦太近今。周公瑕謂不讓哀册文，恐未然。河南遊夏比肩，師則蘇、張輩耳，無

但品格殊，地位亦懸絶。

宗室家懷素千文

王氏跋一：「余家有懷素千文真跡，僅九百字。今得豫章宗侯所藏絹素千文，閱之，圓熟豐美，又自具一種恣態。」

素師千文今世存者尚多，想其在日所書固不少，然其筆法祇是狂勁，故易僞作以乏醖藉耳。此帖據跋似亦疑其僞。然僞亦有佳有不佳，楊二山太宰雅好書畫，每向飛凫人曰：「有假者持來我買，真跡價重我不能買。」然往往亦得佳者。

顏魯公送裴將軍詩

王氏跋二。首跋云：「右顔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强勁逸，有一掣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劍舞與張長史書，吴道子畫，爲開元第一。公於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旻豈亦錦韝紫幞盤馬跳躍，爲驚雷掣電狀耶？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畫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次跋云：「公行書實勝正，而其傳者獨爭坐位、祭濠州伯姪、送劉太真詩而已。此卷兼正草行三體，而大又倍之，足以展其龍跳虎臥之勢。用大金剛力護張長史心印，真可寶也。」

長史筆法原自劍舞來，魯公受法長史，復遇善劍將軍，宜其雄强勁逸也。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王氏跋二。首跋云：「余從顧氏所驟見之，恍然若未識，久看愈妙，因損一歲俸獲之。仍爲歌誌於後。」次跋云：「公此書，乍看之亦似有一二俗筆，而久之則俗者入眼作嫵矣。殆似髭聖之視羊鼻翁也。鋒勁處真純鈎鐸稍，遊絲細筆亦似鐵鑄。中間一二行小楷以無意發之，絶得晉人心印耳。跋尾楊少師有書名，乃不能佳；宋適無書名，乃致佳，此亦不可曉也。滄浪、莆田、海岳、無垢，及長睿校書，皆宋之諳八法者，皆有跋。」

誠懸書力深，此詩文率爾摘録，若不甚留意而天趣溢出，正與清臣坐位帖同法。然彼猶饒姿，此則純仗鐵腕。敗筆誤筆處乃愈妙，可見作字貴在無意，涉意則拘，以求點畫外之趣寡矣。中一二俗筆不足嗤，惟間有醜怪處，去惡道不遠，玩者亦玩其趣可耳，若傚之，恐遂成惡札。張温甫、陳白沙是其末流也。余有此石本，首標唐帖卷三，不知前二卷爲何帖，亦不知何地所刻。或云即司寇家石，然小西選帖不載，尚屬可疑。蘭亭詩文本多，此但裁取佳句，實藉誠懸筆跡以傳，余棄者遂不傳。

雜古墨跡

王氏跋一：「前二紙智永一札篇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眉山兄弟二札故當雁行。襄陽鄧文肅、班彦功、饒介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

永師臨本不讓陸平原擬古，河南斷簡亦是未央宫瓦。以蘇、米隨杖履猶可，鄧、班、饒豈應闌入其間？波斯船中恐無此等物。

道服贊

王氏跋三。「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道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評，非諂筆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黄魯直最著，魯直此書極精妍端雅，不作險側態，豈見正人書後，所謂『心正筆亦正』耶？然結法時有元人濫觴，不可曉也。」

文正非書家當行，特亦非不能書者耳，然視永叔固勝。跋謂不作天章延慶風骨，可謂善爲辭。道服贊今刻停雲館帖中。

雜宋元墨跡

王氏跋一：「雜宋、元墨跡一卷，其後乃元人跋，虎兒書耳。中間虎兒差有家風，致能亦自道爽。唯蔡忠惠奕奕神全，得晉人筆，名所以冠四家，不虚也。」

此卷不知幾人書，乃獨舉米、范、蔡，要之止忠惠一條佳耳。

宋賢遺墨

司馬諸公大率俱以人重，米氏父子似不當置此中，以品則非倫，以書又恐不甘居此列耳。既云賢，湯進之宜黜去。

蘇滄浪真跡

王氏跋一：「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漫興八絶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名姓，或有謂爲山谷道人及杜祁公者。南宋諸君子以

書法及寓吳之歲考之，定爲滄浪無疑也。按懷素自叙帖前六行爲公所補，與此頗相類，此更頹然自放，而氣亦不乏。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法而微病疏，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堂廡也。公爲杜祁公愛婿，公歿而祁公始學素草，頗有冰玉之譽，然此卷謂祁公書，尤誤也。」

永叔嘗云：「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玩蘇書，良然。字非不佳，卻不得筆勢。此跋云：「勁在筆中」，似尚未中的。

山谷浣花溪圖引

王氏跋一：「此卷山谷老人詩，故夏太常家物，毀於火中，每行下輒缺一字。太常子大理德聲補之亦佳。卷尾有文定吳公跋及手簡，要當有李文正篆首，今亦脱落矣。詩不著題亦缺名氏，而考公集有之，杜老浣花溪圖引也。」又云：「始公作草書，眉山先生從旁賞歎不已。錢穆父學士曰：「魯直書故佳，恨不見懷素自叙帖耳。」公意不謂耳，最後見素書大愧悔，以爲不如遠甚，愈刻意臨池，晚節自謂得長沙三昧。」

余未見山谷狂草，以其行書意度之，謂「横逸疏蕩饒姿態」良是。第長沙故未得三昧，此老復何從於彼偈下悟出？

山谷太白長歌

王氏跋一：「後二跋，如蕭海釣文明、沈石田啓南皆弘治間名士也。」

長沙是僧筆，山谷是文人筆，然僧是長沙短處，文人是山谷長處。

山谷老人此君軒詩

王氏跋一：「吾家小祇園竹萬个，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陳子兼方伯爲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云云。異日乞公瑕雙鈎入石，壁之杆，爲此君傳神也。」

余姊夫吕膳部通甫曾購得此卷，是王太守龍川家物。擘窠真書，筋骨甚厲而不傷態，真有籜龍坼石勢，第細看亦是雙鈎本。後又購得一卷，是臨本，而腕力弱。蔣少參汝才復有一本，則愈草草矣。司寇公所得豈其真跡耶？安得並取較之。

又一卷

王氏跋一：「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筆運，能於稚中取老，作法外具眼觀可也。」

前一卷真，此卷草，「稚中取老」，此意尚未能解。

山谷書墨竹賦

王氏跋一：「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皵斜，疏梭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爲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畫竹法作書，真善狀黄體風度，以寫墨竹賦良是一合，安得購與可竹冠於卷首。

米南宫書後

王氏跋一：「元章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於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爲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玩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宫傳繫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時爲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受彼凌奪也。」

自崇寧、大觀上至晉，幾八百年，至唐初亦可五百年，而彼時墨跡猶多存。淳化内府所藏姑不論，據元章待訪録：晉帖三十餘，唐帖八十餘。其後續見者尚不盡載，他元章所不見者恐亦尚多。今去宋元祐、崇寧不五百年，而蘇、黄、米真跡殊寥寥，蘇、黄尚曾經焚毁，米則無禁。人言米元章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而已。而元章亦自言一日不書便覺思澀，其遺跡留世者應最多。乃今米跡猶難得，不知何説。余所見惟李銀臺伯玉有一卷，「昨風起西北」古詩是真跡，遒勁有神采，然無古人沉著入木三分意。又其筆意終與蘇、黄相近，想時代使然。此兩帖余未之見，跋云一紙奕奕有生氣，當與伯玉卷同，後一紙據稱不失褚河南懸腕法，則應近沉著矣。李子法書既爲人持去不甚惜，何緣得一借觀之。

翠微居士真跡

王氏跋一：「道祖、襄陽同時人，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號也。」

跋稱道祖書不作傾險浮急態，想其爲人亦然。其不甚傳或坐此。

薛道祖蘭亭二絶

王氏跋一：「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哲裔。此帖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余。簽首有徵仲八分小字精絶，及危太素、虞伯生二跋，皆可寶也。」

「定武」石藏道祖家，道祖又最嗜古跡，應日臨數過，然傳世者少，何也？此臨本今刻停雲館帖中，亦覺力弱，彷彿形似間，不甚有骨。

宋高宗養生論

王氏跋一：「右太史姚君繼文藏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行模真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爲太上時所居宫也。思陵初擬豫章，在青冰之間。晚始刻意山陰，傍及『鐵門限』，此尤其得意筆。正書時於督策露章法一二，蓋欲以拙救熟耳。行草翩翩二王堂廡間，而不能脱蹊徑，然要當於六代人求之。繼文工八法，無俟余贅。」

思陵於字學最深，此是遜功帝遺風，然骨力似尚不及，正與米氏父子相似。紹興中虎兒直敷文，可謂箕裘世舊。

范文穆吴中田園雜興卷

王氏跋一：「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絶句六十首，蓋罷金陵閫以大資領洞霄宫歸隱石湖時作。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意。」

文穆手跡余曾見，蓋得米意多。今人率嗤宋詩，然宋人真率處卻有風致，能感動人，今人徒雕琢。宋詩如生野花，今詩如畫牡丹。

張即之書後

王氏跋二。首跋云：「張温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聞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此一絕句乃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卻於桑皮側理書之，似解人意。」次跋云：「張温甫好書少陵古柏行，余見凡數本，咸峭骨，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

温甫書佻處得之李北海，而以柳河東筋骨行之，故槎牙四出，不免墮惡道，其失乃在不得斂鋒法。少保沈蛟翁處有此公書蓮經，刻板較稍有醞藉，蓋刻者損其槎牙耳。其署書卻佳，緣字大則槎牙猶不甚刺眼，其喜作擘窠字亦以此，中嫵媚處卻近趙吳興，此是北海一派分來。

趙子昂枯樹賦真跡

王氏跋二。首跋云：「褚河南枯樹賦爲武延秀差作二王屏風脚，歐、虞之跡不與焉。其在當時珍貴可知。趙吳興更取二王結法臨之，茂密秀潤，視真跡不知孰叩山陰堂室耳。枯樹全得古籀法，真吾山房中二絕也。」次跋云：「昔人謂臨書如雙雕摩天，各極飛動之勢。余得褚河南雙鈎真跡，與此卷對之，雖形模大小不甚異，而中間行筆絕不同。褚妙在取態，趙貴主藏鋒。褚風韻道逸飛動，真所謂謝夫人有林下風氣；趙則結構精密，肉骨匀和，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若『買褚得趙』，當亦不失所望矣。」

凡臨書或取態或取勢，大概以意求之，於位置間不能無毫釐失，果得其意，則失亦似矣。此臨褚，則惟點畫真行

處不改換面目，其結體遺筆全是自運，不知何爲亦標曰「臨」？然比之自書，卻稍近古雅，豈魯人之學柳士師者耶？

趙吳興小楷法華經

王氏跋一：「書法華者人以十數，獨趙吳興爲勝。而此卷乃吳興自用了願者，以小楷書精繭，蓋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者也。第二卷缺，爲明夏太常昶所補，尤圓潔可愛，吾弟其善護之。」

此本是敬美所寶，余曾寓目，細筆方匾體，每字起處俱有折鋒。敬美指示余，此蓋字字相連不斷勢，匀熟有餘，然不脱寫經手氣。此云「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余未敢附和也。夏太常補一卷是二沈餘派，謂「尤圓潔可愛」，亦所未解，豈過篤友於？遂忘其曲筆耶！

趙吳興大通閣記

王氏跋一：「文敏書此記，晚年最妙筆，佛地位書也。元人跋至三十餘，皆具八法，蓋時多能書而又好事，非今人所可及也。善屬付善護持，吾弟其愛惜之。」

此卷與前卷同日觀，字幾如錢大，展卷光彩射人，絶得歐、虞碑碣法。雖微帶肉，而骨力圓勁，媚姿自肉中出，猶是本色。惟骨法令人改觀，筆縱而不肆，殆如半空擲下，起收處皆莫得端倪，點畫一一得所，不若他碑之漫排置。謂是晚年最妙筆，良然。此是長洲伊家故物，乙亥歲伊客部在庭至京，欲以宋人胡笳十八拍圖易之，敬美不應，伊亦曾以圖示余，乃臨本中最低下者，價不能當三十一，孰與易也！

趙吳興心經真跡

王氏跋一：「吳興書是蘭亭室中無上三昧筆。」

吳興書信佳，然謂與般若經俱入三昧，則似過。

趙文敏行書

王氏跋一：「作書有全力而無先意，乃得佳耳。此卷趙吳興行書二贊二圖詩及跋尾凡二百三十二字。李北海法十四，米襄陽法十六，而妙際時以大令發之。卞華伯以眉山贊語跋之，亦似見一斑者。立春日題此，覺芳英爛漫筆端。」

松雪在當時，聞一字白金五分，此跋云「二百三十二字」，豈論價耶？然亦止十一兩餘耳。趙筆法全得之右軍，其寫碑乃參用北海，拖曳法襄陽、大令，恐不甚似「有全力而無先意」。行押法信如此，若正書或不然。筆陣圖固云「意在筆前者勝」。

趙子昂二帖後

王氏跋一：「昔人評趙吳興書如丹鳳沖霄，祥雲捧日。余謂正書不足以當之，獨以尺牘行草得山陰父子擫拓法，而以有意無意發之，蓋不負此評耳。」

子昂尺牘果佳。

趙文敏篆書千文

王氏跋二。首跋云：「新安吴孝文示余趙文敏此卷。」次跋云：「吴生以趙篆千文乞余跋，文敏此書極精整有意，出徐騎省周右丞上，絹素用織成烏絲闌，是南渡後修内司物。吴生别二歲所，乃在余質庫中，驚問主事者，得四十金用爲豪具，徑去不顧矣。昔盧節度從山北盧匡求右軍借船帖一閱，渠寶之，但許就視。盧除潞州，行三舍，客有攜此帖云，有一郎君求售。盧驚惋還之，不復問。吴寶此書，不移時而其身不能有，何況盧氏子也。余自是不以爲合浦珠而以爲楚人弓，姑識之耳。」

余不解篆書，第微識其意，若能用之真行草間，良是妙境，必欲真作篆，恐終是畫鬼魅手。宋以來惟徐騎省庶幾。若文敏篆，恐不免似杜工部以詩法爲文耳，果能出騎省上哉？吴生盧郎事略相似，夫挾青蚨者不乏，何乃即歸之二公？想以二公有企慕意，冀其易售耳。「無見所欲」，難哉！難哉，盧節度還之不復問，是佳事，司寇公乃遂有之，似少愧盧。若云責在主庫者，此則郭翁伯斷舌律也。第吴甘心爲豪具。山北郎乃是盜父物，其起因不同，合浦珠楚人弓二語，便是公案。

鮮于伯機兩卷

王氏跋鮮于伯機千文一：「鮮于伯機草書千文，初展卷間不能大佳，久看始覺其精警有筆外意。跋尾楷書數行，輕纖自媚，乃謂是五十以後筆，豈亦有明遠、文通之恙耶？」王氏跋鮮于伯機詩紀真跡一：「余所有困學遊高亭華巖記及詩真跡數千言，見鐵綱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唐人家法。即與文敏鞭棗中原，不知合置誰左？」

先伯父都督公有伯機草蘭亭石刻，今在從子處，龕爲卓屏，其書祇是圓熟，筆力亦不弱，但無一種出塵意。若

子昂則入眼媚色照人，何可相比？趙以己書二紙易鮮于一紙，當是時名已成，故爲此，以推重困學意。若謂易一紙焚之，則是以入宮蔽目子昂，或不應爾。

楊鐵厓卷

王氏跋一：「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内，餘名往往藉客。今其文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婦謡，此亦可窺也。」

鐵厓公余曾見用墨頗重，亦有紛披老筆，然恐非書家派，當藉詩以傳耳。

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後

王氏跋一：「右包參軍家藏宋太史書鄭生名解，示余，按書述稱太史父子不失邯鄲，此書行筆極蕭散，而有純綿裹鐵之意，似非規規學步者。太史名濂，鄭生亦名濂，豈古所謂慕藺齊莊之遺耶？則其文該洽辨核固宜耳。」

太史書醇古入書品，鄭濂名解，潛溪集未載，近聞有刻太史全集，不知搜及此否？

宋仲珩方希直書

王氏跋一：「參軍又出二紙，其一爲中書舍人宋璲仲珩，其一文學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希直嘗評其書謂如「威鳳冲霄，祥雲捧日」，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見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辨，蓋永樂有禁。收公筆札者同罪故耳。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伏節，其職若今之侍讀學士

者。因附記之。」

人謂仲珩書勝乃公翁，似不然。仲珩饒態然稍疏，景濂較有醖藉。方希直書未見。

宋克急就章

王氏跋一：「余往與徐獻忠先生論書法，歎章草自二王後僅一蕭子雲耳。國初宋南宫仲温可補述者，然彼險太過筋距溢出，遂成佻下。先生笑謂『余家藏仲温急就章二百年矣，蓋不露筋距』，舉以乞余。賻零落若追蠡，而絹墨幸不敗，結意純美。余欣然重表錦之，以爲徵誅之後獲睹揖讓。偶取葉少蘊刻皇象石本閲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此豈亦仲温手臨象本耶？」

章草不難學，難精，第亦人所難識。去篆隸殆不遠，徵誅之後獲睹揖讓，良幸。然魏文不云乎舜禹之事我知之矣。看皇索兩帖是何等筆法。

宋仲温書畫帖

王氏跋一：「宋仲温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微涉佻而尖。此書畫帖遂能藏穎，古法藹然，大抵不經意乃佳耳。」

仲温作字僅能不俗耳，無晉、唐筆意。弇州每推許之，殆所不解。

俞紫芝急就章

王氏跋一：「錢唐俞和子中頗得趙魏公三昧，此帖以宋經箋紙，用章法書急就章，古色藹然，令人不忍釋手。按章法自

皇象、索靖後，惟右軍父子豹奴孫權。子中獨能尋考遺則於斷墨殘楮。昔孔北海思蔡中郎，見虎賁貌類者，輒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紫芝急就以存古章法，則可；跋引皇、索、右軍父子爲論，過矣！虎賁似中郎，卻是切論。

凌中丞金剛經

王氏跋一：「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中，若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之三昧。蓋百餘年而後歸之公孫比部云。」

「鐵門限」筆皆自空中擲下，最勁而整，謂中丞全用此師筆，乃以圓熟目之，三昧安在？戲題一偈不得鐵限法，此則寫經手，果得鐵限法即應勝蘇、趙，作不鐵限法正是凌中丞。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王氏跋一：「余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竦側，而用筆重，翩翩若迅鵲。全本筆極微，而秀媚儇逸姿態不可言。公仕仁宣朝，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留侯像，能不慨歎。己巳，余來吳興，公之諸孫工部君寶藏之，間以示余，因識其後。」

長洲章氏摹刻洛神全賦，後有王摩詰、薛河東印，不知母本在何所。中丞所臨豈是耶？余猶疑其出懷琳輩手。若十三行，固佳。

沈民望書姜堯章續書譜

王氏跋一：「沈民望以一書遇人主，備法從；更百五十年，乃不能與操觚少年爭價，問之，人有不識者。」

二沈氏弘治以前天下慕之，弘治末年，語曰：「杜詩顔字金華酒，海味圍棋左傳文。」蓋是時始變顔也。余童時尚聞人説沈，今云或有不識，想吴子然耳。出吴境，即希哲、履吉恐亦有不識。

天全四帖

王氏跋四。首跋云：「人謂翁書由米顛來，非也。其道放波險全得長沙面目，神彩風骨亦自琅琅，惜結體少疏耳。」次跋云：「靈巖聖遊記云此卷爲劉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書筆勝法，亦往往稱是。卷首沈啓南畫，足爲玆山傳神。劉西臺、祝參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三跋云：「天全出入長沙、襄陽間。」四跋云：「此卷蓋貽吴江史明古者，後有吴文定、沈啓南二跋，亦可寶也。」

謂翁書由襄陽由長沙皆未然。元末得筆，謂筆勝法，亦未是。祇是天分高，略涉獵古帖，遂以意行之耳。神彩風骨良不乏，其横逸處，正與蘇滄浪相似。

名賢遺墨

王氏跋一：「跋中名賢自宋文憲公景濂以下共三十七人。太宰魏文靖公仲房，新建侯王文成公伯安，學士解公大紳，宫保吴文定公原博，祭酒李文忠公時勉。詹事陸文裕公子淵皆王跋中所推。」又云：「山谷老人謂王荆公書簡遠。黄長睿

謂章申公惇楷法妙入魏、晉三昧。米海岳謂蔡魯公京及弟開府下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細苑翰今無一存，即有之，亦不能售數鐶之直。而韓范歐富率然之筆，人尚以拱璧視之。友人笑曰，若是爲拙書解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名賢手跡得一睹良快，高崇文、宋之問善諭也。魏文靖署書有名，王新建筆法恐不在宋、解、吴、李、陸下。

三吴楷法十册

此十册公嘗以借伯玉，余得縱觀之，大都不甚佳，内惟祝希哲、文氏父子、履吉等諸名家，間有可觀，然亦非得意筆，似是凡佳者皆别爲獨卷，稍次者乃退入此册耳。册各有手跋語，與此又稍不同，此想是後定稿也。

第一册　王氏跋一：「第一册，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璧，華亭人。國初以書名家。沈民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望大理虞書・益稷篇，字小如文東。余每見二沈以書取貴顯翱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稱之爲我明右軍，而陸文裕獨推陳筆，以爲出於其表。今一旦骈得之，足增墨池一段光彩。然是三書皆圓熟精緻，有黄庭廟堂遺法，而不能洗通微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則妙矣。蓋所謂『雲间派也』。」

陳文東、二沈其筆法大約圓熟二字盡之。宣、正間，直兩制諸公多用此法，手跋云：「此所謂雲間派，不得歐、虞手腕法。」伯玉云：「蘇人好立門户，纔隔府便指作别派。」既又云：「無怪蘇人，彼各有師承，或鍾、王、歐、虞等，必宗一家，所執皆古法，所以今人不能屈。」兩語皆中的。然余在客部見四夷持來辨驗諸敕，洪、永間間作歐虞體，甚遒勁可愛；宣、正至成、弘多沈體，亦間有姜廷憲筆，若趙體則自國初來皆有之。趙體間作行書，尤覺神彩飛動。玉璽朱色皆若新，惜不令司寇公見之。

第二册　王氏跋一：「第二册，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册文，字差細而筆老，獨不勝其佻健，蓋摹褚而用之以米者也。東原生傳差精謹，當是中年筆。周伯器跋有微致，其人即周疑舫也。錢原溥陳氏墓碣銘，遒迅，然欠雅，是宋仲温遺構，雲間人至今倣之。吴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含蓄不露，佳手也。蔡九逵嗣命議，書雅健而辭不甚佳。陸子淵二柬在真行之間。元玉小而不楷，錢、吴、蔡楷而不小，聊備一家云爾。」

徐武功微有風采，吴文定負書名然不得長公氣骨。陸文裕二札稍佳耳。

第三册　王氏跋一：「第三册，祝京兆賦一首，雜詩三十首，後序一首，少年時稿耳，楷法甚精絶，間以小行，若草率不經意者，而具種種姿態，可寳也。又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稍似經意，多大令風格而近纖長。」

祝京兆書秀媚出塵，細玩盡有姿態，然醖藉未深，謂是少年書，良然。

第四册　王氏跋一：「第四册，祝京兆黄道中字致甫説，用秃筆作楷，而間帶行法，純質古雅，隱然欲還鍾、索風。道中即吾故人淳父姬水也。爲其尊人五嶽公乞集序，以此爲贄，余固辭，謂『此汝南家乘，奈何異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吾汝南家乘乎！』爲一笑而留之，因記其語。又赤壁賦，勁挺從褚河南來，而結法微佻。約齋閑録序出入鍾太傅、王大令，古法鬱浡指掌間，而雅緻精密，削去畦徑，與黄道中字説皆晚歲筆也。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昔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此秃筆非京兆孰敢書以贈人？然淳古雖有餘，而轉折處未匀淨，終是爲秃筆所累，閑録序，固佳。

第五册　王氏跋一：「第五册，爲文待詔徵仲小楷甲子雜稿，凡詩四十七首，詞四首，文八首。中亦有率意改竄者。楷法極精細，比之暮年，氣骨小不足而韻差勝。詩亦多楚楚情語，如元日梅雨言懷、無題、夢中諸篇，皆晚唐南宋之佳境也。聞之吴人，待詔每新歲輒書舊詩文一册，至老無復遺。而没後分散諸子。有徽人某子甲，以四十千得廿册以去，今不知所在。此本乃故人子售余，爲直十千，因留置此，比於吉光之片羽耳。」

余在項子長少參見待制所録詩稿數衺，是行書，其云每年録舊語正同此，乃是小楷，稍爲難得。

第六册　王氏跋一：「第六册，文待詔徵仲小楷，其一，爲余書早朝等近體十四首，用古朝鮮繭，結構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考據詳核。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晝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爲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鷄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筆。考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其五，致仕三疏，中有竄改，當是稿草，而精謹乃爾。令人作顔平原想。吾所綴集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真吉光鳳羽，緝而爲衺，後人其寶守之。」

此徵仲小楷，足可壓卷。其淳古處少遜希哲，而秀媚精密過之。大率行草希哲勝，楷法徵仲勝，世人多重行草，徵仲歿後，名少衰，以其用行法作草，又或一律乏諸變態耳。

第七册　王氏跋一：「第七册，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楷，得鍾、王筆意。張琴師傳亦類之。其下指極有媚趣，微傷自然耳。退之琴操稍大，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遒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跋尾仲蔚與家弟評履吉書，若訟而各有致，并存之。」

余絶愛履吉小楷，曾見有極遒媚者。此數章似俱未甚快。

第八册　王氏跋一：「第八册，文壽承書五子詩，是于鱗輩初年作，蓋未絀茂秦而進明卿也。休承書養生論。二君號太史箕裘，然壽承覺淳古，休承雖自清俊，結法微佻下。彭孔嘉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率更内斟酌，温潤秀勁，光彩射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許元復一紙，老筆圓肉流俊，而所書龐居士傳語尤可喜。是四君者，僅一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後五子者復失其六，每一展卷，輒爲噫歎！」

壽承五子詩，精謹有法，小變乃翁體，然尚不及晚年之舉止自如。孔嘉廣五子詩是顔派，猶覺拘而未暢。休承

有一種脱塵氣，王家馭絶重之而貶壽承，蓋由待制風浹閭里，彼處凡夫庸子皆能作文家體耳。其實壽承竟是當行，人謂待制之長，壽承傳字，休承傳畫，不虚也。許元復法，亦出顔而微帶肉。

第九册　王氏跋一：「第九册，陳道復千文，此君書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兼得之。陳子兼三槐堂銘妍秀而微少骨，蜀中詩古雅而小遜態。陸子傳二歌出麻姑壇，遒麗肉滿，覽之燁然。然是二君最合作書。王禄之與其師尺牘，亦自佳。俞仲蔚前後雜詩二幀，共二十二首。諸與余倡和者是晚年筆，稍縱而有誠懸腕。寶劍篇以下是二十年前書，尤精婉可愛。詩亦多警句，故並存之。」

陸子傳作麻姑壇體絶精整，其行款及字大小俱倣麻姑式，宛然魯公遺意。覽至此，頓覺神爽。子兼、禄之書皆本趙吴興來，骨不勝肉，是縉紳中名筆。道復千文亦不俗。仲蔚筆力頗勁而字形不甚悦人，亦未純是柳，然有半空擲下意，以古法論，當右仲蔚。

第十册　王氏跋一：「第十册，顧德育牡丹一賦，酷有徵仲家風。黄淳父前長篇一，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周公瑕詩二十章，用筆精雅有法。袁魯望十五章。莫雲卿十四章，王舜華十二章，吾所不敢深論。若魯望之流利，雲卿之濃婉，舜華之輕俊，皆菰蘆中翹楚者也。最後得張伯起唐人數詩，伯起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冢，雖天趣小濁，而規度森然矣。」

公瑕、雲卿、伯起皆余與往還者，公瑕作率更體甚遒整，作吴興體最沓拖壓人，而每好作吴興，不甚作率更，不可解也。此二十章是本色，而微參以率更意，筆肥而骨勁，足稱合作。雲卿善用墨，最濃而最流動，後數年益進，此尚是未進時筆。伯起懇懇趨古名家自矜。此云「天趣小濁」，恐伯起聞之未快。顧德育、王舜華吴中常體，黄淳甫書，蘇人謂帶邪氣，然用力亦深。袁魯望小變吴體，士夫之能書者獨無奈何伯穀。

李文正陸文裕墨跡

王氏跋一：「儼山先生賓應雪夜玩月歌則出入北海、吴興，雄逸超爽，有秋雕春駿騰騫絶影之勢。陸之與李，歌辭不妨衣鉢，書法更自青冰也，因合而藏之。」

西涯翁在位日，書名震海内，篆書姑置勿論，行草亦清勁有筆，第微帶邪氣。彼時大夫書多作此形狀，蓋幾日用不知矣。儼山翁精究八法，於瘦硬中露秀媚，亭亭獨上，但尚未是當行耳。謂勝李果然，謂出於李或未然也。以青冰目之，恐陸未服。

張東海册

王氏跋一：「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

東海翁筆勢飛動，自是顛旭狂素流派，遺筆處殆如雲行電掣，安得云緩弱？惟未能去俗，凡俗體、俗筆、俗意、俗氣，俱不免犯之，蓋亦爲長沙所誤。

李範庵卷

王氏跋一：「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純綿裹鐵，視祝京兆不愧冰青。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遒勁有生氣，可重也。」

司寇公稱貞伯眼底無千古，至目趙吴興爲「奴書」，然余嘗見其數札，大約從二沈來，亦間作賓之、原博脚手。

夫學古人何名爲奴？若從風而靡，則真從者氣習耳。如今人恥先秦兩漢不學，或拾歐、蘇餘芳，乃自矜舍筏，其失正同。

雜帖

王氏跋一：「吴文定之眉山，沈啓南之豫章，僅得其似耳。京兆翩翩時有大令風度，文待詔中年筆微涉佻而韻頗勝，履吉善取態，俱可録也。」

希哲、徵仲、履吉是吴中「三絶」。文定書以爵顯，啓南書以畫顯。

祝京兆灌木圖歌卷

王氏跋一：「祝京兆書名薄海内，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來。獨此卷徵仲灌木圖歌時有大令遺意，雖極縱放而結法不疏，運腕極勁。卷後王履吉跋、黄勉之歌皆可重也。圖今在徐氏，大可丈餘，徵仲生平得意筆，上有京兆書作擘窠大字，怪偉動人，因附記於此。」

京兆腕本勁，第間失之疏，此云「縱放而不疏，允爲合作」，豈徵仲圖如裴將軍舞，能發京兆筆勢耶？圖上大字更怪偉，不知是大令筆？豫章筆？

京兆雜詩艷詩

王氏跋一：「希哲辭多青閨中廋語，令人絶倒。宜從褚河南瑶臺美女，不當作秃師屈强筆也。淳父乃以豐麗賞之，得非

取駿於驪黄之外乎？」

款曲中度語是京兆詩本色，秀媚中逸態是京兆書本色，若作屈强老筆，豈故矯其枉乎？然則何不作昌黎、次山語書之。

祝京兆季靜園亭卷

王氏跋一：「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横變化，莫可端倪。然書道過此則牛䰠蛇神矣。」

枝山筆微似大令，縱牛鬼蛇神終是豫章非顛長史也，然渠此種草卻易僞。

祝京兆卷

王氏跋一：「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楊少師、豫章、襄陽來，而疏瘦横放不求盡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字尤道偉，中有贈關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書法於古人何必盡合，既云楊、黄、米，安得若出一手？當是與希哲而四耳。關西太初，司寇公想亦重其人，故特點出。

祝京兆秋興八首爲王明輔題

王氏跋一：「祝京兆書本作顛旭，時時闌入顛芾中，此卷書少陵秋興數行後，天骨遒發，幾與波浪兼天、石鯨鱗甲語爭雄長，小展視間，太行諸山忽若奔動，爲之一快。」

京兆於顛史不近，狂僧稍近，然取姿處多，要非的派也。顛米態彷彿似之，用筆亦不類，若謂素骨而芾姿，庶爲定評，顧又恐許京兆太過耳。京兆好書中晚詩，此書杜老秋興，固自難得，更覺與墨池增勝。

京兆雜詩卷

王氏跋一：「祝京兆此紙雖出山谷、海岳，未復遒勁，正如三河少年，躍馬自快。然是正德間筆也。」

「三河少年，躍馬自快」兩語，可謂善論。

希哲草書月賦

王氏跋一：「希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參以雙井逸趣，超千載而上之，尤可貴。余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跳盪健鬥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此卷爲故毛光禄書，光禄嘗刻之石。」末云：「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自國初來，諸書家多書珍寶中文，希哲乃好書月賦，當是漸作。獻吉解此賦良多俊語，第突起説「初喪應劉」不知何意，雖古人無忌諱，亦何必乃爾。素師、參雙井、王謝子弟、「祭將軍」，評希哲最當，「物能閱人」，大是閱世深語。

祝枝山李詩

王氏跋一：「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耳，佳處亦多大令筆態。獨此卷太白上皇西巡歌五首，因禿管淡墨之勢

而用之，狂怪怒張，結構不疏，復饒飛白遺意，駸駸乎二氏青冰矣。卷在江西程生所，余以京兆他書數紙、文太史書一紙、畫一紙易之。亦用米襄陽故事耳。」

「京兆旭素書」，信是確論，然此語凡學古人者皆可加，不獨京兆也。若以禿管淡墨遂謂爲二氏青冰，則是希哲殫平生力翻不如敗毫殘煙矣。恐無但二氏未心服，希哲必且屈强，即毛穎、陳玄亦將有後言也。元章與人易書畫，自謂「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今司寇公亦此意否？若程生則恐是爲徇知屈，但得取數多聊自寬耳，然亦可見是軸之勝他卷矣。

祝京兆真跡

王氏跋一：「昔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此非公言也。張長史與顔尚書同學隸，不勝，去而爲草。吴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爲畫。楊惠之與吴同學畫，不勝，去而爲塑云。」

右軍才略豈云以書掩之，正自以書顯耳。許元度、孟參軍晉代固不乏也。祝京兆之文章亦然，使書不工，孰是瓿頭取敝籍視之哉！張長史授顔尚書筆意，唐人所記甚明，此云「張與顔同學隸，不勝，去而爲草」，不無矛盾。且郎官壁記真書出顔上，何謂不勝？當是譽楊惠之者假兩公爲重，巧爲此説，不足據。

又祝真跡

王氏跋一：「祝京兆草隸奕奕絶世，惟李獻吉詩、沈啓南畫可以配之。濟南諸公後出，幾令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能逾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默，王履吉類徐昌穀，敗筆絶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於徵仲。」

獻吉詩、希哲書、啓南畫，果是「三絶」。獻吉何嘗失盟主？第以晉楚爭强，遂忘齊桓耳。五霸桓公爲盛，終是定論。嘉靖末年，履吉字佑，遂在希哲上。好古者又或首舉豐人翁，然要之行利皆通終當歸希哲。余不解畫，獨妄謂啓南未必擅場。戴進、吴偉亦自嶽嶽，彼各有流派，啓南格雖入妙，然多行書筆，譬之米南宫終身無楷也。時吴、戴不能詩，品稍俗耳。唐伯虎若在，恐亦未甘居第二。

茂苑菁華卷

王氏跋一：「吴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雲卿得此殆若狐腋之粹白矣。昔蔡中郎篋論衡而談驟進，雲卿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爲人搜作藝林公案乎。」

道復書亦豪勁有姿態，第無古法，謂之「散僧」良然，亦祇可參禪耳。祝、文及王自是吴中三名家，道復或未可等倫。廷韓書後益工，然别有解，不從此四君來。

文太史三詩

王氏跋一：「文太史八十四時，爲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以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體復不疏。三詩濃婉不在温飛卿下，唯明妃曲爲永叔所誤，不免時作措大語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衡山翁書絶有古法，筆力甚蒼勁，以不經意出之乃更妙。在日名絶重，卿相無不折節，下至婦人童子皆知之。乃今歿後四十年來，人遂或不購其書，此皆肉眼以目皮相耳。若於書學稍究心，見翁真跡，必當斂衽下拜。

文太史四體千文

王氏跋一：「文待詔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隸耳　獨篆筆不輕爲人下，然亦自入能品　此卷千文，四體楷法絶精工，有黄庭、遺教筆意，行體蒼潤，可稱玉版、聖教，隸亦妙得受禪三昧。篆書斤斤陽冰門風，而皆有小法，尤可寶也。自興嗣成此文後，獨元時趙承旨及待詔能備此衆體，惜少章草耳。」

待制真行自佳，無容言。若四體恐終係强作。云「沾沾矜隸法」，想稍能熟其體耳。篆書倘遇生字，或不無旋檢篆韻。

文太史書進學解

王氏跋一：「史稱昌黎爲進學解，執政憐而奇之，遂以省郎知制誥。然此文雖跌宕，終不能如東方子雲雅質而饒古意，文待詔書法出聖教序亦然。」

退之此作，雖古質處微遜客難解嘲，然能别出意，不重墮達旨釋誨煙霧中，較量身分，固在倩雲伯仲間。若待制書之於聖教序，則尚隔數塵，恐難與昌黎並論。

文太史絶句卷

王氏跋一：「文待詔此書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骨遒爽殆似過之。諸絶句如『老病迂疏非傲客，祇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徵仲書中年類松雪，晚年益以豫章法，更覺遒勁有神。若詩則原係白傅派，絶句尤多逸趣。

文太史三體書

王氏跋一：「三體書擬豫章尤妙，惟作米筆差不似耳。」

待制自謂早年效玉局作字，然玉局淳古，待制秀媚，不得其真，惟得其偃筆肥墨耳。晚年縱筆豫章，形不似而神似，其險側飛動有墮石裂冰之勢，與敚蘇處意正拗。若襄陽則標格原殊，奈何得似也？

趙飛燕外傳

王氏跋一：「文太史小楷書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真跡也。余乃丐尤子求作小圖，凡九段，繫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吴興遺意。周公瑕後爲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楷工絶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云。」

伶玄此傳文絶奇，柔曼中清骨玉立。徵仲秀骨，公瑕丰姿，各得一斑。又徵仲近飛燕，公瑕近合德也。尤求畫亦是周昉遺風，皆雅相稱，惟仲蔚蒼險筆未免似賞花烹茶，若以書高士傳則庶幾矣。

徐髯仙墨跡

王氏跋一：「金陵少臨池者，知顧司寇、陳太僕皆得意而不得法，最得法者徐子仁，然好堆墨書，離披擁腫，不能免『墨猪』之誚。此卷雖極濃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態，是最合作書也。子仁行世最少，君其寶藏之。」

子仁書行世亦不少，第挂幅多，大概亦是松雪派。

雜書畫册總跋

王氏跋三。首跋云：「前後序及題畫八分皆文徵仲手書，精絶之甚，第不及晚年鐵腕耳。」次跋云：「吴中一時書法盡此矣，惟祝京兆妙得晉人法，趣嘗有餘。王履吉、陳道復皆少年筆，與晚歲全不同。」三跋云：「吴中文士盡於此矣，語豈遂無一佳者？乃知此道之難也。」

弘正間吴中文果卑弱不可讀，若詩句恐尚有一二佳者。以當陳王少年筆，或不辱也。祝書法果獨絶，徵仲小楷即出少年時手腕，固猶勝其文耳。

王履吉五噫圖歌

王氏跋一：「履吉五噫歌雖倣自平子而能用己意發之，復有文伯仁繫圖，伏日一展閲，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臂矣。其用筆秀雅，絶得尚書宣示、樂毅論遺意，獨中間一波倔强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療也。」

歌倣平子，復有伯仁爲之圖，豈生平所歷勝地耶？抑即吴中名跡乎？「伏日消得紫綾半臂」，據跋，當是自詩及圖得之，然使非履吉墨妙，恐清寒亦未必侵入公肌骨也。履吉書傚虞永興，其一波倔强正自王彦超重摹廟堂碑來，若得唐拓本傚之，當無此失。

王雅宜書雜詠卷

王氏跋一：「履吉行草自山陰父子來。王元肅云：『履吉作此時病已甚，然時時偃臥，以指畫腹，曰祝京兆許我書狎主

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心如此，何必鍾太傅可念也。」

履吉行草得之大令爲多，若右軍恐不甚似。病中猶以指畫腹，蓋酷意在書矣。吴人言履吉「書日進，詩日退」，不虚也。

王履吉白雀帖

王氏跋一：「履吉先生養痾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拏舟追及之，因以二丈許桑皮縱筆滿卷爲贈。蓋月餘而履吉物故，當是絶筆也。又二十餘年，而元肅爲雙鈎入石云。」

余有此石本，是徑三寸餘行書，而間用素師自叙法，忽出一二行徑五寸字，米元章亦時有此法，大約由縱筆中乘勢爲之耳，若稍有意，恐遂不入格。此幅全是大令風骨，微出入永興，比之平日筆，更覺顧盼有姿。履吉年不滿四十亦既臻此，使天假之年亦何讓祝京兆？蘭摧玉折，可痛可惜！詩稱「緘書報不遇」，此云訪，或係誤。余在禮部時，與沈瑞伯、王家馭同觀此帖，瑞伯書法主趙吴興，甚不取履吉，曰：「此帖有何佳處？祇是取媚時眼，絶無古法。」瑞伯去，家馭曰：「此終是佳筆，何得云爾。」家馭又謂「此跡今歸王陽德參知，陽德宦吴中得佳跡數種，此其一」。今觀跋，當是庚午歲後公以贈陽德耳。失弓得弓，何必在我，此猶龍公去其人之論。然此卷書者王姓，所贈者王姓，購得者王姓，今轉贈者又王姓，則是終未能去其楚耳。書訖囅然。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王氏跋一：「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於自運；惟古别離、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於虞永

興，亦似文通擬古，書法姿態既備，結構復不疏，蓋晚年得意筆也。」

擬古惟文通最高，無但陶、謝諸章，彷彿逸少擬宣示，即遠別離、李都尉猶是米元章摹書手。若履吉之於永興，則稍得其層臺緩步遺意，尚乏骨力，果出得意筆，亦是文通自運詩耳。

馬太史卷

王氏跋一：「此卷爲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楷，遂無一筆放軼，蓋余酒間嘗譏之故耳。」

孟河公書學懷素，尤主聖母碑，然失之太狂，其狂亦多出有意，以故雖稍有逸態而乏雅趣。此卷皆行楷，謂以酒間譏之而然，良然。渠有一行卷贈先公，亦皆小行楷，亦緣先翁不喜其狂草故然，卻是捨所長就所短。卷在余手，後爲人持去。

俞仲蔚書

王氏跋一：「俞仲蔚舊爲余小楷歌行一紙，行草及大書古選體各一紙，合爲卷，藏小酉館云。子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批尾還之，物固有遇不遇也。」

仲蔚書自米氏派來，骨力古勁，而形狀不甚悦人。司寇公與交最厚，至於書有存有不存，其評語又或與或不與，不知何説。物固有遇不遇，若仲蔚書，恐藏小酉者未足爲遇，其歸之他人者，或未爲不遇也。

俞仲蔚書金剛經

王氏跋一：「余見褚石本，又於項吏部處見柳真跡，皆小楷，而柳尤勁挺有風骨。今年春，仲蔚爲余書金剛經一册，微用米顛筆，而八法種種不乏，其得柳爲尤深云。凡書金剛經者，眉山、吴興並仲蔚而三，皆法寶兼墨寶。」

仲蔚果有柳、米筆，若書金剛經，謂與眉山、吴興皆爲「法寶兼墨寶」，則似過。

淳化閣帖十跋

第一卷　王氏跋一：「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間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鶚視』，孝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黄伯思謂安軍、破堽、數朝三書，糾繞若出一手，定爲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錘，何以無半册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文皇大笴白羽取天下，籠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間，工篤若此。伯思謂弔江叔藝韞二帖爲高宗書，核矣。謂枇杷、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吾意唐諸帝若高若中者，不當辨菽麥。高既工八法，中復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懷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耶！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漢章帝殘闕千文，謂是集古章草，如聖教序類，良是。字稍存體式，殊乏古趣，大約唐人所爲。字形大小正與石刻急就章相似，疑即是集急就爲之，第末及字字細證對耳。卷首想標曰「漢章草」，因訛傳爲章帝書，亦不知誤自

何人，未必係王著妄署。章草名當即由託始急就章耳。張懷瓘謂「章奏中用之」亦一説； 其云呼史游草爲章，因伯英草而謂，則是也。長睿謂杜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或未確。東書堂遂改爲杜操書，尤無據。晉武書，元章定爲孝武，長睿據續帖中炎報帖筆法與同，駁其誤。余未見續帖，不能懸斷，然元章於李瑋家見武帝帖，云字有篆籀氣象，豈與此筆法異耶？ 西晉無他，宣帝即係仲達，此則漢、魏間書矣。起稱之日，非宣帝名，何緣傳爲宣帝書？ 宜在闕疑。晉元後一帖及孝武札俱佳。明拙、康稚，俱不佳。安軍、破堽、數朝三書，筆勢若一，長睿指爲僞作，緣渠曾於秘館見有倣書一函，蓄此疑在胸中，故動作無非竊斧耳。六朝革命雖多，而時不甚相遠，一時氣習亦多同，無但帝王摹前軌，即諸名士皆然。即如詩歌，使錯置之，雖精鑒者恐未必能別。鄭修容帖與破堽筆勢亦相似也。唐文皇心手右軍，其書允爲帝中第一。弔江叔、叔藝韞二帖，長睿辨爲高宗書，於事既核，其筆法亦微不同。如得大内書、懷讓兩帖，筆意清勁，得右軍法，的是文皇書。使至一帖末署名，是少年書，微有未蒼勁處。若比者、昨日數帖，字稍大者，乃絶類虞永興。米顛所謂學虞行書是也。枇杷、移營二帖，長睿疑爲高宗，想以筆弱故。此則係揣摩，似猶未確。司寇公謂高及中不當辨菽麥，中宗誠然，若高宗則非特八法紹箕裘，其政事亦有昭考遺風，惟後爲椒宫所製，遂爲人嗤笑耳。中五言皆出婉兒手，何嘗有一竅！長睿謂宣帝子有叔慎無叔懷，「懷」「慎」二字疑似，應係摹誤。謂宋明帖「報休祐」宋史「休祐」訛，今帖中「祐」字甚明，則當是餘論板刻誤耳。

第二卷　王氏跋一：「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爲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潤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挐攫。』今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跡久絶，疑爲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疏，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爲大令書，又以爲張融思光，巵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黄伯思謂崔子玉，爲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爲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爲大令臨書，長風帖爲逸少少年時書，卻琅琅可

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贋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棱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彦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僞。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骯髒廉棱，獨表光絶，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虚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正是倭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真，噫！亦輕於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縱復贋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於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眠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

此卷書多佳，伯英知汝殊愁下二帖並第十卷大令桓江州下八帖，米謂俱係伯高。黄則謂此係伯高，大令帖乃伯高、藏真等僞作。然知汝及大令諸帖，雖過縱肆，卻俱是晉人筆法，秀媚有姿。若長史則惟是蒼勁，或兼有糾繞。如今欲歸、二月八日兩帖，乃的是伯高筆。內「憂」字作長勢，尤是髮濡真態。伯英妙跡既絶，此帖有「祖希」等語，當並十卷八帖，俱子敬書耳。子敬幼學於父，次習於張芝，其逸氣超邁應得於伯英者多，故書斷論伯英書謂惟子敬明其深指。梁武及袁昂評伯英書，云「憑虚欲仙」，云「驚奇」。今司寇公舉「清潤縈洄」、「龍獸騰攫」等評，謂此帖法具有之，然此乃張懷瓘語。懷瓘，開元間人，伯英書貞觀時已絶踪，懷何由見之？亦是以夢證夢耳。八月九日章草，古勁中含逸趣，或是晉人臨筆。右軍臨宣示，大令臨白騎，皆有的據，無容贅談。長風帖爲逸少書，以札語得之亦是。總之鍾六帖俱佳，子玉賢女、世將廿四日，軟而近俗，果僞筆。皇象幽州箴古勁而虚和，所謂「恭而安」，真是神品。後一表稍弱，或臨或摹不可知，然亦佳。張、王兩巨公雖風棱高利，然構法稍疏，以係晉人，故落筆

不塵耳。元子亦然，獨處仲素以豪上聞，而結字乃沉着有法，豈千人皆廢者類工嘔嘔耶！世將一表精絶之至，古而媚，字字飛動，是小變鍾法，右軍所自出也。敬和、季琰、安石俱行書妙品。珣、方回，草書妙品。書一涉魏、晉，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此是藝文三昧。評正可與蘇長公「能事畢」語作對。

第三卷　王氏跋一：「第三卷，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爲『媞』」，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鶩得耶？按啓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竇臮評其「勢捷而疏，鷙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黄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絶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絶外交』語出自竇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徽、操、涣、凝，皆逸少子，鳳毛鬱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數經摹勒，銀鈎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數『小人亂真者』，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彦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椷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吕梁之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啓，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端雅之極，用拙筆時手辨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爲元亮，沈嘉爲嘉長；劉瓌之、孔林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預、司馬攸、卞壼、劉穆之、王僧虔爲侍中；山新沓爲太守；王廞司徒左長史也，目爲司徒；山新沓、杜征南、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太尉王海陵間。著不學至此，而三館諸公無爲糾正者，爲之一笑。」

此卷元章謂其多僞，長睿亦然。東觀餘論別有跋閣帖第三卷一條，内稱「備員秘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者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取古人詞語自書之，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爲倣書，非臨摹也。」此則已搜得真贓，夫復何

說？然就中亦自有佳者，如劉穆之、羊欣兩帖，風度固秀發，山巨源啓事亦清古，要之此諸僞帖俱猶有晉人遺意，或即是李後主臨古帖亦未可知。又王劭一帖，多摹取二卷中王敬和洽頓首兩條內字參錯成文，然則文何嘗真，而字何嘗非，又安得爲一手書耶？總是摹手未甚工耳。庾氏在晉世濟忠義，但才或未副，司寇徒緣與始興相左，故遂以亂天下大舅目之，亦輕於持論矣。二庾以古勝，凝之兄弟俱有右軍遺範，謂凝得其韻，操得其體，徽得其勢，渙得其貌，或未盡然。索征西銀鈎超妙入神，前一帖古勁謹密，痕跡莫窺；後一帖稍縱，然古意不失，神采燁燁照人。徐文長曰：「吾學索靖書久，雖梗概亦不得，人並以章草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精而做篆，非深於書學者無此解也。簡、穆兩啓，匾古中含逸趣，小楷之妙品，比江郢帖更較饒醖藉。璠伯、莊兩謝，坦之、遂、恬、曇首、四王及孔琳之，黃、米皆謂真，果佳。杜征南前一帖，黃後跋及米俱謂是真，刊誤徒以當時尺牘體疑之，或未然。

第四卷　王氏跋一：「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竇賦比之『激溜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概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竇稱其『寬而壯，賒而密，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僞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眉之妙品。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傚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真書家董狐也。率更行草囷囷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跌宕流通，驚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爲動色。』羊、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婭姹鍾門，逶迤王後。』

陸柬之，吴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傚，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逵，晉人，爲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爲丹陽尹，與羊欣齊名，今列之唐。每一開卷，便爲王著村老供一盧胡也。」

元禮書有大令簡穆遺範，休文不甚合繩墨而險勁自肆，二公不著書名猶如此，要之六代間人無一不能書也。阮交州、蕭征南兩條，果即前卷僞跡一手書，司寇謂阮帖有「激溜垂條，飛泉奔流」等勢，造次未能解。思話稍有大令法，然不見所謂「仙人嘯樹」意。子雲書有鍾法，武帝最服膺元常，故亦重子雲。此列子三章，細玩亦盡有古媚趣，其尾雖無力，則是摹拓失真耳。大凡摹拓真難於草，小難於大，此是小楷，拓手大難着力，其乏精采固宜。陳逵前一帖佳。「薛八侍中」當即是薛稷，稷乃褚甥，唐人稱謂多加尊一等，故縣令稱明府，縣尉稱少府，薛想係門下省何官，故以侍中呼之。札中「遷居要職，擢任雄臺」，自是賀庶職語，贊宰相不當如爾已也。與家姪帖正一法，何得妄分葭玉。虞臨樂毅帖近俗，想係僞。山河帖集枯樹賦，大運比年帖集碑刻，前卷王劭一條正此類。率更行草不佳，當即祇真書勝耳。誠懸以真法爲行，亦有氣岸。右軍帖有「逸少白」，此以與弟稱字，正得體。前陳逵後一帖「伯禮啓」，豈亦字耶？李北海帖果與雲麾筆法同。陸長史帖大有晉法，長睿又謂其語不類唐，陸既工於倣傚，多是臨晉帖耳。

第五卷　王氏跋一：「第五卷，爲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古法帖、隋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適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真僞難辨，故別爲一本耳。頡文科斗，祝融峰神禹碑絶無此法，至史籀皆僞作無疑。黄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碑中字此爲僞構，果也。宋儋，開皇中人，

仕至校書郎。竇臮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爲柳產，疏爲袁崧；『舞女仙人』爲蕭思話，疏爲薄紹之；『龍跳虎臥』帖爲梁鵠，疏爲韋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祿，何者爲正耳？吾嘗怪其訾子敬薄伯英，以爲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爲不知何氏，以爲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爲子敬，語法俱似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外道緊飄逸，及意適帖俱絶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倉頡書豈有傳至宋初者？但觀此二十八字形勢，似是所謂古文者。唐元和中，昌黎公曾得科斗孝經於李監家，令賀跋恕寫此書，或是傳寫古文，好作贋古者因駕其名於倉頡耳。夏禹並吾夫子書，亦俱有一二古文，夫子書，人傳是季札墓銘，今惟「有」「吴」「子」「之」四字可識，「君」字尚在疑似，並餘七字俱須俟通篆者辨之。大抵此等書俱出傳寫好事者，以備古字形體，非便謂真。王著不以入第一二卷，亦是傳疑意。史籀書多係漢碑，李丞相一章有裴君碑在，無容復置辭矣。程邈、衛夫人的是僞，宋儋書猶有齊、梁間法。古法帖似是臨二王書，隋詔書已兆歐、虞狹長妍媚意，豈時代然耶？抑二公在隋時書耶？智果書亦祖鍾太傅，但字小大真草間出不倫，此何體耶？豈即果創爲之乎？此梁武帝評已有薄紹之書，王侍書不見耶？何前卷標作唐臣也？何氏二帖果近歐，然間有褚法，是唐人學歐者耳，未必歐筆也。文姬書亦是唐人書胡茄曲語。敬祖、鄱陽重十卷大令帖，而字微小，是臨書耳。孤不度兩段，章草甚佳，與十卷大令一章法同，未定是何人書，然非武侯筆。長史謂史家潤色語，良是。素師書不類他帖，或少年筆未可知，真僞難辨。移屋二章，内有「欣白」字，筆亦近大令，米、黄定爲羊中散跡，當不謬。然此筆勢甚勁快，何嘗羞澀？武帝評亦過抑矣。

第六卷　王氏跋一：「第六卷，爲吾家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黄長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

僞作。中間結體小疏，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僞作，則吾豈敢。惟殷生帖，法既淺促，又是從合晉人史語，爲不得真耳。然亦非郗愔書也。七兒帖爲之一慨，甫過知命，婚娶都畢，種種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郎，便堪樂死，何必阿述，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遊目終否？顧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耳。景風帖謂是賈曾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庚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内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跡。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萬端，以區區蠡管求之，毋乃爲永和諸賢笑地下乎！吾力非能辯此者，故置之以寓懷田居可耳。」

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長睿謂除穆松、秋中二帖，餘皆僞作。足稱具眼。然内奄至、此諸賢兩帖亦佳，又省別具、旦夕、諸從、得足下四帖，同十七帖，筆法皆勁密，豈可謂僞作耶？惟視十七帖風采稍遜。後省足下、云譙周兩帖亦然，當是摹手不如唐耳。米所駁僞帖大略同，而無此奄至等六帖，較更入細。獨疾不退一條重出十卷大令帖，字形全同，「此豈嘗」三字，每字下各有一點，亦皆同。第字差小，筆法略異，又「潛損」作「潛處」，下無「亦」字，「何如」下無「云」字，然神氣覺彼勝此，當是臨大令帖無疑。乃米、黄、王「三董狐」皆不能辨出，豈一時偶忽略耶？夫人、蔡家二帖，似亦佳，不知米、黄何爲皆置駁？賈曾送張說序，集右軍書，甚有態，大抵摹拓出唐人自工。闕別帖局促近俗，米不駁而黄駁，較黄爲得。連不快爲永師，一日一起爲顛史，追尋爲大令，元章何據？長睿以「吾老」數語駁之，良是。廿日下三帖，筆勢果可疑，余謂卿與虞休條亦稍縱，此皆微涉唐氣。劉釋僕可耳、定聽他母子是米作。余可定登非、太常司州、近因三帖，俱佳。袁生帖不如真賞齋佳。

第七卷　王氏跋一：「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令人物渺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乘，賢俊並墜，致足摧感。黄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僞，毫髮惝怳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修謂『匆匆』非『匆三』也，係石筆

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帖尾『謹此代申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是永自作無疑。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内擫』之言誤之耳。十七帖，『遊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岱矣，不唯西遊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楊用修辨之甚詳。」

此卷右軍跡，佳者多。首兩帖甚淳古有韻，得都下乃最有名札，所謂右軍才略以書掩者，此類是也。謝光禄下七帖俱淡古出塵，初月下四帖略涉俗，無但語可疑。劉釋作「羲之皇恐」，「皇」字是，下乃是「耳」字，難强作「恐」，長睿作「是耳」釋，亦未是。十月七日、昨見君係集成，果然。皇象一條字甚古勁，「勿三」終是難通，長睿謂「不易可得過夏」，非當時語，細味似是「不易可得」句，「過夏不甚憂」又一句也。若此七帖謂俱出依倣，不無搜求太過。太常帖肆筆中古色可挹，承足下帖末有「釋智永」字，米何乃注爲子敬？然仍非智永筆，是唐人之下等者。荀侯帖果可疑。文皇臨二帖未有據。小園子自「動靜」下真似子敬書，龍保下諸帖，皆與十七帖同。

第八卷　王氏跋一：「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爲非右軍書，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乾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焉知非乃公偶爲之耶？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爲阿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語，慨然慨然！」

此卷帖多不甚著名，而皆饒古色，不甚悦俗眼，當多是真帖，似是藏民間後出者耳。首章末「罪」字不分明，或係摹拓誤。運民帖内「當慮叛」三字俱有誤筆，足下各如常特有奇態，長睿謂唐人作，殆不可曉。一昨得安西與後一帖同，而少九字，訛一字，此當是臨書也。此蒸濕、月半於大令果近，阮公故爾帖太縱，尊夫人帖力弱，二公駁之甚

是。若闊轉、適欲遺書二帖，何緣亦有雌黃語？元章定適欲遺爲智永，尤無據。謝生帖已見前卷，但少一「下」字。不得執手，「手」字中兩畫作波勢，甚奇。此郡帖内「託」字外臂是折釵股之法，「亦所未免」，「免」字今釋作「忽」，亦恐是訛。

第九卷　王氏跋一：「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餐霞之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艷騰踔，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餓隸』，要而論之，殆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玄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爲軍司』，謝仁祖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顛米辨爲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絶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黄以事差核耳。」

元章謂相過、玄度、慕容、前告，並無名人僞帖。薄冷、益部並歐書，然相過帖固佳。長睿謂「藉匪獻之，韻自可賞」，此評是。慕容前告帖果俗，玄度帖似猶有姿態，其稍覺沓拖，或摹拓失真耳。薄冷寒儉近歐筆，然陶隱居筆法亦類此；益部復更疏逸，二帖的非子敬，或亦難定爲歐也。奉對帖雖真不佳。廿九日帖，長睿以「昨遂不奉恨深」爲近世人語，疑其僞。然此帖見寶章集，乃王方慶所藏，豈僞耶？以此知欲以札語斷真贋尤難也。靜息帖「内外」二字係旁注，不宜填着行中，甚是。思戀轉不可言帖，此卷兩見，後條末闕二字，不知二公何爲不指出？司寇謂黄持論勝米，米以法，黄以事差核，果然。然米實在黄前，黄所駁從米者多，又更加證據，何爲不核？大都考據一種學問，後出者多得以前人爲之先驅耳。此卷大令多行書，風采煥發。書斷云：「行草之間，逸氣過父。」元章書史云：「天真超逸，豈父可比。」書家尚姿態者多爲左袒，然其不及父處正在此，所謂子貢賢於仲尼也。

第十卷　王氏跋一：「第十卷，大令書，吾嘗託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爲長史藏真贋跡，吾不解書，不

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構同，恐是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訛，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遒發，縱出自余子，譬啖恒山紫花梨，亦以爲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落李北海、米南宮、趙吳興及爾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神物司之，敬安能强哉？」

桓江州下八帖，司寇謂恐是大令創草，良是第二卷已備論。且此諸帖中，凡少帶行法如「胛痛」、「官前」、「甚急」、「體恕」等字，全是大令風度。顛史狂僧何嘗有此等筆也？地黃湯帖唐摹本，李伯玉曾於文壽承家見之，云筆法真入神。此刻帖亦得意筆，並鴨頭丸、不審阿姨兩帖俱佳。承冠軍、服油、復面悲積、還此、得西問五帖，不知米、黃何據，定爲非真？刻帖與真跡不同，摹手有工拙，於此欲具淄澠舌恐難。東家帖筆態宛然，二公無異說，然「極不妙之事」一語甚俗，恐晉人無此，作何甄別？鵝羣帖筆勢最蒼老，然卻是臥筆，又險勁乏醞藉，幾落顏魯公、蘇長公窠臼，余亦疑之。第前地黃湯下三帖亦俱微帶此法，沈瑞伯嘗謂余曰：「肥匾臥取勢，此蘇體，」然寶章集内王僧虔「太子舍人」四行形態絕相似，可見古人體無所不有，然則此怒狂勢又安知非子敬之龍爪書耶？寺觀名前後重者多，不必以宋明建崇虛館爲證。米謂鄱陽歸爲羊欣，無據。五卷内重此帖，乃又注云子敬，可見亦祇是鑿空臆度耳！

李鴻臚淳化殘帖

余嘗謂閣帖雖係帖祖，然本不佳，何者？凡摹拓自有別傳，非能書者即能兼之。王侍書祇略知書，其於鈎法尤草草。但前此未有法帖，陡爾摹出，凡人所企慕名跡俱在内，其形體亦略具，又中草字稍大者或微得筆意，安得不

使人艷慕？然魏、晉來筆法決不止此。今此卷帖，賞鑒家皆謂是澄心紙廷珪墨，無銀錠紋，真初拓賜兩府本。鴻臚兄伯玉銀臺云：「文壽承每過，必索出摩挲移時。」其愛慕如此。余過伯玉亦時時展之，然細玩殊無運筆勢，無但遠讓唐碑，視邇來真賞齋帖猶似不及。假使真跡尚在，使文氏父子及章簡甫輩爲之，決當勝也。然則購閣帖者但取其是宋初物，又魏、晉構法彷彿猶存，備一種古玩，良足自快。必欲由此究古人筆法，末矣。果羹墻右軍，尚當於宋拓聖教序求之。

大觀太清樓帖

王氏跋一：「大觀太清樓帖，徽宗時以閣帖毁於火，復取真跡摹勒上石，而益以秘閣續刻，及貞觀十七帖孫過庭書譜，總二十二卷。甲戌秋八月，余以倅緡四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物，然僅卷之二、四、五、八、十耳。明年，復以十六千得第七卷爲右軍書於吴中，而缺首數行，其他卷及續刻尚杳然也。拓法精甚，字畫稍肥而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熙修内皆出其下云。」

此帖不知何人所摹，或蔡京，或劉燾，難以臆斷，然卻有筆意，絶勝閣帖。大抵徽宗於書學深，其勾當諸人皆過王著也。余曾在李伯玉家見第二卷，神采動人，無一帖不佳。近在楊太素給諫家，又見數卷，亦皆妙得筆勢，良由摹手高故，以李鴻臚殘閣帖方之，蔑矣。獨唐元卿家有數卷，是蟬翼拓，卻肥而少神氣，豈拓手未工耶？抑係重摹本乎？丹陽孫志新曾託文休承、章簡甫輩摹刻第二卷，今石在昆山張銀臺家，雖不及伯玉原本，然比顧氏所摹閣帖固遠勝也。司寇與豫章王孫貞吉書中所云：「弘治間丹陽孫氏刻太清樓跡一帖」，即此。

絳帖

王氏跋一：「此帖吴中黄勉之以十二千得之於市人，割去卷尾，卻以泉帖淳化裝後。勉之子淳父始辨其爲絳帖，仍割去尾裝，而屬文壽承簽題其首。後得五十千質之華禮部叔陽，逾三歲復得三十千，始真爲華氏物，而叔陽病甚，寄余郎中爲别。按絳帖凡十二卷，其首卷倉頡、夏禹至秦、漢人而止，今頗與之合。而二卷帝王自章帝以至於唐高宗；五卷自梁王筠以至薄紹之皆缺，右軍跡亦失三之一，其治頭眩方，據東觀餘論知其爲絳帖也。」

昔人謂絳帖係潘師旦手自摹刻，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潘未見真跡，祗從閣帖上摹出，安得反勝原帖？正如寫像者不見本人，但從遺像中體出，即使神采果勝，乃去真愈遠耳。凡字加瘦則多韻，加肥則饒姿，俱非本色。要使並醜拙意鈎出，斯得其神者也。此帖爲真絳與否不可知，然真絳帖余曾見之，固不甚佳。

東書堂帖

憲王不喜宋人書，亦是偏處。此帖無蘇、黄、米、蔡跡，但有元人鮮于、趙諸帖耳。細玩亦未是摹筆，祗緣鈎法未工，故骨不勝肉，石理亦似粗。

真賞齋帖

章簡甫乃邇來刻石第一手，尤精於摹拓，聞爲華東沙刻此帖時，既填朱登石，乃更取原帖置面前，玩取形勢，刻成後再校對，有毫髮不似，必爲正之。蓋刻石而又兼手臨者，以故備得筆意。内惟季直表係小楷，亦尚未得逼真。

若袁生及唐摹王相家帖，筆勢飛動，真所謂周昉貌趙郎並得其情性者，止下唐時書丹刻一等，淳化、太清俱不及也。右軍袁生、大令廿九日，閣帖固俱有，何能及此？華亭顧氏摹閣帖，其袁生一扎就此體出，便覺神采增數倍，今人欲研精晉法，此帖須日置案上。第聞此石倭亂時毁於火，然其初本不甚難購。某華氏有拓佳本，更有朱色「華夏」私印，印在首幅，吴中好事家多有之。嶽倦翁跋最核，然內「竇泉」作「竇泉」，「燕涎」作「燕涎」，不知原誤書，或摹拓時意改？季直表後司寇公購得，寶章帖項子長少參購得，獨袁生帖未聞所歸。

文氏停雲館帖十卷

第一卷　王氏跋一：「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黄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拓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序，規倣曹娥，神明不足耳。余嘗見此論大抵沙門攻傅太史奕語也。率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似不類碑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小法。顔魯公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護命經正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古人不可及，豈唯翰墨而已耶！」

跋謂所摹二王小楷俱不離文氏故步，良是。蓋字真而小，摹手無所着力，即遊絲筆亦猶粗，若純付之鈎填，恐失真處或不美觀，不得不稍以己意潤之耳。唐諸小楷亦俱不及原碑，以原刻係書石，故猶不甚失真。余家有麻姑碑係正德間拓者，猶勝此。內陰符真書最爲小，然卻猶存拙意，細玩頗有古趣，豈拓手一時合作耶。此原刻今不知在何處。司寇公奈何亦未購得，想其妙決不在郎官壁記下。

第二卷　王氏跋一：「第二卷，唐人雙鈎王方慶所進真跡，後有岳珂、張雨、沈周、王鏊、文徵明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禄並餘跡縱横妙境，雖再經摹勒，迴睫一閲，諸跡喪氣。間與家弟臨池，悵手腕之拙，輒自解曰：『藍田佳璧盡矣，

安能作煙華色耶！』李懷琳僞爲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叔夜當不致恨地下矣。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有湯君載、文徵仲二跋，其辭亦詳縟可喜也。」

寶章集諸帖俱不及真賞齋。李懷琳絶交書墨本在安福張氏，余與張尚寶程同官禮部，曾索觀，張已許，竟因循未果，至今恨之。後「湘東」兩行末右軍字，乃是殘闕不了之語，或是右軍嘗稱之，或舉右軍別帖，皆不可知。徵仲據此疑爲摹右軍書，恐未然。右軍書八面具法，所以神；此乃一筆書，何得謂類右軍？看其率意肆書，正是潦倒粗疏態耳。「天監」行下「雲」字當是蕭子雲，可見古人押法。

第三卷　王氏跋一：「第三卷，顔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熳之趣，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痛，鬱渤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懷素千文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郭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曰以散僧入聖。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亦然。」

顔魯公祭姪季明文稿昔人謂與坐位帖同法，信然。然此幅更覺饒態。王家馭稱爲妙極。據徵仲跋，「聶文蔚出示」，則是江右聶貞襄司馬。乃都玄敬寓意編又稱「海鹽張黄門靜之藏此帖」，豈由張轉入聶耶？抑別有摹本耶？余壬午冬在考功，有賈人持墨本來，索二十千，細玩亦是臨本，而筆意飛動，宛然壁坼屋漏。跡内塗抹處一如草稿樣，略無强作痕。石本末尾「饗」字筆稍縱，幾不似本字，而渠本居然是「饗」字形，及與石本對，又略無少異，可見草書使轉之妙。中間率意處，神采奕奕，難以盡述。猶記「谷」字、「城」字、「遘」、「殘」、「震」、「悼」等字，俱是一筆揮成，而畫畫安置得所，蒼勁中含媚，絶有勢，末兩行亦無此苟簡意。余絶愛之，疑即是徵仲所臨。其裝潢甚草草，但一幅紙耳。無二陳跋，有三元人跋，俱不佳。詰之，云：「陳跋割入他卷。」余許之十千，尚欲增，未定，因留之

案上數日，時大計事冗，渠來索金，適倉卒，無以應之，姑還之。及大計畢，問之，則已屬殷金吾矣。金吾，司徒公長嗣也，即與二十千，余深悔不早與價，至今切切。朱巨川告身，喬跋謂「見唐代典故之式」，良是。第不落曾公姓字，筆法又不甚似，不知何緣傳爲魯公？終屬可疑。林緯乾以紛披見態，然尚恨無古法，又筆勢亦不甚蒼古，古人書如此者，恐尚多，未爲佳帖也。右軍平安帖，余在京時嘗過王敬美，適飛凫人以此帖來售，尚未成，因出示余云：「是朱忠僖家物。」索六十千。前細書「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平安帖」十四字，小幅紙，原係卷頭簽識，今亦背在帖旁。敬美指示余云：「此宋思陵親筆。」王帖係縑素，背處亦微浮起，墨甚濃，乍看若趙吴興。豐人翁謂「趙筆法入右軍室」，良然不誣。字形與此刻相似而筆圓墨淨，其使轉之妙亦非石所能傳。然卻有不到處率意處，不若石之完善。末二「定」字絶有勢，此刻原不及也。「情」字下闕一點，絹復完好。敬美與余相持莫能定。敬美疑米臨，余時未能斷，既而思之，此或唐人臨。古人不欺人，原帖想紙損因缺點，臨者不敢益，故缺。若米臨，決當補一點矣，未知是否。今司寇集中無此帖跋，奉常集中亦無之，應是疑其臨本還之耳。然則帖固佳，不當惜價不賣也。素師小草千文果平淡古雅，然似不若陜刻之奇逸超絶。今休承贊歎如此，且云「姚公綬後，經數家無人賞識」。則想是骨勝饒醖藉，此刻石祇傳其形質耳。楊少師起居法無但紛披老筆，亦盡有天趣，第倣之者須師其意，若形體恐難步趨。荆公書祇紛披近似耳，殊無此遒逸態也。徵仲評商、留諸人跋詳核如此，謂之熟元人履歷，果然哉！

第四卷　王氏跋一：「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黄諸公起，乃稍稍掩之。書家者流譏其庸拙，此行筆可見。杜祁公行草僅免俗耳，而耳觀相臾，至黄裳陳暘跋，如小兒塗鴉胡畫也。永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頗自矜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構亦老逸可念。王荆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岳爭媚之何也？中間僅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强人意，然多圉圉未暢。坡公、涪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取態。潁叟存故事耳。唯顛米九帖，燁燁光

彩射人，趙氏法書嘗以此帖第一。第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若不自知耳。」

李西臺建中是規矩中字，然無一種出塵意。山谷評謂「如講僧參禪」最當。正獻、文忠皆巨公中稍知書者，原非當行，無容深求。杜草似勝歐真，然歐公登二府後始學書，晚尤篤。此札云：「忽有伊命」，則是方權開封尹，時尚未留意此道也。潞公有姿態，荆公書未工，然亦非不能書者。忠惠二紙未盡所長，後一帖殊不圉圉，媚姿秀骨，宋人無兩。末三行已是縱筆，第公書卻是有意勝無意，蘇黄亦皆非得意筆。蘇前一帖豪蕩自肆，精采射人，然似爲鷄毛筆所掣，不甚圓淨。後一帖力稍弱，云「江淮不熟」，當是守徐日書耳。黄行書具四面法，轉筆甚有態，有顔魯公坐位帖意，真書亦以態勝，然稍覺未整密。文定亦得乃兄法，何得云但存故事？米南宫書，據虎兒跋云九帖，然實止七帖，想爲人割去二帖也。運筆以輕速取態，然未嘗無骨，風韻略似孫過庭。第是行家，非利家，使付之不知書人，恐未有贊其佳者。梅惇一札稍大，覺更暢，此真跡徵仲既臨得之，應在吴，司寇何爲未購得？

第五卷　王氏跋一：「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下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范希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遊、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置此册中。」

蘇才翁草法大有筆，宜其名噪一時，第尚不及君謨之秀而匀耳。内稱李西臺不受三司判官，即日拂衣。復展前一札，頓覺清風襲人。又稱李中丞治杭，市白集一部，嘗以爲恨。佳事佳話，堪置座右。滄浪不失箕裘，第筆力較軟，覺不稱名，豈此札偶出匆匆，或摹手少劣耶？「舜欽」二字大難識，因此見古人署名大約類押字，别作構法也。邇來俞允文、莫是龍亦類此。温公、馮相、文正父子遺跡如甘棠，良是。然范二公較優，文正尤秀發。忠宣全

步趨乃翁，微未密耳。穆父、方回、少遊、參寥、澤民、端叔，皆蘇黃同時從事翰墨間者，書雖未盡工，皆有可觀，前與可一跋亦然。覺少遊獨勝，少遊未識東坡時，嘗傚坡書題壁間，此帖卻又微帶米法。洞天清録稱其小楷逼鍾、王，今不知尚有存者否？惜未得睹之。林君復瘦金行草甚勁媚有態，絶耐細玩。凡書瘦最難，非筆法精熟，不能。跋乃訝其不稱名何也？陳簡齋詩勝於書。蘭亭石刻甚多，不得薛臨真本，無由見工拙。據此刻，頗覺力弱。李元中圓熟有餘，小楷勾填上石，去真遠矣。

第六卷　王氏跋一：「第六卷，爲南宋名人書。和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誤耳。米敷文、陸秘監之奇逸，張於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儼雅，皆有可採者。張即之大炫臨池惡札之驢，垂此行押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公儒林國楨，千秋尚新，豈在書乎！葉少蘊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構撰，其人才亦下中」

跋謂范文穆南宋人，誤置前卷。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元祐、政和間人，誤置此卷，今已經改正。惟定國尚在此卷，豈與少蘊同一石不可拆耶？米敷文雖乏扛鼎力，自是書家。定國、務觀、少蘊、致能、子蒼俱有筆意，其書亦俱有來歷。少蘊頗豪縱，其草堰勢略似絶交書，乃司寇公獨以不佳評之，恐未輸服。定國近蘇，致能近米，子蒼有坐位帖遺意。二張俱負書名，於湖稍古雅，樗寮果是惡札派，然亦有骨力。晦翁素留意書學，此帖亦淳古，微有坐位帖法，但形不似耳。姜白石書譜，持論甚高，此書乃衹是書生面目，不稱所論。

第七卷　王氏跋一：「第七卷，爲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泠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糾糾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似傷佻。康里巎，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曲筆　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頡頏未熟』」，斯則得之。巎又言『吴興日作可萬字，儂可三萬字』，恐無此理。

趙彦徵、周景遠，吴興之優孟。揭曼碩、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漓㳠長袖，豈爲丹青所携藉耶？吾不能知之，以俟鑒者。」

鄧文肅結體乃有似徵仲處，殆不可曉。伯機良近米，當爲壓卷。必仁亦有態。揭陳三小楷魯衛果也。康里亦有米法。周景達即子昂蘭亭跋中濟州驛亭相遇者，其人想學趙，但筆力稍弱耳。王家馭雅工筆札，余在禮曹時嘗歎賞之。沈瑞伯曰：「此乃全是停雲帖中得來者，蓋停雲帖多自真跡上摹出，其人雖未必是專門，然筆意宛然，倣之則筆不呆，寫來自勁有勢。今觀前卷及此卷，諸公書法雖未工，然卻俱有筆，比之閣帖覺易得師。二王等固是千古準的，但規格既峻，又以板力代毫力，妙處既不能得，復拘拘必以圓渾間求之，愈不似矣。」瑞伯固是解書語。倪雲林清有餘，第覺稚無力。徐文長獨極稱之，謂其從隸入，輒在季直表中奪搭投胎，古而媚，密而散，豈鑒以天機耶。然第一卷中黄庭跋猶佳，於文長所許猶近似。

第八卷　王氏跋一：「第八卷，爲吴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遒媚清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黄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换耳。昔人謂之『儀鳳衝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俱趙文敏書，文敏素工尺牘，此與中峰和尚諸札，圓熟多媚姿，然骨力恨少，未爲上乘。小楷亦祇是文敏本色，去黄庭洛神尚遠。司寇遽引「儀鳳、祥雲、五百年、一萬里」語贊之，似過。

第九卷　王氏跋一：「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璲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顔、米筆。詹孟舉敘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猥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爲御櫪所苦，未甚馳驟，然踠足差少禎期舉舉出藍之能。沈學士一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述謂沈大理『球鞠少

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功是米書之儇浮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臺是吴興之局促者。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再一展，便不足言。」

宋學士居卷首，當即是壓卷，舍人雖小縱，然淳古不及也。詹孟舉南郡諸署書俱佳，此小楷祇是穩熟，是二沈所自出。温頎雜有俗氣邪氣，司寇何爲亟許之？解大紳豪氣滿紙，然未脱俗。禎期勁肆，嗣仲珩，開南安。二沈以楷法貴顯，然行書卻勝。武功法不勝意。馬刑部何人，豈玄敬寓意編中所云「馬主事抑之」藏顔坐位帖者耶？書不狂，是力未至耳。李太僕未能去邪去俗，亦是詹、宋、二沈派，何緣高自許。張南安徑四五寸草書有絶佳者，去其狂而可矣。此小行未展厥技，何反謂以小故佳？末尾章草三行，似亦不讓仲温。

第十卷　王氏跋一：「第十卷，爲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枻歌。余往從文嘉所見真跡，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爲書石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評國初至弘正名筆，差許仲温、民則，而惡汝弼，其所揚扢皆當。味其微託，固欲與吴興狎主齊盟矣。書法倣章草，不能造幽亦自不俗。」

枝山十九首，人多稱之，余猶嫌其是一筆書，且多匆促率爾意，未是此翁得意筆也。敬美謂此詩草法從懷琳絶交書中出，看其風行草偃勢，果類之。書述章草非本色，然卻稍有姿，其所評今人諸書，未得盡見，未敢隨聲附和。停雲初本十卷止，此今增入孫過庭書譜爲第三卷，又續以徵仲臨黄庭經及西苑十律爲末卷，共十二卷。

嶧山碑

王氏跋一：「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模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羣遊』之

妙，徒想像於荒煙榛草間。」

據鄭博士跋，此碑乃取徐常侍模本勒石者。篆書嚴整，無轉折痕，於鈎填易爲功，更加以石力，愈覺圓勁。但李丞相筆意無由得睹耳。嶧山銘，史記不載，今獲傳於世者，賴博士此片石也。泰山碑久已亡，近忽搜有二十九字，余曾拓得。乃二世元年續刻，自「臣斯」起至「昧死請」三十字中，闕「臣」下一「德」字。其字微泐，間有修改痕，卻猶少存運筆勢，疑或是古刻。再細玩，傍乃有小楷字，不知係何語，爲篆畫穿破。未有篆在先而細書加於粗畫上者，則亦似是唐、宋人重勒者耳。歐陽公集古隸亦有嶧山刻，然疑其僞，云其字體比泰山差大，自唐封演已言其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皆不足貴。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存數十字，是江鄰幾自至刻石處拓者，特爲真，其文與今余所拓正同，特又今湮其半耳。

蔡中郎書夏仲兗碑

王氏跋一：「按趙明誠金石録云：『此碑元祐間治河堤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又云：『家所藏漢碑二百卷，獨此碑最完。』然則歐陽公以前當不及見矣。碑尾今有蔡邕伯喈書，字乃後人妄益。然内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爲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

漢碑惟此最爲完好，其隸法多蠶頭燕尾筆，與汝帖中中郎書數行相似，亦未知果是中郎手跡否。此石今在永年，余童時見一本，後有嘉靖乙巳南昌唐某跋，稱「永樂七年修，歲久僕，成化己亥前守秦公重建。嘉靖癸卯築城之役爲工匠所毀，求之不獲，乃取模書勒石亭上。」然則此碑蓋模本也。近來拓者欲贋爲古，皆以重墨湮此跋，背後

亦隱隱見之，但模糊不能盡辨耳。後行「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九字，及銘下「淳于長夏承碑」六字，皆後人所益，碑雖重勒，然字形不失。出篆入真，與漢他隸又稍別，奇古遒逸，絕有勢。漢隸妙跡賴此猶存彷彿。

急就章

王氏跋一：「此急就章稱皇象書，無可據，惟米元章書史云：『象有急就章，唐模，奇絕，在故相張齊賢孫山陽簿直清處。』此豈即其物耶？」

此但存章草形體耳，無論是皇象筆與否，古意總已全失。

勸進碑

王氏跋一：「亦云鍾繇書，與受禪略同。又二碑共一跋，余始絕喜唐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恍然自失。」

二碑余皆有之，「雖磨刓甚，然字猶半可識，真斬釘截鐵手也。余不解隸法，至睹此碑則把玩不能釋手。明皇泰山銘何可倫？惟夏承碑堪伯仲，然此是舊石，筆意猶大半存，率更正書險折法，多從此變出。

鍾太傅賀捷表

王氏跋一：「太傅賀捷表一名戎路表。歐陽公以二十四年九月內關壯繆薨爲疑。黃長睿復以閏年駁之，當無可措語矣。第此亦非李懷琳輩所辨也。」

此表閏月無可駁，黃長睿東觀餘論載兩跋辯之甚詳甚核。蓋關壯繆於建安二十四年秋水淹七軍，破曹仁，至

冬日，中流矢解兵去。此表蓋賀仁、晃此捷，非賀十二月吴之傳捷也。與史正合。表中「矢刃」作「夭刃」是隸法初變體。永叔誤讀作「手刃」，因此生疑耳。第長睿謂征南將軍即大帝卻非，征南正是曹仁，仁傳甚明。故云：「運田單之奇，與徐晃並力」，表中語亦自了然，何云大帝也？書法比元常他跡微佻，然古趣自存。其姿態乃更從古拙中溢出，真所謂意外巧妙絶倫多奇。李嗣真云：「鍾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尚書宣示帖當之。又云：「比寒澗閟壑，秋山嵯峨。」此表當之。第爾時漢帝在也，而列侯於丞相輒上表稱臣，殊可駭愕。豈元常爲魏相國，於國主儀當爾耶？余藏有一本後有「楊娃皇妹圖書」小印，不知係印在真跡上者？拓本上者？集古録謂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者差類繇書，此豈即小字本耶？司寇後跋有謂出思陵手拓者未之見，不知字形視此何若？

又宋拓蘭亭帖

王氏跋一：「此帖前有故相李文正題額，後則元杜本、鄭元祐、陳深諸名勝及明楊文貞跋，皆許爲『定武』佳派。莫雲卿題尾云海虞有賺蘭亭圖，逼真閻中令，而禊帖不稱。後歸趙太史汝師。今春曬書見之，因舉以貽汝師。」

蘭亭叙結體全近今元常、世將等，古法至此一大變。其妙處惟在字字飛動，若不甚經意，然亦不全無意。其體是真行，總祇若屬草者然，然筆法内擫，結構最緊密，雖佚蕩不拘，而筆筆力到，點畫間無一聊且意，所謂「周旋中禮，從心不逾矩」。後來臨者，欲求形似則滯而不得勢，欲急取勢則又不易得肖，總之皆不得筆，所以最難。「定武」刻，余曾見數本，似皆非真。項子長曾示余一本，乃潘司空子允亮所摹，中剥落磨泐處頗多，而字畫飛動，神采射人，與平昔所見諸本迥異。項云此蓋並剥落磨泐跡一一鈎填，毫髪不爽者。以此知「定武」所以爲時賞重，正以其緊密兼佚蕩，稍得右軍筆意，故云最逼真。世所傳楷法多太秀媚者，皆似欲求太似，翻輾轉失其真耳。此本有元跋且俱稱

爲「定武」佳派，不知能勝潘刻否？余曾以潘刻告寮友南海黎君君華，黎遂託朱山人於潘處乞得一本，有潘小朱印，與「定武本」絶似，而神采卻不及項所示者，此又不知何也。

蘭亭肥本

王氏跋一：「蘭亭肥本二，前一本雖少剥蝕，而淳雅饒古趣，當是『定武』正嫡，後一本則時刻中之小有意者，留以備考。」

「定武」刻人多謂瘦本勝，敬美則云：「古人作字多肥，故元常如此肥，而彼時猶云『胡肥鍾瘦』。」凡碑刻拓多，石漸磨損，字乃減瘦，渠在關中親摩挲諸古碑證驗得之，良非孟浪。而趙松雪則又謂紙有粗細燥濕，墨有淡濃輕重，刻之明暗，肥瘦隨之，真知書法者正不在此。其鑒尤精。此二肥本，其一既饒古趣，即當是希有本，不知敬美展玩時作若何評。

宋拓黄庭經

王氏跋一：「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往往纖促，無復遺藴，以爲真吴通微曆作。及睹此宋拓，乃木本耳，而增損鍾筆，圓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書耳。且通微院吏，安能辨此狡獪耶？曹君其寶之哉！」

曹君本余未見。曾在敬美處見所購朱忠僖家本。此所謂「增損鍾筆，圓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者，果不誣。

聖教序

王氏跋二。　一跋云：「此序爲唐文皇，記爲高宗作。今以冠藏經，蓋序記僧玄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賈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峰，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汗，歷十餘國而抵鳩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經語。又之中天竺戒日王所説法，積十八年而以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爲序記侈大之。」次跋云：「聖教序書法爲百代模楷，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藉』，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懷仁摹集勒石，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于書，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

此帖乃行世法書第一石刻也。右軍真跡存世者少矣，即有之亦在傳疑，又寥寥數字，展玩不飽，惟賴此碑尚稍存筆意。緣彼時所蓄右軍名跡甚多，又摹手刻手皆一時絶技，視真跡真可謂毫髮無遺恨。今觀之，無但意態生動，點點畫畫皆如鳥驚石墜，而内擫法緊，筆筆無不藏筋蘊鐵，轉折處筆鋒宛然與手寫者無異。如蘭亭諸刻，得體者多不得勢，得態者多不得骨，流動嚴密二妙難兼，而此帖中如「趣、流、類、羣、領、懷、後、遊、閑、朗、之、斯、足、會、跡、不、無、盡」等字，皆有體有勢，有態有骨，流動中不失嚴密，具八面之妙。以此想右軍筆法，真是得心應手，超妙入神。唐、宋以後雖百舍重繭，不能得其一點半畫也。果宋拓精本，真乃無上至寶。今世間存者尚多，但能不惜價亦不難購。果不能得，即今關中石，倘得精手拓之，猶應在閣帖上。第筆法險峻，無門户可入，若求之形似間恐更遠。惟把玩日久，稍知其用筆意，能驅遺筆，不爲字所縛，即不能似右軍，庶幾換凡骨矣。

攝山棲霞寺碑

王氏跋一：「棲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撰。至宋，沙門懷則始集右軍書勒之石，亦聖教序遺法也。結體婉潤逼真，第鈎捺處不得其行筆之妙耳。」

此碑余初未見，據跋云，婉潤逼真，謂應在翻本蘭亭上。近吕甥孫天成寄一本來，乃即惟則手書，非集右軍也。其傚聖教體，正唐末來僧家寫碑派，不知司寇何爲云爾。謂勾捺處不得行筆妙，果然。銜稱陳侍中尚書令，亦不係梁文。

王子敬洛神賦

自宋來，所傳洛神賦祗十三行，乃章氏忽刻此全本，不知原帖今在何所。論姿態信有之，第結構全疏，尤多稚筆，晉法不應若此，恐是懷琳餘技耳。碑刻藉石力，無轉筆跡，作贋本固自易。

瘞鶴銘

王氏跋一：「潤州圖經謂爲王右軍，至蘇子瞻、黄魯直確以爲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是顧況，尤無據。黄長睿謂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辦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

此銘佳處惟在字畫飛動，然筆勢太縱，隋以前恐無此法，應是李北海以後筆。顧況雖無據，然唐人善書者多，如王士則成德軍等碑，筆法與此亦略相似，大約唐人所書耳。鶴死而瘞之銘之，此等好事，亦近唐人所爲。

陶隱居入山帖

王氏跋一：「帖語稱元帝，乃晉元，非梁元也。若梁元則不甚相及，不應稱帝號。又邵陵王乃蕭綸，當隱居卒時，綸尚少，不應載其詩，姑闕，以俟再考。」

陶隱居僅見此帖，字形長而瘦勁。内稱弘景名，似是隱居筆，乃司寇公以邵陵王年歲駁之，又覺有據，殊難臆斷。

智永真草千文

王氏跋一：「智永書，圓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斂態耳。余少時任尚書郎，曾一見絹本真跡於山陰董氏，妙墨深入膚理，滃鬱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敵五萬，今當不知何如耳！」

此所云山陰之董氏，當即是吾郡中峰少宰家，不知此絹本今尚存否？張子蓋翰撰曾示余一本，係是白楮紙，已悉裁作條。云偶鄉里人將來，謂是王陽明先生所常學書者，出數金易之。真書圓勁而多骨，草書轉折有氣勢，風度尤勝。徐渭文長跋，定爲智永跡，雖未可遽謂然，然不亦唐人臨本，斷非宋代以下人所能作也。今世所盛行石本，皆薛嗣通所翻刻，石今在關中。王伯穀曾贈余一舊拓本，甚是古秀可愛。項子長謂「陝中本」不佳，渠别購有古佳本，因摹之於石，亦曾以拓本餉余，然肥而弱，遠不及陝刻也。司寇續跋謂晚得木本，古雅勝舊藏者，而有薛跋。又謂永師千文推史家碑，安得悉取校評之。

是宋物。

唐太宗屏風帖

王氏跋一：「文皇嘗作真草書古帝王龜鑒語爲二屏風，示羣臣。今所存者草書耳。」

文皇書真有晉人法，其書真草屏風亦佳事，第真跡在宋時已不聞鑒賞，則摹刻當在唐時。此拓本今時罕傳，應

泰山銘

王氏跋二：「記泰山銘，唐開元帝制及手書，相傳燕許修其詞，韓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爲穠勁，饒古意。」

帝王假手臣下固常事，第詞可潤色，書則祇可代爲之。何由潤其筆，使寫成而重加描補，恐無但不能增妍，將愈滯鈍矣。此銘當是帝手書，不然則是擇木特效帝作此肥筆耳。

孝經

王氏跋一：「開元帝御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采訪，始襲公爵，此本封爾。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匀適，與泰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

此隸與泰山銘同一法，第彼字徑數寸，得以展其翔舞之勢；此差小，則祇覺肉勝耳。凡隸字大則易佳，唐隸肥，尤宜大。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

王氏跋二：「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關中，余有二本，其佳者以乞家弟，文雖斷闕，不甚剥蝕，然是五代時翻本也。首有相王旦書碑額，蓋舊無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審請斷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爲武后時立者，誤也。相王所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妙品。評者謂其德鄰貞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專體過之。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辭。特其傳世頗少。嘗見賈耽相公極稱虞筆，末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而已。』噫！當其時已珍貴如此，況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光者。但再經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鎧鍛所餘無幾。慨念唐石，不勝色飛！」

此碑五代時已翻刻，故雖北宋拓亦皆非真本。余少時得一本，見其内頗多僵筆，竊意僵近隸，即妄認此爲永興法。及後見敬美亟稱韓宗伯家唐拓之妙，因從韓索觀之，則筆筆皆蹲注法，轉折處特峭勁，頗近歐書，宛然手書狀，絶無僵筆，乃知僵者乃摹刻手拙耳。倘得高手，取韓本鈎勒入石，應勝關中石。

九成宫醴泉銘

王氏跋三：「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

凡摹真跡入木石者，有五重障：雙鈎一，填朱二，印朱入木石三，刻四，拓出五。若重摹碑便有十重障矣，真意存者與有幾？惟鈎墨本及書丹碑祇兩重障。然雙鈎隔紙一層，恐尚有疑似失真處；惟書丹則就筆而刻，果刻手精，真可謂毫髮無疑。恨晉法失久矣，惟唐法尚賴此數碑存。今人捨唐碑不寶，乃重價購閣帖及潭、絳等，謂之耳食不枉也。此醴泉銘自昔有名，最整潤多姿，無一筆不妍，亦無一筆不峭，第稍覺太用意耳。余曾及見宋拓本，風

度真是殊絶。陝石今尚在，然湮泐已甚，筆稍輕處多瘦細乏神，蓋畫粗處刻深不易磨，細則刻淺，故曰漸瘦耳。以此知敬美謂碑文拓久乃瘦者，果也。

虞恭公碑

王氏跋一：「率更書温虞公碑，得之鬻書人，殘缺不復可讀，第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

豐人翁謂中楷當以信本虞公碑爲第一，果然。知書者謂佳，不知書者亦謂佳，真具有八面之妙，但惜殘缺太多。

化度寺碑

王氏跋一：「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

此碑亦多殘缺，惟韓宗伯一本有五百餘字，當是宋初拓本，字畫亦饒精采，絶爲不易得。體方筆圓，在醴泉碑上，第以虞恭公較之，此猶覺少拘耳。

皇甫府君碑

王氏跋一：「率更書皇甫府君碑比之諸帖尤爲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苔剥，差可誦耳。」。

跋謂此碑比諸帖尤爲險勁，非也。歐陽蹲注多筆筆著意，此碑則肆筆出之，其陡折勢盡露，正是縱逸耳。然畦徑最明，學歐者以此爲門路，乃易入。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王氏跋一：「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簡棲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草中鳥跡筆者；顔眞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箸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爲俗人言也。」

謂此碑是正書中八分筆，果然。謂如病維摩，高格貧士，則似未中。筆法全步武乃翁，但腕力弱耳。遒媚有之，不見所謂風霜氣。亦筆筆作意，第未入圓境，故痕跡稍露。其不饒樂以此，亦有畦徑易學。

趙模千文

王氏跋一：「趙供奉在貞觀中以書名，嘗與諸葛眞臨蘭亭刻石者。此帖云亦是摹晉眞跡，在吴江史鑒所，匀整流便，矩度森然，恨結法小局促，乏蕭散之趣耳。」

此眞跡與褚河南哀册文俱藏吴江史明古氏，司寇購彼而遺此，豈不重趙供奉帖耶？據都玄敬寓意編云，是集晉人書。唐初筆留至今，固是奇寶，何人刻石，今亦不甚流傳。

碧落碑

王氏跋一：「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拓，别刻置廟中，今本乃别石耳。李旋之輩以爲陳惟正、李撰、李瓘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録稱，刺史李撰爲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二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我天下能篆

者。』李巽之，聽所爲，則扃户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可信，然李陽冰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豈惟正、撰、瓘小子所辦乎？」

余不解篆書，然於此碑則絶愛之。其筆法正與李監陽冰相似，豈李篆果由此悟入耶！然陽冰端整，此則稍有運筆勢，微近李丞相。内有數字與常篆不同，亦稍怪異。乍睹之，彷佛石鼓文，第字形稍長耳。雙白鴿事，良涉誕妄，然世間怪事固有，彼時有如此篆手，不應無聞，亦不應衹書此一碑，傳疑可也。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王氏跋一：「靈運碑者，唐崔琪撰，末云聖善寺沙門勒，下殘缺二字，當是『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絶類聖教，無一筆不似。後世傾側偃臥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稱，要之有愧於此髡也。」

唐時自聖教碑行，勒碑者大半用此行體，梵宇尤多，然僧家故習字，今猶爾，但不能唐體耳。此碑亦未爲甚工，跋中褒許似過。

大智禪師碑

王氏跋一：「此碑爲唐史侍御惟則書，竇臮述書賦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應變』，聲價不落莫也。其行筆絶類泰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也。」

此隸殊太肥，又帶俗，不及韓尚書遠甚。司寇乃極稱之，何也？云「折衷應變」，云「縝密」，玩之俱不得，衹見滯濁耳。

張旭帖

王氏跋一：「張長史肚痛帖及千文數行，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測。後河滿子一絶，係張祐作，祐後張長史生可五十年，余甚疑之，既考知與此齋帖俱高閑筆也。閑書僧，米元章欲懸之酒肆者，然亦自佳耳。」

伯高醉後，每以髮濡墨作草書，今觀此千文斷簡，神色飛動，真可喜可愕。然大約速由緩來，勁從軟出，所用筆似若今所謂水筆者，正與濡髮同法。惟是執筆有力，故縱筆所如，姿態自横出，然草法至此亦窮矣。閣帖中伯英、子敬兩狂草，人或疑爲此顛筆，然彼雖佚蕩，猶在法度内，此則全越規矩，漢、晉法真棄脱無餘也。肚痛帖似是健毫筆，顧風度却少遜，或刻手假力於石，亦未可知。高閑亦祖長史法，第微校俗。昌黎贈序云「逐其跡」、云「善幻」，蓋亦寓譏諷意。

張長史郎官壁記

王氏跋一：「張長史以草聖名，楷法獨有郎官壁記。董逌稱其『隱約深嚴，筋脉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至縱』，識者謂得長史墨池三昧。此刻在宋已少，吾吴僅有都太僕玄敬一本，尋入王文恪公家，文恪親爲跋於裝池之四傍：『余聞此三十年矣而始得之。所藏九成、廟堂、化度諸楷帖，皆辟三舍矣！因敬題其後。』」

此楷法最有名碑，恨無從得見。吴中好事者多，何不摹刻一本？

草書心經

王氏跋一：「此草書心經，刻之長安中，云王右軍書，非也。雖遒逸而疏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况右軍乎？見唐文

粹，乃駙馬都尉鄭萬鈞書，張説序，鈞尚睿宗代國公主字華婉者也。於書家不甚琅琅，宜其然。」

書亦有筆，但無古法，近代此等書固亦時有。

裴漼少林寺碑

王氏跋一：「裴懿公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在嵩山。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拖沓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禄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書果勁媚，但石似覺少粗，尚未盡其妙。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王氏跋一：「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云。」

「雲麾」，官銜也，其碑有三：一在關中，一在良鄉，一在楚中。關中者乃李思訓碑，雖殘缺，猶可拓。燕、楚兩通，今罕傳，不知係何人碑，想石亡久矣。此乃李碑跋，謂「翩翩自肆」，果然。然結構不密，未是北海得意筆，當時著名者亦不知即是此碑否。

嶽麓寺碑

王氏跋一：「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謁上泰山還，獻詞賦，上悦，會有讎人發其贜者，張説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强生疏』。此語殊未當，書故佳，

小佻耳。」

余少時曾見拓本，然磨泐已甚，不知司寇所購者何？若元章故輕於貶人，若「屈強生疏」，則與北海書全不似。謂其輕率熟脱，猶近耳。此君文雖纖，固是才子，不然燕公何爲忌之。

臧希晏碑

王氏跋一：「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弼八分書。文少模糊不可讀，書法亦清勁可喜。」

唐隸固時有瘦者，第古色終讓漢耳。

孫過庭書譜

王氏跋一：「孫虔禮書譜刻石凡三：其一秘閣續帖，末未有『宣』『政』印記者，最爲完文，今不可復得矣。余遊燕中有僞作古色以鬻者，其刻亦佳，而中有兩訛字，蓋秘閣之帖遺於後，紙敝墨渝，刻者承之，賴以辨耳。其一末有『宣』『政』印記，而前缺一二字，蓋自内府出，而卷首稍刓破，然自真跡上翻刻，故獨佳，中間結構波撇皆在。其三爲文氏停雲館，則影響耳。」

跋謂兹譜刻石凡三。然余少時曾見有江陰刻石本，與停雲帖可相伯仲。後在禮部時，沈瑞伯持一舊本見示，是背成册頁，首缺數幅，構體絶勁淨，與江陰停雲兩本絶不同，云是佳帖。余則尚恨其乏流動意，然則是有五刻石也。虔禮運筆得輕法，輕故饒態，後半風韻更勝。米南宮草法頗似之。

徐浩心經

王氏跋一：「此帖意近而法慢，米南宫斥爲吏楷，誠耳。然不得不爲眉山小庇之耳。」

季海書用力亦深，第字形不甚秀媚，大約是時書耳。司寇謂不能不爲眉山小庇之。然坡翁在日，聞人擬以徐浩輒不喜，小坡有跋，亦力辨乃翁書非學徐浩。然則司寇亦可謂枉護前。

懷素千字文

王氏跋一：「此千文行草，刻石關中。雖時有訛筆，而遒逸飛動往往妙境。」

此帖最飛動有勢，第運筆太速，於草法多失。使非千文，素師日後觀之恐亦將如張文定不自識耳。此書以神勝，佳處不在形似，最難摹刻。使唐人爲之猶可，兹石乃摹刻於成化間，出陝西俗工手，安得佳？

懷素自叙帖

王氏跋一：「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坐此亦不得與二王盟，僅屈强江淮耳。真跡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

文徵仲跋此帖謂「毫髮無遺恨」，恐未然。中間訛筆尚多，可恨者不止毫髮也。第視千文微入規矩，使轉處意態尚可求。顧遒逸飛動，則猶當讓彼，細玩彼似羊毛筆書，此似兔毫筆書，以此氣韻稍别耳。此帖乃徵仲手臨，無但渴筆處鈎勒入杪忽，尤更得其勁筆勢，真不讓唐人技。使千文亦使徵仲摹之，神采應更勝也。王荆公作字常忙，昔

人謂公「一生那得許多忙事」，然不獨荆公，藏真及元章亦多忙。荆公祇係性躁，二公則不係躁。藏真是恐弱其筆，元章是恐滯其態，坐此尚未得安閑蕭散之妙，然總之亦是未熟。故論聖人必曰「從容中道」。

懷素聖母帖

王氏跋一：「素師諸帖皆道瘦而露骨，此書獨匀穩清熟，妙不可言，唯姿態少遜大令，餘翩翩近之矣。」

唐元卿謂此碑爲僞筆，可謂卓識。雖云匀美清熟，却微帶俗氣，應是高閑輩書耳。細玩亦有數筆類自叙及藏真稿帖，更俟具眼者辨之。近張南安等是祖此碑法，然此書却不涉忙，撰碑者何人，稱郭公爲叔父，應姓郭。僧而書道家碑，亦是異事。

懷素藏真帖

王氏跋一：「跋尾周越書，得其遺意，蔣之奇有蘇、黄法，皆可重也。」

此帖是用張長史水筆作顏尚書行押法，内甚稱羨二公，豈有意傚之耶？肆筆亂寫，頗有不成字及類稚筆處，然意態自妙，蓋草法力深故耳。周越書僅見此。固此佳，何爲彼時人不甚許之？蔣穎叔是蘇、黄前輩，乃顧肯傚其書，古人服善如此。

中興頌

王氏跋一：「摩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書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

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雅，倣嶧山諸碑。」

碑今尚可拓，余得數本，皆有描補筆，以字稍大，故遠觀尤不甚失形勢。然歐公集古録已稱「字多訛缺，往往爲好事者以墨增補」。今又更五百年，雨雪剥擊，何得不更磨泐耶？字端整，第微乏風韻，當亦以石湮損故。安得歐公所云「李西臺本」玩之。次山文極力追古，固是昌黎先驅。

東方朔畫贊

王氏跋一：「東方朔畫贊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磨泐，然其峭骨道氣，滃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

余有一舊本，字稍可讀，然恐亦未是祖刻。跋謂「已再刻」，不知指何時言。此碑在顔書中最爲斂鋒，多圓法，細玩絶有媚處。有歐率更化度、虞恭公遺意，當爲魯公正書第一。跋云「峭骨奮張」，此以評顔他碑則可，於此碑似未合。

家廟碑

王氏跋一：「右顔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毁，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棱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

此碑不但有玉箸筆，其結構取外滿，亦是篆法。跋謂「與畫贊相類」，殊不然。此書鋒芒最厲，點畫間筆筆生峭，想平原忠直氣似之。此法在前鮮有，是魯公創出者。畫贊筆固圓，與此正不同，若麻姑碑或猶稍近。

多寶佛塔碑

王氏跋一：「顔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拓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遒峻，風棱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

有宦秦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後問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爲然，所以經久不模糊，此是魯公最匀穩書，亦盡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又點畫太圓整，筆寫不應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觀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顔書是腕着案書。案亦大有力，倚此爲墻壁，則折旋皆如意，不致欹斜，但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魏、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顔書率師此，亦以其有墻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眼，乃盛行。

宋文貞碑

王氏跋一：「碑辭内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談諧，人輒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也。」

碑今尚存，予曾拓一本，模糊已甚，不可讀。構法與家廟碑相類。

宋文貞碑側記

王氏跋一：「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顔魯公撰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絶』，第其筆以取勢爲主。」

魯公平日作字或蹲注取妍，或奮張爲勁，俱不免涉矜持，無蕭散自在意。此碑乃縱筆書，雖無一毫帶筆，却具行書法。蕩佚自肆，此由其楷法素精，故一放手，態即溢出，想書時胸中亦自快也。碑已少刓，其輕畫處俱瘦細失真，然是宋時翻刻石，若唐時未泐本，必當更妙。

八關齋功德記

王氏跋一：「右顔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

此既是猾裨媚驕帥之文，不知顔公何爲爲染翰焉？

干禄寺碑

王氏跋一：「余讀顔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顔秘監干禄字書，益信。蓋秘監於公爲伯父，其所辨證偏旁結構雅俗燦然。書曰『干禄』，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跋尾句『生亦翩翩邯鄲』，可玩也。」

歐公集古録稱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絶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又云石殘缺處多，世所傳乃楊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然則司寇所得蓋亦漢公本耳。

臧懷恪帖

王氏跋一：「臧懷恪碑，顔魯公撰並書。恪再爲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

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

唐史不立傳，若非魯公書碑，即湮滅無聞矣。雖百朱輪何益。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王氏跋二：「余少則艷魯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爲之摩挲竟日。噫！草稿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

按元章待訪録：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秃筆，今此石刻中秃筆宛然。此帖妙處乃在具八面勢，匆促中却安閑自在，蓋緣楷法精熟，至急用時但作帶筆真字，姿態自溢點畫間，徘徊掩映，真有無限意趣。元章謂詭形怪狀得於意外，信然。然總係唐楷法，所以筆筆皆到，不作風行草偃勢，要祇是多寶塔餘態。司寇謂無一筆不作晉法，又非也。今胥史起稿，賈人登簿，亦每暗合此法，以年久寫之熟，自無意間得之，抛擲處尤逼真，但腹中無魯公楷式，故不能若此沉着饒古意耳。都玄敬寓意編謂馬主事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内有元時袁文清桷跋，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吴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興皆陝中地名，今石在陝中，豈即安氏原石耶？抑永興重摹者耶？又謂「安氏分析時，剖此帖爲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共六十九行，「僕射指」處止十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豈馬所藏本又止半幅耶？元章書史又謂「内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横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横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行尚覺屈强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

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屋漏雨跡。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若分得後半，當是獲膏腴産矣。袁跋又云：「嘗得坡翁拓本，無毫髮失真。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帖尚全，嘗手拓數本，書遂大進。」又云：「蘇本付瓘，米本付瑾，以免安氏兄弟之誚。」蘇本久不聞，應已湮没；馬氏藏米本不遠，今尚能存否？元章極賞此帖，謂石刻粗存概耳，何緣得臨本觀之，是筆寫或尚存生動態也。內「尊者爲賊所逼，」當是「賤所逼」，又别置一拓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奈何反不傳。

楚金碑

王氏跋一：「按貫氏談録言，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士大夫倣習之，謂爲『院體。』此碑清圓有餘，道勁不足，得顔尚書小許鈎磔，便脱此病。」

書近秀媚，風度亦可觀，第結構全疏，欹傾聊且，頗似初學書者，顧何以亦負時名？石今尚不磨泐，豈係重翻本，摹其泛駕，遺其駿骨耶？

李陽冰篆書謙卦

王氏跋一：「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尉正脈。」

余家有此拓本，曾以飾圍屏。書勁而細，然筆筆有態，古篆今存者少，宜寶之。

成德節度德政碑

王氏跋一：「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輩創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詞胥下爲諛，餒謫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道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真定御史行臺，不易拓。」

余拓有數本，文亦稍模糊不全，其字豐肉而飛動有勢，法亦自李北海門中來，然蕩而不疏，艷而藏骨，遊筆間覺從容有餘態。趙松雪寫碑云步驟李、顧，視此尚隔一塵也。評書以時代，信是耳食，然竟亦豈能全廢？

柳尚書諸葛武侯祠記

王氏跋一：「右裴晉公度記，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幕中，三公勛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於書不得稱名家，獨米元章謂其勝誠懸。今觀其行筆，飄灑雄逸，無拘迫寒儉之態，真足埍箎。第結構小疏，不能運鐵腕捺磔間耳。碑在成都，可七百年矣，完好尚如新，得非以僻故存耶？」

余友詹惟柄爲成都守，曾寄一本。字僅能具態耳，以埍箎誠懸，尚有慚色，何得云過之？裴晉公文，是唐時常體，然頌武侯語甚精，殆志意有符契哉！

董宣傳

王氏跋一：「碑前有四字，篆書『漢董宣傳，』『傳』作中楷，結法俱精，雅有方圓意。而不具人姓名，當是唐能書者書

之也。」

唐人固多能書者，第不知何爲獨書此傳。

玄秘塔碑

王氏跋一：「玄秘塔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公權書，裴觀察休撰。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相。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勁健固不乏，要之晉法一大變耳。」

柳書惟此碑盛行，結體若甚苦者，然其實是縱筆，蓋肆意出之，略不粘帶，故不覺其鋒棱太厲也。全是祖魯公家廟碑來，久之熟而渾化，亦遂自成家矣。此碑刻手甚工，並其運筆意俱刻出，纖毫無失。今唐碑存世能具筆法者，當以此爲第一。

復東林寺碑

王氏跋一：「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變遒勁爲文弱，亦可愛也。」

誠懸幾八十猶能書碑，平生作字甚多，何目力乃能不傷如此。近文氏父子亦然，殆是天縱。

集柳書普照寺碑

王氏跋一：「此碑遒勁方整，有一夫當關時力。視誠懸真跡不啻如之。金狄人奉金教，猶不忘臨池，江左吴傅朋、張即

之輩爲可愧也。撰文者爲仲汝，文粗能其家言，第云『寺故右軍王羲之捨宅者』妄。右軍渡江時未十歲，當是淮南公捨耳。」

柳書露筋骨，易於摹刻，故雖自碑刻鈎勒來，亦不甚失。金狄但知立碑，集書者固中原人耳。

僧彦修帖

王氏跋一：「彦修蓋與亞棲、䛒光齊名者，作詩語如避機懶婦，書法如淮陰惡少年，風狂跳踉，俱非本色，可歎可歎！」

彦修書雖跳踉，然骨力猶存，總是素師餘派。

蔡忠惠萬安橋記

王氏跋一：「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道麗，當與此橋爭勝。結法全自顔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晝錦堂差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

君謨此記全步驟中興磨崖碑，第微覺肉勝。碑原係兩石，嘉靖中遘倭患，毁其半，土人取舊本摹補之。前一片仍舊刻也。

蔡端明荔枝譜

王氏跋一：「蔡君謨荔枝譜一卷，昔人評其書嚴正方重，如土偶蒙金，今無乃類之乎？此本棗木刻在閩中，故不能大佳耳。白樂天序稱『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蘇子瞻詩云：『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

玉膚。』此皆爲荔枝傳神，君謨不及也。然彼是巴蜀、嶺南荔枝耳。似不足辱二君子語。」

樂天序，子瞻詩，皆是俊語，此須乞虞永興、歐陽率更書之。若端明荔枝譜，正可自書耳。

晝錦堂記

王氏跋一：「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公以參政爲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絶』。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俟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絶，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

凡書貴有天趣，即係百衲，何由得佳？且刻碑須書丹乃神，若寫數十赫蹏，擇合作用之，不知若何人石？如用朱填，則益失真矣。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

王氏跋一：「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説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道疏，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

魏公書全師多寶塔碑，但用力未深，祇得其形似，所以方嚴多秀媚少。然聞當時傚之者頗衆，則以其勛業故。

大相國寺碑

王氏跋一：「右寺碑在大梁，翰林承旨宋白撰，待詔吴郢書。完好若新立者。白亦頗有文名，而詞蕪雜不工。郢雖不能脱祇候習，頗遒勁。殆類誠懸集書。」

宋初沿唐習，能書者尚多，此兩碑猶非其佳者。海南黎君華曾示余數碑，皆遒媚有姿，雖不及唐人，以趙松雪視之，未知孰勝。

大觀御制五禮記

王氏跋一：「大觀五禮記石刻在大名舊城，字畫不甚密，而遒朗可取。或云徽宗御筆也。徽宗能作瘦金書，於楷法不足，或是蔡京耳。」

徽宗以書畫自矜，果其書，必標以「御筆」，或有押字。若蔡京書，贊兹盛典，恐亦必書名。今無款識，當祇是待詔書爾。

醉翁豐樂二亭記

王氏跋一：「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擘窠書，法出顔尚書、徐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自是當家。醉翁一記偶創新獲，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志，更成捧心。若能於壓字處用古韻差可耳。」

筆法全祖碑側記，但增以秀媚，然亦有雄古氣，大約蘇書大乃愈佳也。司寇公素不甚滿永叔，若此二記，恐弇州集中亦未能多。有法何必古，醉翁記以散文行賦體，正自奇處，可謂前無古人，第不可有二耳。豐樂記意不深而醞藉有餘味，其精神祇在求戰地不得，遂轉入休養生息意，前後掩映，機軸甚妙。坡翁書與此二記正相稱也。

荔枝丹帖

王氏跋一：「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没爲明神，亦是常理。獨怪

嫚客死，當是伊伾文態未洗盡耳。」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用鈎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濃艷而勁發有勢，疑是南禺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絶妙。今跋稱是坡翁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嫚者死，世俗驚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伾文態嗤之，是董狐筆。

金剛經

王氏跋一：「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爲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撇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示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粗漫，鋒鍛多中斷耳。」

金剛經是釋氏「心印品」，第不知坡翁書此，是欲治心？是欲種福？

蘇書三十六峰帖

王氏跋一：「坡公此書，古雅大勝季海。賦極不足言，亦不見坡翁集中。」

長公諸小文字多不存稿，此賦是以書傳耳。

蘇書歸去來辭帖

王氏跋一：「此帖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道氣。當是三錢鷄毛筆所書耳。」

前歸去辭字畫全不佳，後題跋六行稍縱逸有態。此碑是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者，當是石理粗刻手拙耳。司寇

後於文休承處見佳臨本，有跋，極贊其佳。懊戲題此鷄毛筆語，云罪過。

蘇書中山松醪賦帖

王氏跋一：「余嘗見宋人評書者極稱坡公草聖，恨少見之。此本雖極豪爽，牛鬼蛇神而不免涉疏慢，豈逸少所謂『爾時真大醉耶？』」

此賦不爲甚工，坡翁乃好書之，豈固有獨得韓公所謂「惟以自嬉」者耶？

東坡絶句松醪賦帖

王氏跋一：「東坡絶句三十首，松醪賦一首，用筆流利輕俊，指腕間蠕蠕有生色。文待詔精八法者，吾嘗得其臨本，終不似也。」

謂流利輕俊，信然。第筆勢稍寬弱，豈刻手拙耶？然蘇公字但小便弱，亦不獨此。

東坡告史全節語

王氏跋一：「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顔魯公、畫至吴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於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爲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能事畢」三字，絶有分曉。畫吾不能知，若謂詩、文、字，至杜、韓、顔三公而極，余未服也。蓋藝至此乃全入今，其機竅入人心髓，今人爲藝，若刻意搜求，未有不入三派者，其道至此窮矣。無但曹、劉、鍾、索，即先天以前，猶

別是一面目。今人若捨三派，必須力倣古先，方能絶類不染。不然，忽不知已入窠臼矣。何仲默謂古詩亡於謝，古文亡於韓，亦是此意。第褒貶不同調耳。

寄文與可絶句三十首

王氏跋一：「公此書不甚假腕力，而遒婉秀媚有筆外意。詩亦多清麗可喜，豈公以此君故瓣香洋州使君耶？」

書盡饒態，第不甚强勁。

蘇長公行草醉翁亭記

王氏跋一：「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遒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余見蘇行草不少，惟渴筆一二得似耳，正書遂無毫髮。且公此書既不登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没後，有王逸老者居恒欲出懷素上，乃其筆耶？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温甫輩，睹琅琊石刻，戲書之耶？又念三君不辦此妙境，令人恍恍。跋尾趙吴興小軟弱而疏，不應稱宋。及趙子固、沈啓南、吴原博跋，恐亦未爲真耳。」

余曾見此拓本，無但非蘇公書，亦非宋人書。其使轉間雖勁有力，然不免帶俗、帶邪，頗類近時李太僕及長沙相兩公脚手。又間雜以解縉紳、宋仲温法。此等書固時有，當是正成間老臨池手耳。新鄭相獲此帖於徽邸，甚自寶愛，即其弟姪亦不能多見。後江陵相自家入京時，過新鄭宅，語談間忽問及此卷。既去，高公曰彼豈尚索我賄耶？因更侑以别物並卷饋之。張受之去，人或言張後復以卷構高罪，則未可信。

山谷書狄梁公碑

王氏跋一：「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節公書之，爲海内『三絶』，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絶也。黄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

宋初尚多俳體，文正此碑是詞科高手，然亦不落莫。魯直書稍大乃佳，尤貴蒼老。此書有嫩氣，又小，故姿態未溢，祇覺傾側。要之文與書亦皆足傳，第以並梁公之勛業爲「三絶」，未免有慚色耳。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

王氏跋一：「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曲，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拓久，遂多失真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臥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遊妙墨劖之崖石。少遊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谷念之耶。」

此詩開口即可厭，立論庸腐，亦無所謂不忍再讀。第就彼道中亦可稱霸滇南耳。書固佳，以居魯公兩廡，可無愧。司寇不識秦少遊能書，亦是異事。

山谷書大江東去詞

王氏跋一：「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有王處仲撾鼓意氣，旁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足相發磊塊。時閲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蘇此詞，黄此書，俱非雅品，非當行，而皆磊落自肆。正是一派，真足當阮公數斗酒。余有此舊本而失却首幅，不知刻石在何所，愧無從覓補。

山谷七祖山詩

王氏跋一：「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詩，其書本得意筆，而爲再刻故，且石頑而工拙，所用峭拙取老取媚意殆盡。其僅存者，偃蹇桀驁之態耳。詩亦頗自負得意語。而類爲拙工頑石所侵者，何也。人苦不自知，何緣復寄王子駿。」

此字大幾可四寸，甚易刻，乃不能得其筆意，信哉石頑而工拙也。魯直詩自是別傳。司寇亦無庸饒舌。

食時五觀帖

王氏跋一：「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粗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余有此舊拓本，字畫飛動，筆力最熟，最精勁，當是涪翁佳帖。司寇乃以輕弱少之，殊不可解。豈得其翻刻劣本耶？

涪翁雜帖

王氏跋一：「涪翁草書自作偈語一通，又唐詩二首。此公自謂得長沙三昧。一時亦翕然歸之。其風韻態度，誠翩翩濁世佳公子也。即無論結構與素師手腕有剛柔之異，識者自得之。」

素師手力勁，然字形醜；涪翁手力弱，然字形媚。

曹娥碑

王氏跋一：「蔡開府手腕極有力，故行法多遒逸，惜一二俗筆未盡去爾。此碑尤可玩也。」

蔡氏兄弟固皆能書，然學力不深，其得附蘇、黄、米三公後，是以官重。今黜去，以君謨當之，是以人廢。

米南宫天馬賦

王氏跋一：「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强超逸，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嚙膝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

韓宗伯有一墨本示余，頗豪勁有態。詹東圖謂是真跡。余細觀之，即此碑臨出本耳，鈎填跡顯然。

米南宫雜帖

王氏跋一：「元章三絶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人覽者爽然。」

元章帖石刻者少，此石不知在何所，亦未盛行。

米元暉夫子廟記

王氏跋一：「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吴城中，書亦秀穎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

今人學元章不成，多似元暉。祗習父業，不能探其原本，故醖藉少。

趙子昂帖

王氏跋一：「吾鄉人陶氏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二卷爲姜堯章、盧柳南，餘俱趙吳興書。吳興畫蘭一本，清絶楚楚，與王摩詰蕉蘭同韻。此帖爲顧善夫所刻，内千文、歸去來辭、西銘各闕數行。陶謁文太史書補之，文固辭曰：『莫易視，吾不能爲後人笑端。』人謂太史勝柬先生補亡遠矣。彼宋康王之於吳傅朋，非無此論，但恨晚耳。」

此帖今吳中盛行，是松雪通行書，未爲甚佳。獨畫蘭果清絶。衡翁不補趙帖，良是。第於懷素千文真跡卻何爲手補？余在唐元卿處見山谷行書石刻，衡翁亦補一幅，夫何嘗不補？豈陶氏無識，欲此翁作僞跡刻石耶？

趙子昂雜帖

王氏跋四。次跋云：「左太冲詩於曹氏兄弟猶子昂於大令父子，可謂逼真。」三跋云：「服食帖，家弟初見之驚愕咋指，謂吳興遂能造此妙境 既讀跋尾，知爲臨右軍筆也。相與愀然 歎佛菩薩地分不同如此。」四跋云：「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豐碑大碣，螭首龜趺，要非其至者 須於閑窗散筆有意無意間求之耳 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邸，與蘇賦俱變體之佳者。」

子昂於大令父子，應如韋蘇州於陶彭澤，氣韻非不似，然相去卻遠。今謂猶左太冲於曹氏兄弟，恐未足當。

二王帖，敬美所熟見，何爲不能辨服食帖臨本，直至讀跋尾始知之耶？佛菩薩地位不同，自是當行解。

大不如小，楷不如行，豐碑大碣不如閑窗散筆，以此評趙松雪最爲確論。淮府赤壁賦，余有拓本，是此公得意筆。

孫真人碑

王氏跋一：「孫真人德彧碑，鄧集賢文原撰，趙承旨書。德彧即書重陽真人碑者。承旨此書，不甚取骨，而姿韻溢出於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腕者也。」

一道流而能令翰林諸名公爲撰文，爲寫碑，彼時道教之重如此，今時不能爾也。

馬丹陽碑

王氏跋一：「丹陽真人初名從義，後名鈺，重陽上足也。碑爲元學士王利用撰，而道流孫德彧書，文頗詳腴而書尤勁，有魯公遺意。」

道流固習書，元時書學尚盛，故兩人書皆可觀。

王重陽仙跡記

王氏跋一：「重陽仙跡記，金翰林修撰劉祖謙撰。而姚牧庵璲至元世祖朝以安西文學爲書。書法全學宋文貞碑，比之孫李不作墨猪氣。」

元時仙教大興，諸仙跡詭異者甚多，不獨王、馬兩公。豈賢傑不爲用，皆逃而之羽化耶！

雪庵茶榜

王氏跋：「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詞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味。書法風骨頗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

此茶榜刻，今世多以飾屏，字全師顔魯公，雖天趣未流動，然亦有骨力。余曾見此僧他墨跡，頗遒勁可喜。

宋璲千文

王氏跋一：「仲珩此書，頗得晉、唐人筆意。圓熟流便，有弄丸運斤之勢，惟結法小疏耳。」

不知此千文是何體？世所傳舍人書，多行草耳。

俞紫芝四體千文

王氏跋一：「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別號也。刻意吴興，頗稱優孟。此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吾友俞允文絶不稱號，近刻一私印，亦曰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余有此帖，其篆乃鐘鼎文。據文徵仲跋，謂是倣趙文敏書。

宋克前後出塞詩

王氏跋一：「宋克書此詩及後一帖，皆合作者，其精巧更勝古章法，乃所以爲終不及耳。」

此刻在關中，今每以裝於懷素千文後，不知何説，豈石相連耶？字亦小有致，然無古意，祇以章草法助佻勢，未爲甚工。

枝山十九首

王氏跋一：「京兆此書，清圓秀媚，而風骨不乏，在大令下，李懷琳、孫過庭上。真跡在休承所，近聞以桂玉故，鬻之徽人。」

已見前停雲館帖中。

祝書唐初諸君子帖

王氏跋一：「祝此跋爲刻褚登善書者，祝跋已入石而登善摹本在許元復處，未及授刻爲恨。筆法清婉貴麗，如顧家婦而不乏林下風氣，置之武德貞觀間，誰能辨也？」

跋已入石而摹本尚留，亦是異事。褚書是何帖，跋未明。

祝京兆味泉賦帖

王氏跋一：「此書二十行外隸分溢出，古雅有餘，若鈎剔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

王文恪墓誌

王氏跋一：「此書方於晉而疏，圓於歐而不局，是祝金石中第一手。」

毛中丞夫人墓誌

王氏跋一：「此書視王文恪誌銘，運筆小圓，形差區，古雅亦相亞也。」

六體

王氏跋一：「韓淮陰自謂用兵多多益善，此帖近之。惟學素師腕差弱耳。」

王文恪墓誌最有名，然余尚未見。六體帖舊曾有，今失去，亦不爲甚佳。祝真書有一種近隸者，雖古勁，然頗倔强，非本色。

君子亭記

王氏跋一：「陽明先生謫龍場，用王猷張鷹例，爲亭竹間，而手書記於壁。後人爲摹刻之。書與詞皆工，而差可讀也。」

陽明先生書晚年最蒼老入妙，此書尚覺如河朔少年，沓拖而不可耐。不知弇州公何爲反取之？若論文章，固是此時者工。

華氏義田記

王氏跋一：「華從龍先生此舉是范氏家法。應德此記，宋文之有致者；徵仲此書，漢隸之有鋒者。」

徵仲自矜隸書，然刻碑者少，用以存模古意，亦足醒眼。

豐考功筆訣

王氏跋一：「豐考功筆訣一册，故鄞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今名。皆採古八法精語，而時附以己意。其最宗者，右軍耳。兼享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牙餘剔耳。吾謂豐氏有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余生平見南禺公草書甚多，皆精勁有古法，臨古帖尤妙，唐元卿稱爲「我朝第一」，惟未見楷書。此帖所刻稍拘弱，未爲快也。隸篆是勉强爲之，視文氏父子遠遜。首五章論書法甚精，學者可置座右。第中釋「折釵股」一節，謂是「水墨得所，肉勻骨勁，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於曲直，嚴重渾厚而不爲蛇蚓之態」，則似未然。「折釵股」乃是草書中波畫，用已退筆擲之，其叉頭處類折形，微曲處如釵股。右軍草帖中有一筆絶似，吴中一友曾指余。其帖今不常有。今閣帖第八卷末後「詫」字外臂，懷素自叙帖中張長史「長」字上二筆，俱微有此法。是筆法精熟中簸弄奇態，所以妙。若如南禺所言，則祇可如釵股，其「折」字説不去。又凡金鐵物類僵而不活，若但欲其勁而曲，又何必取喻於釵？愚此解未敢自謂，是願知書者辨之。

右軍鶻不佳帖

王氏跋一：「鶻當是諸孫小字。此帖連白石枕，鄴中戰場諸跡，爲濮中李少師東之家物。米元章之父阿奢以奕勝獲之，遂爲米氏物。後有『尊德樂道』印，見元章書史甚詳。今則割爲一卷，而有開成二年柳公權記一條。豈全卷題字亦隨之而割耶？結體比它跡形勢稍廓落，而遒聳雄邁，有威鳳翔霄神驥追影勢。余老矣，後先所見右軍父子手筆唐臨至八本，能不悲喜。敬題於後。」

字之妙惟在運筆，故得見墨跡一行，勝墨刻千行。況右軍跡又最上神妙者乎！今司寇自矜後先見右軍父子手筆唐臨至八本，可謂奇幸。第按諸跋，右軍前三帖及此並後褚臨蘭亭共五本。大令祇送梨一本。就中真跡，右軍二，大令一。而前此月帖跋云：「疑是米臨」，則唐臨亦止二。其三本不知爲右軍？爲大令？於何處見？係手筆？係唐臨？徒令人作望梅想。以余所聞，華東沙氏有右軍袁生、姨母、初月三帖，大令廿九日一帖。疑司寇未之見。文壽承氏有大令地黄湯，又姑蘇某氏有右軍裹鮓，朱忠禧晚購得右軍快雪時晴，此豈司寇所及見，即所云八本之三耶？此七帖傳聞惟袁生、快雪係真跡，餘皆唐臨。華氏帖今蓋歸項少參子長云。此鶻不佳帖跋不言購得，不知是誰氏物？帖割跋亦分割，自是常理。書史稱李孝廣收得右軍黄麻紙十餘帖，所記帖語白石枕等共七章。此帖幸存，餘帖今在何所？似未曾入石。妙跡杳然，令人悵望。

大令送梨帖

王氏跋一：「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蓋並右軍『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十二字，俱誤以爲大令，故有『劍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折爲二卷。而子瞻所題：「家鷄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十萬簽。」蓋右軍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謂爲然。而誠懸跋後細題：「又一帖，十二字連之」語，皆爲元章削去，恐後覽者以誠懸跋語致疑。若大令筆，雖稍有剥軼而存者猶自煜煜射人。元章所稱「天真爛漫」，故不虛也。誠懸結構淳古，生平鋒鍔斂盡，隱然有羹墻思。吾弟其善有之。」

萬曆庚辰，敬美以江右臬副入覲，遘疾，乞致仕，余在驗封，爲力請於冢宰不得，遲至三月十日，仍赴江右。有詩四首寄謝。余乃不知其次日早得此奇物也。敬美書家當行，矻矻數十年，捐貲購古真跡，至茲歲，乃始獲此晉法

書一紙耳。元章書史載其辭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是十二字，而柳跋云：「兩行十字。」敬美亦跋云：「十字而費五十金，且損五六。」此帖今刻臨江二王帖中，「今」下「送」字缺，「顆」字則原無，書史誤增耳。無「送」字，而云送梨帖，當是舊標題云爾也。柳後細題一行，元章削去，可惜。據書史有「貞觀」半印，「梨氏」印，王文正孝先跋。今司寇、奉常俱未言及，能無剥蝕否。書史又云：「劉季孫以十千置得，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迄今又幾四百年，雖割去右軍一幅，價增止五倍，亦不爲甚重。第劉在日，米曾約以歐陽詢二帖、王維雪圖六幅、玉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相易，因硯山爲王詵借去，不果。率更書、摩詰畫，彼時何價廉乃爾？此帖不知後何時復歸元章。蘇跋屬右軍，米跋奈何不存，而與可跋乃存也？古人用墨皆濃，濃最難。敬美謂子敬、誠懸、與可墨色濃淡前後如倒置；謂古人今人不相及，非徒用筆，即用墨亦然，良是。第謂凡稱右軍真跡，墨沈昏淡者皆贋品，則恐未盡然。何者？濃墨遭水濕，亦不無落色耳。

隋賢書出師頌

王氏跋一：「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鈎之敏，而人間則甚推蕭子雲。余舊於文壽承所見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與『宣和』瓢印，蓋『天府本』也。第黯黮不甚可別，細玩其行筆處亦似微蹇澀，往往有楓落吴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形模相彷彿，而結法特加詳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書『王涯僕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褚尾米友仁敷文鑒定以爲隋賢書，遂入紹興内府。余竊謂二跡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者小次耳。小米不能別所以，而概以隋賢目之。余良幸獲再睹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滿者，子雲奇跡遂以永絶。」

文壽承晚年於燕市無意中購得索幼安出師頌，價三鐶耳。好事者多往索觀，雲字已昏暗不可識，就明處定睛視久之，乃稍可辨點畫。若筆法則祇在影響間。壽承後摹入石，余曾見拓本，亦頗饒古趣，第不見所謂「銀鈎之敏」，又多滲跡，似若曾經水漬者。然壽承時已七十餘，昏昏默默，若何摹出，目力可謂强，亦可謂妙手矣。敬美此本不知得自何人，未曾與余言。司寇謂勝文本，當由墨色鮮明耳。小米既目以隋賢，並司寇謂自幼安臨出，恐皆屬懸斷。但果係宣和、紹興真物，亦即是書林至寶矣。以此觀之，世間神物沉埋舊家敝篋者，尚不乏也。

顔魯公書竹山潘氏堂聯句

王氏跋一：「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吴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夔輩皆知名士。而所謂粲、顗、須者，於公爲子姓，皆有文行，官爵具家廟碑中。公此書遒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真蠶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頡頏。而此乃手跡，又當遠勝之。第宣和書譜實載之目録。而考無祐陵御題及『宣和』瓢印，前僅冠以『緝熙殿』章，而後有米元暉鑒定。按緝熙殿理宗朝所建也，雖隆準宛然，能無邯鄲子輿之惑乎哉？不知靖康之變，玉盤金魚散在人間，雖以光堯懸勇爵餅金購募，而應者拆洗去之。小米能别書，不能别所以或爲諱其自，至理宗日始加以秘殿章識耳。余既書此，人或笑余直當以公法定真贋，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爲黄長睿也。」

此詩無宣和印識，當是佳臨本。何者靖康變後，御題無所忌，正當藉以爲重，何爲剪去？第今人作，必當贋宣和不贋緝熙。以其祇有緝熙章，知是北宋時臨本，非近時僞物，正可貴也。摹本尚可辨，佳臨本絶難辨，八法定真贋，恐即魯公復出，亦未易言。

宋名公二十帖

王氏跋一：「右宋名公簡札合一卷。翰林學士李宗諤送從表兄詩中有云：『銅魚四明守』，當是知明州也。宗諤字昌武，饒陽人，故丞相昉之子，仕至右諫議大夫。其稱學士，當在景德二年後，呼表兄爲腹兄，不知何所據？老米謂宗諤主文既久，當時試士無易書例，故爭爲肥褊樸拙，以投其好。今考之果爾。然則公書雖不見賞專門，亦負時趨耶！范仲淹者，字希文，吾吴人，有二帖遺尹師魯舍人，此其一也。跋者多宋、元人，吾僅留尤袤。袤常之無錫人，以秘書監終，謚文節。軾者，蘇軾字子瞻，眉山人。此寄久上人帖，古稚爲生平尺牘最。芾者，米芾，吴人。以乳媪蔭，得官，止禮部員外郎。此送提舉通直詩，結法雄爽有逸致，而不至作生平佻險，其書藪則郇公行押體也。又絶句一首，無姓名，而有『緝熙殿寶』，考其詩，是黄庭堅語。庭堅字魯直，豫章人。由史館累謫宜州卒，追謚文節。此書結構森然，詩亦婉致，所謂『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紹彭者薛字道祖，中山人，號翠微居士。與弟嗣昌輩俱有名。所謂『河東三鳳』者也。此與趙大年借墨帖，古氣浡浡遒勁中。蓋余所寶三帖之一也。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以知樞密院，卒謚忠敏。自謂屏跡里居，當是知潭州丐祠時也。世忠者，韓蘄王也，字良臣，慶陽人。以三鎮節致仕卒。史稱其目不知書，晚歲忽有悟，能作字，工小詞。據與司農總領帖，當是太保領元樞時耳。而結法頗遒麗，恐其時尚未入悟。或佐史筆也。允文者虞字彬甫，仁壽人。以左丞相兼樞密使出宣撫川陝，進少保，封雍國公，謚忠肅。此公蓋南渡名臣，吾以其慷慨議恢復近張魏公，而識時宜勝之。書法出鍾成侯，雖不能精詣，亦自古。汪藻者，字彦章，德興人。仕累禁近，後以顯謨閣學士謫死。藻有文行，饒志節，其書亦出入米襄陽。衡者葉衡，金華人。以進士十年取相位。以宰相片言得罪，人多疑之。書雖不免墨猪，而有拙意，且以力勝。王十朋者，字龜齡，樂清人。年四十七狀元及第。所與書極辨者不知何許人。想亦工佛法者。公可謂能衛道矣。蔣璨，字宣卿，紹興中爲户部侍郎，敷文待制。史不載，載書史。所題冲寂觀二詩，極俚淺，而書筆圓美翩翩，得晉人意。冲寂觀在陽羡，乃其香火地。王

淮，字季海，永嘉人。以左丞相樞密使罷爲大觀文，卒謚文定。札子是答故相或執政者。張綱，字彦正，丹陽人。嘗至大參，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文定。用太常駁，改謚章簡。此札似得致仕恩謝執政，又爲其子先容耳。范成大，字致能，吴人，以大資領祠，卒謚文穆。其書最得二家法。此小草亦離離可愛。孝祥者張字安國，烏江人。以詞翰名，弱冠及第，官顯謨閣直學士卒。樓鑰，字大防，鄞人。以大資領祠卒。其書辭黯然天真之痛，札亦稱之。了翁者魏字華甫，蒲江人。贈太師累封秦國公，謚文靖。此書倉卒爲密戚吊慰，故旨惻而辭絜，筆亦草草。張即之，字温甫，孝祥從子，以父孝伯蔭補官，至直秘閣。壽八十餘。此行體不足言，然卻不墮惡道。」

此諸帖大約以人重，非真能書者。蘇、黄、米三家似當别出，不宜雜置此中。韓蘄王晚雖稍有悟，亦豈詎工詞翰，所作小詞及字，恐俱出代筆。惟以其趣味可賞，故人遂許爲真耳。汪彦章長於四六，然嘗力詆李伯紀，謂饒志節，或未然。

坡老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王氏跋一：「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實此公酒經之羽翼，成而絶愛之。往往爲客書，所謂人間合有數十本者。余與敬美所見石本，一則草而瘦，一則楷而放與此跡頗不同。此跡不惟以古雅勝，而姿態百出，結構緊密，無一筆失操縱，當是眉山最上乘。觀者毋以『墨猪』跡之可也。」

坡翁小文字每多俊快可喜，況此是説酒，用以助翰墨姿態，尤爲當行。此外尚有酒子及濁醪妙理二賦，若兼得公書之，並酒經共爲一卷，日展數過，亦何讓李謫仙三百杯。

山谷書昌黎詩

王氏跋一：「生平見山谷書，以側險爲勢，以横逸爲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獨此録昌黎送符城南讀書詩小行體，盡斂其怒張之氣，而爲虚婉，與蘭亭異體同用。尤可寶也。昌黎木强語，山谷愛之。第昌黎晚節貴盛，故其談讀書之效津津然。山谷以筆札得罪，流離放逐。『生兒愚魯亦是佳事，何必强之讀書耶！放筆一笑。』自注：此書是真跡，而經水漬，以故不得佳。」

「生兒愚魯亦是佳事，」此是極聰明人自誇語。

山谷伏波神祠詩臨本

王氏跋一：「山谷書劉禹錫經伏波神祠詩最爲奇逸，有㶑洄飛舞之勢。後有張安國、范致能、李貞伯、文徵仲諸跋，皆佳。初自華東沙氏售於吾館甥叔陽，意忽疑之，持以見畀。偶以囊澀不能應。得旬日留，託王君載雙鈎，而俞仲蔚填廓之。雖不盡得其妙，比之拓石，尚少一重障也。卷今爲嘉興項氏以重價購得。」

此真跡，價須幾何？致令司寇公囊澀不能應。雙鈎廓填亦即是鏡中像，第不知二公長技能入唐人室否。

薛道祖三帖卷

王氏跋二。一跋云：「翠微居士薛道祖書學最古，法最密，而世傳獨最少。惟道園亦自恨之。十五年前，余嘗得其上清、連年、實享、清適四帖，以示文仲子，仲子大快，以爲所睹惟晴和、二像、隨意吟三帖，不謂復遘此，真足以軒輊六朝，追踪

漢、魏。今年忽於元馭宗伯所，見此三帖，不覺失聲歎賞。居月餘，偶及之，則云偶以寄吾家馭矣。家馭亦不甚鑒許。又月餘，而家馭自留都掇以見贶。」次跋云：「此大三皆與大年者，蓋宋室令穰也。畫品超絶。與道祖翰墨契甚深。吴文定跋惜其不列於四大家，爲之扼腕。道祖之先少保嗣通者，書法有舅氏褚登善宅相。時人語云：『買褚得薛不落夾。』而道祖與米元章實齊名。故元貽之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然嗣通筆怯，不迨登善，乃得列歐虞四大家。道祖品高，無遜元章，顧獨不得與蘇、黄四子並者。嗣通跡跋墨林，旭、素、顔、柳尚未出，而道祖時，四子數已滿故也。與道祖頡頏者，章惇、蔡京、卞，俱有可觀。以人故不齒云。」

唐四大家，蓋或云歐、虞、褚、陸。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謨，則前後輩倒置，恐君謨不甘。若云蘇、黄、米、薛，固自穩當。

蘇長公三絶句

王氏跋一：「蘇長公畫竹，草草數筆，不倫不理，而濃淡間各自有天趣。書筆祇兩三字帶誠懸，餘俱本色。蒼勁之中媚態雅韻靡所不足。七言出律入古，有聲有色有味，第不當於驪黄之内求之。余幾欲爲東圖和此韻，既而放筆曰：『不若容此老獨步。』」

此跋於長公畫竹及詩字皆極其贊頌，曰「天趣」，曰「不當於驪黄之内求之。」似是醉餘逸興淋漓信筆揮染者，極令人企羨，曩日共東圖論書畫時，恨不及索觀之。

趙松雪書千文

王氏跋二。一跋云：「右趙承旨千字文，不言是何年書，當是至元以後延祐以前，無疑也。蓋其功力既完，精神正旺，故

於腕指間從容變化，各極其致。中有疏而密者，柔而勁者，生而熟者，緩而緊者，出山陰，入大令，傍及虞、褚，不露蹊徑，正以博綜勝耳。文待詔乃謂師李北海，吾未敢薦也。三十年所見千文真跡多矣，紹興董氏智永真草，從規矩出風度，當爲第一本。三辰顧氏懷素草，從風度見規矩，當是第二本。此卷折衷二僧間，具體而微，不免居第三。若趙模，時代雖古，而韻不足。鮮于樞骨力雖强，而氣不清。四五之間尚爲幸矣。」次跋云：「今年六月，有故人以趙文敏公千文來售者，初閱之，則潦草酬應，厭倦筆墨之意可掬。爲再三過，時時得佳字。重玩之，則結構波策有不容言之妙。文休承謂生平見公草書僅二本，此本尤佳絕。蓋公以至治二年壬戌四月廿八日書，以六月辛巳捐館，中間閏五月十八日曾跋子敬十三行洛神賦，謂『老疾不能作跋，雨後稍涼書此。』蓋去書千文僅二十日耳。是宜其有厭倦色，而老手斫輪，運斤成風之勢固不容掩。然公自是翰墨緣且盡矣。余置書畫緣亦於今日盡，臨紙黯然，低徊久之。望日曬書題。」

大凡詩文書畫等，晚年則力量進，所謂年是年力，然精神周密卻不如少年時。書畫道成雖不若詩文之焦勞，第衰邁時了倒或亦不免。但就其漫興中，詩文則氣格深厚，書畫則姿態淋漓，皆有一種天趣，正是大不可及。今司寇評松雪此書云「酬應厭倦」，云「運斤成風，曲盡老手之妙。」第自謂置書畫緣於此日盡，不知是何年語，此後果能不再購名跡否？

松雪洛神賦

王氏跋一：「趙吳興洛神賦乃中年筆，不甚經意，而時時有法外賞。十行後姿態溢出，宛然驚鴻遊龍也。歎賞之餘，爲題其後。」

余少時曾於友人卞孝廉應龍所見松雪書此賦，是絹素上書，最蒼勁多姿態。卞友日置案上臨寫，蹧池半已脱

落，絹亦多浮起。憶其鳳骨似是晚年筆，視此中年者未知孰勝。

趙吴興真草千文

王氏跋一：「永禪師真草千文後先散施江左僧寺。蓋千餘年而余於會稽董文玉侍郎家睹八百本中之一本。自恨此生如值阿閦國，一見不再見。今年在敬美弟處，獲睹趙吴興此紙，所謂焕如神明，頓還舊觀者，非耶？跋尾皆國初名士，如宋承旨父子、王待制、胡山長、蘇太史、吴殿學，名腕中有眼者。」

吴興他書於永師似尚有仙凡之隔，今司寇乃以「頓還舊觀」許之，余未見此本，無敢臆斷。

損本三君法書

王氏跋一：「前一紙爲天全先生送景寅參政聯句三十韻，行體遒美，雜有褚、米法。跋尾始自放，天真爛然。而至後一紙水龍吟慢，則筋骨姿態種種横逸，或鋒利若錯刀，或虬健如鐵絲，最合作書也。又范庵先生錢塘三律，縱筆自喜，神采奕奕射人。此翁極謂人奴書，而亦不免有豫章、吴興意，然至曩時所謂「院體」，一掃盡之。又西涯先生揚子、洞庭二律，爲陸水村公書，未及畢而以酒至解。是時陸尚爲御史，未幾先生大拜，陸遂不敢請，而跋其事。跋今在名賢遺墨中。余後先四得之，合爲一卷，以便披覽。蓋天全、西涯二公名位相敵，而范庵以風節翱翔其間不肯下，一當合也；天全書固有飛動勢，二公尚法，而此特縱，遂皆爲生平極意筆，二當合也；爲詩三，爲詞一，而首皆缺，有二字者，有二韻者，有小半闋者，三當合也。夜光之璧不以損而減朗，況余所得皆照乘者哉！因題之曰：損本三君法書。」

此三帖正以損本奇，據跋皆三君得意筆，則尤可賞也。内長沙相二律爲陸冢宰書，以酒至暫停，後大拜，陸遂

不敢請，其事尤可紀。釋氏謂今時爲缺陷世界，昔人云「寧爲玉碎，無爲瓦全」，兩公相業似之。獨范庵名位稍卑，差得自完。若以墨寶言，則又當武功爲首矣。文正好書，此揚子洞庭二詩，何少宰謂前無李杜，或未然，然要是此公精到語。余從兄都督公有此二挂幅，曾稔觀之，詩正與字稱。

三吴名士筆札

王氏跋一：「諸名士筆札，吴文定原博，祝京兆希哲，王太學履吉，陳太學道復，各得二紙。沈山人啓南，李太僕貞伯，顧尚書華玉，金先輩元玉，陸詹事子淵，王中丞履約，王吏部禄之，彭山人孔嘉，各一紙。又有名承舉者，號痴翁者，皆白下人，考其筆意似亦隱君子也。吴公後不完札，與希哲後談瑣事一札，道復小詩，筆意俱更道美。華玉結構精密，子淵尤雅俊，而不能無意。元玉、履吉翩翩自快。履約行邊時書寄履吉者，所及時事縷縷，其謂江陜二省程文冠諸省，蓋一時郎署名手也。禄之與履約札，謂舉筆目眩，閏之則成雙筆，且屬不可聞衡翁語，劇可笑。蓋是時衡翁逾八秩，尚能作蠅頭楷故也。禄之自是草草吴興，如一束枯卉而已。孔嘉虎邱詩既不俗，而書筆流利，不作眉山體，驟看之未有不以爲文氏者。」吴文定不完札，何不以入前卷，名曰「四君損本」耶？陸文裕書固每以有意佳。孔嘉不作蘇體，良難得者。

姜立綱書

王氏跋一：「故姜太僕立綱書此四子全文，句讀各有圈，甚精當，是先朝春宫進讀本也。結法圓熟端勁，妙不可言。初見絶以爲沈度學士書，徐覺其波磔處小露鋒鍛，乃敢定爲姜筆。噫嘻！今兩制諸君，不復能辨此矣。」

米元章謂但如佈算子便不是書。今書家多祖其説，不知篆隸原佈算子者也。米又以吏楷嗤徐季海，近弇州公

見字稍方整者，亦率以掾史目焉，不知古所云隸，正今吏及掾史也。右軍跡今幾絶矣，近代能得其筆法者，惟趙子昂、姜廷憲二君。趙之祖右軍，人猶知之，然亦不免算子之誚。若姜則語八法者率不道矣。余在李伯玉家見姜小楷，真精工之至，畫畫有筆，驅遣如意，其姿態全從筆中出，宛是聖教碑法。伯玉家又有樂毅論臨本，精密而流動，絶有骨力，文壽承極賞之。曰泛看止如此，然欲傚之，即一波一點亦不易到，此殆唐初人所臨。沈瑞伯亦以爲然。韓禮侍存良亦有一本，行款紙色俱相同，云是馮承素等所臨，余愛其運筆淨又沉着，瘦而有筋，亦謂是唐臨本。後余婿劭之見都城一前輩，乃云非也，此乃姜廷憲手臨者耳。此言大有理，余聞之恍然心服。姜書力原深，宜壽承云不能到也。今司寇謂初見以爲沈學士，此徒以字形方整言。沈法祇從趙變，圓熟是其所長，無右軍筆法，細玩無意趣。然姜亦有一種學沈者，豈此四子全文正用沈法者耶？姜雖爲吴子所嗤，然自致身金紫，今其遺跡在京都價亦不減希哲、履吉。傚之者多白衣躋貴顯，亦可謂遇時者矣。有人作干禄字書，應以爲準。

國朝名賢遺墨

王氏跋五。一跋云：「右有明名賢遺墨。第一卷二十人，故翰林學士承旨、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文憲公濂與徐大章書，修謹甚，筆法尤遒密可愛。楊鐵崖先生維楨七言律一章，足稱『散僧入聖』。先生會稽人，元儒學提舉也，以其嘗預史局，且卒於洪武八年故收之。胡仲申先生翰，亦金華人，此書亦貽徐大章者，頗極推許之致。張羽，潯陽人，所作雪樵傳，事與文皆清逸，而隸法則韓擇木派也。王遠無錫人，革除靖難間，兩爲翰林學士。解公縉，一名大紳，吉水人，此六絶句，懷南安舊遊作也。墨氣勝，而結構小疏。從子禎期臨右軍一札，七十餘尚供奉史局。胡文穆公廣題漁父辭劍圖記，公廬陵人，建文中狀元及第，贈禮部尚書，再贈少師。楊文貞公士奇贈東莞公一律、一絶句，勁筆紛披，與語俱老。公初名遇，以字行，亦廬陵人，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胡頤庵先生儼，南昌人，進太子賓客致仕。楊文敏公榮建安人，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師。金文靖公幼孜，初名善，以字行，臨川人，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三公同官内閣，而同爲胡文穆題漁父圖。曾公棨，梁公潛亦題此圖。曾書法尤自精雅可愛，亦吉水人，甲申狀元及第。梁西昌人。李忠文公詩勉，凡二紙，其一跋江母傳，其一題陶靖節度履圖，清忠勁節，風表百世，而結法乃婉媚有致。王文端公直，泰和人。文安公英，臨安人。同舉進士，歷禮部左侍郎典内制，無弗同者，海内稱爲『二王先生』。詩律筆意亦無不同。陳文定公敬宗詩，亦題昭關圖，小楷斐亹饒晉人意。公之負臨池名固不虚也。魏文靖公驥，蕭山人，書精緊有腕力。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八，眉壽爲我朝文臣冠。陳公璉，挽李士文序，詞翰清雅。公東莞人，以禮部左侍郎終。卷凡二十一紙，而江西獨得十之七云。」次跋云：「第二卷，錢文肅公習禮，臨江人，以禮部右侍郎致仕。此跡一挽章耳，公品清貴，故留之。楊公翥，吾郡人，累進禮部尚書，食禄不視事。年八十五卒。所書梅軒記，爲陳有成作，其辭翰皆頹然長者。高文義公穀，揚之興化人，以兼東閣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書法妍婉，令人作留侯好女子觀。于肅愍公謙，錢塘人，以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中讒死。贈太傅。此詩乃題黄子久江山萬里圖者。以不切於圖，故割置此。馬公愉，臨朐人，狀元及第。卒贈尚書。張文僖公益，上元人，以侍講學士死土木難。贈學士。二公皆登内閣，不躋極品。所題城南書屋詩爲戴文進筆。徐天全有貞，吾郡人，初名珵。累官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削爵謫金齒，放歸卒。送僧素庵住持宣府彌陀寺，乃少年書，而中有涂乙。筆殊秀勁。林學士文，題張氏手澤記，辭翰皆質勝。學士閩人。商文毅公輅，淳安人。三舉第一人及第。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韓襄毅公雍，吾郡人，累進右都御史，總兩廣諸軍。此二札皆與吾鄉練綱御史者。韓公推賞獨至，蓋才氣合也。彭文憲公時，安福人，狀元及第之明年即入内閣。卒贈太師。所書乃挽章，而有『高誼舊爲鄉里重，直言曾感帝王尊』語，得非爲李忠文作耶？劉參政先生昌，吴縣人，弱冠登高第。今題宋江山薄推恩告身，而疑其制不能考，何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三原王端毅公恕報少保閔莊懿公珪一札，筆頗謹細，恐佐史爲之。以公名臣第一，不敢不存也。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青州余肅敏公子俊一詩，似於嚴郡謁范文

正公祠作。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宜興徐文靖公溥一詩，則卷册中長語也。刑部尚書盱江何文肅公喬新與鬱秋官札，乞琬琰集春秋纂，言懇懇，楷法極謹細，無一筆苟。正與志傳所載合。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應禎，初名甡，放舟一律亦得小致語。此公以書名，而波拂間時露崛强，殆類其爲人。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憲章，大儒也。誤稱閔公爲憲副，而旁注一『長』字，豈與閔契深，不規規世法耶？國子監祭酒冰玉羅公景以趣朝賜面小詞寄陸釴太常，筆法頗欲學宋仲温而未成長。禮部右侍郎方石謝公鐸爲人作一詩，不知何題，而頗清雅。卷亦二十人，帖如之，而吾郡稍稍有餘者。」三跋云：「李文正公東陽二札，書筆俱清麗。公長沙人，隸燕中戎籍，累官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倪文毅公嶽一札，乃寄同年閔莊懿公珪者。太常少卿陸春雨先生釴哭用常一排律，過亨父故宅一律；翰林院修撰張滄洲先生泰哭子五絶句，皆銷魂語也。二公皆吾州人，皆負文學。用常不知何許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大夏二札，一與郁公即前卷所謂秋官者；一則其子華容令，余外大王父也。贈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一札，寄閔莊懿者。二公皆孝廟畫接賢臣，想見其時，爲之慨羡。屠襄惠公鏞在吏部數行要閔公出郊過談，且云『有奇果一品未薦』，竟不知何物也。公鄞人。贈尚書新安程公敏政，贈太子太保常熟李文安公傑，各有詩投吾州陸文量，而山莊二絶有味乎言矣。文量名容，吾州人，有經濟才。思玄子桑悦，常熟人，負才而躁，爲柳州通判。故其語曰：『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又云：『投荒此日無言語，不與宗元競柳州。』雖弘曠不足，而旨趣亦悲切矣。書尤縱誕可惱。海釣蕭顯，山海人，按察僉事。書名彷彿張南安，而圉圉未稱。雪賦禁體，復步險稱奇，宜其都不成語也。吴文定公寬蓮溪章挽作蘇體，極古雅。謝文正公遷，卷册語耳。王文恪公鏊與楊循古一札，有前輩虚度。文定長洲人，文恪吴邑人，連舉壬辰、乙未會狀及第。文正餘姚人，則乙未狀元也。吴至禮尚，謝至户尚、謹身殿大學士，王至户尚、武英殿大學士，俱贈太傅。三公年位聲實伯仲也。刑部尚書贈太保洪襄惠公一札，乃撫順天時致閔莊懿者。贈太師順德梁文康公儲一詩，乃宫坊時送王冬官者。新建伯餘姚王公華一札，乃宫諭時簡閔莊懿者。閔時長中臺也。刑部尚書贈少保林貞肅公俊，南京禮尚贈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各詩一紙，其書一欹細若焦螟而著剛勁，一粗濃若蠐螬而表儒雅。卷二十人，凡二

十二紙。而吾郡得十之四。」四跋云：「南京吏部侍郎泰州儲文懿公瓘次韻雨花臺一律，詩拙而微有句，書拙而微有筆。吏部尚書贈少傅太原喬莊簡公宇題戴文進畫歌，歌語步驟起伏，全自李長沙派流出，才小乏耳。書亦如是。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公完，吾郡人。其書亦李長沙詩跋也。弘正間賞識如此。禮部尚書贈少保毛文簡公澄，吾州人，狀元及第。其與王父書談公私情事皆實境，而筆尤拙。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泰和羅文莊公欽順，毛公榜第二人也。家書一紙寄仲氏按察，叔氏中丞者。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華亭顧文僖公清，爲陸太宰賦也適園詩甚有致。與羅公筆俱清勁。贈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一絶句，毋論公理學勛猷巨公，詩秀拔有致，閱至此大醒人目。南京吏部尚書昆山朱恭靖公希周也適園詩亦爲陸太宰賦者。公生平不作一行草筆。南京兵部尚書贈少保無錫秦襄敏公一札，乃撫楚時與臺使者。贈尚書王文定公瓚送王父歸田一章，其書似學高閑、䂬光而不得筆。應天通判長洲祝先生允明，書家龍象也。一札，雖草草，亦自有天趣。江西提學副使北地李空同先生夢陽，陝西提學副使信陽何大復先生景明，文章家麟鳳也。吾嘗見李先生寫七尺碑，大有顔平原筆。何先生倣李長沙而指小滯。三詩出語便自不凡。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建業劉清惠公麟，生平於尺牘留意，此札書筆尤得聖教風。吴縣東橋顧璘，才名與劉公伯仲，而詩語尤俊。此則小竿尺耳，亦見一斑。公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前翰林侍讀學士、贈學士鄞縣豐公熙三詩，戍閩時作也。辭筆俱清密有致。其子坊以南考功主事謫歸，坐事後易名道生。才藝亦跨竈，而狂斜之行，家聲隤矣。此札多風語可笑。翰林院待詔長洲文先生徵明與王中丞履約書甚詳。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吴江周恭肅公用，書一紙。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增城湛文莊公若水，詩一紙。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慕簡公校，尺牘二紙。二公雖齒懸絶，而一時成進士，又一時以道學鳴者也。考湛公詩，蓋年九十一矣。魏公牘蓋與周充之侍郎父子。此卷二十人，得二十二紙，最多名賢大夫，而亦多書家者流。吾郡仍十之四云。」五跋云：「武英殿學士贈太保昆山顧文康公鼎臣一紙，乃與王父司馬書也。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深，早朝及禁中觀雨詩二首，詞翰俱清麗。然比之公生平差爲落夾。太僕少卿王南原先生韋雪中簡顧英玉詩僅小有致。先生館試詩有『雕欄十二畫沉沉，畫棟泥融燕初乳』句，傳搢紳間，今似未能稱。

太僕少卿邵康僖公鋭在江藩時一札，與周充之侍郎。南京户尚、贈太子太保武進周襄敏公金亦嘉靖中能臣也。詞翰故自楚楚。前翰林院修撰贈光禄少卿新都楊公慎與姜龍憲副札，亦自一斑。翰林院修撰進賢舒公芬，與楊俱狀元及第，俱有直諫聲。貴溪夏文愍公言，舒公榜進士也，此札與其邑朱令者。公時在政府，貴態浡浡辭旨間，而結法卻老蒼，有李西臺風。詹事贈禮部左侍郎東廣黄文裕公佐所爲擬天寶宫詞六首，實嘉靖宫辭也。詞筆俱婉麗。今少師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華亭徐公階，與余往復書札頗不少，而此則見貽詩也。公名臣而詩翰亦自穩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興王公守一札，是行邊後寄其弟履吉者。右春坊右贊善贈光禄少卿吉水羅文恭公洪先一小札，乃與吾師李觀察者。此公極有翰墨聲，以小故圉圉不快。陳太學道復，長洲人，一律，四絶，語平平耳。而散草古澹，在懷素林藻間。吏部員外郎長洲王先生穀祥，小札數行，亦可觀。溧陽馬君一龍者，余同年也，仕至國子司業。爲余書紀行萬字，皆小行。割其百之一於此。吴邑彭先生年，遊虎邱得五言律四首。馬君狂草不堪與顛史作奴。彭先生稿行眉山輩步，而此皆能脱生平窠臼，可重也。其後三紙，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於鱗，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詩各一；江西左布政使吴興徐中行子與書一。余所得於三君子者，不啻牛腰卷，而僅留其一，以誌感耳。卷中二十人，爲二十紙，而吾郡亦十之二。」

司寇所購昭代諸名公遺跡富矣。顧奈何無許禮侍成名。卮言謂其結構疏而醜，是傖中小有意者，或未然。先文恪公極重許書，今存有所書扇一柄，秀勁多姿，頗得右軍法。詩亦流快，有錢劉遺調。恨不獲質之司寇公。又姚吏侍洪謨近在檇李，其書逼趙松雪，甚有骨力，何爲亦不見録？

祝京兆書成趣園記

王氏跋一：「祝京兆希哲爲華光禄尚古成趣園記幾三千言，狀其峰巒池館紆餘曲折之勝，不遺餘力。其書法頗出趙吴興，然吴興遒而媚，京兆遒而古，似更勝之。余初得一本付駿兒爲楷式。八月自金陵過里中。華之宗人叔達强以投余輒去。

追而返之，不肯納。稍間，校前行款大小不甚遠，而結構微有出入，然各遵其妙。豈光禄有二子，京兆各爲書一本耶？華之園餘八十載不復可踪跡，而此記尚存。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庚寅歲司寇公曾遺余此卷，真體微帶行，數之幾可得三千字，徹尾無一懈怠，敗筆逸筆俱不傷其妙。最媚最蒼最密最散，驅遣自如，全以渾脱勝。不拘拘步趨古人而古意涌浡毫穎間。生平所見祝京兆書未有出此上者。跋謂「法頗出趙吴興」，亦其章法跌蕩處彷佛似耳，至其幽深無際，乃得之鍾太傅。謂「遒而古」勝趙，不誣也。上方微腐，前一段全缺者三字，微損者五字，裝潢亦不甚精。今云有二本，則余所得當是叔達强投本。其付幼公者，不知何若？既云各遵其妙，必微有不同。安得並展較之。園亡矣，賴此記存；而記又賴字以傳不朽者。寧獨言哉！

祝京兆諸體法書

王氏跋一：「祝京兆擬古以下四章擬黄庭，春遊二章擬蘭亭，差小。若閨懷則曹娥洛神之流耳。古言一跋擬章草，跋及古調亦然，而微涉仲温，然皆古雅有深趣。昆福寺以下五章，鋒微斂；六宫戲嬰圖以下三章，鋒微露。然姿態自勝，不知誰擬，要之自晉人流出。朝元引以下九章，擬眉山。秋夜以下四章，擬雙井小米。山水以下二章及渡口一擬南宫，中間微雜一二己筆，蓋不欲爲韓幹似也。修夕詞以下六章，結法與黄庭並觀。余老矣，所見京兆墨跡不下百餘本，未有若此之種種臻妙者，真令人心折。內所擬歐顔，峭者病姿，莊者病韻，二家本自難學，毫釐千里，少損連城。」

京兆書大約得之蘇、黄、米、趙者多，其氣格亦略相上下。擬南宫謂不欲爲韓幹似，果然。若歐、顔則流派原不同。今云二家本難學，非也。間架方整，蹲筆緩趨，最易得畦徑。世間難學者，惟鍾、索、二王耳。黄庭、蘭亭、曹娥、洛神，即百重繭追之，恐終爲壽陵步也。古書似亦得，不似亦得；古文似亦不得，不似亦不得。是箴祝膏肓

語。京兆聞之，必大憤懣，然詎能不心折？

文徵仲手札

王氏跋二。「右文待詔公徵仲手札二十八紙，中多與趙梁父、陸子傳二先生者。趙先生之孫某，陸先生之館甥也。裝池成卷，俾余題其後。昔顏魯公貴至八座，而乞米乞鹿脯於李太保，豈魯公臨池，不若公若，抑巖穴之苞苴更饒於廊廟也。若二先生者，賢於姚麟殿帥多矣。」「文衡山手柬跋云：文待詔與韓懋賞及祖父三代手札，大要是謝餉物語耳。韓能寶之，且乞諸賢題識以侈之，賢於蕺山姥、姚殿帥多矣。」

司寇兩跋，皆謂寶之者勝於姚殿帥。按魯直所云，乃是韓宗儒每得坡一帖即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十數斤，然則姚正是收賣蘇書者，何爲冒此誚也。宜云勝韓宗儒乃是。

三吴楷法二十四册

王氏跋二十四。一跋云：「吴郡宋仲温書趙文敏閣帖跋，陳文東書聖主得賢臣頌，法全倣永興，精熟可愛。又書張懷瓘録章草三品人名氏，韋續五十六種書。懷瓘十體斷内章草一條，雜正行體，而皆有小法，所臨急就，幾於優孟抵掌。釋文小楷尤精。後書葉夢得及自撰小跋，皆與前三書筆同。高槎軒季迪所作眠雲軒詩，翩翩度驊騮前。書法亦近仲温，特小疏耳。姚道衍廣孝書所作凡十首得意句，小楷亦楚楚。而自謂筆不佳，故多偏鋒。吾吴詩盛於昌穀，而啓之則季迪。書盛於希哲、徵仲，而啓之則仲温。若文東則雲間之破天荒者。」二跋云：「沈學士民則凡三紙，其一爲孔子世家，其一爲金氏墓誌銘王贊善汝玉撰，其一字稍大，爲諸葛武侯出師表。沈大理民望字最小，爲虞書·益稷篇。夏太卿仲昭，以書供奉者四十年，而

始爲吴文定公書此一紙。太卿公業已老矣，而精謹乃爾，令人肅然。盧中令爲己祇二紙，一種德堂記，一拙齋詩，皆道勁。而不克去俗，爲可恨。」　三跋云：「拙齋銘一、賦一、詩三。楊宗伯仲舉爲銘，錢山人子書爲賦，杜山人用嘉、陳山人紹先、劉少詹宗器爲詩。其詞與書法俱伯仲也。徐武功元玉二紙，其一臨褚河南哀册文，其一東原生傳。東原生者，即杜用嘉也。書傳後者，吾吴周鼎伯器，結法亦瀟灑。又國初亦有一周鼎伯器者，檇李人，文行亦相類，非此伯器也。」　四跋云：「李太僕貞伯凡二紙，一紙臨蘭亭記而行筆皆趙吴興。公生平以『奴書』誚吴興，此何也？　陳言疏謂中書舍人多至八十餘員，蓋當時傳奉之敝，人所蹙頞捄嗉者，杭言之無隱。　吴尚書原博王醫師墓表中有涂乙，然無一筆潦草。　吕翁墓表字稍大，俱步趨眉山，而時時有鍾意。　蔡九逵孔目嗣命議，以秃筆取勁，姿盡骨全。大抵李、吴純綿裹鐵，蔡則强弩透札。然李不盡汰俗，吴不盡汰濁，蔡不盡汰生，以此小有恨耳。」　五跋云：「祝京兆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中多曹娥、洛神風格。又元日早朝排律，及雜詩二首，皆早年筆。　演連珠並序十三首，卿巒風木行一首，尺牘四首，皆中年以後筆。　駸駸逼歐、褚。黄道中致甫字説稍大，約齋閑録又大，則皆晚年筆。　進可入元常室，退亦不讓伯施。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明興一人而已。黄道中致甫者，吾故人淳甫初名字也，爲其尊人五嶽山人乞集序，潤筆因以畀余。」　六跋云：「祝京兆勸農圖記、赤壁賦、著思録序或似率而密，或似拙而巧，信乎書家上乘也。惟赤壁一賦峭健而小涉佻耳。　勸農圖記又自超駸駸在趙吴興上。舊有文待詔畫一幀，余姑割愛去之，而留此書。」　七跋云：「祝京兆梅谷記比之勸農帖差大。　成趣園記又大於梅谷，本作正體，徵取行法，以助姿耳。　遒勁古雅中媚態溢發，天真爛然，真墨寶也。」　八跋云：「文待詔徵仲書皆小楷，其一爲余録早朝近體十四章，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考據典核。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　其三晝錦堂記，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爲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鷄鳴候門而始得之。　考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　九跋云：「文待詔甲子稿，詩凡五十二首，文八首，極精謹可愛，而不甚脱學究氣。是時年僅三十有五。聞公每歲輒手書其詩文，前後凡六十餘册，皆爲徽賈從其家購之。

徐博士昌穀落花七言律詩十章，是未見獻吉以前語。小楷如新鶯未成長，音羽宛宛，自見春意。贈仇東之二絶句，則皆進於是矣。待詔又有致仕三疏中不無涂竄，而結法亦佳。家弟乍目爲公稿本，費十鍰得之。以乞余。偶章簡甫之子藻見而摩娑不已，曰吾父筆也。」十跋云：「錢文通公原溥書陳氏碣銘蓋宋仲温流也。張南安二五言律，皆倒韻，而語亦平平。南安多狂草，吾吴人又不好收之，今此小行雜楷法，幾於優曇鉢花。陸文裕子淵小楷尤不易得，今此尺牘凡四首，中間行法十三，楷法十七，居然有北海、吴興風度。其語卻多凡情可笑。張侍郎文光者，陸公門下士也，陸薦之貴溪相得供奉永陵，第不爲臨池家所許。而此蘭亭序特楚楚如士人，所恨不堪三復耳。」十一跋云：「王履吉閔已賦、進學解、千字文皆精入永興三昧，然不如拙政園一記四詩。張琴師傳渾渾有鍾太傅意，使人愛而復敬之。然又不如退之琴操使人敬而不便解。跋尾仲蔚與家弟評此君書若訟而皆有訟理，故兩存之。」十二跋云：「陳白陽復甫千字文、屈原傳各一紙，此君字不楷，楷不易小，而吾乃兼得之。又陶靖節詩三十七首，尤覺以拙勝。」十三跋云：「楊憲副夢羽法駕曲三章，爲故相夏文愍代筆耳。老腕遒而少姿。王考功禄之與其師履吉尺牘，精謹有法，後有陳履常墓誌銘及答同年伊侍御書，皆稿草兼正行，結法彷彿吴興。陳方伯子兼三槐堂銘，蠅頭體，秀而少遜骨。蜀中詩自云倣鍾太傅，古雅而微乏韻。陸尚寶子傳金剪行、張烈婦二章，全得麻姑壇法，而以色澤傳之，遂爲一時書家冠。詩調亦典麗。雜文二章中多改竄，而筆法亦清勁。文博士壽承爲余書五子篇，五子者，謝榛、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宗臣，並余六也。爲篇凡二十有五。壽承此書最爲圓熟豐妍。」十四跋云：「文休承學正爲余書沈、宋、蘇、杜諸君七言律二十二首，是七十九歲筆，而精謹雅麗逾於少年時。又書嵇叔夜養生論及蘇子瞻續養生論，清俊而微佻卞。彭孔嘉山人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率更内斟酌，温勁精澤，光彩動人。若晚途則一束枯草耳。許元復太僕一紙，老筆圓美，所書龐居士傳，語尤可喜。黄淳父居士前一古體，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詩是晚年筆，差小退。周光韜叔初出道復，而此書醉鄉語酒德頌，精嚴有古意。程大倫子明全摹徵仲，而鸊鵜鵁鶄兩賦，風斯下矣。」十五跋云：「俞仲蔚爲余書少陵七言律四十六首，皆隋珠卞玉，得柳誠懸度人經意。又一紙書見贈古體八章，稍加圓熟。已上

皆六十以後書。又一紙近古體凡十四章，尤精謹可愛。周公暇爲余書王維、李頎、崔顥、高適、岑參七言律三十四首，鄭嵎津陽門行一章。皆精雅工緻。又自作詩二十章，字形稍大，筆亦稍放。紙有宋經箋、蜀箋、高麗繭，皆余山房中舊藏，勝於魚文側理多矣。」十六跋云：「徐奉化伯臣書黄庭内景經一紙，時吐鍾意。初爲飛凫人加染古色，雜識舊印，以希重價。余一見而辨，以示其子文，果泣曰：『先子得意筆也。』又黄彪遺我參同契，用趙吴興贋識，客多以爲吴興也，割去之留於此册，蓋重其文也。伯臣筆生，然久看逾雅；彪甚熟，然久看逾俗。此書所以貴乎人品也。」十七跋云：「顧德育牡丹一賦，結法酷似徵仲，惟老密處有别耳。袁提學魯望七言近體十五首，辭與筆皆流利，而乏古意。王逢年舜華詩十三首，正如吴中子弟，輕俊而不受繩墨，書亦如之。張伯起書李供奉絶句五十二首，又李、杜、高、岑律體十一首，雖天趣小渴而規度森然。毛豹孫書王江陵絶句二十六首，亦自楚楚。」十八跋云：「王學士錫爵書郭景純遊仙詩七首，筆法秀穎，依稀有翡翠蘭苕狀。家弟提學懋書周詩，不能盡合大雅，而老健足風骨。莫太學雲卿書中唐律錢左司七首，劉隨州九首，韋蘇州三首，皇甫兄弟四首，郎士元二首，韓君平四首，盧綸員外二首，司空圖侍郎、張元真子各一首，清麗有態，殊足詩句雁行。其自近體，瞠乎不倫矣。王太學穉登書王右丞七絶十九首，書不能稱詩。其書所自造七言律廿三首，雅相當矣。」十九跋云：「王太學衡書司馬長卿大人賦，王好仙道，故筆意翩翩近之。又陳思王五言古體，張茂才元舉、陳山人爾見各得十六首。又謝康樂十章，則徐太學益孫筆也。少陵歌行，爲文茂才肇祉書者十三首。」二十跋云：「此册皆杜少陵七言歌行，陸士仁得十四章，文從先得十一章，顧紹辰得十四章，錢允治得十九章，皆近時名筆，端雅有致。陸當挍場佻側寡情，顧風斯下矣。」二十一跋云：「楷筆得吾州王應賓、吴郡章藻仲玉。因乞王書盛唐歌行，李嶠、宋之問、郭元振各一章，張謂、崔顥各二章，王維、李頎、岑參各三章，高適四章。章書李白十六章。後有餘簡，會張元凱子予見過，書近作十七首。」二十二跋云：「唐人絶句，婁孟堅得王勃以下七十二首，徐奉禮兆曦得朱慶餘以下三十二首，沈昌期得賀知章以下四十八首，周茂才子先得杜甫十六首。緣不相知檢，故小有重者。偶後有餘紙，而康太學時萬、尤山人道恒過此，因戲令康書坡仙酒經一則，尤書異域數事，俱足鼓吹幽

閑者。」　二十三跋云：『莊子・逍遥遊王履吉之從孫慎修書也。書與文殊，不相當。華茂才之方書連昌宫詞琵琶行，精密可愛。吾從子士駟寫駱賓王歌行，頗有致。僧大林書所作平倭行一紙。僧明因書顧歡、袁粲明、僧紹、孟景翼、張融酬往釋道優劣，事見南史。明因與余善，是方袍中之粗有意者。金用元賓婦書履吉白雀詩凡三十二首。元賓爲履吉上足，故書法亦因之。綿麗多態，而閨閫之氣未除。昔賢紀六朝唐詩俱以僧及婦子殿尾，吾故仍之。」　二十四跋云：『此册皆石刻，宋仲温書七姬瘞志，娘娘人目，高季迪詞，與楊用修跋得其情矣。祝希哲王文恪墓誌，精整端嚴，剛柔克濟。毛夫人誌銘，運筆差圓，形差匾，書家最上乘也。陸翁墓碣字稍大而最古，元常之典刑矣。二君子書爲我明第一，而此又其手勒石者，不妨用此例存之也。」

此即前十册復以續所得增入重裝者。内高季迪一紙真是奇跡，此公詩當爲國朝第一人，無但吴中。今筆法又近仲温，良可賞也。吾意季迪墨跡不當雜之此中，宜與獻吉、仲默、君采、昌穀等列爲一帙。閑窗把玩，足可當華林園遊。緣此諸公於八法亦微有窺，又加之以高妙之詩詞，兼此二奇，自是藝林墨寶，非高崇文比也。祝、文諸名家不待言，其十三卷以後，則大約司寇同時諸人書，皆翩翩一時之秀。其書亦余所習見。其十九卷以後，則又邇來少年書，内惟陸士仁者曾見一碑刻，餘皆未見。然俱當方進之勢，未見其止。後來成家，不知屬誰氏耳。

題豐存禮詩後

王氏跋一：『豐存禮傲睨一世，而傾倒嘉則乃爾。信乎爲才服也。計其書時，當已病辟痱，無一筆不顫，而猶有山陰典刑。詩雖不能整栗，而命旨綢繆，宛然建安遺韻也。昔裴成公病劇，回盼一語，猶能使夷甫心折。今得無類是乎。」

司寇夙昔殊不滿存禮，前附名賢内一紙，猶謂宜汰削。祇以附學士公後。今此跋乃極口贊頌，山陰、建安既是

第一流評語；至謂無一筆不顫，以比於裴令之病劇回盼，則尤是傾倒心賞，與平日持論頓異。以此觀之，可見公服善，且處心甚平。曩昔刺譏之言，乃是隨吴人短長取唇吻間流快耳。

豐存禮手札

王氏跋三。一跋云：「其論書稍推文太史、祝京兆，次則陸詹事，而於馬一龍、沈愷、王逢元、陳鶴、楊珂、沈仕皆痛詆醜擬，不遺餘力。二沈不聞有臨池名，乃亦置喙何也？其評沈仕謂『如夏四倚主』，夏四何如人？當是一貴家僕，豐或曾見侮耳。人言此君憨，定不虚也。然行筆最道勁，結構亦密，比之生平書最爲合作。留此以備一家。」

沈青門仕其書亦學二王，以入行卷中侑其畫及詩亦自稱，第未成家耳。夏四乃文愍公幹僕，一時氣焰甚張，曾闌入司封署。雷司空時爲正郎，樸之一十，以此謫外，名亦以此大起。此等僕時時有之。存禮作此評時，應是貴溪當國時也。存禮書學極深，顧所書乃有絶不佳者，殆不可曉。然尺牘類多工。此跋謂比之生平最爲合作，以此知司寇平日所見豐跡，或是偶不佳者。又或係贋筆狂草等耳。

章藻摹琅琊法書墨跡十卷

摹古帖亦是可喜物，第從真跡上摹出乃可貴，若止席影響於殘碑間，恐終是戲筆耳。

摹蘇長公真跡

王氏跋一：「昨年悉取諸名賢文詞、稗官、諧史小有關於世者即筆之，總得十二卷。而家所藏公墨跡、石刻、小楷、稿行、草

聖之類爲詩文巵語幾百番，兒輩欲分得之。而客有徐長孺、章仲玉，及吾從子駟，素善公結法，因名響拓大小彙爲七帙，藏之山房。内煎茶聽琴四詠，歸去來辭及跋王晉卿山水歌，祭黄几道文，謝送梅花詩，與久上人帖，則皆於真跡拓出者，以故幾若趙郎之見貌周昉，並其性情得之。昔之人評公書者，曰『墨猪』，曰『畫字』，曰『跛偃』，曰『腕着筆臥』，舉不足以累公，捨此則所謂『吃井水地，無不寶愛公遺翰』。而余最心與者二評：王履道云：『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初秋之霖；森疏掩抑，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纚纚如縈繭之絲。』黄魯直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顔魯公、楊風子。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二評誠爲知言。然公故非當家，正自以品勝耳。或又曰否否。李丞相、鍾太傅生身刀筆中來，閭井之儈魁耳，不中與會稽、吴興作奴，而何以鼎峙萬古也？余無以應，退而誌於尾。』

此所摹多真跡，故應可觀。蘇書在文人中信足稱雄。謂以文而重，公或未甘。若云挾以文章忠義，爲宋朝善書者第一，當非誣也。李丞相、鍾太傅能使秦皇魏武傾心，應非凡品。雖瑕疵莫掩，然要之長處多。若使王氏父子居其上，恐二君未能自安。此乃宋人評品。今世乏真才，正坐此等評騭多耳。

吴賢墨跡

王氏跋一：「家馭提學出吴中諸名公墨跡凡十一幀，内希哲書昌穀詩，英英並秀，如兩玉樹，皎然風塵外物。徵仲抵掌玉局蓮花乃似六郎矣。伯虎脱盡平生，後一札筆意大似周越，而詩不稱。第與夢晉俱不失狂奴態。」

家馭此卷後乃以遺余。希哲雖秀媚出塵，然是少年書，尚未蒼古。昌穀贈仇東之二絶句，即前司寇公托元馭相公臨出者。書盡秀勁端密，第非當行耳。徵仲倣蘇體，肉不勝骨，未足當張光禄之譽。伯虎三絶句，果似周越，

是此公佳筆也。余赴山東時，遇驟雨，此卷爲水濕，今已重裝。

朝鮮三咨

王氏跋一：「余所得朝鮮國凡三咨，合爲一卷，其一弘治八年咨遼東都指揮使司護送賀東宮千秋節者，其二嘉靖四十一年咨禮部進賀萬壽儀者，其三則萬曆十一年咨禮部進獻慈聖皇太后儀者。前後相去九十年，更三王，而楷筆謹細若一紙。若玉墨，若純漆，朱色濃透，而咨字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爲之潤色者。其敬慎而能恒若此，宜其享國之遠久也。」

朝鮮書大都法趙，絶善用墨，真如淳漆。沈瑞伯謂是磨墨積硯上，已乃用筆染水，就墨中蘸起寫。余曾倣之，不能似。邇來惟莫廷韓善用墨。

秘閣續帖

王氏跋二。一跋云：「右秘閣續帖第三第四卷，此帖既不易得，而又皆右軍書。多縱筆變體，極可愛。內四月一日帖及後右軍諸子書稱『弘白』，黄長睿謂爲僞帖欲去之，甚當。第文壽承跋尾以爲中數帖類米老所臨者，則非也。此帖刻於元祐中，米老書學尚未著，不應其摹本已達中禁，當是唐人臨筆耳。」次跋云：「續帖第九第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已歸賀，不可知。」

此帖刻於元祐中，彼時人主尚幼，是何人司其事，跋謂刻帖時，米老書學尚未著，不應摹本已達中禁，正未然也。郭氏爭坐位帖，書史不云係二十年前所臨者耶！以其名未著，故所臨者人或遂以爲真，或謂爲唐臨。壽承云云，想以其類元章脚手耳。真墨跡與唐臨當有辨，若摹唐臨本入石，恐雖逸少復生，不能別也。逸少敬和、隔日二

帖，汝帖亦屬之賀知章，想出賀所臨耳。

索靖月儀帖

王氏跋一：「今年冬得黄熊所攜索幼安月儀帖一卷。按幼安真跡爲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秘閣續帖中。米元章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不能佳，而黄長睿遂未信，以爲贋物。獨董逌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然亦是唐人臨本也。」

月儀帖是古帖，然恐未必出幼安，後人以結法稍類幼安載妖一章，遂舉以歸之索耳。大約近唐人所爲，其構法亦可玩，第筆意則全失耳。米貴筆意，故謂不能佳。董謂筆畫勁密，則以法求之耳。今東書堂帖中亦刻有小半，筆意更湮。第所云勁密者，點畫間尚有可尋。

宋拓樂毅論

王氏跋一：「按此論乃右軍手書以貽子敬者。至梁武已疑其爲摹跡，而陳文帝時賜始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至中宗朝，太平公主攜出，以錦袋裝之。後變起，咸陽老嫗竊得，爲吏所跡，迫而投之爨下。宋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藏，蓋它摹本之壽諸石者也。此帖乃光堯太上於損齋手拓付石，而石工及紙墨皆修内司第一品，精緻流麗，精彩射人，而結構柔緩，豐肉少筋，不待再勘，本色畢露矣。家弟有黄庭經一卷，與此及戎路表正同。余故能辨之。」

齊梁間人及米元章似皆謂大令書過右軍，不然也。子敬筆法全祖此論。緣右軍素法多巖峻内押，獨此論乃外拓而多姿。子敬幼時倣之，其所入深，後乃益變而自成家，皆此法爲之骨。然則子敬之超逸，乃所謂得聖人之一

體耳。此刻今有兩種：一種肥而行闊，一種瘦而行狹。余所見寶晉齋、東書堂皆狹本，停雲館兩紙皆闊本。狹者局促少趣，停雲後幅稍勁，然風韻不及前幅。沈瑞伯謂前幅字雖小，局面實大，大有旨。此兩幅皆在吴中，不知落何人手？論石莫如宋高紳家最古，然其本不完，至「海」字止。今世行本無「海」字止者，則高本不傳久矣。元符所刻，是以唐臨本摹入石者。董逌謂不逮舊本。今司寇此本謂是光堯拓，則豈能加於元符？第停雲二刻，不知出元符？出光堯？未能臆定。然要之此論模拓尚少於黄庭，倘購得佳本，當爲小楷第一。

王右軍文賦

王氏跋一：「覽右軍書目原無載士衡文賦，此亦一舊拓，雖筆意圓美而少國士風，豈南渡後光堯重華與我明周憲王戲草耶！」

跋謂圓美而少國士風，今東書常帖中有宋太宗書此賦，筆法正合此評，得無即此本耶？司寇公疑是周憲王，然則或即東書堂舊拓，亦未可知。

李靖上西嶽書

王氏跋三。一跋云：「李衛公上華嶽書，粗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卻秀穎，有唐人氣。」次跋云：「上華嶽書，文尤施沓，一無意人所擬撰。其書卻有意出入右軍、永興間。然右軍避家諱，故以『正』爲『政』，而此云聰明政直，何也？」三跋云：「此不見正史，意者影響之談，如虬髯客傳類耳。」

蛇髯傳果影響之談，若衛公此書，則或非出傅會，第有之亦不足爲衛公奇也。英雄固時有此等事，衛公後功業

顯，故傳。不然亦山谷間一妄語耳。

宗聖觀帖

王氏跋一：「此碑建於武德九年二月，内給事中騎都尉歐陽詢撰序，侍中江國公陳叔達撰銘。觀以祀文始真人尹喜者，神堯常倖其地用幣焉，故其徒相與侈大之。其文詞稍雅淨，而隸古亦遒媚可愛，疑即詢筆也。」

隸甚淳雅饒古趣，猶是漢法。第恨無受禪折刀頭勁力耳。後有二行小字跋，謂中統時新此觀，嫌其字畫褊淺，命工鎪剔，此乃所謂洗碑法。筆法經此，十無一二存者矣。可恨！可惜，其風格不峭峻者以是耳。今存者字畫尚細，料原本必更細，蓋亦是石鼓勒法。中統者，元世祖初嗣位未混一時年號也。

歐陽率更化度碑

王氏跋一：「書法自率更而始變晉體，然謂之楷則誠楷也。醴泉銘最大最易得，温虞公碑次小次易得，邕禪師碑最小最不易得。第其結搆精緊，風華奕然，體方用圓，以勁藏媚，則邕禪師而外，諸碑瞠乎後矣。余生平慕好之，而三購本皆不能全。第一本可讀者二百三十字。第二本僅二百十九字，藏之徐文裕公家，後有陸詹事子淵，胡中丞孝思跋。詹事數行精甚，蓋其時已極重之。二本俱佳，不能上下，而彼此互有無，此不可曉也。第三卷凡四百四字，中間亦可讀，而結法不如前，豈在宋時有翻刻本耶？或云有馬生者，得善本臨拓而梓之者也。姑用以裝尾。」

余嘗謂漢、魏時隸乃正書，鍾、王小楷乃隸之行，章草則隸之草也。若楷書則斷自歐陽始。點點畫畫皆具法，無一筆遷就從便意，正與隸同法，正與行草相配也。若云行草在先，則章草亦在鍾、王楷先，蓋各自創爲法耳。今

吏楷皆是歐派，其俗處乃在筆弱不以體方也。司寇謂變法自率更始，謂之楷誠楷，良與余意合。若柳玄秘則又具篆法，然是篆之行。

褚河南孟法師碑銘

王氏跋一：「此孟法師碑乃中書侍郎岑文本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也　首脱「唐京師至德觀主」八字，尾脱年月銜名三十三字，碑叙脱百餘字，詞脱二十七字，當是割表後歷世久遠，膻池零落故耳　第的然唐刻唐拓本，波拂轉折無毫髮遺恨，真墨池中至寶也。考褚公以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參以分隸法，最爲端雅饒古意。余嘗於黄熊所見而絶愛之，參差未成貿　今歸曹進士繩武，相去里舍不百武，得朝夕寓目，一何幸也」

此乃褚最有名碑，恨余未見。

華嶽昭應碑

王氏跋一：「右碑序頌，華陰主薄盛廙爲故相許國蘇文憲公頲祈雨獲澍而作者也　侍御史劉昇書，書法八分，頗遒美，而乏漢意，聊爲録之。」

此全是唐隸，不若宗聖觀猶有漢意　第細玩筆法，乃全規模蔡中郎，第取勢太巧，翻致乏古趣耳　若史惟則書，則肥而壯，又與此不同。

易州鐵像碑額

王氏跋一：「右易州鐵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易州録事蘇靈芝書　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

詞猥旨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間虛和之度掃地矣。宣和譜謂其有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宋時入邊外，邊外人每以墨本詣榷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妒者竟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理不能得一也。」

於行體中取莊法，亦自李北海來，第小拘，又微帶俗，不若成德軍之流動自快也。率更如彼方整，乃不涉拘，此行體卻拘，王士則不怒張而肉中藏骨，此筆筆加力，乃力反弱。以此知作字自有一段天機，非可形似間襲取也。蘇君負書名，或者全作楷佳，所謂十絹易一本者，疑是莊楷耳。

圭峰禪師碑

王氏跋一：「圭峰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遊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爲之辨，則亦贊矣。是時柳誠懸以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深欲有做於密也。書法亦清勁瀟灑，大得率更筆意。」

余初得此碑時，絶愛之，以其秀媚而精緊，又別出一風致，且有墻壁。及後取而臨寫，乃覺其拘且力弱，形體雖微似歐，卻全不得歐法。歐結體雖方整，其實筆筆含飛動意，安插得宜，所謂體嚴而用和。此則刻核求工，往往不能稱意。又乏其筆圓之妙，所以不得佳。然裴素負書名，此碑想翻以有意失之。若縱筆作北海構法，或當勝。惜未之他見也。文筆甚弱，談佛自是此公當行，禪理吾不能知，第觀所序密公傳教原委知爾。時流派分明如此，非鑿空撰出，自可嘉尚。今時即不能然，然雖有聖師，亦不能使弟子皆得慧解，此又存乎其人。

東坡乳母銘

王氏跋一：「此刻在黄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淳古遒勁。其用墨過豐，則顔平原之遺軌也。」

此書醇雅，且含媚。第穩有餘，尚不能如醉翁、豐樂之跌蕩有概也。石今見存，然傳者尚少。

喜雨亭表忠觀二刻

王氏跋一：「坡公作喜雨亭記在鳳翔軍事推官，年可三十餘。作表忠觀碑在知徐州，年可四十餘。喜雨文雖爽俊，而不盡脱書生習；書筆故熟，而不無沓拖意。若表忠結法謹嚴而姿態自足，故應以年事作階紀耳。公此碑，顔體大書，世所盛行。而少有傳其小者，尤可貴也。」

表忠觀小字，良不易得。不知刻在何所？喜雨碑應在關中，奈何不聞彼地人道及，豈爲唐碑所掩耶？

永福寺碑

王氏跋一：「按至元十三年常福生以饒州降，授其路總管達此寺。至延祐六年而碑始立，相去四十三年矣。其文與事俱不足道，獨趙文敏書爲晚年筆，其規摹李北海，遂無一筆失度。不止優孟虎賁之似而已。往事已非那可説，想文敏丹石時不能少此感。」

余素不喜松雪碑刻，以其勻穩處近俗，獨此碑清勁瀟灑，深得李北海雲麾碑筆。跋謂無一筆失度，果然。松雪

他事姑無論，若此碑或不書亦得。

寶晉齋帖

王氏跋一：「寶晉齋帖者，宋禮部員外郎南宮米芾元章手摹二王以下真跡入石者也。凡閣帖所載，俱置之。元章自得右軍破羌諸帖與顧虎頭畫維摩天女，故其名齋曰寶晉云。人皆謂元章特妙臨摹，又工作古書畫色，以真贋本並示人，人往往不能辨。此帖雖古意藹然，而不能脱米家腕法。譬之康昆侖琵琶，寧堪段師再聽。余此疑不可解，覽東觀餘論，謂此公好觀古帖，而議論闊疏；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然則前輩固已言之，彼好事人語，何可盡信也。」

寶晉是米顛齋名，據此跋，則是此老手摹閣帖所遺二王以下諸墨跡。此老既工書，又自真跡上摹出，必應出閣帖上。管太學允功曾購得一本，許借余觀，而尚未克。乃楊用修又云寶晉齋曹日新所刻，何也？豈重摹耶？抑帖名偶同耶？宋時尚有星鳳樓帖甚佳，皆摘取二王佳帖，刻手亦工，不知司寇何爲尚闕此種？

周之士

周之士，明人。字士貴，號四明居士。齊興人。工詩文，能書翰。自謂書法「逼真魏、晉，嗜慕古人之跡，佳拓妙墨所在，輒終年精玩」。撰有游鶴堂墨藪二卷。縱論字體源筆，筆法大旨，宗晉而排唐；又論書家優劣，於有明一代尤詳。是篇即輯自其中。

游鶴堂墨藪有明萬曆年間刊本，四庫存目。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書。

游鶴堂墨藪

論元明書家

元人自趙吴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粗糲。巙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疏。然是三人者，吴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不佻，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彦功少頗遒爽，晚成惡札。龔璛之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尚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宜以泛愛推之也？

國朝書家自京兆而後，當推徵仲，擅代楷法出之右軍，圓勁古淡，雅不落宋、齊蹊徑，法韻兩勝人也。王履吉、宋仲温、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考功、沈華亭、徐元玉、李禎伯又其次者也。至若詹希元、吴寬、楊士奇、黄翰、張

天駿、陳白沙、胡文穆、楊昇庵、陳道復、周公瑕、羅洪先、王穀祥、文嘉、莫雲卿、俞允文輩，亦自赫赫，取名一時，雖各具一長，然而質既鈍滯，學復不能兼通，求其備精衆善，追跡古人，則已難矣！

近代邢子願書，研精二王筆法，恒彷彿十七帖意，即其卷素所書，亦多述王帖，可謂極意臨摹者矣。宋、齊而下，書法衰颯，晉、魏風軌埽地者，已非旦夕之故，乃公獨裒然辟除陋習，追跡逸少，亡論其精詣謂何，即其矢志則已超人一等矣。韓昌黎以文章振起八代之衰，其此之謂乎！

華亭董玄宰擅名詞賦，博通六藝，於六體八法靡所不精，即今海內學士大夫，莫不盛推其詩文、書、畫爲「三絶」。今觀其書出乎蘇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飄飄欲仙。董爲余恩師，余不敢阿其所好，即其拓有戲鴻一帖，拓成而中原爭相傳寫，吾蓋不知其門臬更幾鐵限矣。黄貞夫書媚不掩骨，韻能成法。鍾云「多力豐筋者勝」，貞夫有焉。黄慎軒書，老於筆而深於學，揮運所及，輒自成體，雲捲霧收，令人心醉。朱康侯書，晚起翰墨，學本淵源，如洛陽美女，顔色奕奕艷絶。趙夢白書，沉渾鴻博，秀色可餐。鄒彦吉肥不剩肉，王伯穀瘦不露骨，陳眉公雅而有致，俱是一時書家。別若祝世禄書，亦有風致，但筆多任意，法有出入，可備書家禪種。詹景鳳酷倣狂素，亦爲可觀，而筆落蹊徑，終爲幻怪，牛鬼蛇神，酒肆物耳。

湯臨初

湯臨初，明人。生平事跡不詳。

書指，上卷十二則，下卷十一則。宗晉、唐書法。謂宋人論書多不可據，於蘇軾、黃庭堅、米芾、姜夔等人論書語亦有指摘。於元則推崇趙孟頫一家。是書雖寥寥數篇，然指切言簡，無空泛之語。

書指有明刊本、六藝之一録本。

書指

卷上

書契之來原於畫卦，形勢生於篆籀，字則自少而入多，法則自難而趨簡。淳薄漸更，世代非一。溯觀作者，可得而言，至於心手相師，筆墨無間，究生成之用，極神化之模，無古無今，蒼頡所不能易，佐吏所不能廢。自昔名書未經向人拈出，苟非窺測有限，實由緘秘自私。雖造化之巧，未易盡泄其藏意，千古以還，必有獨行不謬者。予學書垂三十年，目窮手詣，頗詳其指，聊述一二，以示來葉。且冀同志者覽焉，因共質辨爾。

今人初學臨池，皆稱右軍。至問右軍佳處，不過曰龍跳虎臥，登峰造極已耳，不知掩前絶後，正當何在？能於右軍妙境，識其肯綮，便許於書家具隻眼。

大凡天地間，至微至妙，莫如化工。故曰神、曰化，皆由合於自然，不煩湊泊，物物有之，書固宜然。今觀執筆者

手，運手者心，賦形者筆。虛拳實指，讓左側右，意在筆先，字居心後。此心手相資之說，特作字之法，非字之本旨。字有自然之形，筆有自然之勢，順筆之勢則字形成，盡筆之勢則字法妙。不假安排，目前皆具此化工也。鍾、張以來，惟右軍以超悟得之，故行草楷則種種入神，世人但見其可喜可愕耳！

今之真書，古所謂隸；今所謂隸，古所謂八分。分則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古篆變而爲秦篆，秦篆變而爲八分及隸，隸變而爲急就，以便簡牘，即行書之險捷者也。行流而入於草，顛、素又草之狂縱者也。姜堯章謂作行草亦須略考篆隸，此不足知書。夫行草不能離真以爲體，真不能捨篆隸以成勢，習尚不同，精理無二。譬之樹木，篆，其根也；八分與真，其幹也；行草，其花葉也。譬之江河，篆，其源也；八分與真，其濫觴也；行草，其委輸也。根之不存，華葉安附？源之不浚，委輸何從？故學書而不窮篆隸，則必不知用筆之方；用筆而不師古人，則必不臻神理之致。古人論書專言用筆，既知執筆，而又能用之，功過半矣！孫虔禮云：「真書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書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情性。」點畫使轉，皆筆也；成此點畫使轉，皆用筆也。小而偏傍，大而全體，有順利以導，而天機流盪，生意蔚然；有反衄以成，而氣力委婉，精神橫溢。順之不類蛇蚓，逆之不作生柴。方書而形神俱融，成字而飛動自在，此造化之工，鬼神之秘也。且以篆隸言之，古人製筆以半竹爲之，謂之「不聿」，故其爲字，像人持半竹之形。以漆代墨，筆雖剛峭，墨則濡遲。作字之時，隨其向方，上下左右，鈎環轉換，向背離合，各有自然之勢。雖巧匠任心，不能加損其間。此書之本體也。故作意在左，則下筆向右；作意在右，則下筆向左。結束在下，則上必蹁躚；上體既盡，則下必流易。見左畔奔馳，則知右有餘力；觀上多著意，則知下自寬閑。以至隸有蠶頭，由下筆反挫；順筆平行，燕尾自出。蓋恐筆墨不行，故就承上起下之中，因勢立法，成書中間毫無己意。嘗見往時以八分名者，作徑尺書，皆手腕著紙，於一畫將盡，各停手掣筆向外而作燕尾。此何異不栽培於春夏，

而責成於秋冬也，抑勞矣！故篆隸有起伏，即真草有牽掣；篆隸有首尾，即真草有波磔。向背轉換，尤不待假借而始知。今人作篆隸，用筆稍偏，不能成畫，何獨於行草而疑之？故真書如黄庭經、蘭亭集叙皆勢從筆順，象逐心生，見其落筆，即知全體，甫思承前，即寓起後。曄如春華而泯藻繢之跡，燦若神明而無變幻之奇。草書如十七帖、王略及官書諸佳者，遊龍驚鵠，矯矯不羣，流水行雲，翩翩自逝。離之則一處一法不爲競巧，合之則醉心醒目若出一時，可謂極用筆之妙矣。究其所自，皆緣陶鑄篆隸，獨觀玄詣，頂門一針，意象俱泯，照映千古，集厥大成，不亦宜乎！世人不得其門，動生退恧，猶爲自知。苟昧藏鋒之訣，乏生動之姿，妄意模擬，遂成軟熟。唐文皇以無骨爲諱，稍存風力。聖教一序，經懷仁之手，便同歐率更，濫觴之漸，文皇搜覽極富，自謂深知篤好，猶不能入其堂室，況其他乎！

古人書，自篆隸而下，必須懸腕，雖作小楷，無不皆然。所以不著之言論者，以無所復事，不虞後世之不察，一至此也。蓋腕懸則掌自虛，掌虛則筆自直，而衆指俱得力。爲用指各得力，則前後左右輕重疾徐，罔不如意。此不易之談，中庸之道。然指欲可用而不欲用，能動而卒不動。方寸以下運之在腕，而不覺腕之勞；徑尺以上運之在肘，而不藉肘之力。此玄解斫輪之喻，徹上徹下一以貫之矣。學者誠尋繹斯旨，博涉泛觀，冢筆池墨，所謂鬼神通之，何患不臻其妙？俗書乃謂執筆欲緊，腕着紙則有力，自相授受，目爲前代典刑。習之既久，腕骨掌心皆生重趼，雖使九華與居，何益成敗之數矣！

晉、魏名書手跡，既難復睹，至如流傳刻本，輾轉相沿，人璧户珠莫可窮詰，下者無論已，即閣本所摹，米南宫尚多指爲贋作。矧真書點畫細小，臨拓爲難，訛舛相襲，尤易誤人。所貴得之心目之間，求之象數之外，以古人視古人，不以今人律古人，庶幾不謬所從適矣。且如元常真書，如宣示、戎路、雪寒諸帖，詳其用筆，綢繆委至，情意款

密，蓋由結體尚似八分，故沉着處，獨冠諸家。右軍得之，加以瀟散，遂如光弼將子儀軍。世或謂鍾體扁而右軍體長，不知長短間，正非所論也。伯英、休明，右軍所師，今其書不可概見，意右軍簡澹處，從二公來爲多，不然，木葉樹皮，詎可易盡也。大抵習以時變，質由文改，漢、魏之書，樸茂猶在，右軍承之，可謂鬱鬱乎盛矣！然質文之變，自是形格小異，用筆之精，迨今莫之易也，況晉、唐而上乎！故知以古爲師，雖或不迨，走時人則遠矣。

真書點畫，筆筆皆須着意，所貴修短合度，意態完足。蓋字形本有長短、廣狹、小大、繁簡，不可概齊。但能各就本體，盡其形勢，雖復字字異形，行行殊致，乃能極其自然，今人有意表之想。然又須倣像規矩，平均點畫，使有墻壁，然後求工，庶成正果。今人未知執筆，妄逐時好，目不睹古人之跡，心不悟點畫之方，謬加己意，自謂新奇，遂令散漫無端，顛末不屬，雖異書佐，亦奚取焉！大抵真書不熟，手下猶能逮心，貴在模擬精之而已。行草則生意由筆底，變化在目前，使非工力至到，鮮有不臨楮窒礙者矣。余嘗以射喻書，最爲端的。蓋古法者，正鵠也；筆者，弓矢也；視之者，目運之者，心發之者，手也。即使天下之拙射，持弓執矢，向的而立，的在目前，必未嘗不期捨矢如破也；乃百發而不一中，則非弓矢之過也，發之無法，與得其法而習之未熟也。故善學書者，其初不必多費楮墨，取古人之書而熟觀之，閉目而索之，心中若有成字，然後舉筆而追之。字成而以相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然後多書以極其量，自將去古人爲不遠矣！禪學貴悟，詩學亦貴悟，唯書亦然。詩有別才，書學亦有才。即如豐考功、祝京兆二公，俱以書稱，豐見帖爲最富，工夫爲最深，視之模擬似所不逮，而書跡輒過豐者，祝才勝也。今人有竭精此藝，頗知法古而卒無成名，蓋才實限之，乃歸咎手拙，誤矣！

右軍書於發筆處，最深留意，故有上體過多而重，左偏含蓄而遲。蓋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下筆既審，因而成之。所謂文從理順，操縱自如，造化在筆端矣！故不雕琢而新，不揮霍而勁，不矯激而遒；手舞足蹈不害爲傾欹，冠裳

珮玉不病其拘檢； 奇形異狀不失於縱誕，沖玄平淡不流爲枯槁。若化工之於萬類，濃纖質冶各極其趣，而特因物賦之而已。故人見其字體，一成若不可易，不知右軍能極盡其自有者耳。想其平生不出以示人，有子如子敬，尚欲俟其自悟。故子敬書豪爽迭宕，特以求勝於父，正不知坐此乃爲失之也。豈家鷄是厭，固不如好野鶩者耶？ 真大醉之言，可謂痛着一鞭矣！ 而子敬竟不悟，才固有獨至者也，況後世乎！

字本無分骨肉，自筆陣圖傳後，世乃屑屑爲言。不知骨生於筆，肉成於墨，筆墨不可相離，骨肉何所分別？ 人多不悟作書之法，乃留意於枯槁生硬以示骨，傚醜於濃重臃腫以見肉，二者不可得兼併其一體而失之。不知古人之書，輕重得宜，肥瘦合度，則意態流暢，精神飛動，衆妙具焉！ 何骨何肉之分也？ 唐文皇譏子敬之無骨，不言多肉，意亦可見。故評書者但當以枯、潤、勁、弱爲別可矣！

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此書家精一之傳也。作篆隸於此法，更不容毫髮假借。唯大篆下筆須尖，及收筆又須鋒出，則知一得筆行，便收歸畫中，以爲掣筆之地，蓋起伏轉換，自然之勢如此。今觀二王落筆處，多有側鋒向外者，昧者但謂「側以取妍」，不知落筆稍偏，正所以濟正鋒之不及，未幾而卒歸於正。間有一畫全偏者，隨以正鋒承之，所謂出奇應變，偶一爲之耳。若謂側筆專以取妍，則是藏鋒書絶無姿態矣，可乎？

書之大小本無二法，自仲將登凌雲，堊帚成飛白，始稱大者愈難。世因目爲署書，似是自成一家。其實大字收還即成小字，小字展放即成大字，但須氣足以蓋之，眼底有成字，即一筆書就，乃免鈎勒近俗耳。

唐諸書家，當以虞永興稱首，歐、褚、薛正相次。永興廟堂真書，圓秀渾成，深得右軍三昧。率更用筆極爲不苟，警策奇峭其所獨得，唯於起止轉折處，頗露圭角，晉人之法於是小變矣。褚河南雅尚姿媚，其用筆又異率更，蓋是手指轉動筆鋒，雕琢而成，嬋娟羅綺，溢紙動心，而古法之亡過半矣！ 觀米氏父子，沿襲餘波不待末流，始爲申、

韓也。嚴滄浪有云：「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令諸侯。」故予論書一以右軍律諸家，倘有以誇誕罪我，何敢辭焉！

卷下

姜堯章云「草轉真折」，其言已謬，又云「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直長語耳。夫真不可折，猶草必用轉，書之古今高下，正繫於此。書固以轉而後遒，實不因折而始勁。若謂勁生於折，則古法澌盡矣！蓋遒，如人之一身筋脈聯絡，精神貫穿，可以騎射馳騁，可以上竿踏壁。勁如人臂强足健，堅實凌厲，止屬遒中一節。故有勁而乏遒，未有遒而不勁者也。唐自歐、虞、褚、薛而下，迨乎顏、柳，亦猶詩之有晚唐矣。二公見前代作者法度森然，不師其意，而泥其跡，乃創作一體，務以雄健加人，遂使晉、魏蕭散温潤之風一切委地，在當時即稱爲干禄書，已不免佐史之譏。昔人謂詩家之視靖節，猶孔門之視伯夷，以晉、魏而視二公，又不侔矣。

本朝沈氏兄弟，學古而失之，遂成淺俗。姜永嘉學沈而不得其流麗處，輒復參入顏、柳二家。永嘉不足深辯，作法於凉，祇可爲顏、柳惜耳。江河萬古流，自不可廢，其盈其涸，故不在畎澮間也。

書貴質，不貴工；貴澹，不貴艷；貴自然，不貴作意。質，非鄙拙之謂也，清廟明堂大雅斯在是已。澹，非浮易之謂也，大羹玄酒至味存焉是已。自然，非信手放意之謂也，不事雕琢，神氣渾全，險易同途，繁簡一致是已。大凡古人書，初覽似少意味，至於再至於三，精神益生，出没始見。近世書，伸紙一目殊覺可喜，展玩稍久，疵纇畢陳，此何故焉？今之浮俗者多，古之沉着者勝也。要之文章與時高下，書亦宜然。但能一意法古，夢寐求之，久之必有所合，恐無俟借材於異代也。

宋人評書，猶其論詩，多不可據。餘無論也，蘇、黄、米三公可謂博觀深詣矣，乃其言不能無弊。長公以魯公比子美，以爲能事已畢，遂終身委質焉，寧謂後世無人乎？瘞鶴銘書極冲澹之趣，魯直學之，頗得其疏秀處。如登覽諸刻，直超長公而上之，若草書則學藏真而不至誤藏真者也。米南宫論書甚刻，父子一師褚河南，至謂河南非歐、虞所能比肩，則過矣。祝京兆真行盡出二王，獨顛草由於魯直吴人，以其易學，益贋作以雜之，是京兆以草書自掩其名也。

元趙吴興書，世謂早學師宜官，晚學李北海。師宜官不可得而知矣，今觀吴興真行得意處，本出大令，北海固不得而臣之也。所不可知者，妍醜錯陳，瑕瑜互見，恐是少作。循名者早爲流播，遂使人目爲「吴興體」耳。又云吴興見鮮于伯機書，始知上學晉、魏。今伯機書固多有也，即使吴興見之而始改所從，可謂青出於藍矣。

論畫者先觀氣，次觀神，而後論其筆之工拙。世固有筆工而神氣不全者，未有神氣既具而筆猶拙者也。作書既工於用筆，以漸至熟，則神采飛揚，氣象超越，不求工而自工矣。神生於筆墨之中，氣出於筆墨之外，神可擬議，氣不可捉摸。在觀者自知之，作者並不得而自知之也。

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先熟而後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故熟非庸俗，生不凋疏。今去漢、魏、晉人數千年矣，人間翻拓既已失其真矣，具眼者一見佳本，便覺觸目醒心，恍若對面；同時之人響拓、臨摹，竟不得其彷彿，此則生之説也。故由生入熟易，由熟得生難。

「書者心畫」，此揚子雲之言也，柳誠懸因有心正筆正之説。宋人遂據以爲斷案，此似然而實不然也。譬之以木石爲人，衣冠坐立描寫極似，非不儼然莊肅也，而色笑蹈舞一之不具，即莊肅何取焉？晉人雖稱蔑棄禮法，至於作字，實其用意處。張懷瓘評中散草書加右軍數等，使非功用精密，何以至此已？不類其爲人類！若概以爲簡墮使

然，則不作可矣。右軍在晉最閑經世，顔之推謂其人品最高，惜爲書所掩。右軍之比中散其人又可知。乃其書則風流蘊藉，翺翔物表，蓋法有固然，不必斤斤以心術爲校也。世有文章德業曄然名世者，即不事鉛槧，舉而登之鍾、王之列，其孰從而信之？

急就爲古人絶學，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甚自矜重，秘惜其法，不以語人。今觀其書，作意太過，乏古人不盡之味，蓋急就中之顛、素也。蔡中郎八分書平畫及波皆極長縱，筆勢無復餘剩，其法類世所傳曹娥碑，瘞鶴銘實祖之。鍾太尉又入以行書流動之趣。蓋八分體本簡古，故運筆欲得疏暢。急就之法，萌芽於此。既作急就，則已浸淫草書，必須收斂斬截，便易痛快，使有蒼然之色，不待傾側牽引以爲奇也。不然，則直作近草可耳。此書家之微旨，輒盡發之。

顛、素並稱，自昔已然，不知長史非藏真比也。智永書法承受有緒，藏真從而光大之。聖母之與自叙，體制不同，而各極其分量蓋已超凡入聖矣。長史筆多偏枯，所得古法蓋少。今有學藏真而失之者，似從長史門墻中來，爲弊非一日矣。學者誠能於篆隸而下，遍觀名書，從頭一一理會，自然目中如辨黑白。言説雖多，要之無益。故不能畫而語畫，不能書而評書，皆妄也。

秦程邈始爲隸書。今官本所載，米南宮雖指爲僞作，然形體實不可廢，即今真書也。後漢王次仲始爲八分，蔡琰云：割李斯小篆去八分存二分，故名八分。是隸法居十分之八。據此則隸應先出，曹喜、蔡中郎俱後漢人，想其世代相次，一時流傳，互相習學，俱師次仲亦不可知。但謂隸是八分之流，真書又與隸不類，則不應斯、籀古篆尚存見聞，而隸法絶無基緒。古人書譜品目悉具，卒無專舉正楷爲言者，此明隸即真書無疑。要之程邈作隸時，去篆法未盡，八分既出，隸反近之，不若晉、唐以還，一洗篆法，別成堂奥，故昧者相沿不能自決耳。又張懷瓘云：秦王

次仲始作八分。非後漢之次仲，則八分固與隸書並出矣。「大小二篆生八分」，子美蓋有據云。

世傳右軍好鵝，莫知其說。蓋作書用筆，其力全憑手腕，鵝之一身，唯項最爲圓活，今以手比鵝頭，腕作鵝項，則亦高下俯仰，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鵝鳴則昂首，視則側目，刷羽則隨意淺深，眠沙則曲藏懷腋。取此以爲腕法而習熟之，雖使右軍復生，耳提面命，當不過是，非謔談也。想當時，興寄偶到，且知音見賞，兼爲後世立話柄耳。或者以爲曇䆫鵝羣，羽毛有異，故特好之。何殊說夢耶！學書最忌近俗，諸體皆然，真書尤甚。徐東海謂「大蹙令小，小放令大」，「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此最誤後學書家之罪人。

黃道周

黃道周（一五八五—一六四六，明萬曆十三年—南明隆武二年），卒年或作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學者、書畫家。字幼平，或作幼玄，一作螭若，號石齋。福建漳浦人。明天啓二年進士，福王時官禮部尚書。南部覆，唐王以爲武英殿大學士，率師至婺源，與清軍遇，兵敗不屈死，謚忠烈。

黃氏學貫古今，高風亮節，故從學者甚衆。工書畫，清王文治快雨堂跋評其書云：「楷格遒媚，直逼鍾王。」清秦祖永桐陰論畫云：「（道周）行草筆意離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明史有傳。

黃道周生平著作甚富，有易象正、三易洞璣、博物典匯、榕壇問業、坊記集傳等。後人編有黃漳浦集、年譜等。石齋書論乃本書編者輯自黃氏著作。

黃漳浦集有清道光間刊本。

石齋書論

書品論

作書是學問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關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宏、安石之間，爲雅好臨池，聲實俱掩。余素不喜此業，衹謂釣弋餘能，少賤所該，投壺騎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餘閑，不妨旁及。趙松雪身爲宗藩，希禄元延，特以書畫遨價藝林，後生少年進取不高，往往以是膾炙前哲，猶循五鼎以啜殘羹，入閑門而懸苴屨也。余自歸山來，作書

不逮往時，而泛應益衆，猶君山之笛，安道之琴，時時不拒耳。然自是著述意倦，講論期疏，風日氣調，筆妍具采，屬致及之，似有波瀾。每遇敗素惡楮羅列當前，潑墨涂鴉真爲市朝之撻。又自古俊流筆墨所存，皆可垂訓。如右軍書樂毅論、周府君碑，顏公坐位帖，尚有意義可尋，其餘悠悠，豈可傳播？去年初，得一帖，極是佳本，入手便臨子敬洛神、右軍曹娥，至十數帖甚無要緊，何嘗見刀劍窗几？聖跡神銘留至今日，近來子弟間有雅好，衹看標題不辯法意，間談法意不尋文義，雖把筆握管，俯仰可觀，自反身心有何干涉？某廷試時，亦嘗竭力字規，剜心墨矩，撤榜之後，閣中尋卷，全篇之中分爲數段，或亦嗜痂以文義見私。大約風法何關出處，人讀書先要問他所學何學，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後淵瀾經史，波及百氏。如寫字畫絹，乃鴻都小生孟浪所爲，豈宜以此混於長者？必不得已，如今日新詩初成抑如囊時，長篇間就倩手無人。濫草難讀，筆精墨良，值於几案，如逢山水時重遊之耳。雅尚之論，便當尋其意義，别其體況，安能闇然食汁腐毫，與梁鵠、皇象之儔比驪齊轍乎？

老大人著些子清課，便與孩子一般；學問人著些子伎倆，便與工匠無别。然就此中有可引人入道處，亦不妨閑説一番，正是遇小物時通大道也。

凡辨法書，以倉頡大篆第一，籀書次之，小篆爲下。隸書石經三經劫火，今所存者皆唐人補作，無復古法。孔廟祀碑亦算首，所書不出鍾手。楷法初帶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的者爲準。曹孝女碑有一二處似急就，衹此通於古今，余或遠於同文耳。真楷衹有右軍宣示、季直、墓田，諸俱不可法，但要得其大意，足汰諸纖靡也。

草書以歐陽詢初集右軍千文爲第一，懷素最下。大要少年長者都不可作草書。司馬君實、程伯子最得大法，章草晉、魏以下無復佳者。張褱、陸雲所存不多，時人唯有雲間周思兼備臻妙詣，今久不可得。吾鄉謝公嶼章草亦足名家。晉江黄大司馬時亦爲之，然多葛龔不盡合手。

八分以文徵君第一，王伯穀學薦福，備得大旨，惜其態多参於八分，却清截遒媚，亦不易得。今時唯南太史中干意度極佳，能加損小篆，自爲行幅。

行草近推王覺斯，覺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輔茂，俯仰操縱，俱不繇人。抹蔡掩蘇，望王逾羊，宜無如倪鴻寶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氣太渾，人從未解其妙耳。

劉殿撰書，圓秀與董宗伯同風，此亦秋河家果庭所玩，前輩盛推黄平倩、邢子願兩公，不作真楷，不得備論。劉魚仲諸體備有源瀾，近頗泛濫，然在法乘中，骨相行藏，祇有肥瘦。肥者右軍之師李衛，瘦者率更之變右軍，除此兩途，別無正法，不旁及也。

古者男子四射六御，則弓矢輪轅輕重曲直皆須別察，使其微至。今既捨射御以專法書，則筆墨研楮勢難輟論。某生平書不擇筆，則楮墨研素都所不辨。然值人求書，懷諸薄劣，大作礙人。今別書諸條，以待未應。紙以延汀藤角極精堅者第一，鉛山本紙稱毛邊，中有羅文者第二，會稽藤料公文紙第三，餘杭細領絹第四。餘不中書。四川薛箋無色者頗中書。高麗紙粗硬糊窗較本之用，不可書也。大書以會稽藤料方丈成幅者爲佳。

筆法極難齊，如初唐人虞、薛、歐、褚所用異筆，大率不出右軍之舊，須圓健尖齊，束膠甚堅，握甚小。比來縉紳不書小楷，長安貴人四行一札。黄平倩而下至米友石皆用白羊毫，王伯穀用白羊毫間以麻苎，董宗伯時亦用之，此皆大書寸咫而上。古人天子書與羣公一札十行，如此筆墨豈足貴乎！

陳雪灘書倣趙松雪，筆亦用白羊毫，殊不稱也。近湖州有大小純毫，皆裁狐兔，俱佳，但難多致耳。

時墨倣古多佳，無甚堅者，南中舊藏時有堅墨。参於京師，括風凝寒，動成龜坼，要其大體，以圓亮清深爲本。桑林里舊匠葉玄卿第一，程君房精錠細墨第二，方於魯舊墨色陳新墨濃脆，貴人所需，非文韜之使也。要當見其

佳耳。

研材自以端坑子石第一，坑中子石勿別上下，或以水底久濡出而反燥，或以上巖函土出而反潤，但是子石則含孕最固，光細發墨，便足收耳。徽材亦多佳者，而子石殊少。近楚隨以西，亦多琢樸，徒取星暈無關玄理。大約此翁耐久，久則難變也，無須探討耳。

吾生平不料理此理，在仕途翰苑中十餘年，未嘗收人一硯。壬戌歲，予初選館，莆中林湖長貽余一硯，莆爲硯藪，林又名士，將行識別，予竟以無故取人所珍，追至彰義還之。甲子既散館，有清客朱振渠來貽一硯，外環青石，撰爲海燕葡萄，中涵馬汗，周如鏡許，欲還之，而其人已去。比歸山，竟封付長班不携也。數月前，八郡值周巖父乃郎過，故持一硯，作兩環，肉好相亞，文如玄中，背倒勒「萬歲」兩字，云是宣和內物。巖父所遺存識故知，然亦心載未敢終須也。凡自身外悉爲長道，如我心中寶藏無量，用其長者不光，非其寶者不良，不過隨人携帶。筆楮研墨因彼自得，吾不憚賤吾爲之役耳。閱物漸多，所識非淺，聊復廣此，以證來人。

與倪鴻寶論書法凡三則

書字自以遒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上流矣。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遒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艷，筆意偏往，屢見蹊徑。顏、柳繼之，援戈舞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頗撇略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歎也！宋時不尚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爲淫遁，未得言詮。

太極殿成，謝公意欲得子敬書之，舉仲將事告子敬云：「自仲將懸凳之後，敕斷兒曹不復作書，自此楷法絕少。」欲此動子敬也。子敬直云：「仲將亦是魏朝大臣，乃爲此事，足占魏德不長。」謝公遂止，乃命張翼爲之。翼

書八分絶佳，見晉人帖中有翼數行，乃似章草，亦鍾、索之亞也。陳雪灘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模之製極於前賢，率其姿力亦時難佳。邢子願、米仲詔各有其能，大要貞元而後，永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矣。此俱鄙事，留之浼人，終冀吾曹勿著此手。

書秦華玉鐫諸楷法後案見浙中倪黄合刻帖

早歲浪書，不擇楮筆，又怪河東不用會稽精毫。比見秦華玉所鐫諸楷法，筆筆遒媚，洞精陣意，以長安白羊毫、浙江灰料書之，如鋸齒上新松版，徒屑屑作聲，乃知虞、褚以還，苛擇筆楮，不爲護器也。吴中臨書者比極多，大約自羊、薛而下都有蹊徑。秦本與潭、絳大小真草雖略差池而源流非遠。松雪舊拓内景不復可得，澄心堂時多尖扁，而體意安詳，東書堂徒硬樸無復足觀。僕生長海外，又貧窶不喜飾觀，在長安四五載，未嘗睹一玩具。往年從漱鄉黄司馬處得諸刻，大率亦近代人意。既見董宗伯哀集，已盡古人之能，而皇、索以還虎距鸞翔半歸嫵媚。其次排比整齊而已。米友石晚年大窺閫奥，不復作蠅頭，今已杳然。千古臨池，判自衡山遂成絶德。王伯穀臨書，自薦福而上佻達極精，惜爲名位所掩，今遂無復牙齒之者。同年中倪鴻寶筆法深古，遂能兼攝子瞻、逸少之長，如劍客龍天時成花女要非時妝所貌，過十數年亦與王、蘇並寶，當世但恐鄙屑，不爲之耳。秦華玉與華鳳超交，鳳超爲此世盛德，意華玉必卓然有以自鐫者，遂爲漫筆及此。然此楮頑澀，大非臨池所歡。予素食糲草草及此，萬勿以乞他手，慮爲其所麾謝也。崇禎辛未十月五日書。

書顔魯公郭公帖後

平原此帖初不盛傳，晚始出自陳編。今盛行者，若中興頌之宏偉，家廟碑之矜麗，以此兩種括諸精妙，即懷素所述筆意具矣。天下共傳，以爲壯體。今觀此帖，遒媚翩然，高者欲齊逸少，卑亦不近米顛，雖有唐室之風，尚宏永和之裔矣。

題自書千字文帖後凡三章

書未有不摹本而能佳者，如古人草法中有極嫩放而不堪觀，細思之，乃不得不如此。數變屢反，復歸其貫，乃知作者之精也。學聖賢人不可得，須取其論著詳玩，於極粗處見其精細安妥有不得不如此者，然後其行事進反，可得而求也。

十年前筆法極嫩，時有稚氣，所見法書亦皆隨俗依傍，間出己意，墜敗甚多。自見率更千文及曼倩碑後，稍稍有進，終是小道，不足留神。此本乃甲戌散牒在而遠處，爲陳望卿鎸於温陵，殊彰其醜，不足存也。

貞觀間右軍法書在者尚萬二千紙，上命褚遂良及諸公集成千文。至高宗時歐陽率更所集猶其真本，惜今不可見耳。病起偶作此，在余書中其最劣者矣。

鍾人傑

鍾人傑，明人。錢塘人。

性理會通即性理大全會通。「性理」指宋儒之性命理氣之學。宋程顥、程頤與朱熹提倡性理之學，其學謂天即理；爲學以「識仁」爲主，而仁須以「誠敬」存之。宋儒張載之學嘗與程、朱並稱，然主張虛空即氣，氣爲充塞宇宙之實體。認爲氣之變化從而形成各種事物現象。性理大全七十卷，爲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等奉敕編纂，採輯宋儒之説。書成於明永樂十三年。後鍾人傑又輯録增訂，並由汪明際點閱，成性理大全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

是篇輯自性理會通・字學一節，集程、朱、張等宋儒之論書語。持論强調「法度」，强調「感悟」，從性理之學來論書，無疑爲書學研究別開新路。

性理大全會通有清康熙間光裕堂刊本。

性理會通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祇此是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集覽：張旭，蘇州吳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號張顛。嘗尉常熟，有父老屢求判其狀，張怒，父老曰：見公

筆勢奇妙，欲家藏之耳。遂判與之。《幽閑録》云：「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顔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祇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説。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盡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祇是有此理自流出。《集覽》：蒼頡，南樂吴村人也，生而神聖，有四目，黄帝時爲史官，因觀鳥跡蟲文而製文字，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至秦滅其籍，而文不傳矣。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着祇見俗了，今有個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集覽》：《南史》：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恨無二王書法」。答曰：「臣非恨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注：二王謂王羲之及子王獻之也。

字被蘇、黄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虚。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

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祇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於湖字何故人皆重

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黄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集覽：書法苑王逸少書偏工書「永」，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永」字，八畫也。又曰以「永」字爲例，蔡邕得之異人，相傳至張旭，以授李陽冰也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祇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匆匆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祇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祇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黄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集覽：史記周宣王史籀變科斗以爲大篆。注：古書謂之篆文，文盤曲貌。秦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以爲小篆。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炳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

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由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由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集覽：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而已。民間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李陽冰，唐宗室也，善古書法，開元間爲當涂令。李白以其族人往依之。乾元初爲晉雲令，修孔子廟，歲旱禱雨於城隍，約以五日不雨，將焚其祠，如期果雨。秩滿退居吏隱山，創臺曰「忘歸」。多題詠，篆刻爲世所寶。其後舒元輿叙之云：「秦李斯作玉箸篆，更八姓無出其右。唐李陽冰窮人篆室，獨能隔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瑞吾唐矣。」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集覽：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實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云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蝌蚪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蒼頡，黃帝史臣，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爲有文字恐人書之，故鬼哭龍藏。

倪後瞻

倪後瞻，明末清初人，書法家。號蘇門。書法出董其昌門下。與鄧太素、鄒衣白、陳眉公以明代「四大書法名家」自居。著有倪氏雜著筆法一書，叙其學書之心得，頗具卓識，向爲藝林所重。倪氏以「初要專一，次要廣大，三要脱化」爲學書入手三段工夫，前人評之爲「不刊之論」。是書論筆法注重側鋒、中鋒；論書家則推重董其昌。

倪氏雜著筆法較常見的有聽香室精寫刊本，是編首題「星沙黄文燮彦龢氏録」，則係黄氏録，而非黄氏所撰甚明。另一種係六藝之一録所刊之倪蘇門筆法論，雖係節録，但實際内容較聽香室本爲多，編次亦不盡相同。而倪氏原書早已寥若晨星，流傳極少，全貌究屬怎樣，不易得知。余紹宋書畫書録解題亦祇知見上述二種，故以「前後無序跋，遂無可考」爲憾。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杜錫五以其師文伯子所珍藏之書法秘訣與文氏自編之書法輯要合併付梓。杜氏在該書序言中云：「（書法秘訣）其書論運筆法、臨帖法、摹帖法、寫對聯法、寫榜書法，均能道着玄妙處。向來此書皆師承授受，互相抄寫，坊間絶少見者。相傳以爲梁巘所著，然未列姓氏及著書原因，無從考辨。」又云：「丙寅夏，先生將返蜀，以此書授余，曰：『汝其寶之，學此堪爲名家矣，否則亦不失爲能手。』蓋先生平時視此極爲珍重，對於同學口訣手授多有取於此書也。」然書法秘訣實即倪氏雜著筆法之節録本。其内容與聽香室本、六藝之一録中倪蘇門筆法論相同，唯先後編次有異。由此可知倪氏原書流傳甚稀，且早已鮮爲人見。當年原書是否刻板行世，亦不得而知。

倪氏原書現可知的有兩種精抄本傳世，一爲清寧鋆堂抄本，一爲清錢塘丁氏秘藏抄本。本書即以後者全文入選。此抄本用「金鑲玉」裝成，堪爲藝林瑰寶。

是書後有楊汝南、卓景元刻板刊行本，書名易爲字法金針，全書詮次與原書亦有異。然今亦難於得見。

倪氏雜著筆法

余憶七歲時，讀書東門王憶峰家，王邀董先生飲，余時即傾慕其風采。十六歲親得筆法於南都，所謂口訣手授者。十九歲得寶鼎初拓，甚愛之，是後時時購先生真跡，然予以沉溺八股，既鮮閑暇，又生畏憚，是以不果學。乙酉之變，予家片紙隻字都不復存，避亂湖邊教授閱三四歲，復構數種。丙戌春，學永興楞嚴經真書，兩月即棄去，仍臨肥本蘭亭，直到戊子元旦，始奮志畢生於此。時歲三月廿四，臨所書羅大經山靜太古一則，歲月磋跎，忽驚老大。古之書家，自童稚即解把筆，如大令六七歲受筆法，一到壯年已名滿四方。如子昂三十八歲已宦就名成。余年四十一歲，方有此志，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亦惟立志堅定，功夫不懈，或庶幾耳。學書緣起，不可不知。

余六歲讀書揚城東門國戚王憶峰家，從塾師江右胡雲浦先生。鄧太素與胡爲同鄉友，頻來館中。一日憶峰邀玄宰先生飲，出家藏書畫請質。余時以童稚立座後，見先生品騭不一，忽見太素書，贊歎不置，旋邀相見，惜予童年不解所談何語，然鄧、董握手一堂，余親見之，真佳遇也。

己丑庚寅，冬春之交，臨玄宰所擬楊少師樂志論，此論刻來仲樓法帖中，筆筆奇宕，有生趣，自此深悟用筆之妙，總不外「提取及留得筆住」一語爲透宗耳。此帖雖可悟筆法，但結體緊密，少蕭疏之趣，不可不知。筆法雖與董同，結構却異，悟者辨之。

能用筆便是大家、名家，用筆者，筆筆有活趣。

「驚鴻戲海，鶴舞遊天」，太傅之得意也；「龍跳天門，虎臥鳳閣」，羲之之賞心也。即此數語，可以悟古人用筆

之妙。古人每稱弄筆、弄字，最可深玩。

臨樂志論十五日，深悟藏鋒之妙，廿五日深悟迴腕藏鋒。相須並用，余作兩層悟入，「迴腕藏鋒」昔有授受，此番體驗尤爲深入。

近來臨樂志論，始覺筆底有飛舞之致。

癸巳六月初十，臨來仲樓、十七帖深悟轉換之妙。至廿日，又悟「讓左側右」之法。

予廿歲外見東坡書，即知其爲偏鋒，爾時雖有此疑，不敢立論以告世人。及癸巳秋，見黃山谷小品於蔣子久家，其中有「東坡不善用散筆止用諸葛筆，」又云：「舉臂着案，倚筆成字，不能用雙鈎懸腕。」自睹此說，予廿餘年所不能決、不敢決者，一旦冰釋。又深以信予識之頗有合於古也。

凡有新筆，先以滚水洗毫二三分，膠腥敗，毫爲之一淨，則剛健者遇滚水必軟熟，與筆中柔毫爲一類，然後以指攢圓，不可令徧，攢直不可令曲。乾三四日後，剔硯上垢，去墨星，新水濃研，即以前乾筆飽蘸，不可濡水，仍深二三分，隨意作大小百餘字，再以指攢圓攢直，又聽乾收貯。臨用時，量所用筆頭深淺，以清水緩開，如意中式，然後蘸墨，此法傳自玄宰先生。

凡欲以書名世者，雖學楷學草，然當以行書爲主。其所學者，守定一家以爲宗主，專意臨摹，得其用筆俯仰、向背姿態横生之處，一一入微。如此數月，則所摹之跡如觸墻壁，都無入處。然後别取一種臨數月，隨又取我前所宗主者臨一二月，覺此番之眼力比前不同。如此數轉，以各家之妙資我一家之學。轉阻轉變，轉變轉入，轉入轉妙，如此三五年，然後取二王草書摹寫數月，則飛動之態盡入筆端，結體雖雅正，用筆却奇宕。此時真、行、草一時盡悟，可入古人之室矣。

其先有黄庭、洛神以端其本，其後有各種草書以發其氣，其中有數十種行書以成其格，安得不傳？行書點畫之間須有草意，蓋筆筆飛動，純是天真横逸，無跡可尋，而有遒勁蕭遠之致。必深得迴腕藏鋒之妙，而以自然出之也。

鍾太傅書，一點一畫尚有篆隸之遺，至於結構，不如右軍極鳳翥龍翔之變。如章草，如索靖皆鍾一家書，以羲之視之，正如太羹玄酒不過而問矣。

鍾書須玩其點畫，如蟲、如魚、如枯枝、如墮石，其趣止在點畫之間，雖古却少變動，雖簡却少藴藉，於「勢」之一字尚未盡致。若夫二王，則純以勢勝，勢奇而反正，則又秘之秘矣。

鍾書力大才小，王書才力俱大。

揭傒斯評右軍書「瀟灑清真，龍翔鳳翥，取勢活潑飛動」，四語皆妙評。

玉潤帖筆筆軒翥，最妙。

畢竟行書之功十倍草書，或曰古人有「忙中不及作草」之説奈何？曰：斯人斯時所未學者草耳，未學則以爲難，舉其難者答客，理或然歟！抑客之所索於我者意在草，故答之云爾。羊山先生曰：「此説誤，『不及作草』者，不及别草再謄清也」。學行書即能通眞、草，學真、草不能通行書，以此知行書之功不小。

王鐸字覺斯，河南孟津人。進士，弘光時宰相，入清爲禮部尚書。學二王草書，其字以力爲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東、西、秦、豫五省，凡學書者以爲宗主。雙白曰：「晉、魏瀟疏秀工之致，彼中人何能知之？」洵北方之學哉！

董玄宰少時學北海，又學米襄陽，二家盤旋最深，故得李十之二三，得米之五六，生平無所不臨，而得力則在

此。今後學董者不得捨李、米而竟取董也。蓋以董學董終不似董也。董中年方臨顏。

八法轉换，要筆筆分得清，要筆筆合得渾。所以能清能渾者，全在能留得筆住，其留筆衹在轉换處見之。轉换者，用筆一反一正也，此即結構用筆也，此即古人迴腕藏鋒之秘，不肯明言，所謂口訣手授者。試問筆如何能留？由先一步是煉腕力，煉到不墜之時，方纔用留筆。筆既留矣，如何能轉？曰即此轉處，提筆取之；果能提筆，又要識得换筆，提而能换，自然筆筆清筆筆渾。然此貴在平日窗下一一運熟，及臨書之時，一切相忘，惟有神氣飛舞而已。所謂「抽刀斷水，斷而不斷」是也。

能轉换，自能識得輕重、緩急、向背、偃仰。此上二條，余最得意。庚子冬十日，與汪湛若談及，汪不能解，歸而記之，以待後學。

觀舞劍而悟者，張旭也；見鬥蛇而悟者，文與可也。「舞劍」、「鬥蛇」，最得古人用筆之法，余於此亦深有悟入。

臨來仲樓所刻舞鶴賦五年，字體始定。

用筆四處不可不留心：出也，收也，轉也，放也。

余雖玄宰門人，初學書時，戊子元旦也。其時衹臨肥本蘭亭，三年不輟，又不敢輒易他帖，介子常笑其拙。三年後方臨董書羅大紘山居一則。一年之後又臨玄宰跋鄭超宗藏石田畫卷，方有悟入。自此，臨官奴帖，又稍涉坡仙、北海，旋棄去，遂轉學楊少師樂志論。一年，又復有悟，但嫌結體緊嚴，無瀟疏之致，又以舞鶴賦爲主。如此數年，遂工臨二王全帖十册不停手，不下座者七月餘。乃臨畢之後，作字反更拙陋，無一筆如意，余私心恨之，以爲古之傳人皆天授，余不能也。擲筆不敢作書者數月，後又獵心復起，取舊日所習，再一虚心奮入，覺此際較前大有不同，每一字中古人又開無限法門，與我相矚於靜對之際，若以精微相告者。然後知古人之妙未肯輕示後人，必待後

人學者眼力，有一分則見一分，有十分然後見十分也。是每字有數層悟入者，余乃今知之。又斂我勝氣，淡我欣心，臨顔、臨柳，又泛及歐、虞，而寢食於褚者，又復數月。於宋之四家，元之一家，及明之各家，皆無所不窺，而獨以米老爲最。又取從前諸帖，時時拈起，迴旋往復，此時屈指記之，又不知費幾許歲月矣。然而終不能成一家書。乙巳春，過毗陵晤王雙白，見余贈靜三先生扇，因遍告同人曰：「此似董而實深於少師之法者，玄宰之後一人也。」因勸余不必泛臨各家，衹當以董爲主，間入少師之法，已足成家傳世也，他何求焉？余自是感其意，遂專業華亭，誓以終老。然以貧困教授，未能朝夕從事，至今有愧其意焉云。

余學書之功自戊子至戊申，二十一年之中每歲有八九月或四五月肆志臨摹，或忘寢食，兼廢家業。每當憤鬱失意之際，見筆硯紙帖，則欣然相就，竟日不輟，忘其所謂怒者。飯至或呼之不應，家人每竊笑焉。當辛丑壬寅之間，困厄已極，幾不欲生，憂愁所至，直當隕命，幸有此癖，逃於其中，得以不死。因知書畫爲養生家之一助。老杜贈曹霸歌：「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云。」其余之謂也。

豐南禺考功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十六字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雙鈎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鈎，節與母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下腕，不使肉襯於紙運筆。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居外，右肘側而運中，常使鼻準與筆管相對，則行款間直下無欹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顫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三指齊撮於上，第四指拉管於下，俯仰進退，往收垂縮，剛柔屈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若夫意前筆後，工夫熟後方能臻也。非紙成堆筆成冢，不能有此神化也。」此南禺先生之論也，臨池之家無不矜爲神妙，以余觀之，止是搦管法，至所以運用，皆未之及。況「讓左側右」詮解總非耶。或曰「讓左側右」畢竟如何？此右手拗腕法也，亦衹向右邊之一法也。

范允臨、何偉然兩人學董，然何之骨格局小，又遜范一籌。范大字最妙，虎丘「悟石軒」三大字，不在董下。何拘拘則似趙，范放放或雜黄，皆十有一二者也。

楊文驄字龍友，學玄宰書，形跡雖似，神骨全非。蓋落筆濫熟，少生秀之趣。楊與遂東、彥佳皆一家書。

法帖釋文考異一書，凡臨池者不可不藏。

稱媳婦爲「新婦」，稱妻爲「姉」，臨産謂之「勉身」，生男謂之「得雄」，見王獻之帖。

舊習未忘，新習未熟，心明手棘，厥跡轉惡，仍須臨帖奪其所恃，方能更立一造化。

於張捷先生見懷素草書千文卷，有極不穩處，有極奇宕處，真僞雖未可必，但中鋒跌蕩，是一能手也。擘窠大字，前二三十行即不佳，後却妙。

羊毫筆若能用得精熟，大是不易。毫雖極軟，腕力却剛，則運用任意；若毫剛手軟，則格格不合矣。

癸巳坐澧芳館，程日星出玄宰臨家藏褚河南真跡，字徑二三寸，迴腕藏鋒，莊凝中寓飛動之態。過文文訓家，出鄧太素寫古詩，作蠅頭小楷，每於抽鋒處著意，必不肯苟。又見一對聯云：「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字法古拙中軒翥不愧名手。

羲公云：「執筆在手，手不主運；運筆在腕，腕不知執。」此四句貴先講透，觀此語，轉腕之法貴矣。次選形於古帖中，擇其佳者摹之，所貴識得棄取。次拆筆點畫之間，一一拆開看，其肖像何物。次忘法，熟後方臻神化。以上五條乃玄宰先生臨池妙法。此外則「側筆取勢」，晉人不傳之秘。蓋側筆取勢者，於結構處用筆一反一正，所謂鋒鋒相向也。此從運腕得之。凡字得勢則活，得勢則傳。「徐」、「欣」二字轉左側右，可悟勢奇而反正。永興「抽刀斷水」自謂於「道」字有悟及。舞劍鬥蛇，龍翔鳳翥，諸法皆一以貫之矣。又後人詩云：「舵樓竟夜雨催詩，果有龍蛇

起墨池。悟得將軍揮劍勢，分明草聖折釵時。」「勢」字最妙。「側筆取勢」，晉人不傳之秘，言其面面有鋒，用筆一反一正鋒鋒相向也。所謂運腕，所謂結構，正指此處。愈離癒合，愈去愈來，勢奇而反正是也。此七條最妙。

乙巳正月過毗陵，晤玄宰先生門生王雙白，其人髫年即遊董門，今六十餘歲矣。董先生歷遊南北，雙白多從遊，故筆法精深，雙白自謂得不傳之秘。一見余書，即定爲入董之室，兼深得楊少師帖意，賞玩彌日。余心服其知音，每過余寓，劇談不倦。又親書三十二字，其中有「側筆取勢，晉人不傳之秘」十字，余初見以爲不然。「勢」之一法，董先生以余年少雖未授余，然余每從書家見其說，以爲未有不從中鋒而得者也。今曰「側筆」，胡爲乎？第余從事於此歷有年所，諸法盡透，惟此一法未盡瞭然，且思且疑，得毋中鋒之過乎？歸來每日臨帖數百字，試雙白傳法。初秋一病淹旬，至十九日小愈，早起坐亭中，見風來吹竹，相迎相亞，忽迫忽避，恍有所得，覺從前半解半阻之境，都供我今日神開悟辟之境，而疑團渙然冰釋矣。過此一關，可以問途古人。設非雙白，何以開我心胸也？沒齒不忘矣。三十二字乃「執筆在手，手不主運，運筆在腕，腕不知執。」及還形、拆筆、忘法二十二字，加「側筆取勢，晉人不傳之秘」是也。

發筆處、收筆處、轉筆處，皆有口授筆訣。

唐太宗論逸少書，喻以「煙飛露結，鳳翥龍蟠，其點曳裁成之工，似斷還連，如斜反正。」非精達六書之微妙，莫窺斯秘也。已上十一條，皆一家秘論，不可分析。

陳眉公執筆撮於指尖內，橫擔，又斜又扁，不肯對客作書，恐人盜其筆法，此與右軍執筆何如？

「起不孤，伏不寡」，亦雙白妙語。

右軍執筆向內，謂之內擫亦作擪，大令執筆向外，謂之外拓。顏魯公執筆真正中鋒，今持其墨跡嚮日中照之，畫中微有一綫，其色更黑，畫畫皆然。三人執筆雖不同，然皆懸腕懸肘。董先生學大令，臣虎則全倣魯公云。

董先生每不喜臨閣帖，亦不喜他人臨。嘗云臨閣帖則俗氣纏縛筆底，終不能除。臨聖教序先生最怒，怒其爲俗僧借徑。

董先生於明朝書家不甚許可，或有推枝山者，先生云：「枝山止能作草，頗不入格。」於文徵明但服其能畫，不服其書。於米友石則唾之矣，於黄、於鄧，稍蒙許可。

董用羊毫筆，其頭甚長，約一寸七八分，又略豐美，所謂毫毛茂茂，但鋒尖瘦耳。此寫大小書筆也。寫小楷、小行或微雜紫毫，或竟用紫毫，若論匾額，亦用羊毫之大者，絶不用椶及猪毫。

匾額横字書稍宜瘦長，不宜扁闊。

直竪匾額高懸七八丈或十餘丈者，上字宜微大，下字宜微小，仰看則不尖。大字宜筆筆用力，大字要看黑多白少，言用筆宜肥也。

題筆有身法：右手撮，左手托腰，方能得勢。

凡寫字，先寫小字，後寫大字；先慎密，後縱宕，理所必然。

王覺斯寫字，課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以此相間，終身不易。大抵臨摹不可間斷一日耳。

余嘗同研齋遇坦庵方先生，余問先生曰：「明朝書家當以何人爲第一？」坦翁曰：「玄宰書生秀，唐、宋皆出其下。即魯公、元章猶當避席，況其他乎？不獨爲明朝三百年之第一，直上與羲、獻稱伯仲，爲千餘年之第一也。」研齋在坐，聞其言默然久之。

畫家有南北派，書家不然，然在今日，則誠有南北之異。王雙白曰：「覺斯河南人，横得書家重名，又爲尊官，故彼中之鄉往者衆耳。所以北方五省之人推覺斯爲羲、獻，信耳信口，不知書法爲何物，故膽大心粗，妄加評論。」

覺斯字一味用力，彼必誤認鐵畫銀鈎諸法，所以魔氣甚大。

董先生每云：「吾書無他奇，但姿法高秀，爲古今獨步耳。心忘手，手忘筆，筆忘法，純是天真瀟灑。」

無錫有「九龍峰」三大字，先生每過其下必雙鈎玩賞。

鄒臣虎初學書最服膺董先生，及中鋒懸腕三年而成之後，遂詬詈不去口。甚至斥爲村學究書。雙白與鄒遊甚久，知鄒之爲人，語余曰：「臣虎生平最嫉妒，斷不欲人掩其上，故有此論。」晚年性氣稍和，見董書則又贊歎不已。

常州古鼓樓上，「三吴第一樓」乃衣白書也。字徑二尺七八寸，妙極。

鄒先生家藏顔魯公書裴將軍詩真跡一横卷，鄒力得於此，生平不知臨幾百本。余在毗陵，史光庭出鄒臨本見示，錯落奇偉，不知與真跡何如？時董文友在座，云：「不甚相遠。」然先生止能倣此一家書，不似董先生臨摹古今各家爲絶唱也。後數日，文友持真跡來，果然。

鄒衣白評宋四家：蔡曰嫩，蘇曰俗，黄曰野，米曰賤，以其傍倚欹斜，如娼妓作態，鮮莊雅之度也。此評亦得其一番。

毗陵有「東第」二字，徑一尺五六寸，乃玄宰匾額書，真得勢之字。「讓左側右」者，握筆之法也；運「轉左側右」者，運腕之勢也。

玄宰作書，或紙或綾，不喜寫絹，以故生平絹書極少。剛紙用柔筆，柔筆用剛紙。

雙白曰：「前代書家不分南北，今則書家秘訣不傳於世，惟南方知有此種古法耳。」

覺斯云：「凡寫字左邊易，右邊難。左邊聽我下筆，先立一規格，其配搭之法全在右邊，以其長短、濃淡、或增、或減，皆賴之耳。」余謂覺斯此語非確論也。若左邊不甚經意，祗待右邊方思搭配，豈一半生一半死之説乎？蓋字

必先有成局於胸中，剪裁預有古法，豈獨略於左而詳於右乎？至臨寫之時，神氣揮灑而出，不主故常，無一定法，乃極勢耳。筆法五十六字：「竦左收推，逆戾力束；懸讓側腕，留住一作停在熟；空中抽鋒，先快後澀；轉處換筆，提取無跡；更有收放，悟此則一；舞劍鬥蛇，鋒路相逼；錐沙諸喻，古法今出。」衹是「三折鋒以取勢」爲秘訣。

筆藏露鋒。

出筆、放筆、收筆、轉筆處，須細細參究，方始分得各家出。全以神氣揮灑而出，不主故常，無一定法，乃極勢也。余所撰五十六字，乃董先生法，即大令外拓法也。內有執筆、煉腕、用筆、取勢四法，悟者辨之。

又玄宰先生授祁子祥二十四字：「鈎齊竦，實虛對；屈懸中，讓側最；四法審，五法備；迴則留，鍾、王秘。」四法者：輕、重、嚮、背。

董華亭論書：「余學書三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證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處耳。過此關，即右軍父子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能多見古人真跡，不足與語此竅也。」

「發筆處便要提得起，不使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强之謂，乃如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肯吾言也。」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猪』當之，皆成偃筆，痴人前不得説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米海岳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等咒也。然須結字得勢，米海岳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思耳。學米者惟吳琚絶肖，黄華、樗寮一枝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藥山看經，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穿。』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漓，翰墨妙處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爲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書，謂守定法也。」

「吾鄉陸宫詹以書法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苟且，曰：『此即便是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吳興，實從北海有入。客每稱云似趙者，公曰：『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與聖教序體小異，其沉着逼古處，當代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余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肯應。及余己卯試留都，見右軍官奴帖真跡，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於二王。其子雲卿亦工書。」

董思白曰：「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傳緒，與予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書拙，置第二，自是發奮臨池矣。初師顏平原多寶塔碑，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專倣黄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戎輅表、還示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輩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遊嘉興，得盡觀項子京家藏古人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譬如香嚴和尚，一經洞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焚筆硯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甚難如是，況學道乎？庚戌十月二十有二日書。」華亭論書止此。

内景經有歷代内府御璽，及歷代名人圖書印章，又有一長印云：「玉皇殿上掌書仙」，此七字甚俗，然硃色如新，亦是一奇玩。其語疑是宋徽宗所用物也。

古洲藏此神物，提督馬進寶欲得之，以爲進京入貢之用，古洲雖索價三千金，亦權語，終無售意也。馬價六百金，古洲不應，有人獻計與馬，遂以暗通海上鄭成功爲名，發兵黑夜圍古洲宅，擒置於獄，家之所蓄盡爲馬有，不獨

內景經已也。又饋金珠，然後得免。古洲瞻落幾死，後馬自京師旋，召古洲，一飯而已。

劉玉少家藏眉公真跡頗多，余昔婆娑其下，見一白紙便面，橫書「閑揮白羽扇」五大字，此款極新。

山谷小品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能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意，但能用筆耳。」「大令草書，淳古殊迫伯英。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大令草入神品也。余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如莊周也。由茲以來，難得脱然，都無風塵氣。似二三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彷彿大令耳。」

山谷論洛神賦非王子敬書，「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乃宋宣獻書。周膳部少知加筆力耳。」

「蘭亭雖是真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如周公、孔子亦不無小過，過處不害其聰明，所以爲聖。而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之學蘭亭者多如此。」

山谷詩云：「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脱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余無以應。固知此技得秘傳纔工也。以上六條摘之山谷小品。

學字既成，先養其心無俗氣。

結字須得形體，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心靈者方能作態度。

凡欲作書，先端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蘭亭「永」字成一種俗氣，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

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鈎蠆尾」，可以悟入是真筆法也。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

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則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所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旁點畫不合古者盈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人之字如觀鐘鼎。行行須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行行句是指章法言。

米南宮曰：「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具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其佈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和不貴苦，貴異不貴撰。一筆入俗，皆字病也。此條論結構最活最妙。

懷素問鄔彤筆法，彤昔聞長史語「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自是得奇怪筆。顏魯公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兩峰出雲，忽而合轍，嘗師之。其疾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如坼壁之跡，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雨？」素起握手曰：「得之矣。」

大抵用筆有急有緩，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鈎環盤紆，皆以熟爲主。此條與前二條俱是極妙論。

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

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方圓者，真草之體；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然宜涵泳，一出於自然。尤忌橫直整齊，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

分行佈白，小心佈置，大膽落筆。

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獻不繼羲。雖諸子之法悉殊，而子敬爲遒拔。

淳化閣帖初刻係棗板銀錠拓，余友吴天定家藏。吴爲余嚴君述古公門人，所居又相鄰，余朝夕得把玩。後湖廣胡去驕出一册見示，乃二王草書，生動變化，余一見即定爲潭帖，在淳化之上。視其後款，果然。邢子願臨二王草書得力於此。

淳化秘閣續帖内黄庭、歐陽率更、李太白書，皆極妙。太白字天真豪放，逼肖其爲人。云得法於南唐李後主七法。

余觀董先生刊帖戲鴻堂、寶鼎齋、來仲樓、書種堂正續二刻、鷦鷯館、孤鵝館、紅綬軒、海漚堂、青來館、蒹葭堂、衆香堂、大來堂、研廬帖十餘種，又見雜刻十數種。其中戲鴻、寶鼎爲最。先生生平學力皆在此兩種内。其餘諸帖，妍媸各半，而最劣者則來青、衆香也。此二帖筆意酷似楊彦冲，疑其作僞也。

淳化閣帖所見諸本皆遜余姻家錢文倩所藏本。文倩囊澀，先質六册於富家，餘四册余嘗見之。其中二王一册，筆法秀宕，下真跡一等，果俊物也，細看却是潭帖。

東書堂載歷代書家，與淳化大同小異。

淳化帖在明朝惟明陝西肅王府翻刻石拓最妙，謂之「肅本」，從宋拓原本雙鈎勒石，所費巨萬。今市本相去天淵。劉俊度、德倫各出一本見示。明朝法帖大刻有鬱岡齋乃王氏所刻，停雲館乃文氏所刻，鬱岡余童年曾一見之，不復記憶。停雲予屢見於張玉立家，其中黄庭、蘭亭列有多種，而帖中所載宋、元書家最詳。又涿州馮相公家刻快雪堂亦備載蘇、米書，採摭頗精，人多未見。於晉、魏歷代之書，則十得四五耳。至於董先生所刻戲鴻、寶鼎，臨摹歷代大家及自書題跋，精妙絶倫。近則可掩鬱岡、停雲，遠則距諸淳化各種名帖之上，誠希覯也。

二王全帖十卷，首幅刊右軍、大令二像，前六卷皆右軍書，後三卷皆大令書，共一百七十餘帖，雙鈎廓填，可爲

備美。末一卷皆名賢題跋，陳維綬伯玉、周鍾介生二人有跋，乃金潭李氏所刻。李爲元、明兩朝世家，故能辨此。余曾不停手臨七月餘，後以乏米質之張弓民，得六星，尚未能贖，合浦珠當在何日還也？

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衆矣，劍拔怒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牱書，姿態橫溢，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甘雨之霖，森疏掩映；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駸駸如栥蛋之絲，恐學者未能至也。」

華亭之姪名尊聞者，評先生書曰：「家太史結契琅琊，每於酷類時，還言神太鑠，乏自然之韻。迨無縛無脱，鋒藏機忘，始悠然暢志。」

二王書有甲伐帖在淳化之上，宜興蔣如奇號邃初於揚州一商家得之，價值千金。蔣與劉余佑同年，蔣死，其子中落，適劉之子名芳烈者爲鎮江太守，蔣子修謁，劉借看不還，以北寄爲辭，蔣悵而歸，然劉所贈亦不下數百金也。後數年，蔣游京華，謁余佑，亦贈數百金，蔣遂不敢言。至今爲劉氏所有。

崇禎甲戌，董先生年八十，爲禮部尚書加宫保，以禮致仕於家；乙亥年八十一，尚跋道德經石刻，古脱剛勁，有顔魯公之風；八十三丁丑歿，又八年國變。

米南宫對宋仁宗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杜衍『擺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臣書『刷字』云。」

書家以脱化爲貴，然非極熟之後，安能得此？蓋極熟則諸法可忘，神行其中矣。法熟，機靈從敏而妙，「回光反照」四字最妙。

大圓鏡智　軒轅鏡　硫磺　目擊道存　現前　識性不停。（按：原文如此。）

仙篆在永福縣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岩，有篆書十字，字勢天嬌，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絡脈皆通，信是奇怪。

余學書自戊子元旦至康熙甲寅，二十七年矣，臨摹古帖備極苦心，雖時與古人盤旋，然堂奧未窺也。壬子臘月，回西山陳家集，新正坐晴窗下，偶臨玄宰禪悅一則，於中「伯」字、「容」字忽悟得翻筆之法，此法即轉換法，今日更加透徹耳。又思每字中有起筆，有一二起，有三四起，必不可一氣縈迴而下者，須一一識得，熟諳於中，方到家。每作字時，不可忘記起筆法。

祭姪稿縱筆豪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處殆出天造。下筆之古，如蟲蝕葉。

元章以爭坐位爲顔書第一，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爲傑思。

山谷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迴視歐、虞、褚、薛，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以上四條出停雲館。

落筆有疏宕縱逸之趣一作氣，凡作字時便作此想，不可忽略。然必在熟極之後，筆忘手，手忘法，方能臻此。

三折筆法都從留筆處運用而出。

余學書十六年，方悟得「勢」字，至二十七年，才悟得「三折筆鋒」。今人把筆無幾時，便思揮寫扇屏縑素，任意開口便輕議前賢，祇是不自知醜態耳。

歷代書家各有妙悟，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如「折釵股、屋漏痕」；「印印泥、錐畫沙，坼壁路」；如「兩峰出雲，忽然自合」；見舞劍；如見擔夫爭道；如見道上鬥蛇；如聞嘉陵江聲；如於「道」字有悟；抽刀斷水，總祇是悟得個「勢」字。是取勢，又是用筆，其餘「三折鋒」之說，自衛夫人、羲、獻數

人而後，無有問途者，豈知之而秘之耶？抑「得勢」即「三折鋒」耶，可以不言耶？妙極！

折分爲三，總爲取勢。向説總祇是一個用筆，又妙在能留得筆住纔好，用筆此是秘法。

羲、獻作字皆非中鋒，古人從未窺破，從未説破。或曰自有六法以來，皆推二人爲此道神品，亦竟從千載以下。所爲偏鋒有説乎？抑杜撰也？曰此非余臆斷也，古人明説右軍内擫，大令外拓，一偏向外，一偏向内，安得爲中鋒乎？然古之書家傳於後世者，人人能中鋒，豈羲、獻反不能耶？中鋒自是定例，獨兩人又兼用内擫、外拓，此二法正是兩人各得之心悟，當日舉心悟者以示人，故後世傳之人耳。然書家搦筆極活、極圓，四面八方筆意俱到，豈拘拘中鋒爲一定成法乎？況内擫，側腕倒法；外拓，昂腕側法，與中鋒原不相礙，一字中自具此數法也。

學書人筆筆能到古人未及到處，則劈破天荒，自成一家矣。

秦少遊絶愛政黄牛書，問其筆法，政曰：「字，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每求兒童書以觀其神氣。」蘇門曰：「不爲法所拘，煉熟還生，方到得此處，不然則杜撰矣。」

有字學，有字性。

米海岳「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初見如止説得一折，細玩則三折皆括在内。華亭引此八字，其後又云：「然須結字得勢」。據此則「得勢」正指字之結構，又在三折之外，不可不知也。「得勢」在字形上論。

能留得筆住，不直率油滑也。此等自是不傳之秘，豈可忽過？無限運用皆從此，即「停法」也。

輕、重、疾、徐四法，惟徐爲要。徐者，緩也；即留得筆住也。此法一熟，則諸法方可運用。

作字有尺寸，所謂結構；臨帖祇從尺寸入，所以逼肖。

「蝸角虚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强？且趣閑，身未老，盡教我些子疏狂。百年裏，

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苦較短論長？幸對清風明月花開後，何處翱翔？江南好，良朋小艇，笑傲水雲鄉。」右東坡滿江紅詞九十五字，今刊刻遍天下，余少從姪孫直儒處見一横卷，乃東坡海外親書。此詞與世本不同者十七字，玩其詞意，較原本更佳。但蘇東坡未幾渡嶺北歸，即返天上，世人無從見改本，故知之者少耳。按先生此卷作茶盂大字，豪放縱横，行押中時雜草書，卷尾跋數語云：『是符老清明前一日携酒核飲大醉，過子出紙書之，時元符三年二月十五日。』

羊毫筆極軟，潤透寫字，少者寫數十字，多不過一二百字，未有不敗者。若高興操觚，一往揮去，及其揮就，懸看輒不得法，此際當留心猛省，亟速换筆，務使筆手相應，始終無一惡筆，書家有换筆法，正指此也。

凡作書時，几上當安筆七八枝，或十餘枝，若揮時稍不如意，即棄所握，另换一枝，萬勿姑惜忍耐，或惜買筆之費，致留惡札於世。

凡臨帖到數月之後，工夫沉密之至，則平日筆意反爲法所縛，埋没其中，不易出頭，動筆輒更拙滯，不得如意。必須轉换一兩種帖，庶前之所臨活變生動，都從不經意處瀟灑而出。臨米字最能令筆活動飛舞，爲其筆筆分陰陽也。陰陽在肥瘦、向背處分别。

臨小字，是日不得爲人寫大字；臨大字，不可爲人寫小字。若轉换數日，俟筆意飛舞之時，厥跡既佳，而大小亦可以任意矣。然則神化之境則不然也。

作字要識得停法、驚法、撲法，落筆領妙，不可忘記此法也。

凡欲學書之人，功夫分作三段：初段要專一，次段要廣大，三段要脱化。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所謂初段，必須取古之大家一人，以爲宗主門庭，一定脚根牢把，朝夕沉酣其中，務使筆筆肖似，使人望之即知是此種法嫡。縱

有鑒我謗我，我祇不爲之動。此段功夫最難，常有一筆一畫數十日不能合轍者，此處如觸墻壁，全無入路。他人到此每每退步灰心，我到此心愈堅，志愈猛，功愈勤，無休無歇，一往直前，久之則自心手相應。初段之難如此。此後方許做中段工夫，取晉、魏、唐、宋、元、明數十種大家，逐家臨摹數十日。當其臨摹之時，則諸家形模時或引吾而去，此時步步迴頭，時時顧祖，將諸家之長點滴歸源，庶幾不爲所誘。然此時終不能自作主張也。功夫到此，倏忽又五七年矣，此時是次段功夫。蓋終段則無他法，祇是守定一家，又時時出入各家，無古無今，無人無我，寫個不休。寫到極熟之處，忽然悟門大啓，層層透入，洞見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筆底迸出天機來，變動揮灑，迴頭視初時宗主，不縛不脱之境，方可以自成一家矣。到此又是五七年或十餘年，終段工夫止此矣。書雖小道，果能上與羲、獻齊驅，爲千古風雅不朽之士，亦非易易也。學書者不可不知。

元之詞家，每劇體裁有「鳳頭」、「豖腹」、「豹尾」三喻，頗與學書之法相類。

「搦管貴緊」，又云「不可動指，祇貴運腕」等語，書家傳古人此語，守之不變，遵爲成法。不知書之精微原不在此，「動指不如運腕」，書之大端，然指頭亦要小小運動，與腕相應，不使牽制拘緊，而第四指尤要伸向前推，庶作字靈便活躍耳。此等全在搦筆虛鬆處得之。昔人謂獻之作字，羲公後掣筆不得，歎曰：「是兒終成名」，言其緊也。此恐贋語，殊覺不然。搦筆既鬆，雖運腕而無名指自然暗動，與腕不礙，世俗不能運腕，祇一味倚藉運指，則不可耳。

神宗國戚王憶峰之仲子號二南者，讀書先君，云：「華亭寫小楷，五指攢於筆頭，指皆作曲屈勢。」後余十五六歲，親承先生授受，然未見其作楷書也。學書廿八年，方悟搦筆虛鬆法，識得此法，雖攢筆頭亦不妨矣。

攢以指尖點筆，祇大指深屈，管住中食二指之間，此是作楷法，若行書則不然矣。

董先生作字，無論行、楷、大、小，寫時俱有古人秘傳法。搦筆之法：竦、戾、凹、束、匀動、懸左右； 結構之法：

簇展、反通、肥瘦、枯脱；　運筆之妙：撲疊、倒拗、提頓、換側、斷翻、伸碾、迅澀。此條前十四法皆從「停」、「驚」二法中錯綜變化而出。務使鋒鋒相向，騫翥得勢，所以作字甚緩，有如許經營也。黄慎軒得先生教，衹學得緩法粗跡，其中秘妙皆不能知，觀彼筆跡，可以見矣。鍾、王之秘盡洩於此，所爲口訣手授是也。

每日寫字最多者，趙子昂寫一萬，鮮于樞日寫三萬。鮮書固不足道，即子昂之字亦衹學右軍形跡，其中相去原自徑庭。右軍雄秀之氣文敏無得，何能接武山陰哉？子昂求多，多則落筆急速，所以結體無勢，而其中之筋骨全疏也。

十四法一時並用，又活變不拘，所以爲奇。

歐陽率更九成宮楷書，炫赫後祀直與内史並傳。後人評之以爲「寒勁瘦硬」或以爲「險絶」、「危絶」，皆指其結體也。至歐之用筆，與二王相反之處人皆不知，二王抽鋒在筆之前，歐抽鋒在筆之後，用頓法並出自歐，至今千餘年其法未有傳者。後人臨摹九成宮鮮能解此，便用二王法書之，如何肖似？近日有縮爲小楷刻帖行世，非不可觀，但繩以歐法竟無一筆相類矣。

吴門有以歐書得名，每字得白鏹一厘，皆非法嫡。予十六歲過金陵姪孫直儒家，見其五百金所購歐書樂志論墨跡，予持以質之董先生，特爲余指示一二，因屢願習此一種。又苦其難合，遂棄去。然心識其法，藏之胸中五十二年未嘗輕以語人。今年乙卯七月一日，在焦山傳李錫萬；是月廿五過南城脚下梁繼武家，又傳繼武。生平纔傳二人，此二人果能精進不懈，庶幾老人一片婆心也。後一年胡晉卿之三子名觀從余學此法，又盡以授之，共傳三人矣。

在姪孫直儒家見魯公爭坐位墨跡，在唐箋紙上，無一字塗抹遺漏，與世所傳草稿不同，字形瘦勁奇變，踴躍生動，如龍眼大，並無一人題跋。止有字數行，不落年月姓名，但云是魯公當日謄清上之當事者。歷代藏之粤西荔波

縣倔巒洞中，傳爲世寶。萬曆末有浙西顔姓人官於其地，誘而得之，藏於其家。天啓間轉入吴門韓笈中之手，直儒用八百金購得之。此卷華亭且未之見，況前此書家乎？宜其題跋之無人也。余得華亭傳法，眼目小其鑒別，故知其爲真跡無疑。

六書一象形，二諧聲，三會意，四指事，五轉注，六假借。

字能分陰陽方可美觀，陰陽二字最難明，淺言之祇在用墨肥瘦、濃淡處，深求之則在用筆矣。

凡欲作字先開筆，開筆之法，先點清水，少歇又點，如此兩三次，令水透毫。然後取筆向乾淨硯上旋轉輕捺，令四面之毫無一絲不和，又由淺入深，令四面毫之潤處無一絲不齊，酌字之大小，以分淺深。若臨米，縱寫小字亦須深開，方運用輕重如意也。至於研墨、點墨，另有口訣；若寫畢，亦有秘傳。此學書第一要法也。

撲、提、斷、停、翻、换、拗、倒、疊、頓、折、掣、迅、澀、藏、側，字有萬變，祇此十六法包括無遺。然一字有一字之勢，古人落筆每相其勢而消息之。或拈其二三法，或捨置三四法，拈處不見少，捨處不見漏，貴取之錯綜而運之顛倒。使其字無剩義無駢枝而後止。然其要祇是筆筆分得清，又筆筆合得渾，庶幾鋒鋒相向，斯爲妙耳。此運筆法也。至於搦筆之法，以外拓爲主，其中細微有昂懸活戾等法，若夫結構，則有簇展通反歛脱濃絲等法。華亭當日原傳三十二法，蘇門體驗三十八年，始得其奥云。

陳眉公之所有者，董無所不有；董之所有者，陳未必盡有。右軍如龍，北海如象，其董、陳之謂乎！

强惟良、阮玉鉉皆以力勝，不能以韻勝。或曰强似有韻，在筆墨畦徑之外，出於生知，非可學而得之。結體雅正，有類於韻，實非韻也。

查二瞻之字近趣非趣也，筆筆做作，非天然之態也。汪湛若之字近古非古也，筆筆滯拙，少瀟散之致。二人皆

曾贊見羊山先生問道。

我明以邢子願、黄輝、米仲詔、董玄宰爲四大家，配唐之歐、虞、褚、薛，宋之蔡、蘇、黄、米。然三人黄雖非董敵，猶有可觀，邢、米惡札，敢與董雁行者，以進賢冠故也。董之蕭疏簡遠，出入晉、魏，直超唐、宋之上。三人祇堪北面，敢相對乎？一時聾瞽推置，真爲有識者所笑。

董雖極意着力，終無着力之跡，蕭然自遠，真所謂書中仙手。鄧、黄則有力矣，「渴驥奔泉，怒猊抉石」，古人有此種，黄、鄧可不愧。

或云明四大書家：一董、二黄、三米、四蔣，謂之「南董北米」，「蜀黄黔蔣」。王季重云：「四家乃董、黄、蔣、米。」季重爲董門人，必有所據。季重又答季研齋書云：「右軍以後，歷代未有如董先生之秀逸者，但稍有習氣耳。」或云明四大家：一董、二祝、三陳、四鄧。又王覺斯刻四大家帖：一黄、二董、三米、四蔣，又覺斯常欲削米而以己易之。以上三評，俱非定論也。毗陵王雙白云：「明朝止有一大家，董先生是也。下此止可謂之名家。總明朝書家計之，其書法可與唐、宋匹，號爲名家者，止有四人：一鄧太素，二鄒衣白，三倪蘇門，四陳眉公。蓋鄧書得筆於米，而天姿古勁，有屈鐵之勢，如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蓋以骨勝，所少者細筋耳。又變化生動之態，鄧無有焉。至於鄒書，則中鋒懸腕，縈迴剛勁，點滴生致，但局於顔法，又時傷瘦硬，未閑變化耳。若倪書，則筆法秀逸，從董脱胎，於歷代之法蓄藴宏深，而出之簡遠，不似他人着力，正是畫家逸品也。若眉公，用筆甚活，自成一家，能於緊處用藏鋒，其結構如松柯繚繞，有骨有趣，從蘇脱胎，一毫不覺。此四人者皆亞於董也。正似孔門有四哲耳。以公論之，董當爲一大家；其名家四人：一鄒、二鄧、三倪、四陳。」此雙白語也。羊山先生曰：「可謂定評矣。」

黄輝，四川南充縣人，十三歲遊泮，十五歲食廪，十六歲准貢入場，十七歲中解元，十八歲萬曆己丑科進士，授

翰林院庶吉士。與陶望齡、董玄宰、蔣傑同年，性孤峭疏懶，好閉户静坐，累月不會一客。每自矜貴，不肯多寫，索之者或經年不獲一字。生前一扇或數金。羅西溪者，慎軒同鄉人，向余言先生作字甚緩，或刻許成一字，或一字作輟數次，然後成。慎軒之兄黄煒後科亦中解元，皆連捷，亦入翰林。其嫂激而成名也。慎軒性迂拙，每寫字十餘幅即止不書，家人每候其神馳之時，輒去之，不令知。慎軒間顧座後，知其不滿數，遂書之不已。

臧孟循，浙江人，其生平不能詳。

黄輝爲蜀之先達，其書遜董。今四川人誇之爲明朝書家第一，造「董遜黄」之語，煽惑俗子，以訛傳訛，信以爲真，甚至妄言右軍、大令尚出其下，種種可笑，其初意祇欲推重本鄉之人以誇耀一時，遂不覺蹈瞽目之誚。私意妄言，安可廢公論哉！

王无咎字藉茅，清朝進士，由翰林出補江寧按察司。覺斯之子。其書較之父又能泛及唐、宋，但筆筆束於法，且多俗氣，總之未得書家真訣也。

蔣如奇，宜興人。進士，仕至臬司。以二王草書行世。歸家後宦囊貧苦，住城外小園一樓上。其結體有法，但欠變化耳。

祝允明書從二王草書得手，下筆最圓勁有力，縱横如意，但每露俗氣，又不善真行。然即草書中亦能作數家體，其懷素一種類爲世人借徑，遂墮惡道。甚至如請仙筆，遂使名手蒙譏，真前輩罪人也。在毗陵鄒訏士家，見數種中有一種如指頂大，用筆輕細如髮，雖有結構，不足取也。在宋鴻生家見所書太白古風五首，却筆筆二王。又見大小字二卷，皆可觀，但俗氣耳。又見一楷書卷於程君修家，後送武司李，用秃鋒，撲拙持正，然亦不足觀也。

文徵明，長洲人。其書學趙子昂歸田賦，用筆雖勁，所乏者變化生動之氣。其長子文嘉字休成，次子文彭字壽

承。

王寵字雅宜，蘇州貢士。其書古質，但時露稚態，臨帖未熟也。

鎮江曹次師家藏蘇、米真跡，來揚求售。米之用筆頓跌清古，與世所傳真孃十紙相去天淵，即較之方圓庵張吉老碑亦不相類，乍視之，不知其爲米書也。

趙文敏之子名雍，字仲默，亦善書畫。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中狀元，爲元文宗宰相。弟孟堅字子固善畫蘭，每譏其兄仕元，字跡亦類子昂。

豐南禺推明朝書家宋仲溫第一，宋仲珩第二，祝枝山第三，文徵明第四。南禺未得古人口訣手授之真傳，輕於立論。仲溫書少飛動之勢，但結體穩實，何能窺見古人堂奥？

齊維藩，亦善用筆，但結體欹斜，有意追險，未免反墮野狐。或曰：「米老不欹側乎？」曰：「米老從古帖盤旋，氣魄雄偉，結字磊落。且一反一正，相生無窮。」又曰：「勢奇而反正。」豈一於怪誕之謂乎？

王五輯兄家見穉登與項子京、陸無從二柬，作指頂大字，字體瘦硬，中鋒運腕，具蘭亭筆。此等人，今日豈易得哉？

徐文長字法腕勁，大類黄、蘇，然有學王草書又兼章草，然皆不佳也。王元美四部稿評諸家書皆是門外語，不足憑也。

余飲虹名尚春，川人。先朝吏部家藏慎軒尺牘三幅，裱成册頁，余曾再見之。其中有一幅有十七帖。

楊硯璉名雲鶴，成都人。官至兩司。先朝令江南時，有川僧持慎軒修寺募疏真跡，橫卷三百餘字求售，楊得之，甲辰同研齋兩過其家，皆出以相示。其書法惟雙白所評得其神趣。

黄慎軒與董爲萬曆己丑同榜進士，相傳慎軒能左手作字，未知果否？慎軒蜀號「鐵庵得道死」。

徵明先生每日清晨寫楷書千文一遍，然後會客作務，終身不問。此亦執筆貴熟不可少間之意也。

臣虎年七十餘，每日作書不輟。或有規之者以爲名已成矣，字已傳矣，何岌岌乃爾？臣虎答曰：「一日不書則一日退，一日執筆則一日進。不進不退，吾甚懼之，況書法原無止境耶！」此至言也。

劉藩錫家有董書墨刻圍屏六幅，作擘窠大字，自以爲倣米書，神氣奕奕，不下真跡，真可寶玩。擬往雙鈎，因劉娶孫媳多冗，故未果。

姑蘇韓古洲家藏王右軍真跡内景經，古洲自少至老臨摹不倦，自以爲逼肖，曾臨一本售之太興季宅，得千餘金，季不能辨其僞也。又臨一本送研齋，余索視，首數行及尾幅，皆以拭案見毀，惟中幅宛然。雖楷體而筆法實有行草之意，飛舞瀟灑，絶不板重。研齋評之曰：「落花飛絮何茫茫，」此語却妙。可想見其真本風流，誠希世之寶也。羊山先生一本獨勝，携至揚得見。

張芝草書易簡流遠，蔡邕飛白孤騫飄盪。

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蓋氣候潛通故也。

張瑞圖，號二水，閩人。萬曆辛相也。其書從二王草書體一變，斬方有折無轉，一切圓體都皆删削，望之即知爲二水，然亦從結構處見之，筆法則未也。

宋人書，如李西臺名建中，其結體與東坡行書極相類。

徐子仁號髯仙，錦衣使者。其人美髯，肅宗喜之，故號以此。其書緊腕，在蘇，黄之間，當時指爲名筆何也？余老年見之，始知其拙滯甚多。

杜祁公名衍，初擅楷法，後精草書。蔡君謨、歐陽文忠公皆推爲「草聖」。其和孫公詩云：「老年楷法不如初，試向閑窗學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早已過吹噓。」其楷余雖未見，而「草聖」之説乃一時推重語，非定評也。

倪鴻寶書，一筆不肯學古人，祇欲自出新意，鋒棱四露，仄逼復疊，見者驚叫奇絕。方之歷代書家，真天開叢蠶一綫矣。

黄石齋其奇不及鴻寶，而孤傲岸異，神骨磊落，亦奇材也。

王季重、倪鴻寶，皆浙人，均有能書名。兩人互相戲評其字，鴻寶戲王曰：「汝字如『葫蘆踊高橇。』」其結體尖長，撇捺拖踏也。季重答倪曰：「我亦酬君五字，曰：『刺菱翻筋斗。』言其棱峭一一翻向外也。」二評皆確。

范允臨、王季重、黄石齋、倪鴻寶四人，皆學董發筆抽掣三法，此三法中四人尚未能盡其底藴，況他法乎！

吴易號素侯，爲玄宰客，代筆起。家巨萬，仕中書，皆玄宰力也。玄宰死後，楚藩延素侯，素侯住數年。張獻忠破武昌，素不知所終。

許立禮，徽人，文穆公之第四子。玄宰爲文穆會試所取士，玄宰避里人禍寓徽甚久。故立禮傳董筆法。其字跡頗相似，亦饒勁骨，但落筆務求逼肖，故反拘緊，少駘盪自然之氣。立禮字季履，號蓮岫，仕至太守。

祁豸佳，字子祥，浙江紹興人。明末進士。董先生游杭州，住湖上數月，豸佳出其門。董教以抽鋒運腕法，故祁字乍見之逼肖玄宰。較許季履稍覺駘盪，然味淺力薄，細看大相徑庭。蓋董從諸家融化衆法而後成，祁則專守一家，所以含蘊處少。

羲之七子，凝之、操之、徽之、涣之、獻之五人有書跡傳世，而皆不類羲，豈善讀父書者然耶？惟玄宰二子字無所見。

趙文敏書道德經五千言，分上下二卷，作蠅頭小楷，工整精妙，真得黄庭正法，乃蘇州吴氏所藏物。羊山先生得之，出以見示。時康熙壬子七月也。

魏澤字洪遠，年五十餘，各處入幕。洪遠四面用鋒，筆不是執定，自謂得筆法，傳王仔園。

余友查士標，字二瞻，初學李北海，後倣玄宰關帝廟碑，從此入董門庭，然其跡必竟類李。康熙初來揚，遂學米南宫天馬、十紙真娘、蕪湖學記數種，用筆駘盪不羈，真是時賢之俊，但可惜落米窠臼祇恐未易超脱耳。

今時能書之士如趙宏，小楷極佳，寧國涇縣人。劉上延字賓仲，蕪湖人。字跡類玄宰，病在過放，又有時杜撰。王季重好之，遂爾獲名。

汪彪字仲文，休寧人。初年在金廊下賣字，朱之蕃、顧起元二先生好之，爲彪刻六種帖，二公作叙。

廣陵書家有强惟良，其結體平正而不得筆。阮玉鉉雖似得筆，天骨又甚俗。

杜仁峻學强之小楷，而加以俗。仲烺、郭礎學阮者也，俗似阮，其充拓不及阮。滿庭芳結體類雅，筆底纏縛，終是俗氣未除。大抵此中以强爲最。所謂漢何如大，時無英雄，遂爾横絶。

强初從何偉然入門，稍一涉董，即入黄、入蘇，旋入章草，最後學顔魯公，頗自雅俊。但落筆拘緊，終未窺見古人。且最初於何法結習甚深，未能變化。小楷學鍾紹京。

阮從二王草書入門，後遂學米老十紙真娘，有鬱勃沉着之形。其學平原碑體及虞、歐諸書，大類算子，小楷類姜立綱。

强之結體正局也，極其造詣可以到趙文敏。阮則跛偃矣，雖極肖米而生動之趣却少。

王遂東以中鋒學董，形模拘緊，所以可觀者，以其摇筆有態也。

馮班

馮班（一六〇二—一六七一，明萬曆三十年—清康熙十年），詩人，書法家。字定遠，號鈍吟老人。江蘇常熟人。明諸生，明亡，佯狂避世。著作有馮氏小集、鈍吟集、鈍吟雜録、鈍吟書要等。鈍吟書要一卷，以個人臨池心得雜論學書之法，重在執筆與結字。指出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有「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户；學後人書從前人入手，便有拿把」等語，頗有見地。論書大旨宗鍾、王、顔、柳，明人書則絶不許肯，未免持論過高。

鈍吟書要有書法正傳本、昭代叢書本、美術叢書本等。

鈍吟書要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爲盡言之：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跡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逾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市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爲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顔魯公。趙子昂云：「用筆千古不變。」祇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憒憒。黄山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於周子發，故遒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遒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

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匀，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公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墻靠壁便不是。孆孆子山一流人有墻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真跡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

薦季直表不必是真跡，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横，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漢人分書不純方，唐人分書不純扁。王司寇誤論，衹看孝經與勸進碑爾。顧雲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佳，可破惑者。

八分書衹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跡。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漢人分書多剥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剥蝕狀，可笑也。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跡也。然真跡衹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間架規模衹看石刻亦可。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虚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絶粗。趙松雪重之，爲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脚，如壁坼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鋭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

鋒在一面矣。

顔書勝柳書，柳書法却甚備，便初學。

古人作横畫如千里陣雲，黄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却又趯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却迴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跡。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衹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髪畢肖，百日以後便解自作書矣。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爲之也；「大字蹙令小」，遏鋒藏勢，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顔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却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跡也。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黄、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者執之，多爲所誤。山谷衹自言其所得耳。

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

晉人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跡，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東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顔魯公書磊落嵬峨，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顔正書，至今人直以爲怪矣。

「子」字分書，横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撇，是古「昇」字。

黄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爲然。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衹緣不學古耳。

書法無他秘，衹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却言

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余見東坡、子昂二真跡。見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逼之若將飛動。趙殊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真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跡，不知視此何如耳？

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却云：「不然。」我信山谷。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真跡，然不是不學碑刻。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法。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右軍二謝帖，或誚之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即是右軍，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爲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爲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

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贊「序」字作「厚」，樂毅論「殺」字、「㬥」字，黃庭經「耶」字，遺教經「島」字，今皆不行，今人所用祇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盡去之矣。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正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

「不習二王，下筆便錯」。此名言也。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温。米元章以爲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顔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塔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佈算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没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爲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好，後來便可厭，祇爲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顔魯公也。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硬而骨枯，非法也。看褚書，便知血脈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闊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毫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佈置用筆，千古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凡學書，千字文少不得。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祇是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跡不可；二曰結字，祇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從二王起，便是頭路；真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

謝二書，祇學趙，自余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團方好也。至囑！以上三札答无咎。

學書當有晉人法，然真跡難得，看石刻亦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爲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須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畫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顔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最宜留心。

昨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棋，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真」字中三筆須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右，右四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日來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黄庭多不是，但惜不見原本，字畫俯仰處甚遒，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看方得。與无咎。

米顛作顔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右軍止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雜，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人碑上字耳。

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岳以爲過老詆之，偏見也。米、黄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米、黄俱好爲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黄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爲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

趙子昂用筆絶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爲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别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爲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

趙松雪書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爲獨絶也。自近代李楨伯創「奴書」之論，後生恥以爲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爾。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爲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如哉？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户；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之。汝學顔公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寳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見」字、「有」字，横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一失也。小處用功便不死。與无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世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黄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黄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别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白雀帖尤惡。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衹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捨，不得巧拙兼傚；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匀美。

傅山

傅山（一六〇五—一六九〇），明萬曆三十三年—清康熙二十九年），書法家。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一字公之它，號朱衣道人、真山、濁翁、石道人、嗇廬等。山西陽曲人。傅氏博通經史及佛道之學，兼精醫術、書畫。忠於明朝，以死拒不應清試。論書主張「寧拙毋巧，寧醜毋拙，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清全祖望結埼亭集云：「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清史稿有傳。

傅氏書論向無專書，此篇霜紅龕書論乃本書編者所輯。

傅山霜紅龕集有十二卷本，清乾隆生生堂刊。有四十卷附録三卷年譜一卷本，清宣統三年山陽丁氏刊，此本最善。近年有影印本刊行。

霜紅龕書論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誠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誰爲用九者，心與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語。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作字示兒孫。

貧道二十歲左右，於先世所傳晉、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光詩墨跡，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此無他，即如人學正人君子，衹覺觚棱難近，降而與匪人遊，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行大薄其爲人，痛惡其書淺俗，如徐偃王之無骨。始復宗先人四五世所學之魯公，而苦爲之，然腕

雜矣。不能勁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見，而遂稱孟頫爲「五百年中所無」。貧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寫此詩（作字示兒孫）仍用趙態，令兒孫輩知之，勿復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須知趙却是用心於王右軍者，祇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爾輩慎之。毫釐千里，何莫非然。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迴臨池既倒之狂瀾矣。

「墨池生悔吝，藥皮混慈悲。子敬猶今在，真人到底疑。佳書須慧眼，俗病枉精思。投筆於今老，焚方亦既遲。」墨池。

「腕拙臨池不會柔，鋒枝禿硬獨相求。公權骨力生來足，張緒風流老漸收。餓隸嚴家却蕭散，樹枯冬月突顛臾。插花舞女當嫌醜，乞米顏公青許留。」（索居無筆，偶折柳枝作書，輒成奇字，率意二首，録其一。）

久不作楷，承蕭兄督復爾。棘手朽腕，行老顫不能自持，兼以器非犀利，未免有馬捕鼠之醜。若以楷求，開罪鍾、王，其何能逭。或遇草淺獸肥，手柔弓燥之際，無心而作，冀有可觀。然亦自解其實，技止此耳。

寫字之妙，亦不過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祇是古法。且説人手作字，定是左下右高，背面看之皆然，對面不覺。若要左右最平，除非寫時令左高右下。如勒横畫，信手畫去則一，加心要平，則不一矣。難説此便是正耶！

作小楷須用大力柱筆著紙，如以千斤鐵杖柱地。若謂小字無須重力，可以飄忽點綴而就，便於此技説夢。寫黄庭數千過了，用圓鋒筆，香象力，竭誠運腕，肩臂供筋骨之輪，久久從右天柱涌起，然後可語奇正之變。

小楷「辵」波不難，而勒落尤難，刻亦難之。此法書者勒者皆等閑置去。

寫字祇在不放肆，一筆一畫，平平穩穩結構得去，有甚行不得？

寫字無奇巧，祇有正拙。正極奇生，歸於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時，但於落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爲何如一勢，及成字後，與意之結構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手熟爲能，邇言道破。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四十年後，無意合拍，遂能大家。

晉自晉，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筆法，近來被一家寫壞。晉不晉，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暖暖姝姝，自以爲集大成，有眼者一見，便窺見室家之好。唐林曰：此爲董文敏説法。

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近細視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綽約自是賤態，潤秀圓轉，尚屬正脈，蓋自蘭亭内稍變而至此。與時高下亦由氣運，不獨文章然也。

吾極知書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紙筆，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期於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筆至，天也；筆不至而神至，天也；至與不至，莫非天也。吾復何言，蓋難言之。

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佈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爲整理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頭八尾之道，「復謅不餽而忘人」，乃可與此。但能正入，自無婢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於射也，元陽之射，而鍾老竟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

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方東贊、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坐，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

大概矣。老來不能作小楷，然於黃庭日厞其微裁，欲下筆，又復千里平水。

六十年來，曾見休寧黃朝聘上珍書札子，扇頭極大雅不俗氣。予家曾藏其十八羅漢贊一卷，字徑寸餘，亦真亦行，不晉不唐，亦不宋、元，而風韻高邁。於今南士習書者，罕有其比。

晉中名能書者，大前輩無論，以予所記而親見其筆者，則葉雲谷山人，張鳳翚翔，彭世隆輝宇，三人皆晉府人。老諸生則王道行洛南，廣文則李溥雲麓，此兩人最能真書，一筆一畫，端正可敬。不知者曰板也。宗室則新增梅峻、梅雲兄弟，二人以畫名兼習書。諸生又有郭守謙、守訓，亦晉府人。謙猶正經，訓則惡聘矣。又宗室梅川專寫米顛而不得顛之原本，頗熟而俗，甚老。宗室有對陽者，步趨文待詔，字上七八寸者，徑欲逼真。此格傳之崔仲昇、季通兩先生，而崔不肯以爲名。至今少年，遂多以此爲事，然皆不踏實，積久稍成狂廓，則以爲是矣，故無一成就者。此實笨事，有何巧妙？專精下苦，久久自近古人矣。

字與文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爲古人作印板，尚得謂之文耶？此中機變不可勝道，最難與俗士言。

字亦何與人事，正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習，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唯字。

凡事，上有好之下有甚焉。當時以書法噪於縉紳者，莫過南董北米，董則清媚，米又肥靡。其爲顏、柳足以先後書法者，無之。所以董謂趙孟頫爲「五百年來一人」。以若見解習氣，仰視神宗玆制不違咫尺，有汗流浹背已耳。有君無臣，豈筆墨間亦有然者耶？

「緩按急挑，長波鬱拂」，八字頗盡隸書之微。若「翹首揚尾，直刺邪掣」，又專指八分璽法。「直」、「邪」同似用力矣，而勁筆亦爾。

寫字忌作寬編之形，即本等寬編，如「西」、「而」、「四」、「皿」之類，亦徑神行之，令不覺爲寬編乃妙。然此亦非專責之令窄長也，河東王孫抑甫，學褚河南行書，專以窄長爲訣，亦弄死蛇手段也。

真行無過蘭亭，再下則聖教序，兩者都無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後臨池，此道不幾乎息耶？近來學書家多從事聖教，然皆婢作夫人。聖教比之蘭亭已是轅下之駒，而況屋下架屋，重儓之奴。趙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蘭亭行中多楷也。即蘭亭一記，世之膾炙「定武」第一，以余視之，無過唐臨絹本。此可爲知者言，難與門外人語。若以大乘論之，子敬尚不足學，何況其他。開米顛一流，子敬之罪；開今日一流，米家之罪。是非作者之罪，是學者之過也，有志者斷不墮此惡道。此余之妄談，然亦見許有膽有識之同人，不敢强人之同我也。吾家現今三世習書，真行外，吾之急就，眉之小篆，皆成絶藝。蓮和尚能世其業矣，其秀韻又偏擅於天賦，臨王更早於吾父子也。至於漢隸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見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醜拙古樸也。吾幼習唐隸稍變，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類。既一宗漢法，迴視昔書，真足唾棄。眉得蕩陰令梁鵠方勁璽法。蓮和尚則獨得淳於長碑之妙，而參之百石卒史、孔廟，雖帶森秀，其實無一筆唐氣。雜之於中，信足自娱，難與人言也。吾嘗戒之不許亂爲作書，辱此法也。

凡事天勝，天不可欺。人純天矣，不習於人而自欺以天。天懸空造不得也，人者天之便也，勤而引之，天不深也。寫字一道，即具是倪，積月累歲自知之。

混目冒躁之士者曰粗豪。粗非豪也，果豪矣，必不粗也。且道卯君之豪中書者，喜其粗耶，亦屬其鋭而長耶。如以粗緝，羊牛毛如指如臂如腹何難，豈不中用哉！何必兔脊狸背鼠鬚之選也。

不拘甚事，祇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雕鑽，爲狗爲鼠已耳。

漢隸之不可思議處，祇是硬拙，初無佈置等當之意。凡偏旁左右，寬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機。今所行聖林梁鵠碑，如墼模中物，絶無風味，不知爲誰翻模者，可厭之甚。

不知篆籀從來，而講字學書法，皆寐也。適發明者一笑。

晉中前輩書法皆以骨氣勝，故動近魯公，然多不傳。太原習此伎者，獨吾家代代不絶，至老夫最劣，以雜臨不專故也。

舊見猛參將標告示日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嘗心擬之，如纔有字時。又見學童初寫倣時，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顛倒疏密，不可思議。纔知我輩作字，鄙陋捏捉，安足語字中之天！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後，無筆無紙復無字，當或遇之。世傳右軍見大令擬右軍書，看之云「昨真大醉」，此特掃大令興語耳。然亦須能書人醉後爲之，若不能書者，醉後豈能役使鍾、王到臂指乎？既能書矣，又何必醉？正以未得酒之時，寫字時作一字想，便不能遠耳。

三復淳于長碑，而悟篆隸楷一法。先存不得一結構配合之意。有意結構配合，心手離而字真遁矣。其中不合六書、説文者多，亦知漢時即有通俗書法。文義遠矣，書法不可思議也。辔字從心，亦可意會，沃若在手一須心御耶！

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鍾、王之不可測處，全得自阿堵，老夫實實看破，地工夫不能純至耳，故不能得心應手。若其偶合，亦有不減古人之分厘處。及其篆隸得意，真足吁駭。覺古籀真行草本無差別。

文章小技，於道未尊；況兹書寫，於道何有？吾家爲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爲人役，至我始苦應接俗物。每逼面書以爲得真，其實對人作者，無一可觀。且先有憤懣於中，大違心手造適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然此中

亦有不傳之秘。强作解人又輒云能辨吾父子書法，吾猶爲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筆放，滿黑杈枒者爲父；以墨輕筆韶，行間明爐者爲子。每聞其論，正詅痴耳。三二年來，代吾筆者實多出姪仁，人輒云真我書。人但知子，不知姪往往爲吾省勞。

宋曹

宋曹，明末清初人，書法家。字彬臣，或作邠臣，號射陵，又號耕海潛夫。江蘇鹽城人。明崇禎時官中書，入清後，隱居不仕，自謂遺民。工詩善書。前人稱其「古道照人，足以師表海內」。

書法約言，一卷。不作浮詞。首爲「總論」兩篇，至爲扼要；次爲「答客問書法」一篇，發揮筆陣圖及過庭書譜所言書法之意，設爲問答以明之；又次「論作字之始」一篇，略敘書體變遷之跡；最末論楷書、行書、草書三篇，切實精到。自云：「會得斯旨，當自悟耳。」

書法約言有昭代叢書本、美術叢書本等。

書法約言

總論

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由，從不虛發；今人好溺偏固，任筆爲體，恣意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顛錯，究於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昇晉魏之堂乎！凡運筆有起止，一筆一字，俱有起止。有緩急，緩以會心，急以取勢。有映帶，映帶以連脈絡。有迴環，即無往不收之意。有輕重，凡轉肩過渡用輕，凡畫捺蹲駐用重。有轉折，如用鋒向左，必轉鋒向右，如書轉肩，必內方外圓。書一捺必內直外方，須有轉折之妙，方不板實。有虛實，如指用實而掌用虛，如肘用實而腕用虛，如小書

用實處，而大書則用虛，更大則周身皆用虛。有偏正，偶用偏鋒亦以取勢，然正鋒不可使其筆偏，方無王伯雜處之弊。有藏鋒有露鋒，藏鋒以包其氣，露鋒以縱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截鐵之意方妙。即無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雖行臥皆可以意爲之。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處，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倣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脱去摹擬蹊徑，自出機軸，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優遊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忘神之所託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總不能離本來面目，以言乎神，烏可得乎？古有云：書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謂離者，務須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脱於腕，仍養於心，方無右軍習氣。筆筆摹擬不能脱化，即謂右軍習氣。魯公所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字外之奇，言不能盡。故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謂學右軍者，因無畫之跡，亦無畫之名矣。

又

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拓善本，細玩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再學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要知把握，亦無定法。熟則巧生，又須拙多於巧，而後真巧生焉。但忌實掌，掌實則不能轉動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中來。筆頭令剛勁，手腕令輕便，點畫波掠騰躍頓挫，無往不宜。若掌實不得自由，乃成棱角，縱佳亦是露鋒，筆機死矣。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常想筆鋒在畫中，則左右逢源，靜燥俱稱。學字既成，猶養於心，令無俗氣，而藏鋒漸熟。藏鋒之法，全在握筆勿深，深者，掌實之謂也。譬之足踏馬鐙，淺則易於出入，執

筆亦如之。

楷法如快馬斫陣，不可令滯行，如坐臥行立，各極其致。草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遏。先作者爲主，後作者爲賓，必須主賓相顧，起伏相承，疏取風神，密取蒼老。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主其內，而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其外，而法取乎輕健。使骨肉停勻，氣脈貫通，疏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太肥則質濁。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彩何來？肉多而骨微者謂之墨猪，骨多而肉微者謂之枯藤。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然筆意貴淡不貴艷，貴暢不貴緊，貴涵泳不貴顯露，貴自然不貴作意。蓋形圓則潤，勢疾則澀。不宜太緊而取勁，不宜太險而取峻。遲則生妍而姿態毋媚，速則生骨而筋絡勿牽。能速而速，故以取神；應遲不遲，反覺失勢。無論藏鋒出鋒，都要章法安好，不可虧其點畫，而使氣勢支離。

夫欲書先須凝神靜思，懷抱蕭散，陶性寫情，預相字形偃仰平直，然後書之。若迫於事，拘於時，屈於勢，雖鍾、王不能佳也。凡書成宜自觀其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於小節，畏懼生疑，迷於筆先，惑於腕下，不成書矣。今人作書，如新婦梳妝，極意點綴，終無烈婦態也，何今之不逮古歟？

答客問書法

客謂射陵子曰：「作書之法有所謂執，可得聞乎？」射陵子曰：「非深淺得宜、長短咸適之謂乎。」

曰：「其次謂使，可得聞乎？」曰：「非縱横不亂牽掣不拘之謂乎。」

曰：「次謂轉，可得聞乎？」曰：「非鈎鐶不乖盤紆相屬之謂乎。」

曰：「次謂用，可得聞乎？」曰：「非一點分向背，一畫辨起伏之謂乎。」

曰：「又有淹留勁疾之法，可得聞乎？」曰：「非能速不速，是謂淹留；能留不留，方能勁疾之謂乎？」

曰：「不可使狀如算子，大小齊平一等，可得聞乎？」曰：「非分佈不可排偶，體勢不可倒置，各盡其字之真態之謂乎。」

曰：「又有體用兼收、脱化無我，可得聞乎？」曰：「非要領了然，意先筆後，導之如注，頓之若山，雹激龍飛之勢，雲崩獸駭之奇無所不至之謂乎？」

曰：「又有蹇鈍滑突之弊，可得聞乎？」曰：「非以狐疑而故作淹留，以狼藉故稱疏脱之謂乎？」

曰：「如巨石當路、枯槎架險，可得聞乎？」曰：「非妍姿不足，體質猶存，有意剛方而終爲强項之謂乎。」

曰：「如秋蛇纏物、春林落蕊，可得聞乎？」曰：「非骨氣相離，專事柔媚，存心紆緩而終爲俗胎之謂乎。」

曰：「又有脱易不收，輕鎖任意，全無紀律，隨手弊生，可得聞乎？」曰：「非失於規矩，流於酬應，撓於世務，染於俗吏之謂乎。」

曰：「善哉言乎，願請其詳。」

曰：「書法之要，先別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質而今人用妍，古人務虚而今人務滿。質所以違時，妍所以趨俗。虚所以專精，滿所以自畫也。予弱冠知書，留心越四紀。枕畔與行篋中，嘗置諸帖，時時摹倣，倍加思憶，寒暑不移，風雨無間。雖窮愁患難，莫不與諸帖俱復。嘗慨漢、晉以逮有唐，諸先正已遠，無從起而質問。間有所會，或亦茫然。所謂功力智巧，凛然不敢自許。大約聞之古人云：『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而規矩所在，必從古人。學規矩則老不如少，思運用則少不如老。』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又要於竿頭進步，時得取勢

取致之妙。非勁利不能取勢，非使轉不能取致。若果於險絶處復歸平正，雖平正時亦能包險絶之趣，而勢與致兩得之矣。故志學之士，必須到愁慘處，方能心悟腕從，言忘意得，功效兼優，性情歸一，而後成書。」客退而書諸紳。

射陵逸史曰：兹篇作問答語，間用筆陣圖與書譜成句，非褻取也，不過假此以爲注疏，俾志學之士，一見了然，豈不快歟？

論作字之始

伏羲一畫開天，發造化之機，而文字始立。自是有龍書、穗書、雲書、鳥書、蟲書、龜書、螺書、蝌蚪書、鐘鼎書以至虎爪、蚊脚、蝦蟆子，皆取形而作書。古帝啟萌，倉頡肇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史籀從此變而爲大篆，李斯又變而爲小篆，王次仲又變而爲八分，程邈又變而爲隸書，蔡邕又變而爲飛白。飛白者，隸書之捷也，隸書又八分之捷也。八分減小篆之半，小篆又減大篆之半，去古漸遠書體漸真，故六義八體既行於世，而楷法於是乎生矣。

論楷書

蓋作楷先須令字内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簡、長短、廣狹，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狀，但能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於筆畫之間，而遏其意趣。使筆筆著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其自然，乃爲有法。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又須骨涵於中，筋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結構貴密，否則懶散無神，若太密恐涉於俗。作小楷易於局促，務令開闊，有大字體段。易於局促者，病在把筆苦緊，於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虚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

耳，非書也。

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故專務嚴整，極意歐、顔。歐、顔諸家，宜於朝廟誥敕。若論其常，當法鍾、王及虞書東方畫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他不必取也。

論行書

凡作書要佈置要神采。佈置本乎運心，神采生於運筆，真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於後漢劉德昇，魏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即真書之少縱略。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非真非草，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疏，映帶安雅，筋力老健，風骨瀟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肥瘠相稱。徐行緩步，令有規矩；左顧右盼，毋乖節目。運用不宜太遲，遲則痴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則窘步而失勢。佈置有度，起止便靈；體用不均，性情安託？有攻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攻，神采不變。若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無機智之跡，無馳騁之形。要知强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優遊，中實剛勁；志專神應，心平手隨；體物流行，因時變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黄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别，總皆取法右軍禊帖、懷仁聖教序、大令鄱陽、鴨頭丸、劉道士、鵝羣諸帖，而諸家行體次之。

論草書

漢興有草書。徐鍇謂張竝作草，竝草在漢興之後無疑。迨杜度、崔瑗、崔寔草法始暢。張伯英又從而變之。王逸少力兼衆美，會成一家，號爲「書聖」。王大令得逸少之遺，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脈貫通，

後人稱爲「一筆書」，自伯英始也。衛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後張顛、懷素，皆稱「草聖」。顛喜肥，素喜瘦；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間，如印泥、畫沙，起伏隨勢。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側。草書時用側鋒而神奇出焉。逸少嘗云：作草令其筆開，自然勁健，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託。左爲外拓，右爲內伏。內伏有度，始爲藏鋒。若筆盡墨枯，又須接鋒以取興，無常則也。

然草書貴通暢，下墨易於疾，疾時須令少緩，緩以倣古，疾以出奇。或斂束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陰森而高舉，或脱落而參差，勿往復收，乍斷復連，承上生下，戀子顧母，種種筆法，如人坐臥、行立、奔趨、揖讓、歌舞、擘踴、醉狂、顛伏，各盡意態，方爲有得。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屬十數字而不斷，縈結如遊絲一片，乃不善學者之大弊也。古人見蛇鬥與擔夫爭道而悟草書，顏魯公曰：「張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與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可見草體無定，必以古人爲法，而後能悟生於古法之外也。悟生於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

射陵逸史曰：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以靈轉取致，如企鳥跱，志在飛，猛獸駭，意將馳，無非要生動，要脱化，會得斯旨，當自悟耳。

笪重光

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明天啓三年——清康熙三十一年），書畫家。字在辛，號江上外史、君宣、蟾光，自稱鬱岡掃葉道人。江蘇句容人，一説丹徒人。清順治進士，官御史，巡按江南，工書畫。詩亦清剛雋永。著有畫筌、書筏。

書筏一卷，原題清笪重光撰。張氏輯昭代叢書本後，有楊復吉跋云「夢樓所臨法帖，卷首標笪江上先生論書，未言其爲書筏，且云其全與闕不可知，其爲書筏原本與否，亦不可知。」然疑其非書筏全文。後有王文治跋曰：「此卷爲笪書中無上妙品。」推崇備至。前人評其小楷法度尤嚴，純以唐法運魏、晉超妙之致。清秦祖永云：「在辛書法眉山，筆意超逸名貴。與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齊名，稱四大家。」

書筏有昭代叢書本，王文治快雨堂題跋附録此篇，題爲論書。文字略有小異。

書筏

筆之執使在横畫，字之立體在竪畫，氣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結在紐轉，脈絡之不斷在絲牽，骨肉之調停在飽滿，趣之呈露在勾點，光之通明在分佈，行間之茂密在流貫，形勢之錯落在奇正。

横畫之發筆仰，竪畫之發筆俯，撇之發筆重，捺之發筆輕，折之發筆頓，裹之發筆圓，點之發筆挫，鈎之發筆利，一呼之發筆露，一應之發筆藏，分佈之發筆寬，結構之發筆緊。

數畫之轉接欲折，一畫之自轉貴圓。同一轉也，若誤用之必有病，分別行之，則合法耳。

橫之住鋒或收或出，有上、下出之分。豎之住鋒或縮或垂，有懸針、搖纓之別。撇之出鋒或掣或捲，捺之出鋒或迴或放。

人知起筆藏鋒之未易，不知收筆出鋒之甚難。深於八分章草者始得之，法在用筆之合勢，不關手腕之强弱也。

匡廓之白手佈均齊，散亂之白眼佈勻稱。

畫能如金刀之割淨，白始如玉尺之量齊。

精美出於揮毫，巧妙在於佈白，體度之變化由此而分。觀鍾、王之楷法殊勢而知之。

真行、大小、離合、正側，章法之變。格方而棱圓，棟直而綱曲，佳構也。

人知直畫之力勁，而不知遊絲之力更堅利多鋒。

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則活；蘸筆欲潤，蹙毫用之則濁。黑圓而白方，架寬而絲緊。黑有肥圓、細圓、曲折之圓。白有四方、長方、斜角之方。

古今書家同一圓秀，然惟中鋒勁而直齊而潤，然後圓，圓斯秀矣。

勁拔而綿和，圓齊而光澤，難哉！

將欲順之，必故逆之；將欲落之，必故起之；將欲轉之，必故折之；將欲掣之，必故頓之；將欲伸之，必故屈之；將欲拔之，必故擪之；將欲束之，必故拓之；將欲行之，必故停之。書亦逆數焉。

臥腕側管，有礙中鋒；佇思停機，多成「算子」。

活潑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滯者其機圓，機致相生變化乃出。

一字千字準繩於畫，十行百行排列於直。

使轉圓勁而秀折，分佈勻豁而工巧，方許入書家之門。

名手無筆筆湊泊之字，書家無字字疊成之行。

黑之量度爲分，白之虚淨爲佈。

横不能平，竪不能直，腕不能展，目不能注，分佈終不能工。分佈不工，規矩終不能圓備。規矩有虧，難云法書矣。

起筆爲呼，承筆爲應，或呼疾而應遲，或呼緩而應速。

横撇多削，竪撇多肥；卧捺多留，立捺多放。

骨體筋而植立，筋附骨而縈旋，骨有修短，筋有肥細，二者未始相離，作用因而分屬。勿謂「綿軟」二字爲劣，如製筆非第一品紫毫，不能綿軟也。

欲知多力，觀其使運中途。何謂豐筋？察其紐絡一路。

筋骨不生於筆，而筆能損之益之；血肉不生於墨，而墨能增之減之。

能運中鋒雖敗筆亦圓，不會中鋒即佳穎亦劣。優劣之根斷在於此。

肉託毫穎而腴，筋藉墨沈而潤；腴則多媚，潤則多姿。

以上論書，言淺而旨確，非工力深者不解其難也。

姜宸英

姜宸英（一六二八—一六九九，明崇禎元年—清康熙三十八年），書法家。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溪人。清康熙丁丑探花，官編修。能詩文，工書。本傳稱其「書法得鍾、王遺意，世頗重之」。清全祖望評其書云：「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清梁同書評之云：「本朝書以葦間先生爲第一，先生書又以小楷爲第一，妙在以自己性情合古人神理，初視之若不經意，而愈看愈不厭，亦其胸中書卷浸淫醞釀所致。」昭代尺牘小傳云：「西溟書入晉人之室，長於摹古，小楷尤工，稱重一代。」

姜氏著有湛園題跋，以題碑帖書法者多，持論的當，考證尤精。黄叔琳跋語云：「不特考證精核，足資證據，亦時有弦外之意，虛響之音，覽者當自得之，勿徒作煙雲過眼觀也。」非溢美之詞。

姜宸英尚著有真意堂稿、湛園未定稿、西溟文抄、湛園集、湛園札記、葦間詩集、湛園詩稿等。

湛園題跋有清道光昭代叢書本、咸豐涉聞梓舊本，小石山房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本篇湛園書論據姜先生全集清光緒刻本選輯。

湛園書論

梁武帝答陶貞白書：「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陶上書云：「樂毅論愚心甚疑非真，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予觀逸少黄庭、曹娥、像贊諸帖，知樂毅論洵爲粗健不同。然自唐人相傳爲法書第一，蓋唐時去梁已遠，王之真跡益微，而唐人書法氣象多而神明少，宜此帖之見重於世也。此本與

予所藏宋拓寶晉齋刻相爭在豪釐之間，亦世所罕覯者。張子漢瞻别去兩年，其臨池增妙，今相見吴門出此令題。予謂張子寶愛此書，正恐其作書便落唐以後氣格耳。題樂毅論。

今日觀陸子其清家，藏法書最多，宋拓黄庭經、十七帖及宋仲温真書、孫過庭書譜其尤佳者。祝枝山自寫所作詩長幅，文徵仲評其規模襄陽，而其書法原出於王氏父子，可謂曲盡枝山之藴。然祝書尤深入大令閫域，惜偶書紛出，非具眼不能辨也。張鳳翼後跋謂：「徵仲以東方朔學叔敖衣冠，爲一時下筆之誤。」然張云：「枝山爲徐武功宅相，故其書似之，猶張敞之類馬遷。」「張」當是「楊」字之誤，即楊敞亦未是司馬外孫，乃敞子惲耳，一事兩誤，可謂彼此更相笑也。跋祝枝山書。

章草書前朝惟宋仲温得張、索遺意，而過於放帙。枝山繼之體，兼衆家，故爲明書家第一。昨研溪庶常過予寓齋，出觀予所藏離騷經墨跡，研溪歎絶，因以千文此本見假，予手臨一過，頗識其用筆之妙，但此帖不用章草，位置停匀，規矩謹飭，殆是此公杜德機時也。枝山又有一千文，純用藏真法，大小錯綜，行間天機亦自盎溢，衹是摹本摹手又不工，不及此真跡遠甚。乙亥春三月記。題祝京兆千字文。

此宋儋，唐開元時人，與李璆齊聲，李師王，宋師鍾。李書今不傳，而宋真跡惟閣帖存此二十一行，閣帖置古法帖中，列於衛夫人之前，則尚未知其爲人也，然其書自有六朝間風味。臨宋儋書題後

近始悟運筆之妙全在心，空學中鋒三十年，都無一筆是處。早間臨此似有轉機，然塵務關心，往往墮落舊塹。東晉諸賢書法，超絶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獨妙。臨樂毅論題後。

華亭書派輕薄，摹倣頓失古意。惟此卷筆筆藏鋒，妙於用拙，始見文敏真本領。然不得澄清祖帖，亦不能酣適如此。昔人論學書者，必得古人真跡一二段臨摹，方能入妙，端有此理。今人眼界淺狹，書格所以日下也。聞張子

漢瞻爲人乞文，以潤筆得之。予傭書至老，墨刓穎秃，無從購此一字。以此知文章聲價，去君遠矣。董臨澄清堂帖跋。

陶貞白與梁武帝論逸少書備矣，獨不及遺教經，何耶？黄山谷詩云：「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痴凍蠅」言其拘窘無逸韻也。予考唐僧徒最善集書，於逸少尤多。遺教經是集樂毅、像贊、黄庭、洛神、孝女、誓墓諸帖而成者，逐字玩之，自見字體雖少拘窘，然自是右軍家法，勝道德經多矣。跋遺教經。

寒威稍霽，紙窗西照，執筆欣然。得閣帖僅臨晉、魏間書數種，愛其遒秀，發於淳古也。不及鍾傅二王者，亦猶唐人選詩之不録杜工部也。時乙亥十二月初五日，書成，筆頭作凍，雪然有聲。臨帖後書

謝希逸、庾肩吾書，張懷瓘諸家品書，亦不及，然其書實超軼，可入能品。謝萬石亦在能書之列，朗字長度，萬兄據之長子，小字胡兒，與姪疏自稱父。晉人猶有此風。晉朝議欲以謝玄爲荊州，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亦猶漢疏廣、受之相稱也。對子姪自稱其名，則古所未有。閣帖王廞與三女稱廞疏，晉人通脱，固所不嫌耶。謝莊諸人書跋。

真出於隸，鍾太傅真書妙絶古今，以其全體分隸。右軍父子摹倣元常，所以楷法尤妙。欲學鍾、王之楷，而不解分隸，是謂失其原本。漢建平、元和間碑版，乃鍾、王所出，學者顧求之開元以還，是並不知鍾、王發源處，俱未得爲書家正宗。予晚好此書，恨年事無及，又未見谷口，問之其門人云，先生自悔從曹碑入手，暮年規模夏承，始盡其奇妙。今觀此題曹碑云：「甲於漢刻」，知或言未信。谷口晚書奇變，殆是遊刃之餘，未有捨規矩而能成巧者也。題鄭谷口摹古碑。

有以搴玉堂帖見示者，中有此賦，較寶晉帖差完，且神采更生動。逐字摹之，覺神似形拘，然形似亦在運筆間消息，今書家誰當解此？能知吾合處，方能指點吾病處。臨王書洛神賦題後。

古人行書，有真行，有行草，此所書官奴帖與蘭亭叙皆真行也，通體真書，少作牽曳而已。雨冷、膺觜二帖，行草也。真書中間以草字，雖則是草，不可縱筆，故晉、魏人多用章草入行。後來率意作書，古法遂不可復見。臨王帖題後。

武功倜儻畸人，故其書亦多奇氣。然予浙人也，於忠肅事，不能學吴人以私恕之。於此帖，亦不欲多觀，亦如李衛公之惡白香山詩，以爲見則必好也。題徐武功書後。

敬仁，王修字，濛之子，官著作郎。此太原人，與琅琊異派，故書姓。王導雅愛鍾書，亂後猶衣帶中盛宣示帖過江，後以與右軍，敬仁從右軍借看，深好之，没時年二十四。其母即取宣示帖殉葬，修書隸行入妙。臨像贊書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與王敬仁。

陶貞白啓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黄庭、勸進、樂毅、像贊、洛神，不審此種猶有存否？時武帝與陶皆疑樂毅微粗健，非真不重也。至唐褚登善録右軍正書，以樂毅第一，黄庭第二，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平一少育宫中，所見真跡，楷書二十餘卷，别有小函可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黄庭。唐人珍重樂毅爲第一，代令能書者臨摹黄庭不能並也。及神龍時，歸之太平公主，太平敗，爲老嫗竊取，縣令迫急，付之竈火，而樂毅亡矣。樂毅論即亡，開元五年，大王正書三卷，遂題黄庭爲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及潼關失守之後，訪黄庭真跡不得，或云張通儒將出幽州，不知其處，而黄庭又亡矣。真跡永絶，得見此妙手臨摹，今有悲喜不置。跋樂毅論黄庭經臨本。

世彩堂翻本淳化、絳帖俱可亂真，其客廖瑩中精於摹拓，王用和工於刻石故也。先是韓侂胄有羣玉堂帖，亦其客向若水所手摹。二奸亡國，先後合轍；其博古好事，乃亦有不謀而同者。使能移此以爲國用人，豈不家國俱榮乎？記淳化帖。

帖有十卷，舊名閲古堂帖，後名羣玉，蓋侂胄誅後籍入秘省，嘉定末年所改也。以首卷皆南渡後帝書，故得存

耳。二、三、四晉、隋、唐帖；五卷後盡是宋人書。全刻失傳久矣，此本零星收拾，僅得兩册，雖逸少書有過肥之病，然刻手極精，紙墨亦好。又所録李邕詩今不多見，或云是中唐人詩，似有理，然不知北海何故得書之？跋羣玉堂帖。

予酷愛漢隸，而不能學。近覓此帖，連得兩本，時時展對，如見典型，正不必手摹爲快也。帖以晚出，幸完好。昨天惠予漢滎陽令韓仁碑者，亦是元至大間始出，令李天驥再立石，而翰林趙閑閑記之。慶韓君循吏至是始顯，然其字已多磨滅矣。吾安知四百年之後此碑不更磨滅如韓碑耶？宜廉讓曹子之寶愛此本，直欲使四百年後賞鑒家有所考據耳。跋曹全碑。

唐張懷瓘論草勢云：草之體勢，一筆而成，惟王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逸少草書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又云逸少草書有女郎才，無丈夫氣。子敬草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耳。懷瓘以一筆成書連牽不斷爲草書之精，非知書者也。所謂草書者，草其真也。草書在乎點畫拖曳之間，若斷若續，而鋒棱宛然，真意不失，此爲至精至妙。唐文皇集右軍書，取其尤者，爲十七帖。其晉書御制羲之傳贊曰：「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知此者，可以得其集此帖之意矣。題宋拓十七帖。

臨二王書，須略得晉人幾分筆意。正以蘊藉爲宗，若專務險勁，但論氣質，便似唐人劉義慶作世説語，雖詞條豐蔚，終難合也。

唐寺塔碑文，集右軍書者多矣，然獨此帖盛行者，以御製文，故重之也。不作是書殆三十年，在天津與友人查浦同寓，命予書之，拓本下劣，轉得一快，以神氣不爲所奇耳。臨聖教序跋後。

古人倣書有臨有摹，臨可自出新意，故其流傳與自運無別；摹必重規疊矩，雖得形似，已落舊本一層矣。然臨者或至流盪雜出，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予於書非敢自謂成家，蓋即摹以爲學也，傳與不傳殊非意中所計。書自

作書後。

窗外微霰，毫間凍澀，勢不得騁，特於體制無失耳。逸少蘭亭是其最得意書，亦必於天朗氣清時得之也。爲人臨衛夫人書帖。

以拙手用退筆書，處處着礙，視前人所作，如蒹葭之倚玉矣。光武云：見卿使人慚。此書長存，予慚不止也。題嚴蓀友留别和韻詩後。

右軍爲會稽内史，與藍田相失，誓墓不出，竟行其志，可謂振古豪傑。書法皆與所臨宣示、戎路諸帖相表裏。其細書黄庭、曹娥别是一種，樂毅、像贊有絶相類處，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大令求展墓表，自是父子不愧家風。二王外之能爲鍾書者，王仲將、僧虔、蕭子雲而已。唐以下此種幾絶。歲在乙丑，爲毗陵楊晁令兄寫此帖，長安筆價奇貴，以折鋒毫書此，不覺意盡。臨右軍法帖書後。

右軍父子真書雖同出於鍾太傅，右軍斂鋒，大令拓筆，觀樂毅、東方諸帖與此可見。賈氏刻玉版，予二十年前曾見之武林乃觀橋葉氏質之王氏者。是時從友人乞得一紙，今此刻不知又落何家？予所藏亦失去久矣。再過數十年，恐拓本便不易購。水村之喜得而寶藏之，亦見及此與！題玉版十三行。

官奴，子敬小字，劉夢得酬柳子厚詩：「還思寫論付官奴」，謂子敬也。注柳詩者，謂是逸少女名，誤矣！彼不知玉潤是官奴女名也，逸少尚有「官奴婦舊復委頓憂之深」一帖，可見逸少七男一女，極子孫之盛，而一女疾病，至於憂之焦也。引罪自責，其兹祥樂易可見。他日又云：「得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宜其誓墓於未衰之年，不能以此而易彼也。書官奴小女玉潤帖後。

此從漢末至梁三十四人，乃以兩本匯而録之。一云二十八人，今得三十有二。袁昂古今評普通四年所上，大

率相類，蓋武帝用其語，斟酌成此耳。然中有「張融書如辯事對揚，獨語不困，行必會理。」蕭子雲「孤松一枝」下有「壯士彎弓，雄人獵虎，心胸猛浪，鋒刃難當。」「顏倩書如貧家寠果，無效可受，少乏珍羞。」「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蕭特書雖有家風，風流勢薄，猶如大小王，安得相似也？」「郄惲書縱横廓落，大意不凡，而得體未備。」「郄愔書得意甚熟，而最妙時雖疏散風氣，不無雅舊。」「庾肩吾書畏懼收斂，少得自充。」共八人評論，而此書不見，豈以其辭未雅馴而削之耶？抑是後來附會，原書固未嘗有耶？中於孔琳、蕭子雲諸人書，俱不下貶語，獨深文於大令，比擬不倫，豈爲公論？袁昂書評有云：「張芝驚奇，鍾繇特絶，逸少熊熊，獻之冠世。」此語爲得其實云。梁武帝書評跋。

此隋僧智果書，字非一體，當是積日所成。玩其行楷，亦精研於鍾傳者。而李嗣真書評比之「委巷之質」，豈其然乎？題帖。

徐子道積曰：「君規摹魏、晉人書，偶一爲此，終不脱向來本色。」答曰：「惟有向來本色，所以貌得宋、元人書。譬如今詩家，目不識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爲何物，而哆哆蘇、陸，到底是兩家門外客也。」自跋臨米趙書。

黄庭經或云是右軍「换鵝書」，或云：「换鵝」者，是道德經非黄庭也。自陶宏景始以此書與樂毅論並稱，爲右軍有名筆跡。後入唐宫中，武平一所見是扇書，恐別是後來臨本矣，其書亦旋散失。開元五年，覯得右軍正書三卷，第一是黄庭，後函關失寧，内庫法書復散落人間。事平，遣使搜訪，獨未得黄庭真跡，相傳爲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據此，則黄庭自唐中葉，散失已久，後人摹刻者，不知竟是何本？予所見宋拓非一，此白下蔡崗南兄所寶藏，其彩色鮮好，予展卷歎賞，留置案頭，臨摹再過，不識與真跡相去幾許？若摹刻，則近來收藏家殆未有過之者也。崗南屬予以數言題後，並記其始末如此。題黄庭經。

此「武林綠石本」，世推爲十三行第一，然筆法方整，頗類趙松雪，豈即其摹刻耶？昨楊子楚萍出予所鈎唐臨墨跡共觀之，不覺咨嗟歎絕。惜楚萍猶未見其真本，古人手跡日就零落，雖刻本之善者，將不多得，則楚萍之寶愛此本，未爲過也。戊寅八月六日記。題十三行。

孔琳之字彦林，草行師於小王，時稱「楊真孔草」。王僧虔曰：「琳之書天然絶逸，極有筆力規矩。」閣帖僅得此數行，人少習者，以其語非吉祥。然梁制，彼此弔答，中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其重如此，故武帝嘗與儒臣講喪禮，而子弟亦家習之，有以善講喪禮得舉者。大抵六朝風氣似此。後世忌諱繁多，而人情益通脱，反以晉、宋人爲放誕，何也？戊寅九月廿三清晨，臨帖隨筆記之。題孔琳之書後。

唐世右軍遺跡猶多，空門碑版尤喜集其字。如盧藏用建福寺三門碑，胡霈然大智禪師碑，越王貞大興國寺舍利塔碑，僧行敘懷素律師碑，皆右軍書，而爲之者非獨懷仁一人也。世傳懷仁居恒福寺摹集右軍稱精熟，其徒胡英倣之，一時集王書勒石，蓋僧徒欲借此以久其師傳耳。董文敏據舍利塔碑謂「集」爲「習」，乃好奇之過，不知舍利亦集王書，殆是以「習」通「集」耳。不然，今聖教碑與逸少諸帖並行，豈懷仁之遂足以方駕右軍耶？題聖教序。

「定武本」爲歐書，比之褚登善所臨，特爲端楷。近惟東陽何氏所藏石刻爲得其真，然拓久漫漶，予特以意摹之，大抵去古愈遠，則失真益甚。古人作書俱有口訣面授，今既不可得矣，但審知用筆之法，臨書時自於手腕間消息，庶乎古人不遠耳！跋自書蘭亭叙。

張即之號樗寮，書法歐陽率更，加之險峭，遂自成家。今停雲館收刻祇數行。予家有其所寫楞嚴經全卷，遭亂播遷，僅存此廿二頁，停雲所刻。有云慈溪有王昇者，出入吾家二十餘年，吾邑多張書，其皆王君所得乎？世傳其爲水精，書能禳火，故藏書家多寶之。跋張即之書楞嚴經。

陳奕禧

陳奕禧（一六四八—一七〇九，清順治五年—清康熙四十八年），書法家。字六謙，又字子文，號香泉、葑叟。浙江海寧人。貢生，官雲南南安知府。工詩書。清王士禎分甘餘話評陳氏書云：「門人陳子文奕禧，號香泉，詩歌書法著名當世，其書專法晉人，於秦、漢、唐、宋以來文字，收弆尤富，皆爲題跋辨證，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也。」趙彦偁評之云：「香泉晚歲書極有妙境，流動變化而自具幽邃之致。」

陳氏爲海寧望族，代有聞人，搜藏碑版文字極爲繁富，陳香泉生當陳氏極盛之時，故與吉金樂石交，手摹心追數十年。緑陰亭集二卷，隱緑軒題識一卷，係香泉自記其題跋之作，而以題書者爲多，所論多中肯綮，乃陳氏翰墨生涯中所得。如謂：「正、隸之法當與行、草兼學」；「一字之樣無窮，總以博聞强記爲主」；「以勤入，以虚受，以摹倣就，以參悟成」等語，誠學書之名言，足爲後學津梁。

奕禧曾摹勒家藏名跡編予寧堂帖。其他著作尚有皋蘭載筆、益州於役記、金石遺文録、春靄堂集等。

緑陰亭集有味古書屋刊本、懺花盦叢書本。隱緑軒題識有涉聞梓舊本、小石山房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

緑陰亭集

文敏釋聖母碑，其跡已不全，而字畫運用神氣藴藉，若有懷園山夜之意，究不離韭花原本也。即余未嘗不爲其傾動心迷志摇者，所遇即是幸能自持堅牢，而此跋爲其熏染亦多，但其間關捩子或有不同，即文敏復起，或首肯吾言矣。題董文敏書。

洛神賦，寶晉齋舊拓也，樂毅論亦是，精采完美可學。試看其用筆結構，世之書家有分毫相似否？可以得雅俗之辨矣！題友人藏帖。

枝指生書，明代一人也，出手多由晉、魏，不染唐法，別具雋永澹遠風味。若專作柔媚以悦人者，不可與同幾研。此卷是其縱筆應酬，非杰作耳！題枝山梅花詠。

張長史郎官石記，從晉人發源，能用筆收斂如此，以視狂草，若出兩手。要知古人無所不可，收放在己，守經處變必有本，而出之自然，隨宜運轉，動必盡合矣！題郎官石記。

唐人八分皆本於漢，法度精嚴，神氣超逸，但其用墨稍光耳。文氏習之，化而爲匀淨，更變體勢，世人盡指曰：「此唐八分也！」烏知其仍自漢米。乃輒爲分別之論，令前人生平工力，勿能自明，殊足貽誤當世。即如太倉王奉常學戴千齡，蒼茫浩博殆過於文，誰復識其淵源所出？獨是明皇及史惟則諸君，行筆太肥，若昇卿尤能峭勁拔萃爲可貴。杜工部盛稱韓、蔡，蔡純乎蔡，韓則難以同語。工部於斯道，涉獵殆未深矣！題梁昇卿碑。

聖教序真贋相雜，於世莫有確辨者。惟看第一行「藏」字草頭起尾，一撇側出，以中鋒内向發之，無此二筆，即是翻刻，不必再看「内」、「出」、「三」、「奥」等字也。此本雖已斷，而神氣尚舊，非近拓可比。即以規模朝夕，亦足以豪，何必宋拓？廉讓書學精進，有蕭疏恬雅之趣，藏此佳跡，宜其得手離絶柔媚之習也。戊子六月題，時暑消晚雨，神情頗爽。題初斷聖教序帖。

右軍草體，世亦有學之者，惜其中使、轉、擫、拓之法未傳耳。至其草法之奇，變幻難測，移步換形，有自然不盡之妙。學到力深，即後人精思畢世，終不能及也。偶論。

嘉靖中，吴門有石都御史劉公夫人毛氏狀，祝京兆撰，並正書。真跡在今左副都御史宋堅齋處，戊子六月十二

日出觀，益信晉、唐之學，筆下有緩、急、剛、柔之分也。書祝京兆書。

文敏此傳，深得晉韻，小字具開展尋丈之勢，矯拔離奇，備極鍾、王法則，兼收北朝碑體，種種包舉，他人無有。故深厚古穆，鋒棱神彩奕奕動人，人知其妙，不能知其所以妙也！學之者甚衆，皆爲未至，觀余言，可以省矣！戊子六月，燭下題於廉讓之崖珍軒。題趙松雪書閑邪公傳。

宋儋，唐明皇時學士，書摹東武而力未足，故多偏倚之勢，而逸韻絶羣，深得晉、魏人微意。遺跡甚少，惟淳化簡牘一通，及嵩山碑刻猶存。王著不知爲何時人，故列諸古法帖中，未見嵩山之石也。因倣其筆法附記。

大令之書，自稱勝父，謝安謂曰：「物論殊不爾！」得失之間，惟自知之。羲之醉時題壁，子敬密拭除之，羲之還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内慚。今之真跡鮮矣，無從考其搨拓之法，惟原刻淳化、大觀，尋味轉折處，庶可得其内外之辨。獻之鴨頭丸墨本，舊爲吴用卿家藏，今在都下。余凡四臨之，未嘗非内搨也，爲之論者，未免强作解事耳。余更愛其益都耆舊帖，倣其意而論之，覽者許可與否？亦猶余之置是非於今日也。

清臣先生書，悉本晉、魏遺法，故能深沉雄快，味之無窮，但用筆微重，轉運拳衄，遂成顔體。傳世之書，平正藴藉，不甚露圭角者，惟鹿脯、乞米及麻姑仙壇兩三種。而麻姑壇存者乃宋時一僧人所作，並非真跡，此黄山谷語，當不妄也。

素師嘗於洛下見顔尚書，自言曾得筆法，想是談屋漏痕、折釵股時也。得其真訣，自出機杼，闌入張、索，化成絶調。危如飛湍激石，鬱如夏雲倚天，微處欲同蟬翼，輕時若裊遊絲，味其妙理，殆難縷悉。兼之以飛白，導之以籒、斯，斯爲至矣！當其放逸奔騰之際，未免羈銜遺落，不能辭於「顛」之目也。

海岳得力於王略帖及鄱陽此郡、鵝羣等書，熟精積時、汝南、隨清娱、哀册、枯樹賦諸跡，本之以學力，縱之以

才氣，遂使千載書家望之避易。

唐人草書自急就篇出，有屈曲勾引之勢，兼之以出師頌，而體裁備矣！兩者以意用，以神合。六月廿四日書完此卷，因稍空數寸，學庭未許，次晨向曼陀羅花前聽深柳遠蟬，啖新荔枝，涼風透絺，幽齋靜雅，幾研精良，神情怡快，補書數語，以紀一時之樂。且遇文學知己，斯爲難遘，不然雖有佳境，終傷寂寞也。飛白之法肇自蔡邕，其法不傳矣。唐歐陽率更善此書，宋蔡忠惠亦能之，然皆不見其跡，無從彷彿。晉祠有唐文皇飛白額，余得而會其結撰，遂依倚形勢，奮志大書，自用師心。即蒙誚讓，所甘受矣。

楊少師韭花數字，擅美無窮，風流自喜。華亭專志學之，雖雜李北海、徐季海、鍾紹京諸家，終帶韭花神韻，深入骨髓，不能換也。

東坡先生以平原鹿脯、乞米爲根本，又入獻之新婦、服地黄湯帖，便已成家。欲學蘇者，從平原入，即可探其星宿，加之以臥勢，當去蘇不遠。自書與伊學庭孝廉雜題。

戊子六月廿六日，偶得高麗繭紙，隨筆書此。昨見香雪堂帖刻董華亭書頗多，率意者亦復不少。余此作，亦信意疾書，不識較華亭率筆何如？華亭每不滿於趙吴興，訾之曰「重佁」；余亦不滿華亭，嘗摘其敗處，不免殘懦不振之病也。偶題。

魯公送彭城劉太冲書，詰曲聱牙，如昌黎作詩。中含篆籀，具神仙之筆，凡流鈍腕何能到也？扇上絶無作此等大書，作之自牧山創始。余書往往自題，自題亦自余創始。題扇。

正、隸之法，當與行、草兼學也。手勢正在拘除之際，得行，草以擴充運動之，則寬轉矣。若獨作正、隸，精工雖稱擅場，終非至處。吾以此路指人，亦前輩所未發。嘗憶山西傅松僑有詩云：「若還信得及，許汝坐蒲團。」吾於此

論亦云。偶題。

臨摹之事，非熟知古人深意，不能稱手而出。由宋而唐，上溯愈難，蓋晉法簡，貴中含蘊藉，須縮筆攄衄，方能入其門庭。戊子改補，重來京師，時迫務繁，未嘗爲人臨摹，以其費時失事，故概爲辭却。六月廿八日，聚於怡齋，暑殘秋近，天氣稍解，且良朋娱心，清歌悦耳，侑我筆研，興頗不乏，遂檢閣帖作此。方其對原跡，而彷彿似爲所拘；及真本既離，獨觀成翰，則箋素中疑有妙音發乎頓放之際。此一時之雅韻，書於册後，後之覽者，或亦有欣羡之思云。臨閣帖自題。

蘭亭起於「定武」，繼以「神龍」，是歐、褚之二源，論之數矣。後之稍好翰墨者，家有鎸勒，雜出於數百年間，不言其所得之由，於是耳目始紛然難辨。此本乃西溟姜編修家藏石，字形不同者絶多，大略皆聖教筆法，別作蘭亭一派，廿年來所創見者。往從沈芷岸讀學處見之，今學庭孝廉有一本。學庭爲西溟所得士，西溟臨歿，以贈學庭。余向學庭索得，乃爲之臨摹，以存記其本末。芷岸、西溟皆作古人，余重來京師，拈弄筆墨，交友風流雖不減昔，而由今追想，不覺情深故舊，惘然莫解也。題姜氏蘭亭。

伊學庭孝廉家肅府淳化第十本，蕭世子識鋐跋後尾。上有「順治甲午歲，張正言、正心，承廣陵陳曼仙、濩澤毛香林二師教，補摹上石」，八分書兩行。所謂補摹者，不知所補段落，絶未指明，殊令開卷茫然。王檢討枚孫景曾藏一本，乃係初拓，紙墨如新，卅六跋皆全，今代最精之跡。二本皆竹紙拓也。題肅府淳化閣帖。

泥金書經，唐時已有之，大約内府居多也。至明更盛，今則愈繁。存世者惟吴興妙跡，然而贋本雜糅，殊眯人目也。甲申余爲梅溪侍御侄書感應篇，今已五年，重觀一過，未能離經生窠臼。而今之書者，未見能手，安得起鍾紹京而問之。題泥金書。

黄庭以晉、唐小字及寳晉齋本爲準的，其餘别刻筆畫多有不同，而神氣亦異絶，如蘭亭之不能辨其所自出也。此本爲南苕宗伯所藏，紙墨古穆，洵是舊拓，與之相對，自有異趣可賞。題黄庭經。

趙吳興熟於内景，用其法書過秦論，遂成吳興絶妙好書。余兼取而作此，欲與爭席，殊未能也。且行迫務繁，不及逗留多制，然因知賞已遲十日矣。

世未有以元常意入吳興者，余戲爲之，知吳興本自有鍾法，未嘗不相合也。

李北海會歸往哲而自成其家，嗣後學北海而顯名可見者，惟趙承旨一人。時代相壓，學之者見其薄矣。余此册規承旨而逐段變勢，力不及古人，學有不足，其病何止薄也！然駸駸欲進之心，則未嘗以衰年而敢怠，是乃余之稍勝處耳。

戊子來京師，與學庭相聚者積月，爲書數册，具各家體，未必能得前人奥義，或手勢變换，學庭沉酣斯道有年，玩之當悟其意。孔子教人以時習工夫，捨是無他語矣。題自書。

此「定武本」也，觀「崇」字「山」下有三點可據。余家有「定武本」，經邢子願太僕評定者，「崇」字亦有三點，他本則未之見。東陽何氏蘭亭，自以爲「定武」真本，以此較之，點畫波磔何氏本索然無味矣。且其鎸摹，角節棱棱礙目，今而後吾直斷爲贋作矣。題曹廉讓定武蘭亭。

一字之様無窮，總以博聞强記爲主。古人有許多様子，不去看，又不學，祇寫自己無様子字，吾未如之何矣！行款篇法不可不講也，會得此語，寫出來自然氣局不同，結構亦異。其每字之様聯絡配合，聯處能斷，合處能離，斯爲妙矣。

作書要在用意處，看轉换，尋着落，筆之所過，有應使力，或不使力，須要分曉，則神情不竭，氣度閑舒。

字有疏密，密處緊腠理，疏處展丰神，語默動靜，寒暑生殺之機寓焉。非通乎人情，得乎天理，未可與於斯！

指、腕、臂三者，相須而行，臂腕動而指不動者有之，指動而臂腕未嘗不連動者，氣在暗中相通也。偶論

客冬在杭州翁蘿村家，以宋拓枯樹賦索題，其中字體俱不同於今刻，略記「竪」、「梓」等字，寫存此册，非無所本也。褚書爲米家鼻祖，於恬靜中露奇險，非米氏所及。此賦與哀册同一氣味，哀册緊而枯樹寬，推而至於汝南諸銘，無非眷屬也。題自書枯樹賦。

紙不盡而筆如飛，紙有墨而眼增豁，書耶？人耶？龍蛇耶？偶書。

陳鴻跋云：「廖瑩中縮「定武本」刻之靈壁石，號玉版蘭亭。或又云：賈相刻於玉枕之端，號玉枕蘭亭，未知孰是？雲舉阿太史藏一本，乞予臨摹，以藏本贈予，而予臨者，太史又轉贈孝廉伊學庭，此時正在鐫勒，然不過優孟衣冠，何如廉讓所藏此本宋拓之精，字雖蠅頭，而蘭亭轉折神情宛然畢具。余既苦心學習，燈下重逢，如親師範矣。戊子八月廿四日，燈前題於天津舟次。題玉枕蘭亭。

孫過庭字虔禮，陳留人，或云富陽人，武后時官至率府録事參軍。好古博雅，工文辭，得名翰墨，草書咄咄逼羲、獻。妙能用筆，俊拔剛斷，出於天才，評者以爲丹崖絶壑，筆勢堅勁。所著書譜序上卷，凡四千言，纘述作字之旨，溯古邁今，追微闡妙，窮極論議，體勢、筆法發露殆無遺蘊。而所謂「譜」者，必尚有所制及下卷文字，今皆不傳。余從幼學，焚膏繼晷，日臨一遍。其篇中難識如「變」、「篆」、「咎」、「糾」等字，並參悟而得，稍後方遇刻本，對勘乃信無差，且爲逐字較正。既詳解其辭，復深味其義，已歷四十年所。頗惜自宋、元、明累朝以還，究心其書者蓋少。戊子八月，子改補南安守，途出天津，與安子麓村相晤，出書譜序墨本共賞，驚歎率府手跡千餘載猶在人間。乃是真定梁蒼岩相國，北平孫退谷侍郎家藏物，兩端有「宣和」、「政和」小璽，本自内府散落。展閱間覺點畫頓挫、轉

折、變化之機一如至契重逢，歡欣復聚，毫無間然，洵爲海内難得之至寶，有神物憑護，留傳至今，得以不朽，而遇我麓村愛重而珍秘之也。因思書家之所以不能人人解者，良由草書未通，輒從疏闊。麓村遂浼余作釋文一册，余雖行迫，然而心之所好，余業皆空，爲停舟十日，兼用蘭亭、聖教法書以應之，且將率府譜内婆心傳示筆法關竅緊要之處，一一點出。麓村急欲付諸樂石，以公同好。如此盛事，固屬機緣遲早，成就有時，絶不可强。考夫文氏停雲館收鎸，吾家司寇從祖，亦曾别刻，皆未注明。此本一出，今而後率府之苦志經營，始得彰明於後學。神氣所聚，非期而遇，曠代相感，豈偶然哉！麓村學問淹通，深於精鑒，毅然發斯宏願，其爲功不小矣！書孫過庭書譜釋文後。

華亭以爲聖教、黄庭有繩尺，不足學，此論可與上達人説法，難與學者共之。夫書固應神明變化，離繩尺之外，然脱去繩尺，又何能合法？華亭天姿高妙，可以超絶羣倫，求其矩度執使、九宫分寸，往往落足失步，不復按撤而行，捨黄庭、聖教更有何可學耶？此卷非僞作，神氣閑雅，良足愛玩。京師張玉汝明府遇於吴山，出以示觀，即華亭語，聊發鄙論，識者當自擇取。展閲間，雖秀色動人，病處亦復不少，此華亭生平工力未到，難以强爲也。丁亥十一月三日題。題董文敏字卷。

唐初歐、虞、褚諸公，承六朝之遺，得其淵源，肆其功力，古雅渾厚之氣，嵚崎歷落之概，聚於筆端。當時又得右文好學尚論之主，君臣契重，故其精華發越，尤覺千古生色。稍後乃有鍾、徐、陸、薛、顔、柳輩出，充擴變化，不可思議。即韓昌黎、白香山、李衛公、劉賓客詩人巨公，無不筆墨雅馴，彬彬可觀。要之流風餘韻，必有創始主持者特起而振作，方能數百載相傳不絶也。偶論。

小王集大王劇跡爲聖教序，自行其意，伸縮長短，成一代名書，刻於西安，今猶存學宫。初拓則不易得，此卷宋時打本，字畫神氣二者完美，最爲難遘，宛然唐物也。展觀驚歎，豈非當世之景星卿云乎！爲鄭春篤題聖教序。

余官於南北三十載，素嗜作書，求得海內墨拓頗富，離鄉既久，如杭州諸名跡，猶多未備。丁亥守黔，迴避歸，方得此龍井米刻。馳驅萬里，學古之功久已荒廢，偶然發興，携此素册在吴山寓樓臨之，應接間斷逾一月。北行赴補，嚴寒風緊，長河凍合，烘研畢其事，亦舟中逍遣計也。好友與門人同行，遂爲講論筆法，貴「以勤入，以虚受，以摹倣就，以參悟成。」其點畫神情、態度變化、字樣家數，總在此四語中，研究便得。有志者日夕從事，自然進步難量，所造漸深。倘欲條析言之，雖積紙盈寸，未能盡其緒也。十二月十二日，望亭阻凍漫筆。題白臨米書方圓庵記。

黄山谷云：「小麻姑仙壇是本朝一僧人書，歲久已忘其名。」余少時學各體書皆易入，惟此碑難得。其疏密寬窄間架而出於自然，不待勉强。一篇章法，如廣平、家廟諸碑，幾幾乎入平原晚年之室也。撫州石刻已亡，建昌有續鎸。明守季膺得羅近溪先生家藏本重模，此刻肥瘦與建昌所刻相似。考顔公舊石甚短狹，背有薛稷、歐陽詢小字，顔公豈與歐、薛同時？其言不足信。山谷所見必有徵據，然自是名跡，由吾所論如此。丁亥臘之廿四日，周確齋示觀於北途舟次，舉以告之。題麻姑壇記

自入黔，往返五曆干支，其間雖不廢筆硯，而應酬冗迫，無復細心作鍾、王小字。道路之際，或念我餘習，覺胸次空空，舊所規模竟若遺忘殆盡矣。戊子二月九日，勇循王户部姪，邀過邸舍，案上置此册，知欲乞余書者，適遇無事，因爲作小字，用季直、樂毅法，隨手散見，源源而來，猶不待記憶而得。粗材郡吏，日就衰澀，豈於此中尚有緣耶？抑翰墨之逋未了也？題王勇循户部册。

漢郭巨有碑今不存，北齊武平元年，申嗣邕、梁恭之撰書刻石，應齊州刺史隴東王胡長仁之命也。文本東都，書綜古隸。予每學蔡、梁等法，且歷觀北朝江左諸家之制，融會變態，遂成一體，非篆非隸，善鑒者賞其能，寡識者嗤其怪，然反覆自審，未嘗不内慚私哂。戊子來京師，從王符躬處見孫退谷侍郎舊藏此本，恍然與予所制之體構思

吻合，結撰略同，不覺心領神會，得古賢之明證，庶可以自信其非妄。余本積學貫通中來，而虚靈所出，便有先見於千載之上者，我契古人耶？古人須待我耶？均不得而知。因獲睹此碑，自言得失，當不以示人惹非議也。題郭孝子碑。

宋箋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三十二分，每分作一種篆書，乃景德靈隱禪寺沙門莫庵道肯集，前開經偈三十二字，作三十二體篆爲目録，其經前後不著朝代年月，以紙色驗之，當是宋物。昔南嶽僧夢英作古體書刻石傳於世，皆是大小芝英、垂露、雲鳥、垂穗、懸針等象形之筆。此經廣至加倍，得此備考奇踪怪跡，非不經之制也，吾以爲亦夢英之苗裔。世有異物，如葉夢得之刻史游急就篇可與頡頏耳。戊子二月廿日，燈下記。題宋箋三十二體金剛經。

周鄮山容，吾浙人也，久學八法。其執筆高，使掌虚，固是佳處；乃至晚年力衰，使勢遠弗能合軌。不知字之大小爲筆之遠近，右軍之論鑿鑿可憑，善書者何必以此自炫於人乎？其後姜西溟宗其鄉先輩之傳，執筆亦離數寸，是以波磔過長，太高則力不能收也。然姜之學識逸氣兼天人之資，所制過鄮山遠矣。朱聲遠案上見鄮山題帖，遂論其淺深。題周姜書意。

黄庭、樂毅、曹娥、畫贊，右軍正書傳於世者惟此四種。樂毅真跡今入内府，黄庭則前人論以爲非真，蓋南嶽魏夫人降授黄庭時，右軍不及書也。偶書。

雲麾將軍，李括州書，碑尚存秦中，求初拓者亦如世之求聖教序，不過欲其顯明，見筆法耳。予有舊藏一本，惜乎缺字頗多，歲内外在蘇、杭、淮、揚間見四五本，較對其轉折肉好，多與予藏本弗合，以此知雲麾世頗有贋勒，如聖教也。戊子春分，阿鶴亭太史示觀此帙，亦覺瘦削，未備諸妙，然墨色黯淡，猶可玩味。但文理割裂，彼作僞者隨裱誤而刻，真下材之惡儈，可恨復可笑也。寓中無帖，即看習亦善，從太史乞得，遂題。題雲麾碑翻刻

李北海嶽麓、娑羅、法華、雲麾四碑，雲麾其精粹也。三月朔日。記李北海書

三月九日飲於宋聲求副憲，觀董文敏真跡，鏡箋黃庭經崇禎元年寫，千文甲戌年寫，女史箴己亥年在京師寫，臨歐、虞楷書，又鏡箋臨閣帖十許段，皆絶妙好書，但可看，而不可學，有識者能然余言否？記華亭真跡

董字如月下美人折名花，虚無綽約，在不即不離處會心，自是天授聰明姿色。凡俗若欲以意態擬之，不向古人規矩中求真見，其不知量也。是日看董書偶題。題華亭書、

爲人不入時，自是拙鈍；余之不學董，亦拙鈍所致也。一笑置之。偶書

王履吉小楷，爲前明第一，其用筆全學黃庭，兼以遺教法，沕穆古雅，後人總不及也。一時風尚，開文氏門庭，天下學者翕然慕之。書道一事，亦有主持者在。康熙戊子三月十九日，大司寇寄齋巢公得此卷，出以共賞，命題。題雅宜道人王寵書南華真經。

蘭亭有「定武」、「神龍」二派，由歐、褚而分，余揭而告於世久矣。世間蘭亭本最多，家雕户鐫，觀者目迷，莫知所自來，祇學佳者一種，日夕參悟足矣，不必求其多也。予臨蘭亭，四十年來不記其數，此本爲阿太史雲舉書，憶寫時促之甚急，甚不得意。今從六年後觀之，似有可取處，則知三載投荒，所學廢棄，昔所不取，而今以爲佳，其退可驗矣。六年後，猶得至京師再觀之，且叙故交而數晨夕，天之待我亦幸也。戊子三月題。自書蘭亭跋、

書學大矣哉！通乎天，人乃成其事。自一畫造端，極於蕃變，何所不有，何所不收，淺嘗之未至也。

董文敏負絶世超軼之姿，又加之以數十年覽古博雅之功，含英咀華，開來繼往，爲有明三百年之殿。且天生後福，貴重擬於右軍，此亦夙世所種，非常人淺薄者可望。此卷尤其得意筆，疏散十倍於他書，亦世間難遘物，聲光照耀，恐不能久爲人間有也。

「非花逞味，晝寢乍興」，少師書入神明，尚書用筆發源所自。昔人云得古帖數行學之，便能成家，此之謂也。

思翁書自韭花外，學顏、學米、學李，得力於三家爲多。初未嘗不從趙入，晚而毁趙，吾不與也。韭花用力爲深，若顏、米、李，學而未至焉。

董學米，亦得手，但其腕弱，姿態則過之，極多敗筆，無一字能完備規矩者，無一字不做得如美人柔媚綽約可愛。顏書拳屈，作古隸法，華亭但能略得其拳屈，而莫能解其古意。「九宫」固華亭素知者，及行筆運動，便要磋跌。京城關帝廟，文敏碑全用北海法，是其四十餘歲書，終不及老年學力尤佳。

元章十紙説，不知何人僞作，令人學之成惡濫俗書，真不可救。

作書每夜到鷄唱，終不能了却，自覺勞困，而指臂無酸痛意，亦可怪也。

作書以用筆爲主，常看古帖好樣子，學他來往生活、長短闊狹，妙處則與人自是不同。用筆貴用鋒，鋒有向背、轉折、藏衄，或出、或收，或伸、或縮，須操縱自得，則進乎道矣！偶書。

右軍父子好寫洛神賦，今惟大令書全本見寶晉齋。真、行、草三體互出於一篇之中，風華掩映，藴藉幽深，奇思横絶，巧態翻新，極古今之異趣，真書翰之突奥也。非得家傳，豈易臻此？

寶晉·洛神賦筆法與十三行不同，學書者倘能得其意，自是絶世佳人，瀟灑幽閑才章雅麗，焉能不傾城傾國也。題洛神賦

日事作應酬書，令人筆墨多俗氣，以十三行静心對之，頗可洗滌。

洛神全賦，生平臨過四遍，過却忘之。若能專學純熟，亦足以壓倒一世，不必多求耳！偶論。

此卷真跡舊藏吾家，亦自董文敏處來。唐摹蘭亭爲蘇才翁所收，有二卷。元章以徐熙折枝花等古物三件易得，即是此卷，後爲他人取去，轉至查聲山少詹，復還吾寧、聲山勒諸石，較渤海藏真所刻爲勝。大司寇巢公甚愛余

書，既有聲山刻本，出松江新製絲闌，欲命余更臨古人妙跡，固所深願，然塵點名縑，益深漸負。觀夫鈎摹廓填之學，至此而極，蓋趙模本最能書，故其墨氣淡濃無痕，與真跡莫辨，而臨手亦必發露本色，不肯爲規矩所拘，乃見力量。此臨摹訣竅也。昔向學人，有譬如畫小照，祇求面孔像自得神氣之語，似與今論不合，不知此對學業未化，好爲大言，以欺世者言耳。今所用筆法，本乎褚而歸宿則源於王，規矩勿違，丰神自活，庶不虛賞識之雅。時值春闈，遠人欲邁，緬玆樂事，他日相憶於緑陰亭上，當更製别種寄，正以驗所學，望愛我進教，使有長益，以成千載之業，乃可矣！題自臨蘭亭。

晉、唐人書，手勢有輕重之分，亦時代有前後之别耳。觀蘭亭雙鈎真跡，及鴨頭丸墨本，自爲參悟，蓋唐人分隸工夫多，故行筆端凝，端凝則重矣。十三行，玉版上刻勢亦不得不重，近於唐矣，然猶有晉様也。四月朔日，寫西園雅集，用米法，書數語，非輕筆不能到。偶論。

大司寇巢寄齋先生，當代龍門也，蒙賞識陋儒已十三四年，凡一縑一紙，必付裝褙而藏之勿失。僕之人輕學淺，有愧知己。今年來，改補南安，爲公臨晉跡四件，此其一也。年衰識退，公雖教之，不能進矣。自跋數則，依趙吴興蘭亭例，吴興題「定武」古本，予乃跋自臨書，但所言者洛神王跡，當不罪其妄。題自臨十三行。

澄清堂，李後主堂名也，收藏書畫之所，其刻石尤精。往見徐電發有六册，與此不同，紙墨妙絶。今復觀晉、唐、宋人佳跡，縮而小之，更覺眼目一新。借山和尚布袋中無所不有，乃著此雕刻痕，令人作分别相，老夫因而分别混入布袋中，試問借公包裹得住否？祇恐怕撑破了也。題晉唐小字帖。

智永爲右軍之孫，承其家法，獨傳千文八百本，散之江東寺院，各留一本。歷年久遠，絶無存者，惟有石刻行世。年亮工學士欲予臨古人所書千文七種，此其一也。孫過庭云：「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姜堯章云：「草貴

圓，圓者參之以方。」觀二君之論，草書之理盡矣。智永擅能，夙昔率循規矩，不加馳騁，用意結束與懷仁聖教緇習略同。先司寇所鐫玉煙堂帖中有之，取以臨出，刻手鈎模，神趣漸亡，至體勢有可疑。如「充」之傍點，「甚」之似「知」，「設」之似「復」，「芒」之似「荒」，「孝」之同「存」，「發」之同「友」，「戚」之同「戚」，「烹」之似「子」，「豫」傍之太簡，「綏」之似「腰」，「兲」之似「失」，「霸」之似「靄」，皆仍其舊。如「清」作「清」，「止」作「已」，「諸」作「法」，「顛」作「欸」，「邑」作「鄉」，「刻」作「馴」，「號」傍非「乎」，「韓」右轉筆向上，「魄」左疑「酉」之類，稍爲改正。「妍」之從「石」，則或當時筆誤，聊爾存之，用待博論學士今之特達賢者也。爲人所不爲之事，侍從較理之暇，翰墨絶俗，舉似瑣碎，有關書道，當據此而推許我究心矣。題自臨智永千文。

學玉版，須以寶晉、停雲、戲鴻之所有參看，自然適得其妙。若竟宗此，太露瘦骨，失之偏矣。題玉版十三行。

文恪公之學，自大小學士發源，而興起於文敏。臨顏臨米，亦用法之得力者。其小隸尤精，不多行於世，本朝書家以公爲第一，雖宗董而筆下尚有質意在也。小子爲公成均士，知公學力頗詳，大司寇公得此卷，屬題，遂書其概。題沈繹堂夫子書。

黄山谷三跋廟堂碑，極言原刻之妙，余之生去宋又幾百年，見今之陜拓，亦足窺伯施之大概。聞真本尚在禁中，查悔余翰林告余，蒙主上賜觀。使山谷當此，更不知作何贊歎！世皆謂今之陜拓是王彦超重建，非原刻。余觀首行「廟堂之碑」四字，乃是後人改題，故字格頗促。似將原碑附鐫彦超銜名，而碑字實未重勒，味「重建」二字可知。況碑字古穆精緊，與昭仁寺碑比較，意趣似勝，即此盡參究之功，自可入虞公之室無難。倘對真跡徒深愛慕，吾恐未見其進也。戊子四月廿三日，燈下，題於積雪齋。書廟堂碑

隱緑軒題識

石刻精緻，真跡蒼茫，筆鋒與刀痕異也。學石刻，即宋拓亦不能有蒼茫之致。貴乎心領名制，留神古翰，再覽舊鐫，乃其至也，及能蒼茫，幾於妙矣！臨晉中書令王獻之十三行

余家舊有太清樓，乃「亮」字不全本。昨從華亭總憲處觀退谷所藏宋拓，止存八卷，「亮」字未磨，墨色純黑，與世所謂宋拓起霜者迥乎不同。望之神采飛動，即之筆畫逼真，故當勝於敝笥。人間墨刻之優，曇花也。臨南齊侍中王僧虔書

華陽隱居，陶弘景所自稱也，瘞鶴銘所以定爲貞白書。用意矯拔，飄然有神仙之致，與此各極其妙。修道之餘，乃復潛心藝事，當日蕭公往還，究論發明書理，頗足沾溉來學也。臨梁陶隱居書

此元郭祐之所藏唐人雙鈎本，明項墨林購之，勒石以傳者。郭自題云：「與米元章購於蘇才翁家『褚河南檢校拓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所謂「褚河南檢校拓賜墨本」，元章有題跋，向爲司寇從祖收弆。余十七八歲時，每得展玩，然未知其妙，後爲他人獲之，不知所往，忽忽思想卅餘年，不能復見。己卯四月，湯西厓編修忽折簡招余觀唐人真跡。雨中急赴之，姜西溟編修亦在，視案間所展，余即狂叫，即認爲吾家蘭亭本，何緣到此？反覆諦觀，如對故人，覺於聲音、笑貌、神情、瞻顧之間，較卅年前爲更親也。於是西厓即促余兩人各臨一本，西溟咄咄逼真，余愧形似彷彿，未能得神。由此知唐人雙鈎，墨色濃淡，深淺起止，映帶之妙，幾幾原跡。而歐、褚分途，遂令禊帖亦有南、北宋之異矣。然今日重逢，惡札輕點，余於是乎深慰積懷。後數月，聞爲有力者以千金購之進御，他獻

者亦同此本，但無米跋，内間以爲安所得二？於是皆還之。嗟乎！神物復散落人寰矣。余又念他獻者，安知非郭祐之藏本？己卯七月望，爲盧新安臨，並著褚本始末，以留後來考驗。遘之不易，知之亦誠難也！臨唐人雙鉤蘭亭序。

海岳此書極盡篆隸遺意，不知右軍原本神妙何如？惜無從見。讀其文，羡其霞舉清脱之踪，不特翰牘可師千古也。臨米襄陽臨右軍辭世帖。

張、索之書，初觀之似無趣，及其習久，便如太羹，真得上古至味。書不從此出，終覺單弱無本。然而世尚鮮羊，嗜之益寡矣。「波磔分明蝶匾餘，伯英祇許幼安知。紛紛此後能書者，更有何人返古初？」臨張芝。

率更用筆，似拙而實巧；拙者近古，而巧者取法多也。唐人備得其傳者，推歐陽氏。今欲習其法，但於冷處參彼用意，疏處觀其結體，自有進境。若止規方板，真成優孟衣冠矣。臨歐陽率更

王氏一門，無不善書者，由於所習深也。江東風氣移人，至今操翰者不乏，但筆墨間少北朝古法。在烏衣子弟本自蘊蓄，後學倣法，未經博採而兼綜耳。臨王氏諸帖。

郄高平書饒有風味，觀其用意，避俗自然，超出尋常。今人惟恐去之不遠，安能入晉賢之室也？臨郄鑒。

晉人書全在疏冷取勝，唐、宋諸名家未嘗不盡心研習，然而失之緊嚴矣。晉人未嘗不緊嚴，求其緊嚴處不可得，此其所以爲晉人耳。臨晉人雜帖。

郄侍中書，余絶愛之，其出人頭地處，非時輩所得窺也。倘觀其結撰有省，乃可與論書學矣。臨郄愔。

余乙亥到京師，於乾齋侍讀弟處見十三行，玉版大不逾尺，其玉色微青黑，不甚厚，韜以紫檀匣。人所貿者，再求之已不在矣。古物幸而得遇，不能時親丰采，覽此拓本，更復思想不能忘也。題玉版十三行

宣示較原本字大，右軍所臨也。用筆轉處稍有角節，此王之學鍾。

元常真跡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間，以遺逸少。逸少贈王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日所愛置之棺中，遂不復在人間矣。題宣示帖。

蘭亭刻本不下數百，大約有二源：「定武」與「神龍」是也。「定武」歐模，「神龍」褚模，各以己意摻入，其派分矣。此歐本，不能知其出於何處，審其筆法，或是寶晉齋所拓，紙墨深黯可玩。學者必當參觀「神龍」，不然失之板矣。題蘭亭序。

觀此與前蘭亭本，如出一拓，能定其爲寶晉也。紙墨甚佳，可以道德經同看，兩相發明，而自有合。題樂毅論。

千文始於梁周興嗣，不知鍾元常先有此作也。通篇不同，惟結處用語助二語，豈散騎集成時，襲此舊語耶？傳是羲之書，實莫能辨其真僞。味玩結構，大是李北海，全體唐人氣象，了無晉韻，世不多見，故臨此以廣所傳。臨鍾元常千文。

曹全碑，萬曆間出自土中，故得完好如新。碑陰有門生故吏名，出錢以刻石者。蓋全爲郃陽令，此邦人士頌德之文，故碑尚在縣，不知何時埋没，今始掘得，較當時顯著，更流美千載也。書意故是名跡，從中郎法度變出，別成一家。今人耳目好新，乃竟宗之，白下鄭簠早年學之頗似，晚復頽唐不得力氣，後未見其繼。東莞陳恭尹元孝，法蔡中郎，腕力甚勁，可與谷口頡頏也。臨曹全碑。

孔彪碑，隸法與曹全極相似，蓋其時相去不甚遠，學者所習則有同焉。欒松梁鵠輩，應鴻都之選，至於以三十二人圖畫其像，榮崇已極，故楊賜、蔡邕諸君子輒彈議之，不爲時賢所重，然上之人好之如此，下必有應焉者，遂造詣變化，極一代盛美。流傳後世，爲操觚者宗匠。奈何黨部之禁不弛，正人氣塞，反味於治國之道，漢欲祚，庸可得乎？臨孔彪碑。

崔浩之爲國書也，皆自書刻石，當時被毀，即拓者不可得見。惟弔殷比干文傳爲浩書，今猶存衛輝府城外比干墓上，字體奇怪，他碑所無，似楷似隸，因以見當時筆法之遞變。點畫多少如「棘」之爲「蕀」，「稟」之爲「稟」，「綱」之爲「綱」，「焉」之爲「焉」，「魂」之爲「䰟」，不可枚舉，多是古法，賴廣見聞。乃顧亭林翻謂「紕繆莫有甚於此者」，書生不深究，以識難字爲厭，亦可發嗢噱也。此則臨汝帖所刻，撮拾四句，前句是第四句，二句是第三句，便見王輔道之乖舛，伯思之議有由來矣。臨崔浩書。

褚河南枯樹賦，今人惟新城總憲學之極得其神。先生海内大儒，不肯以一藝名，有求書者，必命門弟子代作，從不輕出。門弟子欲得先生書，輒假問學奏記，先生隨意落札，便藏弆以爲至寶。或稿紙傳寫，即涂抹點勘者，得之皆裝潢成册，重若顔平原之爭坐位，先生見之亦殊喜。因臨此，偶誌其概。知大人品大文章君子，如韓昌黎、顔魯公、司馬温公、歐陽文忠，未嘗不善書，若歐陽、司馬則不以書顯也。臨褚河南枯樹賦。

少游結契蘇、黄，馳情翰牘，玩其流韻，自具機杼，不悖其所以同，而較然實有其不同。比諸洙泗，亦當在七十子中置一席也。臨秦少游書。

參寥筆力亦瀟灑出羣，當時爲書多用意思，不屑凡近，此爲蘇、黄張旗鼓者，未能出乎風氣之外。臨參寥書。

鎸刻之家，各以本家筆摻入前人妙跡，遂移步换形，風致爲之變矣。此鴻堂帖中所刻，其意近於華亭，然神理藴藉，雖不及原本之精緊高秀，亦足爲操觚者典型。臨懷仁聖教序。

姜白石論書精矣，真可補孫過庭之未盡。今之學者曾未究心前人論説，率意自行面墻獨處，固亦無害，乃反嗤議古人字體爲怪。米元章云：「吾壯時未立家，遍尋古人好樣子學之。」元章豈亦好怪耶？一概抹倒，以匀平爲之，吾未見其可傳矣。論書一則。

少師書承晉、唐餘氣，蘊蓄秀雅，飄飄然有神仙之度，董文敏筆法發源於此。其有宗顏魯公、李北海、米襄陽、趙文敏諸家者，轉換收縮處，未嘗不歸縮於少師也。學書必博採而兼收，主一家以爲根本，乃能成其妙。古賢未有不如此者。臨楊少師韭花帖。

顏魯公爭坐位稿書，古今書家莫不以爲準的，最得聖教筆法，而自爲變化，使後來不可端倪，宋四家無不出於此。唐人去古未遠，筆下猶傳篆籀餘蘊，然加之剛勁結體，漸就方整，當時以書判取士，遵守功令，遂使然也。臨顏魯公爭坐位帖

章草以索靖、皇象爲宗，此書家之星宿海也，備極精微，甚多突奥，明乎此，而後其法得矣！臨索征西。

東坡此書全用顏魯公鹿脯帖筆意，加之以藏鋒斂鍔，高簡多姿，正氣凛然不可犯。其傳世不朽，洵非易也。臨蘇文忠赤壁賦

臨顏遂及宋四家，尋源而得其流也。四家皆學顏，而各成其一家，此得其性之所近耳。臨其源流，聊舉所知，愚者之一得也。書理甚深，輒用管窺，慚惶悚懼，可勝言耶！臨蔡忠惠。

大篆籀而降爲小篆，又降而爲漢隸八分，又降而爲正隸，又降而爲行草，書道至此，變窮化極矣。草之支分，則有章書、顛、素之異。果能追源溯流，明其理、悉其情、會其通、合其法，不必求精，自然矩度雍容，神明頓蕩，推倒一世矣。不然如盲者行路，雖復千里，終何益哉！

褚遂良有樂志論正書，用筆起止迴伏，於二王法外，收入無際，令後覽者莫從窺測。竊揣其意，蓋欲超出乎二王上也。觀同州、雁塔兩聖教，自信此言爲有徵，竟不知張、黄諸君子固已先論之矣。王、謝過江，淘汰古體，存諸意象，精蘊不露，學者希見真跡。從鐫板展模鈎者，未必知書；鐫者又未必精，而精蘊泯矣。據以爲楷則盡此，或

未得當也；至並斥王法爲好怪，吾不知六朝諸體，如登善所收，又宜何等置之耶？王右軍過江見華山、受禪等碑，始悔學衛夫人徒費歲月。夫學衛夫人，會稽尚有悔，況其後焉者乎！

趙吳興宗李北海，雖無所不學，然終不脱括州氣味，此亦性相近也。董華亭宗楊少師，亦無所不學，乃純乎韭花風度，此又功所到也。但能專宗博覽，苦志勿隳，不患無成。

孫過庭善書，但見草體，傳世者書譜、景福殿賦、千字文數種而已。三者，書譜純乎右軍，其二則兼有章書遺意。

江寧府學有天發神讖碑三石，屢託人去拓，尚未到。思此累年，因皇象書傳世絶少，此又是孫吳時留傳至今者，真乃天地間一寶也。碑尚完好，太守署識之。

鎮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間立，察院即寶節度理所也。碑文王士則書，筆法遒逸，有漢人遺意，絶似孟頫趙公所作。因知吳興源遠流長，所本不獨二王也。北方銘石之體，奇怪不窮，渡江諸公，洗滌殆盡。右軍見梁鵠受禪、張昶華嶽等制，始悔學衛夫人書徒費歲月，則書古法本妙，不可删廢。江南僻處，特未傳其典型。今但取晉人書學之，而不識轉使中含幾許古意，謂之不學可也。況乎鄙二王爲怪，又棄而學後來者耶！

書論一則。

李仲旋修孔子廟碑，不知何人書，又別見意趣，因以知當時家數不同二王，既爲唐人所宗。吾知亦有不盡然者，歐、虞、褚、薛，筆意豈皆出於二王哉？觀此，道因碑發跡所自，了然無間。再推至柳誠懸、顏平原，悉能別作參悟，然亦未嘗有悖於會稽。議者或以唐人以書判取士，所作類皆端重，無晉賢韻致；不識其從來甚遠，含蓄甚廣，乃輒傚管窺，千秋具眼，安可模糊一概，使古來苦心，抱屈在昏翳中也。臨李仲旋修孔子廟碑

張猛龍碑亦不知書撰人名，其構造聳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無以開示來學。用筆必知源流所出，如安平新出崔敬邕碑與此相似　吾觀趙吴興能遍學羣籍而不厭者，董華亭雖心知而力不副，且專以求媚。誰爲號呼悲歎，使斯道嗣續不絶，古人一條真血路，及是不開，他日榛蕪，盡歸湮滅，典型淪墜，精靈杳然，後生聾瞽，鬼能不再爲夜臺邪！

顧亭林以崔浩及此二碑多奇字不純，率有論議，僕故爲發明也。臨張猛龍碑

此乾封時孫師範書，去魏未遠，儼然北朝銘石遺風。唐人八分，各家異派，而祖述蔡邕，憲章梁鵠，則未嘗不極其源，故體勢雖漸近，其峥嶸郁烈之氣象猶勿失焉。

蔡邕體貌寬，梁鵠局勢緊，兩者分歧，八分家出乎外者，蓋未見其人。任芝却儉又不知作何書體也？

唐碑之最奇者，北嶽戴千齡安天王碑，深澤縣大忍寺門樓碑，皆别有師承，非梁、蔡家法也。並識於此。臨孫師範書

翁振翼

翁振翼，清人，書法家　字樹復（一作汝復），號迂伯。江蘇常熟人。清康熙丙子舉人，官内閣中書　工詩文，精究書法　或謂其書入晉、唐堂奥，與汪退谷、何義門合稱「吴中三書家」。清乾隆己巳，高宗命廷臣評定近人書，以翁氏稱首。

翁振翼論書宗晉、唐。或云：「晉人書似綿裹針；　唐人書露鋒，如綿裹刀；　宋人書有刀無綿；　元人自話古淡，却祇存綿矣；　今人並無綿也」撰有論書近言一卷，計論書語四十餘則，所論書旨探入精微，前人評之云：「言言至理，語語真諦。」「有真見識，初學家當奉爲萬金良産」

論書近言四十餘則，脱稿後，人多聞其名而未見其書。清乾隆壬寅二月，姚大勛於抄本後跋云：「右翁迂伯先生論書四十餘則，數十年來，曾未寓目。」而後更未見有刊本流傳，誠可謂翰苑秘本。是篇係清姚學耐原寫本，總十行箋十頁。近又見古鑒書屋珍藏高氏精抄本，紙墨均佳。

論書近言

學問無止境，工夫淺薄，得半爲足，能執筆便謂過人，終身無進益。能書者，當其不得意時，大段縱不走作，然率多不佳處，觀者不可執一定其平生。不善書者，苟用工，亦必有可採，所謂愚者亦必有一得，須息心静氣看一過。學書要虚心，評書亦要虚心。

不學晉人法，總不成書。然不知其精微，祇見其圓美，學之易人。其實晉人法都在唐人書中，看得透唐人諸家

書法，始曉晉人藏鋒處筆筆流露，而唐書露處筆筆本晉、魏，而根柢右軍爲多。如虞世南、智永師得右軍真血脈者。由是窺晉人堂奥不難也。

馮定遠云：「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予曰：「唐以後書，一輕易學不得。」宋人書非不高，但天資敏妙，散仙入聖，意在學晉而力不及唐，遂多病筆。明人衹學宋、元，文、祝、沈諸君，其傑出者。董文敏不能學唐，何論魏、晉！秀處多是弱筆。近時學董者，不及其秀，衹得其弱耳。聞前輩述董文敏語婁子柔曰：「君終日看石刻，何不看真跡？真跡中作者精神具在，趙子昂所謂『得數行學之，便可過人』者也。」

近從友人處，見明朝陸文裕諱深行楷極雄古，有筆意。余曰：「此遠過董華亭矣。」曰：「此華亭師也，當日片紙都爲華亭取去，故傳者絶少。」可惜也！

人所共聞見者唐六家書，而唐工書者不勝屈指，即傳者亦不盡見。近同外兄天培覓得各數十種，頗可觀。昨又見友人案頭蘇靈芝書，可知唐人字字皆牟尼珠也。

定遠言必稱張從申、徐季海，近來始覓見張書，徐更雄闊，至寶也。

法帖以淳化閣爲正，苟能寢食其中，足矣。餘帖如快雪堂斷斷不宜看。即唐帖，習見數本之外，亦須細細體察，恐非唐人真面目也。

益都書法美備而善避熟，常以未能研究閣帖爲歉，真知源流者矣。

昔馮定遠受書法於婁子柔先生，以晉，唐古法爲準的。吾邑不曉人遂稱爲「馮氏家法」。後生家詆之者多，守之者亦不知變，雀喧烏聚，各私一説。書家種子從此斷絶矣！

結構，一字杜撰不得。然須神而明之，無取外貌。要知古人於書家，斟酌貫穿，胸中無所不有，臨時隨意偶書，

豈有一定之格？東坡云：「柳法本顔而自出新意。」學書不可無所本，妙在自出新意耳。

學書不宜筆筆求工，求工則必不工，饒有機趣始工耳。若得如蔡君謨，筆筆用意，乃妙。

學書且勿放肆，平日工夫粗疏，一活動必走作。古人十分工夫，却得偶然放肆，今人無一分工夫，却須刻刻無忌憚如此。

無才氣不可學書，使才氣更不可學書。到得斂才歸法時，一筆一畫精神團結，墨氣橫溢，謹嚴中純是才氣。

無才氣，縱不佳尚能守法； 才氣過人，流入外道，法亡矣。此近日通病也。與其奢也寧儉。

書至成時有意外巧妙，日後自己追摹不來。所謂醉後蘭亭，復臨數十百本，總不似者也。

一日便有一日境界，就此數字，今日如此，明後却未必如此。若加工夫，大都今日勝昨日，對照甚有長益。此吾輩鈍漢學書法也。

學書須脱盡胎生氣質，到工夫純熟，是古人規模，却是本來面目，斟酌貫穿，以成一家，不止名世而已。

松雪翁云：「用筆千古不易，」然非死法也。秋谷自言學書三十年，猶不得用筆之法，嗚呼難矣！

結字須遍閱古法帖，加以默識不忘之資，師友講習之益，是以爲難。若用筆，非閱真跡不可。松雪云：「得數行便可名世。」

無骨氣人不可學書，終必弱俗，有火氣人不宜學書，異常浮躁。然工夫深却能變化氣質。右軍書，「遒媚」二字盡之。遒，則未有不媚者，唐人極平正中，猶存此意，宋人幾於失之。至趙松雪避難趨易，避險就夷，避生就熟，古法盡矣。

古人作大字須小，全是精神收攝，運腕堅致； 稍一懈散，不成書矣。

學唐人法，不容一筆苟且，今人愛學宋、元人，衹是喜於苟且耳。

宋名家故多，亦有鐵板學唐者，甚可觀。定遠云：「唐書無病，宋書多有病，宜分別觀之。」米書學顏，天資高，未免雜霸氣。其飛揚處，全學張從申。張爲徐季海同時人，書法古拙，有齊、梁之風。又從友人處見蘇靈芝書，佳甚。閱唐人書，如入海藏，所見皆牟尼珠，目不給賞。東坡推蔡君謨爲宋書第一。余見蔡京書更佳，苟非其人，雖工不貴耳。坡公點畫體勢，全在顏魯公之間，米、黄氣骨亦高，元人不及也。

臨書時有一種墨酣意足光景，藏渡自精神據姚寫本補。亦少浮躁之筆。宋、元人不無倚傍，如米行晚年不離魯公，趙大書間用山谷。衹諸公從前人落下，故根柢深厚。今日拾後人皮毛以上些子，不解古法，所由失也。

古人字畫有精血貫注，所以出筆細潤，肉裏堅實，行間茂密。歐陽細勁中極深沉腴美，苟焉學之外，疏硬而骨枯，非法也。

書尚古拙，宋人各出新意，所以不及唐人古拙也。

書至神妙，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　多一些不是閑筆，少一些不是滲漏。無所不可。

書總離不得法。巧從法生，法由理出。用意險而未嘗不穩，取徑奇而未嘗近怪。

東坡評徐書「細筋入骨無人知」，有筋骨，自然肉生，否則肥膩耳

書家多種人最樂，有大本領，頭頭是道，極其瀟灑，余固不能；　又有不知痛癢，見紙便書，毫無忌憚，余則不能；　所以臨書衹得苦處，未見樂境。

學晉、唐要體貼「印印泥、錐畫沙」之意。柳誠懸「心正則筆正」之語，並非筆諫，切實講書法耳。「間架在佈白」處，語極了當，第須俯仰向背有情，左右映帶有致，迴環使轉得勢，上下承蓋得宜，頓挫曲折，蕭散廉斷得趣。刻

刻留心晉人書，行住坐臥皆是，乃至得心應手，絶俗超羣。

運筆收處，縱處要意，又不可太着意。用畫腕力却輕露，使畫筆勢却含蓄。

行書務板實，正書務流麗。不曉者直以爲板重矣。須知顔、柳正書板瀟灑，祇用法謹嚴耳。

米海岳不喜顔魯公正書，以其有臺閣氣。

秋谷云：「晉人書似綿裹針，唐人露鋒如綿裹刀，宋人有刀無綿，元人自詬古淡，却祇存綿矣。今人並無綿也。」

聲佩表兄云：「不學唐書，後來好煞，終不細膩。」知言哉！平生未見米元章楷書，或是此老所短。

定遠云：「顔書如正人君子，端偶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温。」

向愛何屺瞻能作正書，近日酷意模趙松雪，殊可疑，然有本領。

唐蘇靈芝之書，意爲趙松雪藍本，然趙不堪爲作奴。

六朝人書有雄古意，然變化不及晉法。

定遠極稱楊景度書，爲米行原本，惜不見其書也。

唐人書惟李北海不可學，開宋、元門户矣。

書平正便俗，晉道德、黄庭、樂毅皆平正難學，宋、元人怕俗，不免鋌而走險，然奇而法。

學古人書不宜齊整。吾邑有學宣州聖教序極齊整，不足觀。今所傳晉人石刻，大都經褚河南臨摹，褚書神奇變化，出没不窮。宣州其得意之筆，不若同州爲高。

陳玠

陳玠，清人，書法家。字實人，晚號石汀，又號拙誠老人。津門詩抄謂：「石汀書學得之陳香泉太守奕禧，與之神肖。」陳香泉書清超神雋與傅青主相近。故書法偶集所記青主、香泉二家之説最多，且特别推崇傅氏。

書法偶集一書乃張君壽據原稿校録以自藏者。書本隨筆記録凡一百零八條，重復訛脱，未經編訂。張氏删其重復，正其訛脱，得九十六條。後金鉞付梓前又删去二十三條，都存七十三條。内容或採舊説，或抒己見，皆精要可傳。其中所載傅青主各説，均不見於傅氏霜紅龕集中，尤有價值。

此篇據屏廬叢刻本入録。

書法偶集

太凡書之容易入目者，熟視必不佳；其沉着者，反難入目，久玩乃出。

黄庭出隸入楷，古篆八分，無法不備。右軍云：吾真書過鍾，得失寸心知耳。

楊少師書，米元章謂其天縱逸趣，類顔魯公爭坐位帖。王荆公少嘗學之，人不知也。神仙起居法一帖，妖矯如游龍盤遶屈曲，不可端倪。

蕭子雲書，如上苑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王雅宜書，頗有生致，不爲諸公柔熟俗派，多有可觀。

古人用筆之妙，全以疏密、急徐處見意；切忌僉緣算子，上下齊平。此右軍教人良法也。

王大令書，法不專學右軍，傅壽毛亦不專學青主，遂各自成家。然真傳之秘，未嘗不獨得其精微，非徒肖乎形質也。子敬不學右軍，壽毛不學松僑，然其家法自在，所以可傳

祝京兆急就得索征西筆意，更有別韻。世人多不知其妙好處，正不在彼之真、行、草書也。

書畫一致也，須於純熟中露生辣，縝密處見蕭疏。此是極難，要當參悟於虛靈之際，一旦自得，不待言傳。

橋黄老人真、行、草書皆登晉人之堂，隸則中郎以後罕見其匹，草篆造極，得三代以上鳥獸草木之形，世人未有能辨之者。松僑、橋黄俱青主先生別號。

右軍帖語多問疾，如工部詩無一篇非感傷也。若必用名利臺閣話頭，亦無須此爲。每見文安所臨右軍父子諸書，皆自用其法，頗覺欺世，雖來者未見，亦不能前無古人也。

袁泰之書純乎少傅家法，其論書亦典贍有據。古賢於此理甚深微妙，若使泛涉傍觀，書亦終於弗得。

東坡書皆用臥筆，其中藏折，自具神龍變動，不可思議。今之講中鋒者，置此不觀乎？抑以門外漢待之乎？或古之名家如此，今之名家又如彼乎？智者可以思矣！

東坡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也？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跡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正如禪宗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蘇東坡書是學王僧虔，而歷代評者謂學徐季海，正不知季海乃僧虔衣鉢耳。

字與畫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從熟後生，畫從熟外熟。

陳香泉行書育嬰堂碑記，乃康熙四十一年書。過於軟媚，全無筋骨，且更有許多抹稜處，不足觀也。至四十三年十月，公舟過天津，余同李二文敷，王二舜臣往拜，求公書，各得手卷一紙，遂覺法正而筆力遒勁可觀也。乾隆三年五月十三日。

米元章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

黄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

分間佈白，指實掌虚，此書法入門。但佈匀而不必於匀耳。握筆入節，乃大忌也。

李大拙先生賞語予云：「唐僧智永千文有『姪』、『方』、『剛』、『摩』四字者，便是好極原拓。」特記之。

衡山少從吴文定公遊，遂學蘇書。李範庵見之曰：「何至隨人步趨，因變本色。」見臨洋州圖詩極似端明也。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登善，文學忠讜，爲貞觀人品第一。觀其叩頭諫立武氏，置笏殿陛，乞歸田里，不以禍福死生動其心，古之所謂大臣歟！回視當時，暖姝自悦，爲身謀者，特狐鼠耳。公書法之妙，乃其餘事。書家況之瑤臺青瑣，窅映青春，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富艷之極。文皇哀册覽之三歎不已，書法絶矣！世鮮有知者。惟米南宫知之，米學褚書最久，知之爲最深耳。

褚河南書如瑶臺仙子，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所謂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賦情獨冶艷者。

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顔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凛不可犯也。

顔魯公之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砢砢，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

余嘗説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模，不惟筆妙消亡，並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隔一紙，雖剥

食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

松僑老人云：「董太史書，一清嫻外原無大過人處。晚年始學米襄陽，徑五寸以上者，乃有大合處。」

張子白論書絕句云：「質形未化終成稚，風度拘牽總失神。學古久之方有益，一番精進一番新。」又云：「法書造妙唯師古，果熟因圓自出奇。筆到化成生氣動，變之無變有誰知？」又云：「蠅頭細字不如初，靜坐虛窗學草書。急就的然出篆隸，規模使轉八分餘。」

吳天章詩云：「學書鐵畫與銀鈎，百煉鋼成繞指柔。慚愧誠懸正心語，金針不用遠方求。」

橋黃老人論書云：「書法無師授，如不由户而出；所貴者筆圓，所尚者法老；臨古帖變而不變，始可有合處，不可不知。」橋黃老人即傅山先生，又號濁堂老人。

又云：「不作篆隸，雖學書三萬六千日，終不到是處，昧所從來也。余以隸須宗漢，篆須熟味周、秦以上鳥獸草木之形，始臻上乘。

米海岳書全學褚遂良哀册，稍變其型，但過於側險，未免有怒張之勢。嘗取其意，寫蘭亭乃歸平正，却別有風度。見張石松書。

青主云：「吾學索靖書久，雖其梗概亦不得，然人並以章草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精而作篆。」

王元美云：「書法六朝不及晉、魏，宋、元不及六朝與唐。畫則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爲限。」

唐李北海書，當時便多法之。北海歎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

米元章云：「草書不及晉格，徒成下品。張顛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賢。而下但可懸之酒肆。」

袁裒云：「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陳香泉云：「凡墨不足以供揮灑，則情怠興闌。古人謂墨者字之血也，此言信然。」

又云：「傅青主書學精深，無所不有。與王孟津較，未見其優劣也。人見其法度似孟津，便云學王覺斯者，以此誣山，山焉肯受？其人孤高絶俗，故流傳者少。晉中雖可尋購，數十年後，恐成晨星落月之歎矣。壬申七月，遯翁醉識。」二則均據先生手書録入。

陳六謙云：「山書今代之大家也。未嘗渡江而南，故南人未之知也。惟余與蒲州吴天章深識其精奥處。」

歐陽永叔云：「人暇時便當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耳。」

張石松云：「琴三日不彈手生荆棘，書法亦然。」

趙子昂妙墨亭書法云：「澄心静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虚拳實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佈白，勿令偏側。墨淡則傷神彩，絶濃必滯鋒毫。肥則爲純，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得怒降爲奇。調匀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勿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所謂精心中有率意，率意中有精心。

又云：「大抵古人用筆之法，略備於此。然着緊處正未道着，蓋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斯二者，不可偏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學形不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語，始可與語書也。」字形，即間架章法是也。

陳香泉論書云：「趙子昂書，乃古今一大關鍵也。子昂能集晉、唐以來衆家之長以爲長。而筆下有北朝碑版遺意，人所不識。蓋此法非世之摹刻所備，故學人不得多見。其十三跋尤閑暇賞玩，不經意而出者，饒有自然之妙。若留心書道，從此入手，覺稍易也。」

又云：「文敏用筆出鋒而藏鋒，人能知此，則自能用筆。」

又云：「用筆之妙貴乎用鋒。吾爲此論，世之耳食者皆取而自以爲能矣。究不明用鋒必如何用乃合也？」

又云：「蘭亭是以退筆書，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然須右軍乃能也。」

又云：「學書先當明結字。能用筆而不能結字，終不能入目也。子昂所謂『結字因時相傳』，此語亦一時起用筆之句，尚須斟酌。」

陳香泉題傅青主惠昭塔碑云：「舍利碑開超北天，精神筆墨尚新鮮。孟津王鐸骨朽松僑傅山死，海內誰知所以然。」蘭亭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及醒後，他日更書百千本，無如此者。見閑者軒帖考。

法書自晉、唐以來，墨跡多不可考。米海岳辨閣帖中猶多贋本。至石刻如鍾太傅勒石，褚登善雙鈎，庶幾近之時拓，相沿失真，如庸筆寫照，面目雖存，神氣亡矣。鼎革後，每見內府所藏法書流落人間者，與俗傳石本迥絶，因歎良工不易得。此帖爲新安徐若水從真跡摹勒上石，鈎盤磔勁，黍累無差。湮埋塵土中，余購得之，公之海內，稗後之覽者，知古人法書之妙，非俗本所能傳。余雖不工於書，聊識吾好云爾。菊溪許宸跋躬耕堂帖。

傅松僑云：「余家善書，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爲人役，至余始苦應接俗物。每逼面書，以爲得真。孰知對人作者，無一可觀。且先有憒悶於中，大違心手造適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

張旭云：「寫字要筆法間架，骨格態度。」筆法間架者，書法之根本；骨格態度者，書法之源流。畫畫要活潑，字字取生動。小心佈置，大膽落筆。筆假我意，妙合天成。自然神韻飄逸，體用皆合矣。此爲精心率意來由

褚遂良云：「用筆鋒須透過紙。」此何等筆力？大者蒼古多從筆力中來也。

董文敏公論行書云：「自初至末，一氣渾成，乃爲妙耳。」然要之活潑心機，而後筆機圓轉；靜攝心力，而後筆力雄健。臨池者當自得之耳。

趙子昂云：「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

雷太簡云：「聞江聲而書法進。」此其可與俗人道哉，噫！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也？

趙文敏公云：「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用筆之意，乃爲可貴。右軍書蘭亭時，是以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知志，兹其所以神也。」

王紹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虚神靜思以取之。」吴中陸大先常以比虞君，以余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精心率意」，徑被此漢説着。精心，人自解；率意，誰能知？

張石松論書云：「書法究以中鋒爲主，人能於困苦中加意學之，久之純熟，則藏鋒中之巧妙，自然得心應手。不求精而自精，不求奇而自奇矣。」

書法集要云：「一要臨摹古帖，二要熟練手筆，三要間架自然，四要結構相應，五要大方嚴整，六要前後貫注。」不可不知。

傅青主云：「嘗臨二王書，羲之、獻之名幾千過，不以爲意。唯魯公姓名，寫時便不覺肅然起敬，不知何故？亦猶讀三國志，於關、張事便不知不覺偏向在者裏也。」

又云：「纔展魯公帖，即不敢傾側脾睨者，臣子之良知也。即如爭坐位草稿非復垂紳正笏體矣，而骨梗棱嶒略無昏惰，如赴宣子朝服假寐時耳。山三十年前細細摹臨，至今遂對面作夢，老矣，耄矣！」

又云：「書家亂嚷八法，老夫一法也不懂。」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器，而草書大進。乃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

鍾司徒書學十二種意，意則殊妙，實亦多奇。

書不宗晉則無韻，不宗唐則無法。韻出於法，始可言韻也。

唐人如李北海、顔魯公、褚登善、歐陽率更諸公，得名者不可悉舉，然各家筆法自見，各盡其美，未嘗同也。蓋英雄學識倘偶然相同，必竭力改爲，斷不肯同，所以各成其妙。今之學者，乃必欲舉天下之人而同之，不同則弗善也，此吾所未解也。

字學之有鍾、王，猶儒家之有周、孔。後生出口即云二王，猶云孔、孟而不知周公者也。

楊賓

楊賓（一六五〇—一七二〇，清順治七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書法家。字可師，號耕夫，別號大瓢，塞外人稱之爲「楊夫子」。浙江山陰人。工書。清代書家多有出其門下者。

楊賓論書强調「執筆」與「用意」，認爲知此二訣，再「習之勤而用之熟，不出三年，可以縱横上下，奴視宋、元矣」；又云：「學書須從化度、醴泉入門，而歸宿於黄庭、聖教，再以閣帖變化之，斯可矣。」

大瓢偶筆八卷，原本乃大瓢隨手抄撮，未經編次。楊霈爲之編次時代，序列其人，間有失考或偶誤者，更加按語爲之辨正，又爲考載碑目一篇於卷首（此處未録）。全書不爲瑣瑣考證，頗多獨到之見。書中楊霈按語亦多足資參證。是書向爲學者所重。楊賓尚著有晞髮堂稿、柳邊紀略、金石源流等。

大瓢偶筆有清道光丁未廣東糧道署刊本，版心刊筠石山房，本篇即據此選録。

大瓢偶筆

卷一

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

大禹岣嶁碑在衡山岣嶁峰，嶽麓所刻者，宋嘉定間何致子一所摹，在嶽麓山巔石壁間，有亭覆之。石東北向，高七尺，廣兩之，若屏然，而亞其兩角，刻文於中，空其前後，拓墨處獨黑，望之若另一碑，其實則一石也。余於康熙

戊子春，從嶽麓書院崇道祠登山，由道中庸極高明亭往觀之，亭外西北隅有摩崖古刻二行，大如斗，類八分，缺其上截，旁有小楷書二行，俱不可辨，不知何人所刻。亭中石刻尚多，大都近代人書，不足觀也。

會稽山禹陵窆石，本無字，漢永建元年五月，始刻題字於石，石在禹廟東南小阜，高五尺許，下大可合抱，而上微鋭，鋭處有一孔形，若稱錘，故土人呼之爲石稱錘。予幼時見其孔若斷而復續者。朱竹垞曰：「相傳千夫不能撼。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而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及拔，陷地纔數寸爾。土人涂以漆，仍立故處，覆以亭。」

按，曝書亭集云：「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王復齋碑録定爲漢刻是矣。趙氏金石録目曰窆石銘，誤。

連江石鼓文，明時吴襄惠公文華得拓本於楊用修，用修得之李西涯，相傳爲蘇子瞻藏本。康熙初，襄惠後人吴子鈞屬李登、陳延之、歐陽惟禮篆而刻之木，與國學「陳倉本」不同。竹垞云西涯僞作。

按，韓文公石鼓歌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杜少陵云：「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云：「風雨缺訛苔蘚澁。」則石鼓唐時已無全文。集古録歐陽公所見止四百六十五字。近時阮芸臺相國取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重刻於杭州府學，亦止四百六十二字。元人吾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爲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而昇庵所拓乃至七百有二字之多，朱竹垞辨其妄自改增可無疑矣。據昇庵謂得之李西涯，傳之蘇子瞻。竹垞謂果爾則子瞻應先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何以子瞻之詩曰：「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糊模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字形汗漫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是子瞻、子由均不應有是言。又西涯石鼓歌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虚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岳。」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缺亦已多矣，賓之亦不應爲是言也。觀此，則竹垞非疑西涯僞作，直指昇庵僞作耳。間考李文正懷麓堂

集，絶不道及，其爲昇菴僞作可知。

日下舊聞載賦石鼓者二人，曰周伯温、李丙奎。作詩歌者二十人，曰韋應物、韓愈、張耒、洪适、梅堯臣、蘇軾、蘇轍、張養浩、揭傒斯、宋褧、吴萊、顧文昭、盧原質、唐之淳、程敏政、李東陽、何景明、王家屏、朱國祚、郭天中。

會稽山碑舊傳李斯篆，在鵝鼻山。近見明南逢吉會稽三賦注云：宋昇明本縣民家兒，襲祖行獵，見山上有文三處，苔生其上，刮而視之，有大石文、小石文。其大石文云：「黄天皇肅字道成得賢師天下」，似與秦碑不同。

按，孫淵如寰宇訪碑録：「會稽石刻，二世元年李斯篆書，在浙江會稽。」元申屠駉摹本，近時所刻。又范氏天一閣書目·史部·會稽三賦一卷，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注，嘉靖二年，南大吉序。原鈔本誤作會稽山賦。

「秦東門」三字，相傳丞相斯書，刻海州馬耳山上。宋中丞求之數年不得，亡弟楚萍於無意中忽見之，明日再往，復失所在。

漢荆州刺史度尚碑，相傳初在北陵東郊，缺裂僕地，大水至，冲入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徙於使星亭。不知何時徙沛縣湖陵城閘下。明顧崇善工部出理漕渠，徙置徐州官廨。吴文定公云：「殘缺已甚，獨額完，有宋人題識。」

按，婁彦發漢隸字源·碑目第六十三：「荆州刺史度尚碑，永康元年立在徐州湖陵荒野，政和壬辰，巡檢王當世遷於官廨，劉宗儀立之使星亭。」所記與此不同。

介休郭有道碑，中郎隸書，舊石相傳爲一秀才盗去，介休令重刻，以應求者。趙子函曰：「盩厔王正己再刻。」王阮亭秦蜀後記又云：「萬曆中，郭青螺鈎摹重刻。」夫子函正萬曆時人，如果青螺重刻，石墨鐫華何以不言？青螺而言正己，豈刻者正己，而青螺爲之主耶？抑子函、阮亭所傳有一誤耶？或又云墓前今有二碑，一爲明人翻

刻，一爲康熙初白門鄭谷口所臨。余足跡所未至，無從考證，敢問世之往來於介休者。

按，范氏天一閣碑目載：「郭有道碑，康熙三十一年，介休令王直重摹，郭青螺重刻。」郭林宗碑自跋云：「介休王尹正己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予，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參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據此則刻者正己，而主之者青螺。王、趙所傳，均無誤也。周武帝時，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特留。乃此碑自宋以來，著録家皆未之及，知已亡於唐代或宋初矣。今林宗墓前二碑，一爲明人傅山刻，字跡醜惡，殊昧古意。原跋稱碑在南渡前已不可見，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甚。其一爲國初鄭簠所書，皆不足觀。翁覃溪云：「家藏别有姜任修本，較傅、鄭二刻頗有根據。姜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吴炳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傅、鄭二家杜撰者差勝云。』」

陶邱謂余曰：「漢陽故相吴公正治家有蔡中郎隸書聖主得賢臣頌四十餘字，書綱紙上，後皆帝王跋，自吴大帝至晉元帝、梁武帝、唐太宗、高宗止於宋徽宗，此奇寶也。」予又烏從見之？

漢淳于長夏承碑，蔡中郎書也，介於篆隸之間。何良俊定爲八分。宋元祐中開河，碑始出，不知何時毁壞。成化間秦民悦重刻廣平學宫，訛「勤約」爲「勤紹」。嘉靖間知府唐曜，又刻之漳川書院。

按，碑出土於元祐，修於永樂七年，歲久踣僕。成化己亥，廣平守秦民悦於府治後堂見碑僕地，復建愛古亭覆之。自跋云：「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係後人摹刻，覽者當自擇之。」據此，是重樹原碑，非重刻也。在府治，非學宫也。元王惲秋澗集訛府治爲府學，後人遂疑成化間不應尚在府治，而以民悦所見爲非原碑。夫使原碑果在府學，民悦既稱愛古，必不遺之，蓋緣王集誤刻一「學」字，遂致疑議。今曰「重刻廣平學宫」，則更誤矣。觀唐曜自跋云：「嘉靖癸卯築城之後，爲工匠所毁。越二年，來守郡，索諸瓦礫間不獲，乃取摹本刻石置亭中。」似亭即愛古軒舊址，未知何時移入漳川書院？又按秦跋，則原碑下半截，成化間已經重刻。按唐跋，則嘉靖二十三年築城取石，碑復全亡。今世所行，皆唐曜以曾經重刻之拓本勒

石者。考其字畫之謬甚多，如「藝」字，漢碑皆從「坴」，或省作「圭」，未有從「幸」者，今碑從「幸」。若訛「約」爲「紹」，又其甚焉者耳。

漢槐里令韓仁殘碑，隸書，近劉寬碑，熹平四年立。金正大五年，滎陽令李輔之發地得之。今在中州滎陽縣，所謂京索之間也。後有金翰林學士趙秉文及趙郡李獻能跋。

按，碑原額題漢循吏故聞憙長韓仁銘，蓋仁自聞憙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仁既殁，司隸校尉愍之，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豎石以旌其美。法以上表下，故題額稱名。碑以金哀宗正大五年出土，吴山夫金石存謂劉太乙青藜續金石録始載之。至牛空山運震始摹圖，近乃遍鬻於世。碑隸書，趙周臣跋亦八分，李欽叔跋及李天翼題名，均正書。

漢蕩陰令張遷碑，歐、趙、洪三家皆不載。明時始出土。因字多訛謬，故顧寧人疑其摹刻。余取而細閲，雖敗筆不免，而古勁處要非後人所能。

按，碑字畫古折樸勁，自是東京法物。其字之訛謬，諸家辨論不一，遂有强爲求合者。惟翁學士覃溪云：「撰碑之人，未必即書石之人。想東漢時胥吏能書固不乏人，竟似草稿，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如此。則『從政』之爲『從畋』，『暨』之爲『既且』，及『來』字之類，或皆誤筆。又碑合表頌僅五百言，而叙先世事乃三之一，頌文無『曰』字，而碑尾紀年月後又若頌詞，是書與文皆未可以常格律也。」此論最當。又按，所叙先世曰良、曰釋之、曰騫，宗系絶不相及，復誤以釋之爲苑令。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維新經」句，亦栽截成文，想其人亦粗涉經史，率任己意而不自悟其謬者，固不必疑後人之摹刻耳。

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監豪山有漢郭蒼周府君碑，唐周虁到難篇，皇華紀聞稱其文字最佳。然金石諸書都不載，若到難，則並無其目矣。

按，翁覃溪粤東金石略：「粤東石刻，以周府君碑爲最古，碑題神漢桂陽太寧周府君功勛之紀銘，傳爲荆州從事曲紅、郭

蒼伯起撰，府君名憬，字君光，徐州下邳人。開鑿瀧水。曲紅長區祉，與故吏龔臺、郭蒼、龔雒等勒銘公功。碑建於漢靈帝熹平三年，原刻在樂昌縣昌樂瀧上府君廟中。唐重刻本在張曲江廟，後移府治。」「又英德縣西南十五里巖前村碧落洞，有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撰到難篇，所謂『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者也。上有蜕仙臺，壁間鐫行草書『到難真境』四字。洞含水氣，石壁題刻易於漶滅。所謂羽皇到難之文，當南宋時已不可見矣。周府君碑，歐、趙録及天下碑録、洪氏隸釋均載之，若到難篇，則王象之輿地碑目亦不載也。」

魯靈光殿磚刻、漢「長生未央」瓦頭皆工匠書刻，而其妙若此，古人勝今人遠矣。

撫州臨川縣劉象兩家，有曹孟德草書「鳶飛魚躍」四字，武昌黃鶴樓亦有孟德書「湧月臺」三字，今「臺」字已斷。

楊椒園曰：湖廣黃鶴樓有「湧月臺」三字，真書，大尺餘，相傳爲曹孟德書。「臺」字不可見，見者僅上二字，雖剥蝕，而神采猶在。近年來，官斯土者，恐朝廷巡幸，取其碑覆墻陰，而「湧月」二字亦不可得而見矣。

安慶府東門曰樅陽門，門有額，大尺許，相傳爲曹孟德書，而不得一見。乙未歲，客皖公使院，因拓而觀之，雖極勁健，而無古雅之致。且自漢、魏至今，幾二千年，而毫無剥蝕，其非曹書也無疑。

漢程博古旌忠太廟銘，黃初三年，陳思王曹植文，鍾繇正書，大如桃，渾厚沉著，與宣示同一結法。不知者疑趙孟頫僞書，余謂孟頫多肉少骨，豈能辦此？元常真跡在晉已不傳，故戎路、季直世多疑之。若此碑立於鳳翔，而金石諸書無一紀載，烏能免於世人之疑？獨是筆畫堅厚，確非六朝以後人書，不可忽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相傳元時始出，至明始刻入真賞齋停雲館法帖，前後皆有「陸行直印」。然予見舊帖中已有之，但無陸印耳。

前輩稱梁鵠受禪、尊號二碑，去篆而純用隸法，爲隸書之祖，然余特愛尹宙、曹全諸碑。

四友齋叢説極稱元人吴叡、褚奂隸書，謂宗梁鵠受禪等碑。

南都江寧縣學尊經閣下，立圓石三段，孫吴天璽間紀功碑也。相傳皇象八分書，因石斷，文不可讀。中州周雪客聯而貫之，並爲之考，書未成，而雪客下世。歸其稿於綉水王安節、伏草，安節爲之賦，伏草續爲之考，而書猶未成。丁亥夏，余過白下門伏草寓齋，索觀至再，不可得，悵悵者久之。然其圖則已得之三山林氏矣。顧起元曰：「其石四方。」余親往觀之，石微圓，非方也。中一段高三尺五寸，東西高各二尺五寸，圍各七尺，古樸類石鼓，而書亦奇奥絶倫，江南第一舊物也。

吴皇休明八分書禪國山碑，在今宜興縣董山，世無拓者。壬辰春從弟千一以事至宜興拓以相寄，雖漫漶，而筆力尚在，在三段石上。

陶隱居舊館記，前人言其首一行自書，後是其弟子書。余曾見舊拓本，前後出一手，前人豈可盡信哉？

瘞鶴銘本摩焦山石壁，不知何時爲雷所碎，俯臥山麓，故山中人呼爲「雷轟石」。若問瘞鶴銘，則舉大殿程康莊碑亭宋射陵翻刻本以對矣。余拓得五十六字，爲陳香泉太守取去。

按，王述庵金石萃編所載瘞鶴銘全文，計一百八十字。今石本現存者合全與半，共九十字。據張力臣所補者，六十九字。原文泐者十一字。又近年海鹽張燕昌芑堂嘗取楊大瓢未出水藏拓本重摹刻之，增多「華陽真逸紀也」六字，亦足見舊拓之不易多見者也。據此，則張芑堂所刻楊大瓢藏本，祇得六十二字耳。

瘞鶴銘圖考，莫詳於張力臣所刻。然余親至「雷轟石」傍，觀拓碑人下手僕臥一石，乃直長，並非斜曲，所指「江陰真宰」十二字，正與「爽塏」十九字直對，恐不與「真侶」一石並列也。須再考之。

按，翁覃溪瘞鶴銘考載，著録者七家：一、瘞鶴銘辨證，見元郝經陵川集；一、華陽真人瘞鶴銘考，見明司馬泰家藏書目；一、瘞鶴銘辨一卷，本朝山陽張弨力臣撰；一、瘞鶴銘考二卷，本朝長沙陳鵬年滄洲輯；一、瘞鶴銘考一卷，本朝長洲汪士鋐退谷撰；一、鈔撮池北偶談·瘞鶴銘考一卷，本朝曲阜陳潁手録；一、瘞鶴銘考一卷，本朝金壇王澍虚舟撰。摹傳者七本：一、「太平州重刻本」，見宋周密雲煙過眼録，載鮮于伯機所云；一、南宋「鄞州重刻本」，見元郝經陵川集；一、明廣東黎瑶石翻刻本，見明關中來濬梅岑金石備考；一、明海寧陳氏「玉煙堂刻本，」萬曆四十年壬子，陳元瑞摹勒上石；一、明華亭董氏刻本；一、焦山重刻横直二本，俱見張力臣辨；一、本朝武鄉程氏翻刻「玉煙堂本」，見汪退谷考。計僑「玉煙堂翻刻本」跋下注云：「郡别駕武鄉程君翻刻『玉煙堂本』，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潤州逋客計僑爲跋之。」焦山瘞鶴銘，圓健舒徐，不露鋒鍔，真從篆籀中出，恐非右軍不能。顧況書，生平未見，無從論定。若陶隱居書，余曾見許長史舊館壇記，方嚴峭厲，整密似從黄初勸進、受禪諸碑來，與瘞鶴銘殊不類。黄長睿、董逌輩羣指爲隱居筆，豈未見舊館壇碑耶？抑舊館壇碑首行亦非隱居手書？皆出於其弟子耶？此余因舊館壇而致疑，非敢與黄、董樹敵也。

按，歐陽公以華陽真逸爲顧況道號，考唐書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耳。且銘後有唐貞觀王瓚詩，則碑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陶貞白自稱華陽隱居，蔡絛西清詩話云：「予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逸，與此適合。」黄伯思東觀餘論以貞白所著真誥，但書己卯歲，不著年號，他書亦爾，爲此銘但稱壬辰歲，甲午歲之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來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作傳，可知壬辰、甲午，正在華陽。且王逸少以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生，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三十二，逮四十九歲始去會稽而閑居，不應三十二歲時已自稱「真逸」。況未官及閑居均不在華陽，決此銘非右軍書。董彦遠廣川書跋所論亦同，故胡仔、劉昌詩、馬子嚴、曹士冕、朱長文、都穆、顧炎武、計僑、汪士鋐諸家，多斷以爲

隱居遺跡。王述庵亦謂詣觀此銘，飄飄有仙氣，其爲通明無疑。然以右軍未嘗至朱方華陽，則銘但稱華陽真逸撰耳，其書者，上皇山樵也，上皇山正在會稽，又安知非右軍之跡乎？

焦山瘞鶴銘原刻之外，予所見者有四：一爲墨妙亭宋曹所翻本；一爲大殿東廊程康莊所翻本；一爲海寧陳增城家玉煙堂本；一爲陳鷟峰太守刻在原本前者，自有此本，而前三刻俱廢矣。

焦山瘞鶴銘，或云右軍書，或云陶隱居，或云顔清臣，或云顧況，或云王瓚。予主隱居。不知何時爲雷所轟，没山麓水中，拓墨最難，今爲陳滄洲太守移置山門，人人可得而拓矣。

焦山瘞鶴銘，不知何時爲雷火所轟，裂而爲三，故山僧以「雷轟石」呼之。三四月後，没水中，不能拓。十月後涸，出，其俯臥一石，如「爽塏」以下十九字，去地三尺，雖仰臥而拓，墨汁淋漓被面，然猶可得也。若「江陰」等十三字，去地纔數寸，墨無所施，世遂無得之者。余告同人，慫扶立之，輒以事阻，竊嘗恨焉。壬辰十一月朔日，蘇州前太守陳公滄洲，鳩工相度，鑿其背而薄之，遂移砌山門，此古今一快事也。

焦山瘞鶴銘，陳太守滄洲患其石爲雷所轟不便拓墨，乃削其背而薄之，移砌焦山寺門外壁間。陶甄夫云：滄洲告之曰，石背有天寶間及大曆二年題跋。然則指爲顧況者，可以語塞矣。

按，上皇山樵至今莫定爲何人，石背既有天寶、大曆間題跋，正當表而出之，以斷顔清臣、顧逋翁之疑。今削而嵌之於壁，何以傳信？且碑以難拓而久存，今移砌山門，雖便摹拓，然恐自此遂無鶴銘矣。又按王箬林竹雲題跋云：銘後題識有唐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在銘側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又潤城蔣亦屋於北固得米老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

丁亥冬，客南京權按察使魏江鎮官舍，遇滁之駱遇安，詢之，遇安曰：康熙間有不知姓名楚人寓寺數月，遂失

是銘，驗之，蓋逐字鑿取云。昔人有臥碑下三日，而盜碑以去者，楚人殆其苗裔耶？若日本之易萬安橋蔡碑，則又平平無奇矣。

按，此則原鈔本，列在「陳太守滄洲患其石爲雷所轟」一則之上，今審其詞意，恐即指盜瘞鶴銘事，或上文別有脱落，亦未可知，姑類編於後。

焦山瘞鶴銘，學之者顔魯公、黄涪翁，人皆知之。若張嘉貞，則知之者少矣。今觀其北嶽碑，則豈二公所能及耶？

古人但知黄魯直學瘞鶴銘，不知魯直以前則有唐張嘉貞，魯直以後則有明八大山人。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行行如結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此評其草書也，今草書不傳，而真書列子則絶佳。

按，唐張懷瓘書斷：「梁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官至侍中國子祭酒，滁州太守。少善草、行、小篆，諸體兼備，而創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其真書少師子敬，晚學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世，舉朝傚之。其肥鈍無力者，悉非也。」「以太清三年卒。景喬隸書、飛白入妙品，小篆、行草、章行入能品。」又今所傳有福州府學章草書出師頌。

魏高祖弔比干碑，似隸似楷，與汲廟碑相伯仲。後有元祐五年秋，左朝請郎知衛州吴處厚記，承事郎林含書。今在汲縣。

按，魏書・劉芳傳：「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此碑字多別構，隱緑軒題識云：「崔浩之爲國書也，皆自書刻石，當時被毁，即拓者不可得見。惟弔殷比干文傳爲浩書，今猶存衛輝府城外比干墓上。」

曲阜孔廟張猛龍碑，筆意近王僧虔，而堅勁聳拔則過之。六朝正書碑版可得而見者，當以此碑爲第一。崔敬

邕不及也。

按，猛龍南陽白水人，熙平中爲魯郡太守，郡人立碑頌之。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幸國子學，祀孔子。此碑立於正光三年正月。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碑文雋永，開齊、梁風致。正書虬健，已開歐、虞門户。碑額題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正書大字十二，尤險勁，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石墨鐫華暨金石後録諸書具論之。

南北朝書，雖多生强而古意猶存。若張猛龍、崔敬邕碑則精拔粹美，妙不可言矣。

按，敬邕碑於康熙間出土，無書、撰人姓名。王漁洋居易録載，安平令陳崇石掘地得之。孫淵如寰宇訪碑録，續古文苑，李兆洛駢體文鈔均載之，題爲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誌銘。其略云：敬邕，博陵安平人，以功授龍驤將軍、太府少卿、臨青男，永平初除營州刺史，延昌四年徵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熙平二年十一月卒，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貞。

馮欽南爲余言，睢州王少司農公垂家，有宋拓智永千文，與今陝本不同。余託寧編修觀齋借觀，再三不得。陳傅巖觀察家，藏智永千文，紙墨雖不甚舊，然薛嗣昌跋下有「姪方綱摹，李壽永、壽明刻」二行小字，目所未見也。董跋亦云然。

余鄉張陛家所刻永師真草千文，正書缺三十五字，草書缺九十八字，字與薛本迥别，雖覺勁健，然微近俗。墨本爲縣令景融取去，今歸徐氏。

吾鄉張氏智永千文墨跡，山陰令景融以事勒取之。融死，歸崑山徐氏，余訪求數載，徐氏子孫無知之者，然觀張氏摹刻本亦不佳。

山陰張登子家藏智永真草千文墨跡，爲知縣景融所取，後歸崑山徐健庵司寇。司寇没，二十年始得見於花溪

之二瀘草堂，疑元、明間贋本。

山陰張登子家智永真草千文墨跡，今在徐藝初家，草書疑元、明間習永書者所爲；真書别出一俗工手，與草迥異，明、清間人題跋，不足信也。

吾鄉張登子家智永正草千文，初爲山陰令景融所得，後歸東海徐氏。庚寅夏，余觀於花溪之二瀘草堂，前有東嘉士禎篆書「永師真跡」四大字，後有徐天池、張登子、孫北海、曹秋岳諸公題跋。按徐、張跋云：此本寧邸世寶，宸濠之變，王文成公取以歸。文成没，歸張文恭公，缺真書三十五字，草書九十八字。余自幼聞此册爲探花橋董氏物，登子之母董也攜歸於張。觀此，始知傳聞之謬，然字跡不佳。

會稽董氏智永千文，乃草書，今藏董茲懷家。張登子家所刻真跡，爲景融勒去，後歸東海徐氏者，則一行真、一行草，余向誤信人言爲即董氏本，今始悟。然董氏本亦贋鼎也。

卷二

論晉二王帖

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凡十四種。如樂毅、黄庭、東方贊、自誓、墓田、宣示六種，至今流傳。其他如周公東征、尚想黄綺、晉侯侈、行三一之法等類，世無傳者，書家往往不知其目，可歎也。

按，褚河南王羲之書目，正書部五卷十四帖：樂毅論四十四行，黄庭經六十行，東方朔贊二十行，周公東征十一行，自誓文十四行，尚想黄綺七行，墓田丙舍五行，前因李叔夷四行，琅琊臨沂三行，一日相省四行，行三一之法四行，尚書宣示八行，

琅琊新廟四行，晉侯修六行。行書部五十八卷，共三百六十帖。

唐太宗於長波門外購大王書，得行押二百四十紙，草二千紙，真僅五十紙。褚遂良右軍書目草書三百六十種，正書止樂毅論以下十四種。鍾紹京破産求右軍真跡，市得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一字。淳化諸帖，王氏父子草書各得兩三卷，真楷流傳者，右軍則樂毅論、黄庭、像贊、誓墓；大令則洛神賦十三行而已。甚矣，真書之難。

按，張懷瓘二王書録載：梁武帝獲二王書共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大凡一萬五千紙。魏師陷荆州，元帝夜遣後閣舍人高善寶，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並大小二王跡，悉焚之，歷代秘寶並爲煨燼。周將于謹、普六如忠等，摭拾遺逸，凡四十卷，將歸長安。貞觀十三年，購求右軍書，敕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於玄武門西長波門外科簡，令典儀王行真裝爲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紙。每縫皆用「貞觀」小印印之。今天府所有真書，不滿十紙，行書數十，草書數百而已。

唐四庫書目内有王羲之小學篇一卷，王氏八體書範四卷，王氏工書狀十五卷，今皆不傳。

文玉云：「秦中一舊家藏右軍墨跡十六字，字大如拳。」今不知尚在否？

右軍孝經，唐太宗諭魏徵、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各臨一段。

明南逢吉會稽三賦注云：舊經曰會稽黄閣有銅漏，製甚精古，王右軍書陸機漏賦鐫於上。歷代以爲至寶，今不但無所爲銅漏，且不知黄閣爲何處矣。

按，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會稽三賦三卷，宋王十朋撰，一曰會稽風俗賦，一曰民事堂賦，一曰蓬萊閣賦，皆有關會稽之風土。嵊縣周世則嘗爲注會稽風俗賦，郡人史鑄病其不詳，乃爲增注，並後二賦亦注之。」然則注三賦者，固不止南逢吉一人矣。顧天一閣書目衹得一卷，而此有三卷，想注之多寡或異耳。

右軍樂毅論真跡，唐武后時爲太平公主所竊，後歸梁宣王女。籍没時，咸陽老嫗，投之爨下，世已無此物矣。

石刻宋時尚在高紳學士家，後歸趙子立之婿徐平甫，所謂「海字本」也。「海字本」亦不可得。

樂毅論在陳時屬餘杭公主，唐武后時爲太平公主所竊，後歸梁宣王女。籍没時，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往搜，投之竈下。其在宋也，趙子立得高紳石刻，死後歸其長女，嫁爲徐平甫婦，可謂始終與婦人有緣。

海寧徐大文有右軍書東方贊墨跡，下半已無，僅存上截百餘字。有趙子昂、文徵仲跋，趙跋後臨贊一段。今在嚴州方若文之弟若芳處。若文，大文之婿也。查聖俞云。

官奴真跡不傳，不知當作何觀？近世如戲鴻堂所刻，新安許文懿家冷金紙本，宗伯跋但云唐摹，而不著唐何人摹。余以爲非趙模即薛稷本，不知有識者以爲何如？

佛遺教經相傳出唐寫經人手，余見繆文子家藏一本，嚴密深厚，與舊館壇記不相上下，歐、虞諸公不能過也。

佛遺教經有正書、草書二種。正書近館壇碑，相傳唐僧行敦書。草書近孫虔禮而勝書譜，後有「敕」字，又無印記題識，不知何人筆？予弟石公有一本。

相傳吾鄉樊江有陳翁者，藏右軍草書心經一卷，翁自著書數册，言其授受之由，筆法之妙。余謂右軍真跡豈能流傳至今？向所見此事千嘔等帖，皆好事者僞作，故於陳翁亦不能無疑也。

蘭亭真跡殉葬，歐、褚臨本又不可得，則一切翻本皆可不存。而世人不察，猶欲寶而藏之，至以千百計，亦惑矣。

藏蘭亭最多者，宋理宗一百一十七種，桑澤卿百五十有二，畢少董三百本，杜器之、尤克齋各百種，賈師憲八千匣，王順伯百本，胡菊潭十八册，陳海珠六十三本，王肯堂十種，卞令之二十二種，王伏草三十本，余亦有三十五種。舊拓既難，佳刻亦少，止解求多如買菜傭，可笑也。

法帖種類之最多者，莫如蘭亭。在賈師憲時業已千百計，自南宋至今，日增月益，又不知其幾何矣。三四年來，余見查宫詹聲山刻一本，高方伯鏡庭刻一本，林孝廉鹿原刻一本，余所不見者，又可勝數哉？言之可發三歎。

蘭亭古今拓本經余目者二百餘種。細取東陽何士英本較對，無有能勝之者。何本兩石湊合，疑是薛紹彭「公庫寢本」。夫紹彭翻刻力量尚如此，況定武原拓乎？惜乎未獲一見之也。

周憲王永樂十五年，刻蘭亭叙五種：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摹本，一、唐太宗摹賜本。裝入東書堂帖内，曾於西安石家見之。皆憲王一手書，圓潤無骨。

查聲山宫詹家，褚鈎蘭亭墨跡，予曾見之，大都米臨本。相傳明末在董宗伯家，宗伯留「盛」字至「盛」字三十五字，質錢於海寧陳增城家，增城刻入渤海藏真帖内，爲缺字本。不知何時完此三十五字，以三千金售於山東布政使劉孟卓，孟卓留聲山所，遂刻全本於石，然刻手不及缺字本。

成化間，吴門陳祭酒緝熙，得蘇氏第二本褚摹蘭亭，割裂宋、元、明諸跋，分刻三本。余得其一，有徐武功跋者。與静海高方伯鏡庭、海寧查宫詹聲山家新刻本較對，則徐爲劣，不知前輩何以稱之？高、查原本，余皆見之，高是宋拓米臨本，查則米摹褚令鈎填本墨跡，世所號爲「真褚」者也。或曰陳氏所藏非「真褚」也，亦米臨本。

何庶常家有蘭亭一紙，云是顧文康公藏本，字近褚臨，而「怏」字旁注一「快」字，爲諸本所無。筆畫瘦勁，在潁上蘇才翁本上。

晉江曾宣靖公，臨南唐内庫薛稷拓定武禊帖，其孫曾紳勒石，字畫朗潤可觀。

福州高斯億家有玉枕蘭亭二本，其一前有右軍小像，所謂「福州郡學本」也。明末藏陳磐生家，磐生曾孫某，持遊京師，同沈敞南畫卷，質於同鄉蕭蟄庵御史。耿精忠據福建，蟄庵爲其布政使，以之獻精忠私人陳昉，昉死，

復歸蟄庵之子靜君處。其一無右軍像，雖蒼老不及，而秀潤則過之。高雲客不叙石刻原委，但言拓本得之緑玉齋。緑玉者，福州徐興公齋名也，豈即興公翻刻本耶？時因余將去閩，未及購求。丁亥夏，聞靜君携玉版贅於金壇虞氏，屬余婿王龍篆求之，不得，又託金壇蔣天石購之，乃得一紙。若「緑玉齋本」，則猶未得也。

賈師憲玉枕蘭亭石刻，相傳在福州蕭蟄庵家，蟄庵没，其子靜君携之贅故侯官令金壇虞興簡家，靜君死，歸鎮江守秀水陳鶩峰。余所得似與福州所見者不同，然即「鶩峰本」也。

潘稼堂家，有宋拓晉人小楷五種。獨孤長老蘭亭一帖，所謂「賜潘貴妃本」也，有朱子等跋。稼堂云，林吉人亦有一本，但無跋語耳。

潘貴妃蘭亭，即趙松雪十三跋所稱之「東屏本」也。字類聖教序。潘稼堂、林吉人、王受桓各有一本，皆宋拓，余皆未之見。不知於定武何如？

趙孟頫跋獨孤長老蘭亭，有十三跋、十六跋之别，涿鹿馮氏快雪堂所刻者，十三跋也；上海潘氏刻者，十六跋也。二者較，潘爲優。

上海曹爲章家藏十六跋五字損本蘭亭石後有潘氏跋，本上海潘氏物也。今曹氏又有翻刻石本，不佳。

中江潘元亮與顧從義俱刻淳化帖一部，而顧更有名，又刻玉泓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刻趙文敏十六跋蘭亭。

四明姜西溟家蘭亭石，一面低一字，一面高一字。按，西溟原跋云：「低一字者，與武林錢相國摹本相同，而神氣過之。高一字者，與『高麗本』同，而得之吴門黄氏。」今余見閩中林吉人所藏翻刻東屏潘貴妃本，即高一字者，但無朱柯諸跋耳。吉人宋拓本，即姜氏低一字本也。

康熙中靜海高方伯刻聖教序、蘭亭記各一本於閩中。蘭亭翻「米臨本」，聖教不足觀。

潁上縣黄庭、蘭亭、玉版已碎，劉考功公勇家，有翻刻本，蘭亭可以亂真，黄庭則弱矣，然潁上人亦不甚重之。

黄庭經右軍真跡，不知失於何時，流傳者皆唐人臨本。宋、元、明人又從而翻之。今行世有蟲蛀痕者，或云吴學士，或云虞永興，余謂吴尚骨軟，虞則庶幾匹之。「潁上本」則褚臨也，「石氏不全本」則徐會稽所臨也。此皆余所得而見者，若「歐臨本」則余曾見於陳香泉家，不知其所自出也。

黄庭經善本最少，生平所見紙墨之舊，莫過於查德尹、陸其清所藏。字畫之佳，莫過於陳子文家「歐臨本」。其次則「潁上唐臨絹本。」余家所藏秘閣續帖本尚在「潁本」下。

宋拓黄庭余見者五：一在陳香泉太守家，歐臨，北宋紙，後有邢子願、董宗伯跋，陳宫詹乾齋舊物也。一藏查編修德尹家，紙墨更舊。二在蘇州陸其清家，停雲館祖本也。一在余家，與其清第一本同，前有秘閣續帖簽。

張超然家黄庭二種，似俱從秘閣續帖出，筆畫亦端楷，而精勁處不及秘閣。「戈」鈎俱有敗筆，紙墨亦不甚舊。不全樂毅，麻布文缺前半，始於周之道也。字近米而微小。

褚登善所臨黄庭，舊傳今「潁上思古齋本」即是。又見宋既庭家藏一本，有「臣遂良臨」四字者，雖亦秀媚，然蒼勁不及「潁上」。

海寧進士陳鼎新之孫某，藏唐人黄庭經一卷，麻紙寫，元、明間人俱有跋。祝希哲指爲薛稷臨本，黄宗伯則云陸東之，而藏之者直云右軍真跡，索價一萬。查聖俞云：「余曾見之，近『潁上唐臨絹本』。」

陸澹成侍講家舊拓黄庭經，向傳爲曹秋岳家藏本，己丑冬，其叔子彤采持來索余題跋，乃得見之。帖尾雖有周天球、曹秋岳、何屺瞻諸跋，紙墨亦舊，然痴肥而無精采，與江西徐鴻寶家藏本同，蓋板本也。

白下朱師晦庶常，書黄庭經一卷，勒石行世，字亦不俗，但不似黄庭耳。

余向喜潁上黄庭，近每臨秘閣續帖黄庭，乃知不可偏廢，蓋潁上瘦勁中寬綽，秘閣則冠冕中森嚴也。

庚寅春在南京故中山王邸第，臨秘閣黄庭本，北平李東也跪而求焉，不得已與之。

右軍十七帖當時最號有名，今世間絶無善本，即宋拓有「敇」字者，往往出翻刻閣帖下。王弇齋論蘭亭曰：「後世再有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後世未有右軍，則蘭亭初本不得，正不必復觀蘭亭。」吾於十七帖亦云。

十七帖爲右軍有名之跡，而傳世者往往不佳，且不及刻入肅州晉府、泉州、上海諸帖者，何也？蓋閣帖翻刻雖多，不過四十餘種，若十七帖翻本，則以百計，而臨本又倍之，所以右軍面目百無一存，而世之耳食者，特以其名而貴之重之，是直以優孟虎賁曾玄云礽爲孫叔敖蔡中郎矣。可乎？不可乎？余昔跋西溟宋拓十七帖，欲爲是言，懼取譏於世，故忍而不言，而兹乃偶及之。

十七帖翻本之多，與十三行相等，自前人有「『敇』字館本最佳」之語，於是十七帖無有無「敇」字者矣。余所見「僧權」二字不全，載墨池編，所謂唐本者，生而不離，熟而有骨，餘則皆在「寶賢堂」「遵訓閣」下矣。

十七帖世無善本，因當時有「館本有『敇』字者佳」之語，於是翻本十七帖皆有「敇」字，朱長文云：「『敇』字本以『僧權』二字不全者爲佳。」余則向取「魏道輔本」，近得「僧權」二字不全本，果如所言，然較之淳化、絳、大觀諸帖内右軍書，則又徑庭矣。

館本十七帖以「僧權」二字不全者爲佳，余有舊拓二本，旁有釋文，不甚可辨，然較之淳化、絳、大觀諸帖内右軍書，終覺少遜。屺瞻云清宴帖中「無一鄉」三字模糊者佳，余未之見。

南京打碑人陳秀生家，有十七帖刻本，每條下列釋文，後無「敇」字，字頗圓熟，不知何人臨摹，右軍筆意全

失矣。

洛神賦，王逸少、子敬、丁道護、歐陽信本、陳味芝、凌中丞皆曾書，而子敬既書小楷又作草字，所謂子敬好書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也。

玉版十三行俊拔宕逸，而神氣完美。余向疑爲陸柬之臨本，己丑夏五，臨摹兩遍，始知非大令不能。

玉版十三行堅圓秀逸，此時流傳小楷法帖，無出其右，即不敢定爲大令真本，要非唐以後所摹。因其流落京師，勸友人翁蘿軒得之，以端石刻，余跋於後，大行於時。

玉版十三行，翁蘿軒送入京師之後，四方之求之者甚衆。杭州刻工史三，翻刻一本，幾與翁本無別，一日與其妻哄，碎其石，而投之爨下。又刻一石行世，亦可亂真。又聞京師有翻刻，郃陽有翻刻，余尚未之見。

周櫟園因樹屋書影曰：「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然則，古時金石埋於地者多矣，特其出則有時耳。

朱竹垞先生云：保母磚在平湖高宫詹家，今宫詹没，不知此磚尚在否？曾見戲鴻堂摹本，大似定武蘭亭，不知原拓果何如？保母能文能草書，李其姓，意如其名。

王大令保母李意如墓磚，向聞在東海原一家，繼入平湖高澹人家，後歸商邱宋牧仲。余未得一見，見者戲鴻堂翻刻本耳。趙承旨云：「較之蘭亭真所謂因應不同，閱之良然。」三四年前，余亦得一紙，疑爲戲鴻堂物，或曰宋氏本也，余未遑辨。

按，王述庵金石萃編載，磚高廣各一尺一寸，十行，行十二字。其文云：「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

望，葬會稽山陰之黄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誌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於兹土者，尚□□焉」。行書，共一百一十九字，末失二字。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四朝聞見録：「王大令保母墓磚宋嘉泰間出土，未久，即歸秘省，當時摹拓甚少，世罕流傳。獨弁陽翁周公謹所遺巨卷，本朝藏高詹事士奇家，余偶得寓目，因校紹翁所記、曲水硯事附刊卷末。」考此磚於宋嘉泰二年六月六日，有稽山樵人周姓以硯饋錢清王畿字千里，云爲春時劚山所得。王因求其磚。已斷爲五，磚四垂其三爲錢文，皆隱起。嘉泰壬戌，上距興寧乙丑實八百三十八年，是書後蘭亭十二年作，時獻之年廿二。磚文數若前知，似與曹娥碑事同，何神異若此？嗣王畿携磚硯入都，姜堯章得借觀，謂有七美，連書十一跋貽之。後周公謹、趙子昂、鮮于伯幾各有藏本。周本歷傳方白雲、張子英至項墨林。康熙己巳高澹人得於京師，中有宋僧了洪、樓鑰、高文虎、姜夔、周密，元鮮于樞、仇遠、白珽、趙孟頫、郭天錫、張雨明、項元汴等三十餘跋。又朱竹垞曝書亭集云：「崑山徐尚書原一以白金十鎰得宋拓本，亦有宋、元諸跋，蓋即澹人所得本也。」紹興府志云：近吴門蔣氏亦有一本，董氏戲鴻堂帖則一依原石摹勒，亦與真跡無異云。

卷三

論唐人碑帖

唐文皇書本不及高宗精拔秀潤，徒以其堅勁渾厚，遂爲梁武帝後一人。若其所書屏風碑，雖亦輕俊流便，而無堅勁渾厚之氣，與晉祠諸碑不同，終是草率之筆。

唐太宗祭比干文，薛純陀書，似隸似楷。碑久震裂，至元十九年，陳祐重刊，大德癸酉，地震再仆，延祐戊午，監尹即遺刻臨摹上石，有元黄州總管韓冲記。今在衛輝府。

唐太宗貞觀六年幸慈德寺舊宅詩，正書近隸，舊碑剥蝕，正大中重刻於安養堂，乃僧慧鑒補書者。唐睿宗書，見諸紀載者，有武士彠碑、楊氏碑、武后述志碑、孔子廟堂碑額、景龍觀鐘銘。以余品之，當以銘爲第一，蓋其古奥渾厚，絶非他碑可及也。

揚州葉芳杜有舊拓泰山銘，前有顧蕓美題二段。又有「泰山紀銘」四字，大各方尺，飛白書，填墨四旁，若碑拓，字畫古勁，勝明皇，疑即蕓美書。

唐明皇通微道訣敕碑，本肅宗時刻，歲久缺裂，宋道士楊思聰重刻大化觀中。字類柳誠懸而近俗，不知於原碑何如也？

飛白不傳，余僅見晉祠碑額，乃行書於挑趯處見白。

按，墨莊漫録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又云衛恒作飛白隸字，名爲散隸。則古之飛白是隸書之飛而白者，非行楷也。文皇此額，豈亦以意爲之耶？

古人極重飛白，今其法不傳，可得而見者，惟唐文皇晉祠額與武后昇仙太子碑額，皆所謂飛而不白者，若白而不飛者，不知又作何觀？

武后書昇仙太子碑甚巨，余素未之見，一日書賈携一紙，及鍾紹京所書碑陰來，索值甚昂，余以其無飛白額，題數語於陰而還之。後爲何章漢所見，以余題故出白金八兩市之。書賈遂日以破帖索題，余曰右軍爲蕺山老嫗題扇可偶一爲之耳，習以爲常耶？何屺瞻云：「飛白額，章漢竟得之於虞山故家」云。

昇仙太子碑在河南堰師縣緱氏山，乃武則天手書。書與唐太宗相伯仲，額亦其飛白書，碑陰有相王旦及鍾紹京真書。往有書賈携一紙來，後歸何章漢家。今至大梁即遣人拓拓之，未知能得否也？

則天書昇仙太子碑，在堰師縣緱嶺上，碑陰有相王旦及薛稷題名，額亦則天飛白，然頗近怪，與唐太宗晉祠碑額不同。戊戌初夏，在大梁曾拓數紙，惜碑陰尚未得也。

昇仙太子碑乃武則天手書，幾與文皇晉祠銘不相上下。碑陰初疑鍾紹京書，後乃知爲薛稷書。余見一紙，爲何章漢購去。近何屺瞻亦得一本，秀水曹氏物也，然不及章漢本。

按，碑陰載題御製及建辰並梁□三思以下名臣，薛稷書。題諸□等名，左春坊録事直鳳閣臣鍾紹京書。蓋御製者，指碑文首行御製御書字，建辰者，指末行建碑年月字，及三思以下名，皆薛稷書。其題諸臣名，乃指中截所題從官豆盧欽望等名，皆鍾紹京書。碑載分明，非盡薛稷所書也。

宋時真定大歷寺藏經，皆唐宮人書，內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此段見陶南村書史會要，云得之宋人張端義云。

按，元孫作南村先生傳：「先生名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説郛一百卷，輟耕録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脱稿者不與焉。」

陝西長武縣昭仁寺碑，唐貞觀四年十一月立，朱子奢撰文，無書碑人姓名。趙子函曰：「筆法類廟堂。廟堂豐逸，此少瘦勁。」鄭夾漈曰虞伯施，而曹仲明則以爲歐陽通，余以趙、鄭言爲是。

按，通本傳：儀鳳中始知名。貞觀四年至儀鳳元年，中隔四十七年，考通所書道因碑，在龍朔三年，相去亦三十四年，且筆法與此殊不類。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碑在長武縣，距邠州西八十里。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地。舊唐書：貞觀三年十

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顔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此其一也。當時並無歐陽詢之名，通爲詢子，更不應舉其事，而虞本與朱同事。金石略謂爲虞書，似較有憑。

磨崖碑字之最大者，莫過於薛純陀砥柱銘，董逌稱其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法。又云，當時如虞、褚輩皆避而讓之。六一云：「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惜無從而見之也。

唐敬客書王居士磚塔銘，在終南山楩梓谷，近始出土。余初見金石文字記載其名目出處，不甚留意，丁亥秋於香泉陳刺史座上見潘次耕太史家拓本，借歸細觀，舒徐嚴整類趙模，瘦勁風神似褚令。敬客書名不著，而其書如此，文皇薰陶之功大矣哉！

碧落碑有二：一在絳州，立於大道天尊之背。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皆篆書也。又有鄭承規釋文，近率更體。

碧落碑有釋文，乃唐人鄭承規所書，大都本之率更。惜有弱處，是以不甚知名，然亦在宋、元人上。

按，碑在絳州龍興宫，龍興舊爲碧落觀，故稱碧落碑，篆文，刻天尊像背。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户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户，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説誕妄，不足信。李璿玉京宫記以爲陳惟玉書，李漢黄公記以爲李撰書。考舊唐書，韓王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子撰封黄公，工辭章意訓。撰兄弟皆振奇好古之士，雜取籀文小篆書碑，詭稱白鴿神異，以驚世駭俗。謂爲撰書，理或然也。五總志載，絳、澤二州皆有黄公爲妣妃薦福作文立石，文雖不同，皆名碧落。在絳州者，刊於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於佛龕之西。然今所傳多絳本，未知澤州傳刻又出何人？鄭承規釋文書於咸通十一年七月，刻石於旁，距造像刻記時已二百十年。承規稱「奉命書」，「命」字空

一格。考韓王元嘉傳稱，神龍初復爵，傳至孫煒，改王鄆，後懿宗以鄆王即位，建號咸通，復改嗣韓王。然則釋文之刻，殆以韓王復嗣，追崇先祖功德及於遺碑，故稱「奉命書」也。第釋文多未當，未知即出承規手否？或別有傳授否？承規書名雖不著，而其楷法亦道整云。其詳具載金石萃編。

明堂令於大猷碑，甚似褚中令雁塔聖教序，然存者筆畫雖完，而僅止一半。書、撰人姓名在前輩已莫可考，況今日乎？

按，撰人乃大猷之兄，辯機碑載之矣，惟缺書者姓名耳。考唐書，辯機名知微，而碑自署曰辯機，想兄爲弟撰文應爾耶！

易州蘇靈芝道德經真書，如核桃大，明皇注，小半之。康熙甲午乙未間始出，余囑繆文子編修購之不得。乙亥正月，碑賈持數本來，乃得見焉。碑八面，在易州城內道觀前。

蘇靈芝書田仁琬德政碑，往在揚州人家見一宋拓本，與以二金，不可而止。戊子冬，於陳香泉太守舟中見一本，紙墨甚新，而筆畫與宋拓本纖毫無損，始知此碑爲近日出土。前中丞安溪李公昇至保定府學。

蘇靈芝書田仁琬德政碑與王士則清河王碑相近，不知何時埋没。今壬午歲，安溪相國巡撫北直時，囑易州牧搜尋久之，乃從菜圃中出，筆畫完好，與宋拓無異。

唐明皇夢真容碑，當時天下皆有，余所見者，惟易州、義川二碑，易州碑則蘇靈芝書也。

蘇武功憫忠寺寶塔頌，建於史思明初歸之時。前行大唐帝號及中間「唐」字，思明磨去重刻，石皆凹。而首行「元祇」二字，今改「范陽郡」三字，蓋思明誅後，唐人重刻者也。

按，此爲據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所論，而欽定日下舊聞考及朱竹垞曝書亭集皆謂首行「元」刻，乃禄山僞號，其凹處爲「燕」

字改「唐」字，以爲思明未降之先所立，授堂金石跋又謂思明以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表降，此頌刻十一月，蓋將歸命，而先以此爲貢媚容身之具。其論與孫退谷庚子銷夏記同。顧思明之跡，本不宜存，墨林快事評其書掩有李、顔二家，而視北海則加莊，視太師則加儁，則後人之傳其碑，亦以妙札之故耳。考新舊唐書，靈芝皆無傳，惟墨池編稱其好書石跡。石墨鎸華稱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與胡霈然齊名。宣和書譜載，靈芝，儒生也，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亦善於臨倣者。當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侯臺記，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難得。契丹以墨本詒榷場易絹，十端方與一本，蓋開、寶間書名極盛，故爲時所重如此。第書譜謂靈芝爲儒生。今按田仁琬碑題稱「逸士」，鐵像頌則題「登仕郎前行易州録事」，寶塔頌則書「承奉郎守經略軍胄曹參軍」，蓋始由儒生入仕，後則爲兇孽引置幕下矣。

李陽冰般若臺碑，在福州烏石山崖上，計二十四字，字大如盤，未知與李斯泰山詔孰勝？昔人稱陽冰書「格峻氣莊而法備」。又云「如太阿、龍泉，横倚寶匣，華峰崧極，新浴秋露」。又云：「李斯之後一人。」則前輩之推崇概可知也。

李陽冰般若臺碑與處州新驛記、縉雲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古今稱爲「四絶」。處州、縉雲、麗水皆經翻刻，惟般若記二十四字，在福州烏石山石崖上，猶是原刻，恐不在李斯碑下。

按，天下輿地碑記云：在神光寺，般若臺記刻於華嚴頂與處州新驛記、給雲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世寶之爲「四絶」。朱伯原墨池編・續書斷：神品三人，李陽冰傳云，「得篆籀之宗旨。當世説者皆傾伏之，以爲其格峻，其氣壯，其法備，又光大於李斯矣。觀其遺刻，如太阿、龍泉，横倚寶匣；華峰崧極，新浴秋露，不足爲其威光峭拔也。」又遺名子呂總續書評：篆書一人，李陽冰名下注云，「古樹倚物，力有萬人，李斯之後一人而已。」

李陽冰庶子泉銘，在滁州某寺後石壁上。余向見舊拓本於書賈之手，以其索值甚昂不能得。

茅山李元靜先生碑，唐大理司直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當時號爲「二絶」。而六一居士不喜司直書，集古録

不收其拓本，後世遂有異詞。且有不堪肩隨北海之説。不知北海鋒偏，司直鋒正，正不堪同日語也。

吴通微書，見墨池編者，有魚朝恩碑、韋器墓誌、楚金禪師碑、大聖舍利寶塔銘、盧藏用上座院序。式古堂書畫匯考有行書千文，小楷陰符經。余僅見楚金碑，他皆未見。又傳世黄庭經有水注痕者，相傳爲吴通微臨本，雖筆意甚近楚金，然未有確據。

諸葛武侯祠堂碑，唐柳公綽書。孫石雲跋云：「成化甲午，蜀府承奉滕嵩，惜其殘剥，詢訪舊本，重摹立石。」則今碑雅非其故矣。

柳子寬書武侯碑，雖有晉人風度，然力量淺薄，不及誠懸遠甚。而南宫則極貶誠懸，反於子寬有褒詞，何耶？

唐僧無可書寂照和尚碑，隆、萬間始出咸陽縣西三十里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語土人竪於道左。其後王咸陽移入城中方慮寺，以碑文有「安國寺」字，遂改爲安國寺碑。字出柳誠懸玄秘塔，亦復清勁可喜。此時吴下頗尚之。

唐董景仁行書杜順碑，雖亦秀勁可喜，然是學聖教而未成者。

清河王李寶臣功德頌碑在真定府察院内，唐王士則行書，如碗大。弇州云：「遒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余初於汪中允若谷齋見之，甚有姿致，趙承旨之祖也。然終在張、李之下。

唐僧亞棲書不多見，惟國學有其千文，頗豪健，惜乎不全。大抵學張顛而不顛，所謂得其中道者也。

少林寺唐碑，惟靈運禪師塔銘近聖教序，裴漼碑有初唐氣，餘如柏谷塢告，皆不足觀。

崔鶯鶯同其夫鄭太掌恒合祔墓誌銘，給事秦貫撰，在淇水西北五十里。舊魏縣，明成化間淇水横溢，土崩石出，耕者得之，鬻崔氏，爲中亭香案。久之其家有縣胥名吉者識之，白縣令邢某，置之邑治。或云康熙初鶯鶯見夢

於臨清州守，守自學宫穢土中得此石。余曾見拓本，字不甚佳，但可證傳奇之謬耳。

按，碑載崔夫人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臨清見夢事，屬傳聞，殊不足信。陳眉公云，此碑得之黎人廢冢間。且爲會真記辨誣。新鄭縣志云，姓名偶合，誣之固不可，辨之亦枝指也。

道德經相傳右軍换鵝書，而世不傳，傳者徐浩、唐玄宗、趙冬曦、趙子昂書耳。玄宗小字八分有注，一在懷州，一在閿鄉縣祥符觀。浩書黄花絹上，似鍾元常者。董文敏云：上卷在無錫華家，然亦未見。刻本大都非韓存良家趙摹本，即墨池堂帖本耳。余得一拓，乃秦中「説經臺本」，字大於趙，微雜隸體，不知何人書？説經臺道德經，字如指大，方嚴遒勁，近舊館壇記。不著年月姓名。按，金石文字記，説經臺左右前後碑版莫不載，而此獨失之，何也？

終南山説經臺有楷書道德經，字如指大，方嚴遒勁，類陶隱居舊館壇記而微雜隸體，無年月姓名。金石諸書多不載。余以爲非唐人不能作此，因書賈持來装而藏之。有以韓宗伯所刻趙文敏臨本相較者，楊子勿顧也。

王會稽書道德經不傳，傳者，惟趙文敏「墨池堂本」，嫌其肉多於骨。近得終南山「説經臺本」，方嚴遒勁，在趙本上。

尊勝陀羅尼經最多，其書之佳者，莫過於焦山、包山，然焦山出集右軍吴文半截等碑，包山亦平平。近得五臺山尊勝經，則直逼聖教矣。

唐人刻尊勝陀羅尼經，是處皆有，而以五臺山大中五年所刻爲最。不知何人書，前輩金石諸書，多不載，丁亥冬十月忽有書賈持二紙來，紙墨甚舊，書類聖教而瘦勁過之。余謂賈曰：「尊勝石幢多八面，則拓墨亦應八紙，今缺其六，君能求之，則厚與若直。」賈曰：「向也得之於錫山安氏，試往尋之。」數日復來，則得之矣。是日爲之一快。

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王仁恭書，在天祐十九年。按，昭宗天祐止一年，昭宣帝亦止三年，此稱十九年，不知何故？

按，秦王即鳳岐節度使李茂貞，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之亡久矣，而茂貞仍奉天祐年號，此即武都楊盛不改義熙之志也。惟碑中叙述前事，又稱天復十二年、十九年至二十年止。考天復之二十年，即天祐之十七年也。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云：通鑑稱唐之亡也，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此碑紀事俱用天復，至碑末乃書天祐十九年，與史不合。五季土宇瓜分，各帝其國，紀元之令，朝更暮改，史家得之傳聞，不若碑碣之可信。當全忠劫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河東、西川謂天祐非唐年號，仍稱天復。岐介晉、蜀之間，與梁深仇，自必仍以天復紀年。及唐既亡，河東改稱天祐，西川仍稱天復，茂貞與西川爲鄰，亦必仍稱天復也。久之，晉日盛强，滅梁之形已著，茂貞乃改稱天祐，以自同於晉。此事之想當然者，論誠近是。竊謂當時正朔既亡，以故參差無紀。然天復、天祐均係唐年，其不肯用開平、貞明、龍德，志固足嘉耳。

又按，吴蘭庭五代史記纂誤補曰：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碑記是壬午年立，在莊宗滅梁之前一年。又馮班曰：法門寺碑稱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忽稱天祐，蓋自天祐四年丁卯，梁改元開平，晉人則稱天祐，岐人自稱天復，及莊宗破梁更稱天祐，不敢自異於晉也。此論更爲得實。

五代楊少師愛書僧壁，傳於楮素者少，時移世换，則壁壞而墨亡矣。見諸東觀餘論者，僅洛陽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宫寺一壁。今則更可知矣。停雲館、玉煙堂諸帖，刻少師韭花、神仙二帖。韭花猶有平原意，神仙起居法則氈裘氣幾不可耐，不知蘇、黄兩公，何以推崇若此？大都蘇、黄最服平原，是以見其私淑之人，無賢不肖，皆喜之。此之謂阿其所好，非千秋公論也。

楊少師韭花帖，亦無足取，但比神仙起居法爲差勝耳。

按，黄長睿所藏楊凝式年譜，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天祐四年丁卯夏，朱全忠篡唐，凝式年三十五，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洩，凝式自此遂陽狂。晉天福四年己亥，年六十七，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絶句詩真跡。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又廣愛寺西禪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跡今存，但多漫暗。天福六年辛丑，年六十九，六月有「天宫寺題名」，稱「太子賓客」，真跡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晉開運二年乙巳，年七十三，五月於天宫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真跡，今在此寺東序，並辛丑題，同刻石。周廣順三年癸丑，年八十一，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後，又題院似禪心静等二詩，稱「太子少師真跡」，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云：楊少師凝式，能文工書，其筆力健，自成一家體。襟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穢，時班行潛目之爲「楊風子」。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之地，必逍遥暢適，吟咏忘歸，故寺觀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少師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真跡絶少。其寺觀所書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没，墻壁摧壞，十無一存，可爲惜之。趙令畤侯鯖録云：天福中，楊凝式風子，筆墨高妙，洛陽寺有題壁。李建中亦有書名，嘗題其傍云：「衫松倒澗雪霜乾，屋壁麝煤風雨寒。我亦平生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洛陽舊聞記亦載馮瀛王次子題云：「少師真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東坡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云：「自顔、柳氏没，筆法衰絶，獨楊公凝式筆跡雄傑，有二王、顔、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汩没者。」黄山谷又推爲「散僧入聖」，爲魯公後一人。觀張營邱、李西臺、黄伯思諸人所述如此，則少師書法當時極爲推重，固不僅東坡、山谷二人。特恐今之所傳摹拓失真，或其糟粕，正未可遽因是少之耳。惟是景度書名震於宋代，乃因好書僧壁，真跡絶少流傳，傳者僅韭花、神僊二帖。神仙起居法真跡八行，王箬林曾見

於范一齋總制家，今又不知流落何處。墨跡寥寥，後人鮮見，書家者流，致有不能舉其姓氏，則亦良可歎也。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載，黄秘書長睿曾有楊凝式書一册，並手書楊傳。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失去後，其子詔偶録遺文得之。今並録楊傳於後：

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闢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户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爲宰相，而國至此，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訪羣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洩，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閑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跡道放，宗師歐陽詢與顔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輒留連賞詠。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顔中書後一人而已。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僊。」清麗可喜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頹圮，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爲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顔魯公，故謂之「顔楊」云。贊曰：唐李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兇威，魚伏鼠遯，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璽紱，駿奔畀之，唯恐居後。而

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爲耻，因玆陽狂，弗與世絧，優遊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寧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大周衛州刺史郭進屏盜碑銘，杜韡撰，行書，類唐高宗而瘦勁不及。

卷四

論唐名家碑帖

論聖教序

黄自先藏唐拓聖教序，有柯敬仲、王敬美、錢牧齋跋，鄭谷口題簽，今自先下世，不知帖歸何人矣？

余生平酷好聖教序，然宋拓本不多見。幼時於西湖昭慶寺西廊見一本，索價四十金，與以十五金不得而止。又於揚州亡友許眉右家見二本，其一宋拓也。又於京師一漢軍家，見一本，紙墨猶完好，而風神無出其右者。餘則皆明初「未斷本」，尚在余「缺字本」下，非真宋拓也。

宋拓聖教，生平僅見二本：一在杭州昭慶寺西廊碑賈處，余以白金十五兩市之不可，後不知所之。一在京師一滿人家，漢軍胡雙村借至余寓，觀未過半，即持去。未斷聖教見八本：一在亡友刑曹許眉右家；一爲亡友張大尹物，亦寄眉右家；一西安趙孟倫物，今歸蘇州陸彤采；二在蘇州繆文子家；一爲南京書賈周自邵所得，今歸宛平李東也；二在余處。

吴門未斷聖教五：南屏第一，余家次之，繆文子次之，武子又次之，李明吉爲下。

碑洞聖教額，原有佛頭七座，因鬻碑者多不拓佛頭，故反以拓者爲贋耳。余訪之鬻碑秦人，言皆合。今年於白下得舊拓「未斷本」，七佛宛然。何屺瞻吉士云：「白下汪安侯唐拓本亦有七佛頭。」

西安碑洞聖教序額原有佛頭七座，因鬻碑者多不拓佛頭，故世翻以拓者爲贋。留心金石如曹侍郎秋岳，陳刺史子文皆不能不爲所惑。惟福州林同人金石考略與余説合。蓋余問之西安碑賈，而同人則親至碑洞手拓聖教序故也。

唐懷仁所集聖教序記，後有心經一卷，而褚中令所書慈恩寺同州諸聖教後，無心經，非闕典也，褚書在前，懷仁集在後，褚知有御制而已，何暇他及。況三藏六百五十七部，而僅書一心經，亦屬掛漏，則心經有無，亦何足重輕耶？

右軍真刻止聖教一序，而「未斷本」不易得，今有力家所藏者，大半皆贋本也。故余勸諸學書者，亟收斷後佳本，失今不收，則斷後本亦不可得矣。

懷仁聖教碑斷時代，曹秋岳謂在宋紹興二年，至王敬美謂在元末國初，何屺瞻云在明成、宏間。余向以爲斷於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説之非。蓋乙卯爲嘉靖三年，而敬美生於其時，如果是時新斷，不應有「元末國初」之語。所謂疑以傳疑也。

聖教序碑斷歲月，前輩紀載皆無確據，近見義門題陸彤采聖教云：天順中斷，蓋得之孫仲墻金石志云。

西安聖教序懷仁集本有三：其一爲碑洞七佛頭本，一爲費鑄甲方石本，一爲朱進父書條本，後有補缺字三行。今在滿州城關壯繆廟内。

朱進父名敬謚，故秦王之後也，書學右軍。今西安有其聖教序、蘭亭、草訣歌、心經諸石，盛行於世。與晉、唐

碑同價，是真右軍之子孫也。

查聖俞云：嘉善縣學有翻刻聖教序一本，可以亂真。歸時當確訪之。

學聖教序得手者，自唐以來惟懷素、懷仁、鄭善夫、文徵仲、朱進父而已。其他如吳學士、董宗伯，皆得其形似二三分，而精神則全然不得。無怪乎學士有「院體」之目，而宗伯絕無臨本也。

曾在福建高鏡庭署中，觀康熙間兩書家所臨聖教序，不但無一毫似聖教，且各失其本來面目。嘗聞右軍臨鍾太傅宣示，大令臨太傅白騎，歐陽信本臨右軍東方像贊，米南宮臨魯公爭坐位稿、褚登善哀册，趙松雪臨登善枯樹賦，雖露自己面目，不害其爲可傳，所謂即一轉故自佳者也。若轉而不佳，臨之徒增丑惡，弗臨可也。

臨聖教者，生平止見閩中鄭善夫本，其次則文待詔，其次則先府君，若周廣庵、陳香泉，邯鄲學步矣。

論半截碑

吳將軍半截碑，出萬曆間，行世者皆止半截。陝西碑賈云，六七年前，見靈璧縣教諭某，有未斷全本，宋拓也。

吳將軍半截碑，相傳出萬曆間，然余曾見一宋拓本，有「危太僕印」者，亦止半截。蓋斷已久矣。

吳將軍半截碑，萬曆間出於西安城濠，止後半截。此碑不知斷於何時，其前半截在何處亦無從考。世以其出自聖教，遂爭寶之，不知其出聖教者纔十二三，出泰和者乃十六七。余幼時誤以此碑爲學聖教之梯航，今乃始識其謬。

論虞世南書

虞伯施孔子廟堂碑有四：一在西安碑洞，今王彦超翻刻本是也。一在曲阜，一在城武，一在饒州錦江書院，

而以西安爲最。按伯施原碑刻於貞觀中間，僅拓數十本賜近臣。未幾廟火，而石煨燼。武后敕相王旦重刻，首有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者是也。不知何時再廢，而彦超又刻於五代時。前輩云，原本字多鋒鍔，則今西安本雅非其故矣。

永興書破邪論序，生平未見有善本，即會稽石氏宋拓本亦不佳。虞伯施書破邪論序，余得一舊拓本，疑星鳳樓刻，適有友人持一本來，更覺瘦勁，而紙墨反不甚舊，不知其出何刻也？

攻媿集載，虞永興石刻心經精妙，藏章二卿家。然此刻世竟不傳，傳者惟率更白鹿寺心經，轉相摹刻，遂無佳者。

虞伯施書，師智永，妙得其體，晚年正書遂與逸少相先後。唐初與歐陽詢齊名。議者謂歐則外露筋骨，虞則內含剛柔。或以比登太華，百盤九折，委曲而入杳冥。或比羅綺嬌春，鵷鴻戲海，層臺緩步，高謝風塵。惜乎未見其真本也。

姜道咏云：姚江虞氏藏永興公小像，在絹素上，唐初書家及十八學士皆有題贊。歲久脱落，見風即飛，其家貯石匣，藏家廟中，秘不示人。

論歐陽詢書

率更虞恭公墓誌銘，千四百四十餘字，字如小指頂大，與世傳右軍所書東方像贊相似，而方嚴深厚則過之。余僅一見於陳對初家，此後永不復見。學楷者得此，則右軍行世小楷可廢。

邕禪師塔銘，相傳慶曆初范公雍舉使關右，見此碑，稱歎以爲至寶，寺僧誤以寶在石中，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已斷爲三。公以數十縑易歸。靖康之亂，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拓數十本，已，乃碎其石，則南宋時已無此碑矣。

按，解縉春雨集：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曆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爲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具以實對，公求得之，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拓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王箬林虛舟題跋謂自趙子固以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於是率更楷跡聲價遠出虞、褚上。自姜堯章以化度勝醴泉，於是化度聲價又出醴泉上。究竟化度，雖精緊，而體方用圓與醴泉同，特以是小楷，故更爲可貴。以此氈蠟無虛日，而殘闕尤甚，所謂「甘井先竭」也。河南范諤遂謂其高王父雍舉使關右云云，此蓋石歸范後，范氏子孫以石破碎已甚，從爲之辭，以長其光價耳。寺僧雖甚貪痴，決不至此。今按范諤原跋云：「見斷石砌下」，則此碑在南山佛寺時，原石早斷，特其後更甚耳。虛舟之說正非無因，所傳或不足盡信也。

化度寺邕禪師碑，是信本第一種書。汪安公有一本，磨泐尚存百餘字。余欲以他帖易之不果，至今恨之。歐陽信本書化度寺邕禪師碑，原拓本余惟見於故編修汪安公家，方嚴深厚，爲逼真宋拓。餘如李東也、繆文子、徐敬思各家所藏，皆宋元時翻刻，雖有紙墨甚舊者，類無足取。惟聞吴江張宏蘧所得「白門不全本」，與汪安公無異，未知果否？

率更邕禪師碑，向惟汪安公編修家有一本，後見宋少司馬聲求長君旦明齋一本，字不全，而深厚生辣無與爲比，方知率更之妙。若繆文子所得「崑山洞庭本」，施覺庵舊拓本，李東也及余家所藏，皆贋鼎也。

化度寺邕禪師碑真本，余惟見亡友汪安公有一本，磨泐僅存百餘字，宋拓也。餘如繆文子、何章漢、李東也及

余家所收，皆翻刻本也。而各不相同，就此四者論之，則余家爲上，李次之，繆又次之，何斯下矣。

吴匏庵云：「唐人小楷以化度寺碑、破邪論、杳冥君碑、郎官石柱記、麻姑壇記爲最。」余留心有年，破邪、麻姑絶無善本，杳冥君、石柱記不得一見，惟化度寺得見殘本，實是唐人絶調，恐非諸碑所能彷彿也。

九成宫醴泉銘，宋拓肥，而未剔本甚瘦。余初疑其出兩石，近稼堂爲余言，字本肥，拓久石磨則筆畫僅存，自然細瘦，非兩石也。其説良是。又碑陰有宋元豐五年壬戌張覩、元豐庚申王璞、張琰、鄭琳等題名，不知稼堂見之否？

九成宫帖，余所知者有八：曰「汴本」，曰「金士孫本」，曰「米臨本」，曰「董臨本」，曰「神廟宫中本」，曰「余少愚本」，曰「麟游未鑿本」，曰「麟游已鑿本」。近在吴下又見縮本三，而率更原刻不與焉。率更原刻，余僅於王黄門東發邸舍見季瞻王君家藏一本，今歸故清苑令拱文王君，其餘所見，大率皆前所云云也。雖宋拓、元拓，又奚足貴耶？

九成宫醴泉銘，余所見者五，而縮小者又有三，皆非原本也。原本見宋拓三：一在陸彤采家，禾中朱文恪公物也，有余跋；一在故清苑令王拱文家；一在宋學士藥洲家，而以陸爲最。

信本書，余纂入金石源流者八十有二種，而經余目者二十有七。此二十七種中，虞恭公墓誌銘爲最，邕禪師碑次之，九成宫、姚恭公碑又次之，餘則多險峭刻削，不可嚮邇，然其骨力則有過無不及也。

率更書以虞恭公墓誌銘爲第一，化度寺碑次之，姚恭公、皇甫君碑又次之。若九成宫醴泉銘則稍弱矣，而世獨尊之者，以其秀潤而易得故也。

率更書以虞恭公墓誌銘、化度寺邕禪師銘爲最。姚辯碑次之。今邕禪師銘惟亡友汪安公家有一本，虞恭公墓誌銘惟陳對初藏一本，此外絶無聞見。其姚恭公原本，則自元、明以來無見者，今惟翻刻本而已。

歐陽信本書，生平所見者，以虞恭公墓誌銘爲最，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次之，九成宮醴泉銘又次之，莒公唐儉碑、皇甫誕墓誌銘，其最下者也。

相傳信本書出梁江總、北齊劉珉，而二人書不傳，青固可出於藍也。

信本得力全在東方曼倩畫像贊，故其所補缺字，與原本無二。不盡如郭注莊、裴注三國可以單行也。其臨黄庭與虞恭公墓誌銘亦用像贊法。

信本當日全以草書、飛白得名，今傳者，皆正、行書，而飛白與草不傳。隸書碑版尚有存者，然隸在楷之下。

論褚遂良書

余金石源流所載，褚中令書三十五種，而經目者則十有三。十三種中，惟三龕記、同州聖教序、潁上蘭亭、黄庭經猶是原刻，古雅瘦勁，姿致横生，所謂獨得逸少媚趣者。其餘非屢經摹刻，則米老鈎臨摹刻者，多失之弱，鈎臨者或失之野。而中令之爲中令，不可問矣。

孟法師碑，爲河南第一法書，相傳正中帶隸。據四友齋叢説云：在明時已罕得見，何況今日？三龕記亦帶隸法，未知於孟法師爲何如？潘稼堂有一本，曾見之。

褚登善孟法師碑，何章漢進士家有一本，近小歐，故題簽者直名曰歐，不知登善書實從歐出也。

褚中令孟法師碑與大歐虞恭公、小歐道因碑相類，而微雜隸體，與聖教序、尊勝陀羅尼經絶不同，學書者不可不知也。

褚中令聖教序，相傳有三本：一、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書，一、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書，一、龍朔三年六月二十

三日書。此見諸陳眉公昵古録者也。今秦中止有「慈恩寺永徽四年十二月」碑與「同州龍朔碑」，其「永徽四年十月」碑不知在何處？

按，慈恩寺聖教序，序與記分刻二碑，立雁塔下，分東西兩龕。序書「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建」，記書「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建」，蓋書不同時耳。今二碑俱在雁塔，而謂「十月」一碑不知在何處，誤矣。惟竹雲題跋稱褚河南聖教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石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爲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之。是褚書聖教原有三本，而非「永徽四年十月」所書之别爲一本也。又觀妙齋金石考略稱：「余於『雁塔』、『同州』二刻之外，又得一本，年月同『雁塔本』，而字法不同。碑已有斷蝕處，不知此碑在何所？」據此則褚書竟有四本。考龍朔三年，公之亡已五年，「同州」一碑，亦是後人追刻。王述庵金石萃編謂，爾時梵策西來，朝野動色，皆謂得未曾有，競相傳寫公之所書，自非一本留傳。在同州，後人重其書法之工，與風節之峻，故歿而猶刻之云。想觀妙齋所得之本，又是爾時别刻耳。

墨林快事云：「褚河南有楷書心經，天寶元年刻於河北道宣慰使陳令望官署，字比聖教差縮。」余未之見也。

尊勝陀羅尼經，最多莫過於褚河南書，其次則五臺山，其次則包山、焦山。

褚中令千字文，余見宋拓舊本，疑米海岳臨摹，與中令行世碑刻皆不同。海岳最喜贋作古人書，而中令爲尤多，究之於古人，無一筆是處。

唐太宗哀册刻本，從吴江史明古家鈎出者，余向疑爲米元章臨本。今見孫仲墻金石評考，乃知此説由來舊矣。

王弇州有褚登善枯樹賦，又有趙承旨臨本，前畫枯樹一枝，弇州皆刻之石。今石在太倉吴令卓家，吴紫眉爲余言。余拓得一本，甚平平。

居易録云：東海家有閻立本畫胡笳十八拍圖，每拍是褚河南書。又曰莊户部廷偉有宋拓廟堂碑，是唐荆川

家藏本。

關長源有褚模伯施臥枕帖，米老百計求之，長源不允，有「非得公頭不可」之語，於是自倣一通，遺書與之。世號取頭帖。

褚登善初師虞文懿，晚造右軍，得其媚趣。評者況之「瑶臺青瑣，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此正專言其媚也。余謂登善本領全在瘦勁，瘦勁之極，而媚生焉。今但言其媚，則失之矣。

論陸柬之書

陶九成謂，陸司議晚逼羲、獻，耻爲飄蕩綺靡之習，如馬不齊髦，人不櫛沐，何以蘭亭詩，尚爾秀弱，殊不可解。

按，唐張懷瓘書斷：「陸柬之，吴郡人。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議郎。虞世南之甥。少學舅氏，臨寫所合，亦猶張冀換羲之表奏，蔡邕爲平子後身。晚習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跡，猶有怯懦，總章已後，乃備筋骨。殊矜質樸，耻夫綺靡，故欲暴露疵，同乎馬不齊髦，人不櫛沐，雖爲時所鄙，回也不愚，拙於自媒，有若達人君子。尤善運筆，或至興會，則窮理極趣矣。然工於倣傚，劣於獨斷，以此爲少也。隸行入妙，章草書入能。」朱長文續書斷云：「觀其草書，意古筆老，如喬松倚壑，野鶴盤空。信乎名不虛得也。」

論徐浩書

徐季海書，陶南村稱其「鋒藏畫心，力出字外」。今觀其流傳碑版，如不空如尚等碑，殊不稱其名，豈當日得名者，僅四十二幅屏耶？

徐會稽書，昔人比之「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所見碑帖，大概與評合，而山谷獨有「姿媚可愛」之評，不知其何所指也。

按，宋朱伯原續書斷：「浩，字季海，受書法於父，少而清勁，隨肩褚、薛；晚益老重，潛精羲、獻。其正書可謂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草隸相參，皆爲精絶。識者評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爲司空圖所寶愛。又嘗著書譜一卷，恨未見之。」「浩擢明經，爲肅宗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筆，遣詞贍敏，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册，寵絶一時。代宗時，封會稽縣公，出節度嶺南，入爲吏部侍郎，坐事出明州别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師，謚曰定。」

論孫虔禮書

孫過庭書譜，前輩盛稱之，以爲最得山陰法度。然余見拓本三種，皆極拘滯，所謂萬字皆同者。豈山陰真訣尚未得耶？抑三刻皆臨本耶？

孫虔禮書譜，前輩稱其結構得山陰遺意。余見石刻凡三種，皆拘而强，無怪乎竇臮之有貶詞也。

孫虔禮書譜，王元美云有四種，而余所見者亦四，以爲俱不甚佳，豈刻手之故耶？抑虔禮所得者止此耶？陳香泉云：真跡在津門人家。恨余不得見之。

陳香泉謂余云：「近於天津人家見孫虔禮書譜真跡，其家以五百金丐余書釋文於後，今將勒石行世，非停雲館比也。」又曰：「余家渤海藏真帖内所刻蘇、黄尺牘筆跡，今在梁玉立相公仲子處。」

天津安氏有孫過庭書譜真跡，陳香泉太守書釋文其後，屬吴門顧覲侯刻石，余曾見其拓本，雖不能辨其真贋，

然亂頭粗服，不拘拘於準繩，與停雲館諸本，實有徑庭之別。

孫虔禮書譜，止有草書，並無楷書。今徐藝初有楷書宋拓本，在陳廣陵宫詹處，廣陵入都應召，書譜留海寧藝初云。

按，張兵曹書斷：「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録事參軍。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俊拔剛斷，尚異好奇。嘗作運筆論，亦得書之旨趣也。過庭隸、行、草入能。」潛溪隱夫續書斷云：「官至右衛胄曹參軍。書有能名，或病其體多同，而格不高爾。」

論李邕書

李泰和所書雲麾將軍碑有二：一爲左武衛李思訓，今陝西「蒲城本」，欹側輕佻，純乎用指。其一則范陽李秀碑，沉著質樸，與「蒲城本」不同。本在良鄉，不知何時學博士靳爲六柱礎，棄瓦礫中。萬曆六年，閩生邵正魁、董鳳元等見之，以語宛平令南陽李蓘，從良鄉輦至署，作亭甃之。屬王世懋顔之曰「古墨齋」，嶺南黎民表爲作記。後遷少京兆署，石門吴總憲涵爲少尹時，蔓草中求得二礎，復移砌署中。文信國祠壁其四礎，相傳萬曆末爲少尹王惟儉攜之大梁。今至大梁訪之，不但無其石，並不知其人。或曰縱有之，亦於水灌時埋地下矣。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泰和惡札也，蓋當時有名者乃雲麾將軍李秀碑，因碎爲六礎，字畫漫滅，又遭分裂移徙，人罕知其處所，況礎拓乎？是以思訓一碑因官爵姓氏之偶同，遂乃盛行於世。余以其輕佻欹側，往往棄而不收。丁亥秋，從潘稼堂太史所得見礎拓，沉著痛快，絶非思訓碑可比，乃知古人未可輕議也。

李北海嶽麓寺碑，在嶽麓山嶽麓寺下道旁，去寺半里許，去嶽麓書院十餘步，有亭覆之。碑石後半有斜斷痕，

膠以石灰，膠處字磨滅，餘俱完好，而行世拓本多漫漶者，拓手惡劣故也。余於康熙戊子二月十七日，親往觀之，余既不好泰和書，又寺下無拓賣者，徘徊久之而去。寺內有道鄉臺，道鄉者，宋鄒浩號也。相傳浩謫衡州經此，守臣温益下令逐客，旅店不敢留。風雨夜渡湘江，寺僧列炬迎之。張南軒爲之築臺。朱子書額曰「道鄉」。余以行促，不及往尋，一恨事也。

李北海永康帖，舊藏米南宮家，其子進之內府，卷首有「唐李邕永康帖」六字，思陵御書也。明時在解大紳家。

李泰和書，如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嶽麓寺，皆極輕佻欹側，殊不可耐。唯大照禪師碑、戒壇碑，端淳沉著，與諸碑不同，李秀碑亦可。

泰和書多運指，故非輕佻則倔强；倔强已非，而輕佻則大謬矣。是時初變筆法，耳目一新，無知之人，翕然好之。宋、元以後，遂爲書家之宗。不知右軍筆法至泰和而大變，所得者形模耳，學者不可不知也。

按，朱樂圃續書斷：「李邕，字泰和，父曰善，善以文選講授諸生，邕能補益其意。見李嶠，請假直秘書，未幾，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字』！召拜左拾遺，助宋璟劾張昌宗，諫中宗昵鄭普思，大節磊磊，爲明皇御史中丞，歷陳、括、淄、滑刺史，汲郡、北海太守。以事誅，年七十。」「邕書如寬大長者，逶迤自肆，而終歸於法度，能品之優者也。吾嘗嗟其始沮於韋氏，中忌於張説，卒被誅於李林甫，才名四十年，而貶竄遠裔，坐席不暖，終不得其死，哀哉！子美八哀詩，深得其實。」

論張旭書

張長史楷書郎官石柱記，字如指頂大，碑在府學，久毁於火。唯王文恪公家有宋拓本，董文敏鈎入戲鴻堂帖。今原本在一友人家，有文恪公跋，朱竹垞太史曾見之。

張長史郎官壁記，容臺集云：王文恪家有宋拓本，後有文恪跋。而戲鴻堂所刻壁記後，董尚書跋又云：壁記世無別本，惟王奉常敬美家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而不刻文恪公跋於後，則又似乎奉常家又有一本矣。「文恪公本」，往年朱太史竹垞曾爲余言見於吳門，因録文恪跋，欲以示余，而不言有奉常及他人跋。後聞海寧馬仲安購去，余遂不得一見，恨事也。辛卯春夜，偶閱戲鴻堂帖而書所聞見如此。

張長史郎官石柱記，戲鴻堂有摹本，乃董文敏借王文恪家宋拓本鉤入者。此本而外，未見有第二本，豈郡學未毀以前，僅拓此一本耶？又其墨跡，東坡曾見於長安，何以後世無聞？

按，尚書省郎官石記序，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郡張旭書。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月己卯建。此記正書，徑寸餘，兩傳但稱旭善草書，而歐公則稱其真楷可愛。歷代名畫記又言其小楷樂毅、虞、褚之流，則其工書，固非沾沾一體。此董文敏跋所以云：「學草必自真入也」。又朱樂圃續書斷云：「張長史，蘇州吳人也。爲人倜儻宏達，卓爾不羣，所與遊者皆一時豪傑」。「主荒政厖，不見抽擢，棲遲卑冗，壯猷偉氣，一寓於毫牘間」。「君草書得神品。或云君授法於陸柬之，嘗見公主出，擔夫爭路，而入又聞鼓吹，而得筆法之意；後觀倡公孫舞西河劍器而得其神，由是筆跡大進。蓋積慮於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初尉常熟，有老叟陳牒，既判去，不數日復來，君怒而責之曰：『汝何以細故屢擾官府也！』叟曰：『君筆跡奇妙，欲以藏篋笥耳，昨有所論也。』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君視之曰：『天下奇書也。』自此益盡其法」。「君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筆愈奇。嘗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以此呼張顛。後嘗爲金吾長史。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惟君無間言。」「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論顏真卿書

顏魯公多寶塔感應碑，前輩多病其整齊，至有貶之謂最下最傳者。余謂唐人書，大段整齊不止一魯公多寶塔

也。就魯公書而論，則如東方贊、中興、家廟之類，皆有敗筆，不若多寶之嚴整完密也。

舊傳顔尚書東方像贊，從右軍小字像贊影出，余不之信。丁亥秋，何庶常屺瞻爲余言，留都朱師晦藏小字像贊，與尚書碑毫髮不爽。然余索之師晦家，尚未之見也。

往在京師慈仁寺西廊地上，見舊拓顔平原東方贊，將買之，忽遇一友，談至東廊而還，已爲捷足者所得矣。頃之過陳對初寓齋，則像贊在焉，雖不作據船之態，然至今恨之。

顔魯公爭坐帖，趙明誠則痛貶之，以爲草草之筆；而宋人則極力推崇，不留餘憾。余謂明誠誠不知書，而宋人亦未免推崇太過。蓋魯公書得力於聖教，久而久之，率意揮灑，皆如爭坐位帖，要非公所難能，難能者，中興頌、像贊等書，而宋人不知也。

僧以牧云：報國寺僧有舊拓爭坐位帖，甚刻畫，而非「蓑衣裱」。余曰：崇禎間嘉善魏子一命工馬士鯉翻刻一本，可以亂真，得無是乎？閲之果然。

顔太師祭姪稿真跡，康熙中在河南方伯許某家，時有布政司經歷徐子賢者，饋遺甚厚，許無以報，將死，命其子以此報之。未幾子賢以憂歸京師，崐山徐司寇健庵見而欲之，子賢不可，將售於揚州，司寇再索觀，子賢囑其婿孟雯龍攜之過司寇，司寇遂以五百金强留之，不數月而司寇死。許子旸谷爲余言如此。識者曰：此不祥物也，所至必禍人，豈以其文故耶？

魯公大字麻姑壇，不知何時被焚，行世拓本皆明末翻刻。癸巳夏，見嘉興曹氏所藏原刻本，紙墨甚舊，然非魯公得意筆也。

中興頌，在祁陽縣浯溪石崖上，古勁深穩，顔平原第一法書也。後有黄山谷詩，字小於頌，得力於瘞鶴銘，亦不

易有。

其外剛中柔，在東方贊下。顏平原家廟碑，王弇州謂其風棱秀出，精彩注射。趙子函謂其結法與東方贊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余以

魯公家廟碑額、陰，尚有「公書記室君」云云八十五字，往林同人爲余言，今始得之。

商邱有顏魯公八關齋會記，余向指爲顏書之最惡者，今親至中州考之，乃知爲後人翻刻本，魯公原石失已久矣。

李質君中丞謂余曰：濟南府署中，有顏太師碑，字如碗大，中有句云：「馬濺閼支血，旗懸可汗頭。」又云：「克復舊神州。」相傳康熙中浚濠得之，知府某以其犯忌諱，砌入墻内。余考太師書，雖草草數語，如奉使蔡州、移蔡等帖，莫不流傳千載，何以此獨沉埋至今顯而復晦耶？可爲三歎！

魯公蔡明遠帖，本不及陰寒、爭坐、祭姪、祭伯諸帖，而戲鴻、快雪諸刻，又惡劣不堪，遂使魯公聲價大減。大都法帖與時遞降，是以宋不如唐，明不如宋，明末又不如明初，今則又不如明末矣，可歎也。

顏太師書，見諸紀載者，百有十種，余以中興頌爲第一，多寶塔次之，宋文貞公碑側記、東方像贊又次之，文貞公碑、敬之家廟碑又次之，余俱平平。總之太師用筆，力重而指不甚堅，所以不及初唐諸公。南宫極貶諸碑，而深服爭坐，不知能爲爭坐者，往往不能爲多寶，能爲多寶者以無意出之，皆爭坐矣。

海岳稱魯公學褚，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澹天成之趣，因極其醜詆。夫顏亦何嘗學褚？痴人説夢語也。

蘇、黄極推服顏平原，蘇以顏書配享杜詩，謂其無所不宜。山谷則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皆爲法度所窘。」其推崇也如此。

論僧懷素書

花溪云：「家弟敬思所藏懷素自叙墨跡，蘇才翁補其前九行者，今歸商邱宋氏矣。」懷素自叙，宋時如錢穆父、蘇子由輩，皆極其推崇。黄山谷以魚箋臨摹數本，自是非常之跡。今余所見明時刻本，雖頗秀潤，而不免稚氣，全與藏真諸帖不同，豈即山谷臨本，而又出惡手所刻者耶？懷素書，雖頓挫太過，然於王氏父子筆意，實有所得。學書者不從此入門，便恐意思錯用，到老無成。然自叙、千字，都被後人刻壞，須看藏真律公帖方是李廣射石手段。

宋人如歐陽、蔡、蘇、黄，皆極推顔太師，而藏真則惟魯直晚年師之，歐、蘇皆不喜，而蘇則比之周越，不知藏真精拔處，勝太師遠甚，不得以其「抱脚唱賊」而忽之也。

鄔兵曹以後書家，余首推懷素，以其精拔絶倫故也。歐公與東坡俱極貶之，至比之周越。惟山谷老人晚年學其書，至枝指生，則藏真之教大行矣。

按，朱樂圃續書斷：「釋懷素字藏真，長沙人也，自云得草書三昧。始其臨學勤苦，故筆頹委，作筆冢以瘞之。嘗觀夏雲隨風變化，頓有所悟，遂至妙絶，如壯士拔劍，神彩動人。顔公嘗有書云：『昔張長史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僕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孰爲不可耶？』其爲名流推與如此。」

論柳公權書

柳誠懸在唐文宗時，以書名四方，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爲不孝。高麗百濟入貢者，必賫

貨貝以購柳書。

柳誠懸書度人經，石刻頗多，相傳以會稽石元之刻爲最。余曾一見潘稼堂家，堅深精到，迥非停雲館本可及。李楓亭藏本亦佳。

柳誠懸西平王碑，當時號爲「三絶」，數年來所見，皆細軟無力，與誠懸他書不同。所以前輩亦有浪得虛名之語，要之今所見者，皆翻刻本也。

按，碑字多爲妄男子臆改，如晉公書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訛「守」爲「爵」；「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作「具以狀以聞」；唐文宗年號「大和」之「大」，内增一點，作「太和」。蓋經後人重開，故間架雖存，而波磔已失，神采頓減，固非本來面目矣，況翻刻邪？

卷五

論宋人書

李心傳云：「思陵本傚黄庭堅，後因劉豫遣能黄書者爲間，遂改學右軍。」或云初學米芾，又輔以六朝風骨，自成一家。吴皇后亦能書，六經石内，多承思陵命續書之。

按，董史皇宋書録上篇、俞松刊蘭亭續考載，李心傳跋「高宗賜鄭諶本」云：「思陵本學黄庭堅書，後以僞豫遣能黄書者爲間，乃改從右軍焉。」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乙集：「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宋憲聖慈烈皇后吴姓，高宗之配，工於詞翰，書法絶類高宗。四明樓璹爲于潛令繪耕織圖進呈，逐段有憲聖題字。又鳳墅續帖有歸田賦。

宋真宗敕賜賀蘭先生詩，乃楊虚己書，書出聖教序，余得曹氏舊拓本，甚佳。

按，孫淵如平津館叢書·寰宇訪碑録：「河南濟源有宋天聖九年十月，賜賀蘭棲真敕書並贈詩碑，汪仲詢撰序，楊虚己行書。」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僧善俊習王右軍書，雖當時有名，然細閲之，波瀾尚未老成，遠出半截碑之下。

按，王述庵金石萃編：汧陽縣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並序，宣德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隴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閻仲卿撰，京兆府廣慈禪院文學沙門善俊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建。趙崡石墨鐫華云：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極稱賞，以爲不減聖教。余得一紙，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此時蘇黄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倣爲之。此碑筆畫雖近，却甚拙陋，如「閻」字作「門内陷」，右軍時必無此體，尤爲無所據矣。

李宗諤書，肥扁樸拙，既主文衡，士子羣學之。宗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琦、蔡襄、王安石無不然。

崑山周氏藏李建中千文一卷，宋、元人題跋極多，文衡山父子亦有跋。西臺書倣張從申，而從申則本之大令，前人遂謂西臺書逼大令，恐未盡然。

李西臺書，前輩有言其俗且鄙者。余觀懷素自叙帖尾題名十九字，勁健緊嚴，絶無鄙俗之氣，不知何以云然。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宋、元、明人跋甚多，聞在公後人濬處。余未及一見。明時有石刻，僅刻純仁、純粹二跋。文潞公以下跋俱未刻，余亦未見。見王弇州吴匏庵題跋云然。

按，寰宇訪碑録：「范氏義莊伯夷頌，皇佑三年十一月，范仲淹正書。後有文彦博、富弼、蘇舜欽、晏殊、杜衍諸詩，及貫昌朝諸人題跋，爲元大德庚子刻。在江蘇吴縣。」

蘇子美留別原叔八丈詩，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著，得於魯公爲多。評者謂之「花發上林，月滉淮水」。

宋李十八草書，謂之「鸜歌嬌」，以鸜歌能言不過數句故也。然余觀六朝人書，頗不盡然。宋人之言，何足深信。

按，東坡集·題李十八淨因雜書：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鸜哥嬌」，意謂鸜鵲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又跋文與可草書：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鸜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考東坡集及侯鯖録，當時所論，特以謂公擇書耳，非統論前人書也。李于鱗字公擇。

蔡卞書大字曹娥碑，聞在余鄉孝女廟，絕未之見。曾見一石刻，書佛偈五紙，行草體似唐文皇書。米海岳云：卞得筆而乏逸韻。信然。

按，寰宇訪碑録：「元祐八年正月，蔡卞重書孝女曹娥碑，行書，在浙江上虞。」

元祐黨籍碑見過三種：隸書額，「籍」字缺一角，相傳爲「桂林府本」；一、融州「真仙巖本」「籍」字不缺，乃沈暐翻刻；一、行書額，角不缺，有「臨桂縣印」，縣與府同治，豈桂林有兩碑耶？抑缺角者又在他處耶？非詳考不能辨也。

按，原碑於靖國五年燬碎，無有存者，今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有慶元戊午饒祖堯跋。一在融州，有嘉定辛未沈暐跋。饒本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饒本額八分書，沈本正書。今所傳爲「桂林府本」者，當即「靜江本」也。惟行書額一本，著録家皆未之及，想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不一耳。

姑射山崇道廟牒宋宣和元年，臨汾縣丞趙不約書。書近米而不佻，秀潤可喜。不約絕無書名，而其書如此，

信乎傳不傳，有幸不幸焉，庸特書而已哉！

按，寰宇訪碑録：宣和元年三月，敕賜神居洞崇道廟額碑記，趙不約正書，在山西臨汾。

岳武穆書，余在湯陰廟中見其行草碑刻，雖極有氣岸，然合作亦少。近於江右得「墨莊」二字，則合作矣。

按，「墨莊」二字，左一行紹興丙辰良月，右一行征西將軍岳飛書。朱軾跋云：北宋劉幾顏其室曰「墨莊」。厥後，忠武岳侯討楊么，道經新邑，駙馬劉景暉餉師三日，景暉，幾同支也。忠武因書「墨莊」二字遺之。劉氏子孫勒之家廟。金石萃編辨之謂：北宋劉幾，史無傳。忠武討楊么在紹興五年，所云道經新邑，未詳何邑？宋史·公主傳：徽宗女惟顯德帝姬，下嫁劉文彥，或即景暉。然不詳餉師事。此碑在湯陰，與所謂道經新邑無涉。碑題丙辰良月，則紹興六年十月也，時忠武居母憂起復，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命率師東下，未至，麟敗，乃還軍。當家國憂難之秋，而從容書此，恐亦未確。又是時，忠武奉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碑題「征西將軍」，繫銜與史不合云云。竊謂朱高安之跋，必有所據。古人戎馬倥傯，不廢筆墨，何獨於忠武而疑之？況忠武滿江紅詞，及「機關不露雲垂地，心鏡無虧月在天」等詩，豈盡閒暇從容時作乎？世人寶岳侯之遺跡，碑幾重刻，所在多有，不必盡在湯陰。其題「征西將軍」，殆亦如今人自稱「撫滇使者」之類，不必盡按當時官職繫銜也，固無足辨。

椒園曰：「松江分司大堂，有朱子書『青天白日』四字額，每字方四尺餘，致佳。」

紫霞真人編蒲書白鹿洞歌，字大五寸許，極類雙井筆，而渾厚則過之。古人書，原不專用筆，瘞鶴銘不以柳枝、濟南寺碑不以石榴皮乎？

張樗寮書在宋有名，至金，人以金餅購之，而元明人多指爲醜怪。查聖俞云：海寧縣中西寺有其額。又朱人遠家有「寶儉堂」額，字方二尺，在顏柳間，甚有骨力，異時當往觀之。

張樗寮書，相傳南屏山寺有「宗鏡堂」額，字大二尺餘。沈蛟門家有行書蓮華經七卷，西園張萱跋，皆未之見，見者惟陝碑古柏行耳。

論宋四家

墨林快事稱宋初如袁正己、李建中輩，皆古澹閑雅，尚有唐人遺風。蔡襄稍爲變調，蘇、黄各出新意，至於顛老掃地盡矣！余謂魯直有六朝氣，非蘇、米比也。

宋人書，余最愛黄涪翁，其次則蔡君謨，著名之跡若茶録、萬安橋記，雖極沉著明潤，然與涪翁七佛偈、中興頌跋相較，實有徑庭之别。蓋蔡本學顔，亦遂不能勝顔；黄則得力六朝，是以深厚古雅，絶無唐人氣味。前輩多稱薛紹彭爲宋人第一，而其書流傳絶少。余實未見一字，不敢隨聲附和，豈便遽屈涪翁？若蘇、米二君，則又在端明之下，不堪與涪翁同日語也。

余素不喜蘇、米書，然東坡荔子碑、洋州詩，與南宫露筋碑、易論、龍井碑，亦不少貶，而南宫榜書尤佳。若其天馬賦與評紙梅花諸惡札，正堪與東坡豐樂亭記、春帖子詞作對耳。

宋時諸書家，各不相下，如東坡於元章雖不甚貶，而元章則稱之爲「畫字」。山谷平日極推崇東坡，至樊口燭下觀東坡醉墨，輒增睡思。

宋四家書，本號蘇、黄、米、蔡，後以蔡京當國，而亦以書名，遂以京易之。後人以京小人而書又無骨，乃以君謨易之，皆非三家同時也。

宋四家書，本稱蘇、黄、米、蔡，朱子以黄、米欹側狂怪，世俗甲乙非是。沈啟南以君謨爲朱子所重，乃更爲

蔡、蘇、黄、米。余則以爲蘇冠於黄、米之前，亦未允當，遂於書要更定之曰：蔡、黄、米、蘇。

論蔡襄書

閩中端明萬安橋記，實可上配中興頌。閩人云：後一石，日本國人換去。余細閲之，後幅果弱，石理亦細。日本國人將蔡君謨萬安橋記後一石換去，人不能辨。書斷云：外國人康昕密改子敬方山亭題壁數行，子敬後過不疑，外國人亦可畏哉！

按，萬安橋記本兩石，嘉靖間，遘倭患毁其半，土人取舊本摹補之，前一片仍舊刻也。日本换去事，屬傳聞，然例以百濟之於子雲，鷄林之於信本，容或有之。又按庾肩吾書品，康昕列中之下十八人内。李嗣真書後品，康昕列中中品十二人内。並云：康昕巧密精奇，有翰飛鶯弄之體。九品書人，齊康昕行草，又列下下九人内。張懷瓘書斷下云：又有康昕，亦名善隸書，王子敬嘗題方山庭殿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然則康君明蓋以外國人而仕於中國者也。考其素有書名，當未可與日本倭人一例視之。

劉後村曰：蔡端明小楷以茶録爲冠。今觀其書，舒徐刻畫，在虞、顔之間，可與小字麻姑壇並傳千古。

東坡稱蔡君謨小字愈小愈妙。余觀君謨字，莫小於茶録，然尚不及麻姑壇，若萬安橋記則幾與中興頌方駕矣。東坡語，未盡然也。

論黄庭堅書

黄山谷專學焦山瘞鶴銘。雖不及張嘉貞北嶽碑，然如七佛偈等帖，幾幾乎孔子之有若矣。若夫蒲坂雷首之

夷齊廟記，則又全似褚令聖教序，不類瘞鶴也。

黄山谷跋魯公中興頌後詩，本從瘞鶴銘出，而加以翩翩風致，幾欲跨唐人而上之。若翻刻本，不足觀矣。

魯直書文賦及半，興盡而止，以遺晁仲詢，至今以爲美談。

宋人書，余獨喜黄山谷觀中興頌跋與七佛偈，實得六朝人筆意，非蘇、米可比也。

論米芾書

池北偶談曰：杜編修子静家，有米元章細楷黄庭内景經，自署「中岳外史」，首尾皆有「紹興内殿秘賞御印」及「賈似道」姓名小印，「柯九思印」。

米襄陽龍井方圓庵記碑，不知何時斷裂？萬曆丁酉夏，知仁和縣事、晉陵胡澄鈎舊拓本重刻。胡後有跋，其書酷似襄陽，疑今行世米本即其筆也。

米南宫書，余素不喜，止取易論、龍井二種，近見何庶常家内府宋拓本，深穩渾厚，純是六朝，與後世刻本絶異，不覺俯首至地。

米南宫記魯公遇陶八八真跡，用褚意學顔書，沉着痛快，而不甚輕佻，與南宫他書不同。後有文湛持、錢牧齋、董思白跋。

南有堂所傳米書陶八八事真跡，雖有敗筆，然沉着峭拔，以千鈞之力作一筆，幾欲跨魯公而上之。此米老傑作也，他所見皆不及。

米南宫臨王氏草書頗熟，曾於屺瞻青陽齋見紹興内府宋拓一卷，幾於王氏無别。若涿州馮氏快雪堂所刻海

岳臨王諸帖，乃後人臨本，非海岳書也。又海岳行押，如戲鴻堂所刻苕溪詩、易義、露筋碑諸帖，未嘗不佳，然有一種惡劣氣習，終遠大雅。己丑夏，曾於繆文子南有堂見海岳書陶八八事真跡卷，沉着痛快，幾令顏太師退避三舍。既而購得石刻，亦佳，始知海岳受馮相國、董宗伯及劉雨若等之累不小。

西園雅集十六人，一時名士畢集，實可上配蘭亭。米南宮記，亦有意摹逸少，第筆跡難繼耳。玉山雅集，則更出其下。

武進唐雲客刻米襄陽書向太后挽詞、拜中嶽命作、陰符經、十紙説、西園雅集圖記，爲半園米帖。康熙丁亥，金壇許奕晉得雲客雙鈎本，囑米典六勒石，蔣湘帆遺我一紙，洵西園記最佳本也。

伯施汝南公主銘及積時、臥枕諸帖，登善唐太宗哀册、枯樹賦、隨清娛墓誌銘流傳於世，刻入諸帖者，皆米襄陽所臨，以是每露襄陽手脚，與虞、褚原跡不同。虞、褚原跡庶幾於碑版中求之，他不可信也。

米襄陽自言初學顏，次學柳，次學歐，次學褚最久，次學段季展，後乃師師宜官。今觀其書，於歐、柳俱無所得，顏後亦痛貶，惟書碑則極力摹之。段書不傳，師工大書，米或見之。今之所傳，大都得力於褚最深。惟是雙鈎二指，本不及登善堅實，至第四指，全然不用，是以努皆無力，而縱横之中反有欹側之勢。

海岳名言曰：「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佈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此雖確論，然皆就其跡而言之也。若其所以然之故，則海岳不能言也。何也？觀其書知之矣。

論蘇軾書

宜興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之，爲書曰：「晉孝侯斬蛟之橋」，刻

石道旁。崇寧中禁坡書，沉之水中。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余曾見墨跡兩卷，筆畫相似，殊不類東坡他書。及見陳眉公所載濯纓亭筆記云：「真跡在紹興方氏，爲士人白麟摹寫，贋本甚衆，往往得厚值。」余疑遂釋。

鄢陵縣劉氏有東坡醉翁亭記石刻，後有新鄭高相國跋，見周櫟園因樹屋書影不知是白麟臨本否？東坡書洋州詩，學靈運禪師碑，荔子碑學中興頌，歸去來辭類景龍觀鐘銘，其餘簡札多有類王僧虔者，惜乎執筆欹斜，字多俗韻耳。

東坡九歌、九辯皆黄州時書，評者云：「跌宕超軼，殆若神駿翩翩，不可控御。」又云：「筆意輕峭」。余未見真跡，未敢輒論定也。

蘇端明書天慶觀乳泉賦真跡，有李心傳、王遂、尤焴、王亞夫、陳仁玉、謝奕修、孫子秀、宋濂跋，大概謂其「筆老墨秀」，余未之見也。

按，宋費補之衮梁溪漫志：東坡自海南歸，遇其甥柳展如閎，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展如後舉似洪興祖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此語。又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年六十六歲，度嶺北歸。正月到虔州，二月間發虔州過吉州，中途又爲南安軍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丁亥卒於常州。乳泉賦蓋先生絶筆也。原鈔本作天慶觀乳賦，誤。

姑溪云：「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幾不出於一人之手。」余謂無論老少，工力不同，即一時興會，亦自有異，無足怪也。

東坡遭難，詩書並禁，甚至宣和進御書畫，有公題跋者，皆割而棄之。及後內府搜詩，英州石橋銘，梁師成出錢三百；千月林堂榜書，譚稹以五萬錢易之。

東坡作書與宗人鎔，曰：「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又書赫蹄紙，曰：「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此語在當時聞之，自覺過於矜詡，迨至今日，若合符契。東坡亦何修而得此耶？

按，東坡集・書贈宗人鎔云：「宗人鎔，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又戲書赫蹄紙云：「此紙可以鑱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原鈔本作「作書與宋人鎔」誤。

論金元人書

泰山東南麓昇元觀中，有大草書牒，甚遒勁。又普照寺有牒碑，乃金大定五年刻，皆佳。

按，范氏天一閣碑目、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録載：「昇元觀，尚書省敕宋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賜紫道士李沖寂立石。」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碑在泰山東南麓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又寰宇訪碑録載：「山東泰安太定五年正月，普照寺敕牒碑，正書」。

元人書，余所見者，大德十一年，孔子廟碑，絕似梵書，右行，釋文在其旁，與今蒙古書不同。蒙古書類滿州，特無點耳。

按，天一閣碑目大德十一年加封至聖文宣王詔，蒙古字，旁釋正書。慶元路任城縣皆有之。

元於貞庵記集，虞、歐、褚、薛、顔、柳六家書。余近日見禾中曹氏一本，乃一體薛書耳。

按，趙子函石墨鐫華：宋于真庵記跋云：「此徽宗爲道士于元隱羽化作，都轉運使任諒撰記，而集唐歐、虞、褚、薛、顔、柳、李陽冰諸書者也。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顔、柳、薛才間出，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又關中金石記謂任諒於宣和間曾知京兆府。此記實南宋時刻，今云元于真庵記，蓋偶然誤記也。

論趙孟頫書

幼時在上海，有以趙文敏進呈通鑒講義來質者，卷之大如杵，字小於黄庭，用白籙紙，畫朱絲欄，一節爲一幅，押縫處皆有小印，前後裝池脱落。留案頭，以銀不足還之。此時定歸内府，豈能復在人間？生平所見趙書，當以此爲第一。

明海寧工部尚書祝以豳，構萬古樓貯古玩，康熙初梯壞不可登，一日見窗際露白綾一段，以竹揭而視之，則趙集賢進呈聖經也。鼠嚙僅餘十數字，字如碗大，聖俞爲余言如此。

聖俞云：巾笥帖中有趙承旨書小字蘭亭序、前後赤壁賦、麻姑壇記、西園雅集記。余見吴門高澹游家殘帖一本，有蘭亭、赤壁，而無後二種，字畫瘦勁，與行世碑版不類。稼堂曰：石在洞庭武山吴次程家。

往在閩中見趙孟頫書樂毅報燕惠王書，小於小字麻姑壇記，雖舉止一如其故，而清勁可觀。後有蔣行義、唐允甲、蔣宣、周亮工跋，索價百金，人以其無款疑之。李中丞質君信之獨真，以十七金留之。

承旨小楷，以七觀、閑邪公家傳爲最，七觀相傳在寧波，曾見豐考功跋，石拓尚未得見，見者「專諸巷板本」也。閑邪公傳以快雪堂爲佳，然光潤而少骨。

趙子昂行書千字文，余見一刻本，前後皆有子昂款，是吴門章田所鐫，在蘭亭跋上。

趙文敏書留國學者，有樂毅論、黄庭經、爭坐位碑、蘭亭序、金丹四百字。今金丹、黄庭石不知所在，蘭亭、爭坐殘缺，僅數行。完好者止樂毅論。

天冠山碑，趙文敏書付院僧淨心，先藏史吏部玉陽，華户部龍家，後歸建武鄧霖。康熙二十一年刻石西安學宫，有文徵明、鄧霖跋。按，文徵明跋作華從龍户部，此則漏「從」字。

吴興書，余凡四見：幼時於上海見進呈講議，小楷；於京口萬壽宫見道士張留孫敕；又於長山李氏見樂毅遺燕惠王書，細楷。今復於陳實齋中丞所見岳陽紀事及楊龜山假山詩。

松江府二堂，有趙松雪書前赤壁賦石刻，字亦可觀。陸圃玉曰：陳眉公松江志云：明嘉靖間，常州沈氏兄弟爭是刻，訟於周襄毅公忱，襄毅公發松江知府某審理，將石入官。物之遷流，豈有定所哉！

吴門尚書巷王近鷗家有趙承旨篆書「玉汝堂」額，上沙陸元公明瑟園「聽雨樓」篆書額，乃美學在鈎刻，周伯琦筆，似更在承旨上。

按，「美學在」三字中，疑有誤，姑仍其舊，以待質正。

四友齋叢説稱「趙集賢大楷法智永，小楷法黄庭，碑記師李邕，箋啟師二王。」余謂筆法既得自然，頭頭是道，小大合宜，無所爲某某書也。集賢造詣，恐未足以語此。

趙承旨小楷，雖指不甚堅，然實從二王楷法中來，所以疾徐濃淡，無往不宜。至於碑版，本無大力，而又以李泰和爲師，往往豐潤有餘，而勁健不足。無論唐人，即與宋初人較，亦當敗北而走也。

趙孟頫先學晉、唐；後乃學李北海，可知其得於晉、唐者淺，而得於北海者深。

昔人稱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余謂子昂尚不及宋人，何上下五百年之有？石湧集云：「趙孟頫與鮮于伯機同學草書，自言極力追之，不能及。此非謙辭也，伯機筆鋒遒勁，風神凜然，孟頫所恃者熟耳。」自問骨力不足，安得不望而畏之？

元人書名，雖歸趙魏公一人，然如鮮于困學之草書，石湧集稱其「筆鋒遒勁，風神凜然。」吴文定公題跋稱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則其書恐在魏公右。所以魏公有言「伯機過余遠甚，極力追之不及。」而願以己書三紙易困學一紙也。

論明人書

明初書家稱三宋、二沈。三宋者：璲、克、廣。二沈者：度、粲也。璲字仲珩，能草篆；克字仲温，能行楷，而章草尤佳；廣字昌裔，能正行。度字民則，粲字民望，皆工行楷。然傳於今者，克爲最，璲次之，余皆不傳，豈工力固有間耶？抑傳亦有幸不幸耶？余舊有仲温前出塞詩及與俞仲幾書拓本，似非他人所可及，而弇州尚有不足之詞，何哉？

二沈三宋俱有名於國初，余僅見仲温書，謂可追擬古人，其他皆未之見。以意度之，二沈自是朝體，但未識仲珩、昌裔何如仲温耳？

按今所傳宋克書杜工部前出塞詩九首、與俞仲幾書、臨趙子昂蘭亭跋，俱在江南松江府。又有雪賦、竹譜、七姬權厝誌行於世。

皇華紀聞云：王文成公紀功碑在廬山開先寺讀書臺上，摩崖大書，極奇偉。末云：「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明年世宗入繼大統，改元嘉靖，此其讖也。弇州有寶墨亭記及其事。

王敬美未有書名，而弇州山人四部稿云：「吾王氏墨池一派，爲烏衣馬糞奪盡，今遂奄然，庶幾可望者，吾季耳。」余初謂元美誇張其弟，故爲是語，及後見寶晉齋跋，方知元美之言不謬。

嶺南陳白沙自言書法「方而不圓，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意足而奇溢。」果爾，則幾於神化矣！　廣東新語稱其慈元廟、浴日亭、莊節婦諸碑，甚佳，惜未之見。

屈翁山極稱甘泉燕子磯「天空海闊」四字，丁亥夏，譚書兩拓以相贈，覺其平平，至新秋一詩，尤無足觀。

廣東僧明光，草書學大令，骨肉兼備，幾欲奪枝指生三百年一席。余見其書劉繼莊遺詩册子始終無一懈筆，而又不爲法度所囿。屈翁山廣東新語載及趙東臺周一士，而不及明光，何也？廣東陳元孝八分亦佳，新語亦不載。

楊椒園云：「明末京師有毛會建者，留寓漢陽，能書。曾書千文勒石，真、行、草錯雜其中。」又云「京師報國寺松下，有石刻四大字。」

偶同家弟石公過一裝潢家，見歸元公草書一幅，虛和圓熟，不忍捨去。元公書，余見者多矣，未有若此之佳者。

論董其昌書

董文敏十七學書，自云：「臨倣歷代舊跡，趙魏公得十一，吾得十七。」余謂趙雖無骨，然臨倣甚熟，工夫遠勝於董，董則惟天趣不可及耳。

趙榮禄少時書崇福寺棟樑楣柱，慈相寺鐘樓下十王碑位。董宗伯書海寧陳氏門薄，人每爲之惋惜。余謂此亦逸少臨川已前跡耳，未必其皆可貴也。

査異渠云：湖州錢氏有趙承旨「蘇白堂」黑跡匾，又有「介祉」匾，甚瘦勁有骨，與流傳碑刻不同。又云：董宗伯匾額，海寧最多，然無有出陳履仁家「觀復堂」之上者。余記幼時，見仲父懷遠將軍上海官舍中，有董書「重慶堂」三字，字方三尺，完密整暇。在太倉東園揖山堂右。宗伯生平最服吳琚北固山額，以余觀之，董優於吳遠甚，但未知於趙何如耳？

董宗伯書，生平不甚喜，數年前見陳乾齋宫詹邸舍，懸金箋草書一幅，縱横飛動，歎以爲不可及。丁亥春，在福州又見李文侯都統進入内府行押一條幅，輕圓温潤，而氣足神完。生平所見，無出其右。因思前輩享重名者，必有長處，未見其全，不得遽爾呰議。宗伯且然，況在宗伯之上者乎！

時下極重董文敏書，究竟購入内府者，皆閶門專諸巷陳純仲書，非文敏也。曾見閩中督撫門報大書假寫董字陳某進見，不覺爲之噴飯。

論文徵明書

文待詔書雖極蒼老，然每失之拘謹。惟黔中巡撫使院茶爽齋「自有仁風承湛露，還隨華月照清宵」一聯，朗潤飄逸，與他書迥異。

文衡山小楷碑刻無一不佳，祝枝山小楷便有出入，唯草書得力大令耳。

論祝允明書

右軍甥惠式道人，大令甥羊敬元、謝康樂，虞世南甥陸柬之，皆學其舅書，成大名。明天全翁真書學歐，行學

米，狂草出入素、旭。祝希哲乃其外甥，人遂謂書法從天全翁來，比之敬元之於大令。希哲不以爲然，故書述不甚許之。余謂希哲書，宋仲温尚當避舍，實爲三百年中第一人。若徐有貞奇逸者少醜怪者多，希哲豈肯低頭事之？自不得以敬元相比也。

祝京兆行楷書，四分初唐，六分六朝，七分大令，三分素師，三百年中第一人也。往見其旃檀佛閣記，不覺頓首至地。

祝京兆書，在閩中見一手卷，乃喪中與人一札，上可追踪大令，下可配享素師，生平所見無出其右。若積善庵所藏幽蘭賦，則近米，不足傳。

枝山先生書，大都從懷素上追大令，故其筆特佳。然贋跡最多，真跡極難得。往在閩中見一喪中答友人書，幾欲與大令相亂，惟中間「還」字一鈎，近藏真耳。

祝京兆爲三百年中第一人，然余止見其喪中一札，幾可上接獻之，其餘多有敗筆，楷書亦然。刻入停雲館帖者，無不然。

祝京兆書，余向推爲三百年中第一人，近見其小行楷，雖得力於鍾太傅、王子敬，然敗筆甚多，惟草書敗筆少耳。

王子叔子有王履吉小行書尚書注疏，全部作四册裝，雖率筆鈔録，而聖教規矩不失絲黍，乃知履吉學力在祝、文上。枝指生小楷從子敬草書變出，豐潤宕逸，亦可喜，但不及徵仲莊重耳。

文徵仲書宜小而不宜大，宜真、行，而不宜草、隸。祝希哲、王履吉則真、草，大、小，無不宜然。三君子執筆尚有出入，似不如豐考功之純，不得以其人而忽之。

明三百年書家輩出，然入六朝堂廡者尚少。豐道生書，前人極稱其得右軍筆法，然所見最少，豈真見斥於吳人，故不甚流傳耶？抑本在祝、文下耶？

卷六

論國朝人書

康熙初，山西有隱君子傅山，書法晉、魏，正、行、草、大、小，悉佳。曾見其卷幅册頁，絕無氈裘氣。

康熙初，吳門書家有金孝章、黃伊旦、章五夏、僧三近，雖時人重之，然不及祝、文、王、陳遠甚，至今日，則並金、黃諸君不可得矣。

幼時見故鄉能書者，有朱敬身、祁止祥、陸子和、董叔迪、錢去病、魯仲集、僧月華諸君，然無臨聖教者。唯先府君臨之最熟，然書名不出朱、祁之右，以近晉故也。

康熙初松江曹魯元思邈，書學孫虔禮，沈雪峰浩然學董宗伯，沈陶思白在米、董間。李秀才上林，師楊景度，瞿然恭師顏魯公、上海傅禹叙真法鍾、草法大王，莫紫仙法其父雲卿書，而少拘。沈繹堂學董而無其氣韻，程飛壁學懷素，龍華僧大壑學右軍草書，西林僧犀照學聖教序。

康熙中書家，餘姚楊允大得力大令而喜書千文。會稽范瑞五指雖不能不動，而能用意。金赤蓮雙鈎指實，而大拇指橫頂有力，余見其臨多寶塔甚佳，草書亦儁拔飛動，惜乎不知用意，遂多草率之筆。祁止祥學董，而乏其秀逸；蘇州金孝章學祝，而自成片段；常熟馮補之清秀無俗氣，但不知筆法，一以分間佈白爲主，未免貽誤後學。

趙秋谷守其法而不變。汪文昇、何屺瞻小變其體，汪則出入於趙，何則別宗玄秘。姜西溟專用第四指，晚年因余言，始兼用大拇指，頗見骨力，惜未大成而卒。黄自先執筆雖未盡善，而用意綿密，小楷、大草俱佳。陳香泉氣味好，小楷亦穩稱，但留心字様，而不知筆法，故媚而少骨。查聲山一本於董，而靈秀亦相似。王儼齋師米，而失其秀潤之氣。孫樹峰十五年前所書甚可觀，近有市井氣。高義立於古人無所得，微有僧氣。宋射陵父子，雖有氈裘氣，然亦江北之傑也。

康熙中海寧陳允文烹，陳允太燾，陳子文奕禧，朱人遠爾邁，楊耑木中訥，楊語可，沈羽，侯子豐，鄭子政官治聚十餘人爲臨池會，十日一舉，各携所習互相鑒定，散則留於主會之家。允文、耑木俱有書名，允文書未之見，耑木工草書，子文工行、楷，尤爲京師所重。

陳香泉專取姿致，然與蘇州庫官王羽大書一條幅，沉著渾融，絶無輕佻之態。阿雲舉尊人西公楞言碑學崔敬邕墓誌，亦深厚有六朝氣。

施愚山督學山東，構陶齋爲偃息之所，自爲記。集右軍書勒之石，後人以爲坐具，豈不可笑。

江西能書者，以危載余衡爲最，八大山人次之，閔長六應銓又次之。危見其草書，本之張伯英、王大令。八大山人雖指不甚實，而鋒中肘懸，有鍾、王氣。閔學聖教、興福碑，惜乎指動。

松江海防同知彭可謙書，絶似符籙，大醉乃書，及醒自亦不識。名勝如虎邱、西湖皆製匾往懸。虎邱僧毀之，聞其至，則迎而告之曰：「公匾爲人盗去，請再書之。」彭笑而不問。郡齋故有趙文敏書前赤壁賦，中斷二石，彭補而刻之。戊申以後拓本是也。

山陰寺觀聯，多張宗之岱作，而陳章侯宏綬書西湖亦有之。章侯以畫名，而書亦佳，宗之有明史一百六卷，千

字文一卷。

同人中書學大進者，莫如徐壇長，丁亥夏五，余偶過維揚哈氏，見座中一聯，乃壇長書，蒼勁飄逸兼有之，坐對半日，至不忍歸。余與壇長别四五年，而其書遽至此，所謂三日不見，當刮目相看者也。

鄞縣亡友萬季野撰書譜二十四卷，載古今書家一千十有五人。季野没王大司空邸舍，書譜在同舍錢亮工室，亮工遂爲己有。余及查宫詹借鈔再三，亮工不應。

論各帖

南唐李後主昇元帖十卷，皆二王書，在開皇帖之下，淳化祖帖之上，見於陶九成輟耕録，楊昇庵墨池瑣録，董思白容臺集。然陶、楊二君俱未及見，董止見六卷而不全。南唐拓全本，吾鄉董兹懷家藏一部，所謂「以匱紙摹拓，李廷珪墨拂之」者也。余求見三十年不可得。丙戌年，兹懷之子元美得八卷，今歸松江提督張侯雲翼，相傳丁亥春獻入内府，而余終不得見，真恨事也。

余鄉董氏昇元帖十卷，乃南唐李後主昇元二年刻，唐賀知章雙鈎王氏父子書，故又名澄清堂帖，蟬翅初拓，世間無第二本。載入董文敏容臺集。康熙丁亥春，董氏之子孫得八百金，售於江南松江提督張侯雲翼又南，又南死，歸其子小侯安公，後有又南跋。又南客雲間，陸圃玉爲余言首卷刻蘭亭，次洛神，次屏風碑，後多與十七帖同。余幼時寓董氏，曾一見之，及長，奔走四方，無因至故鄉。己卯庚辰間，屬兒子璧往借不得，戊子春赴黔中，繞道渡塘觀之，則已入侯門久矣。此生平第一恨事也。

澄清堂帖刻於昇元二年，故又名昇元帖非别有所謂昇元帖也。前輩不察，往往分而爲二，且誤認爲淳化之祖，

則以拓本少，世不多見故也。黄仙裳云邢子願翻刻半部。余亦未見。

澄清堂帖，會稽董氏有一部，今歸張侯雲翼。邢子願有半部，重摹入石。長洲吴應祈又摹之，有王伯穀跋，余見一卷，皆大王書，不佳。或云：王昊廬家有六卷，即邢氏原物也。祝希堯爲陸漢師雙鈎十卷，今亦不知所在。

按，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爲法帖之祖。」孫承澤閑者軒帖考則云：「澄清堂帖爲唐賀季真手摹，皆右軍書，余舊見數册，丁亥又見第一、第三、第四三册，清真生動，筆花靈舞，覺宋人諸刻皆在其下。卷首有『甲』『乙』字號，蓋十册也。」又云：「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後刻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爲淳化閣帖之祖。」余止見宋人翻本，上有「賈秋壑印」，是孫退谷尚分爲二，而誤認爲淳化之祖也。

吴門宋堅齋僉憲藏宋拓閣帖四本，樂毅、黄庭、像贊、曹娥、遺教、十三行、破邪論序七種，余在都時，屢訂往觀究，不一遇。孫宏九云曹娥不真。

南宋咸淳間，賈師憲客廖筠洲，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拓，幾與真本並行。說見志雅堂雜鈔。

上海顧從義借同邑潘寅叔宋拓閣帖，翻刻於家，有「賈似道印」、「秋壑印」，長脚「封」字印、「周密印」，袁尚之題名，及捲葉銀錠扣計數。帖尾有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望，縉雲周以載；明嘉靖季冬朔日，東海顧從義；隆慶元年四月朔日，長洲文彭跋。按跋，潘氏得之吴門袁尚之，尚之不知得之何人？不知何人得之周以載，以載得之龍江金氏，金氏得之吴門鄧氏，鄧氏得之周公謹，公謹得之賈師憲，蓋淳化祖帖也。故當世閣帖以「顧氏本」爲佳。今「顧氏本」又有翻刻。余見有「賈似道」、「秋壑印」，而無長脚「封」字，及「周密印」者；有賈氏三印，而「周密印」刻爲陽文者；有「周密印」刻陰文，而無三跋者。妍媸迥别，肥瘦不同，蓋又失顧氏之面目矣。

順治十七年，薛所蘊得衛源閣帖石，乃補刻二十九段，上有銀錠扣，較「肅府」、「顧氏本」俱勝。

東海有宋拓大觀帖六本，於中丞萊公欲之，授意崑山令程大復，大復以三百金購而獻之。中丞又於湖州購得三卷，亦宋拓也，而紙墨少遜。中丞罷官居吴，余往索觀，適爲其弟尹泉携歸關西不得見。而屺瞻見之，云「東海本」尚不及華亭「王儼齋司農本」，然則余亦可以無憾矣。

大觀帖係蔡京鑒定題簽，京雖不及端明，然秀潤刻畫，勝王著遠甚，所以閣帖不及大觀，然止堪與知者道。

絳州帖不見全部，武岡帖則齊門王遴如家有之，此絳之子也，但比絳多徐會稽寶林寺詩耳。

晉江馬蹄帖，閩人皆稱帝昺携淳化原本入閩，留傳至今。而閩小紀則云：「帖在郡庠，歲遠剥蝕，莊少師復摹以傳，所以顛倒脱漏之病往往不免。」今則晉江張氏又有木板矣。

晉江馬蹄帖，原本不可問，即莊夏登翻刻本，亦多散失。聞蔡沙塘少參所藏七塊，尚完好。

晉江馬蹄帖，第五卷止於智果；又右軍宰相帖第二、三行顛倒，大令諸舍敬祖帖皆缺尾行；又草書轉折處多錯。

泉州帖，余得一部，較馬蹄帖細而無冰裂紋。第八卷「王羲之簽」，作草書，字亦稍大，然筆畫多不全。

泉州府學閣帖，相傳洪武四年，知府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叙而刻之。仁宗朝取入秘府，拓本流傳最少。若晉江馬蹄帖，或云宋淳熙間，莊少師摹帝昺「馬蹄本」，後歸張氏。或云：本賈似道物，携至木綿庵，非帝昺也。今張又翻刻於木，總與泉州郡學帖不同。世人不知，往往合而爲一，遂指馬蹄痕若冰裂者爲泉帖，謬矣。

吴紫眉云：余家有宋拓秘閣續帖全部，爲查聲山取去。聲山所藏金石之文最多，余所見者惟智永蘭亭叙一卷，乃宋拓，余跋其後。聖教序十餘本，皆斷後拓。又其僕持來閣帖數十紙，出灰燼之餘者，亦非宋拓，豈佛堂火時

爲祝融氏所攫耶？聲山所最寶者，褚河南雙鈎廓填右軍楔帖墨跡，後有蘇才翁、范文正公跋、大米贊、小米跋者。余雖疑爲大米贋作，然實神品也。

寶晉齋十卷，晉唐人書止七卷，余皆米南宫書。曹之格原石，宣德間存者僅有六、七，後有翻刻本。

按，米元章當日得謝公書及右軍破羌帖，因名其齋曰「寶晉」。宋曹之格模刻寶晉齋帖於無爲州。孫退谷閑者軒帖考云：「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跡』，識以大圖書，字多米元章所臨，諸帖中此爲稍下。」

明諸王刻法帖者三：一、周王刻東書堂法帖十卷；一、晉王刻寶賢堂法帖十二卷；一、肅王翻刻淳化閣帖十卷，所謂遵訓閣法帖是也。寶賢、遵訓互有得失，東書則直周王自書矣。

按，東書堂帖十卷，周憲王爲世子時手摹上石，以淳化爲主，參以秘閣續帖及增入宋、元人書。

寶賢堂帖十二卷，明晉靖王爲世子時刻，以閣、絳、大觀、寶晉爲主，益以宋、元、明人書。明末石多散失，順治丁亥，郡守宗彝司李王照千搜得二十餘石，作亭覆焉。康熙十九年，陽曲令戴夢熊訪求藏本，令邑諸生張敏鈎摹補勒五十三塊，而帖復全，然世不甚重之。

按，太原守李清鑰，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秋，刻古寶賢堂帖四卷，其序略云：明初晉恭王棡，乃太祖第四子，其後有恭世子者，裒集古今書法，刻石藩府寶賢堂。約六十年而堂廢，石刻散逸民間，或埋没頽垣宿莽中。又約六十年，太原守宗公有六，於順治六年，在署後圃構室三楹，購諸石刻，復聚其中，復名曰寶賢堂。後晉撫白公遷石刻於試院，而堂爲虚設。清鑰丙申莅任，戊戌歲復將家藏古今墨筆刻石其中，並刻恭世子書五言律詩一帖，而名堂曰古寶賢堂，即名帖曰古寶賢堂法帖，所記與此微異，録以備考。

樓、閣等帖，愈翻愈舛，嘗取遵訓閣、寶賢堂、東書堂、晉江帖比對，不但多寡肥瘦總不相同，且有轉折左右互異

者，此正四友齋叢説所謂「刻鵠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兔，猶怯筌蹄」者也。

近代法帖，以宋石元之所刻爲最，所謂會稽石氏也。寶刻叢編載其目録，黄庭止有遺字，而無完本。今停雲館所翻者，疑非石氏本。

近代帖，以石元之所刻爲最，寶刻叢編載二十七種，大半小楷。石元之爲余同鄉，而目中從未一見。往於陸其清家觀停雲館祖本黄庭二種，云文氏得之南潯董氏，董氏得之會稽石氏，雖二石有似黄庭遺字，而第一種却非石氏物，余不敢信。

石元之所刻晉唐帖二十七種，惟度人、尊勝、陰符、常清淨、消灾護命諸經爲最佳，其餘如黄庭、樂毅、像贊、曹娥等類皆平平。筆陣圖亦佳，但有敗筆耳。

停雲館法帖唯第一卷可觀，第一卷亦止黄庭第一本可觀。度人經次之，余皆可廢，然難與世人言也。

按，閑者軒帖考云：文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又自能鎸刻，於嘉靖中摹勒舊跡，及近時名筆上石，共十卷，爲停雲館帖，清勁不俗，近世諸刻推此第一。唐荆川云：余見文氏所刻帖中李懷琳絶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然余於友人處，見唐林緯乾墨跡，秀宕絶倫，文帖於此卷上摹勒者，及一對勘，相去業已甚遠。當日衡山父子自模自刻，而又有門客温恕、章簡父爲之周旋，尚有遺憾如此，則摹帖豈易事乎？孫退谷此論，正可與此相發明。

明萬曆間，吴門章仲玉手鎸墨池堂法帖五卷，内黄庭、告誓、佛遺教經、心經、道德經、十三行，皆絶佳。因原石在廣陵，李氏埋没幾百年，康熙甲午蜡月間，歸汪子慎皎，行將公之海内，真墨池一段佳話也。此刻，吴門有翻刻本，失之於肥，真本復出，贋本廢矣。往在京師見慈仁寺帖賈有一部，索值本微，因余頻過而問，遂高其價，後爲何

屺瞻庶常所得，至今恨之。今原石尚在，可以傲庶常矣。

快雪堂快雪時晴帖及王氏一門諸帖，皆吴興臨本，蓋馮氏家藏趙跋最多，取而致之於石耳。

快雪堂帖乃琢州馮氏所刻，本不甚惡，若劉光暘翻刻本，則惡矣。然今行世者，皆劉刻也。

率更卜商、張翰帖，誠懸蒙詔帖快雪堂刻本尚可觀，若會稽朱巨川告則蒼勁之骨全無，但覺其肥痴類墨豬耳。

董尚書跋，極力推崇季海，止言戲鴻堂刻不能似，而無一語褒及快雪，其意可見。快雪堂有劉雨若翻刻本，世多歸咎於雨若，近觀「馮氏本」，無毫髮之異，當必有信余言者。

海寧陳增城刻玉煙堂帖四卷，渤海藏真帖一套，秀餐軒帖一套。渤海藏真、玉煙堂余家有之，渤海藏真有兩三種可觀，聞秀餐軒更佳，恨未之見也。

按，秀餐軒帖一套，四卷，海昌陳息園珍藏。內刻鍾繇宣示表、戎路表、季直表、力命表，王羲之黄庭經、樂毅論、蘭亭叙、像贊、曹娥碑，王獻之十三行洛神賦，王僧虔二岸雜事表，華陽隱居詩，智永歸田賦，裴耀卿兩蕃表，楊凝式韭花帖，虞世南破邪論、汝南志，歐陽詢心經、舍利塔記，褚遂良西昇經、哀册，薛稷杳冥君銘，柳公權護命經，顔真卿麻姑山仙壇記、鹿脯，李邕戒壇銘，蔡襄尺牘，蘇軾歸去來辭、赤壁二賦，黄庭堅尺牘，米芾千文表、西園雅集圖記，張即之息心銘帖。末有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冬至日，丹徒王文治跋。其書多小行楷，誠佳刻也。

渤海藏真所刻靈飛經甚精工，然不類紹京他書，疑趙承旨臨本，未知是否？

陳增城家刻觀復堂帖，皆董跡之佳者，在其子十房下，十早世，其未亡人以碑石襯地板，世遂無傳者。

董宗伯法帖，松江董彦京刻書種堂帖十卷，書種堂續帖十卷。海寧陳增城刻蓮華經一部，小玉煙堂帖十三種，觀復堂帖一部。又有汪森然刻玉山草堂帖二卷。吴延之刻研廬帖六卷。又玉露堂帖，不知何人刻。

康熙中，車氏螢照堂刻明朝法書十卷，自帝王以至布衣，凡百二十有三人。宋、陸、祝、唐、文、王、周、邢、董、范而外，皆無足取，而掛漏者正復不少，未可據以爲斷也。

錢唐俞觀察存齋，書長於小楷，刻星聚樓帖行世，於古人小楷無不臨倣，雖不甚似，然豐潤匀稱，亦有可觀者。

論學書

古來書家類無常師，如逸少本師衛夫人，然過江見李斯、曹喜、鍾繇、梁鵠、蔡邕、張昶等碑，書始大進，則李、曹、鍾、梁、蔡、張皆其師也。謂之曰專師衛夫人，不可也。米襄陽本學沈傳師、顔清臣、柳誠懸，然又學歐陽信本、褚登善、段季展、羊欣、師宜官與王氏父子，則歐、褚、段、師、王、羊皆其師矣，不得專以顔、柳爲米之師也。未已也，懷素觀夏雲多奇峰而知變化，則夏雲即其師矣。黄山谷見長年盪槳而悟筆法，則長年其師矣。雷太簡聽江聲而悟筆法，則江聲其師矣。文與可見蛇鬥而草書長，是蛇即其師矣。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然後通神，是擔夫與公孫大娘皆長史之師矣。師亦何常之有哉？顧自擇何如耳。

法帖以逸少黄庭、東方贊、聖教序、樂毅論爲主，而附之以子敬十三行，伯施廟堂碑、破邪論序，信本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虞恭公小字墓誌銘、九成宫醴泉銘、定武蘭亭，登善潁上蘭亭、黄庭、孟法師碑、枯樹賦、陰符經、度人經。再觀澄清堂、淳化閣、絳帖、戲魚堂、太清樓諸帖，以盡其變，其餘皆可不觀。若唐之李北海，宋之蘇、米，明之董，則書家之旁門，尤當屏絶者也。

學書須從化度、醴泉入門，而歸宿於黄庭、聖教，再以閣帖變化之，斯可矣。

戊子五月初六日，觀聖教、醴泉、廟堂、定武帖，久之覺醴泉弱而廟堂滯，定武精勁處無敵於時，而不免於生

强，總不若聖教序神、氣、骨、肉、血五者全具，而取之無盡也。

按：東坡集論書云：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缺一，不爲成書也。

臨帖不在得其形，而在得其神；　欲得其神，先得其意，意得，神斯得矣！　否則終屬優孟衣冠。

古人學書，不學形模，所以能各自成家。如逸少學鍾，形模非鍾也；　獻之學逸少，形模非逸少也。歐、褚、湯、趙輩，各成其爲歐、褚、湯、趙，而其實皆學蘭亭也；　顔、柳、裴、宋，各成其爲顔、柳、裴、宋，而其實皆學率更也。知此，乃可與言書已。

黄長睿曰：「篆法之壞，肇李監；　草法之弊，肇張長史；　八分之俗，肇韓擇木。」王順伯云：「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余故謂悟得篆、摘、隸、楷一貫之道，方可學書。

篆、籀、八分、隸、正、行、草，總是一法。一者何？　執筆用意是也。六朝、初唐人，去漢、魏未遠，皆從篆、隸入手，所以人人知之。中唐以後，人分篆、隸、正、草爲四途，以爲學正草者，可廢篆法。噫！　何其愚也。

山谷云：「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書不愧右軍父子。」余故曰：「分篆、隸、真、草爲四者，其人必不能書。」

山谷老人云：「書要拙多於巧。」陸象山曰：「大抵是古得些一子爲貴。」今人書往往相反，非一臉市井氣，則搽脂抹粉，如倚門妓耳。

墨莊漫録云：「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自立。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不免爲之奴矣。」此雖似乎大言，而理實如是，思之殊覺有味。

作書須隨意興，若勉强應酬，不惟勞苦，亦必日退。然世人往往不諒，應酬稍遲，猶多不悦。藝至於工，反爲人

役，此王褒、蕭子雲之所以歎恨也。

業未有不從悟入，亦未有不由勤成者。故宜先取六朝人以前碑版細觀，迨有所得，則非筆頭十瓮，柿葉數屋，不足以了之。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挺，不作張芝作索靖。」此至言也，不得以東坡語忽之。

百藝率三年可成，獨書用畢生之力。余見祝京兆少時書猗蘭賦，文待詔少時所鈔其父温州太守詩稿，皆無蒼勁之氣。夫逸少在臨川時所書紫紙，尚不足觀，況京兆、待詔乎？是以前輩有與年俱進之説也。

趙承旨以臨十七帖爲日課，自問不如鮮于困學，所以專力行楷。昔吴道子與張長史同學草書，不勝，去而學畫，楊惠之與吴同學畫，不勝，去而爲塑，即此意也。

米南宮初學顔、柳，後極貶顔、柳；王逸少先學衛夫人後亦不滿，以爲徒費年月。此非背本也，學問進一步自有一步境界。譬諸登岱，由平地而登梁父雲亭，自以梁父雲亭爲高，迨後歷天門登日觀，下視梁父雲亭，培塿耳！惟是南宮地位尚未知歷天門與否？而遽以顔、柳爲培塿，則過矣。

唐時歐虞，宋時蘇黄，元時鮮于、趙、鄧，皆彼此推重。後世人略能涂抹，便欲月空千古，豈止推倒一世。此等習氣，最易污染，要須刻刻提防，處處警覺，方洗得脱，少縱則犯矣。

己丑春夏之交，既以筆法授諸子若孫瑩、理、琮各有所得，而有驕色。誡之曰：「昔烏衣子弟，相率學書，而右軍與王承、王沉最著，時號王氏三少。而傳者止一右軍，何也？進而不已，故也。夫驕則滿，滿則惰，惰則止而不進，爲承、沉且不可，況汝輩乎？」

吳彩鸞自言西山吳真君之女，謫爲進士文簫客妻。簫客拙於治生，彩鸞爲書唐韻，市五千錢以糊口，竟則再書之，蓋一日能書十數萬字云。

按：列仙傳吳猛之女彩鸞，遇書生文蕭於道，竟許成婚。蕭貧不自給，彩鸞寫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之獲錢五緡，盡則複寫。如是一載，稍爲人知，遂潛往紹興越王山，各跨一虎，陟峰巒而去。宋周密志雅堂雜鈔云：「又有吳彩鸞書切韻一卷，其書『一先』爲『二十三先』、『二十四仙』不可曉。字畫甚古。」

余書最遲，然遇綾素滑紙，亦能振筆疾書。曾爲張敬止中丞一日書七十幅綾，一時叫絶。

癸巳四月十九日，余偕義門何庶常，赴陸廣文元公明瑟園之招，元公出素扇索書，余與義門始則據梧帷林更迭揮灑，繼則分居一室，各騁所能。是日也，元公之親串子姪，少長咸集，羣聚而觀，詫爲盛事。而觀者亦莫不各厭其慾焉，凡四日而後罷。昔右軍門生設佳饌供億，右軍書新棐板幾報之，爲其父刮去。今余與義門雖不可與右軍同日而語，而元公及諸君鄭重若此，所遇不勝於右軍耶！

余一日作書見山書屋，聖俞諸君來觀，曰：「看我落筆中書堂。」余笑曰：「不過『向馬行頭吹笛』耳。」

按：東坡集·書王石草書云：「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

一日在京師日涉園，人以九扇索書，方得其二，而聲山至，見余一筆不苟下，顰蹙曰：「何自苦乃爾，傳未必到君也。」余不顧而書自若。主人方待余兩人觀劇，索書者又立馬以俟，不得已，縱筆書之，頃刻而畢其七。聲山大駭曰：「宗伯復生矣，胡不早爲之。」余應之曰：「此尚不足與君道。」

余書與時流相較：氣概不如宋射陵父子，間架不如馮補之，縱橫不如褚研震，姿態不如陳子文，纏綿不如黃自

先，儒雅不如姜西溟，跳脱不如金赤蓮，秀潤不如汪文昇，靈活不如查聲山，嚴整不如何屺瞻，古奥不如八大山人，厚重不如汪文漪，而瘦勁淳古則余亦不敢讓。不知當世以爲何如也？（末二則從家庭紀述增入）

卷七

論筆法

唐太宗云：「吾學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此千古筆訣也！觀晉祠碑可見，奈何後世專以形勢爲務耶？

學書先取骨力，骨力充盈乃遂變化。收藏至於潛伏不露，始爲精妙。今則先講收藏變化，而置骨力於不論，此正所謂未立先走，有不蹶者幾希矣！

唐文皇去晉未遠，故能多購右軍書，以傳其筆法。今右軍真跡既絶，筆法不傳；又有宋、元、明人書以亂之，雖有振興如文皇者，亦何益哉？

廣川書跋曰：「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黄庭『清』、『濁』字三點爲勢，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趯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竪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董逌此言，雖未能深知逸少之妙，然世人以末爲本之病，舉能指出，可爲後學之戒。無如今時學書者，捨本不務，專務其末。如「無悶堂」三字，經營三載，嘔血數昇，而後能成，及觀其書，徒排筆畫而已，殊無蒼勁之氣。古人榜書，不聞艱苦如是。而宗之者幾如唐人之宗逸少，可謂惑之甚者矣！

「側不貴臥，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當蹲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右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掩，磔趯趞以開撐。」此柳子厚筆賦中語也。雖未盡八法精微，然亦有可取者。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没飛動矣。

作書須知「頓挫」二字，而頓爲尤重，頓不僅在住處，又以下筆時爲主。此即所謂意在筆先也。

住筆之頓，不過略停；發筆之頓，非用全副精神不可也。

「大字蹙令小，小字展令大」，觀「蹙展」二字，便知其人能言而不能行也。蓋學書者果能意在筆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自然大小合宜，何用安排「蹙展」哉？

宋道士陳景元論歐陽詢曰：「人皆知其體方，而不知其筆圓。」余謂此調停之説也，然亦何所庸其調停耶？字以方爲體，圓爲用；方爲骨，圓爲肉。故學者必先方而後圓。苟或工夫未化，容或有方而未圓者，斷無有圓而不方者。圓而不方，則骨不立矣；骨既不立，肉於何附？徐吏部言之詳矣。如信本者，正所謂方而未圓者也。

字體方圓之説，往猶未盡其奧。究而言之，全在指之實與不實，臂之熟與不熟。蓋指雖不動，而着管稍有不實，則運怯弱，勢必借力於紙；臂運不熟，則筆提不起，纖毫未及舒直，遽作轉折，勢必鋒鍔外露，所以落筆多方。如果指極堅實，臂極純熟，則運用靈活，遲速合宜，自然骨肉停匀，方圓無跡。久而久之，超神入化矣。若彼任指飛動，不講筆法，亦能圓活，是以因陋就簡者多，其如無骨何哉？

相傳常熟父老愛張旭書，屢求判狀，是求旭書也。及旭問知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旭由此盡得筆法，則又傳旭書法矣。古今來懷才抱德而虛己下人者多矣，蓋可忽乎哉！

按，東坡集·題跋·書張少公判狀云：「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

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

昌黎云：「張旭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必於書焉發之。」余謂此乃旭之所以爲旭也，若右軍則養氣和平，自有從容中道之妙。

蔡端明曰：「吴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是言也，世多疑之。」余謂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及擔夫與公主爭路，聞鼓吹之音，觀公孫大娘舞劍器，皆悟筆法，何獨於畫而疑之？

古人悟筆法者，唐虞永興以「道」字；張長史以擔夫爭道，以鼓吹，以公孫大娘舞劍器；懷素以夏雲；宋黄山谷以長年盪槳；雷太簡以江聲；文與可以蛇鬥。

古人悟筆法有因擔夫爭道者，有因公孫大娘舞劍器者，有因長年盪槳者，有因適野見二人挽手行泥淖中者。余謂此等話頭，要非徹始徹終，一了百了之悟，亦就其所至之淺深而觸發耳。

「古釵脚」、「屋漏痕」、「拆壁路」，此平原與素師三昧語也，千古指爲秘訣。余以其在外面講，極不喜。

學書在得筆法，而會古人之意，不在學其規模。不則學聖教成院體，學歐、顔成屏幛體，學褚近佻，學旭、素近怪，學米近野，學趙近俗，學董近油，反成不治之病矣。

唐陸希聲得「擫鐙法」，凡五字，曰：擫、押、鈎、格、抵，以授沙門䛒光，䛒光授翰林供奉刁衍。李後主得之，復增「導、送」二字，爲七字訣。歷尹熙古、查道始及元人。盛傳之至明，祝允明又增一「拒」字，爲八字訣。余謂五字本無病，病在「導、送、拒」亦蛇足，一切掃除，方有進步。

按，墨池編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曰：擫、押、鈎、格、抵。用筆雙鈎謂之「撥

鐙法」。希声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咸得之。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以詩寄䛒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䛒光感其言，因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刁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絶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爲一時之絶。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乃雙鉤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宋董更良史皇宋書録中，首列江南後主李煜字重光，又列查道，尹熙古。亦載皇朝類範，云：「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弱，熙古教以此法。」蓋謂查道初學篆患體弱，而熙古教以「撥鐙法」也。今以「始」字屬查道名，誤矣。考當湖戈守智達夫漢溪書法通解載，李後主煜曰：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並鍾、王傳授於歐、顔、褚、陸，流於此日。非天賦其性，口受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奥妙，安得不秘而寶之？所謂法者，擫、押、鉤、揭、抵、導、送是也。又秀水朱履貞閑雲書學捷要載，元陳翰林繹曾執筆法：「擫者，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押者，捺食指着中節旁，以上二指着力；鉤者，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令向下；揭者，揭名指着指爪肉之際，揭筆令向上；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以上二指主轉運。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以上一指主牽過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管着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中開，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朱履貞解謂「鐙」即「燈」字，撥鐙者，三指挑鐙之喻形也。愚謂陸希聲撥鐙法，以擫、押、鉤、格、抵五字分配五指，此天生成法，不容增減，第用其法而懸肘腕書之，則「導、送」二字即在肘腕運用中，非別有所謂「導、送」也。若別添「導、送」二字，則必須動下三指而後可，且「拒」字即在格、抵二字内。格者，謂名指與中指相格，如格鬥之格，乃着「力」字。李後主以「揭」字换却「格」字，謂須揭筆令向上。則勢往外撥，名指用力已覺輕鬆。又誤以「導送」爲在五字外。而磔法復喜作顫掣勢，故有「金錯刀」之目，況「抵」字專屬小指，何用復於名指添「拒」字？若五字外更添二三字，是必五指外更多二三指而後可矣。至祝枝山本枝指生，則其增「拒」字於五指外也亦宜。

陸希聲「撥鐙法」，「鐙」字讀作去聲，云大指相對處圓如馬鐙。余最不喜此解。「鐙」本古「燈」字，謂筆法將絶，如燈之將熄，撥之復明耳。

唐陸希聲恐學書者指動，人有五指，立訣五字，曰擫、押、鈎、格、抵，謂之「撥鐙法」。「鐙」古「燈」字，蓋謂右軍筆法將絶，如燈之將熄，撥之使之復明也。李後主不知其意，妄增「導、送」二字。夫五字訣所以禁指之動也，「導、送」則使之動矣。遂有元人陳繹曾者，解「撥」爲「動」，「鐙」作去聲，謂如騎馬者足之入鐙也。後人宗之，以爲不傳之秘。康熙中如馮補之、黄自先、陳子文之類，皆守而不變。往時陸冰修作詩贈子文以「鐙」字押作平韻，子文次和，直指其誤。冰修爲之剖釋，子文不服，故新城送子文守石阡詩，有「切莫逢人笑撥鐙」之句，蓋誚之也。夫子文以冰修爲之友，新城爲之師，而又規之誚之若此，尚不覺悟，況其他哉？書此以示知者。

講「撥鐙法」者，莫如陸希聲、晉光、刁衍、尹熙古、查道始，然諸君書絶無傳者，惟李後主有書名，而所謂「金錯刀」者，亦無足取。然則「撥鐙法」亦何益於書耶？

按，查道下應删「始」字。五代詩話：「後主李煜字重光，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捲帛而書之，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爲『金錯刀』。」

釋晉光，書史會要雖稱其潛心草書，然未傳其一字，惟稱其得陸希聲「撥鐙法」耳。

按，墨池編有晉光大師草書歌二首。

林韞曰：「吾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云『撥鐙』，推、拖、撚、拽是也。」其説與陸希聲、李後主不同。

按，戈守智漢溪書法通解載，林韞曰：「盧肇謂余曰：子學我書，但得其力耳。殊不知用筆之力，不在於力，用補力，筆死矣。虚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又曰：「我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

撚、拽是也，法盡於此矣。」是此法乃盧肇得於韓吏部而以授林韞，非林韞自述得於韓吏部也。

黃山谷謂徐季海用筆勁正，王侍書筆法圓勁而韻俱不足。夫韻非獵取而得也，筆法未得，日求其韻而日增其俗；筆法既得，則不求其韻而自韻矣。此三昧語也，惟可與知者道。

前輩多云黃魯直側筆作書，心固疑之。及觀其論書云：「學字先當雙鈎，用兩指相疊，蹙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己意左右。」夫筆側者，皆因雙鈎不實，提不能高之故。今既雙鈎蹙壓，則指不能不實，高提筆，則勢不能側矣。豈得以是污之耶？

海岳名言曰：「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佈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余觀其臨右軍書，始知其言之有得。

四友齋叢説極稱元人郝陵川書。余取而細味之，如「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神凝則象滋」，似有理會。若「腕活則筆端，墨注則神凝」等語，尚覺隔靴搔癢。恐是道聽途説，非真有所得者也。

按，明楊愼丹鉛總録載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蕩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

袁裦云：「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以余言之，關係祇在第四指。右軍第四指得力，故能内擫；大令不甚得力，故見其散朗，非能外拓也。

四明豐考功坊，雖爲吴下諸君子所貶，然觀其論書，如「第四指得力，縱橫運轉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無病」之類，實可救李範庵三指如撮之弊。但於唐則取泰和而斥徐季海、賀季真，於五代則取李重光，於宋則取南宫而斥魯直，於元則斥伯機，於明則斥南賓、履吉，似乎所學與所取，尚不相符，不知其何説也。

按，明嘉興汪挺曾城書法粹言豐道生筆訣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又云：「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行間直下而無欹斜之患。」此其所論筆法，皆爲書家正宗。

四明豐道生筆訣指出，第四指最得筆法。王元美稱其宗主右軍兼亨魏、晉，旁及唐人宋、元及近代，明則不甚齒。然其筆訣所稱，庶幾於是者，則仍列蔡君謨、米元章、康里子山、趙子昂、宋仲珩、李貞伯、祝希哲、文徵仲。於五代之後，則非不齒者也。

姜西溟少時學米、董有名，然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丁丑後，方聽余言用大拇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餘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考功之後一人哉！

單鈎雙鈎，本古法也。前輩往往專用上三指，而廢第四指。豐道生特爲拈出，余初亦不知用，後見姜西溟執筆，乃節取之。

學書必先清心。將欲臨池，先掃心地，使之一念不雜，靜如止水。然後聚指筆端，將大指橫頂於內，食指中指雙鈎於外，小指助無名指盡力抵住，肘不靠桌；加以意在每筆之先，而盡一身之力以送之，則思過半矣。

學書有二訣，一曰執筆，二曰用意。執筆之訣：先將大拇指橫頂筆端，食指中指雙鈎於外，次將無名指背抵於內，而以小指助之。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之。用意之訣：必先凝神定慮，萬念俱空，然後下筆。務使意在畫中，不令心籠字外，而以頓挫出之。加以習之勤而用之熟，不出三年，可以縱橫上下，奴視宋、元矣。

書有二訣：曰執筆，曰用意。執筆者何？先以大指橫頂筆端，食指中指雙鈎於外，次將無名指堅抵於內，小指助之，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之，勿令指動。用意者何？每筆將落之，先作一頓使意到筆尖，既到筆尖，勿更凝滯，務

盡一筆之致，而又頓之； 一筆如是，筆筆如是。萬勿胸中預作間架，打算分間佈白。蓋一作間架，則胸中眼中俱有全字，纔寫第一筆，便心馳第二三筆，現寫之第一筆，意反不在。真至寫完，終無一筆用意。縱使間架極匀，亦是泥塑木雕，終與活人有别。如能於筆畫間用意，則筆筆沉着，筆筆生動，一點一波皆可單行，而分間佈白亦無不合。如人之四肢五官，絶無安排之者，而亦豈有顛倒錯亂者哉？

余生平論學書，要執筆正心。原不要摹帖，但恐危而未安，亦須取六朝以前及初唐法帖時時諦觀，以印證之。柳誠懸「心正筆正」一語，余雖於三四年前指爲千秋筆訣，掃却筆諫之説； 究未實在體驗，大段以一念不雜爲正。戊子四月望後一日，在黔使院見山書屋作小楷，覺努、策、波、磔至後半心輒動，動即偏，偏即壞矣。乃沉其心而正之，往往十得七八。

學書小技也，而必言正心誠意，似近迂腐。不知肘懸指實之後，若心不正，必有欹斜佻達之態； 意不誠，則渙散粗浮而無着，不能意在筆先，勢且中離，必至參差牽滯，不能氣足神完，曲盡一筆之致。此余實從心畫中體驗得來，故曰：小技也與大道合。

朱子雪鴻素不知書，一日會繆氏慨閑堂，聞余主敬養氣之説。次日語文子曰：「得之矣，此是收放心要訣，非萬緣俱空，不能下一筆，小技也與大道通焉。」楊子曰：「得之矣！」

虞山亡友馮補之，昔者館於吴門，數數過余，論書每多不合。蓋余所主者筆法，而補之所講者間架。間架之説起於歐陽信本，而補之之間架又與信本不同，此其所以不能服余之心也。至若筆法與間架相背之處，是時余亦未深知，又何以服補之之心耶？

吴門汪文昇宫允，用馮補之法學趙文敏，惡言執筆，見余書輒貶，以爲不知分間佈白。一日同余送梁質人於京

師玉皇勝境，質人尚在内城，相與坐車箱待之，因論書法，文昇乃大服。明日延余至邸舍問筆法，遂授之。然分間佈白之説，終不能破也。

福州高斯億憤世人皆習趙、董，乃懸臂實指，學晉唐以救之。而筆法未得，示人者皆璞也。聞余留心於此，俟余行，屬藍公漪爲介，追送於洪山橋，余感其意，以筆法示之。斯億之父雲客余老友也，亡已數年矣。

虞山鈍吟老人論書，大概祖陳繹曾。而繹曾翰林要訣十二章，本以執筆爲第一，是以鈍吟訓於家庭有筆法、結法二説。何以補之置筆法不講，單以結法爲教？豈非務末而遺其本乎？吾不能爲補之解也。

余大小字皆懸肘撮管，學書者始則以爲甚難。小試之覺其可，大試之即筆畫猶未合法，而筆下業已沉着。覺不懸不撮所書，雖極秀潤皆出其下，遂有欲罷不能之勢矣。往與補之相聚論書，總以結法爲主，而列其目有四病三十二筆。余以筆法駁之，則悻悻然見於面。今觀鈍吟老人論書，則結法之前，本有筆法一段也，何略而不言耶？

余雖不尚分間佈白，然筆畫不廢。近取一中池寫「永」、「國」、「成」、「風」，以授初學，往往不數日而知筆法，頗自負，以爲學書捷徑。不審高明者以爲何如？

余所得筆法，人皆畏其難。不知世人皆爲俗學所染，驟然改手，未免費力，苟非深信篤好，鮮有近功。若童而習之，不過三月便能純熟，純熟之後，如能用意，不須摹帖，筆筆與古人暗合。前閩中丞張儀山仲子兼公七歲時，授以筆法，一年後即佳。金壇蔣湘帆十五歲從余學書，今小楷冠絶一時，余不及也。張敬止歌童順郎，年十八，見余書輒來觀，未半歲，即能擘窠大書，甚有筆力。此其證也。

往在閩中，每日侵晨作小楷百字，辰以後則心雜亂，止可作行草，不能小楷矣。今雖事簡然，午前作小楷亦不過二百，若行草，便可得四五百矣。學書莫難於楷，故楷不能多。文皇購大王書，得行草二千二百四十紙，而正止五

十紙，非其明證歟？

作書定要指實，然「實」最難言。余究心於此十餘年矣，自覺與年俱進，比前較「實」。然與聖教等帖比對，便有天淵之别，安得搦破管如馮侃之筆，有一爪跡耶？

余四十後始知究心筆法，而又奔走衣食，不能專心學習。比年以來，作小楷至二百便肘臂無力，大指亦痛，因歎少年不學，老將奚成？偶閲弇州評祝京兆書約齋閑録序，謂其與黄道中字説皆晚歲筆，人不可以無年一段，又復自慰。庶幾於一無所營，萬念俱息之時，專力於此，以冀有成。則京兆堂廉或亦可望見也。

余家高曾以來，多有書姿，而皆不學。惟先府君學曹娥、聖教，而聖教尤熟。雖造次顛沛，不失規模。仲父懷遠將軍九有公，學黄庭未成，而心篤好之。余六七歲時，即臨先府君扇書曹娥碑，得其形似。十三、四，九有公命學黄庭經。十六、七，出就外傅，隨俗學董宗伯，繼又學顔魯公劉太沖序。十八見米海岳天馬賦，專意學之，凡書付雲間崇沙人者，皆米也。二十一歸故鄉，故鄉皆詆之，乃始學聖教，雖與時流爭名，儼然以書家自命，實無所知也。四十五、六，略知究心筆法矣，而尚無所得。指復時翕翕動，書亦弱劣。五十一、二，見王季瞻宋拓九成宫帖，汪安公邕禪師碑，始得聖教門户。又從聖教「義」字「戈」法，悟大小書非懸肘不可。五十三得意在筆先，「筆」字之解。五十七知用意。今五十九矣，始知頓挫、輕重之法。日懸肘作細楷，可得三百，惜乎晚年解悟，氣弱目昏，練之未熟，與晉、唐碑版較對，尚未能望其項背也。此一則從家庭紀述增入。

論筆墨

書之佳不佳，筆居其半。吾不知古人何如，就吾而論：秃爲上，新次之，破又次之，水又次之，羊毫爲下。

書必擇筆，筆佳者秃亦可書，否則不秃了有破而已，破則萬不可書。古人所謂不擇筆者，蓋不擇新舊，非不擇善惡也。不然，蕭何、王羲之、王僧虔、虞、歐諸公，何以止言能用秃筆，不言用破筆？而右軍父子非宣城陳氏筆不書哉？

筆必須擇，是以王氏父子用宣城陳氏筆，韋誕用張芝筆，東坡用杭州陳奕筆。康熙間筆工惟湖州沈明機、錢公立。明機之子，便不堪矣。

近代筆工出湖州，猶之宋以前之宣城也。明、清間則有鈕國瑞、高茂華、錢明宇、王瑞華。康熙中則沈明機、錢公立。公立，明宇之子也。余非此兩人筆不用。

康熙間筆工以沈明機、錢公立爲最。今吴門有沈楚白作紫毫及兼羊毫，甚佳，不在沈、錢之下。

製筆不盡兔羊毫也，張芝、鍾繇、王羲之皆用鼠鬚筆，小歐用狸毫筆，南朝老姥作筆用胎髮，蜀有石鼠毫筆，粵有鷄毫筆、草筆，又有以人須爲筆者。今有貂毫筆。

前輩論用墨，以爲淡即傷神，濃必滯筆。余謂宿墨斷不可用，若新磨者，濃亦可用。獨於暑月作小楷，必須吴去塵、程君房等舊墨，否則濃淡都不可用。

論畫

書家能畫者，蔡中郎、趙岐、諸葛武侯、荀勖、王廙、右軍、大令、嵇康、孫位、米芾、米友仁、蘇軾、朱晦庵、趙子昂、文徵明、徐渭。

卷八

偶筆識餘

昔人作書，喜書詩賦或雜文，或故事，間有論筆法者。余獨好考訂碑版源流，不但本地風光，體固宜爾，傳之久遠，亦覺有功金石。閩中有一少年，日赴裝潢家録余所書，多至成帙，亦好事之尤者也。

余爲人書，每喜論金石之文，友人以爲何不書自作詩。余曰：「信本好書故事，歐公好記近事，皆非無益，然猶不若金石之切要也，故余創爲之。若詩句則須預先排字，又覺太熟，故不多録。如書經與禪伯句，非余之所知也。」

書之體，秦有八，漢有六，庾元威有百二十，韋續纂五十有六，郭忠恕之論王南賓三百有六十，夢英之目十八，趙凡夫之目九。若其通古今而不能變者，則惟真、草、隸、篆而已。

篆法之壞，自李監；草法之壞，自張長史；八分之壞，自韓擇木：此語大有意味。

篆書自李斯後，有蔡中郎、李陽冰、徐鼎臣、吾子行，此其最著者也。若瞿令聞、郭忠恕、夢英、李寂輩，雖名不甚盛，終當勝周伯琦、李西涯、喬白巖、徐子仁輩。

趙承旨云：「篆法自李斯至宋吴興、張道士而止。」張道士不知何許人，承旨推崇如此，而其名與跡皆不傳，何哉？

朱竹垞檢討曰：「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正，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也。一種流麗，韓敕、曹全、史晨、乙瑛、張表諸碑是也。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是也。鴻都石經則兼三者而有之，益悟中郎之

妙。」余謂中郎碑奇古中兼流麗，不兼方整。況尹宙又豈方整者乎？

世人多謂古人筆跡鈎鐫入石，筆法已失三四，加以世遠磨泐，古人神理益不堪問。不如前輩講論筆法之書，猶爲得訣。余謂不然。古人碑版，猶之祖宗之畫像也；前輩講論之書，祖宗之傳志也。祖宗畫像，雖當日傳寫不能盡得神情，然視規模舉止必不大爽。後世子孫疑其不類，又以日久模糊，取傳志之所載者而夢想之。吾恐畫像之所失者一二，傳志之所失者常八九或有不止於八九者。則以行道之人爲祖宗矣，烏乎可？

六朝及唐初人，皆尚臨摹。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今響拓也。又丹鉛録云：「旁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旁黄影之是也。」

自唐、宋人有雙鈎廓填之法，後世即以此法施之唐宋之人。然鈎填者不過墨跡。近則取石拓而鈎填之，且不問真贋好醜，見即爲之。其不知者，則以耳爲目，見題跋印記前後分明，自然誤認爲真。苟或知之，亦必舉海岳「下真跡一等」之説解之矣，奚怪乎鈎填之日多也。

唐人最好書，然無集古人書匯爲一帖者，有之，自賀監鈎填始。至南唐乃入石，南、北宋遂有三十餘種之多，明末至今，幾至百種，而惡不可言矣。

古人碑版多自刻，如鍾元常、王子敬、李泰和、顔清臣輩皆然。今人多不能書，即書亦豈能刻耶？宛陵刻工劉光暘，字雨若，甚有名，涿鹿馮氏快雪堂，其所刻也，然惟蔡、蘇、黄、趙諸書可觀，餘則惡矣。大都在馬天游、米典六下。

今世勒石未嘗無人，但爲風氣所錮蔽，不論何人書，概以董宗伯法刻之。如尤天錫刻褚鈎蘭亭，翁氏刻工刻余十三行跋之類。凡遇轉折鈎趯，皆用滚刀，殊可痛恨。鍾太傅、王子敬、李北海、顔平原以及文氏父子，皆自勒石；

趙吴興非茅紹之刻則不書，誠非無見也。

古今來收藏法書碑刻之家，在帝王則有梁武帝，唐太宗，李後主，宋太宗、徽宗、高宗、金章宗。在臣下則歐陽修、蘇易簡、王晉卿、米元章、章惇、李瑋、賈似道、石元之、趙明誠、趙蘭坡、張與可、郭北海、趙子固、謝奕修、沈石田、史明古、華夔、王弇州、韓存良、項子京、吴用卿、嚴嵩、焦弱侯、曹秋岳、孫北海、朱臥庵、卞令之、徐興公、陳磐生、林同人、潘稼堂、陳香泉，余所知者如是而已。

朱竹垞家有智永千文石，少三塊；褚中令千文石，神龍蘭亭石，趙文敏千文石，文賦、胡笳十八拍石，皆墨林項氏物也。

崑山葉文莊公，藏書法帖多宋板宋拓。康熙己丑，皆入湖州書賈朱洪甫之手。書雖售人，帖尚未出也。

禾中曹秋岳侍郎，好金石之文，聚八百餘種。生平不輕示人，没後二十餘年，其孫盡載入吴，不問妍媸，概以微值售之。余所及見者，尚三百餘種，然宋拓者已無一紙矣。

吴門朱臥庵收藏法帖最多，康熙中臥庵下世，其子不能守，宋拓法帖如墓田丙舍，停雲館祖本黄庭經、玉版十三行、夫子廟堂碑、小字麻姑壇、化度寺碑之類，百餘種皆歸陸其清。元、明間拓本如宋文貞碑側記、東方贊、爭坐位之類，則歸謝滄湄。翁康飴所得，大都皆畫卷，無宋拓法帖。滄湄得畫亦多，聞俱散失。

吴門藏帖向惟朱臥庵一人，臥庵後，帖皆散失無繼起者。近因余與屺瞻留心於此，而藏者遂多矣。

宋盧節度借盧匡右軍借船帖，匡但許就視。今人如匡者皆是，且有並就視不許者。噫，何其鄙且愚也！

余見王大司空儼齋家大觀帖，有翰林院官庫本記，云是籍没賈似道悦生堂物。後人遂以本記有無爲驗。嚴嵩寶善堂書畫有袁州府半印，張居正書畫有荆州府半印，亦經籍没故也。

會稽石元之刻法帖二十七種，始於壇山石刻，終於白香山詩。余於何庶常青陽齋見潘次耕太史所藏小楷十五種，皆非他帖所及，而諸經尤精。又筆陣圖在歐、柳之間，雖有敗筆，亦與他本不同。惟定武蘭亭平平耳。庶常曰：「曩在王儼齋司農家，見拓本行押，如顔太師爭坐、祭姪諸稿，更在蘭亭下。」

庚寅正月於南京書賈家，見小楷七種，雖非宋拓而俱可觀，不知出何帖？不在石元之下。七種中東方贊爲最，麻姑壇次之，破邪論又次之，余皆平平。

壬辰夏廣陵得舊拓小楷十四種，皆極佳。而曹娥、度人經尤不易得。忽爲李定洛奪去，至今恨之。

張超然孝廉得舊帖十七種於秦中岳氏，正草俱備。而可觀者惟廟堂碑、定武蘭亭、黄庭四五種而已。然皆非宋拓。若其餘法帖，如不全樂毅論，小字麻姑壇、破邪論序、消災護命經，紙墨雖舊，舉無足觀。超然究心八法，不妄收藏，岳氏爲王覺斯親串，諸經覺斯審定，不知何以濫觴若此。豈岳氏業已珍藏，孟津不復爲之區别耶？抑孟津賞鑒止於如此，而超然又以孟津故，不敢有所區别耶？余始聞而索觀不得，既而過常熟借觀於瞿氏之馺娑館，故論列之如此。

曹娥碑、佛遺教經、破邪論、東方先生畫像贊、洛神賦、麻姑壇記余尚未見有善本。曹娥、破邪雖潘稼堂所藏，會稽石氏宋拓本，亦皆平平。他更可知。遺教以繆武子家宋拓本爲第一，然不堪與潁上黄庭作奴。麻姑壇陸其清家及余所藏，皆宋拓也，然亦可有可無。畫像、洛神余尚未見宋拓本，姑置勿論。

南京馬庶常觀我家，有宋拓聖教序二本，一有王敬美跋。徐藝初侍御家，有宋拓化度寺碑，宋拓真草書譜，余皆不得一見。

查聖俞云：小字麻姑壇記玉枕蘭亭序真跡，俱在虞山錢牧齋家，絳雲樓火，遂失回禄之手。按周亮工題跋稱

麻姑真跡在徽州吴仲生處，不知何時歸絳雲樓。若玉枕蘭亭則是歐書，如果取燈影縮小，則又無所謂真跡矣。

日下舊聞載，國學碑八：曰石鼓，曰亞棲千文，曰周伯琦臨定武蘭亭，曰王興祖書丁香花詩，其樂毅、黄庭、爭坐、金丹皆趙文敏書。今石鼓皆存，文雖不全，猶可拓。千文、爭坐、止存數行，爭坐亦不佳。黄庭、金丹相傳明時移入朝天宫。明末朝天宫火，石失所在。蘭亭、樂毅尚可拓，蘭亭是伯琦奉旨臨「定武本」，秀潤有餘，蒼勁不足。樂毅則堅勁舒徐，不但勝文敏他書已也。

己丑小除，余於南京碑賈周自邵家，見未斷聖教序，有閩中徐渤等題跋。明日囑李東也市之，而東也攫爲己有。庚寅春正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布政司贍園見趙榮禄行書小詞真跡，字如桃核大，蓋松江提督張侯又南家物也。侯死，流落人間不知寶愛。余以微值市之垂成，亦爲東也奪去。此二事至今悵然。東也名杲，寶坻人，學書於亡友姜編修西溟，又問筆法於餘，酷好余書，當未識時，即藏余書數紙，大抵皆奪自他人之手，亦少年中好事者也。

自子敬好書洛神賦，而智永傚之書千文八百本，褚遂良傚之書陰符經百五十本。至宋、元以後人，則直以此爲例矣。

老子道德經，見諸紀載者有十：一爲逸少「換鵝書」；一爲唐玄宗御注，在邢州龍興觀；一玄宗御書，在閿鄉縣祥符觀；一在明州，不知何人書，一蒲雲雙鈎本；一岑宗旦書；一終南山説經臺本；一張即之書；一朱希真；一松雪本。

古今書文賦者四人：王内史，褚河南，米襄陽，趙承旨，然王、褚真跡不傳。

古來一人一事立兩碑者，則有峴山羊叔子碑，兩人共一碑者，三代則有伯夷、叔齊，兩漢則有益州刺史、中山相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咸平侯相劉君。

按，宋婁彦發漢隸字源碑目一百八十八中山相薛君成平侯劉君斷碑，金石云：碑不完，惟存上一段，而題額尚全，云「漢故益州刺史、中山相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成平侯劉君碑。」古無兩人共立一碑者，唯此耳。此書兩稱皆爲成平侯，今云「咸平侯相」，未知孰是？然「咸平」必「成平」之誤。

成都王子達云：石泉縣大禹生處也，石壁上有「禹穴」二字，甚古，縣令每拓以遺人。今又別摹一碑，以便印拓。曾於成都見拓本。今縣令則潛江朱悔人云。又曰峨嵋山有萬年松，高尺許，或數寸，不近水土，十餘年不死。

康熙庚辛間，杭州織造孫公文成，開河自城通至西湖，得一碑，云「柳翠之墓」，少時見徐天池四聲猿傳奇以爲未必有其人，今既有墓，則非寓言矣。

唐以前碑版，明、清間出土者，在郃陽則有曹全碑，在西安則有吴將軍半截碑、蕭思亮墓誌銘、王居士磚塔銘，在安平則有崔敬邕墓誌銘，在蘇州則有唐顧良輝墓誌銘、周真墓誌銘，在福州則有陳司徒墓誌銘，灤縣則有靳府君碑，海寧則有張希超墓誌銘，高陵則有李輔光碑。

營州刺史崔敬邕碑，於康熙間出土；吴將軍半截碑、郃陽令曹全碑皆萬曆間出土。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靳英布墓誌銘、陳司徒巖墓誌銘，皆出自近歲。

近時新出碑版，如王居士磚塔銘、梁主簿蕭縣丞崔府君墓誌銘、曹景完碑字畫極其清楚，與唐初拓本何異？而世之耳食者，每以其非舊拓，棄而不收，亦惑之甚已。

唐人碑版，至今日不漫漶磨泐，則重摹洗剔失却本來，如思古齋黄庭經、廟堂碑、九成宫之類是也。惟明、清間出土者，筆畫完好如新，往往精彩可愛，然亦須及時收拓，數十年後恐遂不可問矣。

金石之文，日消月鑠，不可紀極。如鐘鼎等銘，趙明誠金石録載有四十餘種，今惟焦山鼎銘與景龍觀鐘銘而

已。長安石刻，周世宗時京兆門拱拓獻王溥者，尚有三千餘本，今且不滿百矣。可不及早愛護哉？

金銀施之他處皆可，獨不可施之碑版，如陳倉石鼓、武后述志頌、香山波羅碑皆用金填，雖極盡尊崇之意，然似削圓方竹杖矣。

古碑漫漶者，後人多洗而通之，就余所見如醴泉銘、廟堂碑、慈恩聖教序記、西平王碑、圭峰碑、潁上黄庭、道因碑、嶽麓寺碑，皆重洗者也，一經重洗，古意失矣。失而不盡者，惟潁上黄庭耳。

碑之最難拓者，如泰山銘、中興頌、岣嶁碑、會稽山碑、瘞鶴銘、「秦東門」三字，然往往於無意中得之。李異渠云：「拓碑天氣須春秋温暖時候，如風燥天則拓時易乾，少選復潮，墨難用矣。夏多石汗不可拓，冬墨易暗亦不宜拓。」異渠留心金石，家藏十七帖、爭坐位帖，余曾採其言入書要。

漢碑莫多於山東、四川，唐碑莫多於陝西。若京師、河南則唐以前碑皆有而不能多。又因土人畏官司求索之累，往往錐鑿而殘毁之。或官取修城疊橋砌渠岸；其甚者，則砌湯池，支馬棧。是以日漸稀少，而後人碑版多不足觀。學書者將何所取則乎？

近聞北京、西山洞中得唐刻楷書經典甚多，字極清楚，求之尚未得也。

秦中碑版一廢於劉鄩之甃長安城，再廢於姜遵之營永興浮圖，三廢於韓縝之修灞橋。迄於今，則縣令因惡求索之煩，而十不存一矣。

昔登封令葉崶刻嵩山碑目甚多，余在京師與常司寇紫侯者尚二十六種。今戊戌所拓，才十餘種耳。海内碑版日少，其存者又不能卒得，良可歎也。司寇頗好金石之文，意欲盡搜諸行省碑而拓之，惜乎以事謫塞外而此志不遂也，悲夫！

蜀自漢以來，碑版甚多，徒以其遠不易致，故非甚有力者，則往往缺焉。成都黄孝廉子達相遇於黔，慨然許拓蜀碑相寄，同舍陳遵庵副帥又肯致書官斯土者，凡孝廉力所不及者，必左右之，庶幾有可得之道焉。昔門拱守京兆，拓長安石刻三千本寄王溥；顧崇善理漕渠，拓漢荆州刺史度尚諸碑，贈吴文定公，千古以爲美談。今余與孝廉非溥、拱比，何敢多望，得如崇善之於文定足矣！於其行也，書其語，以爲「息壤之盟」。

廖鎣洲爲賈師憲刻小字帖十卷，王楙所作賈氏家廟記，盧方春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盧柳南四家遺墨十小卷。

按，周密公謹志雅堂雜抄卷二圓畫碑帖上，廖瑩中羣玉號鎣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客，於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拓，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字帖十卷，王茂悅所作賈氏家廟記，盧方春所作秋壑記。又刻所藏陳簡齋、姜堯章、任斯庵、盧柳南四家遺墨十小卷，皆精妙。

世人好翻古帖，如靜海高氏翻聖教、米蘭亭，福州蕭氏翻玉版、蘭亭，上海曹氏翻十六跋蘭亭之類，而聖教、十六跋爲最下。

後人眼力不及前人，往往見晉、唐贋跡，誤認爲真，輒勒諸石，貽誤後人。後人又復輾轉相誤，遂至不可救藥。如閣帖内王右軍卷中夫人平善，真賞齋帖内王方慶所進王氏諸跡，皆可删却。又有字跡本無足取，徒以其名重千秋，如通鑒草、伯夷頌之類者甚多，亦宜删却。

宋拓法帖最難辨，若以麻布文爲據，則余見澄心堂紙拓國學蘭亭，至於墨，則更難憑矣。

黄長睿不能別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米南宫則自謂能知晉人，隨處以「寶晉」名齋，而淳化閣帖所別真贋，後人猶有訾議，甚矣，辨帖之難也！

樂毅論，王著僞書；李白狂草，葛叔忱僞書；絶交書，李懷琳僞書；大字蘭亭，徐鉉僞書；筆陣圖，李後主僞書。自米、趙一出，帖無有不僞者矣。

自古至今，有一書家，必有一二贋作者。如右軍之惠式道人、張翼是也。若張懷素換高正臣五紙，高不能辨，其工力亦不可及矣。

按，延陵姜二酉紹書韻石齋筆談内書家餘派云：「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玄宰，然三公同時皆有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於叔敖，抵掌談笑並其神情似之。能倣東坡者則有高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天錫名畀，京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道逸精潔，宛入鷗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散見於卷册中，駸駸與松雪並驅。元季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玄宰門下士，則有吴楚侯，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爲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遊燕都，適思翁應宫詹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閑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恒在座隅。長安士紳祈請公翰墨無虚日，不異素師鐵門限。公倦於酬應，則倩楚侯代爲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更多於宗伯架上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惟知交之篤及賞鑒家，公乃自爲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名賢，而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此論與此段足相發明，録之以備辨識。

補古人墨跡最難，相傳率更令補右軍東方贊缺字，王知微補智永千文數百字，蘇子美補懷素自叙六行，趙松雪補右軍十七帖「司州」、「瞻近」、「漢時」三帖，米襄陽壯懷賦數行，吾子行補碧落碑缺字，宋仲温補皇象急就章闕文，文徵仲補懷素千文一百四十一字，夏仲昭補趙吴興法華經第二卷，夏德馨補黄山谷詩卷，每行下缺一字。而以率更爲佳，余皆不能無議。往時見婁東東園揖山堂董宗伯所書池上篇屏門第六扇，字小而拘，詢之則宗伯補書者也。夫自補且不類，況補古人乎？

六朝以前人書，皆得秦、漢意，而議論絶少。唐人漸有議論，然皆出能書者之口。宋、元以後最多，能書者殆未有一焉。此其説之所以難信也。

陶隱居稱張道恩善别法書，又魏徵能辨「戩」字「戈」法，世人遂有「善鑒者不書」之目。余謂鑒書如説山水，非親身歷過，其中曲折，言之必不能詳。張、魏亦偶中耳，非可取以爲訓也。

不善書而能評書者，惟魏徵一人。若平園、攻媿、後村、弇州、赤水，未免强作解事。

曹倦圃云：「唐失之强，宋失之佚，元失之匀。」余則以爲唐失之匀，宋、元則未暇論也。

李後主云：「後世書家可得右軍之一體。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顔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藴借態度。」余謂此評誠有根據，但歐甚秀，褚變化，而張亦可商。因改其語曰：「歐得其力，而失其變化；褚得其巧，而失其拙；張得其變化，而失其收斂。」未知有識者，又以予言爲何如也？

唐時竇靈長與其兄子全，皆有書名。靈長著述書賦七千四百六十三言，古今能書者莫不載入。至其品定之當否，則未暇辨。

唐張懷瓘撰書斷，不載李陽冰、張旭，雖自有説，然亦終如通鑒之遺紫桑也。

泰和書，須觀其法華寺碑；南宫須觀其易論、摹王諸帖；子昂須觀其張留孫敕國學樂毅論；華亭須觀其摹澄清堂帖以後書，否則失之遠矣。

書貴有骨，然骨存其人，非可强而致也。六朝以前無論已，唐以後如歐、褚、徐、張、顔、柳、范、蔡、歐、蘇、黄、

米、朱、文諸公書，皆與其人相似，絶無軟熟嫵媚之態。若鍾紹京、蔡京、趙松雪輩書，未嘗不佳，而骨則微矣。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世人言也。

王右軍學書於白雲先生，張伯高得筆法於常熟父老，宋仲温、詹逸庵學書於紹興老僧，其姓氏不傳，何哉？

弇州云：「書力可八百年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而絶。」有唐至今纔千一百餘年，而墨跡絶無存者。若唐以前，更不必言矣。今世不乏鍾、王之跡，何耶？

右軍書黄庭經訖，空中有語云：「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又右軍書畢，能令百花俱放。技至於此，真通神矣。然不識何以能至於是？

張懷瓘云：「右軍書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別。」世人不探其本，遂作意使之不同。不知右軍既得筆法，又精神貫注，下筆自然不同，絶非臨時排算也。

宋高宗云：「觀右軍書，初若食蔗，末如食橄欖。」余謂右軍書極正大和平，並非素、旭等類狂怪者可比。此喻尚未切當。

按，思陵翰墨志：「余每得右軍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蓋言久之而真味愈出也。「蔗」字誤引。

前輩云：「逸少好鵝，好其宛頸如懸手轉腕耳。」此妄説也。曹娥碑謂「如幼女漂流於風浪」等語，皆屬可笑。

子長史記，晉魏以後不甚行，而班椽著名。右軍書齊梁間不甚重，而子敬大行。遇不遇，蓋有其時，苟非其時，雖子長、右軍無益也。況其他哉！

吴匏庵云：「書家有羲、獻，猶詩家之有韋、柳。夫韋、柳雖有蕭散冲淡之趣，然比之李、杜則尚有間，況等而

上之乎？」匏庵知東坡耳，烏知羲、獻。羲、獻之書，其詩中之陶、謝乎？李、杜猶不足以當之也，奚論韋、柳。

古之善書者，每欲與右軍抗衡，如張融答齊高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又柏元人以孔琳之比之，而自比於右軍。藏真謂右軍草書不如張芝，而自謂非老僧莫入其骱，則是抗張芝而過右軍矣。夫右軍爲後世書法之祖，抗與過皆所難言，然取漢、魏以上人較之，則又有泰山、梁父之别。若張融、藏真之言，自是書家習氣，與李監「斯後一人」語同，不足爲輕重也。

集右軍書，相傳自唐至宋十有八家，然碑拓止見懷仁集聖教序、吴將軍半截碑、絳州孔子廟碑。見諸紀載者，止有行敦集懷素碑、楊承源碑，胡霈然集大智禪師碑，越王貞集大興國寺舍利塔碑，盧藏用集建福寺三門碑，衛秀集梁思楚碑，唐元度集六譯金剛經，洪元慎集越州寺碑，沙門懷則集棲霞寺碑，沙門靜萬集慈雲寺碑，王奐之集焦山寺尊勝陀羅尼經，合之所見拓本，僅十有四，尚少四家未見其目。然大概從聖教序出，非能於聖教序之外又得右軍真跡而集之也。觀於吴文、孔子碑可知已。若近時高鏡庭方伯集刻福建西湖碑，則自書居多矣。

唐時重書，帝王卿相后妃公主作之於上，下至草野閨閣僧道倡優無不習而成名，至盗賊亦有工者。

帝王書有英偉氣，大臣書有臺閣氣，僧道書有方外氣，山林書有寒儉氣，閨秀書有脂粉氣。

唐太宗留心書學，遂使子孫無不能書。解大紳紀唐時書家二十有八人，而帝王居其半。嗚呼！可謂盛矣。

父子能書者：魏鍾繇、鍾會，衛瓘、衛恒；晉王羲之、獻之；唐歐陽詢、歐陽通，徐嶠之、徐浩；宋米芾、米友仁；明文徵明、文彭、文嘉，七家而已。甚矣，濟美之難也！

逸少七子，能書者五。清臣九世，能書者十。此又不特如杜畿、徐師道、鍾繇、韋誕輩祖孫父子兄弟能書已也。至若章友直之家人女子，張天駿之厮養婢則更奇矣。

夫婦能書者：晉郗方回夫人傅氏，王季和夫人荀氏，王季琰夫人江氏，王逸少夫人郗氏，王凝之夫人謝道蘊，庾元規夫人荀氏，唐高宗后武則天，宋王晉卿夫人魏國大長公主，宋高宗后吳氏，元趙孟頫夫人管仲姬。

漳海黃石齋先生有書名，其夫人蔡，名潤石字玉卿，書學石齋，造次不能辨。然余在閩購之，卒不可得。

佩文齋書畫譜載，閨秀能書者八十一人，至今流傳者，惟蔡文姬、衛夫人、武則天、高氏、吳彩鸞、喬氏、吳后、潘貴妃、管道昇數人而已。明、清以來則絶少。近於江右見婁妃書布政司大堂「端表堂」三字，字大五六尺，亦千古所無。

南昌普賢寺額，及布政司「端表堂」三字，皆宸濠妃婁氏所書。

閨秀書往往軟弱，生平所見惟上海王玠石之女，學二王草書，蒼勁有骨。蘇州張孟恭之女古誠、古明，學顏柳，能書屏障。

武將能書者頗多，如京口甘露寺額，則張桓侯書。磻溪廟記碑則高駢書。北嶽廟題名碑，則李克用書。上華嶽書則李藥師書。他如于頔、陳游瓌，亦皆能書，但不見碑耳。

唐梨園黃幡綽書霓裳羽衣曲碑，張庭範亦能書，宣和譜收其八件。

僧之能書者：在晉則識道人。南北朝則僧岳道人、道常、法高道人。在隋則敬脱、智果、智永。在唐則辨才、懷仁、懷素，惟則、亞棲、開秘、少紀、高閑、藏知、貞慶、邈文、智謙、法昭、曇休、景福、思惟、篙修上人、廣利翹微、道秀、仁基、廣正翹微、重閏、大雅、智詳、温古、勤口、無可、建初、懷惲、玄悟、從謙、靈迅、戒成、雲皋、有鄰、湛然、崇簡、行敦、道欽、明法、回上人、獻上人、元雅、曇林、齊己、景雲、晉光、貫休、夢龜、文楚、靈咏。五代則法暉、應之、貽矩、曇域、曉巒、大空、彥修。宋則夢英。元、明之間則紹興老僧。凡七十人。可謂盛矣！

按，庚肩吾書品下之上，二十人內，有識道人；下之下，二十三人內，有僧岳道人、法高道人。李嗣真書後品中中品，十二人，有釋智永；下中品，十人，有釋智果。張懷瓘書斷，隸書、章草、草書、行書，皆列智永；隸書、草書中列智果。隋永欣寺僧智永爲右軍七世孫，有真草蘭亭叙，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嘗藏右軍初寫本蘭亭序以授弟子辨才，後爲唐御史蕭翼取進太宗。吕總續書評，草書十二人，有釋懷素；真行二十二人，有釋湛然、釋玄悟、釋崇簡。宏福寺沙門懷仁有集右軍書聖教序、述聖記、多心經、金剛經及自書蘭亭後序。懷素草書有聖母、藏真、律公、緑天庵自叙諸帖。北京國子監有亞棲千文。開秘書有澄城縣阿那寺碑、開元寺汾陽王像碑。少紀書有紫極宫鐘銘。高閑有草書予正素座主帖，韓昌黎有送高閑上人序亟稱其草書。藏知曾篆元畏三藏碑。興福寺僧大雅，有集右軍書鎮軍大將軍吴文墓誌銘。開口寺沙門智詳，開元二十五年七月，有正書進法師塔銘。趙子函石墨鐫華稱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温古，開元二十五年，有行書景賢大師身塔記。授堂金石跋稱其書峭逸。王文秉有温古禪師塔銘。又王維有留别温古上人兄詩云：「宗兄此削髮」，温古俗姓王或即右丞族人也。聖善寺沙門勤口，天寶九載四月，有行書少林寺靈運禪師塔銘。弇州山人四部稿云：「書法絶類聖教序，無一筆不似。」賈島初爲僧，法名無本，其從弟無可字學柳公權。姚合、李洞皆有詩贈之。大和六年，書西安百塔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稱白閣僧無可。開成六年正月，正書安國寺寂照和上碑銘稱少華山樹谷僧無可。其門人元雅亦能書。安國寺内供奉講論沙門建初，開成四年，有行書慈恩寺基公塔銘及大遍覺法師玄奘塔銘。石墨鐫華謂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實際寺故主懷惲有書贈隆闡法師碑銘。石墨鐫華云：「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云：「筆法尤圓，微有聖教遺意。」勝果院僧從謙有垂拱四年書，沐澗魏夫人詞碑銘。靈迅書有同光禪師碑。戒成書有天竺寺新鐘及樓記。雲皋書有東林寺臨壇大德塔銘及題遠公影堂碑陰。行敦書有佛遺教經及撰懷素律師碑。齊己能詩，嘗以早梅詩謁鄭谷，有「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之句。谷爲改「一枝」，齊己不覺下拜，稱爲「一字師」。其書有恩益答徹禪師碑及長生粥疏。晉光書得陸希聲「撥鐙法」。西嶽僧貫休字德隱號禪月，能詩文，工書畫。所書或篆文，或古體，或玉箸，或柳葉。有西

嶽集三十卷，其詳具載宋張世南光叔遊宦紀聞。西安府學有乾化間僧彦修草書。宋南嶽宣義大師、賜紫沙門夢英號臥雲叟，工古篆，有篆書千文、高僧傳序、扶風夫子廟堂記。以上諸僧所書，皆有可考。他如唐僧尚有温雅書珍畏和上旌德碑，行滿書乙孤速神慶碑，覃素書宣化寺殘幢，契元書蕺山書院如來法身偈義全書、洞清觀鐘款識，元應興國寺憲超塔銘，元幽書甄叔大師塔銘，齊操書大泉寺新三門記，義葉書重修大像寺記，知常書憫忠寺重藏舍利記。宋僧雲勝集右軍書新譯聖教序，善儔習右軍書普濟禪院碑銘，静萬集右軍書玉兔淨居詩。更有沃州僧嗣滿，武都僧景遵，錢塘僧思齊，豫章僧智成，眉陽僧惟悟，以及道雍、正蒙、可度諸人，指不勝屈。是僧之能書者，其盛猶不止此七十人也。惟其餘諸僧，如廣利翹微、廣正翹微之類，恐原鈔本間有舛誤，未能悉考。

釋氏能書者，自晉至明多至七十餘人，而永、素則爲右軍之正宗。甚至陸氏「撥鐙法」不授他人，而授晉光，豈非以其心地清和，蕭閑無事，得以致力於是耶？

唐張伯高草書，本得王氏筆法，祇以傳其學者，乃一浮屠懷素，而一時之宗素師，如高閑、亞棲等流，莫不以伯高爲祖，幾如釋氏之達摩，亦可笑也。

唐裴丞相休，書圭峰禪師碑，沉着謹嚴，得力於歐陽蘭臺、柳誠懸，而無初唐秀逸之致。今虞山馮氏派，莫不以圭峰碑爲師，以是圭峰碑拓，一時紙貴，幾如廟堂、定武之在唐。余嘗謂顧芸美學夏承碑，則夏碑行；鄭谷口學郭有道，則郭碑行；朱竹垞學曹全碑，則曹碑行；陳香泉學崔敬邕墓誌銘，則崔敬邕行；何屺瞻學玄秘塔，則玄秘塔行；今馮氏喜圭峰碑，而圭峰之行又如此。昌黎云：「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信然！信然！

北齊書載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余每取爲笑談。陶甄夫爲余言楚中有以「穿錐」立教者，余疑其妄，今觀無顏録・懸針訣云：「筆欲自下而上，端若引繩。」則真以庫狄干爲師矣，無怪乎

楚人以之立教也。

余友劉繼莊、萬季野、王昆繩、蔡瞻岷、戴田有、汪武曹皆不能書，同學往往笑之。余曰：「自古文人如楊元素、顔長道、孫莘老輩，皆不能書，不爲害也，何笑爲？」

雙井云：「古來以文章名天下者，例不工書。」余今於韓慕廬、王昆繩、戴褐夫、汪武曹益信。

六朝以前書家，北人居多，如李斯則上蔡人；杜度、韋誕皆京兆人；崔瑗，安平人；張芝、張昶、索靖，皆敦煌人；蔡邕，陳留人；師宜官，南陽人；曹喜，扶風人；劉德昇、胡昭、鍾繇，皆潁川人；梁鵠，安定人；皇象，廣陵人；張華，范陽人；衛瓘、衛恒，河東人；王羲之，瑯琊臨沂人；羊欣泰山南城人；薛道衡，河東人。大江以南，惟薄紹之、孔琳之、陶弘景、蕭子雲、沈約、智果、智永數人。若唐以後，便南多於北矣。

古今來書家，能傾動外國者，在六朝則有蕭子雲，百濟人求之，爲停舟書三十紙。在唐則歐陽信本，高麗鷄林遣使購之。柳子厚姜芽帖，朝鮮國王以之問許文穆公。柳誠懸書名達於外夷，往往以貨購之。在宋則蔡君謨萬安橋記，後石爲日本國易去。張温甫書，女真以金餅購之。明則董思白、陳眉公書，爲日本所重。黎瑶石書，高麗使至，恒求之以歸。或曰董字今亦不購。

書家之貧賤而傳者：三代則務光、唐終；秦則王次仲；漢則李書師、張彭祖、羅暉、趙襲、劉德昇、師宜官、曹喜、衛宏、梁鴻、郭香；三國則胡昭、關枇杷、左伯；晉，戴逵；梁，陶弘景；唐，孫位。

顔魯公自其九世祖騰至公，以書名者十人，人皆稱其家學淵源。余謂書名亦有贈、有蔭，如顔氏先世能書者九人，皆自魯公而傳，此所謂贈也；若王右軍而後，王僧綽、王騫、王規等，類皆以能書流傳，所謂蔭也。然至今皆廢矣。

古人榜書多不傳，如梁武帝北固山「天下第一江山」額，不可得見。今得見者，乃吳琚書，董文敏稱爲江南第一額。余諦觀二日，似尚有病。顔太師「虎邱劍池」四字，雖蒼勁，然有屏嶂氣；或「逍遥樓」額，則弱矣。陳讜「天子萬年」四字，最惡俗，不知當時何以稱之？米元章「第一山」、「墨池」大字，勝其他書。朱晦庵大字鑿崖壁間者甚多，雖氣魄小，而皆有異趣。王龜齡絶無書名，而「泉南佛國」四字，大幾方丈，開朗遒勁，與小字無異。生平所見榜書，以此爲最。林焞「忠孝廉節」字，雖蓋東封頌之上，爲萬世所唾罵，然字亦可觀。

署書始於蕭何，其後有梁鵠、師宜官、韋誕、蕭子雲、李北海、顔真卿、柳公權、楊凝式、石曼卿、蘇軾、米芾、吳琚、王十朋、張即之、朱元晦、康里子山、董其昌、范允臨。

古今善題壁者，師宜官、王右軍、王大令、蕭子雲、沈傳師、楊少師、米南宫數人，而至今無一字傳者，豈不可惜！

古來題壁者，自王氏父子而後，惟有沈傳師、楊少師、米南宫爲最著。南宫之言曰：「學書先寫壁，懸手作字，久之自得趣。」余以爲南宫説倒了，何不云：「學書先懸手，手熟自能題壁。」

往時在都直府，以内造高麗紙長二丈，闊八尺者索書，一時無此大桌，乃佈於平地，襯以大氈，跣踞於上書之。又縛長柄帚濡水學方丈書，三四日後，脚步方有分寸，蓋不難於驟進，而易於速退云。

明南京陳别駕鋼書小詩於牡丹玉簪花瓣。太史沂手背爲册。鄧新甫書洛神賦縱横僅寸餘，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絶句。昔黄長睿跋華嚴經云：「尺紙作七萬字以爲奇。」今觀此，安在今人不古人若耶？

蔡明遠載米周顔清臣，清臣遺以尺書。僧契順爲東坡達家信，東坡書歸去來辭報之。古人之不輕爲人書如此。

謝安不重子敬書，得之輒碎而不存。鮮于伯機與吳興書，裂作引紙。子敬、困學且然，況吾輩乎？亦自反而已矣。

康熙初官松江者，知府則張羽明，同知則彭可謙、朱若一，通判則范念祖，皆好書，凡遇臨，民爭以牒素投公案旁，積與案等，則廢百事而書之，至今傳爲美談。

弇州四部稿曰：昔有開士寫蓮華經，能使方丈地畢劫不被四時風雨，人每歎異，以爲佛力如此。余謂此無足異，右軍書能使百花俱放；峋嶁碑及張樗寮西寺額，可避火；蘇文忠公柳州荔子碑，可解水；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能使龍神感動，此皆見之紀載，世所共知者也。

茅山朱觀妙先生碑，不知何人書，萬曆間土人捶爲數十塊，將以爲灰，一日雨中雷火繞之，碑複合，但碑身微俯，而無字處有數孔，騎而下者系焉。今十餘年來，孔亦合，真奇事也。道士沈蟾陽爲我云。

幼時聞前輩云：「徐青藤書片紙取酒市肆，久之不償其值，酒家苦之。及青藤没，人重其書，以一金易一字，直遂數十倍。」逸少題蕺山老嫗六角扇，嫗有愠色；門生設佳饌，書新棐版几報之，爲其父刮去。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作佳書致謝安，安輒批還之。夫不遇知己，王氏父子且不免，況青藤乎？

米老云：「大令書，好事者每割剪一二字以售。」金陵瑣事曰：「永興與圓機書，有人剪開，字字賣之。」書史云：「懷素絹帖雜論數事，後人剪分二十餘處。」三公可謂不幸矣！

金陵瑣事云：「有人收得永興與圓機書，剪開，字字賣之，『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二字得芋千頭。古今相傳，以爲筆墨之榮。」余謂文皇賺得蘭亭，賜辨才物穀各三千；永興進廟堂碑賜金印；高宗集聖教序，一字一金錢，豈特麻芋而已哉？

書價原無一定，逸少書戢山老姥竹扇，扇止百錢。迨懷仁集聖教序，則一金錢購一字。伯施與圓機書，「磬卿」二字得麻一斗，「房村」二字得芋千頭，而夫子廟堂碑拓本價至十萬。韓宗儒换東坡書於姚麟家，止羊肉十數斤，而英州石橋銘取以三百，「千月林堂榜」得錢五萬。

字價貴賤有幸不幸焉，非關書也。如王氏父子在宋、齊時，極貴大令，而右軍則爲其子所掩。至貞觀間則反是，大令書棄而不收，遂至割去姓名以求售。褚、陸碑版不多，而李北海多至八百餘首。蔡君謨在治平時不值一錢，而王才叔者，不知何許人，絶無一字流傳，在當時竟有千金之值。東坡書不及君謨、山谷，而今時貴賤幾至數倍。宋仲溫、祝希哲自在董思白上，文待詔、豐考功、王孟津雖天姿少遜，而學力皆過之，何以董思白貴至數十倍，真不可解也。

書佳者，草稿、藥方、馬券、門狀皆可傳，如其不然，雖佳紙精素，勒之鐘鼎玉石，愈矜持愈見其醜，亦屬何益？右軍書屈於宋、齊，而伸於梁、唐；平原屈於王著，而神於蘇、黄，遇不遇亦有時哉！非關書也。

書之傳不傳，有命存焉，非可求而致也。古今來能書而傳者固多，其不傳者何可勝數耶？

碑帖流傳有幸有不幸焉，幸則金填氈裹，壁釘帳懸，换鵝换羊，織錦裝屏，護欄布毯，名齋龕殿，刻塾發陵。華郡廨，函梁栱，藏玉枕，排金門，列經堂，移便坐。置於公寢，陷於西墉，掘於水磨，移於墨洞，得於耕者，著於散花灘。數日不去，三宿乃行；據船而得，剖冢而取。決河開渠而出，水遏原遷而傳。臨則帝后，收則貴妃，乞賜則公主，翻刻則親王、駙馬。潤以鼠鬚栗尾筆，緣沉漆竹管，銅緣筆格，大小龍團茶，惠山泉。鏤管鐫以棗木，寵以「敕」字，伴以圖像硯影。鈐以汝州、長沙、雷州、荆州、袁州府印。拓以澄心堂匱紙，拂以丹砂李廷珪墨。貫以鐵門，以銀錠扣，貯以麒麟匣，引以雙龍。識以七印，題以泥金簽，裝以金玉白檀，紫羅標，織成帶。易以金錢銅硯，正透犀帶，研

山，玉座珊瑚，僧繇畫梁武像，王維蕉雪圖，李後主翎毛，徐熙大折枝梨花。賜以麟角寶珠，銀瓶琉璃碗，内廄鞍馬，莊宅，絹穀。酬以黄金印，縣尉男爵，員外郎，加入五品，保康軍節度使。不幸則沉波入井，殉葬覆舟，鑄錢質庫，棄厨截角，種蠶鎮肉，鑱損割裂，甃城修橋。營浮圖，鑿爲臼，爲研礲，爲柱礎。擲爲梅花，翻爲肉案，馬槽横坐具，給爲月俸。枕於役夫，捶於土人，埋於泥沙，移於敗屋，籍於官庫，押於南廊。横於田間，斷於地震，轟於雷，鬻於燈市。棄於殺胡林，出入於相輪火中，培以亂石，築以竹篙，蹴以馬蹄，辱以虜將樂妓。鋤以耒耜，縮以燈影，劚以枘竅，伴以舂碓，淘以河夫。染以茅屋汁，以寒具污之，雄黄塗之，鴟吻貯之。甚而至於棄之潭中，投之竈下，碎於流寇，磨於縣令，則不可復問矣。

元末鄭元佑右手脱骱，以左手書，余見其薦季直表跋，清潤有格度，不知左手何以能爾？張懷瓘書斷載，大曆中，天津橋乞兒以右足夾筆寫經，更奇。

書不必皆紙也。張芝書衣帛，王逸少書新棐版几，子敬書練裙紗裓，素師書衣裳、器皿、柹葉、漆方板、澡盤，定州僧書沉香所種楮紙，陳鋼書牡丹玉簪花瓣。

作字不必皆筆也，周穆王以劍劃「吉日癸巳」字；魯靈光殿匠人，以泥刀劃「太子釣魚池磚」。王右軍以堊帚書壁，柳枝書瘞鶴銘。陶隱居以荻書，張長史以髮書，裴休揾袖題化成寺額。吕洞賓以瓜皮書濟南寺碑，以石榴皮寫七言絶句於西鄰酒家。黄華老人以檳榔殼書大理府「三塔寺」。南唐李後主撮襟捲帛而書，石曼卿以氈作龜山佛寺殿榜。陳白沙縛茅作字，高其佩以指書畫款，張綏以箸書扇。余亦曾以布作山東都司堂額，以草帚作方丈字。然則書亦何必專以筆哉？

黔無碑版，市帖者亦不至，忽有持懷素自叙，文徵仲黄庭，詹元靖庭菊賦來售者，余將却之，異渠曰：「此燕之

馬骨也，不與千金，則千里馬不至。」余笑而肯之。

雲南圓通寺碑版甚多，且有歐、褚等跡。吴三桂未叛時刻也。寺僧又翻木版與碑户爭利，不知者輒誤買之。

黔中巖洞題識，前此多出郭青螺，今則多陳子文書。或自署名，或署前撫軍于公準，方伯張公建績，蓋青螺撫是邦，而子文則曾知石阡府故也。

黔中武侯舊跡最多，余曾見石刻一像，高四尺，上有順治十六年孤竹王可就題贊。

黔中筆墨硯俱無，惟紙以野桑楮穀等樹皮爲之，頗類高麗紙，但嫌小耳。余厚其值，令照楚紙擴而大之，遂日書以與人，無論借此習字，即無佛處稱尊，亦無不可。

黔中碎雄黄以嵌匾聯，猶之閩人以山石也。雄黄臃腫，山石粗獷，皆非雅作。

徐用錫

徐用錫（一六五六—？，清順治十三年—？年），書法家。初名吉，字壇長，一字魯南，又字晝堂。清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侍講。精於字學，書法蒼勁飄逸兼而有之。徐氏論書以「澤古」、「換骨」爲要旨。清楊賓於徐氏書法至爲嘉許。

字學札記二卷，上卷爲論書法，下卷閱古帖。徐氏工書，論書法多發揮己意；閱古帖多爲考訂之作，尤以蘭亭爲多。此處選録上卷。

字學札記載徐氏圭美堂集，該集有清乾隆十三年刻本。又有桐鄉徐氏淨明齋抄本、順德鄧氏風雨樓抄本，均爲罕見珍本。

字學札記

論書法

書家務圓熟者，易滑弱而少骨力；務勁健者，易板滯而乏機勢。蓋用筆雖要使盡氣力，然不可使煞，須以意運用之。筆筆要有起止，不爾，便是魔道。

安溪師嘗云：鄉前輩王耻古，初閱其公車時窗課，極稱工夫深到，但微不足，曰「骨節尚大」。問曰：「骨節不得大乎？」曰：「大不得。」因思文家理脈不細，氣魄不斂，字句不琢煉，便骨節易大。合而言之，生，故也。又思學書亦苦骨節大，不特點畫要細處小處學，即結字亦是愈熟愈不相礙。便覺小文章蘇大於歐，歐大於王、曾，王、曾

大於柳，柳大於韓。書家亦然，蔡、蘇、米、黄大於歐、虞、褚、薛，歐、虞、褚、薛大於獻之，獻之大於羲之。

東坡書似肥，却當知其瘦處，以有筋在內。元章書似粗，却當知其細處，以逐筆集古過。蘇天分高，米工夫到。

書家力量，風神俱到者惟二王，後則力量多風神少。宋之米，明之董，皆天姿高，欲自振整。董學力不如米遠甚，晚做楊少師爲勝。馮定遠云：「董却藏鋒，學董者俗，董却不俗。」

力量自要字中筋骨勁挺，而學習則自練七十二筆始，七十二筆到，手所向無疑，膽能生智矣。風神祇在大小、枯潤、疏密、長短，取之此關乎才分，而態與韻生焉，則直根乎情識矣！

小篆有横直，而無點、撇、捺、勾、挑；八分有點、撇、捺、勾、挑，而無尾出鋭鋒者。楷書作而八法具，策、掠、啄、趯，或如刀削，如棘刺，如麥芒，皆以出鋒爲妍。亦如聲之起丹田，由喉而舌、而齒、而唇，遂出口。亦勢之必至，然開發亦必收閉。鋒中而藏，則後天而不漓乎先天，故大家作今體，篆分皆備。

平生聞友人論書，適有會於心者，不敢忘。何義門學士云：「古人用筆鋒勢亂跳，如鹽醃蚯蚓。」常熟瞿支遠笑其寫字尚不知提筆，即自命書家耶！字却要時時將筆提起纔好。家孝廉位三云：「作字須倒繞過對面下筆行筆，方無偏扁之病。」高淳吴季舒隱君云：「聞祁豸佳止祥學書於董，叩以訣，曰：無他，祇筆筆給足了。他便是病，都在這一筆未寫完，就寫下一筆。」宣城梅勿庵先生云：「聞右軍愛鵝，正取其頸長屈伸自如，有似提筆運腕不露筋骨也。」

書法結字要鑲嵌的緊，方能佈置的寬。凡有形者，皆不能離陰陽，字法欲長先短，欲短先長。一切輕重、燥濕、大小、高低、疏密、肥瘦之類皆然。

詩文書畫皆須換骨，隨手所爲時體俗樣都不好。如何能换？日日澤於古而已。做聖賢定須言動依著成法，令

人一望無慢易輕躁之容，一言一步不敢苟，始得。筆前有一種鮮華之意，書家自是難得，覺得不由習成，然不習亦不能成。如東坡、吴興可見。近日如董宗伯亦略擅此，若鍾、王則英秀奇偉，下至歐、虞、顔、柳，皆骨脈相傳，尤高。

書法運用，提起按下輕重之間，呼吸頓挫之由，不可少離。要換筆，又要筆筆起，方是一筆。一筆寫行草，俱須繞上迎面下筆，方能圓勁得勢，順筆溜滑，多成垂頭塌翼之狀，全無精采。力量不復具體局矣。

讓左側右，不徒説手臂，每字體勢須皆如此，雖字體不同。亦有左昂右低者，而勢多取趨右。古人字右肩多聳，可想其故，蓋執筆者右手不如此不合局，不得力矣，理勢然也。

古人書，自以沈著精健爲主，又不可無逸韻。沈著精健，由於講求法度，學習點畫，法力俱足始能。若逸韻，則緣於姿骨，心知其意，好尚雅格。不爾，子發、彦修不免斥之門外。李西臺尚爲東坡所鄙棄，楊少師則雄强變化，雖高流無異議矣。

蘭亭之妙，固是平時巧力俱到，而此日景情心手交悦，意到神隨，筆能副之。却用正鋒，而偏側伸縮天然自具。逸姿變態，不可方物，遂使行款體形，盡堪繩準。

米元章對徽宗「蔡襄勒字，蘇軾畫字，黄庭堅描字，臣刷字。」當知「勒字」之妙。

草書欲化去横畫，而體取圓，本於篆也；楷書欲竪畫短，而體取方，出於分也。鍾元常真字便可見。黄庭、十三行、畫贊始有長竪畫，二王之變古，於此可觀。

字樣不可等匀，楷書始於魏、晉間，人看其體勢，宣示、黄庭、曹娥雖傳摹久，點畫失真，尚可想見其用意。至行書，則蘭亭、聖教當字字玩味，其制撰之妙，心精所注，筆墨俱有形色，造化爐鞴在掌指矣。却又非雕刻牽强，山谷所云「庖丁解牛，梓慶削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考同一樞紐，不容一物於其中。東坡所云「直追所見，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須與知者參之。

草書要字字可以數得出筆畫方好，許多夾雜冗筆，便是外道。雖顛、素狂草，亦如此。余故云：「正書要有筆法，不是要無筆勢；草書可以減筆畫，不可以減筆法。」

書法下筆便覺鋒粘紙上，像推不動，鋒陷紙中，像拔不起，方好。逆、頓、放、收、疊、回，每筆皆如此。著力要匀足，不要盡。鬆緊者筆之呼吸也，結字之展促如之。

東坡書天分最高，得筆後便能觸手生勢，自然成體。海岳却從王大令、褚中令、陸柬之等著意，翩反撰造騰拿之勢，遂成雋拔之品，似工夫較深於蘇。蔡君謨天分雖略亞於蘇，工夫雖略亞於米，要其工力所至，楷本平原，行書宗二王，體格大方，獨傳單微正脈，故東坡在當時便謂「書法君謨自應出執牛耳。」何謙抑過當？乃知此老心眼定而能公。山谷與米老互相訾謷，蘇公却數於山谷書有微詞，至米則稱之爲「超妙入神」。蘇、黄之交固密，真鑒者豈得以愛憎人之？蘇又極口稱楊風子一洗五代以來衰陋之氣，李西臺等俱不掛眼，至周子發則戟手駡矣。若張顛、醉素，趁筆調笑，其意謂壞鍾、王家法，則可要其用筆未嘗絲毫走作，固亦楊凝式類也，風韻減耳。至市娼眩兒童文人口快語，當分别觀之。

朱子書字銘云，明道先生曰：「吾書甚敬，非是要字好，祇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吾思摩詰畫山時，見山不見畫；寫字時，祇見點點畫畫，及成個形象，即古人所云「心畫」也。文徵仲題藏真自叙云：藏真書如散仙入聖，雖狂怪怒張，而求其點畫波發，有不合於軌範者蓋鮮。東坡謂如没人操舟，初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若此自叙帖，蓋無遺恨矣！

每筆還他起止，住筆收鋒迴內，莫帶出餘芒。草書是索性聯絡，不是沾帶，其中點畫波發，起止仍須還足他。

書家學歐，須飛動，不得徒求之緊勁，方知其血脈流通。學米，須謹重，不得徒求之活變，方知其工力深到。

筆正鋒藏，不露芒棱，如兒鵝掉頸，游魚盤波。其下筆也，紙墨相交，深陷熨貼，如利刀入肉；其行筆也，滚跳擲翻，勢不自已，每筆皆具起止，又轉令鋒正自然，如此，如蚯蚓中鹽一般。

學書在得筆，得筆矣，臨書時用意安排。得筆者，筆直下使力勻齊，鋒中而藏，不走作。至熟極，而巧生焉。用意者，記法帖字之式樣，並字裏行間之遲疾、疏密、肥瘦、大小，皆閱玩之，然後自己結構之，不失心準而目想者。

昔人稱右軍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須玩味一陽一陰。龍跳者，言其使筆力勢圓軟而勁健，夭矯而遒緊；虎臥者，言其體質安重而有威神。

一幅字筆筆著實，而位置有體勢，運掉有機鋒，殊不易易。

凡下筆，一點一畫沁紙稱意，精神炯炯，似在天壤間有此一物事方得，丟筆浮墨，終寥落無成。

鋒正管直，一點畫不得牽率輕易。用力須入紙，所謂畫沙、印泥、壁坼路、屋漏痕、折釵股也；使筆力要遲、要勻、要足是本領。筆有輕重、轉換、按下、提起，及呼吸頓挫；墨有濃淡、燥潤；字有肥瘦、長短、疏密是風神。大抵用筆盡之鋒中，結字盡之展促。臨摹古人，觀玩法帖熟得其意法，自己運，然後能用本領，而風神生焉。

學書，衹一眼看定筆鋒在中否，走一筆定三折，便有頓挫騰踔之勢。藏鋒要熟，轉折處不露。想董思翁云迴腕者，即提筆耶！筆筆足，能用意，觀面古人不難矣。

氣力要使得勻，有不到處便是病。刺得入，提得起，行得鋭，留得住，展得開，拍得緊，轉得圓，收得淨，衹要足，不要盡，喜雄勢，忌平穩。柳誠懸云：「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衹得却。」

學書一字訣曰：「遲」，二字訣曰：「鋒正」。古人云：「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自不能急，每一筆着眼覷定鋒在中，往復千轉，皆恐隨勢傾側。柳氏謂「心正則筆正」不虛也，近時人笑海寧陳奕禧子文，作大書，遇彎鈎趯脚，身逐筆行，以爲裝樣作態，正其得法處。

真楷，筆勢縱横，開發處直而含曲；行草，筆鋒轉换處折而不斷，乃工夫火候到手之驗。祇藏鋒熟使鋒到耳。書法下筆，有横有直，直者雖横亦直，横者雖直亦横。直圓而横方，篆直而分横，至鋒中則一也。虞出篆，柳出分，大略如是，亦非判然爲二。

「雙鈎懸腕，讓左側右，指實掌虛，意先筆後」四語，本要訣。「雙鈎懸腕，指實掌虛」，俱言握管；「讓左側右，意先筆後」，俱言結字。雙鈎者，食指中指鈎管也；懸腕者，腕不著案也。指實者，食指中指鈎管，大指抱管，名指小指抵管，俱要撮緊，所謂實也，掌虛者，名指小指不可掐掌心也。讓左側右者，字之體勢，大概左低而右昂，蓋右手作字，不爾便不發揚。意先筆後者，要筆筆寫足則遲，遲則能於其間用意結構，大小、肥瘦、疏密、高下、長短、離合、推挽，著意排布運用，而筆隨之也。讓左，留右地也；側右，側向左也，顧盼在其中矣。昔人論郎官記抑左昇右，正是如此。

「錐畫沙」、「印印泥」，皆言筆鋒入紙欲透紙背也。何以能如是？鋒中正而沉着也。鋒直入紙，則兩邊勁淨如水洗，如錐鋒入沙，如印文入泥，筆鋒欲出不能，最善取譬。絲毫不中不正，便不能如是。所以狀沈着者，惟「逆撑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最妙。東坡云：「世俗筆苦驕，衆中强嵬峨」，「驕」字最妙，不復能入矣。至唐人又出「屋漏痕」亦妙。屋漏行壁，委蛇曲折，而鋒藏於中。觀漏處干，兩旁有暈，則中痕一路不偏不倚，顯然可見。如善書者，看其所作，映日照之，中間行筆處墨淡，墨俱推在兩旁，宛然不二。「綿裹鐵」，於此可想。「壁坼路」亦言深透，

不異「畫沙」、「印泥」也。「折釵股」，言竪也，筆從下逆上，折而向下，則藏鋒而中，故云「折」，如此則中而圓如釵股也。

文徵仲書，本元俞子中，王雅宜本宋邵龢，王伯穀亦學邵。趙孟頫本唐蘇靈芝。歐陽率更、褚河南皆源於隋丁道護、張公禮。要精熟一家，方可貫穿衆家，書家以爲秘要。朱子論讀書亦然。

歐陽率更與虞伯施，字體皆長，固是欲變魏、晉短扁舊樣，而結構亦微不同。歐於横竪畫，作長短以爲展促；虞於戈、波、點、横，拓斜攢密以爲展促。雖變化無方，陰陽互用，大約歐多於上下截作斂散，虞多於左右體作跌岩。歐用正，而以偏合勢；虞用偏，而以正成局，無不以相稱爲主。此錢穆父訶米顛曰：「須得勢。」米遂緣此大進也。要之，虞尤於魏、晉法近。

虞伯施廟堂碑，或側頸拖脚，或昂左墜右，極伸縮取勢而一歸寛綽，得魏、晉人奇巧而機軸能新，可云鴻制。「龍跳天門」，以圓勁騰拿，活變不窮言；「虎臥鳳閣」，以體局穩密，盤踞得勢，自然威重言。宋人皆欲自出，結撰未嘗不新，都不似右軍。極縱放處，無不雅相有韻也，如米、黄習氣處，便惹厭。元之趙，明之文、董，學之不俗者少。大王之黄庭、像贊、曹娥，行書之蘭亭、聖教，草之十七帖、淳化閣，人人精習，至今轉相摹拓，失真多矣，仍未見有流弊。推而上之，即大令便難比，並如鵝羣帖已開習氣之門。真如尼山文章，至十翼，句句滴下天髓來，皆從心坎中流出性命膏液，不得不萬古心悦誠服也。聖人到時中却無定體，自聖出之，即皆定體也，所謂變動不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也。

趙松雪云：「書家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結字隨時變易，用筆千古不易。」用筆者，柳誠懸所云「筆正」也，筆正則鋒中。又行筆遲，遲則墨隨鋒入紙矣，此其不易者。八法與三十六、七十二，皆用筆式樣，結字隨人具體，

偏正、輕重、展促，則須用意佈置。宣示、黄庭、樂毅、畫贊、曹娥、蘭亭、聖教、淳化、十七帖，學之到手，唐、宋大家名家，俱不可忽，所謂「亦須用工」也。

用筆要轉，不轉，恐鋒順行而偏也。或迴、或翻、或倒，下筆都是此意。

結字要得勢，斷不能筆筆正直，所謂「如算子便不是書」。到字成時，自歸於體正而行直。至執中而無權，筆筆要正，則書家之子莫也顏、柳。體方者方，長者長，各字結構亦不是板定死法。

元人書，惟鮮于伯機、饒介之不大依傍趙承旨，他如虞伯生、袁清容、周景遠、鄧文肅等，率不能離趙。

魏、晉人多生動，唐人多平正，宋人多囂張，元人多頹唐。凡詩文字學要深厚，如書法，至元、明便甚淺薄，下面生不出甚麽頭面來，故馮鈍吟謂「明人書一字學不得。」

虞書固不平勻，即大歐、顏、柳，其楷書佈置，俱當求其展促處，各有結體，不離長短，疏密，便知生動之由。

近書家，江、浙人數三家：姜葦間、陳香泉、何義門。姜學晉人，用筆蘊藉，吻肩不露，結體亦高雅，不踏時蹊，唯筆筆拆開看，有未足處。陳知用筆，點畫有功，祇好古字，反墜河北氈裘氣。又從襄陽入手，任學晉、唐，骨胎自露，更覺可嫌。何臨倣唐人甚熟，實得古人筆法，祇自己面目少，塌着筆描字，不是提着筆寫字。

無論真、行、草，點畫無絲毫混過，自佳。

筆鋒入紙，便是藏鋒，鋒正故也。轉處皆正，書家重筆筆起，又貴換筆，都由此。

「十緩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古人語也，盡之矣！起、伏尤宜體認。

提筆熟，方少棱角，草書尤然。

懷素聖母帖全是王子敬法，筆圓鋒正，是真脈。

蔡端明沉厚有操縱，蘇文忠秀發姿態足，米顛學力到復能奇變，黄山谷刻苦，李西臺少英分，周子發則努目金剛矣。

用筆圓轉而勁，中邊皆到，不露棱角，如魚游於水，方是古人妙處。黄山谷云：「右軍書圓緊」，誠然。大令便别。

書法，即一點亦須有摇擺之勢，所云「三折」，所云「頓挫」，所云「迴斡」、「衄疊」等名目皆是。總之力要用得處處匀齊而足，必如此，方能盡其勢。故云：「如撑急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又云：「若鹽醃蚯蚓」也。就呼吸吞葉間討消息，若一筆徑過，便與古人隔膜。衹是筆不可用煞，要刺得入，又要提得起；鋒不偏則入，鋒不屈則起。刺中便提，不是兩事，刺者，正也；提者，直也。古人「畫沙」、「印泥」之云，正爾。

用筆鋒須中，結字亦要從中排佈。用筆之中，實在畫心；結字之中，虚存空位。實者絲毫不得走作，虚者移步换形，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

書要風神灑落，結構妥當，筆畫勁淨。

執筆緊而高，則運動有力，收放得勢，鋒長而意自如。古人所云：「掣打勁利」也。若到熟境，則智聖集成，羲、獻觀面矣。

書法要鋒正，趙吴興所謂「千古不易」者。又須一點一畫依法使盡氣力，有起有運有收，篆、分、顔、柳帖熟摹，臨時又隨手用意，未下筆，先有形象在目前，久之擬議以成其變化，便可以語佳境。既有意使筆，又莫死煞，須含蓄不盡，即爲逸韻。

「學趙易熟而俗，學董易滑而弱，又多平、犯、冗、順四俗筆，書道難成。」此馮補之語，今世之針石也。

行草書，凡注下牽上，筆必從下掣上；帶上轉下，筆必逆上迴下，總要使其筆鋒用足，則勁而有力也。書俱描字樣，詩祇打腔口，此弊不自今日爲然，而今日尤甚。書無點畫，何問法與骨勢？詩無意思，何問性情關係？

運意使鋒，蘭亭爲極，聖教佐之，畫沙、印泥、折股、漏痕，須一一自己識取，有所得，古人覿面也。用筆輕浮不得力，用筆雷堆不生機勢，均之是病。

玄秘須學其渾厚，莫學其方板，先學柳，次學顔，便易分明。浮俗多生於鋒不中。

東坡論書，大約取機興、風神、姿韻，故云：「天真爛漫是吾師。」爲天姿不高，局於矩矱，不自立家，失之傖重者，下一針砭。於周子發痛訶，並李西臺亦麾却，即黄魯直亦有微辭。如題顔尚書草稿以爲「黄金不如瓦注」，雖魯公猶不免，則諸碑版亦在所不滿。義門學士遂謂米元章用蘇體，故東坡以「超妙入神」許之，而魯直殊不肯屈下，爲有品，恐亦深文鍛煉。東坡於蔡忠惠，謂其應出主壇坫而謙讓太過；又推楊風子字勢雄强，一洗五代以來衰陋之氣。二家書體與東坡不類。平心而論，魯直與米雖氣類不同，互相訾謷，祇姿致工力，黄豈能比米？惟東坡醜詆張顛、醉素，返逐世好，至妖歌嫚舞眩兒童。觀素之自叙，首載魯公明認師傳繇、張。至云口訣手授，又以爲雖姿性顛逸，而模楷精詳，轉爲真正。况素之用筆，全本大令，第盡改鍾、王之形體，雅制由此日遠。不得以張長史千文之僞跡，爲高閑、彦修、晉光輩流邋怪陋輕滑人藉口耳。至長史千文直斷以爲妄庸子所假冒，實不曾見前人議及爲臆説，幸識者正之。

馮鈍吟論書，平實公允，勝姜白石遠甚，但斷「學旭不如學素」，似亦以千文爲張跡，不曾見素自叙開卷，溯魯公傳派綱宗耳。素用筆未嘗與古人絲毫差池，恐東坡亦偶見顛、素之僞帖，便著語。多聞見而闕疑，殆所以爲聖

的也。

文氏所刻停雲館，不全本黄庭、樂毅論、像贊、十三行，皆以越州石氏帖重摹上石，而樂毅論以長。「容住」石帖尚有，「節通」者短行一，「應海」二字各一行，即宋人所推高紳家所刻，火毁存餘「海」字本也。停雲・曹娥則另本，非石帖也。石帖刻至精，其筆鋒纖毫皆到，文刻呆笨，百不能存一矣。

楷書神氣，須如草書流行；草書筆法，須如楷書嚴整。

蘇、米書皆有逸氣，不主故常，然深於筆法，故所論皆非耳食者所知。須知偏側之勢出二王外，不獨指草書也。與逸於繩墨外，造車合轍，固非虚語。

冕服須自己是羣卿方好著，若梨園子弟，龍章被體，人終不尊貴，非其真也。董思白書比之古人有間，然尚是官著衣冠，吾儕終不免劇演也。此義門先生語，蓋謂華亭有自己面目，運用得來，不爾，傍靠别人門户，豈能久長？然須如米海岳筆筆集古，再自立家，方有成就。若野而狂，以爲我用我法，反不若守定規矩，猶是個中耳。

大年真草千文用筆圓健，提换頓挫，篆隸古法俱存，結體極藴藉雅馴，又能立家，洵鍾、王嫡嗣也。

書須爲己有悦心處，不要徒以悦人，鋒中筆筆透紙，寫足這一筆，再寫那一筆，此是要訣。結構要自己主張，却又各家臨倣，識其意趣，方得横生姿態。外法度，而内性情，如鳥雙翼。

筆墨俱要入紙，是書家要義。鋒正則筆直入，運遲則墨沁入。鋒正則心無旁歧，且勁淨生焉；運遲則有暇用意，且頓挫生焉。筆入，所謂「錐畫沙」也；墨入，所謂「印印泥」也。另筆墨不相離，而體認不可混。

學書小篆，倒搶下筆，藏鋒行筆、屈筆、轉筆、提筆、駐筆、衄筆迴鋒，緩運速垂，凡直皆玉箸，懸針少，垂露多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也。若正方扁楕，圓肩帶方；左右帶飄，玉環犀廓；搭鋒無痕，小作偃仰，不尚高卑，長短狹

闊；緣形成勢，亦無定局。大都篆取收斂，有衣冠瞻視之威，無弩張劍拔之猛，但具直横，尚無撇捺。八分則横亦作飛，全體成扁，趨勢向右，梁柱間棁，左右翅翻，仍篆之貫，惟住鋒齊縮。至於出鋒，隸楷之點始尖，啄取穎長，挑起則銀鈎圓上，雖棘刺之短，亦銳利中畏。

二王草書，不欲筆長，不欲筆直，不欲筆撤。不欲長者，要還他筆筆有起結，不許徑過也；不欲直者，要使筆力頓挫無已也；不欲撤者，要知上顧下盼、疏密濕燥、高下正側相映帶也。

趙吴興云：「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盡之矣！真、行、草，各有體制，皆須用工習熟，而筆法則一。行亦出於真也，草亦出於真也，點、畫、波、發，無兩法也。姜白石謂「率更、平原以真爲草，李邕、李西臺以行爲真」，則狐禪矣。謂「古人有專工真，專工行，專工草」者，是矣；請「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爲不知書」，則非也。蓋言行，草材料皆具真書中也，特行有行之體勢，草有草之體勢，不容不博涉而精習之耳。大要筆須正，筆正則鋒藏，七十二筆煉熟在手，平時臨摹細倣古人，自書則用意，具體裁而神氣行乎其中矣。

大抵古人著書略而實盡，後人詳而多浮。如論書則「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東坡「大難於結密而無間，小難於寬綽而有餘」，何等確切。至若上下、左右、前後、肥瘦、長短、高低、大小、疏密，稍加商度，亦足以資佈置。若隨步换形，心手相準，亦不能必造化生物，一一都稱量過也。至數大家名家且用師法，漫相方較，如率更嚴整，何曾太拘？顔、柳用筆，何曾一偏？唐人書碑板亦如隸分，碑板不能不整齊也。謂魏、晉各盡字之真態，語極有味。虞永興、智永匀圓，圓則有之，匀則未也。虞之廟堂，永之千文雖横直相當，而形制變動却無方體，與趙吴興固不侔矣。

白石論草謂「古人作草，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其筆皆輕。張顛、懷素最號野逸，放而不

失此法，」數語佳。又謂「橫畫不欲太長，直畫不欲太多，」是門内語。又謂「書須襟韻高」，亦好。但此不可强。

折釵股，謂用筆逆鋒而上，倒折而下；筆鋒正中，圓勁到末，謂懸針也。印印泥，謂點畫凸於紙上，勁淨如洗也。錐畫沙，鋒透紙背，推墨旁暈也。屋漏痕，滚圓直中而下，墨彩偎鋒而行也。坼壁路，筆鋒陷於紙中，深險而淬利也。白石原云「筆正則鋒藏」，「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亦約數法爲言，而「皆不必」則未免語過急促也。至云「無鋒」，又云「無鋒以全其氣味」，則亂道矣。無鋒則筆不正，無書法可言矣！

「遲以取姸，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白石此語殊欠分明，既言三折，則初學時便須遲，揮運熟而始能速也。如「一點與畫相應」，「兩點自相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四點一起、二帶、一應」之類，如何可速？若「執筆欲緊，運筆欲活」；不指運，而腕運，手不主運，腕不知執」，皆古人定法，不可易者。

萬經

萬經（一六五九—一七四一，清順治十六年—清乾隆六年），書法家。字授一，號九沙。浙江鄞縣人。萬斯大之子，幼承家學，博通經史，亦嗜金石。清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後因事罷歸。全祖望萬公神道碑銘云：「公之歸也，家既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萬經工隸書，清錢林文獻徵存録云：「經善隸書，得鄭谷口之妙。」

分隸偶存

分隸偶存分上下二卷，係萬氏究論分隸之作。全書輯採自漢迄明季論書之百餘家，考辨分隸，叙述源流，旁徵博引，著其所出。捃拾羣書，明白可據，向爲藝林所重。是書上卷中作書法、作分隸書法、論分隸三章，多係輯録蔡邕、衛夫人、張懷瓘、陳繹曾等成説，故此處未予選入；漢魏碑考一章因係考訂碑版之作，故亦未録。下卷論列代善隸書之書家三百餘人，所録採自各類專書，可視之爲分隸書家人名録。

分隸偶存有清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原刊本、四庫全書本、清道光壬辰重刊本、四明叢書本。

論隸分楷所繇起

許愼説文序云：「秦書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書・藝文志云：「漢書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後漢・儒林傳云：「古文、篆、隸三體。」是漢以前並無楷與八分之名也。晉衛恒四體書勢乃云：「隸書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始見於此，是即指隸爲楷。後魏江式書表

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又不別云作隸，而後世所傳蔡邕石經俱是隸字，非即指隸爲楷乎？ 八分則始見於蔡文姬石室書勢。 唐玄度唐人十體書論亦云：「王次仲始作八分。 楷法，謂有楷法也。」是又指八分爲楷。 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 禮·儒行云：「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次仲分隸可以爲後世楷式，故或以名隸，或以名分，非如今世別有楷一種也。 至後則直以楷名隸，然隸之與今楷書實屬同原。 余嘗謂李斯小篆如所傳嶧山碑，整齊莊重，筆畫調勻，與今楷固自迥絶。 程邈減省爲隸，圖爲便捷，約略如今楷書，而無波偃挑剔等勢，吾衍謂若漢款識字是也。 觀淳化法帖中載邈數十字，雖出王著臨摹，然太宗雅志，搜羅所傳邈書，必係歷代内府流貽，非著以意爲之者。 自古推邈爲隸書之祖，並不言其作楷，而止存此數十字，足見楷與隸原無分別也。 至漢始有波偃挑剔，今所傳石刻班班可見。 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魯峻、張遷、武榮等碑，微作挑法而方板遲重，猶存古意。 韓敕、孔宙、孔龢、孔褒、曹全等，則姿媚橫逸，巨細長短惟意所適，直開今楷書法門矣。 流傳既久，漸失其本，自魏及晉，鍾、王以降，專務姿媚以悦人，妍巧萬狀，見者無不愛，於是楷法興，而所謂古隸者，乃若自成一體矣。 間有作碑刻者，猶循其舊作隸，而時無真書、楷書之名，仍總名之曰隸而已。 衛恒云：「始作楷法」，原指隸言。 趙明誠云：「東魏大覺寺碑韓毅自題爲隸書，蓋今楷書也。」至唐則直以隸爲楷，而別以八分爲隸。 貞觀元年，詔五品以上子弟隸館習書，出唐書·百官志。 唐五體書：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出唐六典。 張懷瓘十體書斷：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者，字皆真正，曰真書。」行書、章草、飛白、草書。 唐玄度十體書：古文、大篆、八分、小篆、飛白、倒薤、散隸、懸針、鳥書、垂露。 俱分八分與隸爲二，是皆以隸爲楷，而以八分爲古隸也。 懷瓘又云：「八分，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 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皆以爲寶。 爾後元常、逸少各造其極。」夫許昌二碑相傳爲元常書，乃是隸體，餘所傳宣示、賀捷、力命諸表，皆楷書，逸少則並無隸體一字可見，而云

「各造其極」，非隸即楷之明驗乎？宋周越、鄭昂八體俱同懷瓘，而去籀文、章草。范度則約以篆、八分、真、行、草五體，而云其體雖五，其流惟二：篆則統科斗、玉箸、垂露、薤葉，大、小之屬；隸則統乎羲、獻、鍾、庾、歐、虞、顏、柳，真、草之輩；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是宋亦以隸名楷也。觀夢英篆千文，袁正己以楷注其下，而自題爲隸書，可證已。要而論之，唐以前隸楷合爲一，唐以後隸即今楷書。與八分即古隸書。分爲二，宋亦因之，故趙明誠有「歐陽公誤以八分爲隸」之譏也。余謂凡後漢、魏、晉間碑，不妨仍其名爲隸，而唐以後之碑，斷宜名爲八分，而不得仍名爲隸。近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並漢碑無不名爲八分，而以楷爲正書以别之。正恐仍蹈歐陽公之失耳。

論漢唐分隸同異

八分之説不一，「割隸八分取二分，割篆二分取八分」，此世傳蔡琰之語也。然不見琰本傳及他記載，恐不足據。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文方廣少波勢，以隸字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張懷瓘駁之曰：「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方，不知其謂。」郭忠恕云：「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更屬牽强。張懷瓘云：「楷隸初制大範幾同，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八分。」而忠恕亦有「皆似『八』字」，「勢有偃波」之説。余謂此爲近是。至「八分」二字，秦、漢言書法者，俱未之及，亦惟世傳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有云：「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八分始見於此。繼此，晉成公綏武帝泰始時人。隸書體云：「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劉劭成帝咸康時人。飛白書勢云：「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而衛夫人筆陣圖則云：「兇險可畏如八分。」王逸少題筆陣圖後亦云：「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又云：「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此即指楷。中，發人意思。」又云：「或如散隸，或近八分，或横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自後言八分者紛紛，而卒未有以隸

碑爲八分者，蓋其時隸初變而爲楷，未曾以楷書别之，故總名之爲隸。至唐，則歐、虞、褚、薛書特盛，於是名楷書爲隸書，古隸爲八分，且以八分爲五體之一。而隸與八分截然分而爲二矣。於是目漢碑者則仍曰漢隸，目唐碑者則仍曰八分。又似漢、唐邈不相襲矣。其實漢隸即唐八分，唐八分即漢隸，初無二也。今觀唐所傳明皇泰山孝經與梁昇卿、史惟則、蔡有鄰、韓擇木諸石刻，何嘗去漢碑逕庭乎？特漢多拙樸，唐則日趨光潤；漢多錯雜，唐則專取整齊；漢多簡便如真書，唐則偏增筆畫爲變體，神情氣韻之間，迥不相同耳。至其面貌體格，固優孟衣冠也。乃後人妄生議論，必欲分而爲二。宣和書譜謂「唐變方廣作波勢。」夫唐何嘗不方廣？漢何嘗無波勢耶？郭忠恕謂「蔡邕以隸作八分體」，是以隸在八分先矣；乃又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是又以隸在八分後，豈不自相矛盾乎？洪适則謂「東漢時分隸已兼有之。」今漢碑具在，試問何碑爲隸？何碑爲分？适將何從措詞也？吾衍字源七辨則分秦隸、八分、漢隸爲三。且云秦隸、八分乃未有挑法之隸。夫秦隸無可見，何從而知？且既云皆未有挑法，何從别其爲秦隸？爲八分？至以石經及漢人諸碑爲漢隸是已。又云：「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支離遷就，毫無定見矣。陶宗儀謂建初中以隸爲楷，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楷、隸始别是已，乃譏隋、唐以降古法盡廢，指八分爲隸者之非。夫指八分爲隸，猶從其本言之耳，何可非乎？歐陽公集古録祇漢碑皆目爲漢隸。又云：「漢有隸分，唐有分楷」，不知何所見而逞此臆説也？

何焯

何焯（一六六一—一七二二，清順治十八年—清康熙六十一年），書法家、校勘家。名焯，初字潤千，後字屺瞻，號義門、無勇，一號茶仙、潤千、香案小吏。江蘇長洲人。清康熙中因李光地薦，以拔貢生值南書房，賜舉人，復賜進士，改庶吉士，官編修，直武英殿修書。清史稿謂其「通經史百家之學，藏書數萬卷。得宋、元舊槧，必手加讎校，粲然盈帙」，學者稱義門先生。亦善書法，喜臨摹晉、唐法帖。近人馬宗霍霎嶽樓筆談云：「義門日事點勘，故小真行書不習而工，較之習而工者爲雅，以其澤古既深，自有韻味也。」與姜宸英、汪士鋐、陳奕禧並稱「四大家」。著有義門讀書記、行遠集、義門先生集等。

義門題跋中多評書之言，所論頗有精義。

義門先生集有清道光三十年刊本、宣統元年吴氏廣州刊本。義門題跋有清道光昭代叢書本、咸豐涉聞梓舊本、小石山房叢書本。

義門題跋

越州黄庭經

歐陽公集古録目中，言有黄庭二本，出於越州，然非石氏所刻也。石氏乃黄庭殘字爾。其目見陳思寶刻叢編中，今猶有傳者。南禺好妄，漫不加考，自萬曆以後書家，並爲一談，斯可笑也。聊書此以祛其惑。康熙壬辰。

内府本小歐道因碑

蘭臺書，此碑肩吻太露，横畫往往當收處反飛，蓋唐碑而參北朝字體者。亦用其父分書徐州都督房彦謙碑法也。然無一筆不鋒在畫中，此秘閣舊本，比今所拓，神骨尤完。率更帖不易致，由蘭臺以入門，亦庶乎其不遠矣。康熙甲午。

張旭肚痛帖

肚痛帖筆勢固豪頗，亦失之流宕，去晉人便自邈然，疑蘇才翁兄弟所爲，未必其伯高也。然書學不到黄長睿，驟有異同，鮮不貽誚於蚍蜉撼大樹矣。姑獻疑焉，待明者決定可乎！

舊本顔魯公多寶塔

魯公用筆最與晉近，結字别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其神，便足爲二王繼。别得見真官帖，乃徵吾言也。當嘉靖初，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刓弊之懼。擅長所藏，尚有風神，是百年舊拓，宜珍視之。余所睹記自吾鄉金文通公家宋拓本而外，未有過此也。康熙己卯冬日。

毗陵唐氏宋拓十三行

宋邵博據陶隱居與武帝論書啓，謂黄庭、勸進、像贊、洛神，逸少有名之跡，而褚公逸少正書目共十四帖，洛神

不録，蓋誤以爲子敬書，故柳跋亦云。余竊謂晉、梁相去差近，洛神亦自有右軍所書，殆未可知。今所存十三行則姿狀翩躚，興會豪舉，故與大王不類，未容便議褚、柳鑒裁之失也。此本雖無筆不收，亦已露無餘，多帶顔法，遂開蘇、黄風氣。趙承旨謂宣和書譜中所收是唐人硬黄紙臨本，筆墨沉著，大乏韻勝，不敢以爲真跡。却有柳跋兩行者，豈即此是耶？抑別爲一本，直周膳部輩所模耶？「龍其」雙鈎入石，纖細畢備，可謂至工，且屬初拓，去書在紙者不遠，此董宗伯所爲往來於懷每見諸他跋也。余從前遇目一本目下有「者」字惟愛越州石氏所開，曾閲三四本，大抵拓時石已稍訓，比之「美人遲暮」一段，神采焕發奕奕照人，故當讓此三五少年時爾。康熙甲午秋日，同年益功尊兄相示家寶，承命漫記。義門何焯。

董思翁摹爭坐位帖

原跋：爭坐位帖宋蘇、米、黄、蔡四家書皆倣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横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學淵源。余以陝本漫漶，乃摹宋拓精好者，勒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

思翁行押尤得力爭坐位帖，故用筆圓勁，視元人幾欲超乘而上。此跋其加意所書，精采溢發，直與魯公相質於千載之上，不惟來學可資爲津逮也。康熙庚寅，後生何焯獲觀漫志。

馮補之書彌陀經

此馮丈三十一歲時所書，用筆圓潤穩秀，蓋不減唐經生，微恨失之太拘，乏映帶飛動之勢。此由見元以前人真

跡少耳。明代書家自弘、正以後，皆無筋，望之索索然，此最於此藝有係昇降，輒敢因此帖一論。康熙甲午中秋。

舊本聖教序

此碑未斷之本已不多得，特拓手非良工，且偶不得佳墨，遂稍減其風神，不能如董宗伯所云「字畫如刀截」者爾。然吾儕窮士學書，有此亦已足矣。仲經先生尚珍重之。

夏承碑

鄭杓衍極云：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於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蓋一出於宋元祐間，一出於紹興間，故獨能完好。夏承碑近代翻刻再三，字形皆非，其訛「積德勤約」爲「勤紹」，尤著者也。都太僕生明盛時，亦不見古刻，僅得江陰徐充子擴雙鈎本耳。相傳無錫華中甫真賞齋有藏本，不知即子擴所鈎與否？康熙戊子，予從吴興鬻書人購得此本，旁有丹陽孫楨仲墻印記，仲墻嘗著法帖釋文考異，亦以鑒別自負者。觀其用筆淳古，使人追想東京文物之美，實與三代同風。太僕記子擴所貽，字之闕者四十有五，此止闕十餘字，其模拓當去初出未遠也。前人或疑爲奇譎，是不然，分之沿篆，猶真之帶分，何奇之有？唯雜以他碑書體，斯爲不類，乃學者所當戒爾。臨汝帖中，始指爲蔡中郎書，洪景伯隸續已斥爲不足信，而王惲猶言之。元人自喜多聞，而疏於考證，往往如此。閣道碑、隸釋具載其文，在蜀邛僰道中，最不易致，異時倘並遇之，則不唯翰札之古，且足爲吾家故實增重也。

杜貽穀宋拓黄庭經

名帖佳刻求之者衆，小楷尤槌拓易損，如容華銷歇，還想傾國之艷，未由彷彿矣。若此未刓者，固自難遇，諦觀乃近徐季海輩流所摹，時而趁快，或帶傾欹，唐初人不爾。然作小字能窮盡腕力筆勢，玉局翁殆從以出，趙魏公晚歲專師黄庭，亦似屬此本。賞會固當在廉鍔風神，「内府」「奉華」二印間有假託，書家不視爲輕重也。康熙丁酉壯月，吾友貽穀借觀，率爾書此，識者定復垂哂其言之易耳。武英同直老民何焯。

潁水黄庭經

黄庭近代傳模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潁上本」横畫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臨宋鎸，故自别也。予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宫紫華」凡三十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尚存，亦殊耐尋玩爾。康熙己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天璽紀功碑

吴天璽紀功碑，其結字俱作篆體，用筆時似鐘鼎古文，殆漢人八分去古未遠，往往相入，今乃湮汹不可得見爾。如淳于長夏承碑，亦其一也。姜白石謂是符書，恐未必盡然，但學爲八分者，與他碑之字錯出行間，則取誚於不類矣。梅宛陵丫頭巖詩語有「年算赤烏近，書疑皇象多。」或緣未見拓本。方虚谷遂於題下注有：「吴大帝字，且『皇』恐作『黄』。」其寡陋使人笑來。唯前輩竹垞先生據吴志考正其文，非華核所作，並文中「七」月「七」日爲

「黍」，斯實好古之一助云。康熙庚子，爲仲經先生書，何焯。

衛景武公碑

王家令正書體，源出於蕭、阮，亦採掇同時虞、歐、褚三家勝處，故李大夫書品謂之「碎玉殘金」。張懷瓘書斷獨推其工草及行，尤善章草。今乃無行可尋。竇臮述書賦所稱洛州長史德政二賈碑，極峻利豐秀，「二賈」爲敦頤、敦實，史所謂常棣碑者，石今亦亡。趙明誠金石録有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則云無書撰人姓名，大抵當時已殘闕矣。予所見石刻正書，僅少林寺中天後御製詩並書一通，及此衛景武公碑二種，此碑字最多，下截已泐，而存大半，雖不得宋拓舊本，然已足供臨池之助矣。康熙後壬寅夏首，仲經先生屬，何焯題。

王棠

王棠，約清康熙間人，字勿翦，一字名友，又稱王干人。安徽歙縣人。好學，勤於筆札。著有漢樂府古詩十九首箋、燕在閣文集、詩集、知新録、離騷天問注、陶詩集注、世説新語解等書。此篇选自知新録。

論書法

寫字要血、骨、筋、肉四者俱全，又要有間架，有形勢。而要緊在運筆，有肘運有腕運，肘爲一手之總，腕爲十指之總，不腕運而運指，下矣。下筆有偏鋒有中鋒。拳實則尖鋒旁出，非露骨傳神則肥壯不强，絶少圓活正直之致，故謂偏鋒；腕竪則尖鋒中走，重中有骨，輕中有肉，毫無連枝帶葉之病，故謂中鋒。有搭鋒有折鋒。横、直、撇、捺、點多用搭鋒，搭鋒如蜻蜓點水；彎、曲、勾、剔多用折鋒，折鋒主外圓内方。有露鋒有藏鋒有迴鋒。凡尖撇放浪皆失之露，惟含蓄沈著則幾於藏。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是也。至迴鋒則有落下收起之勢，横、直、點皆實迴，撇、捺、勾皆虚迴，要隨勢運用耳。總之，心君要清寧，歐陽氏所謂「澄神静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正王右軍所謂「意在筆先」之説也。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於鍾、王，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横，何拘平正？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顔魯公作干禄書字是也。

矧歐、虞、柳、顔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斜正，天然不齊，魏、晉書法之妙，良由各盡字之形勢，而以私意參之耳！

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背有向，隨字形勢。横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匀靜，有起有止，所貴乎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堅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横引，而顔、柳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曰：「無垂而不縮，無往而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與今人不同者，正在用筆精妙故也。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拆」，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無起止之跡。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偏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屬焉。人能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拔一拂皆有三折，一撇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顧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字，當泯其棱角，以寬閑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

偏鋒者，不可使其筆正；正鋒者，不可使其筆偏。蹲過處當審其輕重，搶駐處必宜於著力。折鋒、搭鋒爲下筆之妙，衄筆、揭筆爲收殺之權。筆捺則肉自肥圓，筆提則筋骨有餘力。爲骨之道，憑指力之提縱；生血之道，賴水墨之和匀。忌軟勁之失均，喜威嚴之敦厚，勿輕濁以阻礙，務均佈而安平。變换迴旋，迎送取接，措邊傍而合軌，振氣象以生神。筆法之妙，於斯爲盡。

張旭云：「寫字要筆法間架、骨格態度。」筆法間架者，書法之根本，此爲體也；骨格態度者，書家之源流，此

爲用也。體用渾然，方圓吻合中道，方纔是書。故曰：筆法熟而筋力勻，結構精而間架正。要活潑，要生動，小心佈置，大膽落筆，筆假我意，妙合天然，自然神運飄逸，體用皆有態度矣。

索靖云：「凡大字難於縝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豐南禺云：「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此古人所傳用筆訣也。」雙鈎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鈎，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中腕，不使周襯於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則右者：左肘讓而外居，右手側而中運，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無欹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顫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三指齊撮於上，而第四指拉筆管於下，俯仰進退，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

褚遂良云：「用筆鋒須透過紙背。」此何等氣力，大都蒼古皆從筆力中來。

古人云：「忙中不及作草。」足見草字之難，必先具神理於胸中，而後心忘手，手忘書，妙合天然，方稱「草聖」。古人作草字如作真，斷不苟且，其相連引帶皆輕，其點畫處皆重，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其無骨也。

撥鐙提捺，真、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迴別，換轉圓暢，曲折便險。點綴精彩，挑剔枯勁，波趯映帶，飛度飄颺，流注迴盤，紆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逸之以翩翾，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每筆皆成其形，每字各異其體。書法之妙，盡於此矣。

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但少俊邁之奇。歐陽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褚得其鬱壯之筋，而鮮安閑之度。李北海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疎窘。柳、顏得其莊嚴，而失之板。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怪。

過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儉散。蔡襄得其密厚之形，但失於嫵重。黄庭堅得其提衂之法，但知執筆，而伸脚挂手，體格掃地矣。趙孟頫得其温雅之態，然過於妍媚。蘇宗顔，而過於肥。米若風流公子患癱疣，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楊少師書法破方爲圓，削繁爲簡。此上皆前人論斷。

董論書法云：「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予近學柳，方能悟用筆古澹處。自今以往，不得捨柳而趣右軍也。」又云：「楊少師書騫翕簡澹，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也。」又云：「古人作書皆以奇宕爲主，絶無平正等匀之態，自元人遂失此法。所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摇筆須念此，自然超乘而上。」又云：「書家以險絶爲奇，此竅惟顔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吴興弗解也。今眼目皆爲吴興所障耳。」

王棠曰：「前輩論書法，如掌急水灘頭，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又謂：「學古人書，當取其神，不當摹其形。此如成佛後，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方是未生前本來面目。不然，終是寄人籬下也。」楞嚴經云：「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户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别，頑虚還空，鬱浡還塵，清明還霽。種種差别，見無差别，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人能於八還之外，悟出不汝還處，則字學直通三昧矣。

王澍

王澍（一六六八——一七四三，清康熙七年——清乾隆八年），書法家。字若林，一作若霖、篛林，又字靈舟，號虚舟，自署二泉寓客，别號竹雲，又號恭壽老人、良常山人。江蘇金壇人。清康熙壬辰進士，官主吏部員外郎，致仕歸。積學工文，尤以書名。書入率更之室，篆書法李斯，爲一代作手。清史稿本傳云：自明、清之際，工書者「大抵淵源於明文徵明、董其昌兩家，（王）鴻緒、（張）照爲董氏嫡派；（何）焯及澍則於文氏爲近。澍論書尤詳，一時所宗」。王澍生當董書極盛之時，然王論董書云：「書道關於世運，自思白興，而風會之下於斯已極。」可謂卓識。

論書賸語一卷：分執筆、運筆、結字、用墨、臨古、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榜書、論古等十二類。是書附刻於淳化閣帖考正之後，所論皆閣帖考正之文所未及者，故謂「賸語」。論斷無誇飾之詞，不因襲陳説，言簡意賅，至爲精到。是書有淳化閣帖附刊本、六藝之一録本等。此外尚有王氏手書節録本，然内容編排有誤。

翰墨指南一書，爲王澍課徒講稿，由其弟子編輯而成，係王氏積書巖清抄本，鮮爲人知。是書自「執筆」以至「書家宗派」闡述甚詳，而論「永字八法」尤爲真切。拙存老人蔣衡爲之撰序並親筆手書，評之謂：「書家之軌範，字學之指南」，「啓迪後進，昭示來兹」。全書分上下兩卷，總二十五章。此抄本係用「金鑲玉」裝成，卷上第一頁有清海寧吴騫白文「拜經樓」室名印，「蔣氏手書序文頁上有「吴騫寶藏先澤」朱文印一方，目録頁上有「吴敦之」白文印、「闇莊」朱文印各一。是抄本收藏流傳有緒，他處不見著録，彌足珍貴。書後尚附有論書信札二。

竹雲題跋、虚舟題跋、虚舟題跋補原係王澍跋帖刻之作，考訂淵源，探頤闡奥，而其中自述臨摹心得，尤臻精審，爲學書者所珍。本篇僅選輯其中論書之語，它者未録。

竹雲題跋有清乾隆間錢人龍畫雲閣本，虚舟題跋、虚舟題跋補原有乾隆間陳焯、楊建同校，易鶴軒刊本。吴興温氏

墨妙樓及冰壺閣均有合刊王箬林先生題跋本。另外還有海山仙館叢書本、懺花盦叢書本。

論書賸語

古人學書皆有師傳，密相指授。余學之五十餘年，不過師心探索，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窺。又年來縱意模古，心所通會，往往條書紙尾，檢括合者並録成卷，名曰論書賸語，附見卷末，期以就正有道云爾。

執筆

執筆欲死，運筆欲活；指欲死，腕欲活。

五指相次如螺之旋，緊捻密持，不通一縫，則五指死而臂斯活；管欲碎，而筆乃勁矣。

作蠅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能寬展匠意。字漸大，則手須漸低。若至擘窠大書，則須是五指緊撮筆頭，手既低而臂乃高，然後腕力沉勁，指揮如意。若執筆一高，則運腕無力，作書不浮滑便拖沓。

學歐須懸腕，學褚須懸肘，學顔須内鈎，學柳須外擫。

運筆

世人多以捻筆端正爲中鋒，此柳誠懸所謂「筆正」，非中鋒也。所謂中鋒者，謂運鋒在筆畫之中，平側偃仰惟意所使，及其既定也，端若引繩，如此則筆鋒不倚上下，不偏左右，乃能八面出鋒。筆至八面出鋒，斯施無不當矣。至

以禿穎爲中鋒，祇好隔壁聽。

又世人多目禿穎爲藏鋒，非也。歷觀唐、宋碑刻，無不芒鎩銛利，未有以禿穎爲工者。所謂藏鋒，即是中鋒，正謂鋒藏畫中耳。徐常侍作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綫，此可悟藏鋒之妙。

「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語舉似沉着，非也。此正中鋒之謂。解者以此悟中鋒，思過半矣。

筆折乃圓，圓乃勁。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

使盡氣力，至於沉勁入骨，筆乃能和；和則不剛不柔，變化斯出。故知和者，沉勁之至，非軟緩之謂；變化者，和適之至，非縱逸之謂。

結體欲緊，用筆欲寬，一頓一挫，能取能捨，有何不到古人處？解得頓挫，斯能跌蕩。指如懸槌，筆如死蚓，豈有是處？

「古釵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藤」，以其漸近自然。顏魯公「古釵脚」、「屋漏痕」祇是自然。董文敏謂是藏鋒，門外漢語。

「釵脚」、「漏痕」之妙，從生入，從熟出。

束騰天潛淵之勢於毫忽之間，乃能縱横瀟灑，不主故常，自成變化。然正須筆筆從規矩中出，深謹之至，奇蕩自生，故知「奇」「正」兩端，實惟一局。

以正爲奇，故無奇不法；以收爲縱，故無縱不擒；以虛爲實，故斷處皆連；以背爲向，故連處皆斷。學至解得連處皆斷，正正奇奇，無妙不臻矣！

以拔山舉鼎之力爲舞女插花，乃道得個「和」字。杜元凱言：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至此乃是「和」處。

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剛。

用筆沉勁，姿態乃出。

須是字外有筆，大力迴旋，空際盤遶如遊絲，如飛龍，空然一落，去來無跡，斯能於字外出力，而向背往來，不可端倪矣。

隔筆取勢，空際用筆，此不傳之妙。

南唐後主「撥鐙法」，解者殊鮮，所謂「撥鐙」者，逆筆也。筆尖向裏則全勢皆逆，無浮滑之病矣。學者試撥燈火，可悟其法。

須有不使盡筆力處。

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

歐多折，顔多轉；折須提，轉須捻。

結　字

結字須令整齊中有參差，方免字如算子之病。逐字排比，千體一同，使不復成書。

作字不須預立間架，長短大小，字各有體，因其體勢之自然與爲消息，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而與天地之化相肖。有意整齊，與有意變化，皆是一方死法。

純肉無骨，女子之書，能者矯之而過，至於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者也。古人之書，鮮有不具姿態者，雖峭勁如率更，遒古如魯公，要其風度，正自和明悦暢；一涉枯朽，即筋骨具而精神亡矣。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備而後可爲人，缺其一，行屍耳。不欲爲行屍，惟學乃免。

有意求變，即不能變；魏、晉名家無不各有法外巧妙，惟其無心於變也。唐人各自立家，皆欲打破右軍鐵圍，然規格方整，轉不能變，此有心無心之別也。然欲自然，先須有意始於方整，終於變化，積習久之，自有會通處。故求魏、晉之變化，正須從唐始。

用墨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起即磨墨汁升許，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滓，所以精彩煥然，經數百年而墨光如漆，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始以畫法用墨，初覺氣韻鮮妍，久便黯黮無色。然其着意書，究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墨須濃，筆須健。以健筆用濃墨，斯作字有力，而氣韻浮動。

臨古

「自運在服古，臨古須有我。」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臨古須是無我，一有我祇是己意，必不能與古人相消息。

習古人書，必先專精一家，至於信手觸筆，無所不似；然後可兼收並蓄，淹貫衆有。然非淹貫衆有，亦決不能

自成一家。若專此一家，到得似來，祇爲此家所蓋，枉費一生氣力。

窮其源流，究其變化，然後作字有本。不理其本，但取半路捋扯，不濟事。

臨古須透一步、翻一局，乃適得其正。古人言「智過其師，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語。

攝天地和明之氣入指腕間，方能與造化相通，而盡萬物之變態。然非窮極古今，一步步脚踏實地，積習久之，至於縱横變化無適不當，必不能地負海涵，獨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積；萬仞者，尺寸之移。

孫虔禮云：「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凡臨古人，始必求其似，久久剥换，遺貌取神，則相契在牝牡驪黄之外，斯爲神似。宋人謂顔書學褚，顔之與褚絶不相似，此可悟臨古之妙也。

正書樂毅爲主，黄庭内景、洛神佐之；行書蘭亭爲主，聖教、爭坐佐之；草書十七帖爲主，書譜、絶交佐之。人必各自立家，乃能與古人相抗。魏、晉迄今，無有一家同者，匪獨風會遷流，亦緣規模自樹。僕嘗説：「使右軍在今日，亦學不得正，恐爲古人蓋也。」

作一字，須筆筆有原本乃佳，一筆杜撰便不成字。

作書不可不通篆隸，今人作書别字滿紙，祇緣未理其本，隨俗亂寫耳。通篆法則字體無差，通隸法則用筆有則，此入門第一正步。

凡臨古人，始在能取，繼在能捨。能取易，能捨難。然不能力取，無由得捨。

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於此可悟舍法；非析骨還父，析肉還母，何從現得清淨法身來？

篆書

篆須圓中規，方中矩，直中繩。

篆書用筆須如綿裹鐵，行筆須如蠶吐絲。

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

陽冰篆法直接斯、喜，以其圓且勁也。筆不折不圓，神不清不勁。能圓能勁，而出之虚和，不使脈興血作，然後能離方遁圓，各盡變化。一用智巧，以我意消息之，即安排有跡，而字如算子矣。有明一代，解此語者絶少，所以篆法無一可觀。

隸書

漢、唐隸法體貌不同，要皆以沉勁爲本。唯沉勁斯健古，爲不失漢人遺意，結體勿論也。不能沉勁，無論爲漢、爲唐，都是外道。

吾衍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今作者不得古人之意，但以弱毫描取舊碑斷闕形狀，便交相驚詫，以爲伯喈復生，豈不可笑！

隸出於篆，然漢人隸法，變化不同：有合篆者、有離篆者、有增篆者、有減篆者，爲體各殊，訛舛錯出，須要合篆乃爲正則。林罕言「非究於篆，無由得隸」，此不刊之論也。

楷書

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模，不唯妙處全無，並其形狀亦失。惟唐人碑刻，雖經剥蝕，而其存者去真跡僅隔一紙，猶可見古人妙處。從此學之，上可追踪魏、晉，下亦不失宋、元。

楷書不當措置平穩，然須從平穩入。

黄山谷言：「大字欲結密無間，小字欲寬綽有餘。」作蠅頭細書，須令筆勢紆餘跌宕有尋丈之勢乃佳。觀褚公陰符經、顔公麻姑記，有一字局促否？

行書

以楷法作行則太拘，以草法作行則太縱。不拘不縱，瀟灑縱横，濃纖得中，高下合度，蘭亭、聖教鬱焉何遠。不疾不徐，官止神行，胸有成書，筆無滯體。行書之妙盡矣！

懸針欲徐，徐則意足而態有餘妍。垂露欲疾，疾則力勁而筆能覆逆。米老言：「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兩語宣洩殆盡。

草書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仞。顛、素以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户，驟雨旋風聲滿堂」，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内不足者必外張，非直世

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稍一縱逸，即偭規改錯，惡道岔出。米老譏素書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

姜白石論草書須有起、有應、各盡義理。愚以爲此祇死法耳。欲斷還連，似奇反正，不立一法，不捨一法，乃能盡妙。夫惟右軍必也聖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究竟？一步不離，步步縱捨，至於能縱捨，所謂從心不逾。右軍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顏、素祇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榜書

榜書須我之氣足，蓋此書雖字大尋丈，祇如小楷，乃可指揮匠意。有意展拓，即氣爲字所奪，便書不成。

榜書每一字中，必有一兩筆不用力處，須是安頓，使簡淡，令全字之勢寬然有餘，乃能跌蕩盡意。此正善用力處。

凡作榜書，不須預結構長短闊狹，隨其字體爲之，則參差錯落，通體自成。結構一排比令整齊，便是俗格。

凡榜書，三字須中一字略小，四字須中二字略小。若齊一，則高懸起便中間字突出矣。

榜書結體宜稍長，高懸則方；若結體方，則高懸起便扁闊而勢散矣。

論古

鍾太傅書，以唐摹賀捷表爲第一，幽深古雅，一正一偏，具有法外之妙。力命表模拓失真，了乏勝概。季直乃

是僞跡，了乏賀捷勝概，不足觀也。

右軍臨鍾，墓田爲勝，然比於賀捷，十得二三耳。宣示非不古雅，然鋒頹穎禿，未屆神妙，當由模拓失真故。

右軍楷書，以新安吴氏所藏樂毅論爲最，似柔而剛，似近而遠，神清韻和，使人有天際真人想。高紳學士家不全本雖名流傳有緒，亦已不屆精華矣。

世俗所傳晉、唐小楷，質木無潤，如出一手。雖越州石氏刻，烜赫殆數百年，究亦精華銷乏，無古人撒手懸崖妙處。

余得古拓洛神賦全本，篆、隸、楷、行、草皆備，真是有妙畢見，無美不臻。次惟毗陵唐氏所藏十三行，駘宕腴潤，猶有遊行自在之趣。賈秋壑「玉板本」則神明渙散，不足取則，而世皆寶之，貴耳賤目，吾所未喻。

右軍十七帖爲草書之宗，唐模墨跡，萬曆間藏邢子願家，刻石來禽館，爲有明十七帖之冠。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右軍風流益以遠矣。

魏、晉人書，一正一偏，縱横變化，了乏蹊徑。唐人斂入規矩，始有門法可尋。魏、晉風流，一變盡矣！然學魏、晉正須從唐入，乃有門户。

有唐名家各欲打破右軍鐵圍，自立門户，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然各能以其一體，精詣其極；不似後人意滿手滑，竭盡氣力，無有至處。

古人言虞書内含剛柔，歐書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然學虞不成，不免精散肉緩，不可收拾。不如學歐，有墻壁可尋。

虞得右軍之圓，歐得右軍之卓，褚得右軍之超，顏得右軍之勁，柳得右軍之堅。正如孔門四科，不必兼擅而

各詣所長，皆是尼山血嗣。

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顏須知其變化，學柳須知其嫵媚。

古人稿書最佳，以其意不在書，天機自動，往往多入神解。如右軍蘭亭，魯公「三稿」，天真爛然，莫可名貌，有意爲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將軍射石没羽，次日試之，便不能及，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已。

虞、褚離紙一寸，顏、柳直透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然必力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到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和明之氣，絪藴會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已。

右軍平生神妙，一卷蘭亭宣洩殆盡。聖教有蘭亭之變化，無其專謹；有蘭亭之朗徹，無其遒厚。無美不臻，莫可端倪，其惟禊帖乎！ 具體而微，厥惟聖教，從聖教學蘭亭，乃有入處。

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來。

褚公書，人以爲微，至吾以爲沉雄，非洗刷到骨，盡去渣滓，那得届此清虚境界？宋人以爲顏出自褚，此理可悟。

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險勁則爲薛曜，稍痛快則爲顏真卿，稍堅卓則爲柳公權，稍纖媚則爲鍾紹京，稍腴潤則爲吕向，稍縱逸則爲魏棲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爲薛稷。

柳誠懸臨蘭亭，無復一點右軍法，此所謂善學柳下惠者也。至其自書蘭亭詩，則風韻滯俗，不可嚮邇矣。山谷言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不可醫」，當爲深戒。

「釵脚」「漏痕」之妙，魏、晉以來，名能書者，人人有之，至顏魯公始爲宣洩耳。匪直魏、晉自秦、漢來，篆隸諸書未有不具此妙者，學者不解此法，便不成書。

文至昌黎，詩至子美，書至魯公，皆獨擅一朝之勝，正以妙能變化耳。世人但以沉古目之，門外漢語。

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皆原本子敬，然吾謂司直勝北海，以其風神淡遠，爲不失山陰規格也。北海惟嶽麓寺碑淵渾有風骨，雲麾碑則鼓努驚奔，氣質太重。學之不已，便入俗格。至蘇武功體肥質濁，又在北海下矣。

學顔公書，不難於整齊，難於駘宕；不難於沉勁，難於自然。以自然駘宕求顔書，即可得其門而入矣。

爭坐一稿，便可陶鑄蘇、米四家，及陶鑄成，而四家各具一體貌，了不相襲。正惟其不相襲，所以爲善學顔書者也。若千手一同衹得古人，豈復有我？

臨淳熙續帖顔魯公送劉太沖叙，書後云：「世稱顔書者，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顔公能打破右軍鐵圍，所以能爲右軍血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

顔公書絶變化，然比於右軍猶覺有意。然不始於有意，安能至於無跡？乃知龍跳虎臥，正是規矩之至。

顛、素二家，世稱「草聖」，然素師清古，於顛爲優。顛雖縱逸太甚，然楷法精勁則過素師三舍矣，人不精楷法，如何妄意作草？

唐以前書，風骨内斂；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淳漓不同，亦世運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忠惠公斂才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下此諸公，各帶習氣，去晉、唐風格日以遠矣。

米老天才横軼，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太重，不免子路初見孔子氣象。然出入晉、唐，脱去滓穢，而自成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俯出其下。

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習氣，然超超玄著比於東坡，則格律清迥矣。故當在東坡上。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東坡得之爲甚。姿態艷逸，得魯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迥拔俗之趣，在宋四家

中故當小劣耳。

有唐一代書，格律森嚴，多患方整。至宋四家，各以其超逸之姿，破除成法，蓋拓向外來，而晉、唐謹嚴肅括之意亡矣！至趙子昂始專主二王，而於子敬得之尤切，閣帖第九卷，字字皆子昂祖本也。比於宋四家，故當後來居上。子昂天才超逸不及宋四家，而工夫爲勝。晚歲成名後，困於簡對，不免浮滑，甚有習氣。元時一代書家皆宗仰之，雖鮮于困學諸公，猶爲所蓋，其他更不足論。有明前半未改其轍，文徵仲使盡平生氣力，究竟爲所籠罩。至董思白始抉破之，然自思白以至於今，又成一種董家惡習矣。一巨子出，千臨百模，遂成宿習，惟豪傑之上，乃能脱盡耳。

工夫粹密，子昂爲優；天才超妙，思白爲勝。思白雖姿態横生，然究其風力，實沉勁入骨，學者不求其骨格所在，但襲其形貌，所以愈秀愈俗。

自樸而華，由厚而薄，世運遷流，不得不然。蓋至思白興，而風會之下，於斯已極。末學之士，幾於無所復之矣。窮必思反，所貴志古之士，能復其本也。

翰墨指南

卷上

執筆四則

執筆之法，真書離筆頭一寸，行書離筆頭二寸，草書離筆頭三寸。筆在中指無名指之間，則兩指在上，兩指在

下，是謂雙抱雙抵，筆始有力。若以單指包之，單指抵之，筆無力矣。

執筆宜淺，大指宜在上節指面，食指宜在中節之旁，中指宜在指頭，無名指宜在首節之側，則掌虛指活，轉動自由矣。

五指相次如螺之旋，緊搦密持，不通一縫，掌中空虛可以握卵，此要法也。

大指下節用力，則字健勁；大指下節寬鬆，則字圓秀。食指次節但倚筆，不必曲抱，則筆圓轉；若彎曲抱緊，則筆不圓轉而滯硬矣，且作字不速，亦難佳也。

運指兩則

運指之法，大指下節骨端用力，如提千鈞曰擫，食指中節倚筆曰捺，中指以指尖鈎筆外曰鈎，無名指以外爪肉際頂筆下曰揭，無名指揭筆而中指抵住曰抵，中指鈎筆而以無名指拒定曰拒。至小指不過襯貼無名指，以增其力耳。

小字祇宜運指，然必於平日提筆在手時時操練，令手之五指柔和婉轉，屈伸低昂，左右無不如意，則字始能過人也。

運腕兩則

運腕之法，宜用於大字，蓋腕竪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然運腕不可太緊，緊則腕不能轉，而字體粗細，上下不均矣。

枕腕者，以左手枕右手腕；提腕者，臂着案而虛提手腕；懸腕者，懸着空中，最爲有力。

結構兩則

結構之法，須用唐人九宮式，則間架密致，有鬥筍接縫之妙矣。九宮者，每一格中有九小格，如「井」字樣，臨帖時牢記某點在某格之中，某畫在某格之內，記熟，則出筆自肖法帖，且能伸能縮，惟我所欲矣。

長短闊狹，字之態度；點畫斜曲，字之應對。卑者奉，尊者接。審其疏密，取其停勻，空則襯補，孤則扶持。以下承上，以右應左，以大包小，以少附多，皆法度也。

臨摹四則

臨也者，對法帖而倣其式；摹者，用油竹紙加於帖上而印其樣；然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會悟其意，則下筆自有佳處。此不但學字，且能養心。凡作字熟觀晉、魏人書，會之於心，筆法自然不同乎俗矣。

學褚河南須求其蒼勁處，學歐率更須求其圓和處。以怒張木强爲歐，綺靡軟弱爲褚，均失之。

初學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然摹帖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帖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臨帖易進，摹帖易忘。書譜云：「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務令放縱；既能放縱，復歸平正；則字之功始盡。」

臨帖不貴露而貴藏，用墨不尚濃而尚鮮，去狂怪怒張之習，趨平淡古雅之境，以此四語，慎思篤行，雖未能超入晉室，亦可卓然自立矣。

生熟二則

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熟後而更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

作字要手熟，熟則神氣完足而有餘韻矣。

筆鋒四則

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露。一正一偃，一藏一露，則神奇出焉。

書法單重藏鋒亦非正法，必當藏而藏，當露而露，自然入妙也。

側鋒取妍，故側鋒亦不可少。

古人云：如印泥畫沙，言用筆貴藏鋒也；如折釵股者，言轉角貴圓而有力也；如屋漏痕者，言用筆欲無起止之跡也。落筆，鋒當向左，急迴轉向右，至宜駐鋒折迴。

筋骨二則

作書無筋骨，是謂墨猪。惟匾額及八分肥密可也。然肥不可露肉，瘦不可露骨。純骨無媚，純肉無力。

用筆不可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太露鋒芒，則體不持重，太露圭角則態少丰神。必也不肥不瘦，有筋有骨。此歐帖所以盡善也。

方圓二則

方中欲有圓，圓中欲有方。方而不圓則乏丰神，圓而不方則無筋骨，故歐法兼褚最爲妙訣。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欲方，草欲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方圓又不可顯露，渾化自然，乃爲佳耳。

邊旁一則

凡邊旁不相稱者，貴有伸縮虛實之法。空曠者，伸點面以實之；窒礙者，縮點畫以虛之；太繁者，減除之；太疏者，補續之。然必古人有樣，乃可用耳。

點法三則

點雖微細，然有偃仰向背等勢。或竪如蓮瓣，或眠如瓜子，或圓如栗子，或尖如鼠牙，各適其宜。

如「清」、「江」等字旁三點，上點側，中點偃，下點仰鋒。「冷」、「凉」等字旁二點，上側覆，下仰剔，須相承揖。諸點隨字異形，有向有背，要得顧盼精神。

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欲自相應。三點則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則前一點起，中二點帶，後一點應，不可四點平直。如「燕」、「無」等字下四點，左右要成「八」字，中二點可就上，不可就下，若四點匀，則俗矣。

長畫法二則

畫貴澀而遲，左貴去吻，畫不可臥其筆，須筆鋒先行，橫畫須直入筆鋒，豎畫須橫入筆鋒。橫直畫欲長短合宜，起止有法，結束勻淨。

橫畫有偃、仰、平三法，如「士」字二畫，宜上仰下偃。「三」字三畫，上宜仰，中宜平，下宜覆。「春」、「生」等字亦同。

短畫法一則

橫長畫，兩頭下而中高。橫短畫，兩頭高而中下。如「夫」、「天」之類，皆短畫也。

豎法四則

豎不宜直其筆，筆直則無力，稍左偃而下，方得勢。

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至末復駐鋒向上，此垂露法也。末鋒盡而不收，狀若垂針，此懸針法也。

又曰：欲垂復縮如垂露，然上下端若引繩，末如針銳，故謂之懸針。

凡二豎並落者，宜分向背。向筆貴和，背筆貴峻。右軍始用懸針法。

「當」、「常」、「尚」字頭上之直，上下俱宜去鋒，始佳。

鈎法二則

中鈎宜直，下筆便挑，不宜停筆。直鋒鈎貴短，鈎幹貴疾，鈎尖貴澀。

直鈎分三體，左如「氏」、「長」字，長其趯以應右。右如「門」、「丹」字，短其趯以應左。中如「東」、「乘」字，須朝上鈎也。

轉角鈎法

四角不宜峻而有稜，如「國」、「固」等字，轉角貴圓潤，不宜稜角。左欲去吻，右欲去肩。

倒戈法

以中指遣至盡處，以無名指推拒而輕趯之，則鋒藏。上起稍竪，下則曲。

彎脚鈎法

如「乙」、「也」、「九」等字，欲挑且止，駐筆而後趯之，則鋒短。

展翅鈎法

如「風」、「凡」、「鳳」等字，其勢如飛，宜直而曲。

書法皆尚澀，惟鈎法多尚疾。

長撇法

撇左出而鋒欲輕。長撇須迅其鋒，筆勢送至轉處。左撇貴利又要微曲，送筆宜至出鋒處，則力勁而匀，半途撇出則無力而瘦弱。如「天」、「大」字，須直筆而彎出之。大概左撇須斜硬，右捺須婉轉也。撇捺隨宜變化，貴伸縮合度，如魚翅鳥翼，有翩翩自得之狀。

短撇法

如利劍斫犀角象牙。短撇以疾爲妙，旁撇須狹長，則右有餘地。立人旁，如鳥棲柱上。「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鋒。

捺法二則

微斜曰捺，「人」、「大」、「欠」等字是也。横過曰波，「之」、「道」、「遠」等字是也。抑而後曳，勢不宜緩。

筆或藏鋒，或出鋒，皆不必拘，但須飛動。捺宜不疾不遲，勢盡不可便出，須駐筆而後放。捺至半途須少頓，則捺出便有峭動之致。

佈置法十則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眞書難於飄颺，草書難於嚴重。大字不結密，則懶散無精神，匾額須字字相照應，掛起自然停勻，又須帶逸氣，方不俗。小字貴開闊，忌局促，須令間架明整，有體段。長史所謂「大促令小，小展令大」是也。

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下相稱。

字之肉，筆毫是也。疏處捺滿，密處輕裝；平處捺滿，險處輕裝。捺滿則肥，輕裝則瘦。

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皆承上，使形勢遞相映帶，尤使相悖。

行書間架須明淨，不可亂筆纏擾，貴穩雅秀老爲主，下筆疾則失勢，緩則骨痴。以右軍爲祖，次參晉人諸帖，及懷仁聖教序。

草書間架要分明，點畫俱有規矩，方是晉人法度。下筆易疾，須放，令少緩，徐行緩步爲佳。然不可太遲，遲則緩慢無神氣。

草書有承接上文者，有牽引下文者，乍疾還徐，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精神，無鋒以含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爲勢爲主。橫畫勿太長，長則轉換遲滯。直畫勿太多，多則神痴意盡。直用懸針，若用垂露亦可生筆意，最忌橫直分明。

如「龍」字則分左右爲二停，「衡」字則分左中右爲三停，「雲」字則分上下爲二停，「素」字則分上中下爲三停。凡四面八方點畫皆拱中心。左短者齊上，右短者齊下。重畫上仰下覆，重捺上斂下放。上下重字，宜上小下大。左右重字，宜左促右展。

「無」字四直，宜上開下合，四點上合下開。「立」字二畫，「畺」字三畫，當知仰覆之法。一點一畫獨立者，則大書之，所謂孤單必大也。「吕」、「昌」、「爻」等字，宜上小。「林」、「棘」、「羽」等字，宜左促，所謂開重異勢也。「黍」、「泰」、「裘」、「率」字，上下之撇點有陰陽之分，不分則不相配。「術」、「衝」字，三竪，中竪須卓然中正，左右宜有拱揖之情。「畺」字上中下三横畫，中畫須截然平正，上下宜有仰覆之别。「反」、「及」兩撇，上長而斜硬，下差短而婉轉。「廬」、「多」二撇，先婉轉而後斜硬。「口」、「曰」二字，下畫宜承直末，不可長。「臣」與「巨」，先左直，而右旁短畫應之。「旬」與「菊」，裹面字與勾齊方稱。「長」、「馬」，横短畫不可與竪相粘。「衣」、「良」之捺，比左鈎須略平起。「莫」、「矢」，下面宜長，左撇宜直細，與右點高下相齊。「貝」、「見」，中短畫不可與右長竪相粘，左撇貴短，右點要承竪末。「還」、「遠」、「衷」字，上小下大方稱。「用」、「周」，左撇首尾稍向外，右鈎首尾亦微向外，「行」、「作」，左短右長。「於」、「佳」，左長右短。「自」、「困」左竪要短，右鈎微長。「亦」字「馬」字之點，必分屈伸變換，否則如佈棋。「川」字「册」字之竪，必分屈伸變換，否者如佈算。「邊」、「邇」字，太繁者宜減之。「上」、「下」字，竪宜短，點宜近上。「風」字兩邊宜曲。「柔」下「木」字，二點左右須齊。「者」下「日」字，不宜正對「土」字。「和」字右邊單薄，左邊之點畫宜舒。「七」字畫宜長，更宜左卑而右亢。「棗」字重並，上半撇畫須收斂。「畫」字九横，宜疏密停匀照應。

書法雜言三十四則

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有騰躍跌宕之勢，生意出焉。筆居指半，則掌實，如樞不轉，筆不自由，乃成棱角，字則死矣。

凡欲書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之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常令意在筆前，斯善矣。

善學書者，其初不必多費楮墨，但取古人之書熟觀之，閉目而索之於心，若有成字在前，然後舉筆而追之，始得其一二，既得其四五，然後多書，以極其量，自將去古人不遠矣。

右軍爲書，暮年更妙，蓋思慮通達，志氣和平，不激不厲，風規自遠。子敬而下莫不竭盡精力，加功深造，卒之工拙不侔，亦緣性情異也。

行草須懸腕，大草書須懸臂，則筆勢無限也。五指撮管頂，可大草書。

指實則節力均平，掌虛則運動便易。或恬淡雍容，内含筋骨；或折挫飄逸，外躍鋒芒。

點畫撇捺，屈曲轉折，須盡一身之力運之。

字有緩急，如「烏」、「馬」、「焉」等字，横直畫須遲，下四點宜急。

鍾、王、虞、永多用篆體，歐陽、褚、薛多用隸體，張顛多用偏拂法。

學楷書，既囫圇學，又須拆開學。囫圇以學其結構，拆開以學其筆法，則字學易成。

楷書貴修短合度，意態完足。字形本有長短闊狹，大小繁簡之不齊，但能各就本體，盡其形勢則佳；强使齊之，便不自然矣。

草書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

臨古人書，不必沾沾學其形勢，惟求肖其骨力，及得其骨力，則形勢自生矣。

古人用筆皆有意義，雖寫真楷，而常出入於篆隸八分，時兼用飛白章草，故其書法能變化不測也。

書小字，用筆着墨止宜三分，不可深浸，浸深則毫弱無力。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潤燥相勻，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墨燥則筆枯，墨淡則乏神采，水太潤則肉散，太燥則肉枯。乾研墨，濕點筆；濕研墨，乾點筆。

凡作書不可自磨墨，令手戰，筋骨木强，是大忌也。磨墨不得用硯中水，令筆澀墨滯，新汲水爲佳。硯池寬而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得所。端石取細潤停水，歙硯惟取發墨，兼之則尤妙也。

書剛紙用軟筆，書柔紙用硬筆。

米南宫曰：「無垂不縮」「有去必迴」，則鋒藏於筆畫中矣。

挑剔貴乎長短適宜，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顔、柳始用正鋒爲之，字雖勁，但少飄逸之致。至轉折之理，不離方圓，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得妍，草以折而得勁，不可不知也。

鍾、王之書，瀟灑縱横，至歐率更則平正，故世恒習之。

東坡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走，草如趨。」未有未能立而能走而趨者也，故學書必先自楷法始。

學書者須精篆隸，落筆乃能圓勁渾古。

學字總在能運筆，能運筆斯能换筆，而無往弗中鋒矣。一筆中，往往有半筆正半筆偏者，如「因」字、「國」字之

方，「風」字、「九」字之圓，不解換筆，則上半中鋒而下半偏矣。換筆，謂將大指微拈筆，則鋒自中也。

歐多用折，顏多用轉。折者，疾提中斷向外斗折，其勢用捷。轉，則引筆外拓，其勢用徐。折易而轉難也。

作蠅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能寬展匠意。字漸大，則腕須漸低，腕低而臂乃高，筆乃實，氣斯壯。若以字大而高執筆，則筆虛指弱，不能勁健矣。

作書須有膽，膽大則懸腕自足，膽小雖懸肘不成。與其懸肘而支離，不如懸腕而調適也。

筆能折，則起止力足，而上下承接，筆斷神連，乃覺向背往來，筆外有意。

勢在逆，趣在斷，不逆不斷，是爲俗筆。解逆與斷，而竟體疏硬，無遊行自在之妙，是爲枯骨。

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絶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思之，便有入處。

臨蘭亭者，須得其「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意。臨西園雅集記者，須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始得。

東坡云：「短長微瘦各有態。」又云：「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數語的是作書要訣。

畫不可如劈竹，竪不可如扁木。

書學宗派六則

秦以前俱篆書，兩漢俱隸書。秦篆以李斯嶧山碑爲最，宗之者爲唐朝李陽冰也。漢隸以禮器碑爲最，宗之者爲唐朝褚遂良也。漢隸碑版極多，大都殘缺，幾不能復識矣，惟曹隸景完碑猶尚完好可習。漢隸史晨碑亦佳，歐陽詢少時學之。漢隸多扁，唐隸多方，學隸者宗漢爲上。

魏鍾繇書，其源出漢隸華山碑。王逸少初從衛夫人學書，後遂青過於藍。羊欣亦得右軍體。其七世孫智永妙傳家法，爲隋、唐間學書者之宗。虞永興，智永高弟也，虞以其法授歐陽詢，詢没，其子通始繼父衣鉢，而稍雜隸體，則猶存霸氣，未若父詢之和平秀正也。褚學禮器碑而化之，以成一家，後以其法授河東薛稷。歐陽通以其法授魯公，則變長而爲方，棱角更爲峭厲，然火氣未除，有壯士氣概，未若率更之平正的當也。柳則學書於顔而少變其法，顔法寬展，柳法收斂。徐浩亦學書於平原，而盡得其秘，肖其神，不空和尚碑乃兼多寶、爭坐之長也。裴休私淑歐陽，後與柳誠懸同朝，日夜講論，書遂精妙。圭峰定慧其極作也。晉、唐人多能書，玆特舉其大者，余不能悉登也。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時則有若蘇眉山、蔡君謨、米南宫、黄山谷之輩。蘇楷學顔，而甚肖之；行草則天姿國色，眉山本相也。米行亦學平原，而更加峭拔跳脱，不拘尋常格度，如千里馬之放達不羈。書之逸品也，然火氣猶尚未消。蔡君謨學褚書，而稍加肥妍。黄山谷則獨開蹊徑，不倣前人。他若蔡京等，人品既不足齒，書法且弗論已。

元人書，專以姿媚爲工。趙吴興宗法右軍，頗得其概，亦時參子敬、永興、河南三家筆法。若鮮于伯機、巎康里、饒介之輩，書非不佳，然流傳者少，世人不得多見，故略言之。

有明一代，以文待詔、董宗伯爲最。文衡山初學顔、柳，繼學歐、褚，小楷則宗伯尚欲遜之。衡山之子文彭亦善書，有逸老堂記帖，頗得敬客所書王處士磚塔銘碑筆意。董帖最多，優劣各半。其書初學王、褚，而得力於趙爲多。他如祝枝山、王孟津輩，書亦可人，猶爲次也。

本朝書家如繹堂沈荃，則蘇、董體也，米漢雯則米法也；孫樹峰則純董也；查滄園則亦純董而差勝孫也。

陳六謙其庶幾乎懷仁聖教體得之矣，吳興十三跋體尚之矣，諸家蓋俱涉略焉，而要得力於王、趙俱多，功夫純粹，卓然成家。姜西溟則最精右軍法，何義門則極善顔、褚法，姜與何則較六謙而更進矣。自何而降，能書者多，而可屈指者，未聞也。余於書中，學之五十餘年矣，自晉以迄元、明，諸名人妙跡，臨摹殆遍。外間頗尊尚余書，三尺童子無不耳虚舟名者，則或者可以繼諸公之後塵乎？門人華生、薛生等，進而言曰：「先生於書功深學純，直可接武晉、唐，奚啻躋元、明之列。」虚舟退而告之曰：「惡是何言與？若與晉、唐爲徒，則吾豈敢？抑功力之深，臨摹之廣，不讓六謙、西溟，義門諸先生而已，敢曰能躋元、明之列哉！」

金石文字必覽録

淳化閣帖

星鳳樓帖

寳晉齋帖

停雲館帖

懷仁聖教序

興福寺碑

實際寺碑

景陽鐘銘

同州褚聖教

雁塔褚聖教
磚塔銘
漢曹全碑
圭嶧碑
翻經寺碑
醴泉銘
皇甫君碑
化度寺碑
虞公温恭碑
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多寶塔
玄秘塔
祭姪文
論坐稿
顔氏家廟碑
西平王碑
不空和尚碑

雲麾將軍碑
馮公神道碑
唐文皇哀册
漢史晨碑
禮器碑
嶧山碑
夢英夫子廟堂記
道德經
天馬賦
九疑山碑
大周梁君墓銘
十三行
安國寺碑
古柏行
黄庭經
思古齋石刻
蕭閑堂記

章吉老墓銘
阿房宮賦
西園雅集記
定武蘭亭
醉翁亭記
天冠山詩
蘭亭十三跋
唐人雙鈎十七帖
大玉煙堂帖
小玉煙堂帖
陳公神道碑

自秦、漢以至元、明，碑版幾盈千萬，學者何能遍觀，兹特就其精者，略舉一二，使學者知此五十餘種爲布帛菽粟，必不可已者也。雖不必盡學，亦必寓目，以益其膽識，至本朝諸名公碑版，概不入録，以時代近，論定在後世也。余寓目之帖，約三千餘種，兹不能悉載，學者苟能精研於此，則已足成家有餘矣，無取泛騖也。若此五十餘種已經盡備，則再旁搜博採，亦翰墨場暢事也。戊申七月虚舟老人記於積書巖之東齋。

竹雲題跋

婁壽碑

碑在漢隸中爲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曆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爲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爲刻石紀功者也。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無缺。三碑既足概漢隸，又皆漢碑所絶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女器隸書絶有名於時，要祇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女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爲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爲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脱，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爲曹全者也。女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

僕嘗説歐、褚自隸來，顔、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奇絶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古，蓋其晚年融釋脱落，渣滓盡去，清虚真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爲焦季直，「薦」誤認「焦」字耳，不足一笑也。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署。袁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一正一偏，脱然畦徑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隸者。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絶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貞觀摹本，尤爲真正。太傅變隸爲楷，其書仍具隸法，玩此尤信。

吴天璽紀功碑

吴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闊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虚其旁之一，一石三段。

書法銛厲奇崛，於秦、漢外别構一體，然是篆書之變。褚河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爲本漢隸，黄

長睿以爲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爲八分書，朱竹垞亦以爲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象者也。至關中郭引伯以爲牛鬼蛇神，直斥爲「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爲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别構一體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訾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起元以爲其父乃東觀令華核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吴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絶。」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蠖蟄起，盤屈騰踔，一一縱横自然，比於江瑶蛸蚌，信爲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海寧陳氏玉煙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幼安秀勁，故當别是一格。章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跡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爲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説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

不必辨真僞。數千年來，千臨百摹，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全失，並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碣，斷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濕鼓，了乏高韻，豈唯不得晉，並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爲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爲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或目爲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肅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足愛玩，正不必硬差排一人，以爲證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毗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史處再見，如遇故人，回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褘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爲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拓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矣。

定武真本

唐文皇得辯才真跡，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臣，既稱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本反復玩味，始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鐘，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

有能過黄鐘者。細研「定武本」，始知崑崙爲萬派之原，河南妙腕猶爲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四日，從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知孟陽、樸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益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惝恍久之。

東陽本

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復本，決非原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仍一妙未罄，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潁上本

蘭亭兩派：一爲歐陽，一爲褚氏。歐陽獨有「定武」，褚氏首推「潁上」。董宗伯目「潁上」爲米所臨，正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

神龍本

拓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爲「字法遒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絶，洞心駭目」，良非虚語。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鬱岡帖中，變化俶詭，如千丈遊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爲元章所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褚別成一格，決非米老所到。與楊義和黄庭内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開皇本

余臨褉帖，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潁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梔想前良，風流如睹，心慕手追，烏能已已。

「潁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遒古似「定武」，而淵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乎！

王右軍十七帖

右軍雖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煙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者但以此爲之準繩，稱量淳化，即真僞可一見而決，何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一步不離，步步縱合。至於能縱合，斯謂從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祇此些

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爲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宏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説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興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爲顯倣其體，即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乃獨宣和書譜、黃長睿始爲吐氣耳。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爲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悉以爲準，故一一中規中矩，爲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據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爲「集」之爲「習」，正合定爲懷仁自運。竊謂懷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應寂寂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種，筆弱韻微，比於聖教，譬若珷玞之於美玉，不可同年而語矣。又況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開者，非出鈎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如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

款稱「奉敕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既敕玄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恐譯

經時文義或有未安，故特敕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最謹，佛典特爲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鈎摹，二壞於于志寧等之潤色」，豈不可笑！

集右軍書爲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吴文斷碑、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絶有名於時。唯吴文碑風力遒雋，爲不失右軍手意，餘者皆不足觀。然吴碑雖摹拓至精，而嚴謹有餘，風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跡捆萃，極於天府，又得懷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移拓，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引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許太過。「定武」瘦不剩骨，肥不剩肉，和明肅括，無美不臻，爲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此秘者。至於南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譬猶高曾之視子孫，尊卑闊絶，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聖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然「定武」名重當時，至萬方氈蠟，千手覆刻，了乏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毁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今巋然猶在關中，天假「院體」一語，爲千載留神跡，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錘擊之聲晝夜不絶，行且剥落殆盡，爲今日之定武蘭亭矣。慨念神跡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珍重。

王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最他帖。故薛紹彭贊有「右軍爲書，暮年更妙，裹鮓一出，衆帖咸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遒竦。」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祇唐人耳,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得十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黄長睿亦以月儀爲贋物。余竊以月儀爲幼安真跡者固非,以爲唐人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爲,即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靖書,故目以爲靖耳。

瘞鶴銘考

書法雖已剥蝕,然蕭疏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字體寬綽,具古隸鋒棱,雖刓精光瑩者,分兩正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爲書家冠冕,殆過也。黄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者然。味者從而倣之,深可一笑。」謂知言者矣。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全具,而後可爲人書。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猪爾。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每見爲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内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風韻絶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絶用意書。比於邕

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爲人臨，自南北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形似，五輯多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叙

虞永興書筋力内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迥，與率更爲近。然自宋迄今，摹刻以百數，無有佳者。今所見，唯宋僧希白潭帖所刻略得筆意。余兹所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究與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自隸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風骨遒勁，如孤峰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稟家學，作書多用此法，但時出鋒棱，每以峭快斬截爲工，則不免筋骨太露，乏和明渾勁之度耳。余此書，參取率更風韻，損其圭角，出以温雅，以退爲進，以離爲合，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書，不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跡

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裹金生，行間玉潤」，如「瑶臺蟬娟，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爲有道正士，而褚則絶代佳人矣。

褚摹蘭亭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每爲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逸少，疏瘦勁煉，不減銅筩等書。

評者謂此書如「瑶臺青瑣，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此僅得褚書之貌耳。河南連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於地，曰「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綫綰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輕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

褚河南倪寬贊

褚公倪寬贊墨跡，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未是。此之沉着易見，彼之沈着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着之至，至於超絶，乃爲真正沉着也。

昔人論作書：「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用力勤。」貞觀中遂良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高亮風節，故其爲書外露柔閑，中含挺勁。評者但目爲「瑶臺青瑣，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爲本，無其本而但傚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

耳。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褚河南文皇哀册

文皇哀册，米虎兒以爲河南書，喬簣成但以爲唐人書。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虎兒所鑒，無復異説。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瑶臺嬋娟，不勝羅綺」，此册折旋容止，灑落藴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傚之，而虎兒遂題爲河南，以惑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爲定，要之正自有見。後有解人，決不以余言爲謬也。

李懷琳倣絶交書

李懷琳所倣絶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逸矣，然不失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爲之，其縱逸而不失，則學力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亡，賴有此耳。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仞。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户，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内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偭規改錯，惡道坌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爲得草

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猶見中郎虎賁。虔禮云没，草書種子絶矣。往在天津，見書譜真跡，圓勁古雅，遠出停雲館上。余少參以右軍十七帖筆法，臨此一本，中有闕失處，以武進横野洲鄭氏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虔禮草書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妍媚，不足録。惟書譜甚有名於時。曩於武進見横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爲書譜石刻第一。及見真跡，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本耶？後人臨摹故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撰成六篇分爲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泄殆盡。學者但於此逐心求之，即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惟孫虔禮步趨不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虔禮少出虞、褚之後，及其學既成，而文皇晏駕矣。以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遽弗及？遇之幸不幸有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時數失權，物故自有真。

唐文皇論右軍，謂「煙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因時變易，所以不激不隨，而變化自足，風規自遠。有意求變，即非能變。元章謂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虔禮去右軍未遠，顛、素未興，繩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絶。猶四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涼之正也。從此求右軍，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虔禮書譜其庶乎，然不免着紙矣。祇緣少變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即不可無顛、素。循途守轍，正不如獨開生面也。余謂魯男子，正也；柳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不欲復存右軍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不過稍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偭規矩而改錯矣，抉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草法湮絶，爲沿門擉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

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絪緼薈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

竇臮述書賦譏虔禮書「千體一類，一字萬同。」余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趨山陰，則儼然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亦自擬右軍嫡嗣；後勢益縱逸，韻益古雅，豈惟渴驥游龍，直亦商彝周鼎矣。余臨此凡三卷，前兩卷得其專謹，失其縱逸；此卷乃並其古雅之趣而盡得之。禪門所謂「不求法脱，不爲法縛」，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李陽冰謙卦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沉冥坱圠之意。下逮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可嚮邇矣。吾嘗説谷口賊隸，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鼓從心不逾，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絶，至唐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於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絶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蟲食鳥步，鐵石陷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者，於此見之。壇山石

刻嫡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心閉關，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温殘雪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温於九原一質正之。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隸書多尚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觀碑，明皇紀泰山銘爲得漢人遺意。孝經注肉重骨柔，弗及也。

顔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顔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者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余爲此書，初尚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爲昇堂弟子也。智過於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及一分爲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

顔魯公宋廣平碑並碑側記

顔書多以沉雄痛快爲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顔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别具勝趣，尤是顔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

顔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復，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修書東方朔畫贊，修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托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

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絶少，故並臨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艷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沖勝，及其久也，則黯淡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顔魯公送蔡明遠叙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屋漏之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佛。余何人，斯乃竟

放筆倣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彷彿得矣。

顏魯公送劉太沖叙

顏書多遒古，釵脚、屋漏之趣，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叙獨秀潤，有姿態，爲顏書最宜人之作。此叙碧箋書，碧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澹，有遊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妄有軒輊，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爲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顏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家，兄弟析産，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爲二。黄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爲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剥蝕之餘，風骨未滅，不比戲

鴻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顔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絶。

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紆鬱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横，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絶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絶處，正復不減，惜今不傳耳。

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豪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虚半腹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顔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壕州刺史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爲最，以其用力謹嚴，猶不失晉人尺度。次則藏真律公三帖，飛動瘦勁，天真爛然，雖少縱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態正不乏。至於自叙則縱矣，遊絲連綿，亦少頓折，遂出藏真、律公下，然筆瘦神清，狂縱中尚有肅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而體肥筆圓，失其清迴故步。外此，今世所傳苦笋真跡，亦當在藏真律公之間。余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逸過之，要其過處，即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内不足而以氣凌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況下此者乎？此兩帖爲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真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脱閑，遊絲獨裊，故自神奇可愛矣。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少林寺戒壇銘騰天淵之勢於分釐之間，在北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所自鐫記托名者，爲當時絶矜重之作，尤可寶也。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撰文書碑名字俱泐，隸法清瘦，頗類御史臺精舍碑，不合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於今之爲隸者，正以不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爽勁，正喜其於漢人之外别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千手一同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尚修長，行書爲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比於率更尤覺長而逾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絶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爲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推爲「散僧入聖」，爲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鮮明和悦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觀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典謨訓誥，清廟明堂氣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全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先生也。景度書流傳甚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亦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黄文獻公稱其「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於牝牡驪黄之

外。」董文敏公則云：「絶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屬目以爲貞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摹褚本，定爲米老所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於褚，不規規求似，所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故斤斤模倣，無遊行自在之趣，反覺未爲神似，蓋彼則意勝於法，而此則法勝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人，未易窺此語。

米元章顔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即學魯公宋廣平碑，深勁秀拔，在米老書中别是一種風格。與山谷夷齊廟碑全非二老本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跡，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所能彷彿，跂望前良，殊增慚愧。

米元章蜀素真跡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蘇、米諸公往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絶未嘗一字道及，所謂「鴛鴦綉了從教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爲拈出，不使千百世後爲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勢，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爲有明第一，爲此也。然往往縱

逸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爲沿門擉黑者開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美中有肅括意，縱横馳騁而不失繩墨，乃京兆書之絶矜煉者。中亦有一二漫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爲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伊川云：「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毛髮有忽，全體具廢，知此義者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參差俯仰，一中矩度，斯亦可爲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中規合矩，禮也；佈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恒，信也。五德具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家之治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温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謙」爲「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捲，即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爲變乎？至於結體，最患方整，長短大小字各有態，因其自然而與爲俯仰，一正一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温謙卦如「徵」、「四」等字，必欲擴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跡。余爲此書，一用小篆，字不求變，然筆之所如，興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殷鐵石拓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鬢髪盡白，自謂心力竭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真、草八

百本，散施江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所刻最煊赫有名，世所傳爲「鐵門限」者，是也。自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僅得真、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經邗上，吾友汪君竹廬囑書篆、隸、真、行、草千文各二種，每種一自運，一臨古，共十種，爲古今千文獨開生面。且曰將爲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以踐斯諾。既成，各以李少温筆法篆題其顛，字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聊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絶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諸家純以綿力支柱，鮮有能届精華者。至趙寒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嚮邇，篆法之陵遲，至斯極矣。余嘗説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石鼓操縱在手，從心不逾，篆書之聖，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絶；儕李少温上追史籀，下挹斯、喜，足爲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心力殫瘁，乃僅成之。陽明言良知，非白非黑，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吴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吴睿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裘，友人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逕，而規矩繩削變不失正，篆之

逸品也。余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圜法，筆思不必盡用孟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録論隸書云：「長豪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趨易，要其用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爲書。故吾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盡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召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毫描其形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者」也。余於隸書，未嘗一二爲之，而心知其意，略倣西嶽華山碑筆法爲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墮谷口五里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全室叟，後推文待詔。全室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詔專以觚棱斬截爲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簡勁，即其觚棱不煩繩削，自然淵渾。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説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妙銷亡，並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隔一紙，雖剥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余自少酷愛臨率更醴泉銘，得宋拓本悉意臨倣，凡千百過。後得蘭臺道因法師碑，雖覺風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血脈也。此本以率更爲骨，參以蘭亭，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尚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能鑒别，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乏率更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打碎者。雖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跡卷，爲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者也。余平生學米最深，於蜀素卷尤有微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往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跡，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即捲以去，未能摹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摹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具和明之韻，故爲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史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爲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筆意臨此書，使其觚稜稍歸平淡，取其意而不襲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絶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法爲之，一點一拂，皆斂入規矩，乃是右軍嫡嗣。妄意使才，至於脈興血作，夏雲奇峰，公孫劍器，雖云神逸，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爲草書，一以十七帖爲宗，兼取絶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偭規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騖藝苑，惟薛道祖墨守晉人成法，無少逾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真跡，全法蕭子雲，意其時子雲書跡尚未泯滅，故得悉意爲之。今子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賁。何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免率意

撰寫，取戾方家。道祖此書，上援鍾、索，下開二宋，信是子雲嫡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版化度寺醴泉銘爲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剥蝕，佳拓絶不易致，令人有甘井先竭之歎。世所傳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爲少遜，然完字尚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剩肉，瘦不剩骨，蕭爽秀潤，與近拓本絶異。世之學是碑者，或失之極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尚當悉力求之，存此以自勉云爾。

虚舟題跋

晉孝女曹娥碑

此碑本絹書，遒古勁健，在諸小楷中别又一格。昔人評此書，謂「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殆不可曉。觀其情思怫鬱，骨遒韻促，得孝女哀號求父之意爲多。此古人書所以不唯肖其貌，并且追其神者也。書家解此，方入神品。

晉王薈書

庾肩吾書品謂：「衛軍書動成楷則，殆逼前良。」今所存唯萬歲通天進帖中三行耳。已半剥食，不可讀矣。余

以其僅存者臨之，使衛軍風裁不至淪絶，亦較爲得也。

晉王廙兩表

黄伯思云：「世將『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閣帖所刻，風力柔緩，不如快雪本轉勍，王有古意，安見古今人果不相及耶？

宋謝莊書

謝希逸詞翰，南唐李主所藏，賀方回稱其「字畫遒勁，勢若飛動。」余精意臨摹，如六朝風格，信非唐以後所能追躡也。

唐歐陽詢皇甫府君碑

碑書於唐高祖之世，而不稱所書之年者，以皇甫誕爲隋人也。誕爲隋人而碑立於唐世者，以其子無逸顯於唐而追爲之碑也。

史稱歐陽詢卒於貞觀間，年八十五。計其入唐已五十有餘，此碑書於高祖之世，正其盛年之作。其前有姚辨墓誌及元壽碑，元碑未見，姚誌向有一本，楷法莊雅，而佚宕處不及其後化度寺、九成宫。虞恭公碑則更益腴潤圓勁，又出此上矣。古人書與年俱進乃如此。

唐等慈寺碑

此碑與朱子奢昭仁寺碑蓋皆一時立也，兩碑皆不著年月。趙德甫金石録皆係之貞觀三年，蓋據史書而名之也。當時撰碑凡有七人，今之所存僅有其二。集古録載有李百藥正解寺碑，金石録載有許敬宗普濟寺碑，名存而碑亦亡矣。兩碑今頗完好，各不著書者名氏，然書法皆絶工。此碑上援丁道護，下開徐季海，腴潤跌宕，致有傑思。與昭仁寺碑各樹一幟而不能軒輊。遥想七碑一一精絶，惜其過半亡失，爲之邑邑。

唐昭仁寺碑

此碑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鄭樵通志以爲虞永興書，都玄敬謂其必有所據。趙子函石墨鐫華持虞書之説甚堅，以爲虞與朱同事，其爲虞書無疑。且云廟堂碑經五代重勒，此猶是伯施真跡。按此書雖似永興，然廟堂豐逸，此則瘦勁，面目雖似，神骨則殊。又書法自入唐來，六朝纖怪氣習破除淨盡。今觀永興廟堂碑無一字落六朝陋習者。此碑如「苦」之爲「𦬼」、「号」之爲「号」等字，猶有六朝陋習。永興書規行矩步，決不如此。總之，吾輩論書，但當以書爲主。書不工，雖名何用？苟工矣，又何必强爲主名乎？如此碑，正使永興執筆，亦未必有過，固不待主名永興始可爲貴也。至曹明仲目此爲歐陽通書，直是亂道，不足與辨。

唐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碑

醴泉銘、化度寺碑皆率更晚歲合作。醴泉朗暢，化度遒逸，正如東岱西華不可軒輊。評者目化度勝醴泉，非

篤論也。特化度碑毁廢已久，比於醴泉尤不可易得耳。

自趙子固以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於是率更楷跡聲價遠出虞、褚上。自姜堯章以化度勝醴泉，於是化度聲價又出醴泉上。究竟化度，雖精緊而體方用圓，與醴泉同。特以是小楷，故更爲可貴。以此氈蠟無虚日，而殘闕尤甚。所謂「甘井先竭」也。

唐歐陽詢九成宫醴泉銘

詢書在唐爲妙品，而此銘乃其奉敕書，尤率更晚年經意之作。寬裕明秀，故當在邕師塔銘之上。評者稱化度勝醴泉，非精鑒也。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史稱歐陽詢卒於貞觀間，年八十五。此碑書於貞觀十一年，當是率更最晚時作。後四年，尚有小楷千文，計書此碑時，亦已將八十矣。而圓秀腴勁，與醴泉、化度不殊，宜其特出有唐，爲百代模楷也。

唐歐陽詢小楷千文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自宋及今，談小楷者皆未之及。

世傳率更小楷獨有虞恭公墓誌本，無歐款，以其似歐，故目以爲歐耳。細玩其書，面貌則是，而精神短縮，無率更拔地倚天風骨。此書初覺瘦削，頗不甚宜人，耽玩久之，字字腴勁，精神愈出，與醴泉、温公等碑不殊，雖通體微

食，實則字字完好，古雅焕發，信是率更最上神品。

宋楊補之所藏率更大楷千文，刻董思白戲鴻帖中，乃後人集字所成，故雖貌似率更，而精神全乏。此書刻於貞觀十五年，且率更父子親自莅刻，與思白委之庸工草草勒成者，天地懸隔。又曹秋岳金石表亦有率更千文一目，而未見其本。然班於諸小楷之間，豈即此歟？

晉唐小楷到今，千臨百摹，無復本來面目。此書去率更僅隔一紙，信可寶也。

唐歐陽詢回京二帖

「圓明如珠，温潤如玉」，解此，乃可以語率更。以「方整枯朽」爲工者，貌得率更者也。學率更須於此語參入。

唐李邕少林寺戒壇銘

孫虔禮議子敬，以爲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泰和祖法子敬，特又過之，雲麾將軍碑鼓努太甚，開後來佻巧氣習。私心甚不喜之。唯嶽麓寺碑，筆力圓勁，爲不失子敬手意。此少林寺戒壇銘又泰和書之最小者，且刻字稱「伏靈芝」，乃泰和所自勒，尤是其絶矜意之作。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昔人稱歐書「外露筋骨」，虞書「内含剛柔」，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此碑重刻於宋初，蓋已失其本真矣。而清和圓勁，不使氣質，不立間架，虛而委蛇，行所無事，尚足照映一世，欸流百代。不知唐刻原本，妙更何如？馳仰未

已。回視歐、褚，猶覺有筆墨痕遺跡在，未若永興之書以無結構爲結構，無所用力而自得右軍心法也。

永興書法受之智永，此碑信是永師嫡嗣，但比於千文，則此碑爲稍縱耳。此時代之變，在作者亦不能自主也。

唐虞世南積時永公塔二帖

永興此兩帖，真如千丈遊絲，獨裊空際，奇絶之跡也。余臨此凡經數十過，乃得似。

唐褚遂良雁塔聖教序

趙子函石墨鐫華稱「同州本」勝「雁塔」，此不知書之言也。「同州本」從「雁塔」重摹，不惟筆法懸殊，並粗細亦别。「雁塔本」筆力瘦勁，如百歲古藤，而空明飛動，渣滓盡而清虚來。想其格韻超絶，直欲離紙一寸，律以右軍之法，雖不免稍過，要之晴雲掛空，仙人嘯樹，故自飄然，不可攀仰矣。余酷喜褚書，獨於此碑驚怖不敢涉筆。春杪將還里上冢，悉意臨此一本，携之以行，遍示友朋，無道好者。燕支牡丹古今同慨矣。元刻兩篆額，筆力短弱，余按古法爲改題之。贊曰：「晴空無云，秋水涵清。玄酒味淡，太音希聲。心細手和，軒然欲翥。褚公當云，有筆卿處。」

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險勁則爲薛曜，稍痛快則爲顔真卿，稍堅卓則爲柳公權，稍纖媚則爲鍾紹京，稍腴潤則爲吕向，稍縱逸則爲魏棲梧，步移不失尺寸，則爲薛稷。

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顔須知其變化，學柳須知其嫵媚。

「古釵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藤」，以其漸近自然。

此碑與潁上蘭亭不隔一綫，乃知「潁上本」果是褚公書。看似疏瘦，實則腴潤；看似古澹，實則風華。盤鬱頓挫，運筆都在空際，突然一落，偶爾及紙，而字外之力，筆間之意，不可窮其端倪矣。後此，惟山谷老人爲得其意。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

思古齋石刻

河南書本韓叔節，世人皆知河南書之神，而不知其所以神也。河南晚年無筆不酷模叔節，獨思古一刻，乃爲神似。觀其形貌，無一筆似者，而神而明之，獨見天倪，此其所以神也。兩聖教規規模倣，猶有跡在。

唐褚遂良東山二帖

僕嘗説河南書渣滓盡除，但存精液，格韻超絶，殆欲離紙一寸。學之者，正須有透過紙背筆力，乃有契處，正未許插花舞女，以輕心掉之也。

唐薛稷杳冥君銘

薛少保與歐、虞齊名，而所流傳書不過數種，此杳冥君銘，絶似河南，尤少保書之烜赫者。

唐薛稷正立三帖

董廣川稱薛少保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致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流

通，又别爲一家。三帖風神駘宕，信廣川之爲知言矣。

唐徐浩嵩陽觀碑

有唐一代，分書多涉方整，與漢爲異。獨此碑清圓疏古，似婁壽、韓仁等碑，所微不及者，其變化耳。按趙氏金石録，徐季海隸書碑刻最多。唐人隸書之盛，無如季海，隸書之工，亦無如季海，而名出史惟則、韓擇木諸公下。今世所存，亦僅見此一碑，然學者苟以此碑印之漢法，是合是離，必有能辨之者。當時明皇隸法大似季海，泰山銘、孝經等碑，渾博有漢人氣息，祇以骨韻未遒，稍遜季海一格耳。

今作分書者，開口道漢，實則尚未夢見唐人脚底汗也。季海此碑，纔是漢人嫡嗣，願學分書者從此細參之。

裴迥題額，隱密有餘，而肥膩過甚。余以漢孔宙碑題額筆法稍束令瘦削，使進於古。若其一波一磔，盡仍其舊，不敢改爲也。

漢將紀信碑

隸法自鍾繇勸進、授禪二碑，已截分今古，不復漢人渾噩風格。此碑立於唐初，去漢爲遠，然筆力疏勁，無唐人纖巧習氣，故是可尚。惜前幅脱失五十餘字，未爲全玩。然傳本絶少，拓亦數百年前物，余故録而存之。

唐褚遂良孟法師碑

曩見諸河南同州聖教序，以爲與「雁塔本」故是一書，而刻本肥瘦一何懸絶至此？且「同州本」刻法精妙，非

若近今惡刻不能工者，疑不能明也。今見孟法師碑唐刻，乃知「同州本」一點一拂，皆准此碑而刻來自成一格，此唐刻之所以可貴也。碑以貞觀十六年書，考唐史，是年岑文本正晉中書侍郎，褚河南以貞觀十五年六月諫沮太宗封禪，遷諫議大夫，則十六年書碑正合。又河南以顯慶三年戊午死於愛州貶所，年六十有三，上追貞觀十六年壬寅，方四十有七，是時年力壯盛，正是專師智永時，而鳳洲以爲絶似率更，未見有一毫似處。又由顯慶三年戊午，上追六十三歲，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丙辰。其書雁塔聖教序在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爲河南五十八歲，後孟法師碑一十六年，是時河南書法專師漢韓敕夫子廟碑竟至形神畢肖，故融釋脱落，幾似筆不落紙。還視孟法師碑，猶未免有筆痕墨跡，而世人競推孟法師碑，當由碑廢已久，世不多見，故貴之耳。實則孟法師碑不及聖教序遠也。鳳洲不細考時序，横生多少閑議論，可謂無識。

向見孟法師碑兩複本，一爲孫北海少宰所藏，一爲梁真定相國所藏，皆絶歎以爲妙跡。然按其筆法，絶似王彦超重刻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竟疑虞、褚妙跡不過如此，非有甚不可幾及處。及今見唐刻真本，乃知去複本甚遠，玩其筆妙，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妙處非筆墨所能盡知。黄山谷題虞永興夫子廟堂碑，所謂「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黄金那可得」，非虛語矣。

唐顔真卿多寶塔碑

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遍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孔子廟堂碑亦同時書，斷食來久，僅存數十字矣。此碑書法腴勁，最有態度。魯公書多以骨力健古爲工，獨此碑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渾勁吐風神，以姿媚含變化，正其年少鮮華時意到書也。王元美論此碑謂「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是則固然。

然近世學顔書者，多至枯朽骨立； 以腴潤導之，正須從此覓指南車爾。有明內庫所藏宋本，亦嘗見十許册，大約皆同時拓，字畫風神，纖毫不失，唯以墨法老嫩之間，微分優劣爾。如此本之墨光如漆，古香滿紙，向之所見無第二也。嶰谷吾友，遘此殊絶，過吾九龍山齋，出以示我，獨不畏見者豪奪乎？ 嶰谷慎之。

唐顔真卿送裴將軍詩

書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絶一世，余題爲魯公第一奇跡，不虚也。此書流傳絶少，平生唯見兩卷，而字跡微有不同，豈公當日有兩本耶？ 董思白言婁江王弇州所藏，與余後見一本互有同異，而後本差勝。如思白言，則公曾書兩本，信矣。米海岳論爭坐稿，謂其字相聯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爲傑思。黄山谷云：「奇傑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皆爲法度所掩，豈若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二公之推許論坐如此，余謂特未見此書耳，此書詭異飛動，出論坐外。蓋自右軍來，未開此境，其心目中不復欲存右軍一筆，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義鬱勃之氣，發於筆墨之外，末由臻此。不求其本，而但倣其面目，亦未爲善學者也。欲學古人，不可不知此語。

唐顔真卿自書太子少師告

臨顔書者，當得其澹古之韻，但以雄厚求之，皮相耳。此自書告與臧懷恪碑正相類，乃顔言之絶清瘦者。余斂其浮情，不令脈興血作，然後臨之，乃覺小有契耳。

魯公自書告，董文敏稱其奇古豪宕，爲魯公書所絶少。余前臨此告，以爲奇古不難，須得其淳澹之趣乃佳。宋

人論顔書，謂出自褚，顔之與褚，了不相似，而以爲體源一同，此可謂知書者矣。臨古而不得其髓，終日鹿鹿徒勞脚板耳！折盡骨肉，自現清淨法身，乃爲得之。余此卷猶有愧於斯語。

魯公自書告爲真定梁相國所藏，往在京師曾一見之，白蔴紙書，墨光如漆，遠出朱巨川告上，蓋魯公絶矜練作也。

唐顔真卿朱巨川告

朱巨川告，絹本，米海岳以金梭從朱氏孫所易得者。董文敏稱其古奥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也。然此告後自書告三年，宜其風骨更老，乃筆力翻覺小劣，何歟？豈爲人書與其所自書，固不能無間歟？余參以自書告筆法，令就古澹歸於雄渾，庶不至遺恨佐史耳。

唐顔真卿華嚴帖

魯公華嚴帖，如萬鈞之弩，一發没羽。余稍參以劉太沖、蔡明遠等叙，令就疏宕，力不足，故不免態勝也。

唐顔真卿元靜先生碑

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毁去。今茅山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余在京時得一本，球圖視之。

昔人稱此碑筆法與家廟同，余按魯公晚年所書碑，跌宕莫如宋廣平，肅括莫如家廟，此碑風格正在廣平、家廟

之間，信是魯公極筆。

唐顏真卿家廟碑

自秦造分隸，至以東漢，增減任意，訛舛相錯，篆籀古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會雖於是而開，然未能有所是正。暨乎六朝，喪亂之餘，訛以滋訛，遞相傳染，日以鄙倍。唐興，太宗、高宗相繼右文，書學漸歸於正。虞、褚諸公出，雖未能盡加刊削，然六朝謬體，蓋已十去七八矣。延百餘年，顏元孫作干禄字書，魯公極力揚扢之，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與篆籀吻合，無敢或有出入，匪唯字體，用筆亦純以之。雖其作草亦無不與篆籀相準，蓋自斯、喜來，得篆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爲魯公病，豈知寧樸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遒厚，又爲家廟立碑，挾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穆之意，故其爲書，莊嚴端慤，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視。少師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開明，如端人正士，冠裳珮玉。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則意緒堂皇。故書雖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如此也。

此碑文字蕪蔓，頗不中程律，然樸茂之中自有風義。弇州謂「風棱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信是定論。魯公書碑滿天下，及其末也，盡於此碑。

唐顏真卿論坐稿

三稿祭姪爲先，告伯父次之，論坐最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

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絶之作。祭姪奇古豪宕，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無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爲蘭亭後勁也。

唐顔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

公之作此書，蓋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轉益勁健，進乎自然，此其所以神也。碑不知毁自何年。

碑書於大曆六年四月，公時年六十有三，顔公書碑必稱官伐，獨此碑僅書名姓。按公以大曆三年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臨川代到，七年九月至東京，始除湖州刺史，則六年四月公雖未去撫州，而已不復刺撫，故不稱撫州刺史也。昔羲之事五斗米道自下稱民，謝安石亦自稱道民。公作此碑時，暫得解組，心便翛然，濁世浮塵不復一毫羈絆，區區官伐脱然何有？既不外張，亦無自貶，與王謝風規固有同途異轍矣。

唐顔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歐陽公集古録言此記遒勁緊結，尤爲精悍。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

顔魯公書，大者無過中興頌，小者無過麻姑壇。然大小雖殊，精神結構無毫髮異。熟玩久之，知中興非大，麻姑非小，則於顔書思過半矣。

唐柳公權玄秘塔碑

唐初書學，首重歐、虞。至於中葉，盛稱顏、柳兩家，皆以勁健爲宗。柳更清瘦，玄秘塔故是誠懸極矜練之作。

唐柳公權司馬公達帖

以篆籀法作行楷，僅見誠懸此書。把玩久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僕論書法，謂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觀此尤信。唐中葉書家，首推顏、柳，顏書渾勁，而柳較肅括矣。學顏書須從柳入，以其筆徑濯濯，有跡可尋也。

唐王居士磚塔銘

敬客書。敬客名不顯於時，然其書法特爲瘦勁，大類褚公。則知唐世能書人多不免爲巨公掩耳。敬氏之族罕知名者，惟後魏有敬顯儁一人，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車騎侯，大有勳伐。此敬客者，豈即其子孫歟？郃陽褚千峰言碑在楩梓谷，向止存後半，今已廢爲柱礎矣。

唐僧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米老論草書，張顛以下但可懸之酒肆。懷素稍加平澹，時代壓之，不能高古。此藏真、律公二帖於右軍㚖味雖不免稍漓，然縱逸中猶有嚴緊意，正自飛動可愛。素師勝張顛祇此些子。

宋蘇軾跋吴道子畫

此東坡跋吴道子天龍八部圖真跡也。

東坡書出魯公，此獨規模褚中令，乍展卷，竟不似東坡書。玩味久之，妙乃愈出，直是以中令筆妙運晉人風格。此亦東坡平生第一妙跡，與道子卷信稱「兩絶」者也。

宋黄庭堅夷齊廟碑

山谷此碑出自褚中令，亦已開徽廟瘦金之先，世人見此書，未有信其爲山谷者。古人伎倆不可意度，類如此。

宋米芾雜帖

米海岳臨張伯英及右軍父子墨跡，老友蔣□潭從秦中精摹以來。海岳書法縱逸，獨臨古人乃極謹細，如此能事，信未可易測也。

米老論草書，以爲不入晉人格轍，從成下品。及其所自運，終不得右軍鼻息，秖緣結習太巧在。

宋張即之書

樗寮書出河南，參用可大而能自出新意，不受兩公規繩，故卓然克自立家，足爲黄、米諸公後勁。

余絶愛樗寮書，筆力秀挺，能於黄、米諸公外别建旗鼓，金人最愛重其書。

元趙子昂篆書酒德頌真跡

篆法自斯、喜之後，歷數百年而振於唐，至李少温不獨冠絶唐代，自宋以來又數百年莫有繼者。中間雖郭忠恕，僧夢英亦能步趨，然各帶習氣，無古人神駿之意。獨趙吴興，復振起於宋末喪亂之餘，淵雅駿峭，比其行楷尤爲殊絶，直可上追斯、喜，下比少温。而真跡流傳絶少，以余所見，惟杭州福神觀碑、松江寶雲寺碑、宜興無上帝師碑三篆額，及李龍眠免胄見虜後一跋而已。此酒德頌見自錫山，後雖無子昂款，然知的是子昂筆，非忠恕、夢英輩所能到。昔人稱李少温以蟲蝕鳥跡象其形，風行雨集象其勢，太阿、龍泉象其利，嵩高華嶽象其峻，此亦足以當之。自愧筆戰腕弱，莫能及其萬一，强顔學步，殊爲悚仄耳。

元趙孟頫大道歌篆書

雍正壬子，見趙吴興篆書三種：一酒德頌，二太白登東嶽詩，三大道歌。前兩跡都無款，獨此乃下款耳。而此尤神駿可喜，直欲打破二李舊格，爲篆學另開門户，信是奇絶之作。三種余皆臨之，此尤當意。篆學自李丞相後，一振於少温，再振於子昂。自子昂後，又四百年矣，轉眼來學無能繼者，余老矣，觀此絶跡，能不汗顔？

元趙孟頫書小楷洪範真跡

子昂以有宋宗臣，失身事元，可謂悖矣。後世以其楷法之佳，而不忍斥去，節取何所不可？李斯之篆法，至今重之，得謂以此而宥其亡秦之罪乎？子

昂書法自佳，身自失節，當分别觀之，不可牽此蓋彼也。

元趙孟頫井上蘭亭

書至蘇、米四家，晉、唐遺法抉破盡矣。趙王孫子昂始爲振其墜緒，而於蘭亭得之尤深。每臨一卷，不惟妙處惟肖，並其行款亦復纖毫不失。獨此卷全用我法，風格清迥，不欲復存右軍一筆，宜其獨最他書也。

元人墨跡

書法由唐入宋，魏、晉風流漸就澌薄，至趙子昂始力振之。自子昂興，而世間作字人無有無趙法者矣。卷中鮮于伯機、饒介之，非不欲各自立家，而子昂手意宛然具在。周景遠爲子昂知舊，尤爲全體呈露。唯虞伯生天真爛然，無復摹擬之跡，然其氣息亦時時有之。蓋非直有元一代皆被子昂牢籠，明時中葉以上，猶未能擺脱，文氏父子仍不免在其彀中也。至董思白，始盡翻窠臼，自闢新規，然百餘年來又被董氏牢籠矣。

明文徵明隸書千文

文待詔隸書，金壽門謂其源出自蔡邕而傚法顧戒奢。顧戒奢書寡陋者，未之或見。中郎鴻都石經嘗見數百字，未見有一毫似處。余謂待詔此書，專師鍾繇勸進、受禪二表，而兼取歐陽詢房彦謙碑。蓋自曹氏篡漢後，書法便截然分今古，無復漢人高古肅穆之風，猶羲之書蘭亭，破壞秦、漢渾古風格，爲後世妍媚者開前路，此昌黎譏右軍，謂「羲之俗書騁姿媚」也。要之，風會自然，作者所不能自主者也。此書筆力斬絶，深得元常遺意。米元章稱歐

陽率更爲「真到内史」。此書真不愧此語。待詔爲隸全法唐人，此更軼而上之，直到鍾太尉地步。壽門稱爲待詔第一隸書，不虚也。

明祝允明蘭亭並文徵明圖

平生見祝京兆書凡數十百卷，莫有同者，蓋書到熟來，無心於變，自然觸手盡變者也。吾嘗論有明一代書法，祝京兆變化不拘，董宗伯天才超軼，二公於三百年來足可籠罩。然京兆雖能盡變，而骨韻未清；宗伯骨韻雖清，而又未能盡變。論才，三代以下，要當各取所長，正不必過爲求備之論也。余藏京兆書凡三卷：一竹隱記，二臨老米天馬賦，各能别制規格，不自蹈襲。此卷乃余雍正五年冬所得自昭明文選樓下者，風神朗暢，比於前二卷格韻又别。意其爲此書時，胸中不欲復存右軍一筆，故能脱盡骨肉，自見清淨法身，真爲右軍血嗣。視世之規規摹倣，但襲形貌者，相去何啻千里？

爲蘭亭圖者，不難於「崇山峻領，茂林修竹」，獨能傳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意，乃佳。待詔此圖，用意閑遠，能使繁者簡，實者虚，恍如親見當年遊目騁懷嘯詠自得，一段和明悦暢意象。待詔自謂此圖原本文敏。竊謂文敏蒙面事元，胸次婞婀，本領全繆，豈如待詔喬柯千仞，挺特不撓，爲得右軍真風格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於戲！信矣。

明祝允明小行楷

祝京兆爲李範庵女夫，徐天全外孫，二公書學皆一時魁傑，京兆承藉既異，工力復深，故其爲書涵泓渟滀，無所

不有。吾嘗論其書，自趙吳興以來，二百餘年，至此乃始一變。雖以文待詔之秀勁，猶循吳興故轍，未如祝京兆獨挺流俗，較然自名一家也。然京兆雖能自拔，而風骨未清，往往多帶俗韻，故其狂草多見賞於俗子，而不免沿門據黑之目。此册即書其舅氏題跋，故用筆矜慎，無復平時豪縱宿習。寄語歸安令，此新建表氏所藏，京兆第一，幸好收之，勿被蕭郎賺取也。

明祝允明家訓楷書

自李龍眠僞爲鍾太傅薦季直表，開後人嗇縮簡便陋習，不知者目爲古雅，實則無復太傅幽深之趣。此賀捷表所以爲太傅第一絶跡，非右軍所能攀仰也。枝山書學骨韻未清，但以己意變化，襲古人僞跡，遽目爲太傅，實則未窺真贋也。且其文字在當時以爲古雅，在古人實是惡道。唯第六條純白無俗氣，語亦頗有警發，爲可誦耳。

秦南沙太史臨曹全碑

曹全碑不衫不履，如不用意而工，益奇。故郭允伯有「錯綜變化，非後人可及」之語，在漢隸中别爲一體。堪笑世之爲隸者，以鄭谷口專力此書，吠聲耳食，遂謂漢法概於此碑，可爲太息也。臨古人書，須抉入一步，窺見其所以然，而不襲其貌，方有悟入處。先生此碑，全以清挺生辣求之，自非解人莫窺此秘。

秦樹澧臨曹全碑

人須是體中有書，方能得之，天工弗由人造。董文敏書獨出有明三百年，以其天事勝也，非謂人力可省，正以

天然高處，未可以人力爭耳。吾與樹澧秦子交於今三年，從未見其舉筆爲隸，一旦臨此，遂能造微，良由其得之天者優，故能不學而至也。驊騮雖不欲走，自非駑駘所及。正愧吾輩徒勞脚板耳！

倣褚河南

董廣川稱褚公疏瘦勁練，不減銅筩等書，是矣，而猶有所未盡。余謂褚公書實自漢韓敕孔子廟碑來，觀其用筆，寓勁健於清微，藏變化於妥帖，正與褚公聖教序等碑如出一手。今以韓敕書法摹褚，突過一重，乃適得合。

倣顔魯公

自宋以來，倣顔書者多以雄厚勁健求之，此但得顔之貌耳。東坡、元章皆謂顔出自褚，以褚法求魯公乃神得解。魯公書宋廣平及郭太保廟碑於褚法流露爲甚，二碑皆魯公極烜赫有名之書。余此書取郭太保三分，宋廣平碑七分，令其寬平駘宕，無魯公平時方勁拙滯宿習，亦不令其圓熟，落佐史氣格，以此倣魯公，或亦微有契處耳！

臨聖教序

余嘗説，臨古不可有我，又不可無我，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不能無我，則離合任意，消息因心，未能虛而委蛇，以赴古人之節，鈔帖耳，非臨帖也。然不能有我，但取描頭畫角，了乏神采，此又墨工槧人伎倆，於我何有？故臨帖不可不似，又不可徒似。始於形似，究於神似，斯無所不似矣。余臨此帖，意在取右軍神明變化處，渾噩淵切處，精純秀茂處，盡呈之筆間，不欲規規貌其形似。乃兼取力命、宣示、樂毅、黄庭、曹娥、洛神等書筆意爲此書。

書謙家人兩卦篆書後

篆籀之書，自古爲難。筆不堅不瘦，不圓不勁。不瘦不勁，不能變化。余作篆書，必心氣凝定，目不旁睨，耳不外聽，雖疾雷破柱，猛虎驚奔，不能知也。用是，乃得窺見斯、喜妙處。當其運思落筆，指腕珊珊作響，到得意處，自謂子昂以後，直至小生，有明三百年不足多也。吾前爲劍光老友作此書，天寒手凍，精力駑緩，此書乃更遒勁，恐應奪子昂之席。吾書居天下之廣居，見者謂可已瘧，此當更出其上。

書袁生上簡臨禮器碑後

隸法以漢爲極，漢隸以孔廟爲極，孔廟以韓敕爲極。此碑極變化，極超妙，又極自然，此隸中之聖也。余臨此碑凡經五年，七易稿，乃始及其萬一。

隸法近人多愛曹全碑，其實曹全有此之自然，而變化不及。求其千變萬化，不可思議者，自有隸書以來皆未有及此者也。

稻孫臨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褚公雁塔聖教序，婉媚遒逸，如鐵綫結成，故董廣川有「瘦硬通神」之目。而王弇州以爲輕弱不足言，蓋未究其所從來也。余嘗學韓敕孔子廟碑，知河南書實原於此。蓋漢隸之妙，無過韓敕，此碑平就規矩，無少縱逸，而清微超脱，妙處直到秋毫顛。河南推本韓法，而爲此碑，雖變隸爲楷，而一點一拂，無不稟程。當是時，河南年五十八

矣，少時專師虞永興，老來融釋脱落，直入漢室，故疏瘦勁練，一縷鋭入，七札爲穿。顧視顔司徒，直是異流同源，一絲不隔者也。

稻孫模唐初四家禊序

稻孫於定武亦既三折肱矣，始以歐法臨定武，未愜也；繼以褚法臨定武，亦未愜也；卒乃脱去歐、褚，以右軍法臨定武，意則合矣，而筆痕墨跡畢竟未化，蓋猶未忘臨蘭亭見也。吾與之朝夕以嬉，使其胸中眼中不復存蘭亭一字，然後令其縱筆疾書，如兔起鶻落，以故不肥不瘦，非歐非褚，宛然一卷定武蘭亭在其手，此非經幾許推排，幾番脱换，安得有是？禪家所謂「不求法脱，不爲法縛」，非真入三昧人，不能辨。

兒子稻孫，粗解筆法，頃臨余積書巖帖六十册，篆、隸、草、章、行、楷，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今日屬其精摹褚公禊帖，圓潤攄適，神趣高華，大得河南手意。更屬其精摹「定武本」，再四易稿乃成。僕與之約「腴潤安詳，間以翔舞」，此臨禊帖不易之法。唯「定武」當加以肅括耳。以此臨寫，果然應手。

評宋四家書

蔡君謨

唐以前書風骨内斂，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醇醨不同，亦世運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忠惠公斂才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當爲有宋第一。然比之唐人，亦已少鬆矣。下此諸公，各帶習氣，去晉、唐風格日以遠矣。

米元章

米老天才縱逸，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太重，不免子路初見孔子時氣象，然出入晉、唐，脱去滓穢，而自成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俯出其下。

黄山谷

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習氣，然超超元著，比於東坡則格律清挺矣。故當在東坡上。

蘇東坡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東坡得之爲甚，姿態艷溢，得魯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迥拔俗之趣。在宋賢中故當小劣耳。

虚舟題跋補原

漢魯相爲孔廟置百石卒史碑

漢孔廟碑傳於世者，於今有三：一乙瑛，二韓敕，三史晨，皆魯相也。三碑，乙瑛雄古，韓敕變化，史晨嚴謹，皆漢隸極則。學漢隸者，須始史晨以正其趨，中之乙瑛以究其大，極之

韓敕以盡其變。隸而至於韓敕，銳如削鐵，瘦若綰針，有前一筆不知後筆如何下落，有上一字不知下字如何結構，自有書法以來，變化之妙，無有及者，唯鍾太傅賀捷表爲略得其意。然不始於史晨，擴以乙瑛，莫有能測其津涯者。余故特舉此三碑，爲書家楷則。

漢魯相韓敕孔廟碑

韓明府於聖廟凡有兩碑：一立於永壽二年，一立於永壽三年，此其前碑也。

漢人作字，皆有生趣，此碑意在有無之間，趣出法象之外，有整齊處，有不整齊處。如「下」字、「乃」字、「桑」字之添改，「紫」字、「絶」字之行草，尤覺天真爛然，生氣横出。此皆前古所未有，而今始開創之，遂已啓褚公雁塔聖教序、顔公宋廣平等碑之先。隸法以漢爲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爲奇絶，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郭引伯稱此碑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助，弗繇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逾植發，尚未足形容也。吾向以褚河南書疏瘦勁練，如鐵綫綰成，究其本根，實原於此。余臨此碑，屏當一切，極三年之力，精意追擬，僅乃完之。一筆不合，輒便廢去，蓋書成復易者，凡五變矣。固知索解人不得，然苟有合於古，亦何必復宜於今？老子言：「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不足爲道也。」嗟乎！此中甘苦豈可與揣龠捫燭者道哉？

此碑上承斯、喜，下啓鍾、王，無法不備，而不可名一法；無妙不臻，而莫能窮衆妙。後此唯鍾太尉賀捷表、王右軍蘭亭、揚義和黄庭内景經爲能得其不傳之妙。歐、虞以後，各得一體，而未届精華。褚河南雖極意摹擬，然具體而微，畢竟一間未達。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全法此碑，竟至形神畢肖，然猶覺摹擬有跡。唯潁上黄庭、蘭亭，乃爲入神。觀其形貌，無

一筆似者，而神而明之獨見天則。此所謂自成清淨法身者歟！臨古至此，方入神解。

漢碑有雄古者，有渾勁者，有方整者，求其清微變化，無如此碑。觀其用筆，一正一偏，遊行自在，動合天機，心思學力，到此一齊無用。此唯捻破管，畫破紙，筆成冢，研成臼，漸老漸熟，乃始恍然遇之。口説不濟事。

玩此，知王知微、文徵仲二公貽誤草法、楷法不淺。

書到熟來，自然生變。此碑無字不變，「魯」字、「百」字不知多少，莫有同者。此豈有意於變，祇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變，所以數變輒窮。

吾以孔龢、韓敕、史晨三碑舉似學者，以爲遒古莫如孔龢，清超莫如韓敕，肅括莫如史晨，三碑足概漢隸。其實孔龢、史晨二碑皆各就一偏而詣其極，唯韓敕無美不備，以爲清超却又遒勁，以爲遒勁却又肅括，自有分隸來，莫有超妙如此碑者。則此碑實足並有孔龢、史晨之勝。千變萬化，而不逾矩，更非孔龢、史晨所能盡而知。而好之者曾無一人，不自老夫發之千百載後，誰復知古人有此一段奇特。

此碑書有五節，體凡八變，碑文矜練，以全力赴之，故力出字外，無美不備。銘文則矜意稍解，清超絶塵，幾欲筆不著紙。文後九人，韓敕大書姓字，文如薤葉，獨爲矜重。後八人比於銘文，無復矜意，而清圓超妙，動乎自然。碑陰與文後八人風韻略似，而天機浮動，一正一偏，往往於無意之中觸處生妙。至兩側而筆益縱絶矣，左側逾時復作，別開一境，筆雖極縱，而清圓超妙，復縱不逾矩。右側則興已垂竭，但存一段清氣於空明有無之間，雖不作意，而功益奇。增書人名，或以書法各各不同，爲出兩手，細玩未然，乃兩時書，非兩人書，斜斜整整，轉見天倪。即此亦可見當時神妙無方，非復規矩所能程限矣。

世之爲隸書者，多以匾闊爲漢，方整爲唐，其實漢隸何嘗不方整，但於精神今古之間分優劣耳。如此碑，有一

字可目爲唐否？

古人作字，無不始於瘦勁，後乃遷流漸歸肥碩。吾嘗得安陽古布，「安陽」二字筆瘦如針；又嘗見大禹開山幣，面四字，幕二字，亦筆瘦如針。又得太公九府圜法，筆亦細瘦，蓋作書之始，但取足以紀事而止，故略存書意，不求觀美，而書遂以通神。韓明府此碑全取古刀布之法，不落二帝三王以下風氣，獨得古書之元，此所以超出漢人，爲書中無上神品也。

漢隸之妙，無過叔節此碑，余一意凡臨七本，初時意粗筆重，未或能似，入後抽換既多，漸次近似，此爲第六本，蓋其不似者，僅一二耳。

漢尹宙碑

碑在今河南鄢陵，婁機漢隸字原所未載，崑山顧寧人始著於金石文字記。字法圓厚，於楷爲近。在漢隸中又別一格。

漢人隸書每碑各自一格，莫有同者。大要多以方勁古拙爲尚，獨尹宙碑筆法圓健，於楷爲近。唐人祖其法者，斂之則爲虞伯施，擴之則爲顏清臣，可見古人能事，各有原本，而能絶詣其極，所以獨有千古也。碑在鄢陵，今尚完好。

漢夏承碑

今世所存漢碣，率以歸之中郎，不知漢人隸書上承斯、喜，下開鍾、王，沉冥坱圠，如夏金鑄鼎，自足典型百世，

何必推本中郎始堪增重乎！

此碑字特奇麗，有妙必臻，無法不具，漢隸之存於今者，唯此絶異。然漢人渾樸沉勁之氣，於斯雕刻已盡，學之不已，便不免墮入惡道。學者觀此，當知古人有此奇境，却不可用此奇法。

蔣衡

蔣衡（一六七二—一七四三，清康熙十一年—清乾隆八年），書法家。原名振生，字湘帆，一字拙存，晚號拙老人、江南拙叟、函澤老布衣等。江蘇金壇人。清康熙貢生，擅書法。早歲好遊，足跡半海内。曾以楷書寫十三經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成。進呈御覽。清乾隆間奉敕刻石列太學。晚年書愈工，名亦愈大。

蔣氏論書以宗正靈靜爲宗，而歸結於立品。清史列傳評蔣氏書云：「書師楊賓，復博涉晉、唐以來各家名跡，積學既久，名噪大江南北。生平論書，謂不能爲人宗師，亦當與古人弟昆。」

拙存堂題跋乃蔣衡專跋碑帖之作。是篇選録其中有關評書之内容，以及自臨碑帖心得之語。切實精當，洵足爲學書者之助。

拙存堂題跋收入清乾隆五年拙存堂文集；又有清宣統二年房山山房叢書本。

拙存堂題跋

嶧山碑

秦丞相李斯書不可得見，所存者鄭文寶所刻徐鉉模本耳。余不解篆法，曩有拙存堂臨古帖三百六十種，以族弟星泉所模石鼓文冠諸首，乃學此附於册。以懸臂中鋒頗圓勁，用筆之道一以貫之矣。

瘞鶴銘

陳滄洲寓京口時，鑿山根出所有字於江滸，合成片石，立之山巔，覆以亭。恐拓者日多，又另刻一石如其文障於前，以護真跡。好事者咸詩歌頌不朽盛事。余謂十餘年後亭傾石裂欲求一字不可得，千年神物遂爾斷絶，悲夫！

薦季直表

魏鍾繇書，余見内府墨跡，紙白板新，神采奕奕，乃錫山華學士所藏之物，視世間石刻本懸絶。其筆畫闕少處悉由蟲蛀，後題跋甚多，余盡録之，爲人竊去，殊可惜也。

定武蘭亭

余於禊帖不敢輕易落筆，蓋所見止唐臨絹本，已覺神奇。甲辰在京師，大病後，王吏部虚舟借吴中繆太史文子家「定武本」示我，斯真端人正士，質厚神凝，乃覺絹本豪氣未除。臨二本，爲虚舟暨族弟星泉取去，復以宣紙重臨，留付二稚子阿麗、阿驥，知老夫壯遊僅賴有此，何須明珠十斛始潤行囊哉！

褚模蘭亭

内府墨跡卷，圓潤遒勁，與世所刻本絶不類。虚舟所謂十六年官京師，無所不見，獨此卷未到眼者。其「羣賢畢至」「羣」字下一直，聖教序集之竟成飛白，不知是改筆也。「怏然自足」「怏」字歐、米暨諸本俱作「快」字，不知是

「夬」字起處用重筆帶過也。沉着中又極飛動，乃褚公第一得意書。後米元章古詩長跋，亦如綿裹針，盡米公之長，不愧此帖。想當時竟未勒石，大是缺陷。余所模油箋爲學者竊去，今雙鉤鎸石，庶可永傳矣。

黄庭經

黄庭經以思古齋爲第一，大約褚臨本，而中間少入「清泠淵」三句一行，至字有脱落，亦不添注。余用全文意則摹思古齋或略有合處。時則雍正乙巳五月十八日，地則西安府澄城縣張屏山大令署槐堂前齋，紙則甲辰八月出都時阿鶴亭太史所贈宣紙。老樹濃陰，不覺酷暑，紙筆既合，遂爾忘疲勞。奴渴睡漢，視之反笑主人翁何太惺惺也。紙尾少黑，以水洗濯而記之。

樂毅論

乙巳五月廿四五日午課時，在西安之澄城縣，天氣熱甚，不知右軍寫黄庭經於山陰亦在此月日，其熱與否？又何如書？雖未敢云工，想其胸襟灑落，或不肯多讓也。

廟堂碑

馬昭吉重修文宣王廟記，以宋太祖建隆三年壬戌，王彦超建，安仁祚刻。是帖初刻已無存，凡經三勒石，今據「長安」「城武」二刻，亦俱無完善本。「長安本」闕字一百四十一，不全者二十一，模糊者五；「城武本」闕字八十有八，模糊二十有九，不全者四。癸卯夏，余合二本摹之，庶得全璧，所闕者僅五字耳。虞伯施爲智永師高弟子，觀

此碑圓勁秀潤，内含剛柔，與永師千文故是淵源吻合，而伯施筆力稍縱，則時代爲之耳。甲辰二月重臨此本，至二十有六頁，病幾危，六閲月始平，足成之。助我見聞實藉虚舟，不敢忘也。

王獻之七月二日白

此帖淳化閣、大觀帖俱收，而「漢沔」悉作「漢河」，「用武」作「連資」，字亦舛，「用武」旁亦無「曾」字，余所臨係舊拓，故獨異，乃從之。

唐李懷琳倣晉嵇康絶交草書

按湯君載、文徵明二跋，皆非確論。湯以爲李懷琳倣嵇康書，七不堪中，明有「素不喜作書」語，安得天成精妙若此？文謂「懷琳好右軍而倣之」，亦未必然，大率右軍曾有是書，而李摹之耳。余因其文與文選少異，定爲右軍隨筆删改，觀其不同處，是節録，絶勝原文，非右軍瀟灑出塵，安能如是哉？余於是月十八日，摹孫過庭書甫畢，復臨此書兩遍，中所云「余得其七八，惟不喜作書與多虱」，少異耳，外此或過之。生平自謂世有孔子，當在仲、曾之間。聞者雖笑，未嘗不以嵇、阮目我也。吾二子因是可以知乃翁之性情矣。

圭峰碑

唐人書，釋氏碑文最多。余深怪其爲佛家言以贊頌之，然時當秉筆，義無所辭。又不可明闢其説，善夫昌黎之送高閑文既告之以聖人之道，而又泯其距放之跡。不知者且以韓子亦善奉佛，嗚呼！文之難言，道之所以日亡也。

裴益州爲圭峰禪師碑與昌黎命意相合，當時稱爲真儒，不誣也。其書法遒媚，與褚、柳爭能，是魏、晉以來名家口授心法，非實有參悟，難遊其樊。余今春臨至此，爲三百又十種。第十七卷證之古人，無不合轍，煨燼糟粕，不足存也。七月念八日，張澄城欲設酌爲壽，力辭之，心齋三日，食不重味，止於蔬菜。再生以來，又幸一期，絶無可存活處。惟成此二十四卷臨帖，差堪解慰耳。

聖教序全本

秦中碑洞聖教序碑，字漫滅不可學，其新增論篇，向未刻石。余癸卯在京師，模宋拓本，又因族弟星泉集右軍字，重書之，流佈人間以百數，而全者止三本。一留西安，一在錫山徐氏，此其三也。然「西安本」無後記，「錫山」亦生紙寫，且相去八九年，或一二年，歷時愈久，所造益深，情之所欣，意當更足。曲阜大令孔璞齋不遠千里購宣紙屬書，又許延好手精摹勒石，敢不竭駑鈍以報寵命？因於元日寓齋端居十日，書成，山陰堂奧雖未盡窺，而意轉絲牽神遊點畫之外，使歐、虞、褚諸家並生，應爲把臂。果壽諸石，定可永存。然良緣難必，姑俟知音。聊記於後，辛亥夏四月朔雲映堂書。

皇甫君碑

皇甫碑乃歐陽信本少作，想當時懸臂用力太過，右肩皆昂起不平，如「書」、「無」等字，尤爲大病。余謂其「中而不正，靈而不靜」，殊遜醴泉銘。且殘闕甚多。余苦心構求數年，文全銘闕，因用醴泉法書之，今存金牛里張天隨家，勒石甫鐫二紙，而刻者朱典六爲曲阜大令孔公邀去，爲余刻聖教序全本，後其子朱希文足成之，遂失筆意，故不存也。

臨蘭亭

禊帖自貞觀間大臣各臨一本，後之摹者益多，而歐、褚二家特起，遂有肥瘦之辨。且謂歐勁褚妍，强分軒輊。余於秦中得觀河南所模墨跡，蒼秀飛動，絶非石刻本所能夢見。庚戌夏在曲阜臨兩種蘭亭，乃悟歐、褚所摹則同，筆性各異。學歐須得其靈和，學褚當知其古勁；於彼所異，參透所同。從歐、褚得王，以王就我，直追原本，盡空法象，所謂「割肉還母，折骨還父。」無弦琴，没孔笛，心心相印，不落邊際，豈僅登會稽門徑，直可拉元常爲等夷，非誇誕之浮譚，乃練要之微旨。此中三昧，會心人定當首肯。

倪寬贊

恭壽先生曾見褚公倪寬贊墨跡，背臨一卷示余，姿態綽約，余斂手拱視，歎爲絶奇。西至秦中，得真跡寓目，遂盡心摹之。大約横畫發筆以重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鈎俱藏鋒若垂露，捺則用全力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颺拖沓，亦多躁筆。至其點畫，時帶隸意，或細若絲發而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南第一奇跡。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處太多，反遜此沈着耳。余模油箋亦爲從遊者竊去，僅存拙存堂臨本，後人其世守之。

秦漢篆隸册

六書遞變而爲真行草，古法澌滅。後之書家踵其弊，欹側取媚，如聖經遭秦焚，幾無遺種，大可悲也！有就余求講執筆者，爲暢厥宗旨，使懸筆中鋒，臂指如鐵石，盡一身之力作蠅頭小楷，所謂「芥子納山河大地」，非好爲神奇，

亦欲存竹簡漆書之意於萬一云耳。王吏部虚舟所摹秦、漢篆隸老潔圓勁，初擬陽冰既追斯、頡。余雖老，未能下手，其源流分合之故可知也。古學稍明，其在斯乎！

詛楚篆文

詛楚篆文，别出一種，無壇山、石鼓之渾厚嚴整，而怒髮衝冠，戈矛森列。書家所謂寫樂毅則情多拂鬱，太史箴則縱横爭姸，因物付情，不能一致者也。其碑刻源流，昔人聚訟，王虚舟已誌其略。有摹銅盤、石鼓諸碑暨此文來示者，余爲論古人書各不同處，俾知用意所在，真行草悉從篆出。習流忘源，師孫棄祖，恐爲人後所笑。

銅盤銘

曩過中州謁比干墓，索銅盤銘摹之，不可解。然其鸞翔鳳翥，如百丈銀絲空中旋舞，左顧右盼，宛轉生情，使人情移神奪，實奇物也。

十三行

宋思陵得大令洛神賦九行，米虎兒審定，凡百七十六字，後賈似道又得四行，遂有十三行之目。元、明以來，刻本極多，展轉鈎摹，於大令風神失之遠矣。此「玉版本」，相傳爲秋壑所刻，國初藏於武陵，尋入大内，又不知何時出人間，落錢塘江底，往來舟師墊篙，所損不勝數。廿年前，翁蘿軒學使得之，即屬山陰楊大瓢模一本，其原版贈培風堂阿鶴亭太史，今復入内府，並拓本亦不易購矣。陸卷阿矜爲宧囊第一寶，宜哉！

石鼓文

學書不法篆隸，直不識字，然蒼頡、夏禹諸書疑多附會，信而可徵，莫如石鼓文。王虛舟考之既詳，余弟星泉得其妙旨，窮源竟委，書家中可獨樹一幟。余屬臨一本藏之，青藍冰寒，荀卿誠知道者。因題以誌喜。

謙卦篆

六書之變，蒼頡而下世易風移，非博學無以得其要領。後之許慎、徐常侍鉉、李少監陽冰諸書最稱善。余不知篆，然觀石鼓文、嶧山碑皆圓勁而瘦，以此追原用筆之法，本自竹簡漆書，非中鋒懸臂，則點畫不到。分隸行草，迭變迭降，而偃筆偏鋒腕指雜用，遂有「墨猪」「鼠尾」之誚。恭壽先生此謙卦，結體本之陽冰，其筆力圓勁。少監有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恭壽亦云：「徐鉉、夢英衙官蓄之。」非大而誇，心之所得，未易語人也。至其辨古今篆法不宜並用，歷舉少温之病，想徐、許諸公生此時，亦應首肯。後來者奉爲指南，何幸如之。

黄庭經

黄庭經，世所流傳本最多，余心賞者唯山陰陳氏家藏絹本墨跡暨王吏部虛舟所得毗陵唐氏宋刻本。然二種皆瘦而字形大，筆意流宕。若思古齋石刻，則褚河南所臨，更多姿態。此本端凝渾厚，如得道之士，精氣内藏，非養到神完不能窺其奥妙。其爲舊物何疑。至考覈之詳，姜西溟、陳香泉、王恭壽俱悉源流矣，余復何言。

爭坐位

顏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而張書郎官碑不見稱。顏平原大小楷碑版照四裔，而後人尤重草稿，皆未尋其源，不能心知其意者也。正書不熟，烏能作草？郎官壁記乃狂草築基，魯公惟從心不逾矩，故草稿有天真爛熳之趣。但學者未見善本，芒鎩全無，則筆外之意無從領會。安得若此初拓本爲刮眼金篦，俾八法頓開覺路，則見者固幸有緣，藏者婆心，沾丐益廣。慎勿固扃，與金玉古玩同珍秘也。

顏魯公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故書如端人正士，此論坐書，嚴毅之氣凜然在行墨間，當是時，豈復存作書之見於胸中，而規矩悉合，蓋學力精熟故也。余論書以立品讀書爲始，本此。

枯樹賦

褚河南臨枯樹賦墨跡，勁秀飛動，畫中有骨，筆外傳神。自董華亭以爲「瑤臺蟬娟，不勝綺靡」，後之學褚者遂從軟媚求之，專用指運，爲粗細相間筆，擬其姿態，失之遠矣。登善有知，應抱恨九泉。余雖大聲疾呼，難醒聾昧，哀哉！

聖教序

沙門懷仁，乃右軍裔孫，得其家法，故集聖教序一氣揮灑，字裏行間神彩奕奕，與蘭亭叙並驅爲千古字學之祖。金錢構字，似涉誇誕；至以斷畫及紙墨，定時代後先，不揣本而齊末，尤不敢附會。孫過庭論書有「性情形質」、

「點畫使轉」八字金針，竊謂「使轉」在不着紙處，詩文中句外句、味外味也。於此求之，會心自得。此本意法悉露，的係初拓，視王虛舟本紙墨雖少遜，無關重要，主人明眼，珍愛奚疑。康熙甲戌冬，晤山東趙秋谷太史於杭州校士館，時余初學聖教序，秋谷云：「學此則終身無成。」蓋惑於董華亭「落筆便思破庸庸之習，當以聖教序爲戒」一語耳。此帖實字學之祖，余習之四五十年，苦無善本，癸卯復入都門，於王虛舟家獲觀初拓，精模一本，益覺其神奇可怪。世人所見，皆近來陝拓，芒鋩全無，遂舉新毫去穎書之，其與扣盤捫燭何異？正未知秋谷當時所見爲何如也。誌此以破俗論。

虞恭公碑

唐人書，如褚登善以姿態勝，故舉筆輒變；歐陽信本以骨力勝，故變而不覺其變，所謂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衡劑而成者也。褚因天姿，歐全學力。後惟顏魯公書亦能大小如一，皆由間架既定，雖縱横跌宕，無或逾矩。此虞恭公碑與醴泉銘相似，化度寺、姚恭公字形大小不同，而神骨一轍。後學津梁，莫此爲最。況得舊拓撫模，精彩奕奕，信可寶也。

曹娥碑

曹娥碑未見善本，但觀其用筆以態度勝，於黄庭、樂毅、東方像贊外，别具風神。聞婁江王文肅公家藏北宋真跡，有趙承旨題云：「如親見吕仙，聞吹玉笛，每神馳此境，欲攀右軍。」惜余未之見也。又一本舊題爲李北海書，未知果否？細玩其古拙似薦季直表，其流媚則靈飛經，以鍾太傅家規摹王右軍筆法。結體若異，而微妙處無不神

合，且以隸意行之，靈變圓轉，非凡近所能夢見。余從淮南程氏借摹，當時未能深領奧趣，今以意追擬，略得一二焉。

潁上蘭亭叙黄庭經

潁上石刻黄庭經、蘭亭叙，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緑綾臨本也。王右軍换鵝真跡不可得見，其欲拘欲縱、若滅若没之致，信有真傳，井中夜光，如虹亘天。宜矣！

洛神賦

文氏停雲館以洛神賦爲王大令書，董思翁謂李龍眠筆也，或晉人書而李臨倣乃爾遒雋。然以十三行參觀，雖真行草雜作，而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想大令心曠神移，忽焉縱體，無所不可。即以爲龍眠，在宣和書譜中亦稱其出入晉、魏，非下品也。余初觀古本，及見文氏刻，惜其失真。此玉粒珠簾，拓法尤妙，閲之恍若置身於王、李座隅，快絶！快絶！

樂毅論

樂毅論相傳爲右軍自書刻石，淳熙秘閣刻，梁世所摹也；戲鴻堂刻，唐模本也。前朝新都吴氏尚有梁時白麻箋真跡，此應是停雲館祖本，快雪堂刻全以軟媚取致，殊失山陰面目，故獨取文氏本。是帖又當在停雲上，宜珍惜之。

鍾元常二帖

閣帖所收鍾書，如還示帖，皆右軍所臨，非元常真跡。至戎輅表，非楷非隸，高古幽淡。明初宋仲温所刻誤人不淺。孫過庭書譜曰：「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横。」夫正書而具「使轉」，此非可於筆端求之者。是帖絶非世俗所流傳本，而隔麻拓法精工其必能鑒别矣。

麻姑仙壇記

小字難於寬展，顔魯公麻姑碑，所謂「獅子捉兔，亦用全力」也。觀其筆意，與中興頌毫釐不爽。而行間密茂，灑落夷猶，不善學者，動筆隔礙，真化工神物。停雲刻差勝别本，此更上一層，其文氏祖本乎？

宋廣平碑

顔魯公書法出於褚河南，此宋文貞公碑，瘦潤圓勁，尤得神髓。然細玩數千言，無筆不似，而絶無一點褚家習氣，所謂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真草書譜

真草書譜計二百三十三幀，共七千四百念六字，董華亭云：「昔人謂觀孫過庭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草書難讀也。余倣智永千文體釋之，使人易曉，蓋過庭草書精熟，可謂集大成。嘗謂真書以歐陽信本九成宫、虞

永興孔子廟堂碑，行書則蘭亭叙、爭坐位，草書則書譜，非特書法可宗，文亦妙絕今古。他如月儀帖、急就章，雖奇古，不善學者，必流於怪僻。其餘真行多涉二氏碑銘，去聖道滋遠，而書亦各有氣質，未能雅馴，徒然泛涉，殊無所益。後有知我，必首肯斯言。

祝京兆真書過秦論報燕王書

昔人善草者必先工楷法，楷工則規矩備，善草則使轉靈。楷工而不能草，由於天姿魯鈍也。若不能楷，而徒習草，則點畫狼藉，必流於怪僻矣。張旭以草聖傳，而書郎官碑極端楷，吾於京兆此册亦云然。夫書必先意足，一氣旋轉，無論真草自然靈動；若逐筆安頓，雖工必呆。可語此者鮮矣。

褚書哀册

褚公書哀册，佳拓絶少。董思白謂其似王僧虔，余以爲出自内史辭世帖。米顛深得其意，縱之則如西園雅集，紈扇書皆祖此也。虞山黄勿之深嗜篤好，得善本重裝，神采奕奕，定爲舊物。識者或未必河漢吾言。

隸書千字文 紫陽朱導江書

自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李斯、胡毋敬改省爲小篆，後以篆字文繁，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秦羽人上谷王次仲變爲八分。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本謂楷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沿習既久，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唯蔡中郎造其極焉。近時鄭谷口、朱竹垞、萬九沙皆以隸書名世，惟錢塘金壽門屢變其體以逞能。庚申，曲

阜孔璞齋出朱導江此册屬題，余於隸無所曉，惟誦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曰：「蛟龍盤拿肉屈强，快劍長戟森相向。」於此求之，略得意義。至其與古人相合處，未敢定論也。

醴泉銘碑

歐陽信本書直逼内史，醴泉銘尤其傑作。雖無善本，亦可想見其結構精嚴，縱横跌宕，况舊拓耶！余於甲辰再生後，借王吏部虚舟家宋本臨模入拙存堂帖内。丁未夏，寓梁溪，又獲觀秦氏千金帖，爲耕志重摹一本。人間至寶，得再寓目，信是奇緣。

靈飛經

鍾紹京書靈飛經，本太傅家規，兼右軍意態，與黄庭内景經、黄庭經、子敬十三行相表裏。余所見李北海臨曹娥碑亦得此意，想魏、晉、唐以來，口授訣各有師承，能參破此關，自有妙悟。靈飛經苦無善本，余用内景經意書之，入拙存堂帖内。曾爲華劍光再書，今老矣，不能復作，爲之三歎。

中興頌

摩崖碑爲魯公正書絶作，泰、華尊嚴，使人不敢仰視，余不自量，奮筆爲之。恭壽連書五六册。余第一本少瘦，吏部以沉雄勝，我亦稍肥；後虚舟爲秀挺，余亦加敷腴，乃覺肥瘦適中。兩人相視而笑，曰：「如此則飛燕、玉環頓成宓妃、姑射矣。」因各留示後人，俾知二老相依於九峰數年，爲生平未有之快事。

東方畫贊

魯公書直入山陰之室，其所以異於虞、褚家者，剛勁中具靈和氣韻。後人以觚棱斬截爲顔，不惟失其神理，並面目亦非矣。余與恭壽俱臨東方畫贊，吏部極許可。今贈金牛里張天隨。意欲重書，衰老力弱，拙存堂缺此一種矣。

十七帖

十七帖，爲右軍得意書，其精熟處如庖丁解牛，神行官止，不可思議。余嘗論作楷書須有行草意，使其氣貫；而行草亦必具楷法，庶點畫可尋。今人不解此，楷則方板散漫，草則蛇蚓縈迴，毫無展束。甚至狂怪怒張，真飄墜羅刹，不可救藥。以顛、素爲名，古人何罪，横遭侮慢，悲哉！

虞恭公碑

歐陽信本書虞恭公碑，世無全本，余在錫山搜羅舊拓，得八百廿一字。辛亥六月將自曲阜南旋，顔清谷屬臨，因用醴泉、皇甫二碑意爲之。按温公卒於貞觀十一年，率更已八十餘，其結體爲道因碑所自出，乃知名家世傳，必以老年妙法爲祖，而小歐火氣未除，又子不能得之於父者也。

樂毅論

作小楷，必先精神凝注，於法度森嚴中縱橫奇宕，所謂端莊雜流麗也。若信筆爲之，肥則俗，瘦則枯，雖形模具備，而神氣全無，其去晉、唐人意法，奚翅千里？世所傳黄庭、樂毅、東方贊諸小楷，善本難覯。余嘗謂學書必從大楷始，如以千鈞之力運用針芥，其變化輕靈，自然得心應手。此樂毅論亦模自舊拓，丁未閏三月，客澄江金少尹署，既以泥金寫墨箋，主人愛之，請再書。少尹能懸臂作醴泉銘精熟後，更事此書，則藉歐入王，昇階有自，亦且渾化無方矣。因識册尾，爲異日證。

離騷經小楷

曩見文待詔書南華内七篇，共二册，數十萬言，字皆匀正，大是難事。細觀其用筆，起皆輕率，收亦無力，疑其專工門捷，非書家上乘也。丙午歸自秦中，獲觀離騷經，乃知前所見者，必是贋作。名家雖蠅頭，必具提頓逆折法。今復見文賦，與離騷同時書，筆意亦相埒，展玩數日，歎待詔書老而愈精。愧余望七之年，鬚髮盡白，目昏力弱，萬不能與待詔爭勝。題此不勝慨矣！

爭坐位

顔公論坐書，意法兼到，所謂從心不逾矩，即論書法已直逼二王，況忠義大節，明並日月。此書尤理正辭嚴，雷霆斧鉞，凜然不可犯。其落筆則風馳雨驟，全以神行，臨模家求其形似，希矣，況骨力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其餘之謂乎！

洛神賦

洛神賦古本，真行草隸，相間而出，最爲奇特，定是王大令得意書。其筆意與世傳十三行彷彿。寶應喬徵君介夫得古本，贈王虛舟，余借臨十餘本，唯墨箋泥金書爲極稱意。今存程風衣家，餘悉爲人取去。拙存堂帖内獨闕，未審餘生得再補書否？

蔣和

蔣和，清人，書畫家。字仲淑，號醉峰。江蘇金壇人。書學承其祖法，畫工人物、花卉、墨竹。清乾隆時以太學生充四庫篆隸校録，賜舉人。復以石經刻成，賜國子監學正。尚撰有説文集解、書法正宗等。

蔣衡，字湘帆，一字拙存，蔣和之祖。精於書法。

蔣驥，字赤霄，號勉齋，蔣和之父。書不及其父蔣衡，而特以寫真名。論學書主「從顔、柳以立其體；參之歐、虞以著其潔；參之蘇、米行書，以暢其支；參之董、趙以博其趣。然後臨二王、像贊、曹娥、十三行諸帖，以追其源。」又力主作書必須懸臂，必須「始於方整，終於變化」，其言誠然。

蔣氏遊藝秘録二卷九篇，乃蔣和匯輯其祖衡、父驥及自撰論書畫之作而成。上卷爲書法論（蔣衡）、續書法論（蔣驥）、九宫新式（蔣驥）、讀畫紀聞（蔣驥）、傳神秘旨（蔣驥）；下卷爲説文字原表、漢碑隸體舉要、學書雜論、學畫雜論，均爲蔣和之作。今輯選其中有關書論各篇。

蔣氏遊藝秘録有清乾隆五十九年蔣氏家刻本。漢碑隸體紀要一篇尚有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蔣氏遊藝秘録

書法論 蔣衡著

作書有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

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顔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鈎單鈎諸説，

雖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返本還原，追宗頡、邈、斯、邕作篆之意。夫竹筒漆書，可容指腕兼運否？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椎木柄，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

至運筆，則凡轉肩鈎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於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脱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之末梢，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

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佈白。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宫，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静」。中，則言直。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録」「軒」。或上合下分，如「聶」「昂」「靡」。或上分下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嚚」「兼」。或中分上下合，如「靈」「墨」。三並，如「識」「讎」。各以類取中，則停匀矣。正，則言横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皇甫君碑「書」「無」諸字，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宫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於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幾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静，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宫碑能造此境。顔多寶塔、柳玄秘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尚有之，静則竟未能到。降而黄、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

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絶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蒼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强爲

歐，綺靡軟弱爲褚，均失之。

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書瀟灑俊逸。顔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真爛漫之概，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横跌宕，盎然有書卷氣。胸無卷軸，即摹古絶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凜斯言。

論書雜記（此篇未署作者名，附書法論之後，當爲蔣衡所撰。）

内府褚摹蘭亭墨跡卷，圓潤遒勁，與世所刻本絶不類。王虚舟所謂「十六年官京師無所不見，獨此卷未到眼者。」其「羣賢畢至」「羣」字下一直，聖教序集之竟成飛白，不知是改筆也。「快然自足」「快」字，歐、米暨諸本俱作「快」字，不知是「央」字起處用重筆帶過也，沉着中又極飛動，乃褚公第一得意書。後米元章古詩跋，亦如綿裹鍼，盡米公之長不愧此帖。虞伯施爲智永師高弟子，所書廟堂碑圓勁秀潤，内含剛柔，與永師千文故是淵源吻合，而伯施筆力稍縱，則時代爲之耳。

歐、褚同摹蘭亭，筆性各異。學歐須得其靈和，學褚當知其古勁。於彼所異參透所同，從歐、褚得王，以王就我，直追源流，盡空法象。

褚公倪寬贊墨跡，大約横畫發筆以重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鈎俱藏鋒。若垂露捺，則用全力直出，如刀削，不使輕揚拖沓，亦多燥筆。至其點畫，時帶隸意，或細若絲髮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南第一奇跡。

顔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而張書郎官碑不見稱，顔平原大小楷碑版照四裔，而後人尤重草稿，皆未尋其源，不能

心知其意者也。正書不熟，烏能作草？郎官壁記乃狂草築基，魯公惟從心不逾矩，故草稿有天真爛漫之趣，但學者未見善本，芒鎩全無，則筆外之意無從領會。余曾得觀初拓，真爲刮眼金篦，俾八法頓開覺路。

褚河南臨枯樹賦墨跡，勁秀飛動，畫中有骨，筆外傳神。自董華亭以爲瑶臺嬋娟，不勝綺麗，後之學褚者遂從軟媚求之，專用指運，爲粗細相間，筆擬其姿態，失之遠矣。

曹娥碑有別本，題爲李北海書，細玩其古拙似薦季直表，其流媚則靈飛經。經鍾太傅家規摹王右軍筆法，結體若異，而微妙處無不神合。

顔魯公書法出於河南，觀宋文貞公碑瘦潤圓勁，尤得神髓。然細玩數千言，無筆不似而絶無一點褚家習氣，所謂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昔人善草書者，先工楷法，楷工則規矩備，草善則使轉靈。楷工而不能草，由於天姿魯鈍也。若不能楷，而徒習草，則點畫狼藉，必流於乖僻矣。張旭以草聖傳，而書郎官碑極端楷，吾見祝京兆書過秦論、報燕王書册，亦端楷絶倫。

鍾紹京書靈飛經，本太傅家規兼右軍意態，與黄庭内景經、黄庭經、子敬十三行相表裏。想魏、晉、唐以來，口授訣各有師承，能參破此關，自有妙悟。

十七帖爲右軍得意書，其精熟處如庖丁解牛，神行官止，不可思議。余嘗論作楷書須有行草意，使其氣貫；而行草亦必具楷法，庶點畫可尋。

顔魯公書，從心不逾矩，直逼二王，況忠義大節明並日月。如論坐書尤理正辭嚴，雷霆斧鉞，凜然不可犯。其落筆則風馳雨驟，全以神行。

書至沉靜處，不特端方楷則處見其靜，於意轉絲牽處尤見其靜。

學書用古人之法，而避其貌。非惟不可學時人，即一望而使人名之爲歐、虞、顏、柳，皆爲下乘。既成之後，欲洗脱舊病，更須十餘年之功，豈不徒費時日。

蔡端明爲宋一代之冠，即論書法，入歐、顏之室，豈止與蘇、黄、米較優劣已耶！余觀其書，圓静中正，無一點拂不合規矩，有道氣象，望而知其爲端人正士也。晝錦堂記以歐陽永叔誦韓魏公德業，蔡忠惠書之，當時重其人與書，至今稱雙絶。

董思翁云：「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似米南宫，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凡事必經數變乃得通神，三折肱爲良醫，熟則生巧，文章書法尤有明證。余臨醴泉碑六十餘本，初學時刻劃點拂，以求逼肖，失之遲重。既數十遍，則輕靈迅速，落筆意得。

嘗論作書，筆筆要到，而不可筆筆着紙。不到則不足，着紙則鈍拙，所謂使轉不着紙處也。或觀余臨褚蘭亭曰：「先生此書用筆迅速，故有神氣。」余曰：「作書時極遲重，看之似迅速，若徒速則有不足處。」

續書法論 蔣驥著

臨古

學書莫難於臨古，當先思其人之梗概，及其文之喜怒哀樂，並詳考其作書之時與地，一一會於胸中，然後臨摹，即此可以涵養性情，感發志氣。若絶不念此，而徒求形似，則不足與論書。

墨跡

墨跡之貴於石刻者，以點畫濃澹枯潤，無微不顯，用筆之法追尋爲易。

楷法

先君子論作小楷，必先凝注精神，於法度森嚴中而出之以縱横奇宕。今解云：知篆隸則楷法能工。篆法森嚴，隸書奇宕，運用篆法參合隸書，可謂端莊雜流麗矣。乃於字勢之長短、大小，又因其自然，則直與天地爲消息，萬物爲情狀，錯綜變化，意趣無窮。

作小楷能懸腕，已非下乘，惟能懸臂，則神氣益静。非端坐不能爲此，此所以更高於懸腕一籌。

執筆

捻管與筆鋒須分解。柳云：「心正則筆正」，原是諷諫之詞，今人用秃筆爲藏鋒，又以捻管正爲中鋒，謬矣！余學歐、虞諸碑，始信徐常侍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綫之語。蓋中鋒有搦管正時，而筆鋒散者；有搦管稍偏，而筆鋒中正者。譬之刻印刀法，有切刀、沖刀之别。至舊論搦管欲直，爲初學要言，未嘗指精熟神妙、無所不可境界。

用筆

用筆以毫端分數辨肥瘦，今人誤以墨之輕重爲肉之肥瘦，致點畫不能潔淨精微。故學書當從顏、柳，以立其

體；參之歐、虞，以著其潔；落參之蘇、米行書，以暢其支；參之董、趙，以博其趣。然後臨二王、像贊、曹娥、十三行諸帖，以追其源，使心氣和平，趣味含蓄，則斯道可期入室矣。

兩轉字最要

作書有兩「轉」字，轉折之「轉」在字內，使轉之「轉」在字外。牽絲有形跡，使轉無形跡；牽絲爲有形之使轉，使轉是無形之牽絲，此即不着紙處，極要留意。

頓挫

頓挫與提頓相連，欲挫仍須提，既挫又須頓也。知頓，則精神完固，不可重滯；知挫，則骨節靈通，不可拖沓。頓字易曉，挫法難明。竊用鄙詞以宣其旨：挫者，頓後以筆略提，使筆鋒轉動離於頓處，有横有直有轉，看字之體勢，隨即用收筆，或又用頓運行；蓋點畫用挫，則筆無不周；勾趯用挫，則法無不到。趯筆用挫，須用衄鋒。衄者，即米老「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意。

頓與駐別

手不運，而以筆按下爲頓；運筆時，而意有所顧，因用遲澀出之者，爲駐。

轉折

轉筆圓，折筆勁。折者，勾處筆提上重頓，運行筆勢帶努而下。轉者，須用挫法，兼可用指捻管而下，雖不必盡如此，亦所以明轉之義云。

用墨

用墨潤則有肉，燥則有骨。肉不可痴，骨宜少露。筆得中鋒，則肉在外而骨在内。

筆鋒字鋒

用筆須知選筆，選筆以毫端排齊乃圍聚成筆，尖鋭如鋒，故筆言鋒也。用之作書，其起止有圓有鋭，有逆有順，如鳥啄，如刀削，此以筆畫之形爲鋒也。若中鋒，藏鋒，偏鋒，此又以筆鋒與字兩者相合言鋒也。辨此，則觀古人書法方能入細。

中鋒

筆之言鋒，皆毫爲之耳，毫少則薄，毫輕則弱，故善書者，必用重料好毫。使毫盡含墨，按下運行，而毫端聚墨最濃處，注在畫中，乃得中鋒之道。鋒之在畫中者，如人之筋骨；鋒之在兩旁者，如人之肌理。肌理細膩，筋骨内含，斯中邊俱到。

藏鋒

藏鋒者，點畫起止，不露芒鍛也。前人作書，因一字之中點畫重疊，或一篇之中有兩字相並，或字不同而點畫近似，間用藏鋒變換章法。今人有專以此自矜爲能者，雖一望古茂，究無生趣。

偏鋒

晉、魏、唐、宋大家，皆一脈相傳。余自成一體者，不免有偏鋒之别。學者知中鋒，可不趨向此途。然亦偶有峭拔俊逸、偏正同功者，既事臨池，亦宜深省。嘗觀米老書，落筆飛動，運管當如跳丸舞器，故靈妙不測，矯變異常，絶不規矩正格，然至末筆，必收到中鋒。

筆畫

書有增筆減筆，必合之古人方可用。若杜撰一筆，即不成字。筆畫多，無俯仰照應，則直畫如梯架，横畫如柵欄，了無意思。

筆意

學書先求其筆意，再摹其粗細。如顔書之粗，褚書之細，而筆意皆可見。

向背

一字之兩直相對者，向即俱向，背即俱背，不得一向一背。每一字有一筆是主，餘筆是賓，皆當相顧。此皆古法，當師。

凡點畫，左右、上下皆相遜讓，佈置停勻，又能迴抱照應，斯爲合法。

力量

端坐作書，四肢之力俱到。惟力愈大，而運筆益輕靈，始細若毫髮而不弱，肥似肉勝而不滯。

作書用全力，筆畫如刻，結構如鑄，間用燥筆，如抽繭絲，惟知篆、隸方能解此。

學書知規矩繩墨，始可縱臨鍾、王及唐、宋諸賢，以自成一家，如聖道一以貫之也。由是字裏行間，其人之度量志氣，一一畢露。若間架未定，隨筆塗抹，即心切追摹，此不能有帖，並不能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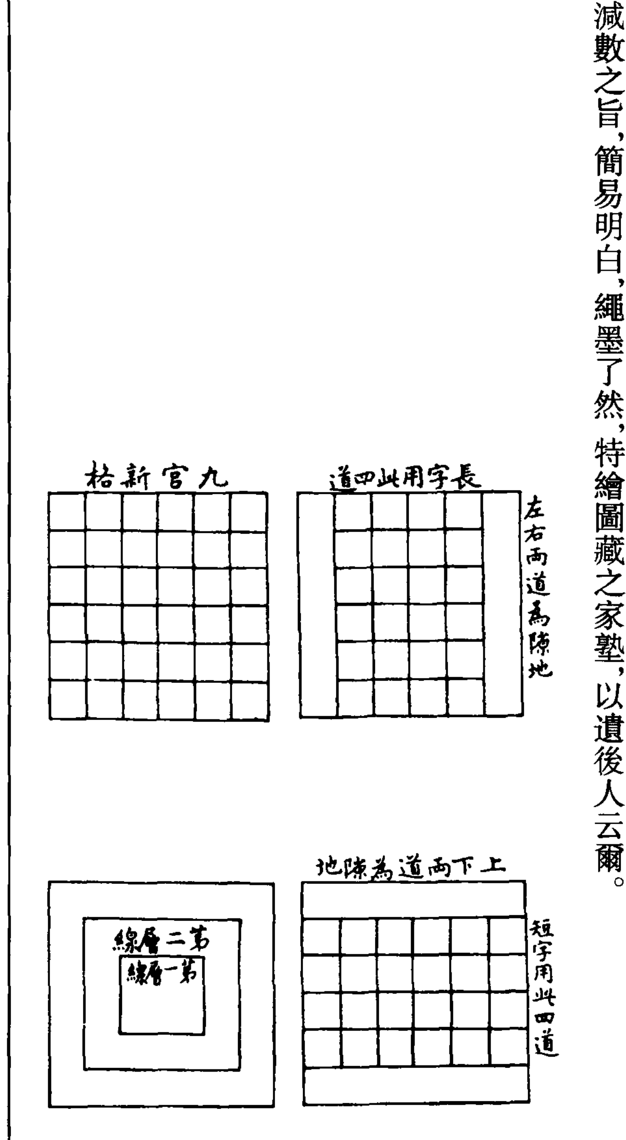
章法

篇幅以章法爲先，運實爲虛，實處俱靈；以虛爲實，斷處仍續。觀古人書，字外有筆、有意、有勢、有力，此章法之妙也。玉版十三行章法第一，從此脱胎，行草無不入彀。若行間有高下疏密，須得參差掩映之趣。

九宮新式 蔣驥著

圖説

學書起手，要佈白停勻，則九宮之法不可移易；且可大可小，隨時隨地，皆能使之按規就矩。先學顏、柳，上溯晉、魏，由漸而入，無或疑焉。九宮蓋倣自唐人，元陳繹曾乃詳言之。迨先君子湘帆公、用以垂教後人，爲功遠矣。然舊制九宮，作九九之數，雖立法精嚴，初學者易於眩目。今分九宮，每宮中界十字，爲三十六格，此法於均方減數之旨，簡易明白，繩墨了然，特繪圖藏之家塾，以遺後人云爾。



九宫之中，每宫界十字，共成六道，分爲三十六格。字長者，用中直四道，兩旁兩道爲隙地。字短者，用中横四道，上下兩道爲隙地。九宫每宫界畫十字中，有三層，字方者，筆畫可到第二層綫上，字小者，在第一層綫外，如此則分寸仍是九宫，用之便易。學者須臨古帖法帖，字大以小印分數蹙之，字小以大印分數展之，察其屈伸變化，秋毫勿使失所，謂學之者貴精，擬之者貴似也。至臨帖之外，取許氏説文偏旁字樣，一一依法區處，便可預明排疊、穿插、高下、應接之法矣。

初學要論

竊疑善書者工力俱到後，則置論太高，以至學者無不畏難趨避。因重訂九宫，並附要論數則，俱從淺處講授，聊備觀覽。

用筆有剛柔肥瘦，結字有寬狹長短，皆可謂之筆性，因擇古人之帖，及名家墨跡與我性相近者臨摹，此爲成德達林者言之，見涵養有功，筆無夾雜也。故初學時惟專心顏、柳以定間架，及細察用筆之法。功用既深，隨心變換，無往不利，可以自知去取，用筆之法一以貫之。若年及弱冠，骨格全虧，則止可遷就，視筆性之所近，擇帖中字樣臨之，希冀有成耳。使童子筆性少可，即欲速成，亦依此法殊爲可惜。

作書有腕法，前人之論紛然雜出，學士不能無疑。翰林要訣中枕腕，斷不可從。即提腕，肘亦著案。近時書家王吏部虚舟、張司寇文敏公亦各自立見。惟吾家秘旨，以懸臂爲主。先君子論作小楷必離幾半寸。曾口授云：「作小楷能懸臂，則筆勢無限，否則拘而難運。」此言學者難之，亦未嘗會其意耳。蓋臂不必高懸，初學時右臂横案而不着實，以虚其中，則通體之力俱得到筆尖上。積習之久，肘腕虚靈，出於自然，無庸勉强。若右肘憑案過於着實，則

祇有腕力到耳。至於搦管，初學亦以適中爲主，過高易失勢。

蕭子雲論用法十二法與張旭大同小異，其尤要者惟「潔」、「整」、「平」三字，爲初學金針。

學書忌呆板，忌直率，忌拘束，此皆爲入道者言之。若初學祇求形似，如循墻而走，有徑可尋，不妨使盡力氣，用盡意思。始於方整，終於變化，觸發開悟，自有會通。

書之爲道，有風氣存乎其間，則適時亦是要事。然能法合乎古，而貌合乎今，斯爲上乘。趙子昂蘭亭跋云「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是也。

初學者，每日依九宮法學五字或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不爽，智者不待百日可解其理，即質魯者亦磨礪易進也。

筆畫多者，使其佈白停習；筆畫少者，運用意思。蓋筆畫雖多，宮分仍有虛處，蓋會者能以意運之，則虛處皆實，實處皆虛，虛盈伸縮，無不合宜矣。

古人學書，將許氏説文偏旁字樣，分佈開合，熟悉胸中，如梓人作室，榱桷櫨欂先爲斫削，則堂構湊合即成，此法最是捷徑。

顔、柳書法，結體平正，學者宜宗。然柳之「散水點」第三點重按而輕出，且逆鋒提向上端；顔字畫之住處捺下似點，及「寶蓋」轉處亦重按輕提類，是皆其結習，不可學。

學書雜論 蔣和著

字無一筆可以不用力，無一法可以不用力，即牽絲使轉亦皆有力。力注筆尖而以和平出之，如善舞竿者，神注

竿頭； 善用槍者，力在槍尖也。

佈白有三：字中之佈白，逐字之佈白，行間之佈白。 初學皆須停勻，既知停勻，則求變化，斜正疏密錯落其間。 十三行之妙，在三佈白也。

一字八面流通爲內氣，一篇章法照應爲外氣。 內氣言筆畫疏密、輕重、肥瘦，若平板散渙，何氣之有？ 外氣言一篇有虛實、疏密、管束、接上、遞下、錯綜、映帶，第一字不可移至第二字，第二行不可移至第一行。

學書當先識篆隸，但真書近篆者少，近隸者多，而行草俗體，猶或出焉。 於是有尊崇篆體、淺薄隸書者。 豈知顏魯公得孔龢碑之雄勁古拙，褚河南得韓敕碑之縱橫跌宕，隸體筆法，實開真書之秘鑰乎！

「藏勢過鋒，平上圓下」，八字爲作篆金針。 郭忠恕本作「方上圓下」，余謂小篆至轉角處，亦有不宜過方者。 篆體「8」字，落筆先如打圈，作右旋勢落筆，然後左旋，一筆寫成。

漢碑筆法無一相似，學者摹倣可各增其性之所近。 至結體唯求正當，不可杜撰。 文待詔作隸，任意屈曲，但求平滿，宜今人以篆體，楷書雜作隸字筆法，稱能事也。

學琴得之海上，參禪得之屠門，既得之後，無法非實，無法非空，實處習，空處悟，到得悟境，觸處天機，頭頭是道矣。 豈必人人見舞劍器、聞江水聲耶！ 學行書，可知真書之血脈，不可分爲兩撅。

今之學董文敏書者，以輕秀圓潤自矜神似，不知思翁本領從沉着痛快中來。 其「正陽門」、「關帝廟碑」全倣北海。 又見臨淳化閣墨跡，各家俱備，無美不臻。 想至晚年，酬應浩繁，率易落筆，又以畫法用墨黯澹取勝。 王虛舟先生云：「習董得其皮毛，愈秀愈俗。」信然。

隸書體少知其所通，庶免造字之誚； 有留爲後人傳信者，則不可通用他字。 如典謨訓誥，所以尊經也； 如今

之地名、官名、人名，所以從時也。

作篆與楷法稍異，當先究造字之意，而筆法亦隨之。加「王」與「玉」同是四筆，而分筆先後不同。又當究其主筆，如「屮」字，主筆在「丨」，而「牛」字主筆在「凵」也。

篆有逆行筆法，説文「丨」字注解曰：「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是也。繫傳云：有下而上，上名所以立；有上而下，下名所以生。立一而上下引之。如「丂」字末筆，轉而向上，上礙於一，「至」字從飛至地，皆當先作平畫。

漢隸字體多有俯仰、向背，結字亦有方正、嚴密、遒緊種種不同。至曹全碑少背而多向，結字亦以欹側取媚，入纖巧一門，然如書家之有董、趙，畫家之有倪、黄，並有逸趣，不可揮斥也。

引筆即興筆，亦謂之發筆。筆法太重，似加點畫。劙筆即斷筆，應連而斷，每成乖舛。初因漆書粘滯所成，繼乃行草雜用，遂成帖體。且風雨剥蝕，點畫斷缺，今人描取形狀爲得古意，失之遠矣。

董文敏云：「書須熟後生。」余謂「熟」字人人能解，所謂「生」者，在熟後又臨摹古帖也。熟後生，則入化境，脱略形跡，則有一種超妙氣象。若未經純熟，漫擬高超，是未學步而先趨，必蹶矣。

唐、宋名家，體格不同，有心摹倣者，如入喬嶽巨川，任意所適，隨其淺深，有求必致。其用意莊重者，如仁者樂山；其奇趣横生者，如智者樂水。仁者之所爲，使後人有所持循；智者之所爲，可以益人神智。

行草縱横奇宕，變化錯綜，要緊處全在收束，收束得好，衹在末筆。明於結體則點畫妥貼，精於收束則氣足神完。

書至佳境，自能摇曳生姿。摇者，筆未着紙，在虚空中；曳，在筆之實處。

預想字形，書之大旨。然名家非全無失誤，如落筆有不愜意，便當想下數筆如何救之，救護得好，別成機趣。法可以人人而傳，精神興會則人之所自致。無精神者，書法雖可觀，不能耐久索玩；無興會者，字體雖佳，僅稱字匠。

氣勢在胸中，流露於字裏行間，或雄壯，或紆徐，不可阻遏。若僅在點畫上論氣勢，尚隔一層。

結體在字內，章法在字外，真行雖別，章法相通。余臨十三行百數十本，會意及此。

米老書，千變萬化，天機奥妙，宣泄殆盡。其跋謝淵朗帖後，全倣右軍辭世帖。龍井山方圓庵記，如醉仙步武，脱支失節之中，別有態度，俱非凡人所能及。書法有流動、遒勁、超遠、嚴整、狂縱種種不同，拈二字爲之，便可一生受用。

書之法，可學而得也。然有非所學而學，有無可學而學，此在法之外也。古今論書者幾數萬言，無一相同，要於法中求精，法外取勝耳。篇中又間論隸體，蓋章法雖殊，而理則一，亦可以同歸互貫云。壬寅秋日醉峰道人蔣和識。

侯仁朔

侯仁朔，清人，字棠陰。郃陽人。好古博物，能詩善書，以布衣有聲於時。生平著述有成趣詩集、書品、臥餘隨筆、花通等。侯氏論書云：「書關世運，非可强合，秦之不能爲周，猶漢之不能爲秦，魏、晉以下之不能爲漢。」又云：「章草形貌古雅，而所重實在神韻；神不足而恪遵形貌，與詞章家擬張平子四愁、杜子美七歌何異？」實爲有識之見。

侯氏書品乃侯氏書法品評之作。取秦中碑帖二十五種，分爲古、正、奇、險四品，抉摘微奥，各加論斷，爲學者指示門徑。此書爲臨池者説法，非同著録家，故不以採集繁博見長。

侯氏書品有巘花庵叢書本、青照堂叢刊本。

侯氏書品

古品

此品止論體格，非關年代，所載諸帖，實書家根蒂，不但泛言秦、漢，如作史者之遐稽盤古也。

嶧山碑 李斯 在長安碑林。

自吾岐陽石鼓遷徙後，關中好古之士，不易一見甲乙；宋人鄭文寶摹嶧山碑於長安，小篆風格得再見關中。碑字雄渾温雅，無一筆開後人惡道，石鼓後無可比肩，漢印之傳於後者，皆步其軌躅。余嘗謂石鼓天巧，嶧山人巧。

石鼓文天然渾成，略不着意，如日月星辰之麗天，仰視若無他奇，稍一增減，便成妖異，是爲碑版鼻祖。嶧山則規模結構如良工製器，備極精妙，然未必不别有名手出人意外。此可知書關世運，非可强合，我既生非其世，萬難臻其古雅。秦之不能爲周，猶漢之不能爲秦，魏、晉以下之不能爲漢也。作篆文者，於秦、漢碑版但宜以精神解領，得其意於點畫形象外，斯爲能手。不然牛鬼蛇神縈繞筆端，自謂古雅無前，而識者且目以爲妖矣！

曹全碑 在郃陽泮宫。

前輩評漢碑者，首禮器，次景完，其中軒輊具有精意。夫分書去篆法未遠，用意用筆以樸拙爲貴。禮器任天而動，不事衫履，如黄古之民，言行率意，自不逾閑。蕩檢此碑，則漸就文明，於禮器簡質之氣，無不備具，而貌復雅馴宜人，如中天人物，珮玉執圭，雍容揖遜。前輩論次兩碑，所爭止在文質間，實俱非都尉、季將、勸進、受禪以下諸碑所可肩隨也。學漢隸者，他帖止熟玩，而此碑必須臨摹，蓋其法度謹密，手到始知其妙。察其字之全神，如良工鎔鑄，囫圇可愛；而就其一筆視之，復繩墨在手，不失之嚴，不失之放。學者能於無意中觀意，不法處求法，然後可入漢人藩籬。碑陰臚記姓名，前輩謂與碑字别是一手，而中復分肥瘦兩種，其妍潤視碑字稍遜，而天真爛然渾樸之風不啻奕奕過之。可知漢人體格，良有發於不得不然者，豈關學哉！附記碑之靈異一事，碑自明萬曆中，於吾郃舊治掘出，崇僅尋許，廣不四尺，樹學宫泮池東北偏甃龕，以避風雨。康熙己卯、庚辰間，修理廊廡，凡豐碑之崇廣於是者，皆移置别所，而此獨舁之不舉，益以數十人，則屹然不復動摇，一時神之，遂仍其舊。嗟乎！神物示異，理或有之，使吾岐陽石鼓亦若是，則永鎮關中，何至令氊包席裹，奔馳於戎馬之場耶。

十三字殘碑在郃陽康氏澹園。

此石廣不盈尺，所存分書僅十有三字，國初於吾郃夏陽故城鑿井得之，鄙人用以支鐺者累年。康熙丁未，康太乙訪獲，時雲中郭公九芝署邑篆，太乙手摹一紙，亟白於庭，公見而驚歎，定爲漢物，遂檄厝邑庠。近修理泮宮，瓦礫狼藉，恐爲應役者所損，復議歸於康之澹園，已十有餘年矣。余因謂希世法物散在九州，而真能賞識者即是其主人也。字無年代可稽，亦無句讀，天真爛然，當是中平以前碑。其簡質古雅與禮器諸碑相類，獨一種痛快雄渾氣象，求之歷代書家中，無其神駿，惟徐季海不空碑楷法與此略同，誠漢隸中之不易得者也。

淳化閣章草在蘭州。章帝　張芝　古法帖　王獻之

章草，解散古隸，爲草書鼻祖，魏、晉以來，簡質瀟散之氣燦然可見。非若篆、籀、八分諸體一團和氣，但能得之於楷法，在草書中實未易相隱栝也。閣帖所載章草，自屬精金百煉，然其中亦略有昇降：開卷辰宿列張帖饒有異趣而痛快不足，兼以字係集成，一行中氣不連屬，亦復難言條暢。伯英八月九日帖，其鋒芒在筋肉間。五卷孤不度德兩帖，氣既盛極，故神鋒不免豁露。至大令七月二日帖，昔人謂與孤不度德兩帖俱諸葛傳中語，文脈相接，誤置大令集中。余繹其説似悖，此帖瀟散中具有天然法度，與伯英在雁行間，較孤不度德帖似是兩副手筆，安知非古有是帖，而大令臨之耶？總之章草形貌古雅，而所重實在神韻；神韻不足而恪遵形貌，與詞章家擬張平子四愁、杜子美七歌何異哉？釋語云：「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學章草者宜得此意。

淳化閣楷法鍾繇 王廙 衛夫人 王僧虔 蕭子雲 唐太宗 薛稷

楷法必宗魏、晉，方可入室，反是終歸野道，蓋魏、晉人用筆若無所容心，而自然合度。鍾太傅宣示帖，瀟散中具饒嚴正，詢爲百代楷模。王世將二表、衛夫人稽首帖，嚴正遜元常，而瀟散過之，緣當時人物矜尚清簡，故作書亦多風致。余嘗謂此數帖，以神韻言，則一片篆籀氣浮於點畫之外，不怒張而筋骨自具；以形象言，則疏密長短出人意外，又適如人意中。姜堯章謂「魏、晉書家得字之真態，未嘗參以私意。」余每欲百拜斯言。齊、梁間如王僧虔二表、蕭子雲三帖，或簡樸雅馴，或筆短意長，魏、晉家法尚爲不失。唐太宗五言詩、薛稷論膾帖，追踪先民，猶爲近古；延及末世，多故作態度以求妍麗，不知魏、晉諸公，未嘗不造妍麗極品也。唐太宗云：「人言魏徵疏慢，吾獨見其嫵媚耳。」魏、晉書法亦復如是。

同州倅廳聖教序褚遂良

唐人作書，別創一代規模，魏、晉瀟散之氣盪然盡廢，其略存一綫之脈者，惟虞秘監獨異，褚登善受學於虞而復自出機杼，與師承略不相涉，豈所謂善學柳下者耶？其用意用筆，亦自成唐人面目，而蒼勁古質，如虬松怪石，復不落本朝豐艷習氣。孫過庭嘗言：「書貴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余謂惟登善有之。而且忠鯁之氣，於雅馴中隱隱可見，益知書爲性情事，非僅點畫形象已也。米海岳謂信本、伯施、登善、誠懸、清臣俱一筆書，而神韻則又有優劣，學者亦不可不辨。

李文墓誌在金塔寺。

此石嵌同州金塔寺殿壁，長廣各一尺四寸，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不署撰書姓名，尚遵古制，非略也。其字風格與褚河南相似，間有遒媚處尚或過之，特摹手較聖教稍劣，時有鋒芒刺目，而丰神要自不減。更幸出土未久，鋒鍛尚一一如新，聞年來頗爲遊士物色，奇珍共賞，洵屬樂事，但不見聖教乎，日夜敲撲，則剥落又指日矣。學者得此，其天球寶之。

正品

此品書家精微有醇無疵，學者無論才質敏鈍，皆當以此爲歸，蓋名教外，别無樂地也。

懷仁集聖教序碑在長安弘福寺。

創造行書起於東漢，而此帖實爲百代楷模，乃行書之鼻祖也。鍾太傅嘗言：「吾見萬類，皆作書象觀之。」余觀此帖，得懷仁天巧，渾如一筆書成，焕若神明，頓還舊觀，而其中殊質異狀，覺書象中萬類俱備。庾肩吾謂伯英、元常、逸少三子者，書入神化，藻鑒可謂精絶。當時學此碑者，目爲「院本體」，此耳食輩有手無筆，傚温潤而流於軟緩耳，而逸少豈任咎哉？或謂此碑剥蝕殆盡，何如求之蘭亭？如「國學」「東陽」諸善本，神彩焕然。余謂二帖如隋珠和璧，異質同妍，各造無上神品，蘭亭以韻勝，此碑以骨勝。觀其表裏洞達，飄飄欲仙，正如畫家作遠人遠樹，雖涉影響，全神畢露。黄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語中有眼。」學者能於數字中求得一眼，則用之不竭，尚何剥蝕慮耶？

大雅集吳將軍殘碑在碑林。

此碑在行書中亦是絶世奇珍，聖教之後惟此而已。碑字極類聖教，而神韻又復不同，蓋懷仁、大雅，自出神技以成其事，而右軍不與焉。懷仁專尚超脱，大雅偏收遒勁，俱如一筆書成，無一字可以混入者，異哉？技至此乎！

附記：前明萬曆中，王文學堯惠得此碑於西安府隍，亟語某賢守，移至學宮。惜碎石遺落，當日未經搜獲，至今令人徬徨不已。豈造物故爲秘惜，留之以待後人耶？

千文楷法智永　在長安泮宫。

晉人楷法日就淪亡，獨永禪師恪守先模，存右軍一綫於將墜之時。其千文楷字，貌則嚴整，而神氣揮灑，觀此帖者，須筆筆解散，目無全牛乃可，不然無以窺晉法也。李嗣真謂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此疑爲草書言，若其楷法，則瀟散縱横，方圓俱泯，濃纖得中，修短合度，所謂「一氣和平，風規自遠」者也。至米海岳稱爲「秀潤圓勁，八面俱備」，此言適合楷法，復無與草書事。古人精鑒如此。或謂智永與丁覘齊名，世稱「丁真永草」，惜遺帖淪亡，不及多見。若據此帖則「永真」轉勝。薛嗣昌跋字亦超曠絶倫。

夫子廟堂碑虞世南　在長安泮宫。

虞秘監幼師智永，故妍潤閑雅，不涉險怪，不鬥工巧，剛柔適中，得晉人真傳。張懷瓘擬以行入妙選，罕有失詞，似矣，然比擬得無有修飾氣。余獨喜其文明之象，藹然可挹。古所稱坐人於春風和氣中者，庶幾近之。昔李嗣

真論右軍帖，謂「樂毅論、太史箴有忠臣烈士之風，告誓文、曹娥碑有孝子順孫之象」，皆見義以成字也。余謂以此筆書宣廟事，與其地有適相符合者，其亦見義之作也夫。

實際寺碑 懷惲 在碑林

此碑在唐諸行書中，頗有晉人風味。唐太宗嘗言：「學古人書，止學其骨力，不必學其形勢，及得骨力，而勢自生。」此碑殆學聖教骨力，而漸得形勢者也。其字風骨珊珊而温雅宜人，學者正當於虚澹隱約中求得其筆短意長處，乃晉法也。余嘗手摸其碑，石理粗糲而界縷分明，必是未經五代翻刻者。學者得此，其共寶之，恐將來求初拓不得，如聖教之價重連城，則非一介士案頭物矣！

淳化閣草書 梁武帝 張芝 張華 桓温 王珉 王廙 衛瓘 沈嘉長 杜預 王循 卞壺 蕭確 蕭思話 陳逵 虞世南 陸柬之 懷素 古法帖 王羲之 王獻之

前五卷，諸家草書瑕瑜互見。其最醇者：第一卷，梁武帝脚氣帖；第二卷，張伯英五帖，張茂先，桓宣武，王季琰十八日以下三帖，王世將七月十三日二帖，衛伯玉；第三卷，沈嘉長，杜元凱，王循，卞壺；第四卷，蕭確，蕭思話，陳逵首帖，虞伯施鄭長官、潘六二帖，陸柬之；第五卷，懷素，古法帖二段。大率一氣惲灑，不涉險怪，不墮野逸，得草書正傳。後五卷，二王法帖，百代楷模，無容參以末議。獨怪唐人論二王謂「大令草書逸氣過父」，余謂正其不如處也。至黄伯思、姜堯章諸公，復以遊絲連綿爲大令病。試觀右軍書，如六卷首帖，何嘗不八字相連，蓋草書惟貴流暢，氣盛則連，原非强相聯絡。古人獨草之格，正不必拘。總之二王父子無上神品，莫可去取，但以正

品而言，則不能不少有采擇，是在學者善自取益耳。

爭坐位帖 顔真卿　在碑林。

顔平原行書之傳世者，惟草稿爲佳，而草稿中天真爛熳無一筆不慊人意者，則又莫如爭坐帖。觀其渾僕條暢，率意徑行，而忠義憤發自不可掩，益知古來萬事貴天生也。至傍注細字，止求識認而已。惟愈不經意者，則愈覺神妙。有唐一代行書能直追晉人者，魯公一人而已。所慮長安衣冠之地，渺茲片石，日夜椎拓。同人其廣爲藏弆，勿以數錢一版而輕易之，使多延數世，其有功於書道非細也。

藏真律公二帖 懷素　在碑林。

世稱素師得草書三昧，余謂惟藏真律公尤蒼勁森嚴，精神飛舞，帶燥方潤，將濃就枯。周越稱其如「懸岩墜石，驚電遺光」。非深入斯道者，不知其比擬精確至此。昔楊用修論智果書「時有僧氣可恨」，此帖蒼勁中復饒秀雅，綽有王、謝家風，然後知素師非但筆力高妙，其品地已到絶頂處也。若自叙帖，非不揮灑絶倫，而矜氣未化，蓋自叙書於十二年丁巳，聖母帖書於貞元九年癸酉，相距十有七年，神韻已大相懸絶。此帖雖無年月可稽，而據「晚遊中州」一語，其爲老筆無疑。可知古人即作書，亦未嘗不因年加進也。

聖母帖 懷素　在碑林。

此素師極高之筆，雖未可與二王相頡頏，亦庶乎江左風流矣。觀其筆筆韶雅，不復作矜肆態，較藏真律公，

貌則稍豐，而筋骨略同。學此帖者，能於妍潤容與中法其迴翔顧盼之妙，則落筆自然多姿，枯槁寥落之弊無自生矣。

附記碑之事實於後：廣陵婦人姜杜有神術，當時以爲妖，遂收之囹圄，變形莫知所極。有司具聞，詔於其地立廟祀焉，號曰「東陵聖母」。素師書此以識之。出唐鄭常洽聞記。

奇品

此品逞才鬥巧，變幻百出，非無鶴舞鹿伏之趣，然不若德驥力牛爲斯人所託命也。學者擇其才之所近，依爲一家，自不至墮入惡道。

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詢

世謂唐人盡變晉法，以其佈置方整、太巧太密耳。余觀歐陽率更亦不無本朝風味，然永興以下惟公用筆超逸、有鍾、王遺意。陳景元目爲「體方筆圓」，可稱確論，蓋率更書從古隸中脫化而出，故蒼勁簡質，復不涉粗豪，是謂去晉未遠也。李嗣真擬以「武庫矛戟」取譬，良足深味。矛戟極利之器，但在武庫中深藏未出，不似疆場銼衄之兇狠耳。碑字鋒芒備具，而以圓融之筆運之，故不著跡相，特其面目方整，學之者不可不防其漸。古有指歐筆爲「新瘥病人」者，不善學之，適足當此。而碑字實精神跳躍，無羸弱惡態。獨惜漸就剥蝕，數世後將與化度碑同歸烏有。至每行下，近地三四字剥落已久，今書乃俗工補刻，惡不可言，裝潢當割去之，留闕文隙地爲妙耳。

皇甫府君碑 歐陽詢　在碑林。

信本書古推化度、醴泉，此碑不甚著名，然峭拔之氣亦是唐賢妙境。昔人以「武庫矛戟」擬歐筆，此更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者矣，字畫較醴泉更瘦，而神彩亦不少出其下。筆筆作勢，勢皆生動，則成體之後，自然超脱。更幸鋒鍛猶存，界縷尚一一如新，醴泉碑字涉影響處，取此參觀，甚爲有益。至一行中字位相去寥闊，而神韻復相聯屬，望之古雅可喜，作楷書界行者，尤當以此碑爲準。

道因禪師碑 歐陽通　在碑林。

大小歐陽源出古隸，故筆鋒俱蒼勁痛快。特蘭臺用筆較重，不若率更之洞達，且横畫多作波磔，竟直用分書批法，率更亦未遽著相至此。若神氣超脱，則父子略同。古稱「蘭臺善學父書」，所謂善學者，在乎神解，初不在形勢間也。嗟乎，豈特書耶？

多寶塔碑 顔真卿　在碑林。

魯公剛方性成，作書亦方整持重，前輩謂士人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魯公書，無乃道貌畢呈。李後主謂顔書如「叉手並脚之田舍翁」，當時以爲確論，而其實不然。魯公雖盡變晉法，其用筆之活，佈置之工，嚴整中具饒潤澤，何物田舍翁有此文明耶？惟學顔法者當求之潤澤，勿學其嚴整，非嚴整爲書家可少，顔法之不易到不在此也。

圭峰禪師碑 裴休　在草堂寺。

裴公美楷法不多見，前輩論次碑版，亦未甚賞識。余觀此碑與顔、柳適相等埒，而佈置尤費工巧。蓋當時書家競立門户，樸率則有登善，峭拔則有信本，至倔强怒張又有清臣、誠懸，公美以匀整之筆，作束縛之體，間用一二筆行書，以求多姿，是殆取嫵媚勝人者，因而工巧一途，遂造極品。但自此以下，作何底止，君子作事，必思流弊，書又其小焉者耳！

險品

此品如李太白登落雁峰，呼吸之氣可通帝座，蓋浩浩落落，造物爲徒矣。奈駑鈍之才於中道無分，往往欲竊其糟粕，以掩飾陋劣，何異跛躃盲瞽輩，妄冀臨眺，其不自墜於絶壑者幾希？

玄秘塔碑 柳公權　在碑林。

柳誠懸用力捉筆，剛猛之氣無敵千古；至佈置點畫，必以長短補砌，邪正撑拄，其法律森嚴難犯，欲參以他家一筆不得，雖乏恬澹雍容之度，而廉頑立懦，非此不能中人骨髓也。世因誠懸、清臣同用正鋒，遂號爲一派。然柳之超脱神駿，顔似不及；而甘棄晉法，則柳爲差甚耳。前輩論草書，謂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有一筆苟且？余謂晉人作真，亦如今人作草，並無一筆留滯。柳書則一意作真，以求入木三分之力，奈筋骨外露，筆筆皆屬盡境。即以力言，亦反不若晉人之沉着也。馮宿碑與此手筆小異，惜剥蝕已甚矣。

不空禪師碑 徐浩 在碑林。

唐楷多入束縛一派，自柳誠懸、徐季海兩公，極力翻騰，欲褫去拘牽，一歸磊落。柳以剛猛勝，徐以排奡勝，其一種雄渾之氣，見於筆墨之外，不但唐諸家不及，即倔强如誠懸且時有不如處，「萬石洪鐘，千鈞强弩」之目，非季海不足以當之。奈本朝習氣終未能免，任意縱横，形神狼藉。米元章晚年惡札之目，與顔、柳並譏似矣。至楊用修有「涂抹青紅」等語，不知所指何帖？而此碑則萬不任受，若前輩目此碑爲「氈裘氣」，余則無以易其説矣。

慈恩寺聖教序碑 褚遂良 在雁塔碑間。

此碑筆陣飄渺，外人多易目爲野趣，然其風韻珊珊，實有千尋瀑布落石瀉玉之概，楷書中不易得之境也。郭徵君允伯，擬以「輕雲纖阿，若無若有」，形容可謂盡致。又云「嬋娟美女，不勝羅綺」。余嘗三復其言，而猶有未愜，蓋以之比姬人固不可，以之比郡縣國君亦不可，此殆如神君仙子，雨鬟風鬟，以雲氣爲衣服，而秀絶寰區者也。王弇州以「輕弱」病之，失言矣。議者又謂二碑皆非公手書上石，摹手不同。紛紛聚訟，終爲影響。余於此碑，獨幸其神韻妍媚，而貌則直率，以故肉眼遇之，略不留盼，至今猶鋒鍛如新。倘亦衫履自飾，不且與同州碑同一剥落乎？

雲麾將軍殘碑 李邕 在蒲城縣。

唐楷雖盡變晉法，行書尚有晉韻，獨李北海此碑别開生面，無一筆襲晉處，而雄渾飛揚，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之勢。不但與唐諸家不同，即其手書他帖亦無毫釐相似，此種風味，真不知從何處得來，蓋北海學問人品已到無上

地位，自能變幻乃爾。始知人具如是才，方能作如是書也。碑自明中葉已斷裂，不堪模拓。正德間劉遠夫侍御謫蒲城簿掾，索碎石以鐵束錮之，復爲完好者百餘年。神物不能遽泯，理固應爾，奈今則復就淪亡，莫可如何矣。

張照

張照（一六九一——一七四五，清康熙三十年—清乾隆十年），書法家，亦精研音樂。字得天，又字長卿，號天瓶居士、涇南、梧囱等。康熙己丑進士，雍正間官至刑部尚書，謚文敏。張照書法董其昌，又出入顔、米，圓健流暢，氣度渾厚。深被宸賞，曾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王代書人。清代阮元石渠隨筆中評之云：「司寇書自是我朝一大家，然間有劍拔弩張之處。內府所藏不下數百種，當以臨爭坐位帖兩卷爲甲觀，筆力直注，圓健雄渾，如流金出冶，隨範疇形，精彩動人，迥非他跡可比。內府收藏董文敏爭坐位帖與之相較，則後來居上。」王文治論書絶句云：「賜謚都仍文敏名，吾朝司寇繼元、明。縱然平澹輸宗伯，多恐吴興畏後生。」然康有爲廣藝舟雙楫則評之云：「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又云：「得天專師思白而加變化，然體頗惡俗。」

張照論書，主張不能「着意」，也不能「放意」。「着意則滯」，「放意則滑」，而必須「神理超妙，渾然天成，落筆之際，誠所謂不及内外及中間也」； 又論書法中之神理云：「沉着之與粗很，妙麗之與荼弱，相似而正相反； 中沉着外必妙麗，外粗很中却荼弱也。」

張照品評書法之作天瓶齋書畫跋，是沈栻、孔繼涑據所見張照墨跡抄録而成。上卷以跋董其昌書爲多，下卷多自跋臨本。天瓶齋書畫題跋補輯，係其從姪興載坤厚氏所録。此篇所輯均係兩書中有關書論者，其他則概從略。

天瓶齋書畫跋有乾隆癸巳原刻本、美術叢書本。天瓶齋書畫題跋補輯有臺灣藝文印書館美術叢書續編本。

天瓶齋書論

「狀如算子便不成字」，人謂此習起於唐人，亦怒於室而色於市也。碑板敝刓，轉折收放絶不復見，學之遂成算

子，與唐人何與耶？請觀此帖用筆，尚有一點畫似算子否？跋景龍觀鐘銘帖。

香光謂宋四大家並從楊少師津逮以造魯公之室。此言非曾到毗盧頂者不能道。夏熱帖世無刻本，雖半漫漶存者，如雲中龍爪，令人動心駴目。松雪、困學兩跋，俱是平生佳書。跋楊凝式夏熱帖。

沉着之與粗很，妙麗之與茶弱，相似而正相反；中沉着外必妙麗，外粗很中却茶弱也。東坡云：「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善狀妙跡。跋蘇東坡沖卿三帖墨跡。

蔡端明、蘇玉局草書殊少，惟海岳特爲真正入津，然每輕旭、素，則知未入旭、素之室也。此一瓣香，以涪翁爲正嫡，苦心斯道者，知不河漢余言。跋黃山谷臘梅詩真跡。

書着意則滯，放意則滑。其神理超妙、渾然天成者，落筆之際誠所爲不居内外及中間也。文待詔書不爲董香光所重者，正以着處滯而放處滑也。然用力久矣，其滯也其沉着，其滑也其流麗，即其病處已談何容易。跋文待詔書。

祝京兆殘帖四百二十三字，皭然拔於塵壒之外，所謂圭璋特達者。較松雪翁，圓潤雖不如，其雄渾排奡欲度驊騮前矣。香光未出世，書壇執牛耳，宜哉！

平生所見枝山書無逾此帖者。文、董兩家未出時，書法仍是元人氣象。兩家既出，便别成明代之書，此中境象言語道斷。跋祝京兆書三則。

學書最宜千文，九成之臺必自地起，未知分佈而能縱横出奇者，非所聞也。平生所見古人書千文，松雪篆書一本，四體書一本，草書一本；文待詔蠅頭小楷一本，草書一本；董香光行書一本，楷書一本，皆奇妙名跡也。今又得見祝京兆草、文壽承隸，余於墨池良爲有緣。跋祝京兆草書文壽承隸書千字文真跡。

崇禎乙亥，香光居士八十一歲矣，筆意沖夷高遠，躪唐人之庭而入其室，元以後書壇四百年執牛耳有以也。魯

公曰：自鍾、王至虞、褚，皆口訣手授，以至吴郡張旭長史。香光云：「吾與吴興同學北海。」必先識得其與吴興以上諸賢瓣香水乳之處，然後可以評書。近日香泉輩輒謂香光別用我法甚，且謂晉、唐楷則，香光始革典。不爲盲人觀象，即爲仰面唾天，故言不可以不慎也。孫過庭云：「通會之際，人書俱老。」觀香光、衡山兩公八十外書，於此二句合有悟。衡山翁少時書寄跡松雪籬下，故香光意輕之。迨晚年書直與涪翁伯仲，惜少作盛傳爲累耳。

思翁平生得力處在顔平原、李北海兩家，參合用之，即思翁書也。余所藏臨平原者多，無臨北海者。雍正戊申六月得此帖，大幸。平生所見臨北海書，以大照禪師碑爲最。向在江村高氏，後落賈豎，今歸虞山蔣氏。又有絹本，臨各家書，内有荆門行，至「隔衣嗜膚，耳邊鳴止」，高文恪、孫刑曹、枝指生尚寶之。大照禪師碑真跡入高麗，從高麗入大内，勒在淵鑒齋官帖中，意必有宋本，惜未見也。跋董文敏臨李北海書荆門行真跡。

退之斥右軍爲俗書，而譽其叔父擇木八分，至史籀石鼓則曰：「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後世迂生因之嗤八法不足學。夫筆札之妙，固無與於經濟學術，然篆、隸、行、草，衹是古今異宜耳。即能斯能冰，又於經濟學術何與？退之直是榮古虐今。後之不能書而嗤書者，所爲行鉢不得，詐道不饑也。夫書六藝事，而未嘗不進乎道。非其胸中空洞無物，則化工生氣不能入而居之夫。然雖摹鍾刻索，衹得成一染紙匠，求一筆之幾於合而不可得。惟與造物者遊，而又加之以學力；然後能生動；能生動，然後入規矩；入規矩，然後曲亦中乎繩，而直亦中乎鈎。所以涉離微而通不犯，蓋亦神通之本乎宿因者與！自書昌黎石鼓歌。

書法溯右軍而至鍾太傅，止矣！乃其楷書用筆如此。然則以描頭畫角爲唐人矩矱者，亦可息影銷聲已。古人有言「狀如算子，便不成字。」書鍾元常二表後。

東坡嘗謂張長史書必俟醉，或自以爲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僕亦未免此事，夫書須醉乃作，豈莊子所爲得全於酒者耶？莊子不云乎「得全於酒」而乃如是，況得全於天者乎？天亦奚得不全人全斯天全耳。仰不愧，俯不怍，上無攀仰，下絶已躬，斯天與之遊，天與之遊斯真氣居之真化出焉，豈惟書哉！書又安得不奇？若夫摹戈繪點，寸分而銖較之，貌若似矣，神則茶爾，索然如施土偶以粉黛，而以珠玉紈綺被之而曰人也，人也其如不能言乎？夫神也者，非可以繩繩之而削削之者也，濡毫撫幀，若有會焉，疾取之如捉月宛在掌握中，筆落紙黑，乃倏已失之，越在萬里，神乎！神乎！豈工之所能學乎？「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亦衹道着一半也。元章爲宋書畫學博士，東坡嘗爲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忍饑看書泪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今觀此卷景定間跋語引光堯所云：「芾以能書名，似無負於海内。」蓋光堯意猶以程灝、頤、蘇軾、司馬光輩重負天下，而米芾可未減耳。想其安貧樂素，脩然物外，興酣落筆，雅致凌尚，是以蕭散逸遠，雄麗瑰奇乃如此。彼實於天全殆晦其跡，而歸美於酒耶！跋自臨米元章真跡。

「畫鬼神易，畫仙佛難」，今之畫師何必高論及此，且肖得人面目，再語向上可也。畫如是，書何不然？書奚獨然耶！跋自書謝希逸長笛弄。

思翁筆法，真造化在手，有明一代推爲獨座，雖松雪亦莫能與京。蓋雕繪滿眼，定不得與生芙蓉並立也。學思翁者多，唯儼齋司農能得其骨，然雄騺之氣勝，蕭閑之致少矣。跋董尚書書六朝賦後。

伯生真跡近今罕覯，此卷筆力金堅，結形玉立，殆如永興書内含柔剛，不愧二王法嗣，大小虞真後先相望也。跋元虞伯生書劉武敏公神道碑真跡。

法度整暇，骨饒神秀，方是松雪瓣香。若周荆山輩，俗狀欲嘔。跋趙仲穆書。

元人落墨便近松雪，明初多瘦硬筆意，時移事易，非人所爲。跋高青邱書。

凡書必通靈與沉着並到乃得，余書能通靈，不能沉着，古人不貴也。跋泥金自臨東坡南華妙高二詩。

戲鴻堂刻此帖，所爲「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豈無合處，未免如嚼。彭越丙申冬從陳世南處得見香光所臨絹本，頗覺神山在夢中。乙卯春，從勵滋大借得宋拓本，然後登善全影從昏鏡中若隱若見也。丙辰冬，從廟市買得思翁臨本，然後登善胸前一面古鏡，出千年黄土中。臨倣數過，乃知神仙非可學得，不死非可力致。然學者能不如張得天之頹惰委靡，則亦無難問津也。

褚河南書實米襄陽前身，今以軟美當之，鈍置河南不少。松雪本不學河南書，元末明初並寄松雪宇下。文氏弟子報仇行劫，遂使翰墨場聚一隊村姑里媪。香光出，而晉、唐威儀復睹矣。平生頗輕集賢、待詔，然罪李斯而及子夏，此論未公，吾不憑也。跋自臨董倣褚河南書枯樹賦。

乾隆丙辰嘉平，從京師廟市購得此帖，計閲百有四年矣，墨色如濡，神光奕然，若親見先生下筆時。適裝高麗鏡光箋册甫竟，且喜且臨，遂成此。

香光跋自臨廣平碑側記云：「錐沙三喻，皆喻藏鋒，因出鋒之遒，成藏峰之渾。東坡偃筆雖形類顔，失在用筆矣。」余謂東坡書肥，世人偃倣之，正是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秾纖各一時之秀，玉環、飛燕誰敢憎？若偃筆，直是嫫母畏晝，東坡豈然？曾以此意書之帖後，今觀香光七十九歲時所論，正同。私喜不謬真詮，且幸見之差早也。跋自臨董倣東坡帖。

思翁臨帖，貴神味不貴肖形。汲古堂所刻皆其摹古，實平生妙跡也。較戲鴻高出數等。跋自臨董思翁尚古堂帖。

豐考功道生，書法雖未入流，要是散仙，此草書千文力追長史，今人無復能及者。跋豐考功草書千文。

梁巘

梁巘，清乾隆年間人，書法家。字聞山、文山，號松齋。安徽亳州人。清乾隆壬午舉人，知四川巴東縣。工書，與錢塘梁同書、會稽梁國治人稱「三梁」。與梁同書則有「南北二梁」之稱。所謂「山舟領袖東南，聞山昌明北宇。」

評書帖一卷，凡一百四十一則，此編非聞山成書，僅爲其平日隨筆札記，歿後由他人搜輯而成。而書中以論執筆法者爲多。於明清兩代書家則盛推董其昌、張照。此編非一時所作，前後所見不同。至評諸帖，甚爲精審，論學書之法，亦有獨到之見。

評書帖有念劬廬叢刻初編本、啖蔗軒集附刊本、美術叢書本等。

評書帖

學者欲問學書法，執筆功能十居八，未聞執筆之真傳，鍾、王學盡徒茫然。一管分爲上下中，真字小字靠下攏，行書大字從中執，草書執上始能工。大指中指死力掐，圓如龍睛中虛發，食指名指上下推，亦須着力相撑插，禁指無用任其閑，手背内坎半朝天，始能沉著堅而實，個中精力悟通玄。筆管上向懷中入，下截筆鋒向外出。腕力挺住不須摇，轉運全在肘力熟。懸腕懸肘力方全，用力如抱嬰兒圓，勿令偏窄貼身邊。總之，執筆功期遠，緊要著力力無淺，古人有言良不誣，抉破紙兮撮破管。執筆歌。

董公其昌傳執筆法於其邑沈公荃，荃傳王公鴻緒，鴻緒傳張公照，照傳何公國宗，國宗傳白下梅君鈛。予

學書三十歲，後始緣鈦得其傳。先是，張公秘其法，不授人。一日，同何公坐獄中，何公叩至再三，乃告，仍屬勿洩。出獄，何公遍語人，梅君因得之。及張公總裁某館，梅君謄録館中，見公作書，著狐裘，袖拂几上。公曰：「觀吾袖拂几乎？肘實懸而動也。」梅君歸告予。予學書復十餘年，覺有得。

古傳執筆法，宜圓正中直，然須手背稍内覆始著力。此法實予悟得，前人未道及。

執筆，大中食三指宜死肘宜活。低則沉著，高則飄逸。下筆宜著實，然要跳得起，不可使筆死在紙上。作書不可力弱，然下筆時用力太過，收轉處筆力反鬆，此謂過猶不及。用筆過快無頓挫，過遲不勁利。初入手，須將字寫死。書大字，筆鋒須瘦硬，落紙時，極力揉挫，沉著而不肥濁，否則肥濁矣。觀東坡荔子丹、山谷戲贈米元章帖，皆瘦硬筆鋒所書，故或按或提，肥瘦如意。亦非秃筆書，秃筆無此鋒鋩。古人軟筆書須以硬筆臨之。

用硬筆，須筆鋒揉入畫中；用軟筆，要提得空。用軟筆，管少側筆鋒外出，筆肚著紙，然後指揮如意；用硬筆，管竪起，則筆鋒透背，無澀滯之病。

繕寫卷本，以樂毅論爲適中，黄庭太飄，十三行太縱，閑邪公結體少懈，靈飛經亦嫌過弱。學假晉字，不如學真唐碑。書對聯宜遒勁蒼古，勿板滯過大，忌流麗而不莊。

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

孫過庭書多滑。

歐書横筆略輕，顔書横筆全輕，柳書横筆重與直同。

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絶品。然輕浮少沉著，故昔人有浮薄後學之議。

顔不及歐。歐以勁勝，顔以圓勝。歐書力健而筆圓，後世學者不免扁削。歐書勁健，其勢緊。柳書勁健，其

勢鬆。

徐浩書，收轉處崛强拗折，故昔人有「抉石奔泉」之目。

元章書，空處本褚用軟筆書，落筆過細鈎剔過粗，放軼詭怪，實肇惡派。

蔡君謨書學顏。

子昂見僧雪庵書酒簾，以爲勝己，薦之於朝，名重一時。僧書未必果勝，而子昂獎拔之誼不可及。

祝、文、董並稱。董蘊藉醇正，高出餘子。祝氣骨過董，而落筆太易，運筆微硬，遜董一格。文書整齊，少嫌單弱，而温雅圓和，自屬有養之品。

子昂書俗，香光書弱，衡山書單。

董元宰、張得天直接書統，卓然大家。元宰魄力弱於得天。

王鐸書得執筆法，學米南宫蒼老勁健，全以力勝，然體格近怪，祇爲名家。

張瑞圖書得執筆法，用力勁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瑞圖行書初學孫過庭書譜，後學東坡草書醉翁亭。明季書學競尚柔媚，王、張二家力矯積習，獨標氣骨，雖未入神，自是不朽。

得天學米以硬筆。臨其硬筆，棄其軟筆，可謂善於去取。

汪退谷得執筆法，書絶瘦硬，頡頏得天，諸子莫及。曾見其題沈凡民印譜，自謂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入都後，友人陶子師譏爲木板黄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再變學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顔家廟碑額於壁間觀玩摹擬，而歲月遲暮精進無幾。噫，先生書學，本未盡於此矣。

得天天分高，魄力雄；退谷火候熟，氣韻靜。

王鴻緒得執筆法，學董元宰，腴潤有致，然不免弱耳。

楊賓字大瓢，山陰布衣。得執筆法，學右軍、長公，圓韻自然，亦弱。

程章華名京萼，上元人，著有處野堂文集。得執筆法，學山谷，空靈瘦硬，然結體傾斜，亦未成家。

何義門未得執筆法，結體雖古，而轉折欠圓勁，特秀藴不俗，非時流所及。

鄭簠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人，以八分擅名。八分書學漢人，間參草法，爲一時名手。王良常不及也，然未得執筆法，雖足跨越時賢，莫由追踪先哲。

王良常未得執筆法，專學歐字，扁削浮弱而乏圓勁。然結構穩稱火候純熟，雖未上逼古人，自屬一時好手。

淳化閣中虞世南數行，似從廟堂碑摹來。

半截、蘭亭二碑身分最高，須從歐、李寫久，方能臨摹得動。元秘塔明時漸剥蝕，有秀州曹仲經者，從而洗之，字體遂肥，後刻「秀州曹仲經觀」數小字，較之未經洗之原拓，風神迥殊。

乘間居士思翁晚年書不用力，而結體遒緊，諸作皆不及也。清暉閣亦是思翁刻帖第一種。

章吉老碑元章晚年書，極佳。碑頭數大字亦精極。

戲鴻堂初刻木板被火焚，遂以初拓上石。今之所傳石本，皆翻刻也。思翁常不得於鄉人，焚其屋，木板之被火以此。

同州聖教看去遒勁，然刻手粗躁，終不及雁塔空靈圓靜。或云即一本而兩刻之，故結體不爽。

用筆須筆頭過長的，過短則寫字無勢且不耐久。

高府君碑無書者姓名，字頗清勁。

小字麻姑仙壇懸肘書，故圓而有棱角。

淳化初刻棗木板，板有斷處，以木銀錠叩之，拓久則銀錠紋現露紙上。後賈秋壑得淳化初刻木板，重摹上石，並其銀錠紋而亦摹之。初翻甚善，後有冒秋壑本而屢次翻刻者，則不堪矣。

刻下得淳化初刻木板，絳帖初刻石本，雖一本可值百金。

半截碑明時出土，無宋拓。

道因、圭峰碑如此結實，何嘗非唐碑中赫赫者，一較大歐，醜態百出，並無穩適處。可知古人作書之難也。終是虞、歐、顏、柳、褚、李諸公，醇正和平，所以爲大家也。

荔子丹如此雄奇而皆入法，雖中興頌無以過。

書學大原在得執筆法，得法雖臨元、明人書亦佳，否則日摹鍾、王無益也。

不得執筆法，雖極作横撑蒼老狀，總屬皮相。得執筆法，臨摹八方，轉折皆沉著峭健不僅襲其貌。筆提空易單飄，著實易肥夯。張從申、周天球過僵處，皆著實故也。

予用軟筆七八年，初至京猶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書極勁健，然太空浮，終屬皮相。不如用硬筆，其沉著蒼勁處，皆真實境地也。

礬紙書小字墨宜濃，濃則彩生。生紙書大字墨稍淡，淡則筆利。

學書須步趨古人，勿依傍時人。學古人須得其神骨勿徒貌似。

學書宜先工楷，次作行草。學書如窮經，宜先博涉，然後反約。初宗一家，精深有得，繼採諸美，變動弗拘，乃爲不掩性情，自闢門徑。

工追摹而饒性靈則趣生，恃性靈而厭追摹則法疏。

學隸書宜從乙瑛碑入手，近人多宗張遷，亦適中。

學隸初臨曹全易飄。

臨晉人小楷，結體方緊。臨黃庭忌流肥弱。

學書尚風韻，多宗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諸家。尚沉著，多宗歐陽詢、李邕、徐浩、顔真卿、柳公權、張從申、蘇靈芝諸家。

勿早學米書，恐結體離奇墜入惡道。

學董不及學趙，有墻壁，蓋趙謹於結構，而董多率意也。

學書非謂得執筆法，書即造極。特已入門，由是精進甚易耳，登堂入室，煞有功夫在。

初學古人，趨穩適藴藉，則無氣魄骨力；求氣魄骨力，則不穩適藴藉，火候難强也。

學書勿惑俗議，俗人不愛，而後書學進。古人作書筆力間架俱備，今人有間架而無筆力。

風姿宕往，每乏蒼勁；筆力蒼勁，輒少風姿。書趨沉着，忌似蘇靈芝輩肥軟。

剛勁忌野，清勁忌薄。

楷書結構極難，而行草亦不易。

孫過庭云：「始於平正，中則險絶，終歸平正。」須知始之平正，結構死法，終之平正，融會變通而出者也。

歐、褚真書參八分。智永、虞世南、顔魯公書折作轉筆，又間參篆籀。懷素草參篆籀。右軍草書轉多折筆，又間參八分。於此見體格多變，宗尚難拘。

作草書，執筆高轉折始圓，然須防其飄逸。欲摹晉人書，先須臨唐人碑，以立其骨。晉書神韻瀟灑，而流弊則輕散。唐賢矯之以法，整齊嚴謹，而流弊則拘苦。宋人思脱唐習，造意運筆，縱橫有餘，而韻不及晉，法不逮唐。元、明厭宋之放軼，尚慕晉軌，然世代既降風骨少弱。

晉人後，智永圓勁秀拔，藴藉渾穆，其去右軍，如顏之於孔。虞永興骨力遒勁，而温潤圓渾，有曾、閔氣象。歐陽詢險勁遒刻，鋒骨凛凛，特闢門徑，獨步一時，然無永師之韻，永興之和，又其次矣。

智永、虞世南、趙孟頫皆尚圓韻含蓄，是爲一派。虞、歐、顏、柳、褚、李、徐、薛八家，唐人第一等書。

唐人八分，楷、行兼善者，歐陽詢、徐浩而已。虞、褚、李、顏、柳諸家，行楷妙，八分未精。

學歐病顏肥，學顏病歐瘦，學米病趙俗，學董病米縱，復學歐、顏諸家病董弱。初時好以淺泥薄古人，及精深貫通，始知古人各據神妙，不可攀躋。

開寶前，歐、褚諸家提空筆作書，體皆瘦硬。自明皇學魏隸，力趨沉著，筆實體肥。一時王縉、蘇靈芝悉宗之，雖季海、清臣、誠懸亦不免。然清臣晚年書黜肥崇瘦。臧公神道碑一派是也。

臨歐易實恐不韻，褚易韻恐不實。

歐書横筆略輕，顏書横筆全輕，柳書横筆重與直同。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險；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筆險。歐書凡險筆必力破餘地，而又通體嚴重，安頓照應，不偏不支，故其險也，勁而穩。臨歐忌細長。歐楷書精，而行多生硬。

褚書筆筆藏鋒筆筆出鋒。

褚書轉筆展開易，歐書轉筆直下難，蘭亭轉筆亦直下。

徐書畫之兩頭用力，沉著同北海，而遜其生動。

顔書結體喜展促務齊整，有失古意，終非正格。

世謂柳書本鄔彤，而鄔書傳世絶少。

陸柬之書本褚。

薛曜書瘦硬，開山谷之門。

王縉書開松雪之門，然自是唐人間架無趙書習氣。

王知敬書妥適過北海，然不及北海開展流逸有天馬行空之致。

蘇靈芝書沉著穩適，然肥軟近俗，勁健不及徐浩。張從申蒼秀不及王知敬。張從申開展本大令，遒緊本率更，然書多生硬，不及北海勁健中饒柔和。從申兄弟並工書，當時號「四龍」，然從申書傳，而餘子不傳。

鄭雲逵書筆意類王縉。

摯宗書學北海。

山谷書秀挺伸拖，其擺宕處似蘇，而遜其雄偉渾厚。晚年一變結構，多本北海。

歐陽文忠公書不佳。

蔡京書本楊凝式、沈傳師，邵觿書亦本之。

鮮于伯機書自是子昂勁敵，惜大書不多見。

元宰初歲骨弱，心怵唐賢，絶未臨率更，間學柳少師亦甚劣，惟摹平原稍有可觀。晚年臨唐碑則大佳，然書大碑版，筆力怯弱，去唐太遠，臨懷素亦不佳。文衡山好以水筆提空作書，學智永之圓和清蘊，而氣力不厚勁。晚年

作大書宗黄，蒼秀擺宕骨韻兼擅。

衡山小楷初年學歐，力趨勁健而板滯未化。

枝山書古詩十九首刻停雲館中，古勁超逸，真堪傾倒徵仲。余書學懷素，離奇詭怪，而無其瘦硬矩度，不及徵仲遠甚。

文震孟書厚實得北海意，然不大佳。

張得天書早年學董，中晚年學米，遂成一代大家。祇執筆是入門正耳，然勁健不粗野，有含蓄極蒼秀。

蘇靈芝憫忠寺碑漸趨瘦健，筆中有筋，雖間有懈處，然較之田公德政碑、夢真容則勝矣。

夢真容署牛仙客名者，易州原刻也，後人磨去仙客之名而易以張九齡。

職思堂帖不佳，鍾紹京、趙子昂略可觀。

宋拓懷仁聖教鋒芒俱全，看去反似嫩，今石本模糊，鋒芒俱無，看去反覺蒼老。吾等臨字，要鋒尖寫出，不可如今人，止學其秀耳。

戲鴻堂帖中唐明皇鶺鴒頌遒緊健勁，較宋秘閣尤妙。

東坡黄州寒食詩最佳。

魯公殷府君碑惟金石録有之。

歐陽詢書舍利塔，秀餐軒中刻者。

宋高宗臨右軍書，得執筆法，轉折皆是，特小弱耳。今之書家不解執筆，軟硬都無是處。

觀薛道祖刻右軍帖内「斬」、「嫌」、「委」、「頓」數字，知董文敏平生所本也。又所刻米元章書筆意圓勁，本出於

王，而間有一二險峭之筆，乃其本色，此帖勝章吉老碑。所刻右軍吴興大周嫂數帖勝淳化閣。

米友仁刻高宗臨右軍十三行帖，乃真跡也。筆多油滑不能勁折。友仁跋字多取勢。

裴將軍字，看去極怪，試臨之，得其彷彿，便古勁好看。思翁所臨最佳也。

蕭府君字，歐兼褚。

東坡書世謂出於顔，細觀其轉折頓挫，實本圭峰，姑熟帖内歸去來辭轉折皆然。

姑熟帖内東坡上仁宗謝表稿頗有豐致，然以爭坐位比之，則顔書厚而蘇書單。

寶鼎齋董字，刻手不精，規模神氣俱失，内惟臨樂毅有唐人筆意，非平日本色書。

張得天書墨跡皆勁健，碑、牌、版諸帖皆弱，或刻工不佳。得天平日轉折稍造作，相其作書不大快。玉虹樓中年書也，刻手亦不佳。

米元章有檜樹贊極佳。

徐浩大證禪師碑較不空稍肥。

徐季海神道碑，其子書，緊飭可學，似大證禪師。

戲鴻堂趙文敏雪賦遒整似季海，是唐人結構非本色書也。

蔡卞所書曹娥碑筆意多本楊少師，而度態饒有別致，然多瘦緊處，亦多太飄處。卞尚有心經。

姑熟帖中東坡上仁宗表、歸去來辭二帖瘦勁。

邢子願澄清堂刻瘦健可愛，間有一二筆轉折失度處，然其佳者正如初脱手也。

肅府所翻之淳化，乃翻之佳者。

張樗寮書金剛經五千餘字，本出歐，而參以褚，結體亦緊，特其討巧處多不大方耳。

右軍黄庭原本有「將」、「靈」、「根」、「堅」、「固」等字遺落，添書於傍者，筆意瀟灑圓渾，的係佳本。

張樗寮金剛經字或瘦或粗，皆提筆書。然不能於中正處求勝古人，而祇以鬼巧見奇，派頭不正，邪態叢生，較之東坡之遒厚，山谷之伸拖，元章之雄傑，君謨之秀潤，遜謝多矣。此其不能爲大家而止得爲名家也。

李北海荆門行昔人以爲集字。

大房山結體遒勁可學。

蕭府君瘦勁清挺，其硬處過碑塔銘，而遜其妥適，較李文墓誌亦不及。

莒國公碑遒勁嚴緊，較勝蘇靈芝，間有數筆軟處，所以不及褚、歐、顏、柳也。碑署開元二十八年，書碑人與北海同時，而姓名不傳，惜哉。

張從申諸書，元靜不及福興，福興不及延陵季子。所惜者今皆翻刻，然結體規模自在可彷彿也。

淳化最佳，爲潭、絳諸帖所自出，然皆不及也。

王右軍有小字道德經極精，非松雪所能也。松雪平生書亦不類此，即非右軍書亦唐人字耳。

田穎張府君碑字弱而俗，不及蘇靈芝，其書在唐時亦不甚重。

裴將軍碑字太離披，非顏書，或鈎摹失神。

肅府遵訓閣、松雪千字文莊重可法。

東坡小字赤壁賦較麻姑仙壇更小而精，勝大字赤壁也。唐書小楷甚少遇，小字麻姑仙壇不可不收。

唐沈傳師書，蔡京輩皆學之。邵鯱嘗問書法於京，京令其學沈傳師，謂爲不俗，自是甚佳，而其書不傳，惜哉。

邵䶵游公墓誌清勁而瘦，有別趣。

東坡楷書豐樂、醉翁二碑，大書深刻，劈實勁健，今惟豐樂亭尚清白。

荔子丹下此二碑爲最佳，如杭州表忠觀皆翻刻，神氣索然。

北海李秀碑比雲麾更緊，有大令筆意，今止存二柱礎。

褚河南書龍門三龕記，中年筆也，平正剛健，法本歐陽，多參八分，碑頭字尤佳。

張從申元靜碑筆意學聖教，頗瘦健，然不及福興寺遒勁沉著。

雲麾碑頭篆書甚好。

姑熟帖唯蘇書極佳，放翁字太涉離奇，而刻手甚精。

顔家廟碑魯公晚年書，此碑之後唯題像一碑耳。

敬善寺碑無書者姓名，疑是魏、晉人書，筆意似褚，豈河南學此耶？

鐵像贊圓湛穩適。

戈守智

戈守智（一七二〇—一七八六，清康熙五十九年—清乾隆五十一年），字達夫，號漢谿。浙江平湖人。天才卓越，通經史，工詩文，精書畫。與杭董浦、厲樊榭、諸草廬交善。嘗遊揚州、漢陽，遇碑碣輒手自摩拓，歸而庋諸樓，榜之曰「帖海」。書法楊凝式、歐陽詢，晚乃出入諸家，於顏真卿稱嫡嗣。暇以隸法寫墨竹，然隨興偶及，不多作也。著有漢谿書法通解、漢谿偕存集、邗江雜詠、入楚吟、紫琅小草等。此篇即選自漢谿書法通解。漢谿書法通解有清乾隆庚午霽雲閣刻本、民國上海朝記書莊石印本等。

執筆論

客有索余以執管之法者，余差其要略而言之。昔鍾太傅得蔡中郎筆法於韋誕，既盡其妙，苦其難以言傳也。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然則初學之士，不知執筆，於書何從？欲知執筆，於古何從？

夫斫輪以斧，不言揮運之方；解牛用刀，難傳經首之會。固知繪圖執筆，古之陳跡，書之糟糠也。黄庭堅曰：「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又曰：「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夫善用筆者先能用心，心手相接，而後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指法生焉。腕之力由於肘，故肘下不可掣礙；指之力由於腕，故腕下尤貴空虛。掌者，指之所以屈伸也，故虛如握卵；管者，指之所以運掉也，故活如撥鐙。而或曰，運指不若運腕，運腕不若運肘。夫運肘而不運腕，則腕滯；運腕而不運指，則指滯。故善運者，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忘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

不得，考之則彰。要以合而成勢，非分而傚功者也。若其婉轉抽毫，劍戟戰文場之技；淋漓濡翰，蛟龍投學海之波。執使之下，要須或藏或露，時正時偏，其躍鋒示利者，耀俗之書也；縱橫若縝篾，輕漫若飄蘋，而終無收縮嚙毫存鈍者，掩飾之書也。柔轉若縈蚓，禿使如槁木，而一例模糊，執正而用正。泥古者至於偃仰不分，向背無別，執偏而用偏。駭時者故作半榮半枯，若臥若攲，四者交譏盡美難觀。

訣法云：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伏，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故妙詣在乎兼資，而流弊由於偏執，用鋒之故也。用鋒既得，而後察其生死之際，形神氣局之間。筆前之構思，猶易字後之滿志殊難。夫虎踞龍蹯，猛勢生於峻克；雲移花散，逸態在乎豐神。故知牢健爲險澀之本，抑揚得婉轉之妙。然必調劑適均，聿成大雅，豈其徒我所好而一切尚之。故剛勁峭削者，以骨勝也；迴護偃蹇者，以筋勝也；膚革盈寧者，以肉勝也。純骨之弊，若篠竹之餘枯枝；純筋之弊，若古藤之欲卷縮；純肉之弊，則又擁腫支離不可言矣。東坡詩云：「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張長史曰：「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誠以書之體要骨格爲先，骨格既立，而後筋絡以貫串之，肌膚以肥澤之。尤欲體態渾涵遒逸間出，遒逸者用筆之妙也。體圓而用方者謂之遒，體方而用圓者謂之逸；善用骨者力以遒見，善用肉者態以逸生；遒則勁而疏，逸則柔而媚。相間生情，弊斯遠也。張懷瓘曰：以勁骨立形，以肌膚潤飾，正宜然耳。又聞緊執筆者易遒，緩執筆者易媚。然衛夫人及梁武帝之餘論，有若緊勝於寬。衛云：執筆遠而緊，意前筆後者勝。梁武云：執筆寬則字緩弱。而張敬玄及蘇米之恒談，又若寬能勝緊。張云：運腕不可太緊，緊則腕不能轉，不能轉則字體或粗或細，上下不均。雖多用力，原來無當。蘇云：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米云：今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二說相違，於法自一。

今觀少年作書易媚，老成作書易遒，腕力之故也。著意攻書者其腕力自進，猶之秦缺策，鍾岱之牡豈必言及實

跨，而懦夫胸喘膚汗，不能從其後矣。故曰淺而堅謂「撥鐙」，義亦有取乎爾也。率更曰：余嘗使指運而腕不知，是故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然而來，浩然而逝，豈可勉强爲之耶！且如老成之筆，雖妍姿絶媚，而終不輕佻；初學者縱鼓努爲遒，而卻少渾樸。一則用力而力未穩，一則不用力而力自足，漸進之候也。且夫燕弧雖勁，數發而止，捷翰驚飛，且有窮蚤而及暮者。康里巎巎曰：趙學士日書萬字，余一日能書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假使著力緊執，必難爲繼。故執筆不可好奇，但取適意，適意則力生焉。久用力而指不疲者，莫善於「撥鐙」。

夫五指撮物，孩童所知，「撥鐙」撮管，五指俱齊，與撮物何異？而「鈎拒導送」之法備焉，故用力最實而可久。平覆之法，婉麗有餘，而堅勁不足。然其紆迴繞指，圓轉弄丸，發筆安和，持之久遠而不懈者，於此無以尚之矣。握管之法堅勁有餘而婉麗不足，以其筆著中節也。顧或偶然用之，頗有峻厲之規，及久任之，反成偏枯之疾。檀之有搼櫨之餘酸，未可語於盡善也。捻管之法，楷不遒潤，草不工穩，大不沉著，小不停匀。然險怪譎狂，迅發疾走，逸蚪聯翩，揚驃急驟，以擬旭素，則大幅差可展焉。至於撮管之法，推拓無窮，小如覆匜，必具千仞之偉概；大可佈席，能似尺素之安閑。以作草行，揮之得妙；以題榜署，展之勢全。三指單包，但可作篆。斯揚妙技，伊昔所耑，他若立異之法，於古無宗，有一爲之，孤標而不偶；或從和之，棄日而罔工。要使如意指揮，足以陶情適志，必欲師心矯揉，一運轉而已難，矜世炫俗亦何所取焉。

若夫隸取其捷，篆取其遲，相承之義也。法書要録曰：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序仙記：始皇時官務繁多，得王次仲文簡略赴急捷之用，甚喜。遣使招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使檻送之，於道化爲大鳥出，在檻外翻然長引，至於西山落二翮於山上，今謂大翮、小翮山，山上有祠，水旱祈焉。草取其捷，楷取其遲，變應之道也。魏鶴山曰：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一時之言耳。真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書之正理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即欲稍急，不可復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

還之書，方其作時，可謂急矣，何不真而反草耶？又其據也。今楷書一筆不過三四字，小不過五六字，而草書一筆或至連揮數行，遲速不同也。是故舒指知寸，播肘知尋，遠近之際，緩急生焉。故真一、行二、草三。真如立，故一；行如行，故二；草如驟，故三。一步一移者，冠裳玉珮纖悉必有其規，故執之僅寸，舒指之意也。若驟若馳者，雷擊星流蹂躪莫當其勢，故執高三倍，播肘之意也。然真書過遲，難求生活；草書過捷，亦少蘊藏，要以二者相校合有準度。故習書者執使有法，運用有情，偏正不違濃纖，各具不寬不猛有中和之道焉，不疾不徐得戰行之法焉。於以躡芳躅攀峻階，模唐規返晉逸，躋天寶之八傑，追貞觀之四家，逶迤鍾、張之門，相羊、王、衛之後，蹲鋒則鎮嶽，觸彩則流輝。鳳尾開張，翬羽不足以爲飾；麟趾忠厚，熊臂不足以爲强。學者苟欲婆娑術藝之場，標榜風流之目，或亦有取於斯焉。

梁同書

梁同書（一七二三—一八一五，清雍正元年—清嘉慶二十年），學者、書法家。字元穎，號山舟，晚年又署不翁、新吾長翁、頻羅居士。所居之地署頻羅庵。浙江錢塘人。清乾隆壬申特賜進士，官侍講。博學多文，善鑒前人手跡，工於書，尤長於大字，自成一家。清許宗彦鑒止水齋集云：「公書初顔、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本朝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構愈嚴。」昭代尺牘小傳：「山舟書出入顔、柳、米、董，自立一家，負盛名六十年，所書碑版遍寰宇，與劉石庵、王夢樓並稱『劉、梁、王』。」

梁氏論書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衹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倣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頻羅庵論書爲梁同書與張芑堂、孫谷園、陳蓮汀、温一齋之論書語，共四通，所論多有其新意。唯主「用長鋒羊毫」，以爲「必使極軟筆方可見腕力」，乃囿於一己之見。梁氏尚有頻羅庵書畫跋、直語補正等著作。

頻羅庵論書有榆園叢刻本、美術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頻羅庵論書

與張芑堂論書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芑堂精心書道，勤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

芑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如何？」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

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遊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筆不着紙，所以妙也。」

苣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軟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强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祇知指運，而並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正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山舟曰：「藏鋒之説，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祇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山舟曰：「柳誠懸玄秘塔碑是極軟筆所寫，米公斥爲惡札，過也。筆愈軟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鈎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鐘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鈎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軟筆故。設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山舟曰：「筆要軟，軟則遒；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山舟曰：「書家燥鋒曰渴筆，畫家雙管有枯筆，二字判然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人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羊毫便不然。」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祇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倣本，就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顔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針。」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當寫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於帖紙之間，如何得佳？縱

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山舟曰：「寫字要有氣，氣須多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欹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絲毫擺布。熟後自知。」

芑堂問曰：「中鋒之説云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爲我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近日江南程易疇通藝録・筆勢一條講得最精，前人未曾道過。」

山舟曰：「亂頭粗服非字也，膠須剃面非字也，求逸則野，求舊則拙，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復孔谷園論書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人，以畫名，能詩，亦工楷法。其爲人敦古道，重友誼。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説贈之。此張瓜田畫徵録所載。今據所刻黄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藴釀，不過一作畫題詩人耳。向亦未聞有著作，其不避廟諱，則草野無足怪者。舍下藏上賜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御筆親題，其上附倪小楷黄庭内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真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雙鈎，即鈎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視羅去而萬里矣。因賜物不敢遠寄賞鑒，姑俟之異日之緣也。

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小册前五版最勝，破邪論序意致亦佳。尊獨意不甚愜，何也？竊謂痛快多，而沉着少。一語「痛快沉著」，唯米公能當之，即所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八字妙諦，亦即古所謂藏鋒是也。下此學米者，如吴雲壑可謂痛快沉著，形似神似無遺議矣，而骨髓内尚微帶濁。可見四字能兼原不容易，況近今之人乎？近人書盡有初看平平，或看似淺露，而細看久看，不令人厭，此即是

沉著能然，不必定於停頓遒鬱處見長也。總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歷歷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即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穆」兩字，便已隔塵。蓋運會爲之，性情爲之，不可强也。設使强而至於古穆，則墨猪、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蘭亭如麒麟鳳凰，久不可見矣，在唐人自見之者多，而褚登善即用我法行之，全不似定武面目，其勢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肯爲腕下之鬼所縛，取其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輩評書似亦衹宜如是，不審尊鑒以爲何如？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爛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羲」，又詩「羲」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跡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十百年之後；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跖壽顏夭，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爲豪家朱户所收，遂得久秘。即遇識者或掩口盧胡，不欲遽下雌黄，以敗人興，往往然也。天瓶先生跋但載董公臨本云云，而不置優劣，未必非當日爲貴人所逼，下此庾語。巨眼人幸弗以一時憑愚護短，更爲前人畫蛇足也。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尋丈之勢，有鈎石之力。亦有爲摹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羣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頗勝，蓋官刻濃拓亦一累也。

天瓶楞嚴修釋序稿亦妙，後幅更勝前紙，尾數語尤妙，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生從顔法入手，顔用弱翰而先生用强筆，莊楷之作往往不如行書，以此。十二兄親炙天瓶之門，其所見不審與愚揣有合否？

米公蕪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真記，僕以爲是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既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愜也。

西溟書，尊處有小册及破邪論各種，僕處所藏金箋册無足論矣。畢竟是供官之作，減人意興。然是老年筆，較它作更蒼，且其字裏行間全行己意，無一些對御矜莊之色，亦足見前輩意度正是不凡。若在今日必倩所謂黑光長者爲之，大小分寸不爽，殊失風雅矣。故特奉寄一覽。

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圓遒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園記直風馬牛矣。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張伯雨詩一幅，乃張芑堂所藏，屬寄尊處品題，上石者外，舊箋一並乞寫跋。松雪和潤寬博之筆，從二王來，唐、宋人駿厲嚴肅，多以法勝，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過熟，熟中有生者乃佳。往在京師見松雪臨皇象急就篇墨本，項氏所藏，真古真厚。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册，即用竹紙寫簡折作寸許闊，末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秀絶寰區，無一點圓熟習氣。此人間未見之趙字，實從來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何以尚未出人間也？

僕有米臨哀册帖一本，首行有史鑒印章，史字明古，在明爲極精鑒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可寶。世間獨不傳，想以其無款，然逼真是米臨。又蘭亭一本，疑是鬱岡齋初拓，臆定爲米虎兒所臨，真逸品也。並寄與大雅鑒之。

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誠然。然不可解者，豈獨此耶？即北海雲摩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綽武侯廟碑，在唐碑中有晉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也。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則易傳。賞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如上所説兩趙書是也。前年之秋，袁簡齋先生來湖上，得見山谷書李青蓮詩不

全卷紙本，無款，字作懷素體，間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説，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借留案上半月，不忍捨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滿紙惡習，始終是酸餾氣，非士人本領。其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須墨跡，一上石便失神氣，故石刻中多不傳。或當日懷素亦不至如是之惡，因刻而加惡，亦未可知也。

答陳蓮汀論書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足下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不患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悼恈塗抹，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總以寫楷書爲要，並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承問一氣貫注，非行草綿連之謂，衹是一個熟習自然。草蛇灰綫成一片段，須熟後自知，不能先排當也。

華亭「彈琴着指便韻」之説，即是筆資之説，足下並不拙鈍，又何慮此？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爲解，獨弟以爲不然。衹要用極軟羊毫，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着意把持，浮淺恍惚之患自然靜矣。

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聖，却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採花，鵝王擇乳，得其一支半體，融會在心，皆爲我用。若專事臨摹泛愛，則情不篤，着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調和之爲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無所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也。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誠然。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不同，不曾見過不知

也。弟曾見過一二種，故知之。星鳳、太清即一翻再翻之物，據鄙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漢、唐以來皆重碑版，大率顯宦居多。若名不聞於諸侯，並不著書人姓名。董尚書筆跡遍天下，而志傳少者，位望太尊，非數百匹絹不可得。此是古人陋習，劉㕚之所以攫金也。近來志傳愈多，本不足重，而弟以拙劣徇人之請，又何堪矜重？若以爲因此媿美前人；則適足令人掩口耳！

落筆快則意出，此「意」字是藏真自叙帖內云「云全無巴鼻自然流出者」。若意在筆先，大有分別。漏痕、釵股，不必定是草書有之，行書亦何嘗不然。衹是筆直下處留得住，不使飄忽耳，亦不是臨池作意能然。擬山園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闌入古文鐘鼎，則大謬矣，皆好怪者變相，亦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書體衹有平直中正，自古無他道。

本朝書家，姜、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而不宜於大字。君所見不過尋常所傳，其絶佳處，雖名家豈能一一皆好？生平原不過幾件是精到之作，亦不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古人所以有五合、五乖之説。上五家各有所習，未易軒輊。得天尚書有刻意見長之病，若出自率意者，盡有神妙之作。大概我輩所見古人之物，皆非其至者，故有出入褒貶。若論其本事，皆不可及，非今之人所能望見肩背也。

弟書自慚，而足下好之，弟殊不解。弟非自謙，實見得古人與前一輩人，皆比我高數倍，蓋其神明意度間有異也。弟並不自解，則學問深淺爲之耳。今則已無及矣，可歎也！

與温一齋論書

尊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閱之，一筆一畫尚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

未化也。語云「爲高必因丘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倣本外，方圓平直粗能自書矣，即當盡心作楷。或曰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强、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玩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丘陵」具矣。然正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後，視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謦咳於圓穹，能乎？跬步間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衹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置几案，以自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禁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厨之續耳，何益之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尚少磬控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留不住、貫不下，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閨閣自有朋友，互證之何如？

王昶

王昶（一七二四——一八〇六，清雍正二年——清嘉慶十一年），學者。字德甫，一字庵德，號蘭泉，晚號述庵。江蘇青浦人。清乾隆十九年進士補内閣中書，官至刑部右侍郎。湛深經學，研窮性理，詩宗杜、韓、蘇、陸。而尤精金石考證。工書法，時稱通儒。著有金石萃編、春融堂詩文集、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明詞綜、清詞綜等。

本篇書論即輯自春融堂集。

春融堂集有清嘉慶十二年青浦王氏家刻本。

春融堂書論

宋拓九成宫跋

唐初書家歐、虞、褚、薛並稱，而歐、褚尤勝。登善從隸出，故結字稍寬；率更從篆出，故體較長。然歐書如化度寺、皇甫君碑久失，皆係重刻，惟九成宫在麟游，余常過其下，摩挲久之後去。見波磔間塵坌堆積，必洗拭淨盡，使良工細紙緩拓，再以蟬翼法淡墨傳之，始可得百餘字佳者，蓋不易如此。而此本如劍芒箭鏃，鋒棱峭厲，中備九宫法則，其爲宋拓本無疑。前輩蔣春農中翰奉爲秘寶者終身，今子延菖出示余，蓋希世之珍，所爲中流一壺，愛護如拱璧，宜矣！

雜書聖教序後

此係明代關中荀氏翻刻本，其渾厚自然不如原本。然雁塔椎拓已久，鋒芒盡失，故學者往往類於丁頭鼠尾，不如興福吴文猶見骨力，有龍跳虎臥之概，蓋下真跡一等者。昔余數過碑下，摩挲移日，故得其真。覺向來書家評聖教者猶是叩盤捫籥。

興福舊拓本幾勝於此，因碑斷後椎拓日少，世人無有臨摹者，故書家爭推聖教。不知懷仁、大雅所集，竟難優劣。

孫學士翌書高内侍碑，筆意本此，堅渾雖不逮，而碑出未久，神采奕奕，意度可尋，學者當從入手。

江寧棲霞寺碑，當年集字鈎勒甚工，故三刻之後，風流未沫。若宋人皂莢行解池碑則面目徒存，奄奄如泉下人，雄秀之氣銷歸烏有。高宗李英公、萬年宫兩碑，及懷惲實際寺皆右軍别子，窺基大師墓誌雖瘦勁，去之已遠。

能將蘭亭、聖教、興福三碑臨摹十年，再寫智永千字文及閣帖中右軍字，服膺終身，便是汝得吾髓。

凡學書先學點、畫、勾、剔及結字之法，久之手與古化，心與手化，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忘古法，亦忘我法，是爲聖不可知。吴興、華亭兩公，晚年精力既衰，獨剩我法，是以間有習氣。

褚河南臨蘭亭序，米元章推爲天下第一；又顏平原爭坐位、祭姪文皆得右軍法乳。然褚公伊闕三龕，及同州、慈恩兩聖教，清剛端勁；顏公中興頌、東方朔畫像、顏氏家廟碑，謹嚴雄偉，皆自成一家，蓋忠義之氣溢於翰墨，故非右軍所能涵蓋。

跋羅兩峰丙舍帖

是帖古雅遒勁，洵越州舊拓也。墨池編載褚河南右軍書目云：「丙舍五行。」爾時真跡俱存，正與此合。余家亦有是帖，傳自王敬美，後入韓氏有懷堂，然波磔較此殊不逮矣。昔程孟陽與僧石林論蘭亭「欣」字末筆，如蒼鷹下擊，先作斂拳縮爪勢。今「欲」字亦復如此，其不失右軍筆意可知。按，魏志元常子三：毓、演、會；孫六：豫、駿、邕、毅、峻、迪。豫嗣定陵侯，駿分封列侯先卒，邕隨會歿於蜀，毅以會子伏法，峻、迪宥免。此二孫爲誰？蓋不可考也。帖從兩峰山人借閲，摩挲旬日，題而歸之。

唐人書蓮華經殘字跋

此妙法蓮華經第三譬喻品佛所説偈，前後俱散佚矣。考其中，「忽然」作「欻然」；「鴟梟」作「鵄梟」，「惱急」作「惚急」，「耽緬」作「耽愐」，知爲隋末唐初人作。蓋北朝自周、齊後，造字猥拙，訛替滋生，多失形聲之義，如殷比干墓、嵩陽寺碑、羅梁墓誌皆然，惟字畫瘦勁，足爲歐、褚先驅爾。惠義寺之建，始志不詳，其世代安知不創於初唐？又安知此經不由別寺而供奉於此？審爲隋、唐間人書，則廟諱更無庸辯矣。初唐墨寶甚難得，展玩數過，又何啻獲三種寶車耶！

題趙松雪手札

松雪道人書，輟耕録稱其初學大令，繼習北海，而少時倣褚河南，於孟法師碑尤深，故秀逸之氣自不可掩。余

謂吴興山水清遠，靈淑所鍾，發於翰墨，不求姿媚而自工。觀此册敷腴蒼潤，出力藏棱，蓋天授使然，非作態者所能仰跂。乾隆癸丑小雪，書於蒲褐山房。

董思翁臨顔魯公送裴將軍詩跋

古人作書全在筆法，所謂「制字諸家不同，用筆千古無異」。元常輩嘔血破冢求之，皆坐是也。魯公「印泥畫沙」之旨，聞之張長史，長史得之褚河南，故十二意筆法要以勁險沉著爲宗。然考明皇雜録，公孫大娘能爲裴將軍滿堂勢，而公以開元中始登進士甲科，意作詩時正在罷醴泉居京雒之際，其年尚少，勁秀已如此，以此見公筆力天授，必謂得於張、褚，其果然歟？思翁書從魯公入，不從魯公出，而用筆險勁，深契古人之法，是以所摹與公具體而微。魯公真跡宋樓攻媿，明王弇州皆有跋，謂是詩不見公集，至嘉靖間無錫安國刻本有之，殆安氏弆此真跡，因以增入爾。裴旻，新舊唐書皆無傳，宰相世系表僅言出自洗馬川之後，於承恩爲十世孫，官左金吾大將軍。

跋祝希哲書黄庭經後

此本祝希哲書，希哲人儻倜，書法尤狂縱，而楷法謹嚴古澹，出力藏棱如此，蓋以鍾、王書法行之，是希哲法書中絶無僅有者，良可貴也。

跋金誦清清歗閣帖所刻惲南田書

筆墨之性本原忠孝，南田先生偕其父流離轉徙不獲已，姑以翰墨自娱戲，人謂瀟灑出塵，不知正其清勁絶俗也。

褚登善於金輪未册之先，身爲疾風勁草。觀同州聖教、伊闕三龕實爲歐、顔、柳三家先導，哀策、枯樹異其面目而實同其骨力。南田學登子古，殆於其大節有深契者，而金子誦清嗜其畫，因以愛其書；愛其書，實以敬其人。哀而匯之，勒諸貞石，世有考南田生平出處，忠孝大節當於是得之。南田本以詩、畫、書稱「三絶」，從孫鶴生作傳，謂全集藏於家，然不傳久矣。其在六逸中者，止三百二十餘首，如帖中諸詩皆未入於鈔，則此帖爲拾遺補亡，有功於南田，豈鮮也哉！

跋儼齋司農臨李北海米元章書册

儼齋先生在仁廟時，文章著作與徐東海齊名，其擅鑒别、工書翰；又與高江村相上下。錢文端公常謂其大書行草絶類襄陽，信然！然襄陽雖法大令，實本北海，此册臨兩公書，奔逸蒼勁，變化縱横，不爲法度束縛，又高、徐所望塵不及者已。

題陸虔實隸書千文

漢、唐隸書，聚訟者率以結體分優劣，然楊太尉之瘦，沛相之肥，曹全之謹嚴，夏承之奇恣，不可以一格拘，要其精神骨力無弗同耳。豐約適宜，剛柔合度，惟華山碑爲備，或以爲中郎作。余嘗見拓本於竹君同年所，與石經殘字，意度如出一手，信然！先生臨華山碑至百餘本，宜其直入古人堂奥如此。千文自唐、宋來以行、楷、章草書者，何翅千本，分書獨未多見，有是卷足以空前絶後。

程瑶田

程瑶田（一七二五—一八一四，清雍正三年—清嘉慶十九年），書法家、篆刻家。字易田，一字易疇，號伯易，又名一卿，又號讓堂，晚號辨谷老民，自號葺荷。安徽歙縣人。清乾隆庚寅舉人，官太倉學正，嘉定教諭。清錢林文獻徵存録稱之曰：「精考據之學，隸書出入晉、唐，精妙無比。」亦工音律。

九勢碎事係程氏論書法及碑帖之作。本篇衹選録其中書勢五事、書勢纂言、論書示瑞兒、論書示露孫等四篇。程氏書勢五事爲：虛運、中鋒、結體、點畫、頓折，多以天運及陰陽四方爲喻。作爲書學論著之一種，至可研究。

是書有程氏通藝録本、美術叢書本，此據前者入録。

九勢碎事

書勢五事

虛運

書之爲道，虛運也，若天然惟虛也，故日月寒暑往來代謝，行四時生百物，亘古常然也。然虛之所以能運者，運以實也。是故天有南北極以爲之樞紐，係於其所不動者，而後能運其所常動之天。日月五星必各有其所係之本，天常居其所，而後能隨左旋之。天日運焉，以成昏旦。書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是故書成於筆，筆運於指，指運於腕，腕運於肘，肘運於肩。肩也、肘也、腕也、指也，皆運於其右體者也，而右體則運於其左體。左右體者，體之運於

上者也，而上體則運於其下體，下體者兩足也。兩足着地，拇踵下鈎，如屐之有齒以刻於地者，然此之謂下體之實也。下體實矣，而後能運上體之虚。然上體亦有其實焉者，實其左體也，左體凝然據几，與下二相屬焉。由是以三體之實，而運其右一體之虚，而於是右一體者，乃其至虚而至實者也。夫然後以肩運肘，由肘而腕，而指，皆各以其至實而運其至虚。虚者其形也，實者其精也。其精也者，三體之實之所融結於至虚之中者也。乃至指之虚者，又實焉，古老傳授所謂搦破管也。搦破管矣，指實矣，虚者惟在於筆矣。雖然，筆也而顧獨麗於虚乎？惟其實也，故力透乎紙之背；惟其虚也，故精浮乎紙之上。其妙也，如行地者之絶跡；其神也，如憑虚御風無行地而已矣。

中鋒

中鋒者，作書之體也，用其偏鋒焉而已矣。夫書之成，成於筆也，成於筆，其鋒安得而不偏？然則中鋒不在於筆乎？曰：在筆哉。鋒者筆鋒也，無筆安得有鋒？然則何謂中鋒也？曰：執筆焉耳矣。執筆何以謂之中鋒也？曰：執之使筆不動，及其運筆也，運之以手而非運之以筆。惟其然，故筆之鈍者而可以使之鋭，筆之鋭者而可以使之鈍。是故筆不動，其鋒中焉。及其運之以手，而使其筆一依乎吾之手而動焉，則筆之四面出其偏鋒以成字之點畫，然則鋒之偏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然。而其四面錯出，依乎手之向背陰陽，以呈其能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不得不然。故曰其用偏鋒焉而已矣。吾嘗驗之天焉，建極者，猶筆鋒之中焉者也，其左旋也，猶筆鋒之偏諸左；其右旋也，猶筆鋒之偏諸右。非偏以運之，安得行四時而生百物也？又嘗觀於射矣，正厥志直厥體，以持其弓矢，非猶夫筆之中其鋒者乎？其持弓矢也，則必左支右詘而後發，非猶夫筆鋒之用其偏焉者乎？如曰中其鋒而已矣，則是射者不必左支右詘，而曰吾之志已正，吾之體已直矣。是猶夫天建其極，而不左右其旋，則終古爲不動之天，其何

以使四時錯行，日月繼照，而生百物也？昔有能拳勇者語余曰：「吾之行拳也，兩足之形以爲『丁』之字，而非丁也；以爲『八』之字，而非八也。吾師之教我命之曰：不丁不八，如射者前後足之爲距離隨也。然其初則不使余即行拳，亦不使之即爲是足，曰爾其姑爲騎馬之勢，方其足必拇踵之齊，慮其遽爲丁八之形，而偏之爲厲也。然後令余屈膝而鈎諸内，乃平余髀，非平斯痔，乃藏余尻，非藏斯敗。植余腰吕，毋令傴僂，開余膺臆，毋使結轖。手余顛頞，令壓而下之，以至於脛縮其身之長三分斂一，以爲正。下其氣以實余腹，聚其力於兩足，若將掣其地，以相從於余之足也。令余爲是勢，日凡四出焉，以辰午申戌爲之候。如是者數月，而勿使余行拳焉。且曰而知行拳以手，而不知行拳之本在足也。而知不丁不八之足之行拳，而不知不丁不八者之所以運其方，而齊之之足也。」余聞其言而躄之曰：「此余體用中偏之説也，此余以實運虚之義也。世之言中鋒者，不知用之以偏，而但曰中耳。及其無可奈何，乃以指捻其筆，使之轉焉，以就其一面之鋒，則其所謂中者其名，而實則依違於其偏鋒之一面，豈知四面偏出者之爲運其中鋒乎！」

結體

真書謂之隸書，固也。然隸書自秦時已有之，吾謂其結體歷世相因，不無損益，有必不可得而同者矣。溯本窮源，或曰秦羽人上谷王次仲變蒼頡書爲隸書，或曰秦上邽人程邈刪古立隸文，然其書不可得而見也。淳化閣帖中收邈書，即鍾、王真書體，與古文懸隔，安得謂刪古立之者遽能爾耶？是故居今日而欲爲真書，數典亦幾忘其祖矣。其大宗則鍾繇之數表；王羲之之樂毅論、黄庭經、曹娥碑、東方朔畫贊、告誓文；王獻之之洛神賦十三行；智永之千字文，諸刻是也。書之結體，捨此將安歸乎？博我以文，則歐、虞、褚、陸其嫡派已。陸爲陸柬之。姜

宸英書譜所定唐四家如是，言其未變二王家法也。間嘗揚搉論之，其於六書象形、指事之義，有不能盡同者。其所不同則如鑿枘方圓之不相入，轅轍南北之不可以相逢也。必欲强而同之，是欲同小篆於古文，豈可得乎？「〇」之象形，圓也，而小篆方之。「二」「二」指事，指其上下而已，篆文則歧其所指之畫，求六書之義於小篆，已如耳孫之於鼻祖，知其名而不可以得其貌矣，而欲以真書同之，豈其然歟！「止戈爲武」也，其上必不能象「戈」形；「反正爲乏」也，其下必不能反「止」字。無已則爲大小篆而後可，爲古文而後可。若猶是真書也，必遵鍾、王之法，就歐、虞、褚、陸之範。不然魏上尊號奏，鍾元常書故在也，已非古文矣，已非大小篆矣，已變而趨於簡易矣。非夫刪古所立者之遺乎？乃其真書之結體，又必與其上尊號奏異者，豈矜其多能哉？鍾繇、羲之文章卓絶，品藻該洽，豈其於六書之義，如其人之昧昧者，而必破其體而不肯混而同之，亦可以知其故矣！

點畫

昔人傳八法，言點畫之變形有其八也。問者曰：止於八乎？曰：止是爾，非惟止於是。又損之則二法而已，二法者，陰陽也。嘗試論之：點畫者生於手者也，手挽之而向於身，點畫之屬乎陰者也；手推之而麾諸外，點畫之屬乎陽者也。一推一挽，手之能爲點畫者如是，捨是則非其所能也。然則何以有八乎？手之推挽也，其小動也由於指，放之由於腕，又放之由於肘；其大動也則由於肩焉，由於身焉。故其開、合、屈、伸，一推焉而形凡數變，一挽焉而形凡數變，故挽之形寫於紙，其變八；推之形寫於紙，其變亦八。何以推挽皆有八形之變也？今夫人之立而四顧也，前後左右四方也，而前後皆有其左右，左右皆有其前後；合之則八方也。其寫於紙也，亦若是則已矣。是故吾挽而寫之，則右旋焉，一ˊ二ノ三丨四、五▼六▼七丨八▶，如此者八形也。吾推而寫之，則左旋焉，一▼二▼

三丨四丿五一六丶七丶八㇏，如此者亦八形也。左旋者，用其四而逸其四；右旋者，亦用其四，而逸其四。曷爲乎左右旋之皆必逸其四也？順乎我者，我能爲之，我能用之也；不順乎我者，我雖能爲之，而弗能用之也。是故陰之畫四：側也，努也，掠也，啄也，皆右旋之運於東南者也；陽之畫四：勒也，趯也，策也，磔也，亦左旋之運於東南者也。其運於西北者，則皆不能用也。何也？吾之手生於身之西北，故能卷舒於東南。若連蜷其手，而使之運於西北，强而行之，縱譎怪横生，君子弗由也。因其自然，盡其能事，點畫之變形，亦運之以天而已矣。言畢，客有笑於列者曰：子言右旋之畫用者四：東北也，東也，東南也，南也。左旋之畫用者四：東北也，東南也，南也，西南也。相較焉，則陽逸其東；陰逸其西南。西南之逸吾無論已，而逸其東焉，無乃與子所謂手能捲舒乎東南之説相戾乎？余聞之，瞿然如有所失，徐而思之，乃對客曰：善哉乎客之問也！昔人所傳八法，魏、晉以前之隸書非今之隸書，今之隸書不同於昔之隸書也，故别之曰真書。真書則並客之所謂逸者而用之，其左旋之東畫丶則如乙字之末筆，是其右旋之西南畫丶，則凡垂末之縮筆小頓焉，不折而爲趯者皆是。微客言余説弗能全矣，豈惟余説之弗全也，使真書點畫之變形逸其二焉，而弗全也。然則真書筆法十，自客言定之也。夫然則挽而寫者，八畫用其五而逸其三，其逸者西也，北也，與西北隅也。推而寫者，八畫用其五而逸其三，其逸者亦西也，北也，與西北隅也。夫然則是手生於身之西北，真弗能連蜷之，使之運於西北矣。乃復爲之圖以明之，其右旋用者五畫如是，其左旋用者五畫如是。

頓折

陰生於陽，陽生於陰，此天地之化，消息之道也。文字得之而爲頓折焉。山嶽之起伏，江河之瀾淪，草木之菀舒，燕之睇，鴻之賓，莫非一消一息者，然未有捨頓折而能爲其道者也。故凡六經之文，以逮於左、史、莊、騷，披其

册而讀之，莫不起伏如山嶽，瀾淪如江河，菀舒如草木，如燕睇之降，將以爲陟也；如鴻賓之南，將以返北也。所謂一頓一折之道也，屬文則然，其於作字也安得而不然？嘗試論之側、努、掠、啄，點畫之屬乎陰者也，而必始於陽，陽頓而陰折也。勒、趯、策、磔，點畫之屬乎陽者也，而必始於陰，陰頓而陽折也。有努與趯相連者，有努與勒相連者，先陰而後陽也，陰頓之而陽折之。有勒與啄相連者，有勒與努相連者，先陽而後陰也，陽頓之而陰折之。掠，陰也，其出鋒也必再接焉，是謂重陰。磔，陽也，其出鋒也亦必再接焉，是謂重陽。然陽不能生於陽，其將出鋒也，必頓之而後折而出焉，則是陽必生陰，乃以陰生重陽也。陰不能生於陰，其將出鋒也，必頓之而後折而出焉，則是陰必生陽，乃以陽生重陰也。凡此皆陰陽點畫之連而不斷者也。若夫點畫既斷，錯聚成章，而其氣脈無不相連，則亦必具陰陽頓折之道。如上所云云者，蓋一以貫之無二致焉。夫然則一字之結體，若八音之相宣，皦如也亦繹如也。

書勢纂言

姪孫錫紱請言學書法，余以書勢五事點定付之，而爲纂言曰：第一篇論書法，當以虛運。然虛者必以實運之，乃能縱横如意，飛行絶跡。否則古人所傳懸肘、懸腕、虛掌諸妙法，皆不得力。此篇通首皆發明以實運虛之義。不能力透紙背，必不能神浮紙上，學者參取，自有入處。第二篇論書法貴中鋒也，然其用宜出之以偏，此書學一大節目，與前實運虛之法相因而成，合之則兩美，通此一關，書學思過半矣。第三篇論書法結體，真書與篆籀八分，迥然不同，言書者，爭奇好異，切勿聽熒也。第四篇論書法點畫有陰陽向背，古人所傳「永字八法」是也。但古人精義不傳，余爲抉其所以然而發明之。須與虛運篇參看。得其以實運虛之妙，則點畫自然得心應手矣。第五篇論書法頓折，蓋承上點畫篇而論其陰陽相生，必一頓一折，乃能盡其行筆之妙。一筆如是，合兩筆亦如是。衆筆合成一字，總

是陰陽互藏，頓折互用，如環無端，書道熟此，入妙造神，進乎技矣。

論書示瑞兒

書法不傳於世久矣，然其陰陽反正之理，運轉變化之妙，自具於人之手，雖使初知執筆之童子，莫不有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在焉。故世之自謂能者，或不必其果能，而其不能者，反時時流露其能也。譬之草木花實，在天地之間，初何嘗有人養之，而未始不應時舒英，當候垂實；而所謂善養樹者，盡心於其間，反致枯槁者不少也。何也？所謂能者非其能也。五倫庸行也，人心即天心也，使其理果不有於人之心，則乾坤幾乎息矣，故忠孝貞節，不必皆出名門。而讀書知禮義之家，或且辱身賤行，曾愚夫婦之不若，彼所謂讀書，非真能讀書；所謂知禮義，非真知禮義也。識玉如卞和，相馬如九方皋，世豈易有其人哉！吾故曰書法不傳於世者久，而又非中絶焉，不能續其傳者也，其能續其傳奈何！王右軍於子敬少小時初學書，從後掣其筆不可動，卜其異日當以書名。學書者於此求之可也。凡事皆有掣筆不動處，書法其小焉者也。

論書示露孫

書法如畫沙印泥，此拳勇家使勁子之説也。然勁之出也有兩路：曰氣，曰力。氣力雖殊，其歸一致，未有用力而不行氣，亦未有行氣而不用力者也。如錐畫沙，行氣之謂；如印印泥，用力之謂。所謂字外出力中藏棱者，氣運於中，而力見乎外也。每作一筆，自首至尾，氣必貫注，非如錐之畫沙與？就而察之，不隱隱見其中之藏棱乎？每作一筆，由中及邊，力必均齊，非如印之印泥與？遥而望之，不灼灼見其外之出力乎？一筆迸出，兩路交行，故時

而見其如印泥也。而畫沙之狀，久已透露，時而見其如畫沙也。而印泥之形，先已畢呈，蓋首尾之妙，妙通中邊；中邊之妙，妙根首尾。故氣非力不達，而力非氣不充，惟勁子使到，斯氣盛力大，毫髮無遺憾矣。

趙　翼

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清雍正五年—清嘉慶十九年），文學家、史學家。字雲崧，一字耘崧，號甌北，晚號三半老人。江蘇陽湖人。清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曾歷任翰林院編修、內閣中書、廣州知府、貴西兵備道等職。辭官後，主講安定書院。長於史學，考據精賅。

所著有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甌北詩抄、甌北詩話等。此篇内容選自陔餘叢考。篇名爲本書編者所加。

論書札記

不暇草書

晉書·衛恒傳云：「匆匆不暇草書。」草書乃最速者，反云不暇，東坡嘗求其説而不得。近代虞虹昇以爲草書乃起草耳，「不暇草書」，謂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塗抹添改，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此説甚新，然亦非也。章草雖起於漢時，褚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云：「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少孫所親見簡策之文。可見武帝時已有草書矣。草書並可用之章奏，故曰「章草」。而魏、晉間體尚未備，習之者亦少，爲草書必經營結撰，摹形揣勢而始成，故倍難於真書，非如後世之慣用便易。觀成公綏所記草書勢、索靖所述草書狀，其不易作可知。衛恒亦有論草書一篇，尤見結構之難也。草書至王羲之始盡善。然其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所言學草書之法，如「點必須空中遥擲筆」之類，自非可苟作者。恒尚在羲之之前，則正當講求結體用筆時，是以作草甚難，而匆遽時有不暇也。

自書奏牘

六朝人奏牘多自書，今淳化帖有鍾繇表，蓋三國時已然也。晉書：王右軍自書表，穆帝使張翼寫後答，右軍當時不別，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宋書：「衡陽王義季爲文帝所愛，季素拙於書，上聽使人書啟事，惟自署名而已。」以親王愛子，始聽令人代書，則臣下奏牘自書可知也。廢帝子業爲太子時，啟參起居，書跡不謹，孝武責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可見太子亦自書也。齊書：「謝朏守吴興，表疏或有遲緩，其弟瀹在京輒代爲之。明帝見非其手跡，詰問乃知瀹書。」南史：「王僧虔自書讓尚書表，辭制既雅，筆跡又麗，時人以比子敬。」王韶之傳：「韶之父偉之，凡表奏輒手自書寫。」蕭思話傳：「瀟引工書，陳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

按：自書奏牘，本不自六朝始。後漢書：樊宏所上書，輒手自書寫，毁削草本。楊賜疏末云：「臣謹自手書密上。」皇甫嵩前後上奏五百餘事，皆手自書，毁草不宣於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書具對，願寢臣表，無令宣洩。」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書法相高也。六朝則書法盛行，無人不從事於此，遂無有不自書章奏者。按魏、晉世始重書法，然漢書·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爲榮。」後漢書：「北海靖王善書，當世以爲楷則。及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蔡邕書石經於鴻都門，觀者車日數千輛。則漢時已重書法，但未如六朝之人人習書耳。唐時則表章多有假他人書者。陽城劾裴延齡，倩李蘩書之，蘩即以告延齡是也。宣宗命柳公權自書謝章，勿限真行，亦以其時多倩人書者，故特命自書耳。宋胡邦衡諫和議一疏，亦自書。後高宗藏於德壽宫，以爲賞玩。其後幅已爲秦檜批污，孝宗命匠裁去，重裱完善。見邦衡所記經筵玉音問答。又宋史·張孝祥傳，孝祥工書，嘗自

書奏牘，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此又後世自書奏牘故事也。

世擅書名

新唐書：武后向王方慶索其先世羲之書，方慶進一軸。又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二十八人書。武后御殿，遍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邽人程邈，字元岑，爲縣吏。以罪下雲陽獄，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時曉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爲邈所作。然封氏聞見記謂酈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即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程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鑒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齋占畢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絶筆於獲麟。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吴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醮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書中有「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舐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赫蹏」謂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於倫，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爲槧，柝之爲板，刀如加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尚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佈尚未廣也。按古時漆書本用竹筆，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筆」字本從「竹」。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平西陲時，文書檄諭外夷，須用唐古特字，無能書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軍機處繕寫。余見其所用筆，正與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筆也。

世擅文字

南史·劉孝綽傳：「兄弟及子姪同時七十餘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王筠自序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江左之王，可謂盛矣。然不特文也，即書法亦然。自羲、獻之外，先有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荆州刺史廙、丹陽尹僧虔、黄門侍郎涣之、會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以書名。合方慶所上家藏真跡觀之，可謂世其家學者矣。」

書家代筆

韻石齋筆談謂東坡時有丹陽人高述能倣公書。趙松雪時，有京口人郭天錫倣松雪書逼肖。董思白有門下士吴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爲諸生時，思白頗拂試之。後思白官京師，諸祈請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去。楚侯寓舍綾素堆積，多於思白架上也。然則今世所傳思白墨跡，大抵皆楚侯書耳。

重字二點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畫也。後人襲之，因作二點，今並有作一點者。

書名集字

肥致碑

西狹頌

禮器碑

尹宙碑

華山廟碑

凡例

一、本書所選各篇，以作者出生年代先後編次。入選各家均有提要一篇，介紹作者生平、論書要旨及版本源流、選輯依據等。

二、所選各篇以書學理論、書寫技法、從藝心得、題跋、書啓、品評鑒賞爲主。凡原書中與書論無關之文字章節予以删除，以求符合全書編纂之主旨。

三、明清兩代中，名家論書語散見其著作中而無專書者，本書編者廣爲搜討，分類彙集成篇，並加訂篇名，以成一家之説。如黄道周石齋書論、李日華竹懶書論、傅山霜紅龕書論、姜宸英湛園書論、翁方綱復初齋書論集萃、何紹基東洲草堂書論抄、趙翼論書札記、曾國藩求闕齋書論精華録、沈曾植海日樓書論、李瑞清清道人論書嘉言録、羅振玉雪堂書論等。

四、明清兩代學者的專集、筆記、雜録、信札等著作中多有散見之論書精語，今就編者閲讀所見，擇其要者予以輯録，彙爲一篇，題爲明清書論散葉。入選各條均注明作者及著作名稱，以備查考。

五、内容純係輯録前人著作，或僅僅復述前人著作論點者，即或名家善本亦概不攬入，以減輕閲讀負擔。

六、書中少數篇目，作者出生在清代，然主要學術活動已入民國以後，如李祖年翰墨叢譚、張宗祥書學源流論、劉咸炘弄翰餘瀋等，因其較爲罕見，且内容豐富，故仍予以編入。

七、由於古今地名沿革變動較複雜，即近幾十年來的地理區域分割歸屬亦多有變動，爲此，本書入選作者的籍

貫，一律沿用成説，不作古今地名對應説明。

八、明清書論善本甚稀，且多刊刻年代久遠，現存可見刻本、稿本中帝虎魯魚、别風淮雨者亦復不少，故選編點校過程中，在盡可能條件下加以比較，擇善而從。在無本可據之情況下，即或不可句讀、文義不明處，亦祇能一仍其舊，不擅枉改。

九、書中如有本書編者所加的注釋或説明性文字，均加括號標出。

十、書後附編有「人名索引」，以利讀者應用。


世纪出版